目录TOC

《天女有毒》

作者：唐優優

內容簡介：

祝九洛轉世歸來，唯一念想：打進天宮，為孫猴子報仇。

然而，坐鎮天宮的一個是她爹，一個是她未過門的夫君。

滄海又桑田，你當初執意要守護的是否依舊如初？

# 第001章 老子千真萬確是只如假包換的妖怪

自花果山殺來一隻無法無天的石猴，在此地稱了大王，掙扎在妖怪底層的祝九洛算是有了天大的靠山。

她的身份從一隻撿拾殘花剩果為生的可憐蟲，搖身一變成了水簾洞中唯一可以坐在石猴大王身邊的“人”。

在這妖怪聚集的地方，祝九洛是個異類。

雖然她信誓旦旦拍着胸脯跟滿山的妖怪保證：“老子千真萬確是只如假包換的妖怪！”

但她從來不能幻化出本相，也說不清自己到底是什麼妖精！

所以，花果山上的妖怪都嫌棄她排擠她，沒人肯跟她做朋友。

對此，祝九洛一點也不難過。覺得妖精們雖然對她呲牙咧嘴、喊打喊殺，但心思卻比凡間的那些人簡單多了。

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九洛喜歡直白的生靈，對花花腸子嚴重過敏。

她在凡間混了兩百年。

從記事起，她的爹娘就囑咐她不要相信外面那些人的閑言碎語。

九洛乖巧的點頭，經常背着她爹娘與欺負她的人講道理：“爛嚼舌根的渣渣！你們才是妖精！我祝九洛是最正常不過的‘人’。”

後來，在她爹娘死了一百零一年後，她終於肯面對自己不是“人”的事實。

因為那些說她閑話的鄰居的孫子的孫子都馬上要老死了，她還是一副清秀水靈的小姑娘模樣。

那些人堅信她是只妖精，即使餓肚子沒新衣服過年，也要聯合起來湊銀子聘請道士來收她。

一百多年間，捉妖的道士來了一撥又一撥，都被她一一打了回去。

可是，這種不得安寧的日子她厭倦了。

不堪其擾的祝九洛終於屈服，在搖搖欲墜的老房子周圍設了個結界保護起她在凡間唯一的念想，這才戀戀不舍的離開了故土，漂洋過海來到花果山。

讓她困惑的是，當她想承認自己是妖精時，真正的妖精卻不肯接納她。

“身世”成為這一生最讓她迷惘、想要破解的東西！

在花果山的眾“妖”面前，祝九洛仍是個異類，犹如她在眾“人”面前一樣。

她想，也許終其一生她也只能當個異類了。

直到遇到石猴，如今的齊天大聖美猴王，她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初到花果山同樣也被眾妖嫌棄。因為他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跟那些猴子精不一樣。

花果山有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和他們不一樣的，都要齊心協力的嫌棄！都要不遺餘力的排擠！

祝九洛看到石猴不受歡迎暗地里高興壞了，終於有人被迫與她為伍。

她連哄帶騙把石猴拉到自己搭的簡易窩棚里，扔給他偷來的半個桃子，大聲宣布：“小子，從此你就是老子的人了。花果山我罩着你！”

石猴一邊啃桃子一邊閑不住的把一窮二白的窩棚翻了個底朝天。

祝九洛用椰樹恭弘=叶 恭弘盛了清水給他洗臉：“嘖嘖嘖，想不到你幻化成人型的樣子還挺俊俏！”

石猴初見世面，所會不多，只是學着她的樣子認真打量一眼，也“嘖嘖”了兩下：“你小子也挺俊俏！”

祝九洛把剩下的涼水全扣到他腦袋上，撇撇嘴：“渣渣，瞎！”

# 第002章 什麼時候花果山歸咱們了，我才會真正的開心

九洛自己心裏明白，她已經半年未洗過臉，早就沒了人樣也沒了妖樣，他一隻石猴要是能從一張糊滿泥垢的臉上看出俊俏來，不是瞎是什麼！

還有，最重要一點：她不是“小子”！

石猴把桃核吐到窩棚外很遠的石縫裡，不服氣的甩着腦袋。

在他眼裡，九洛就是一隻和自己一樣的雄性妖精。

九洛被他甩出來的水濺了滿臉，笑着跳開去，反手把石床上鋪的干稻草揚他一身，岔開雙腿，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沾了草屑的猴頭笑罵：“奶奶個腿的，真是只傻猴子！”

幾百年的歲月，她已經被山上的妖精同化，粗魯野蠻又純粹。

石猴也衝著九洛呲牙咧嘴的笑：“奶奶個腿的渣渣！”

九洛聽得直翻白眼，這臭猴子學東西快着呢，罵人都會前後關聯、舉一反三，簡直孺子可教！

從此，九洛覺得自己再也不是可憐蟲，再也不是異類。她簡直把石猴當成自己的娃娃一樣看護着照料着，偷到什麼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先跑回來給他。

猴子比她本事大，搶到什麼好吃的也不獨吞，都拿來給她先吃。

九洛滿足了！常常捧着沒有蟲子眼的囫圇鮮桃淚花滾滾。

“奶奶個腿的，老子真沒白養你！真沒白養你！”

石猴看到她哭，不明所以，急得抓耳撓腮。想要安慰又不知如何下手。

有一天，石猴一邊吃着九洛扔給他的一串沒有熟透的香蕉，一邊看着臉上被打的青一塊紫一塊的九洛，站在窩棚外面跳着腳的罵街：“一幫混賬腦殘的猴子精、狗熊怪，全是他奶奶的王八犢子！早晚有一天老子狠狠收拾了你們！”

石猴聽了眨眨眼。

不大會兒功夫，他抓了狗熊怪過來，讓他跪在窩棚外給九洛賠禮道歉。

九洛頂着一張抹得花花綠綠的草藥臉出來瞧動靜，一眼瞧見大狗熊變成王八犢子趴在那兒期期艾艾的求饒，樂得她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滾。

石猴瞧見她笑着笑着突然流起眼淚，兩行淚痕把厚厚的草藥淌出兩條蜿蜒的泥溝來。

他捅捅她的咯吱窩：“哭什麼？”

九洛把眼一瞪，氣勢洶洶的划拉一下臉：“你奶奶才哭！我是笑的肚子疼！”

石猴仔細瞅着她已經和泥的臉，撓撓後腦勺：“是不是把欺負你的妖精打一頓你就會笑？”

九洛一腳踩在王八犢子的厚殼上眼珠轉了轉，揮手衝著遠處那片豐茂的果林憧憬道：“什麼時候花果山歸咱們了，我才會真正的開心。”

石猴又眨了眨眼。

第二天，九洛只不過在窩棚里打個盹困了一覺，花果山就易主了。

石猴闖進了誰也沒敢進去過的水簾洞，正式佔山為王。而她九洛則成了“妖精祖宗”被小心翼翼供了起來。

哎，到頭來她還是個和妖精們不一樣的異類！

九洛和石猴同甘共苦、同仇敵愾建立起來的革命友誼牢不可摧。眾妖再不敢嫌棄她、排擠她，對她那是前呼后擁、言聽計從。

九洛以為，從此她生生世世都會過着這種“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神仙日子。

可惜，良辰美景奈何天。

九洛多了句嘴，那個學藝歸來取了個“孫悟空”名字的石猴便顛顛的跑到玉帝住的天宮裡去打砸搶。捎回了蟠桃仙丹的同時，也引來了十萬天兵天將。

# 第003章 （求收藏）一萬年好長，長到她已經忘記了他。

滿山遍野的妖精啊，膽小惜命的都趁亂逃跑了，有骨氣講義氣的留下來被天兵天將打回了原型暴屍荒野。

九洛懷揣着孫悟空塞給她的蟠桃和一葫蘆仙丹躲在臭水溝里，仰頭衝天直罵娘。

“老子信了你的邪！簡直了一群不講道理的渣渣！”

早知道她一句戲言會惹來眾妖的滅頂之禍，打死她也不在孫悟空跟前亂說話。

找什麼王母，問什麼身世！

這樣稀里糊塗混着不也一樣沒缺胳膊少腿的。若不是她非想知道自己是個什麼妖精，也不會害得花果山被屠。

孫悟空揮着手中那根金光閃閃的棒子打得虎虎生威，與哪吒對戰的間隙不忘囑咐九洛躲好，乖乖等他回來。

九洛張大嘴咬一口蟠桃，沒來得及細嚼就生生咽下去。她不能死掉。不然猴子誰照顧？不是說這玩意吃了長生不老嗎？

她要去幫猴子打架，多吃幾口才能保證不被天兵天將打死。

眼見着孫悟空手中的棒子挑走了哪吒腳下那個火圈，即將得勝，半路卻殺出個長着三隻眼的傢伙來，二話不說從猴子背後下叉子。

九洛一看頓覺大事不好！

“奶奶個腿的渣渣！背後捅刀算哪門子神仙！”

她一個桃核扔出去，不偏不倚打到二郎神的腦門上，險些弄瞎他的第三隻眼。這蟠桃果然是聖果，吃下去瞬間力氣就比往日大了許多。

二郎神詫異的打量着九洛，目光鎖定在她的額間，迅速收了武器轉而向她奔來。

“老子信了你的邪！”她閉上眼捏了個訣抱着必死的心，要跟他拼個你死我活。

誰知一陣旋風刮過，她整個人被裹進白袍子里，眼前頓時昏天暗地。

“放開我你個渣渣！”她在白袍子里連踢帶踹，第一次有一種迫切的想要毀天滅地的衝動。

穿白色戰袍的神仙在她後頸敲了一下，她的衝動隨着她的人一起暈了過去。

“你是誰？”九洛清醒後跟白袍子說的第一句話帶着濃重的敵意。

凌白的心抽了幾抽，痛感像二月破土的野草瘋長。

一萬年好長，長到她已經忘記了他。

一萬年好短，短的彷彿離別就在昨天，她穿着喜袍像陣風一樣跑出去，頭上鑲滿珠寶的鳳冠掉落在地上，大小珠子也碎了一地，如同他痛出裂隙的心，沒有一片是完整的。

九洛接連問了三遍，見他傻子般的望着自己也不說話，站起來扭頭便走，天上的廝殺未停，她要去找猴子，幫他一起揍那些個目中無人的混蛋們。

她沒空跟一個腦袋不靈光的神仙在這裏廢話。即使這個神仙玉樹臨風、長相勾魂，還救了她！

“呯”的一聲響，九洛走出沒兩步，身體便被無形的結界彈了回來，向後踉蹌了幾步跌坐在地上。

“老子信了你的邪！”她發瘋的捏訣沖向結界，身體一次又一次被法力彈開。

“滅！滅！”她揮出的法訣幾乎是以卵擊石，結界彈回的法力又反噬到九洛身上，她的鼻子不停的淌着血。

凌白看着她額間又慢慢浮現出的那朵業火紅蓮，心中大駭。

“想活命就老實待在結界里，收了你額間的東西，不然你必死無疑！”

# 第004章 （求收藏）不認識你幹嘛盯着老子看

九洛已經撞的腦袋發矇，眼前一片金光閃閃。她一屁股歪在地上，雙手撐住，仰頭衝天喘着粗氣。

“你設的結界？快給老子解了。老子要去救人。”她對凌白吼道。

凌白被她的粗野蠻橫震驚的同樣腦袋發矇。

她，簡直與從前判若兩人。

可是，他還是快步靠過來扶她，伸手想要幫她擦掉鼻血，卻被她沒好氣的擋了回去。

“男女授受不親，別碰老子。快解結界。”她抬起胳膊抹的袖子上全是血。

凌白無奈嘆息，手又伸向她額上那朵業火紅蓮，同樣遭到她強烈反擊。

他只好垂了手立在一旁，靜靜地看着她，看着曾經的小瑤。

這樣靜靜地看着她也好。曾幾何時，這是他不死不滅的宿願。

九洛摸了摸兩眉之間的位置，感覺有東西在裏面燃燒。她拿眼覷着凌白，他神情若故人重逢，可是九洛對他一點印象都沒有。

凌白似乎比她還緊張，眼珠定在她額間一動不動。

即使她重新投胎轉世，即使她已經變了模樣，那朵象徵著邪惡力量的業火紅蓮還是如影隨行的跟着她。

難道天命果真如此？

“喂，白袍子，想什麼呢？你剛說我額間的東西能致命？你認識這東西？又或者你認識我？”她站起來圍着凌白繞了兩圈，心中隱隱有了期待。

此時，孫悟空和二郎神在天上斗的你死我活，天地陷入混沌。

不知為何，凌白腦子里全是那天散落一地的珍珠，還有她和那人離去時決絕的背影。他語氣冷下來對她撒了謊：“我與你第一次見，談何認識？”

九洛竄着小火苗的眼睛頓時暗了下來：“哦，不認識不認識你幹嘛盯着老子看？還危言聳聽我這個有斃命之憂。”她手指點在額間紅蓮處，那朵紅蓮似乎心有感應，呈現的紅色更加妖艷奪人心魄。

凌白避開她的目光，無奈的搖搖頭，踟躕道：“我不認識你，卻認識這朵紅蓮。”若不是這朵紅蓮，他真的無法相信眼前之人就是她！

“當真？”九洛興奮的抓住凌白的手臂，他那白色仙袍上立即多了幾道污黑的指印，像一張乾淨的宣紙被人無意甩上幾滴墨，十分刺目。

九洛意識到自己的臟手惹了禍，訥訥的退了一步，雙手背到後面。眼睛卻緊緊盯着凌白，不放過他任何一個小舉動，彷彿他不回答的讓她滿意，她就會一直這樣看下去，看得他主動交待出紅蓮的來歷為止。

凌白瞧着她的樣子心中一痛，伸手去抓她那隻臟兮兮的手：“你若想知道就跟我走。”

九洛猶豫了一下，這次卻未掙脫，她抬頭看了看天上，孫悟空完全佔了上風，打得二郎神節節敗退。

哮天犬圍着孫悟空團團轉，卻始終無法近身。孫悟空嫌棄它在一旁礙手礙腳，金箍棒虛晃一棍腳下使力踹飛了它。

那聲哀嚎令二郎神更加氣惱，手中兵器打得急躁起來，步伐開始不穩。

九洛心裏高興，甩開凌白，雙手貼在嘴上支個喇叭衝天上大喊：“猴子削死那貨，咱晚上慶功！”

“他聽不到！也看不到！你別白費勁了。”凌白心中竟有些酸澀。

九洛愣了下頹然坐到地上，仰頭開始在心裏打着小九九。

凌白皺了皺眉，又抓了她的手腕：“走，我帶你回家。”

“回家？”九洛終於把視線從孫悟空身上移開，疑惑的瞪着他，“你當真認識我？”

“當真！”

“那你剛才還說不認識？”九洛的目光像把刀子在他身上剜。

凌白猶豫了一瞬，再不動搖。

歷盡千辛萬苦才找到她，這一次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手。即使墜入阿鼻地獄又如何！

“你跟我回去就能明白一切！要不要跟我走你自己決定。”

# 第005章 （求收藏）要是我和孫悟空打，你希望誰贏？

“可是猴子怎麼辦？我想帶他一起走。”九洛的視線又往天上飄去，昏暗的天空中不見孫悟空的蹤影。

“他呢？猴子呢？”九洛的臉貼近結界目光焦急的四處尋找孫悟空。

凌白揚手撤了結界，拽着她躍上半空：“他不會有事，天兵天將不是他的對手。”

“那你呢？你打得過他？”九洛看着他的背影，挑釁道。

凌白沒有理她，隨手招來一片雲帶着她一直往天上飛去。九洛低頭瞧見自己的那間茅草屋漸漸變成個黑點，慌忙蹲下大叫：“我暈高，別飛這麼快！”

雲朵停在半空，凌白詫異的打量着她，突然問道：“要是我和孫悟空打，你希望誰贏？”

九洛低頭翻了個白眼，心道：你這神仙雖然長相脫俗，腦子卻不好使。我跟你才認識不到半柱香的功夫，你又是天上派來打我們的，傻子才希望你贏。

“你看猴子打過來了！”九洛突然向凌白身後一指，凌白本能順着她的指點回頭，九洛趁機跳下雲朵向水簾洞的方向逃去。

她不相信他會帶她找到她想要的答案，當下，找猴子要緊。

凌白聽到動靜就知上了她的當。時光流逝萬年，他仍然不長進，還是會被她騙。

不過，這一次她休想再逃。

九洛根本不是他的對手，跑了沒多遠就被凌白拎着后領抓回來重新扔到雲上。

“為什麼跑？”

雖然他是仙她是妖，直覺卻告訴九洛他對自己沒有惡意。即使他此刻冷着一張俊顏，瞳孔上覆了一層寒冰。可是九洛從那層寒冰下窺見一股隱藏的暖流，絲毫感覺不到懼怕。

雲朵在他的指揮下以極快的速度向九霄深處飛去。

九洛乾脆盤腿坐好，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瞪着凌白。

“我說了要帶猴子走！你不同意我當然要跑！我不會丟下朋友！”

凌白負手而立面向雲海，聲音極其平淡：“你根本不用擔心他，估計現在他已經跑到凌霄寶殿撒潑去了。”

九洛緊張又興奮的抓起身側的雲朵，卻什麼也抓不到，手裡空空如也。

她索性站了起來，為防止摔下去挨得凌白很近：“那我們去哪？也去凌霄寶殿？”

凌白思緒有片刻凝滯，她拽了拽他的袖子，他才回過神來答道：“不去。我帶你去別處。”

凌白話音未落，突然，九洛喉間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叫聲恰如離弦之箭，萬箭齊發，似要把天空扎出無數洞來。

她抱着頭蜷縮在雲朵上，手指狠狠插進頭髮里，凌白甚至看到了她手背上突出的青筋在痛苦的痙攣。

凌白慌忙蹲下身托住她的肩膀：“你怎麼了？”他聽到自己由於緊張、慌亂，聲音有些失真。

九洛根本聽不到他在說什麼，一種無法形容的痛從腦子里向全身擴散，彷彿有一把刀从里面在一點一點削着她的骨頭，刀尖一直戳到她的額頭。

“頭！好痛！要出來了，有東西、有東西要从里面殺出來！”她的聲音含糊不清，漸漸變得微弱。

凌白好半天才分辨出她說了些什麼，猛然抬起她的頭，那朵本來閉合的紅蓮竟然有綻放之勢，而她的眼睛已然血紅，神智漸失。

他暗叫不妙，連忙喝止雲朵停止上行。

抱着懷中顫抖不已的人兒，他不得不接受一個現實：她已經再也上不了天庭，詛咒仍在。

# 第006章 （求收藏）在妖界，她那點功夫簡直就是個渣

凌白帶着氣息幾近全無的九洛重新回到地面，動用混身法力為她驅散痛苦、壓抑體內的邪力。

幾乎耗盡體內半數仙力，她額間的那朵紅蓮才又緩緩閉合恢復原來的形態。

“小瑤，小瑤，你怎麼樣？別嚇我！”望着懷裡昏迷未醒的女子，凌白久未起伏過的情緒再次失控，他害怕，怕再一次失去她。

正當凌白悲痛之際，不知發生了何事，前一息還高掛天上的日頭突然就隱了身形，瞬間天地間一片黑暗，萬籟俱寂。

凌白皺眉摟緊懷裡女子，目光探向廣袤的黑暗。而原本奄奄一息之人卻猛然睜開眼，她的那雙美如雲煙的瞳眸變得異常深邃莫測。

腦海中掠過無數來自異世的陌生畫面，衝擊着她的心房。

這一刻，有什麼開始不一樣了。

胸腔里回蕩着一種無法言說的情緒。似悲憤似釋然似不甘似期翼，總之這樣複雜的情緒壓在九洛心頭，令一向沒心沒肺的她第一次懂得了什麼是愁緒。

黑暗如雲煙般散去，她警惕且犀利的打量着眼前的一切：天空中未熄的戰火，周圍遍野的妖類屍骸，還有緊貼着自己的溫暖懷抱，這些事物熟悉又陌生。

在她幾乎氣絕之時，她清楚感受到一縷輕且薄的幽藍色魂魄鑽入自己痛得要炸開的額間闖進識海。而後便是這縷魂魄攜帶的記憶在腦中瀰漫、擴散、盤桓、佔據。

“小瑤，小瑤，你覺得怎樣？”凌白看到她終於蘇醒過來，激動的差點掉下淚來。

“別搖了，我沒死。”九洛語氣冰冷，瞪着近在咫尺的男人，腦袋裡翻江倒海，慢慢明白了一件事。

她的身體里鑽入了一個來自異界的靈魂，幸而那縷靈魂力量太過微弱，只有殘餘的記憶在她的識海中佔據一隅。

可是，即便只是一隅，九洛的神識也受到了干擾。

凌白眼中的九洛自說完那句話后就雙目獃滯，雖然目光凝在他臉上，卻又不像在看他。反而讓人覺得她的視線穿透了他的身體，落向他身後的那片戰場。

凌白左思右想，估計是他太過莽撞執意要帶她回天庭，才會造成她體內邪力受到刺激外溢，如今以他一人之力暫時無法幫她長久鎮壓紅蓮的業力，只有找到那株上古靈芝，才有可能治根除疾。這也是他最近百年才無意中得知。

不過上古靈芝乃天神留下的聖物，長在何方無人知曉，他又如何去尋？

隨着撕心裂肺的疼痛消失，九洛識海中的混亂也漸漸歸於平靜。她強自鎮定，不想讓連姓甚名誰都不知道的陌生人知曉太多關於自身的秘密，趕忙找了個話題轉移他的注意力。

她的眼底重回清澈：“為什麼越接近九霄我的腦袋就越疼的厲害？”

凌白見她神智恢復，心中大喜，暫時放下尋靈芝的煩惱，用早就編好的理由安撫她：“也許因為---你是妖。”

九洛掙出他的懷抱，虛弱的問：“孫猴子也是妖，怎麼他就能打到凌霄寶殿去？”顯然這個理由不能說服九洛。

凌白滿懷空落，站起身背對着九洛向前踱了兩步，低聲說道：“自然是他的道行比你深！”

九洛想了想，這句話他說的十分對。

祝九洛幾乎是個廢材，活了幾百年，那點法術也就能對付一些凡間的道士，在妖界，她那點功夫簡直就是個渣，末流而已。這也是她常常受欺負的原因。

可是，無論她怎樣勤奮的修鍊都沒有絲毫進展，她仍然是個廢材。

凌白見她沒有再提出異議，鬆了口氣，轉而又擔心起她的那朵紅蓮。如果紅蓮盛開，九洛本就殘缺的魂魄將被徹底吞噬，天地間再也無法重塑一個她！

他閉着眼睛苦思冥想救她的辦法，而九洛卻在擔心孫悟空的安危。

既然眼前這個白袍仙人看着本事很大且對她頗為照拂，或許他有辦法幫她。

“白袍子仙人，還未請教你的尊號，我們能在戰場相遇，也算是緣份，不知修了幾世才能有這樣的造化，不如我們做筆交易，如何？”

祝九洛繞到凌白近前，瞧見他正兀自閉目蹙眉不知在想些什麼。

# 第007章 這是什麼狗屁平等？是眾“神”平等吧？

凌白聽到她的提議驟然睜開眼睛，一雙深邃的黑瞳里映入她那張即使污臟也遮掩不住絕代芳華的容顏。

是啊，他也想知道到底修了幾世才會和她糾纏不休。

他故意迴避告之她名號，反而問道：“哦？什麼交易？”

他有些詫異，隔了萬年，她身上原有的纖塵不染的氣息已蕩然無存。若不是她額間印記，他恐已經認不出她。

可是，就是這額間印記，早晚會給她惹來殺身之禍，他必須想辦法幫她隱藏。二郎神好像已經察覺到她的異樣，若不是他及時施法設界，恐怕她已經被二郎神發現。

九洛不知他心中所想，盤算着自己的小心思，斟酌着商量：“我拜你為師，你教教我法術，我幫你把猴子勸降。省得你們天庭搞這麼大陣式也拿不住他。”

到時候有了法術，她可不是勸降去，她要跟猴子一起去凌霄寶殿掀了天帝吃飯的桌案！

不就是拿你幾個桃子？憑什麼殺了我花果山的眾生？佛祖不是說眾生平等？難道天上的桃子不能給地上的人啊、妖啊吃嗎？這是什麼狗屁平等？是眾“神”平等吧？

她要為了被屠的百千妖精討個公道，為什麼神仙就可以濫殺無辜？神仙就可以掌人生死？

他當然不知她是打了那樣鬧上天宮的算盤，拿不拿猴子他並不關心，最擔心的是她身上愈加虛弱的仙氣已然無法控制那朵妖花。

他也想立即讓她恢復仙力，可是他是領命下來的，不能在此耽誤太久，否則追查起來會暴露她的行蹤。唯今之計只好先把她藏起來。

藏身之地不能有妖氣縈繞，於她元神不利。

最好是仙家之地，還要巧妙隱藏她的身份。

凌白思考了片刻，佯裝同意她的提議，和藹的露出潔白的牙齒，生硬的扯出一個笑。

“我從不收徒。不過，我可以把仙氣渡給你，助你修鍊，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他終於想到解決之法。

九洛望着凌白的笑顏，似有熟悉之感，突覺識海一片混亂，趕緊斂了心神。

她本不願受人恩惠，但她深知，只有讓自己變強大了才能保護她想保護的人。

她爽快的拍拍胸脯：“說吧，只要我能做到。”同花果山的小妖待的久了，她的天性也越來越淳樸，行為舉止不拘小節。

凌白對她那個拍胸的動作一陣愕然，壓抑了半天想要教訓她的衝動，才緩緩說道：“你只要聽我的安排，不要問為什麼，保證能讓你的修為一天比一天精深。”

“當真？”九洛似乎不信。

凌白猜到她的心思，嚴肅的看着她，語氣堅定：“當真！”

九洛歪頭打量他：“可是，我還不知你叫什麼，是哪位神仙？是幾重天上的？”

九洛又把問題繞了回來，堅持不懈的想要對眼前這個殷勤的毫無道理的神仙刨根問底。

凌白並不是有意瞞她，只是他心裏有隱隱的期待，期待他的名字能在她心裏留下些許印記。但，他又很怕，怕她對這個名字沒有絲毫反應。

“怎麼？你怕猴子知道了找你算賬去？”九洛見他一直不說話，故意挑了挑眉。

凌白瞪了她一眼，帶着矛盾與希翼報出了自己的名字。

九洛眨眨眼，長長的哦了一聲：“原來是凌白上仙，久仰久仰。”九洛學着那些個山大王來花果山拜山頭見孫悟空時的樣子，雙手握拳拱了拱手。神情頗敷衍。

凌白忐忑的期翼，在碰上她那對毫無漣漪的眸子時化成了無盡的失望。

他知道，她根本就不記得他了。

# 第008章 為什麼他一個神仙要幫她一個無名小妖？

祝九洛沒有理會他臉上瞬間變化的情緒，抖了抖身上的灰塵站直身體微昂着頭介紹自己：“凌白上仙，我叫祝九洛，不叫小瑤。不過倒是個貨真價實的小妖。”她態度頑劣，隱隱透着種在人世間嘗遍冷暖后的無動於衷、無所畏懼。

凌白心下一凜，原來，他先前失態時的呼喚她竟都聽到了。

“那個是我情急叫錯。你不必在意。”

她不記得了也好！他還不想讓她知道她到底是何身份。至少現在不是時候。

九洛還想擠兌他兩句，凌白卻抓了她的胳膊急不可耐道：“你隨我去個地方。”

“又去哪？不是說好教我術法的嗎？”九洛心有餘悸的摸摸額間紅蓮，生怕再受一次之前的折磨。

凌白沒說話，捏個訣帶着她隱身向東海飛去。

東海龍王的大太子昊龍神君敖凡與他相交甚密，前幾日正聽他念叨身邊缺少個得力的仙婢料理太子府的書房，這個位置小瑤正合適。

她上不了九霄，他也不會放任她在妖界流連，藏在別處他不放心，唯有東海太子府是最好去處。

一來藏身，二來方便他照顧，三來可以借東海靈氣恢復仙身。待小瑤仙力重聚，他再幫她想辦法破解業火紅蓮禁錮。

打定主意，他不顧九洛掙扎，直奔東海。

一路上，九洛問東問西。

為什麼他一個神仙要幫她一個無名小妖？

為什麼她去不了天庭？

為什麼他會叫她小瑤？

難道他們是故人？

最重要的事，她額上的紅蓮是怎麼回事？

他說的回家是回誰的家？

他能不能回天上告訴孫猴子她的去處，她要帶着猴子，決不能丟下。

花果山上的天兵天將何時收兵？她何時才能回去？

諸如此類，問題不絕。

凌白一路也不搭理她，只靜靜聽着她一人獨自在那兒呱躁。仿若曾經年少，她整日里跟着他問東問西。

她的呱躁讓他覺得莫名開心。緊抿的嘴角不由得上彎起來。

東海離花果山十分近，不肖片刻功夫兩人已經到得東海之上。

面對蒼茫大海，九洛眨眨眼。她記得猴子那個寶貝金箍棒就是從這東海尋得。

聽牛魔王說，東海龍王心疼的三天兩夜沒合眼呢。老龍王嘴上不敢造次，心裏卻恨猴子恨的牙癢，不知會不會連帶着也恨她？

凌白好似知道她想些什麼，提醒她道：“到了龍宮你只消按着我說的去做，多餘的話不要講。否則”

他虛張聲勢的給了她一個兇惡的眼神。她現在就如同小時候的那個小女孩，不嚇唬一二根本震懾不住她。

九洛知道後果嚴重，雖然他那眼神她一眼瞧出是個紙老虎，仍舊配合的連忙鄭重點點頭：“我明白，凡事先忍着。等猴子從天上回來再說。到時候老龍王說不定還要管我叫聲姑姑！”

凌白氣結的眉頭擰在一起，出掌劈出一條大路來，大步流星走在前面，九洛看着凌白身體兩邊翻滾的浪花絲毫沾不到他白袍上，這才邁腿跟上。

“為什麼要來這裏？”她追在後面問。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想修仙先要積仙緣養仙根，來這裏當然有來這裏的原因，廢話莫問。”

聽凌白一頓說詞，九洛驚愕的停下腳步，怨毒的望着凌白飄遠的背影，抱怨道：“問一句卻有十句等着我。你的廢話才叫多！這廝真不是一般的啰嗦！”

走到宮殿前，凌白想起一事，從懷裡掏出一顆碧藍的珠子扭頭遞給九洛：“吞了。”

# 第009章 （為小獅子盟主加更）她也不是這麼容易就範的主

祝九洛愣了愣，問：“這是什麼？”

“避水珠。以後你要留在這兒，有了它在海底如履平地。”

祝九洛眼睛立即現了賊光，毫不遲疑的接過避水珠放進嘴裏咽了。

聽到要留在這兒，她一着急，珠子卡在喉嚨里下不去，她憋紅了臉，兩手掐着脖子向凌白求救。凌白哭笑不得，在她背後拍了一掌，她一口氣終於喘了上來。

“咳咳，我要留在這兒？為什麼？咳，你留下嗎？”祝九洛打量着眼前亮晶晶金燦燦閃的眼睛生疼的宮殿，被它的華麗氣派震懾住了。

難怪孫猴子來老龍王這尋寶貝，連瓦片都比花果山晶透。

凌白無奈嘆了口氣，修長的手指彈了彈祝九洛抓過的地方，那塊五爪污漬消失不見。

祝九洛腹誹着他的潔癖，眼見他小心的捏起袖口上在花果山混戰時沾到的幾根猴毛，嫌棄的彈出十丈開外。她嘴角不由抽了幾抽。

他正色注視着她，語氣嚴肅：“聽好了，我還有事要回天庭。你若想好好活着就老實待在東宮，不然，像剛才那般頭痛的事再發生可沒人救的了你。”

祝九洛自由慣了，不喜人威脅，聽了前半句想抬腿就走，後半句又把她想走的念頭打消了。

雲上經歷的那種痛這輩子她都不想再經歷。她摸摸眉心暗罵：老子信了你的邪！

心底似乎有個聲音阻止她任着性子如往常一般亂來，可她根本不聽那一套，脖子一梗，凶巴巴的吼道：“不是說好了教老子本事么？把老子扔在這兒算怎麼回事？”

東宮守門的四個正在打盹的蝦兵蟹將聽到她這聲吼，嚇得困意全無，以為又是孫悟空打上門來，個個瞪大眼睛機警起來，裝腔作勢的呵斥：“何人在此喧嘩？”

凌白回頭，其中一個蝦兵頭目認出了他，立即弓背討好上前行禮，凌白卻手指微動捏了個訣，在他們面前隔了一道屏障。屏障另一頭的四個傢伙登時定在原地，一動不動。

沒了打擾，凌白這才安心訓起話來：“記住，以後不要再說髒話，老子來老子去的。你一個姑娘家就要有姑娘的樣子。這裡是講規矩的地方，待會見了太子裝也要裝的莊重些，否則人家看不上你，不肯收留你，我只好把你帶到玉皇大帝跟前處置。”

祝九洛心想，那老子豈不是還要坐在雲上飛？她又摸摸眉心，眼神中露出驚懼。

那種痛真是要妖命的！她這輩子都不想再嘗試。

可是，她也不是這麼容易就範的主。

眼前的凌白白袍如新，星眸烏鬢，器宇軒昂，樣子十分的養眼，可祝九洛卻覺得他像她娘！沒事不開口，開口便是教訓！

她也不是不知道好歹，在這種地方撒野是要吃虧的。

剛才爆粗口只是因為她惱凌白出爾反爾，明明答應了要教她本事，眨眼間便改了主意。

便賭氣道：“這裏講規矩，我不講規矩。也不想被人規矩來規矩去。你既然不教我術法，我也不留在這兒！”老子回花果山等猴子去。

凌白知她耍小性子，也懶得解釋，索性摘了重點恐嚇。

“你額上的那朵紅蓮頗不安分，保不齊什麼時候再折騰你！能治住它的人不多，你可要想好了再做決定。萬一發作時沒人救你，後果可就……”

後面的話凌白未說下去，卻故意拉長了尾音，極憂慮的向她額間瞥了一眼。也不知是不是心裏作用，祝九洛竟然覺得額間一陣燒灼，不由皺起眉頭。

龍王的兒子是個神君，怎麼會搭理她這樣籍籍無名的小妖。

“你不在這兒，我發作了又有誰救？”她心知這是能要她命的事，但又不想服軟求他，便改了口氣。

# 第010章 他是神君我是妖，他怎麼會憑白無故救我？

百年前，她額間那玩意也鬧過這麼一回幺蛾子，不過沒這次厲害，她疼了七天七夜，頭三天還清醒，後幾天疼暈了。不知時間如何過去的。

等她醒來時，已然感覺自己哪裡不一樣。具體是什麼地方改變了，她也說不上來。

好在她性格大大咧咧，想了两天便放下了。

後來過了很久她才發現，她變得愛做夢了。經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夢，還常常把自己嚇醒，讓愛睡懶覺的她頗覺得悲憤。

這算是額間那物發作后遺症吧。

凌白見她心思活泛，知是抓對了軟肋，開始循循善誘：“我雖不在這兒，還有東宮太子。他可是昊龍神君，修為與我相當，只要肯出手，救你的性命是沒問題的。”

九洛回味他的話，聽出了威脅的味道。

“什麼叫只要肯出手？他是神君，我是妖，他怎麼會憑白無故救我？”難不成還要我去搖尾乞憐？老子可是寧死不屈的！

凌白看她那副自我嫌棄又過分自尊的模樣，內心掀起一陣波瀾，差點控制不住情緒把她攬入懷中。

心思百轉后才定下神來安慰她：“妖也可以修鍊成仙的。何況昊龍神君不是那種勢利的神仙，人鬼妖在他眼中與仙平等。”

“說的好！知我者莫若老白！”

九洛感覺身後一道勁風刮過，還來不及回頭，一道白影已經立在她眼前。

凌白上前作揖：“凡兄可是剛從天庭回來？”

敖凡抱拳回禮：“正是！玉帝正讓人找你呢，急得已經要讓千里眼查你行蹤了。你怎麼來了我這裏？”

說完，他拿眼覷了立在凌白身後的九洛，明亮的眼珠在觸到她那身沾滿灰塵的衣衫時驟然縮了縮。

他又抬眼看了看凌白，心下詫異道：這傢伙素來潔癖的比我還嚴重，怎麼會帶着這樣一個污臟之人到處跑？

九洛聽見凌白叫來人為凡兄，隱約記起孫悟空和妖王們侃大山時提起過龍王有個兒子叫什麼敖凡的。

估計眼前這人就是以後一段時日自己要靠仰其鼻息過活的什麼什麼神君，便偷偷打量起他來。

同樣一身素白的袍子，面如溫玉白凈，一雙眼睛細長的吊入眉梢，看着有幾分凜冽。

正好他也在打量自己，九洛不急不慌的錯開視線，但僅僅一瞥，她也從他那不經意泄露的眼神里，窺出了對自己的幾分不屑。

她見過的白眼多了，起初還會覺得膽怯難過查找自身毛病，後來索性坦然面對，學會了大膽懟回去。

敖凡瞪她，她半分遲疑沒有，反而用更加輕視的眼神給瞪了回去！

敖凡本來已經把眼神從她身上移開了，突然見這個混身上下透着邪氣的小妖竟然不知死活的拿眼神來挑釁他，立即來了興趣，眯起眼正經打量起九洛來。

凌白聽敖凡說玉帝在找自己，心下着急，沒注意這兩人隔着他在鬥眼神。

他是領了任務下界來辦差的，如今已經為了小瑤耽擱了不少時間，再不回去恐怕無法圓謊，受罰倒是其次，關鍵是追究起來暴露了小瑤的行蹤，這就得不償失了。

他急慌慌把兀自與敖凡較量的九洛推到敖凡面前交待道：“幫我照顧幾天，回頭我來領她。”

他又定定的看着九洛，語氣輕柔且毋庸置疑：“記住我囑咐你的話。等我回來接你。”

還不等九洛提出要跟他一起離開，凌白轉眼隱了蹤跡，消失在東海的滔滔大浪里。

“凌大仙，凌大仙。”九洛追了兩步，無望后，咬牙切齒，極小聲的詛咒凌白，“老子信了你的邪！”

敖凡的耳力實在是太好，一字不漏的全聽了進去，他眼皮抖了又抖，斜睨了九洛一眼。

能讓老白看上的，果然是極品妖孽！

第011章 用這根被賤人冤枉了的手指戳瞎賤人的狗眼為自己報仇！

作為一隻極品妖孽，祝九洛第一天上工，就把東宮太子最珍愛的一顆寶珠送上了西天。

敖凡聞訊趕到書房時，祝九洛正凝眉認真的拼湊已經七零八落的碎片。

她見敖凡抖着唇黑着臉站在書房門口，視線“咻”的轉移到他身後探頭探腦的仙婢夢瑤身上。

這隻水蛇精果然跑去打小報告了！

夢瑤在祝九洛閃着寒光的眼刀下，伸了伸腦袋，纖纖小手向祝九洛蠻橫一指，嘴露鋒芒：“太子，就是她毀了您的淚海仙珠。”

夢瑤知道祝九洛是有來歷的。不然不會一來太子府就先搶了她覬覦很久的位置。所以，她為了自己的前程說什麼也要搏上一搏。

敖凡犀利的眼神從祝九洛手上的那顆寶珠轉移到她的臉上。深思不語，沉默打量着她，似乎在等祝九洛開口。

渣渣！

祝九洛掃了眼這一對主僕，心道，原來這珠子還有名字。難怪看一眼就奪人心神，讓人不由自主想要靠近。

看來此珠必定珍稀無價，不知自己闖了這麼大的禍事，還能不能善終。

心中升騰起來幾分歉意，捧着拼好的淚海仙珠舉到敖凡面前，商量道：“太子別難過，我以後再去尋一顆賠給你。可好？”

太子不語，她又道：“我只是看珠子髒了，想擦乾淨。”

孫猴子一定會想出辦法，尋這麼一顆珠子回來的，還給他。

她垂下了雙眸。

九洛本來被一個個子很矮的小仙婢領到這裏，打掃書房。

進門后，一眼瞧見淚海仙珠散發的光，有一種她無法抗拒的誘惑，好奇的用食指戳了戳，這玩意就脆弱的裂開了。

本來只是裂開幾條縫隙，誰知祝九洛身後驟然傳來一聲驚叫，嚇得她渾身一抖，整個手掌啪嘰按在了珠子上。

這一次，苟延殘喘的寶珠終於往生極樂，無力回天。

“哦？”敖凡充滿疑問的聲調令祝九洛的心慌亂了幾分。

說謊這項技能她是最近才跟花果山的一隻覬覦美猴王美色的母猴子學會的。運用的還不是太嫻熟，生怕第一次實戰就被對方戳穿。

夢瑤擔心主子看在那位凌白上仙的份兒上輕易放過祝九洛，失了在書房當差的機會，趕緊在要燃起的小火苗上澆了一瓢熱油：“太子爺，她說謊！我明明看到她故意用手指把淚海仙珠捅碎。”

祝九洛嘴角氣急敗壞的歪了一歪，罵道：“你個渣渣！說瞎話都不帶打腹稿的！你哪隻眼看見老子‘故意’拿手指捅碎它？哪只？哪只？哪只？”她的手指碰了那顆珠子沒錯，卻不是故意要捅碎它。

她生平最恨別人誣衊。

祝九洛氣勢洶洶上前兩步，纖白食指狠狠戳了出去，如若不是有大太子擋在夢瑤身前，估計祝九洛就要用這根被賤人冤枉了的手指，戳瞎賤人的狗眼為自己報仇！

“你、你、你，你竟然罵人？太子爺這小妖精敢壞咱府里的規矩！把她趕出去！”敖凡的東宮家規極為嚴苛，夢瑤哪裡聽過有人敢當著大太子的面就出言不遜的？一時驚愕的口不擇言，說出了心裡話。

一直沉默的敖凡回頭瞪了夢瑤一眼，斥道：“下去！”

本來等着主子給自己撐腰的小仙婢，在敖凡的一瞥之下立即醒悟自己多言觸犯了規矩，緊抿了唇，狠狠拿眼剜了祝九洛一刀，紅着眼眶頗不甘心的退出書房。

祝九洛的“手指”大仇未報哪裡肯輕易放過那個妖言惑眾的傢伙。

她繞過敖凡就想去抓夢瑤的后領，要對質個清楚明白，不曾想敖凡卻伸手抓了她的后領把她拎到他面前。

“你到底是誰？”敖凡的目光在她光潔如玉的臉上來回梭巡，寸寸打量，幾乎想看進她的骨頭裡。

# 第012章 多老的神仙都無法阻擋一顆熱愛八卦的凡心撞擊

祝九洛被他瞪的毛骨悚然，心虛的想起自己和孫悟空的關係，又聯想到孫悟空與東海龍王的恩恩怨怨，以為敖凡這廝瞧出什麼端倪要跟自己討個說法，剛才還高漲的氣焰瞬間矮了幾寸。

“我是誰？我是凌白的徒弟！”這個時候抬出那個把自己丟在這兒不管的傢伙不算不仁意。

敖凡瞳孔驟然縮了一縮。老白有事瞞了自己！

不顧祝九洛的強烈反對，用結界把她困在了書房，敖凡懷揣着那顆被祝九洛重新捏成一團的淚海仙珠直奔天庭。

進了南天門，沒走多遠就看到一眾神仙熱鬧的簇擁而來。

敖凡見他爹東海龍王也在其中，樂得那叫一個開心，龍鬚抖個不停。他趕忙恭敬的立在一邊讓路給他爹。

哮天犬眼尖搶先跟敖凡打了個招呼：“昊龍神君也是得了喜訊要去一起慶祝？”

敖凡被他問得一愣，挑眉問道：“什麼喜訊？”

哮天犬皺皺鼻子，興奮的準備八卦一下，後面的幾位神仙早就耐不住性子，爭先恐后把敖凡圍攏起來，你一言我一語，曝出天庭年度最大快人心的消息。

這裏面猶是敖凡他爹最积極。

“我兒，快聽為父給你細細道來！”他抓了敖凡的手腕把人拽到跟前，生怕別人搶了去，先自己一步道出喜訊。

哎哎哎！

強行被擠出圈的哮天犬無聲嘆息：多老的神仙都無法阻擋一顆熱愛八卦的凡心撞擊啊！

敖凡在眾神仙嘰嘰喳喳的七嘴八舌中，總算聽明白令他們振奮的消息是什麼。

原來是那個大鬧天宮的孫悟空，被西天佛祖壓在了五行山下。

這的確是個天大的好消息。難怪他爹會激動的忘記了形象。

不過，這件事與眼下的事相比不算什麼！去找凌白問清楚祝九洛的來歷才最要緊！

他在眾神仙的盛情邀請下編了個謊才得以脫身。

急匆匆來到凌白府門外，正巧碰到他準備出門。

“你怎麼來了？”凌白看到敖凡先是一愣，旋即想到祝九洛，緊張的問道：“是不是九洛出了什麼事？”

敖凡眸色變了幾變，看了眼周圍，抓了凌白的手腕貼身小聲質問他道：“老實交待，那個祝九洛到底何許人也？”

凌白早料到這事瞞不了他，也不意外他有此一問，四周打量了一下說道：“這裏說話不方便，隨我進府，慢慢說給你聽。”

凌白與敖凡折回院中，守門的仙兵立即關了府門。

進得殿堂，凌白還未站穩，敖凡已經按捺不住發問：“那小妖到底是什麼人？”

凌白聽到敖凡叫九洛小妖，心中立即不悅，正要搶白敖凡幾句，卻見他從懷裡掏出一顆碎珠，臉色蒼白的如被人挖了心。

凌白瞧着珠體表面縱橫交錯的縫隙心口一涼：“怎麼會這樣？”

敖凡手上這顆淚海仙珠不是普通的照明之物。乃是盤古的眼淚所化。三界之內只此一顆。

傳說此物蘊含着盤古的一股神力，眾神皆想得之。

可惜，此物歷經多位主人，從未釋放任何力量出來。

最後落到敖凡手中，他一直視為珍寶，經常鑽研上古神書，想要弄懂這顆仙珠的奧妙所在。

最近剛有些心得與凌白分享了一二。

眼下卻變成了這副樣子。

凌白瞧敖凡神色，心中隱隱不安，脫口問道：“九洛乾的？”

# 第013章 某位神君的桃花債都要裝訂成冊出一卷書了！

此話出口，他便知自己失言了。

三界內能摧毀淚海仙珠之人屈指可數，如若是九洛所為，那足以說明她的身份並不尋常。

敖凡哼了兩聲，沒好氣的斜睨着凌白質問：“九洛九洛，這個九洛到底是你什麼人？別拿謊話搪塞我。”

“瑤姬消失萬年，你可從來未對其他女子上過心，怎麼突然間對這樣一個行為粗魯的小妖另眼相看？僅僅是她長得與瑤姬有幾分相像你就沒了節操？”

即使過了三百六十五萬個日夜，凌白依舊不能從他人口中聽到“瑤姬”兩字。

那是他心口上的一個洞，穿胸而過，觸手刺骨，痛如蟻噬。

雖然他知祝九洛就是瑤姬的轉世。可是，他也知道九洛只有瑤姬的兩魂一魄。她是瑤姬也不是瑤姬。

敖凡與凌白是刎頸之交，別人不敢說的話他在凌白面前向來不忌諱。

凌白面沉如水陷入心結，敖凡最見不得他這樣，揮了下袖子，養在殿堂靠窗的一盆高貴的玉蘭應聲而落，花盆碎在地上，即將開花的那株蕊枝生生折斷，了無聲氣的垂下了頭。

凌白被這聲響生拉硬拽回現實中，悶悶不樂的向受災地抬了抬手，一股仙力縈繞過去，玉蘭花折斷的蕊枝重新長好，花盆復原歸位，一切如初。

“逆天而行，不怕反噬？”敖凡冷眼掃過窗邊復又生機勃勃的玉蘭，一語雙關。

這點反噬對凌白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他知敖凡是在好意提醒自己，並不計較他對自己心愛花草下手，嘴裏卻不饒他：“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某位神君的桃花債都要裝訂成冊出一卷書了！你管好自己就行！”

敖凡氣他揶揄自己，怪叫一聲：“你這傢伙就喜歡一刀斃命！我勸你還勸出錯來了。不怕反噬可以啊，你把我的寶貝給我復原了。這可是你那個祝九洛乾的好事！來來來！快點給老子弄好！”

他舉着淚海仙珠故意學了祝九洛的口氣擠兌凌白。

凌白冷笑兩聲接過淚海仙珠細細的看。

果然是她所為。這世上能有幾人抵得過她體內那股若隱若現的邪力。

即使她只還有兩魂一魄，仍舊做到他無法做到的事。這是多少神仙懼怕她的原因啊！

幸好他用一顆隱靈丹暫時隱去了她額頭的那朵象徵她身份的業火紅蓮。否則，她哪裡能安穩的活着。

可是，他沒找到她的這幾百年間，她是如何躲開三界追查好好活到現在的？

祝九洛連打了三個噴嚏，坐在珊瑚雕成的太師椅上念念有詞。

“難道是猴子從凌霄殿寶殿回來找不到我，念叨我了不成？”

她想到猴子生死未卜，心中愈加煩躁不安。

硬闖了幾次都沒有掙破敖凡的結界，祝九洛無奈的坐在珊瑚上嘆息自己那點無論怎麼努力修鍊都沒有增進的修為。

本要再次為自己的廢材靈力感慨傷懷一番，突然想起猴子給她的東西。

伸手到懷裡摸出乾坤袋，拎在手裡晃了晃，除了爹娘遺物，裏面還有猴子留給她的蟠桃和仙丹。

她猶豫了一下，從乾坤袋裡掏出了蟠桃和裝着仙丹的銀葫蘆擺在桌上。

# 第014章 怎麼？跑到這來是想挨揍？

猴子把東西交給她時，曾囑託自己全吃了一個別剩。

當時為了幫猴子和天兵應戰，曾啃過一個桃子。但靈丹卻一個沒動。她要留着和孫猴子一起吃。他辛苦搶來的，怎麼能自己獨吞。

猴子為了她的一句話惹下了天大的麻煩，而她卻幫不了他絲毫，任由那些橫行霸道的天兵天將把花果山夷為平地，卻只能跺腳詛咒。

本是想跟着凌白學點本事回去幫猴子重整旗鼓，現在反而被困在龍宮裡失去了自由，真是偷雞不成失把米！

九洛兀自在這兒懊惱，煩躁的搖着葫蘆骨碌作響，完全不知結界外有四隻眼睛，正在不懷好意的窺伺着她的一舉一動。

“夢瑤姐姐，我們還是別招惹她了。她一掌都能毀了太子的寶物，你我二人根本不是她的對手。”

一個壓低聲音的仙婢似乎因膽怯，在勸說眼露凶光的夢瑤。

之前在祝九洛面前吃了癟的仙婢夢瑤，扭頭狠狠瞪了膽小的仙婢春橙一眼，斥道：“怕什麼！這麼膽小怎麼干大事！我探過，她身上靈力微弱。仙珠之事她是瞎貓碰上死耗子湊巧而已。”

夢瑤注視着珊瑚椅上的祝九洛，目光陰厲：“趁太子不在，我今天一定讓她吃點苦頭。”

“夢瑤姐，這萬萬使不得。她可是凌白上仙的人，萬一我們傷了她，凌白上仙問罪下來，以太子和他的交情，我們兩個一定會被重重處罰。”

想到東海專門處置壞人的無波島，春橙渾身一抖。

夢瑤也懼怕那地方的厲害，猶豫起來。

可是，當她的目光落到桌上那幾樣東西上時，她之前的猶豫瞬間被心中的慾望沖刷的蕩然無存。雖然不知銀葫蘆里裝的什麼，但和瓊瑤宴上的蟠桃放在一起，定然非同一般！

王母娘娘培植了三個品種的蟠桃。一種三千年結果，凡人吃了可得道成仙，妖魔吃了可增加千年道行。

另一種六千年結果，凡人吃了白日飛升，長生不老。妖魔吃了褪去原胎，新生仙體。

還有一種九千年結果，不論凡人還是妖魔，吃了后均與日月同壽。

祝九洛拿出來的蟠桃就算是三千年一結果的品種，以她現在的修行，吃了后也會鯉魚躍龍門脫離奴籍，從此可與大太子共列一個仙班

想到這一點，她堅定了決心。即便將來會被大太子責罰她也認了。

“不怕！大不了離開東海！”

春橙眼睛瞪得滾圓，一直壓低的聲音突然拔高：“離開東海？姐姐你是想去找”

後面的話被夢瑤的手掌悶回了喉嚨里。

“誰？誰在外面？”

祝九洛聽到動靜，站起身向門外走了兩步，無奈結界將她擋在距離門口三尺遠的地方。

夢瑤從陰暗的角落走了出來，大大咧咧的站到祝九洛面前。

“是你！怎麼？跑到這來是想挨揍？”

祝九洛見夢瑤第一眼就覺得她不順眼，眉眼間帶着一股與生俱來的邪佞之色。

自己之所以被困在結界里也是拜這個叫夢瑤的仙婢所賜。

九洛握了握拳，心底湧起一股想要撕碎她的衝動。

夢瑤冷哼一聲，輕蔑地諷刺道：“妖女，剛才若不是大太子在，你以為我會怕你不成？”

“你叫我什麼？”九洛被她這聲妖女叫得一愣，厲目問她。

# 第015章 小蛇精這麼囂張，老子替你主人教訓你

夢瑤斜眼瞥她，不屑的挑釁道：“叫你妖女怎麼了？你以為自己長得有幾分姿色就是仙？真以為凌白上仙是你靠山？他如果真的對你好就不會把你扔給我家大太子！妖女！自以為是的妖女！”

九洛默了一瞬，突然仰天大笑起來。

妖女！

哈哈哈哈！

想不到她苦苦追尋了許久，一直不被人承認的“身份”竟然在品性不咋地的仙婢口中得到印證。豈不是天大的諷刺？

夢瑤被祝九洛肆無忌憚的笑聲弄得心裏發毛，向前兩步怒氣沖沖用手一指她：“妖女，你笑什麼？”

九洛氣凝右掌，迅速發熱的掌心帶着股強勁的熱風，向夢瑤那張不可一世的錐子臉扇了過去。

“小蛇精這麼囂張，老子替你主人教訓你！”

夢瑤被祝九洛突發的攻擊嚇了一跳，本能向後退去。

就在她以為這一掌要掄到臉上時，一股強光突然在她與祝九洛中間迸發，她不由自主的閉上了眼。

強光反彈到九洛身上，壓迫的她連退幾步跌坐在珊瑚椅上。

桌上的那隻銀葫蘆被她的胳膊碰到了地上，滴溜溜轉了幾個圈。

夢瑤睜開眼，暗暗責怪自己剛才不夠鎮定，竟然忘記祝九洛困在結界里根本傷不了她。

眼見祝九洛臉色蒼白摔在椅子上，她鬆了口氣，叉腰大聲譏笑祝九洛：“有大太子的結界在，你能奈我何？”

九洛腦袋有點蒙，強光刺得眼前一片花白。剛才那一摔，摔的她渾身疼，夢瑤的諷刺更令她怒火中燒。

“信了你的邪！小心老子出去揍扁你！”九洛單手撐頭，另一隻手扶着桌角強站了起來。

夢瑤咧嘴冷哼，完全放鬆了警惕，大搖大擺的又向前邁了幾步：“想出來？作夢吧！”

地上的葫蘆與夢瑤只有一步之遙，她催動法力竟然穿過結界把葫蘆吸到了她的掌心。

九洛看得目瞪口呆，醒過來神時，夢瑤已經把葫蘆塞進袖子里，手指貪婪的指向桌上那隻蟠桃。

九洛轉身去護，背上結結實實承了夢瑤的那道法力不由痛得叫出聲來。

恰在此時，耳邊好似有人念了一串咒語，一股腦全湧進她心裏。

記得很早以前，她還在凡間混日子時，偶爾也會聽到這個聲音。

每次這個聲音響起，都是她處於危難之際，每次她跟着這個聲音重複的念一些亂七八糟的咒語后，不但能化險為夷，往往轉敗為勝。

此時此刻，在她受到水蛇精的攻擊卻沒辦法還擊之際，這個熟悉的聲音如同摔下懸崖時一隻突然抓住她手腕的救命之手，及時又讓人覺得幸運的有點得意。

習慣性的，她立即跟着熟悉的聲音念誦了一遍那串咒語，整個人像是被人操控了一樣突然向外發力，雙手彷彿不是她的，嫻熟的結了個蓮花印，一掌推了出去。

她恰時嘶吼：“把葫蘆還我！”

九洛眼神追隨着那股力道緊緊不放，期待着她能一掌狠狠劈倒得瑟的水蛇精，打得她跪在地上求饒。

而夢瑤卻扯起嘴角，鑒於之前的經驗，此時，對於祝九洛的綿軟掌力竟不屑一顧，躲都未躲，像是要等着這掌劈過來。

# 第016章 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挑戰權威而沒有弄得自己頭破血流

“真是蠢到家了！”夢瑤的話音剛落，九洛這看似柔弱的一掌，打在結界上，消失於無形。

結界外傳來夢瑤肆無忌憚的嘲笑。

“信了你的邪！”預期的效果沒達到，反而成了那貨的笑料，祝九洛連連跺腳。

耳邊熟悉的聲音再次響起，蓋住了夢瑤的笑聲：“不成氣候！再來！”

九洛像是被下了蠱，身不由己的單手又結出一個法印，推向結界。

夢瑤不但不躲，反而迎前兩步，嘲笑道：“來啊，看你能有多大本”事字未出口，她整個人像斷了線的風箏飛了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她袖子里的銀葫蘆也掉了出來。

九洛舉着那隻把水蛇精打飛的右手反覆看了看，快步跑過去撿起地上那隻葫蘆。

夢瑤一口鮮血吐了出來，臉色已然泛青：“你、你怎麼能破了結界？”

昊龍神君大太子敖凡的結界不是隨便什麼小仙就能破的。何況一隻妖。

若不是她自己另有高人指點，怎會輕易在大太子的結界中囊中取物呢？

可是，祝九洛是怎麼做到的？

她明明剛才還被結界的法力反噬？怎麼瞬間就在她眼皮子底下破了結界！

難道有人幫她？還是大太子回來了？

夢瑤慌張四顧，卻見一直膽小躲在暗處的春橙跌跌撞撞跑了出來，撲到她身邊，用袖子擦着她嘴角的血跡。

“夢瑤姐，你流血了？我說不要去招惹她，你偏不信！現在可怎麼辦？嗚嗚嗚”春橙邊嘀咕邊哭了起來。

夢瑤不耐煩的皺了眉頭，推了手足無措的春橙一把：“哭什麼哭，我又沒死！與其哭，不如去替我報仇！”

春橙跌坐在地上，連連搖頭。九洛看見她望向自己的目光里透着深深的恐懼。心中不由澎湃起來。

“水蛇精，你剛才不是很囂張嗎？不是很得意嗎？來，老子現在站在你面前了，你站起來再打！”

九洛第一次向對手主動發出再戰的邀請。因為，她發現自己竟然一掌劈開了結界。

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挑戰權威而沒有弄得自己頭破血流。

此刻，她的掌心如有一團烈火在熊熊燃燒，蓄勢待發。

聽到動靜的仙婢三三兩兩聚到牆根底下看熱鬧，竟無人為夢瑤出頭勸上一句。可見她平時有多不得人心。

地上的夢瑤暫時消停下來，冷漠的盯着祝九洛。春橙想要扶她起來，她反而把春橙推到一邊。

春橙哭着哀求九洛：“祝姑娘求你放過夢瑤姐，她不是故意招惹你的。求你別打她了！”

“住嘴！”夢瑤大吼，“憑她也能動的了我？一定是有人暗中幫她！你哭什麼哭！滾一邊去！”

可能是春橙平時被她罵慣了，挨了罵竟然不急不惱，反而哭得更加傷心，膝行到九洛跟前，拉着她新宮衣的衣袖苦苦哀求。

九洛身上這件宮衣是敖凡特意讓人送來的。

穿這身天青色的宮衣之前，敖凡還囑咐小仙婢從頭到腳為九洛清洗了一遍。好像她不沐浴就會玷污了他賜的這身衣服一樣。

她想起凌白輕撣烏黑的五指印時的模樣，腹誹着這對仙人的潔癖，還是乖乖的按照敖凡的要求換上了新衣。

九洛幾乎不穿羅裙，全是隨時可以與人撕拼的短打扮。要不是九洛原先那身衣服破了幾個大洞，髒的不成樣子，她才不穿的這麼麻煩。

宮衣袖口寬大，行動起來十分不便，春橙揪着袖口搖來搖去，搖得九洛更加心煩意亂。

# 第017章 她不肯相信，一個人竟然可以隨意切換靈魂

她瞧春橙棄尊嚴於不顧，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帶雨，兩隻大眼睛無辜又悲傷的望着自己，模樣可憐兮兮，一時軟了心腸。

如果有朋友肯為自己這樣下跪求情，她一定要當成寶貝一樣珍惜，就像對猴子那樣不離不棄。

可惜呀！可惜！

她瞥了地上的夢瑤一眼，夢瑤似乎傷得不輕，想要說什麼，突然又一口血吐了出來。

九洛淡漠的掃過那些殷紅，眉間若有燒灼之感。

她記起凌白之前囑咐，害怕眉間紅蓮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鬧出什麼幺蛾子，倒時候自己可沒有勝算。

她不想再戀戰。

既然葫蘆拿了回來，她也不想再在此處多待，更不想與東海為敵。她只想去找猴子。索性順水推舟好了。

她掏出乾坤袋解開袋口的帶子，想把葫蘆塞進去：“那個叫什麼瑤的，這次我不與你計較，要是下次再敢覬覦老子的”

話說一半，突然，九洛只覺得肚子一陣溫熱，有什麼尖銳的利器扎了進去。

疼痛隨之蔓延，她痛苦的彎下身子，看着剛才還梨花帶雨的那張面龐此刻充斥着猙獰與瘋狂。

“傷夢瑤姐的人都得死！”春橙的眼睛瞪得滾圓，血絲在眼球表面蜿蜒。

她衝著九洛木然的笑着。那支尖利的發簪隨着她手上的勁道不斷加大，更深的扎進了九洛的身體里。

春橙瘋狂的痛下殺手，一陣巨痛排山倒海襲擊了九洛。

銀葫蘆“咚”的一聲掉在地上。

九洛的手死死抓住那隻還要不斷深入的兇器，腦海里有個聲音不斷的在嘶吼，命令自己：殺了她，殺了這些欺負你的混蛋！

身體彷彿有股力量在流失，腦袋裡一片空白。只聽到那個聲音在催促着她。

春橙趁九洛意識漸模糊的片刻，輕易從她手中奪走了乾坤袋。

九洛手中一空，無助的向空氣中抓了抓。

她不肯相信，一個人竟然可以隨意的切換靈魂。

前一瞬還柔軟可憐，下一秒就變成了想要置人於死地的劊子手。

“你、你真卑鄙！”九洛聞到空氣里飄浮着熟悉的甜腥味，仿若在凡間時，她與那個道士鬥法險敗的那一次，那時的她也聞到了這一模一樣的甜腥味。

她腦海中回蕩着道士奸佞的狂笑與殺氣，如夢魘對她糾纏不休。

原來，過了這麼久，她還是忘不了。忘不了那樣的算計與背叛。

一聲振聾發聵的嘶吼從九洛喉嚨里破空而出，直抵海面，若是海面上空有仙飛過，一定能瞧見海水突然由清澈變得渾濁。

不知哪來的一股邪力，九洛反手出掌狠狠擊打在春橙胸口，春橙被那聲吼驚掉了半個魂魄，一時不防中招，身體登時向後跌了出去。

鮮血從春橙的嘴角溢了出來。

她心滿意足的閉上了眼，手中的乾坤袋向夢瑤的方向扔去：“接好。”她拼儘力氣吼道。

幸而九洛的手慢了半拍，銀葫蘆還未裝進乾坤袋裡。掌心向下暗自催動法術，葫蘆又重回手中。

回過神來的九洛哪裡肯輕易讓人奪了她的寶物，乾坤袋剛從春橙那脫手，九洛忍着疼痛飛身追過去，緊跟着又是兩掌打在春橙腹部。

春橙重重跌到距離夢瑤兩步遠的地方，接連吐出幾大口鮮血，暈倒在地。

看熱鬧的仙婢“哇哇哇”的一起大叫驚呼，抱作一團驚恐的看向全身散發著駭人戾氣的祝九洛。

個子最矮的那個小仙婢想過來幫春橙，卻被其他人攔下。

“凌白上仙帶來的是個妖魔，我們幾個不是她的對手。想送死你就去。”

九洛聽到有人稱自己是妖魔，深覺可笑，嘴角扯出的弧度，卻帶着幾分恍然。

抬頭尋聲瞪過去，挨着東宮太子府家高級水晶砌成的牆根下，站着十多個穿着打扮一模一樣的仙婢。

在九洛凌厲如刀的逼視下，如同有把奪命的利劍掃過她們頭頂，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小仙婢，全部在瞬間低下了善於審時度勢的腦袋。

。。。

還是求收藏，求推薦票。今天是周一，優優想爭個推薦榜，大家幫個忙，送我上去，好不好？

# 第018章 （為盟主寶哥加更）眼前女子惹不得、不能惹

此時此刻，根本沒人敢與她對視。

九洛並不知，在眾人眼中，她，一雙鳳眸有如衣擺上渲染成畫的鮮血，紅得刺目；一身殺氣如東海里隨處可見的暗流，縈繞在每個人的周身。

更駭人的是，她雙眉間隱隱有紅光閃現，令人無法直視。

那支扎入小腹的簪子還直挺挺｜插在那兒，仿若長在她身上。而她連眉頭都不皺一下。

簡直妖孽！簡直魔君再世！

這一切都在提醒着上千年未經過戰事的小仙婢們，眼前女子惹不得、不能惹。

夢瑤凝視着周身氣息與之前大相徑庭的祝九洛，心中暗叫不好。

她碰到對手了。

眼角餘光瞥了眼暈迷在旁的春橙，撐在地上的手掌悄悄抬起一根手指，把掉在地上的乾坤袋勾在手底。

“放下！”九洛感覺到夢瑤的動作，抬腿向她的胳膊踢去，夢瑤早就料到她會有此一招，利落翻身躲過九洛襲擊，順勢從懷中掏出一隻手鐲般大小的玉環。

“套！”玉環隨着她的命令變大直接套到九洛身上，隨之又縮小，緊緊箍住九洛纖細的腰肢，把她固定在原地。

夢瑤冷哼一聲，神色複雜的看了眼祝九洛腰肢上的那隻玉環，爬起來沒有絲毫猶豫的丟下暈迷不醒的春橙，跑出了太子府。

高級水晶牆根下傳來一片嘩然。

“夢瑤跑了！”

“夢瑤丟下春橙跑了！”

“夢瑤丟下拿命待她的姐妹春橙不要臉的跑了！”

“夢瑤丟下拿命待她的姐妹春橙搶了妖魔的乾坤袋不要臉的跑了！”

一隻小仙婢瞪着旁邊台詞豐富的另一隻個子最矮的小仙婢，投以佩服的一瞥：“一口氣念這麼長的句子你不累么？”

那隻個子最矮的小仙婢白眼一翻，噼里啪啦不帶換氣的又念了一串台詞：“夢瑤丟下拿命待她的姐妹春橙搶了凌白上仙留下的女妖魔的乾坤袋真特么不要臉的跑了！”

眾仙婢集體翻白眼：“嘁！”

九洛望着夢瑤逃跑的背影，想要掙脫玉環去追。誰知越掙扎玉環勒得越緊。

錢坤袋裡不僅有猴子賠上花果山搶來的一隻蟠桃，更重要的是裏面有爹娘留給她的遺物。

丟了命，也不能丟了乾坤袋。

九洛似乎要氣炸掉。無奈玉環收緊令其動彈不得。她想運氣直接劈了它，腹部傳來密集的劇痛。她彎腰，冷汗淋漓。

什麼破玩意竟然如此耍無賴，跟它主人一樣不要臉。

“水蛇精，你就算逃到無極荒城老子也要把你追回來，徒手撕成片、每一片都撒上鹽放進油鍋里炸！”

跑出太子府的夢瑤只覺脊背一涼，頭皮幾乎炸裂。

太子府上空的海域瞬間波瀾激蕩。

“蠢貨！說狠話不如做狠事！還不去追！”

識海中熟悉的聲音又在居高臨下的指揮她。

九洛只覺渾身一松，玉環從腰間滑到腳踝，變成腳鐲停留在左踝上。

她下意識的要甩掉它，卻發現身體恢復自如。

沒有絲毫猶豫，九洛不顧傷口泊泊淌出的鮮血，瞬間把自己當成一支射向靶心的離弦飛箭，朝着夢瑤逃跑的方向追去。

第019章 怎麼掌管六星君的元聖天尊卻、卻......見死不救

太子府華麗麗的牆根下，眾仙婢目光追隨着那抹如閃電般迅速的天青色，開始擔心起夢瑤的命運來。

“我覺得要是把她手撒成片，根本不用撒鹽的，直接淋上辣椒油也不錯！”最矮的那個小仙婢突然跳出來很認真的發表自己的看法。

“嘁！”眾仙婢又是齊刷刷的白眼翻給她看。

九洛像影子一樣緊追着夢瑤不放。

小時候，九洛她爹就斷言自己的寶貝閨女是一根筋。認準的事情就算掉腦袋也不會回頭。

九洛她娘便開始數落她爹：腦袋掉了還回個屁的頭，滿地軲轆就好了。

哪有自己爹娘咒親生閨女掉腦袋的！

九洛當時就總結了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幸好她是一根筋，而不是像她爹娘一樣少根筋。

九洛一邊追夢瑤，識海里一邊源源不斷蹦出小時候的往事。

她已經有很久很久沒有想起爹娘了。

難道是要死了，所以才感受到了來自地府親情的召喚？

九洛摸了摸小腹，那根簪子陰魂不散，全身的力氣也隨着血液的流失漸漸殆盡。

裙擺已經被血染成了暗紅，像黃昏時天邊的那片晚霞，美的一塌糊塗。

就算是死，她祝九洛也要把爹娘的遺物追回來。

一根筋的祝九洛追了很久，直到夢瑤的身影一個變成兩個，兩個變成兩雙。

她的身體不甘心的晃了晃，終因失血過多暈死在一片茂密葳蕤的怪林里。

“尊上，要不要救？”

雲上飄下來兩個過路的仙人，均是一身惹眼的紅衣。

一個目光清冷拒人於千里的模樣，一個春風滿面慈眉善目。

提議要救人的便是春風滿面的這個---四重天上延壽司的小仙使玄初。

“為什麼要救？”被玄初喚作尊上的仙人瞥了一眼歪倒在地上的九洛，冷冷反問。

玄初被問的莫名其妙。

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延壽司六位南斗星君無一不遵照這個規矩行事，怎麼掌管六星君的元聖天尊卻、卻見死不救。

他沒敢想下去。

怔怔的望着元聖天尊的背影，突然後悔今天起床時沒有看黃曆。

早上，他本來在延壽司的后花園裡閑得無聊遛彎來着，竟被極少出門的度厄星君撞見，還抓了壯丁派去打掃尊上庭院里落了一地的海棠花。

他舉着掃帚剛對着滿地的落花揮了兩下，閉關五百年的元聖天尊毫無徵兆的出關了。

出關就出關，本來也輪不到他這樣的小人物伺候尊上。

他本打算扔了掃帚去喊六位南斗星君出來接駕，沒想到尊上出關第一件事不是見六位星君，反而讓自己陪着，來到這片凡人走不出的鬼林。

他平日里愛偷懶，仙術不過爾爾，使了吃奶的勁才不至於被尊上落下太遠。

尊上似乎對這裏頗為熟悉，駕雲徑直到了林子上空，佇立觀望。玄初隨後氣喘吁吁的趕到，正好瞧見祝九洛體力不支摔倒在地。

他以為尊上是要救人。誰知，尊上他老人家竟是這個態度。

“那我們走？”玄初猶疑着彎腰看了眼地上的祝九洛，心中不忍，卻也不敢違背自己的頂頭上司。

# 第020章 身為延壽司的仙吏，你竟要見、死、不、救？”

元聖天尊墨塵聽到玄初說要走，猛然轉過身，寬廣衣袖隨着放在背後的右手，掀起一陣疾風。二人腳下的雲彩頓時消散無幾。

玄初猝不及防，沒能躲開他如炬如焰的逼視。只感覺尊上的目光里彷彿有柄利器朝自己胸口狠狠戳來，隱隱地痛。

他無奈看天。

只聽元聖天尊墨塵語氣不悅，質問道：“走？走去哪？身為延壽司的仙吏，你竟要見、死、不、救？”

鵝滴天王奶奶！

玄初簡直要坐在地上拍大腿了。

明明是尊上您老人家不想救人，怎麼錯都拍他身上了？

人家不就是順着您的話風，揣摩了一下“尊意”，想不到背上這麼大的罪名。

為保貞潔，玄初快步走到祝九洛身邊想要抱起她：“救！救！當然救！”不待他手挨到人，身後猛然一陣勁風刮過，他抵擋不住，撲通向右跌倒，幸而沒砸到地上的人，自己倒是差點來了個狗啃屎。

他回頭去瞧，元聖天尊墨塵沒事人一般，優雅的招來一片雲，念咒將祝九洛平搬到祥雲上。

然後，帶着這片雲，非常淡然的看也不看玄初一眼，飛走了。

玄初拍拍屁股，委屈的癟癟嘴。裝，裝多像我也知道那股妖風是尊上您使的。

望着天尊遠去的背影，暗自發了毒誓：從今以後再也不去后花園遛彎。

五百年前，玄初來延壽司任職時，元聖天尊正準備再次閉關修行。

他聽司里的其他小仙使八卦，天尊一萬年前閉關出來后，性情大變，容貌也越加俊逸。要不是他那隻神獸螭吻依舊跟他形影不離，用事實證明天尊不是假冒的，大家都以為天尊不是天尊了。

不過還好，天尊很少管延壽司之事，仙吏們更是百年見不到他一面，天尊是不是天尊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這些小仙吏何時能晉陞職位，得到更多的修仙資源。

玄初和其他小仙吏一點也不一樣，他只想逍遙自在的活着。修到這個程度已經很滿足了。他才不去拍尊上的馬屁。

所以，照顧病人，且沒有任何油水的臟活、累活，自然而然落在了他身上。

他看着床塌上一直暈迷不醒的祝九洛，凝視着她緊皺的眉頭，猜想她到底夢見了什麼。

傷祝九洛的那支簪子不是尋常之物。

乃是玄光玉女的破魂簪，她下凡歷劫前曾把這支發簪贈予好姐妹九天玄女，卻不知為何會落到東海龍宮一個小仙婢手裡。

墨塵把玩着那支兇器，半晌才問站立門口不知在想些什麼的玄初：“她人醒了嗎？”

玄初呆了一息，才恭敬答道：“未醒。”

“醒了帶到這裏來見我。”

“是。”玄初轉身欲告退。

“慢着，醒了來報我知。”

墨塵改口道。視線望向門外院子里那一樹開得錦簇的海棠，久久不離。

九洛覺得她好像認識識海中的這個忽真忽幻的影子。自打她在凡間犯了一次頭疼病之後，這個影子就在。

幾次危機關頭，總有人暗中提點。

她猜，就是這影子乾的。

“你是誰？為什麼會在這裏？”

影子不語。周身突然散發出一圈圈耀眼的光芒。

九洛上前幾步想要抓那影子，手卻在影子的身體中穿過。

她不甘心，又問：“你為什麼一直幫我？”

良久后，影子突然一聲嘆息。

“我在幫我自己。”

九洛疑惑更甚：“你到底什麼意思？”

# 第021章 血紅的光芒如萬道光箭刺向全身

影子在她煙霧繚繞的識海中，若隱若現。

幽森且悠長的念誦：“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九洛聽到這幾句，心頭無來由的一痛，像有人揪住狠狠捏在手心，莫名的眼淚就要掉下來。

她以為是着了對方的道，一定是念了什麼咒語給她聽，便結了個法印向影子打去。卻是打向了虛空。

影子仍舊念誦：“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

影子在識海中飛舞念誦，九洛在後面追着施法想要讓其閉嘴，然而，那法力卻被某種神奇的力量吸收，影子毫髮無損。

她發了脾氣：“渣渣，快告訴老子你到底是誰？再不告之實情，我定將你趕出識海，讓你無處可依。”

影子周身的光芒突然淡去，一張臉向前探了過來。

“我、是、你。”

九洛只覺那影子的額間竟長出一朵妖艷的紅蓮，瞬間在她眼前綻放，血紅的光芒如萬道光箭刺向全身。

眼睛一陣劇痛，影子的輪廓漸漸清晰。

一個身姿婀娜的青衣女子緩緩朝自己走來，本就浮躁不安的心，隨着她的靠近，竟慢慢如冰河沉寂下來。

祝九洛醒過來看到一張圓乎乎的大胖臉，正目不轉晴的盯着自己。

月牙般的小眼睛配上彎彎的長眉，突然對着她咧開嘴笑，笑得一臉佛相。

九洛懸着的心在看到他笑容的瞬間，放鬆了下來，突然想笑。

“你是誰？我這是在哪？”她環視陌生的環境，想要起身坐起來，卻發現腹部疼痛難忍，一動便犹如有雙手在向外撕扯傷口。

這才記起來暈倒之前發生的事。

“孫猴子、乾坤袋。”

九洛喃喃出聲，竟強忍着痛坐了起來。

孫猴子不知所蹤，乾坤袋被東海夢瑤搶走，這兩樣對她來說最重要的東西，都被自己弄丟了，她怎麼能當做什麼都沒發生安穩的躺着。

“嘶~~”腹部傳來的疼痛如巨浪陣陣襲來，她還是沒忍住叫出聲來。

閉上眼想要用法力癒合傷口，試了兩次都不成功。

“別白費勁了。這是破魂簪所傷，你沒魂飛魄散就已經很幸運了，想要不痛，根本是痴心妄想。”

玄初端了盞茶遞給九洛，看了一眼她散落在肩頭的烏髮，突然想起尊上的交待。

九洛皺眉接過茶一飲而盡，想如往常般用袖子擦嘴，心裏另一個念頭突起，鬼使神差，她竟斯文起來，只用指肚輕輕抿去嘴角的水嘖，問出心中疑惑：”破魂簪是何物？這到底是哪？是你救我的？你又是誰？“

玄初接過空杯，嘿嘿笑了兩聲，並未回答她的問題。

這女子身上氣息半妖半仙，卻是無甚心機。不知尊上打算如何處置她。

救人的事不可邀功，否則尊上知道了又不知怎麼變本加厲虐待自己。

自從尊上出關，玄初就悲慘的淪為他的跑腿，原先悠哉自在生活一去不復返，反而經常挨尊上白眼和擠兌，心都要碎了。

想起這些煩心事，玄初無奈搖了搖頭，強迫自己不再去想。

接過九洛的話道：”救你是尊上他老人家的意思，等你身體好一些，我帶你去見他。至於這裏這裡是天界第四重天的延壽司。在下是這裏一枚小小仙吏，你叫我玄初即可。”

“延壽司你知道嗎？乃是主管三界所有與‘生’有關的仙衙。比如福祿壽，比如修仙的資源，比如命。“

# 第022章 抄改命的近路

九洛越聽他說下去，眼睛睜的越大，一顆心激動的都要提到嗓子眼，控制不住的往外蹦。

她在花果山聽牛魔王、黑山老妖幾個不正經的妖精，曾跟孫猴子吹大牛時多次提到過延壽司。

每每提起，都是神之嚮往。

當時隔壁洞府的桃花妖還妄想着，有朝一日能求延壽司的南斗司命星君給改個命數，想要與孫猴子鬧出點感情糾葛呢。

可惜那個桃花妖地位卑微，連司命星君長什麼樣都不知道，改命之願純屬白日做夢。

誰知九洛她自己追個賊妖竟然也能遇到這種好事，誤打誤撞進了那些妖怪艷羡的延壽司，還有可能見到司命星君

要是被那個自恃美貌天下無敵的桃花妖知道了，還不羡慕死她。

九洛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向床邊挪了一下身子，打探道：”你剛才說救我的那位尊上，是司命星君嗎？“

她要見司命星君。十分想見。

早就聽說這天下人、妖、仙的命數都是司命星君大筆一揮杜撰出來的。她想求他在命薄上改一句，抹去她多嘴對猴子亂說話的那一段。

如果她不跟孫猴子念叨着想查身世，孫猴子就不會去天宮找王母娘娘，不找王母娘娘也就惹不來天兵天將，好端端的花果山也就不會被屠。她也不會認識凌白上仙，陰錯陽差丟了爹娘的遺物

想到這些，懊惱重又襲上心頭，鼻子酸脹，眼眶發熱。

玄初見她眼圈突然紅了，以為是傷口疼，忙扶她躺下，安慰道：“你先好好養傷，身體最重要。救你的人雖不是司命星君，卻是他的頂頭上司元聖天尊。”

想起尊上，他鄭重了語氣又道：“還有一件事我要囑咐你，延壽司里的神仙可不是你想見就能見到的。除非”

“除非什麼？”九洛又掙扎着想要起來。

玄初只好又把她按回床上。

他還真沒見過像祝九洛這樣頑強的半妖半仙，被天下至凶之物傷這麼重，竟然只暈两天就醒過來了。

放眼三界，凡被破魂簪傷過的，無一不是魂飛魄散。她竟挺了過來，生命力旺盛的讓他這個做仙的都有點羡慕。

當然，尊上輸進她體內的仙氣也是功不可沒。讓他這個被尊上奴役的可憐小吏，十分地嫉妒。

九洛深知自己現在的處境是一團糟。一時起了執念想要求見司命星君，請其給自己改命。固執的追問玄初如何才能見到司命星君。

玄初又想到了尊上，斟酌了一下，告訴她：“延壽司是天庭下派管理三界的仙衙，六位星君各司其職，下面又都管着不少仙吏。”

“你若想見星君，可以到延壽司當差役。假以時日，升個一官半職，見哪個星君都不是難事。”

九洛尋思着他的話，久久踟躕未表態。

留下當差就有機會見司命星君，可是那樣便失去了自由。

然而，有了自由，卻不一定能找回失去的一切。

不過，也許猴子正在花果山等着自己。

也許，憑她自己努力，總能找到夢瑤奪回爹娘的遺物。

可是但可是，萬一能見到司命星君，這一切問題都不叫問題了。

九洛兀自坐在床上糾結，錦雲被在她手中揉來捏去，要被她折磨成一床破棉絮。

玄初心疼那床新被子，咳嗽了兩聲。

“你先考慮，這事不急。反正你的傷還沒好。等傷好了再決定不遲。”

玄初離開良久，九洛才想起來，還沒跟他去拜謝救命恩人元聖天尊。

聽玄初總念叨“尊上他老人家”如何如何，想必元聖天尊定是個長着白鬍子的老頭。

至少活了幾十萬年。不然怎麼能是司命星君的頂頭上司？

九洛突然福至心靈，是不是搞定元聖天尊才是通向改命的近路？

# 第023章 凌白騙她。竟然騙她。

元聖天尊墨塵的庭院是延壽司最大的院子。

一萬年前，出關的元聖天尊在院子里種下一棵海棠樹。

那棵海棠樹吸收日月精華，加之總有想要巴結討好墨塵的仙吏，把手中掌握的資源毫不吝惜使到海棠樹上，萬年間，這棵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海棠竟然有獨木成林之勢。

樹榦粗壯需十餘神仙方可合圍，樹冠葳蕤遮天，淺粉色的海棠花常開不敗。

若有風拂過，花瓣如雨飄落，洋洋洒洒，飛花若舞，常引得玄女伺養的萬千蝴蝶來此盤桓、追逐，凡是見過此景之仙均過目不忘，堪稱九重天盛景。

延壽司上上下下都知道這棵海棠樹乃是尊上的“心頭愛”，地位比六位星君還要崇高。

玄初來到玉清殿，站在樹下，恭敬的對着這棵樹拜了拜，才對着關的嚴實的殿門作揖道：“尊上，九洛姑娘醒了。”

殿內人輕執墨玉棋子的手停在半空，頓了一息，光線從窗欞的縫隙里漏進來，落在棋子上，閃爍了幾下才重新黯淡下去。

只聽門內傳來清幽之聲：“知道了。”

玄初等了片刻，以為還會有下文，直到花瓣落滿肩頭也不見有什麼動靜，這才默默又對着海棠樹作揖退下。

他就知道自己不適合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仙吏。

還不如做個到處遊逛的散仙逍遙自在。

做吏當差首要便是揣摩上司心意。而他這次想必又猜錯了。

尊上為了救祝九洛頗費了些精力，他不相信三界內存在無緣無故的“付出”。

他猜，也許是尊上見她骨脈清奇，氣息半妖半仙，是個可塑之材，想要收為徒弟才會費心費力的救人。還囑咐他人醒后及時通報。

可是，人家昏迷時天天來查看傷勢，不吝仙力為之續命。

然而，人真的醒了卻又晾在一邊，不問不見。

猜不透，猜不透。

祝九洛的傷口並沒有她自己想象的那般無礙。

不得已又在床上躺了两天。

玄初不來照顧她時，她就瞪着大眼睛瞎琢磨。

那隻不知天高地厚的孫猴子，是不是又把天宮掀了個底掉，回到花果山找不到她會怎樣着急？會不會去找她？

她的小窩棚前，孫猴子吐得那顆桃核長成的桃樹，是不是開了花。離開花果山前，枝椏上頂滿了花苞。估計很快就會結桃子了吧。

想得最多的，是那個搶了她東西的夢瑤會藏在哪裡？如若被她找到，要怎樣折磨這個不要臉的賊妖才會一解心頭之恨。

識海中的青衣女子是誰？為什麼那麼熟悉。為什麼那次夢后，她再也沒在識海中見到。

這次受傷暈迷后醒來，她感覺自己哪裡不一樣了。她記得凌白叮囑過自己不可粗魯，如今的她，竟慢慢收斂了性子，往斯文的方向漸行漸遠。

玄初說延壽司乃是在天庭的第四重天上，也就是說她現在就住在天庭養傷。

為什麼凌白說她是妖，上不了天庭。

九洛噌的坐起身，扯的傷口一陣疼痛，不由得她直咧嘴。

忍着痛認真撫摸着眉心，並無任何痛感。

渣渣。

她情難自禁的罵道。

凌白騙她。竟然騙她。

九洛心中一片黯然。

# 第024章 你們是仙我是妖。去了還不被打成豬頭。

玄初推門而入，臉上仍舊掛着慈悲的笑意。

這幾天他一直照顧着她。

雖然只是端茶遞水，照例問問傷情，送個吃的喝的過來，偶爾陪她嘮兩句嗑。

九洛心裏卻十分溫暖，對玄初一臉的慈眉善目由當初的看着好笑，變成了看着妥帖。

自打記事起，除了爹娘和孫猴子，沒人對她這麼關心過，照顧過。

她受寵若驚之餘，滿心都是感激。

她就是這樣，只要別人對自己一點點好，她就感動的不知所措，就差掏心掏肺。

此刻，她的感激之情全洋溢在眼神里。

玄初受不了九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忙把山竹放桌上，從墟鼎里掏出一個紅色包裹。

“這個等你好了換上。我們去五重天逛一遭。”

九洛開心的解開包裹，問坐下來品茶的玄初：“去五重天干什麼？”

一身櫻紅色的雲紋縐紗袍赫然出現眼前。

九洛對紅色的衣袍總有種莫名的抵觸心理，玄初每次來這裏都是一身紅色官袍，她盡量不去瞧他，要瞧也只看臉。

幸好玄初送的這身衣裳不是正宗的紅色，跟櫻花的顏色一般，心下還舒服些。

不知，他為何會喜歡紅色。

她抖開衣服在身上比了比，樣式比較中性，與身上已經破損的衣服相比，倒是合意。如果能換個顏色就更好了。

不過，她已經給他添了太多麻煩，不好再提要求。

玄初放下茶盞：“五重天上的百花仙子搞了個群仙宴，帶你去長長見識。”

九洛低頭凝眉，有沒有搞錯。你們是仙我是妖。去了還不被打成豬頭。

何況，天庭剛剛在花果山上演剿匪大戲，做為花果山的鎮山妖祖宗，自己去和仙家坐在一起把盞言歡，怎麼對得起死去的那些小妖們。怎麼對得起孫猴子。

“我不想去。”她回得乾脆。

玄初眯着眼笑了笑：“到時候你一定求着我去。”

九洛撇撇嘴，不置可否。

突然張口問道：“我求着你去拜見救命恩人，你怎麼不肯帶我去？”其實，她更想讓他帶着去見司命星君。

這個可不是玄初能決定的。

想到尊上喜怒無常的脾氣，他可不敢打這樣的保票。

又這樣過了两天，她終於可以慢慢的下床走動。

玄初倒沒有限制她的自由，九洛便捂着肚子到處溜達。

她住的這間庭院無花無草沒有什麼可觀賞的，唯一可嘆之處，便是走廊上玉石雕刻的欄杆，花紋繁複，工藝精美，一路走過去，彷彿在看一幅雲海壯麗圖。

圖看完了，也就出了庭院。

沿着玉石鋪的小路緩緩前行，放眼望去景緻與凡間頗為相似，只有煙霧繚繞的仙氣提醒着自己，這裡是仙界，是天庭的四重天。

不知當時修建延壽司的仙官是存了什麼心思這樣設計仙宮。

她胡亂猜測，也許是某位凡人飛升之後留戀凡間種種，又照着樣子打磨出來，以寄相思也說不定。

她倒十分好奇猴子逛的天宮是何般模樣？自己既然能上四重天，那是不是代表也能去凌霄寶殿找猴子？

心中一陣興奮，暗自打定主意等身體好些就去九重天上打聽猴子的消息。

# 第025章 不能給花果山丟臉

九洛在一片奇怪的竹林里東瞧西逛，每棵竹子色如翡翠，長勢兇猛，不僅粗壯且直入雲霄。

她在林子里轉來轉去，想要找些活物，無奈竹林靜的很，只聽得見她雙腳踩在枯恭弘=叶 恭弘上的咔嚓聲。

還有她肚子咕嚕咕嚕叫的飢餓聲。

雖然仙界靈力充沛，不時讓她覺得周身真氣運行通暢，可是這裏太安靜了，靜得可怕。

走得有些乏，她想折返回去吃飯，突然前方竹林上空紮下來一件活物，撲通摔在地上，像是被人從天上打下來的。

緊接着又飛下來幾道身影，把那活物團團圍住。

信了你的邪！

九洛一陣腦袋仁兒疼。

怎麼又是紅色！

那幾道身影全穿着紅色衣袍，只不過深淺不同。

其中一個衣服顏色的深度比玄初的衣服顏色淺一些的女仙，拿劍指着地上之物，呵斥道：“裝什麼死！為什麼要站出來？”

其他幾個女仙學着領頭之人的樣子，也抽出劍來指着地上之物，異口同聲道：“還不快說！”

九洛的小心臟噗通噗通加速了幾下。

看來自己撞上大戲了。

身體靈巧的躲到旁邊最粗的竹子後面，慢慢蹲下，探出腦袋，眼睛飛快的向劍指之處瞄了去。

地上躺着的竟然是一隻羽毛五彩斑斕的小鳥。

她甚至看到了那隻鳥無力的睜了一下眼睛，像是認命般又合上了。

奶奶個腿的。信了你的邪！

老子眼力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了，都能看到如此細微之處？

意識到自己不自覺說了髒話又粗魯了一把，竟然又不自覺以袖子掩住了嘴。

她被自己時不時無意識冒出來的動作攪得腦袋迷糊。

一分心，不知前邊那幾位凶巴巴的女仙又說了些什麼，只見地上的那隻鳥忽閃了兩下翅膀想要起來，卻又被人一腳惡狠狠踩了回去。

九洛盯着動腳之人，眼睛里射出一道銳利的凶光。

渣渣。

她最見不得以多欺少，以強凌弱。何況是對一隻無力還手的小妖！

腦子里情不自禁回想起孫猴子被天兵天將包圍的情景。

雖然猴子好像還佔了上風，不過，像她這般護犢子的心性，仍是覺得自家猴子被渣渣給欺負了。

那隻可憐的小鳥掙扎着昂起腦袋，最後又無力的垂了下去，似乎徹底放棄了掙扎，任人宰割，樣子可憐的緊。

“都給老子住腳！一群沒有道德的渣。”

義憤填膺的九洛熱血上頭，腦袋一蒙，從竹子后躥了出來。

眾仙家被這聲吼嚇得不輕，齊刷刷回過頭目光聚焦在祝九洛身上。

祝九洛原先那身衣裙染了血，小腹處還破了個洞，穿出來溜達實在不雅觀。

這要在花果山上，她就是披個麻袋片出去逛都沒人敢說不好看。

在天界嘛，嘿嘿，她就要穿得像模像樣點了。

不能給花果山丟臉。

所以，出來閑逛時，她特意換上了玄初留下的那身櫻紅色衣裙，此刻一手叉腰一手撫着傷處，怒視前方，竟頗有仙人之姿。

腳踩在小鳥身上的何君子從上到下掃過九洛衣衫，瞪大眼睛驚詫的看向月蝶：“月從仙，她、她，那件雲紋縐紗袍怎麼在她身上？”

# 第026章 打不過也不要怕，輸人不能輸陣

當九洛出現月蝶眼前的一剎那兒，月蝶最先注意到的就是那身她惦記了一年之久的衣裙。

此刻突然穿在一個陌生的女子身上，她燃燒着希望的心，就這樣涼了半截。

所有帶着困惑與鄙夷的目光中，九洛感覺就屬那個欺負小鳥的帶頭人目光最狠毒。

她爹教過，但凡別人動了要欺負你的心眼時，打不過也不要怕，輸人不能輸陣。

最好的一招，就是盯死對方。

自然而然，遵循擒賊先擒王的道理，她的火力集中過去，毫不畏懼的與月蝶目不轉睛的死死對視。

月蝶在延壽司六百餘年，上到天尊、下到仙卒，沒有她不認識的，如果沒猜錯，這個便是天尊救回來的那隻小妖精。

應該一直由玄初照顧着。他果然是個蠢貨，連只妖都管不好，竟讓她跑到竹林來，還穿了這件仙衣。

月蝶目光斜視掃了一眼手下之人何君子，她立即會意，放開腳下的小鳥，舉劍上前一步質問九洛：“你是何方妖孽，竟敢擅闖延壽司？不怕尊上扔你到北蠻山煉化成丹喂他的螭吻獸？”

她這話剛問完，月蝶就在心裏罵了一句蠢。一如既往的蠢。

果然，九洛仰天哈哈一笑，隨即斂了笑容以教訓的口吻開了腔。

“我說你這小仙婢是不是傻？延壽司是什麼地方，怎麼能容妖孽混進來？但凡能進來的，就都是有來歷的。能容你這樣沒禮貌的大呼小喝？元聖天尊救我回來，延壽司上下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你是裝不知道，還是----傻~~~？”

九洛最後那個字，發音慢且重，竟逗得何君子身邊那幾個小仙忍不住笑出聲來。

何君子想不到對方嬌弱的身形下，竟然隱藏了如此咄咄逼人、惡語無德的一張利嘴，把她質問的措手不及。

想她何君子跟着月蝶在三界一向橫行霸道慣了，對妖從來都是這般大呼小喝，一時忘記了眼前的小妖是尊上帶回來的人。

如今在眾人面前被她冷嘲熱諷的搶白出了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憋着一口氣無處發泄。

正好腳邊那隻小鳥不死心的又要掙扎着起來，她一腳狠狠踹過去，鳥嘴裏瞬時噴出一口血，又跌回地上，這回像是真的放棄了掙扎，一動不動了。

何君子悶在胸口的悶氣這才算是順了點下去。

她幾乎對着九洛吼道：“既然你是尊上帶回來的，就應該遵守延壽司的規矩。竹林是外人禁地，誰讓你隨便進來的。我們從仙大人教訓手下，你還敢跑出來多管閑事，出口傷人，就是尊上來了，你也不佔理。”

月蝶聽完何君子的這兩句話，才覺得多年對她殷殷教導沒有白費。

能在延壽司當差的，都不是傻子。

何君子雖然莽撞，做事愛衝動，但她也明白，眼前的小妖能穿着從仙想要的仙衣在竹林里逛，顯然在尊上那是有點地位的。不能輕易得罪。

她剛才強出頭，也不過是想要在上司面前表現一下。尊上雖是延壽司的天尊，可是她一個小小仙婢想要升職還得仰仗上司，天尊連她叫什麼都不會知道，更別說提拔她了。

眼下只要讓月蝶滿意即可。

她這邊心思活泛的打着小算盤，九洛那裡卻已經火冒三丈。

她貿然現身就是為了救這隻可憐的小鳥。

沒想到竟連累它又被踹了一腳，重傷在地，心中不由的一緊，根本沒聽何君子在胡說些什麼，突然間結出蓮花印，接連向還在喋喋不休的何君子打去。

# 第027章 為了利益，集體說謊，顛倒黑白，理直氣壯

九洛瘋起來，哪管你什麼從仙、尊上、小仙婢，不高興打了再說!

安靜的竹林頓時因為祝九洛的抱打不平混亂嘈雜起來。

雖然九洛一直認為自己是廢材，但自被破魂簪傷了后，她的法力不減反增，比之在東海時更加生猛、潑辣。

七八個小仙把她團團圍住，本想着不動刀槍，來個瓮中捉鱉把人生擒了。

奈何祝九洛招招要人命，她們先前還有所顧忌，打到後面吃了幾次暗虧，便全然不顧，刀劍齊發。

一時間參天翠竹遭了秧，竟有幾棵倒霉催的，替九洛挨了劍氣，生生從半截斷裂，倒下時又壓倒了旁邊的幾棵。

一直在旁邊觀戰指揮的月蝶，看着不斷倒地的竹子，臉色霎那間蒼白。

“別打了，住手。”

眾小仙聽到她的號令收了手，均向後退了兩步，仍舊把祝九洛圍在中間。掃了眼周圍戰況，個個傻了眼。

翠竹被毀，她們是要受懲罰的。但凡受過罰，就會剋扣一個月的修鍊資源，直接影響晉陞仙級。

何君子掃視了一圈身邊戰友，心思轉了幾轉，冷笑兩聲突然說道：“妖孽，你竟敢砍斷翠竹林的竹子，這次你死定了。”

……

所有人面面相覷，片刻的寂靜后，又異口同聲：“妖孽，毀了翠竹，你死定了。”

為了利益，集體說謊，顛倒黑白，理直氣壯。

九洛早就看出來這群渣打起架來投鼠忌器，所以才敢把體內法力使的虎虎生風，毫無顧忌。卻沒想到她們會絲毫不知羞恥嫁禍於自己。

她捂着腹部的傷處仰天笑了笑：“嘖嘖嘖，既然你們敢抱團睜眼說瞎話，那敢不敢送我去司命星君那兒憑理去，看看到底誰死誰活？”

躲在暗處隱了身形的玄初聽到她這句提議，嘴角控制不住的抽了又抽。

這孩子！這孩子！真是個執着的不能再執着的孩子。

同樣隱在暗處的墨塵密語傳音給他：“你去把她帶回來。”

玄初這次不是嘴角抽，而是心抽。

他其實非常想問尊上：“這個後台由您來撐不是更霸氣？”

然而，他終究沒敢問出口，乖乖的現了身形。

“這麼件小事哪用驚動司命星君，我來處理就行。”

眾仙見來者是仙使玄初，皆收了兵器恭敬行禮，心內惶恐，不知被他瞧去了多少內幕。

唯有月蝶態度倨傲，敷衍的欠了欠身，算是對高自己一個仙級的玄初行了禮。

她揚聲道：“按理說玄初仙使處理這樣的事沒問題，不過今天與往日不同，有妖在，必須上報天相宮，讓司祿星君知道此事。”

玄初呵呵一笑。

他向來和善，不屑計較這些，如若不是被尊上拎了來，他才不來趟這裏的渾水。

想到這兒，他頗鬧心的瞪了眼寫着一臉不滿的祝九洛。

內心暗自咆哮：為啥？你這是為啥？不老實待在房裡，出來弄啥呢？你還一臉不高興？我就要攪了你的如意算盤。偏不讓你見司命。

他也不與月蝶爭執，反而清了清嗓子：“月蝶，前兩日我去九重天聽法會，遇到了紫霞仙子。”

# 第028章 月光寶盒是何物，有什麼作用，滿林子的仙沒有不知的

說完，他故意停頓，看向月蝶。

月蝶抬起眼皮，撩了一眼，勉強擠出笑容，回瞪他。

意思是---然後呢？見了紫霞仙子又怎樣？和我有什麼關係？你愛和哪個仙勾搭關我何事。

玄初假裝看不懂她的眼神，接着道：“紫霞仙子那天正好帶着月光寶盒，我看着好玩，厚着臉皮借了來玩幾天。”

隨後，他沉默下來。

竹林里又恢復了寧靜，九洛覺得玄初的殺傷力果然讓人佩服。

月光寶盒是何物，有什麼作用，滿林子的仙沒有不知的。

那玩意可以穿越時光，回到過去。

月蝶本想眾口鑠金，讓祝九洛有口難辨，所以她不給玄初解決問題的機會。

然而，玄初以月光寶盒威脅自己，即便此刻他手中沒有此寶物，要是鬧到尊上那兒，借來月光寶盒查驗真相，事情就無法收場了。

“你想怎樣？”聰明人不兜圈子，月蝶只好妥協。

玄初理了理袖袍上的褶皺，抬頭：“放人。”

“好。”月蝶也痛快，示意何君子等人讓出一條路。

玄初輕鬆的挑眉，眯起月牙眼對九洛笑道：“咱回吧。”

九洛哪裡肯干。

明明見司命星君的大好機會擺在眼前，竟然被玄初三言兩語輕易攪合了，這怎麼能行！

“不回！”

“這事還沒完！”

“你是仙便向著仙。憑什麼我被污衊了，她們都不道歉？想耍無賴嗎？見星君說理去。“

玄初心裏苦呀。

明明向著你來着，你偏說向著仙。這不是在尊上面前給小仙上眼藥么。

“那行，我們去度厄星君那說理去。”玄初斬釘截鐵。

月蝶額頭急出一層細密的汗珠。躲着度厄星君還來不及呢，還有人上趕着去自找倒霉？

“不行。”

月蝶竟與九洛異口同聲。

兩人嫌棄的互相看了一眼，撇撇嘴各自移開視線。

九洛大步走出包圍圈，站到玄初面前據理力爭：“不行，要見就去見司命星君。”

月蝶冷哼，只要不見度厄星君，見誰都一樣。大不了受罰。不過，她也絕對不會讓祝九洛好過，最壞的結局也不過是魚死網破。

玄初得到尊上的指示是把人帶回來，可不是送到星君處。

“九洛，你之前是想干什麼來着？”玄初的目光掃向地上的那隻奄奄一息的小鳥，提醒她。

九洛哎呀一聲，算是想起了自己和一眾仙杠上的初衷。

她如一陣風，飛快的重返迴圈內，抄起地上的小鳥抱在懷裡。

何君子上前一步攔住她：“慢着，把它放下再走。”

其他小仙也紛紛重新圍攏起來，做包圍狀，個個對九洛怒目而視。

九洛不搭理她們，一湖秋水般的眸子，直勾勾望着玄初。

----這是筆交易。

你不讓我去見司命星君，就幫我把它帶回去。

月蝶也看向玄初，目光中盛滿疑惑。總覺得這不像是她認識的那個人了。

以前的他，可從來不管閑事。

玄初瞄了眼九洛懷裡的小鳥，兀自嘆了口氣。

果然是機緣到了，天命不可違。

“月蝶，我仙級長你一級，大家仙僚一場，勸你一句，息事寧人。該帶走的我都帶走，你想留也不可能留得住。“

他這句話頗有深意。月蝶如果執意要把事情鬧僵，隱在暗處的尊上定會讓她吃頓苦頭，胳膊擰不過大腿，她早晚要放人。

月蝶一向聰明，隱隱覺得他此話是有提醒自己之意，轉念想了想，決定揮手放人。

# 第029章 （求收藏）九洛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

九洛就是個熱心腸，自己帶着傷，接連兩日不眠不休的照顧受傷的小鳥，倒讓玄初對她刮目相看。

小鳥叫靈歌，醒過來后只對着九洛磕了個頭，說了聲謝謝，便不再開口說話。每天倒在床上瞪着滴溜溜圓的黒眼珠也不知在想些什麼。

九洛想了好多辦法逗它，它一點反應沒有，整個鳥生陷入了頹廢。

九洛沒辦法，只好去問玄初關於靈歌的遭遇。

玄初得了墨塵的授意，自然對九洛有問必答，兩人絮絮叨叨兩個多時辰，一直沉浸在往事中。

靈歌和九洛一樣，也是被元聖天尊墨塵帶回延壽司的。不過，它比九洛早了一萬年。

帶回靈歌后，墨塵便開始閉關不出，活潑好動的它被司祿星君帶到天相宮裡養着。

按道理，住在九重天的任何一重天長達一萬年的時間，任再沒悟性的妖都能修鍊成仙了。

可是偏偏這隻小靈歌無論怎麼努力靈力進階的都非常緩慢。幾乎可以說如蝸牛爬行。

即使在某種作用下強力突破有了絲絲精進，睡一覺起來，又退回到原位，靈力就像被禁錮了一般無法在體內增長。

靈歌百思不得其解，苦惱的整日悶悶不樂。

司祿星君倒是並不在意，依舊對它偏愛，雖然靈歌在延壽司沒有仙階，沒有官職，卻經常給它一些別的仙想爭卻爭不到的資源。

萬年來，它得了個外號---“吃偏飯”，不用思考也能明白這三個字中的嘲諷意味。

然而即便這樣享盡天相宮裡的修仙資源，靈歌的靈力仍舊沒有長進。

它很倔犟，從不願意相信自己是個廢材。

失敗了站起來，然後，再失敗，再站起來。

漸漸，靈歌成了延壽司的笑話。

司里上上下下沒有仙不知天相宮有一隻小妖修行萬年仍舊只是一隻妖。

百年前，司祿星君從凡間帶回來一隻花妖，這隻妖悟性頗高，在人間待的久的，沾染的人情世故全用到司祿星君身上，哄得星君甚是歡喜，漸漸把靈歌忘在腦後。

那些見風使舵的仙僚們見它不再受寵，開始變着法的排擠它，欺負它。

曾經因它而錯失修仙資源的仙僚，更加變本加厲的想要把它踩在腳下，月蝶與何君子就是其中最恨靈歌的兩位。

前幾日元聖天尊墨塵出關，她們擔心尊上會想起這隻小鳥，怕它萬一重又得寵給自己穿小鞋，不敢太過分，稍稍收斂一些。

誰知天尊出關，卻對靈歌不理不睬，完全忘記了它的存在。

眾仙終於明白它已經不受寵，開始真正瘋狂的與它為敵，甚至想要趕它離開。

靈歌明白曾經用在自己身上的那些靈藥、仙丹、瓊漿，或許就是某位仙僚苦等了千百年的進階資源，給了它，不但沒有效果糟蹋了東西，還害得他們延誤進階，阻擋仙途，大家早就對靈歌恨之入骨。

靈歌不是承受不了從高位摔到泥底，而是它永遠都想不明白，為什麼它那麼努力，從來不肯放棄，老天卻一直跟它對着干。

浪費了那麼多資源，它體內靈力絲毫沒有增加，它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到底是不是個廢材。

九洛敢與眾仙為敵救了它，它心存感激，可是，卻再拾不起任何慾望。

九洛覺得靈歌的身世與她自己、還有猴子的身世有幾分相像。

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大家都曾經被眾人排擠。然而，即便在集體中被人故意孤立，即便處處被刁難，九洛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永遠心存希望。

猴子也從來不認輸。

靈歌雖然暫時灰了心，但她覺得它一定會重燃希望。

“玄初，怎麼樣才能幫到靈歌？”

靈歌於她而言，彷彿是當年初到花果山的那隻遭人嫌棄的石猴，讓她生出要保護的慾望。

# 第030章 這裏沒有任何人任何事能留住她

玄初給九洛指的那條路，九洛總覺得是個圈套。

奈何她在延壽司只與他一個仙熟識，也只得將信將疑的按他說的去準備。

月蝶一干人等無一例外，全都因翠竹被毀的那件事記過受罰，何君子更是因此喪失了晉級的機會。

本來沒有這次意外她很快就會從仙婢晉陞為從仙。

在延壽司，為了晉陞仙級她努力拚了三百零七年，得知取消獲得資源的消息后，恰似五重天都塌到她頭頂，哭哭啼啼了一天，又罵了祝九洛一夜，第二天腫着眼泡非要去給祝九洛點顏色瞧瞧。

同屋的仙婢怕她給天相宮惹事，急忙叫了月蝶來才算勸住了她。

月蝶因為九洛穿了那件象徵著可以去參加群仙宴的紗袍也存了恨意，只不過她沒有表露出來。

何君子與她同仇敵愾，正中她意。

一個大膽的計劃，浮現在她的腦海。

照顧了靈歌十幾日，它慢慢對九洛不再抗拒，雖然還是無精打采，但在她的強烈要求下，也能站在她肩頭一起在院子里溜達一會兒，晒晒太陽。

總是她嘰嘰喳喳的說，它半天不說一句，偶爾蹦出一句就能噎得她火氣上涌。

九洛覺得這世上沒有誰能比得上猴子聽她的話。於是，愈發想念他。

她跟玄初提了兩次要離開延壽司。

她知道孫猴子大鬧天宮定是得罪了不少神仙，不知戰死的仙兵仙將里有沒有玄初的親戚友人。在延壽司這種神仙待的地方，她一個字都不敢透露關於孫猴子的事。

倒不是擔心那些人因為她和孫猴子的關係而為難她，她是怕有哪個不正經的仙抓了自己去威脅猴子。

這才是她最顧忌，始終不敢暴露身份的原因。

玄初聽她要走，似乎很緊張，總找各種理由阻攔她。

她都一一駁了回去。

不想修仙，不想做仙官，這裏沒有任何人任何事能留住她。

當然，除了司命大人。

可惜，又不是想見就能見的。

所以，她乾脆死了心，拒絕再留。

玄初苦勸無果，最後指着攤在窗台上寂寥的看雲捲雲舒的靈歌，嘆息勸她：“你要是走了，他怎麼辦？會被那群仙子欺負死的。你不是還想讓他振作起來？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你不能把它扔在我這兒半途而廢不要它了。”

九洛偷着撇嘴，暗暗思量：大不了帶它走。花果山與延壽司相比，簡直就是妖精的天堂。靈歌一定會喜歡。

靈歌彷彿猜到她心裏想什麼，瞟了她一眼，有氣無力告訴她：“我哪也不去。死也要死在延壽司。”

九洛看着它的七彩羽毛在陽光下熠熠生輝，微風撫過如流光溢彩般華美，恨不得一掌把它拍死在窗台上，拍成“不識好人心”的物種標本。

猴子，孫猴子，她更加想念他。

晚上，她夢到猴子被一塊大石頭砸中腦袋，血流得滿身都是，染紅了他那件齊天大聖的戰袍，格外觸目驚心。饒是這樣，他還把金箍棒耍得威風八面，護她在身後。

她在夢裡驚醒過來時，竟發現枕下一片濕涼。

這個夢不吉利。

她隱隱覺得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了。

傷勢恢復的差不多，她不再猶豫，決定回花果山找猴子。

床頭邊睡着靈歌，想起白天他那句“死也要死在延壽司”，九洛踟躕了片刻后，翻身下了床。

躡手躡腳剛走到門邊，床上靈歌的聲音在寂靜的房間突然響起。

“沒有我指路，天亮你也走不出延壽司。”

九洛愣了愣，抿嘴笑起來。

太陽神君上工前一息，九洛終於逃離了延壽司，朝第三重天飛去。

“你不是說“死也要死在那兒”？為何又跟我走？”

# 第031章 我能窺探別人內心的願望

靈歌在九洛肩頭打了個哈欠，懶洋洋的回道：“我只是送你出去。沒說不回來。”

九洛暗笑它嘴硬心軟，拽了拽它尾翼上的藍色羽毛提醒道：“坐好別掉下去。”靈歌不喜她揪自己身上的毛，金喙朝她白皙的脖頸戳去，癢的九洛一陣大笑。

“我要去的地方與你的身份不符，跟了我去，延壽司的人可能會更加更難接受你。你不怕？”

其實，在她要推門離開的那一刻，它不問去處就決定一起走，她內心裏是歡喜的。

爹娘死後，她覺得世上只有猴子和自己相依為命了。

現在又有了靈歌陪在身邊，九洛覺得心裏暖暖的，像陽光照在午後的窩棚頂上，一切恰到好處。

靈歌換了個姿勢：“為什麼要她們接受？我就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它把金喙插到翅膀底下，“我要補眠，不要打擾我。”

九洛調皮的摸了摸它毛茸茸的小腦袋，在它的抱怨不滿中飛快的向花果山行去。

路過一片茂密的樹林，九洛想起玄初，隱隱泛起愧疚之意。照顧自己這麼久，說走就走，實在有些欠妥。只好以後有機會再報答他。

她靈力有限，飛了兩個時辰才到花果山。

凌白帶她離開那日，山上屍橫遍野，四處狼藉。今日回來，花果山已經恢復了往昔的模樣，草木依舊蔥鬱，水簾洞的瀑布如銀河倒瀉，氣勢如昨。

九洛內心一陣激動，在這裏住了幾百年，這裏就是她的家。看到家裡一切完好如初，數日來的擔憂與惦念化成酸澀湧上心頭。

“猴子，我回來了。”

她飛奔了兩步，想入水簾洞，肩上的靈歌不知何時醒來，警覺道：“慢着，有古怪。”

九洛停下腳步：“什麼古怪？”

“感覺不對勁。這花果山上的小猴子呢？”

九洛扭頭瞪着肩頭已經站起來的靈歌驚詫問道：“你怎麼知道這是花果山？難道你是天兵天將的一員？”她立即搖頭否定自己的想法。靈歌靈力低微，怎麼會被派來剿妖。

靈歌垂下眼瞼，在她肩頭踱了兩步，不甚在意的輕描淡寫道：“我能窺探別人內心的願望，越強烈越能感受的到。”

九洛瞪大眼睛，恍然大悟的看着這隻七彩的鳥妖，一副你竟然偷看我洗澡的表情。

“瞪什麼瞪，又不是故意要去探聽的，是你願望太強烈而已。”

“那、那、那我以後想什麼，你豈不是都能知道？”太可怕了。完全沒有秘密能守。

靈歌揮揮翅膀，如君臨天下跳到她頭頂上：“放心吧，窺探別人內心想法是要消耗大量靈力的，我偶爾才能為之。”

寒了萬年的心，總會不自覺的對他人遞來的溫暖心存堤防。

它耗費所有靈力，只不過想知道她對它是真心還是假意。

九洛依舊不放心，把它從頭頂抓下來攥在手心裏，黒着臉看着它。

“別這樣看我，你後面有妖。”

九洛應聲回頭，卻見平日里服侍孫猴子的那隻白毛猴一臉歡喜的迎了出來。

“九姑姑回來了，大王在洞里與人飲酒呢，命我來接您，趕緊回吧。大王等急了。”

九洛瞬間把靈歌幹得壞事拋到腦後，掠過白毛猴向水簾洞飛去。

# 第032章 我要去救猴子

靈歌在她肩上急得跳腳：“別去，有危險。”

九洛知道有危險，所以才要去。

白毛猴從來不會笑，現在笑得這麼殷勤一定有古怪。

穿過瀑布接近洞口之際，九洛突然回身抓住緊跟身後的白毛猴，使勁把他扔進洞里。

一聲慘叫，洞口圍上幾個紅衣女子，白毛猴的臉也變成一張女子臉，腹部中劍倒在地上抽搐。

靈歌一眼看到為首之人：“月蝶！”它的爪子猛然使了些力道，竟抓的九洛肩頭一陣刺痛。

九洛摸摸它的頭，想要讓它別這麼緊張。她對着月蝶和何君子冷笑道：“竟是你們這群渣渣。嘖嘖嘖，翠竹林的竹子長好了？還敢出來惹事生非？”

“呸！”何君子啐道。見到九洛，她恨不得立即斬於劍下，輕蔑的冷哼道：“你的死期已到，還敢逞嘴上之能。馬上送你去地府。”

九洛嘴上滿不在乎，心裏隱隱有些着急，以她的靈力，打何君子一個也許能贏，打這麼多人，還有從仙月蝶，好像只能拚命了。

她掃視洞府，並無猴子身影，心中疑惑，以月蝶之力根本不是猴子的對手，難道他不在花果山？

還是月蝶一干人使了陰招把猴子害了。

她想起昨晚的夢，心中更加惴惴不安。

“月蝶，你們到底想干什麼？”

月蝶看到靈歌竟然和九洛在一起，心中暗道妙極。

兩個都是她不待見的妖精，正好一起殺了。

“祝九洛，想不到你竟然是花果山上的賊妖？真不知尊上為什麼要救你這種廢物回去。”

“奶奶個腿！你才是廢物。知道花果山是老子的地盤就給老子滾出去。小心我叫齊天大聖出來收了你們。”

自上了四重天，九洛一直覺得身體里似乎藏着另外一個魂魄，與自己截然不同。她能感覺到那個魂魄的心意，時時在影響着自己的言行。

而這樣的危急時刻，好像自己的魂魄佔了上風，又恢復了本性。

突然洞府內響起一片嘲笑之聲，月蝶譏諷的看着九洛：“你剛才說的齊天大聖可是那個弼馬溫？你讓他出來收了我們？哈哈哈哈說瘋話呢吧。他已經被如來佛祖壓在五行山下，你讓他來救你？你還不如想想怎麼去救他！”

洞內笑聲四起，九洛思量着她話中真假，越聽越惱，“你胡說。”手中結成蓮花法印打出去。

笑聲果然中止，法印被月蝶硬生生接住，又打了回來，九洛僥倖一一躲過。

靈歌在九洛身邊飛來飛去，用微弱的靈力幫她化解危機。

月蝶對九洛的襲擊不屑一顧，接着說道：“孫悟空要在五行山下受盡折磨，為他犯的錯贖罪。你呢就去地府重新投胎，乖乖贖你的罪。“你是沒機會穿着那身衣裳去五重天參加群仙宴了。

何君子手指一彈，洞府中一塊半人高的石筍碎裂，藏在後面的十幾個小猴妖被繩子捆在一起倒在地上，嘴裏全塞了東西發不聲來。

看到九洛，激動的想要站起來，一個個像看到救星一樣嘴裏嗚嗚的叫嚷着。

“祝九洛，這就是花果山最後的妖怪，今天我就送你們一起去見閻王。”

猴群一陣騷動。

九洛已經聽不到任何聲音，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猴子被壓在五行山下了。我要去救猴子。去救猴子。

# 第033章 難道消息有誤，祝九洛根本不是廢材？

隨着一聲震懾天地的嘶吼，懸挂在水簾洞口的千丈瀑布竟然有一息的停滯，像是有誰在那一息里凍結了時間。

靈歌震驚的注視着九洛漸漸赤紅的瞳孔，她周身源源不斷散發出來的危險氣息，如浪潮撲灘澎湃洶湧而出。

九洛身後的石桌石凳，連帶桌上的瓜果梨桃，在這股力量的催動下竟然全部騰空飛了起來，如有絲線牽連着懸在半空。

剛才還囂張的月蝶和何君子那幾個小仙眼睛瞪得如銅鈴大小，像看妖魔一樣露出畏懼的神色。

難道，消息有誤，祝九洛根本不是廢材？

只見九洛身體慢慢騰空，衣袂翻飛，兩隻掌心各騰起一朵烈焰紅蓮，映得她白皙的皮膚犹如瑰麗晚霞般夢幻迷人。

靈歌一時失神。

凌宵寶殿，玉皇大帝坐在大殿之上聆聽着太上老君關於近日魔界異動的奏報，殿內位列首位，眉頭微蹙神思遊走的凌白突覺心口一痛，臉色莫名蒼白。

他捂住胸口，仔細感受着這絲牽痛所在的方向。

恰在此時，千里眼急匆匆進殿，稟奏玉皇大帝花果山有魔光乍現，恐是孫悟空逃出五行山。

“不可能。有佛祖的壓帖封印，那孫猴子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出來。”太上老君顯然不信。

玉帝未語，下面的仙卿卻壓抑不住內心的惶恐竊竊私語，生怕孫悟空再打上殿來。

凌白出列，玉牌拱到胸前：“臣願去花果山一探究竟。”

眾仙卿皆連聲稱好。

孫悟空的厲害他們個個都嘗試過，絕不再想與之有什麼摩擦。最好此生不見。

玉帝見是天界戰尊凌白下界察看，雖覺得有些大材小用，但考慮到孫悟空的戰鬥力，遂頷首准奏。

散朝後，在眾仙飽含感激的目送下，凌白匆匆離開大殿向花果山而去。

剛出了南天門，身後有人叫住他。

“老白，是不是有那個小妖的下落了？”東海太子敖凡追了上來。

九洛是凌白托自己照看的，出事後他心中一直充滿愧疚，曾多次派人去尋她的下落，卻一點線索也沒有。

又派人去追查夢瑤的遺迹，同樣也是無果。

彷彿這兩個人憑空消失於三界。

剛才在殿上，凌白請命去花果山他就覺得有異樣，天界戰尊向來不關注這樣的小事。

而且，因為九洛受傷失蹤，最近一段時間凌白所有的精力全用來找尋她，怎麼突然對孫悟空有了興緻。

所以，他猜此事一定與祝九洛有關。

凌白見是敖凡，猶豫了一瞬，才道：“我去看看，也許有她的消息。”

東海一別，九洛又如沉沙消失於三界，他懊惱的幾乎夜不能寐。

本以為用之前的辦法追蹤她的氣息找到她，卻想不到怎麼也無法覓到。

就好像有個法力更勝自己一籌的人，故意施法把與她相關的一切封印，讓他無跡可尋。

他猜，這萬年來，他一直未能找到九洛，可能不是九洛只剩下兩魂一魄氣息微弱，而是有高人特意為之，才造成他與她離別萬年之久無法團聚。

而三界內，有這等能力之人屈指可數，他一一排除，卻只剩下那人。

可是那人於萬年前已經魂飛魄散，他再想不出是誰想要把九洛藏起來。

第034章 九洛睜開眼，看到一隻羽毛七彩斑斕的小鳥暴躁的對自己動粗

凌白拗不過敖凡的好意，兩襲白衣騰雲駕霧向花果山奔去。

隨着凌白心口的那縷痛楚消失，花果山一切歸於平靜。

凌白看着水簾洞里散落各處的桌椅、食物、碎裂的石筍、滲進泥土裡的血跡、沾在血跡上的猴毛，都在提醒着他們，這裏曾發生一陣惡戰。

可是，唯獨沒有屍體，沒有戰鬥的蹤影。

無聲嘆息，又晚了一步。

不知他又錯過了什麼。

敖凡突然捏了一片羽毛湊過來給凌白看。

“你可認得？”

凌白正兀自煩躁憋悶，哪有心情理他，揮了揮手，向洞內一片清水潭走去。

羽毛被他一扇，差點離手，敖凡趕快抓緊，又湊近仔細瞧了瞧，小心翼翼放進墟鼎里。

再看凌白，手中竟握着一隻白玉鐲子。

“降妖環？怎麼會在這兒？”敖凡拿過去確認，的確是東海太子府的寶物。

“祝九洛在這兒出現過。”他斷言。

之前調查事情經過時，太子府的仙婢們把祝九洛與夢瑤的戰鬥情景像說書一樣講了一遍。

凌白也猜到這是仙婢們所說的，那隻套住她又不知為何滑到她腳腕上“玉環”。

他點點頭，千里眼看到的所謂魔光很可能是九洛---不，是小瑤所為。

可是，她去了哪裡？

為什麼氣息全無？

九洛“哎喲”一聲，從床上跌落，只差一點點就砸到靈歌身上。

靈歌蹦跳着站在她身上，用翅膀呼扇着她的臉。

“快醒醒，醒醒。”

九洛慢慢睜開眼，看到一隻羽毛七彩斑斕的小鳥暴躁的對自己動粗。

愣怔了片刻，她才想起這隻小鳥是靈歌。

下一瞬，她呼吸一滯，滿腦子盤桓的都是猴子被如來佛祖封印在五行山下。

難怪她做那樣可怕的夢，一定是猴子託夢讓自己去救他。

“靈歌，我要去救猴子，你別跟着我。”

她從地上爬起來，發現自己身處一間有許多大窗子的屋子，到處纖塵不染。

剛才那一痛，是因為自己從床上摔了下來。

靈歌看着她，目光閃過複雜的情緒。

“你還記得要救猴子？”它問。

九洛揉揉屁股起身抖了抖衣裳，奇怪的看了靈歌一眼，問道：“我記得在花果山遇到月蝶她們伏擊我們，後來呢？我們怎麼逃出來的？”

靈歌撫額。

她果然都忘記了。

“我救的。”靈歌頭掩在翅膀下悶聲答道。

“不可能。你那點靈力自保就不錯了。”話出口，覺得有點傷它自尊，忙彌補錯誤：“她們那麼多人，我們兩個根本不是她們對手，你是怎麼把我救出來的？為什麼我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靈歌歪着頭打量九洛許久，確信她沒有說謊，心下釋然。

它抖抖翅膀：“我也不記得了。”

不記得就不記得。當下沒時間糾結她怎麼活着來到這裏，環視房間布局，推了推那扇比自己高一倍的殿門，紋絲不動。

“你知道這是哪裡？”一定是月蝶把自己關進這裏。

靈歌圍着房間飛了一圈，落到九洛肩上：“不知。這裡有結界，我們出不去。”

九洛不信，調動全身靈力向各處試探，果然全都被吸了進去。

# 第035章 猴子是我的家人，這種感情你不會懂。

九洛沮喪的靠在殿門上，身體慢慢滑下來，倚門坐在光滑冰冷的石玉地板上，怔怔出神。

靈歌瞧她眼神里空洞無光，飛過去落在她膝頭，金喙輕啄幾下，歪頭問道：“你很喜歡孫悟空？”

九洛垂下頭。

靈歌又去戳她的頭，揚聲道：“你竟然喜歡一隻猴子？”

“哎呀！”靈歌被九洛扒拉到地上，四仰八叉露出它粉白色毛茸茸的小肚子，它立即捂住。

九洛斜睨它一眼：“猴子是我的家人，這種感情你不會懂。”

不會懂嗎？

靈歌想起萬年來對它疼愛有加的司祿星君，哂然一笑。也許它真的不懂。

九洛環顧着偌大的房間，心裏竟比這房子還要空曠。

她突然有很多話想說。

“我自己就是個異類，所以見到猴子被花果山上的妖精排擠、孤立時，心想，這猴子只能跟着我了。看到他，就像看到當初的自己，在人間不被凡人接受，時時想要致我於死地一樣。”

“我從來沒有害過任何一個凡人，可是他們卻容不下我。”

“我只想在爹娘留下來的房子里過簡單的日子，假裝最愛我的人都不曾離開。可是，那些凡人卻說我和他們不一樣，是會害人的妖，非要讓道士收了我才放心。”

“其實，如果我想要害他們，輕輕動一下手指，他們就死光光了。”

“我就只想留在有爹娘氣息的地方，陪着他們，這一點願望都不能如願。”

“凡人說我是妖，必須殺。花果山上的妖精卻不認我是妖，都嫌棄我。猴子來了后，我才真正有了伴。”

“他搶到什麼好吃的，都會給我留着。有妖欺負我，他護着我。窩棚漏雨時，他可以為我撐一夜的椰樹恭弘=叶 恭弘擋雨，讓我睡個踏實覺。猴子有時像哥哥處處維護我，有時又像個調皮的孩子需要照顧。”

“後來，他佔山為王，小妖精們都尊稱我為九姑姑。”

“日子過得很快樂，有時甚至在心底感謝那些逼我離開的凡人。如果不是他們，我怎麼會認識猴子，怎麼會又有一個家。可是，我卻不安分，非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妖是仙還是魔我不想當異類。”

“猴子是為了我才被壓到山下的。”

“我怎能不管他？就是舍了我的命也一定要把他救出來。”九洛紅着眼突然站起來，嚇得在一旁聽得入神的靈歌渾身一激靈，彈跳開老遠。

她、她、她不是又要變了吧？

殿門無聲打開，玄初走了進來。

在靈歌的驚詫中，他徑直走到九洛跟前：“你就是死一萬次也救不出你想救的人。”

九洛看清楚來人，心中一松。

原來是玄初救了自己。

“你什麼都知道了？”她問。

玄初點頭。

“那你還帶我回來？不怕延壽司的人和你過不去？”

玄初笑笑，他有人撐腰怕什麼。

“你離開這兒就是為了找孫悟空？”

九洛：“是。”

然後又問道：“你怎麼知道我救不出他？”

“你認為你能破除如來的封印？”

玄初想讓九洛看清事實，可九洛根本不聽。

“不試試怎麼知道。”

玄初沉默了一瞬，“你不是想救他嗎？我帶你去五行山。”

第036章 孫猴子，我是九洛。你好好給老子活下去，等我來救你。

九洛與玄初、靈歌站在一座高聳接雲、崔巍險峻的大山前，望着煙霧繚繞的五座山峰，心中隱隱作痛。

“他就被壓在這座山下？”她的嗓音黯啞，似在刻意壓抑着痛苦。

玄初看了她一眼，嘆息道：“斯人即在眼前，去救吧。”

九洛知他所說全是賭氣之言。

如果真是這麼容易就救得出來，他才不肯帶自己來這裏。

不然，回到延壽司還不得脫層皮。

他只是想讓她死心。

靈歌在大山周圍盤桓了半圈回來告訴九洛：“此山方圓百里，妖近不得身。結界把這座山保護起來了。”

九洛祭出體內靈力，果然被無形法力彈了回來。

靈歌無奈：“只有凡人與仙才能進這座山。我們是妖，進不去的。”

九洛不聽，又不惜力的圍着整座大山試了一圈，最終悻悻的無功而返。

玄初與靈歌靜靜的看着她，明白此刻只有她自己想明白了才會死心。

任何人勸都無濟於事。

她突然轉過頭，目光如炬的瞪着玄初：“你是仙，你能帶我進去。”

玄初瞪了靈歌一眼，怪它多事。

“我只能自己進去。只有尊上才有那種本事帶着你進去。”

九洛眼底泛起波瀾。

玄初又道：“不過，我可以讓你看見他。”

九洛抓住他的胳膊，顫聲道：“真的？”

她第一次恨自己無用，恨自己是個廢材。

以前被人欺負時她都沒有這樣討厭自己。

可是，當她不能救自己想要保護的人時，才明白在這強者生存的三界內，像她這樣能力低微的小妖只能受人欺負，看人臉色，仰仗他人鼻息活着。

連與猴子見一面，都要求助於人。

她怎能不憎恨自己。

玄初抽回自己的胳膊，閉目施法，縈繞在山間的雲霧逐漸散去。

山腳下石匣之間，露出一隻猴頭，伸着手正在費力的夠不遠處樹上掉下來的一枚野果子。

九洛只覺眼前濕氣瀰漫，心口像是有人用錐子戳了一樣疼痛。

只見猴子依舊火眼金睛，眼露赤誠。頭上掛着雜草，指頭上都是淤泥。

下意識的九洛就朝着他沖了過去，跑了十幾步被結界擋住，摔在地上。

她站來，抹去臉上的淚珠。一次又一次。

沉寂片刻，九洛突然對着五行山嘶吼起來。

“孫猴子，我是九洛。你好好給老子活下去，等我來救你。”

“孫猴子，我是九洛。你好好給老子活下去，等我來救你。”

“孫猴子，我是九洛。你好好給老子活下去，等我來救你。”

一遍又一遍，喊到她聲嘶力竭都沒有聽到任何回應。只有山林中的飛鳥，不知何故突然向著廣袤的天空四散而去。

而孫猴子卻好像放棄了那枚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夠到的果子，獃獃的仰頭望着天空中那群自在翱翔的飛鳥，眼神中全是嚮往。

九洛咬緊牙關，雙手握拳，默默地凝視着他。

他那麼喜歡自由自在，肆意而為，而如今卻被壓在這座巍峨大山下，成為一個失去自由和尊嚴的囚徒。

為什麼？

為什麼？

僅僅他是妖，僅僅是他的能力不被玉帝掌控，神佛便要想盡辦法降伏於他？

正義何在？公理何在？

靈歌飛到她肩頭，小腦袋蹭着她的脖頸無聲安慰。

九洛低頭看它。

靈歌也是弱者，也是被月蝶那群所謂濟世救人、扶正祛邪的神仙欺壓的弱者。

憑什麼妖就要被仙瞧不起？

憑什麼三界要有高低貴賤之分？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九洛對着萬里蒼天怒吼着，好像要把所有的不惑與不滿質問出來。

# 第037章 祝九洛，以後有你受的。

玄初站在一旁看着近乎瘋狂的九洛，感受到一股令人驚懼的靈力想要突破，似要涅槃。

心下惶惶然，卻又說不清是什麼原因。

待九洛發泄夠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仰起頭問玄初：“我有資格入延壽司當差嗎？”

玄初面不改色，眼睛里卻閃過奇異的光。

“你想修仙？”

“我想救猴子。”

玄初，“！”

九洛站起來，直視着他：“有還是沒有？”

“你進延壽司就是為了救猴子？”

“是!”她回答的乾脆又篤定。

“那要從最底層做起，你肯干？”玄初想到尊上的囑託，故意咳嗽兩聲提醒她這事很嚴肅。

九洛目光堅定：“為了救猴子干什麼都願意!”

“等一等，祝九洛，從今天開始你再也不能提救猴子的事，知道嗎？”

“孫悟空之所以被壓在五行山下還不就是他與天庭為敵冒犯玉帝，你天天嚷着修仙就是為了救猴子，延壽司誰還敢收你？收你不是與天庭對着干？誰還敢給你資源助你成仙？”

“想清楚你為什麼要進延壽司再說。”玄初緊繃著臉，九洛還是第一次見他瞪圓了眼睛，沒有笑。

她垂首沉思：信了你的邪。

既然選擇這條路，就不能再任意而為、憑心處事。唯有忍耐。她爹說過，想要逮住偷雞的狐狸，就要有守在雞窩裡不怕臭不怕雞毛滿身的隱忍與耐力。

好。為了猴子，延壽司這個雞窩她祝九洛鑽定了。

心結打開，豁然開朗。

她望着玄初，神情鄭重的對他承諾：“我明白，進延壽司只是為了列入仙班。再不提猴子。”

靈歌開心的展翅在九洛與玄初頭頂盤旋：“好極好極。以後九洛就能陪着我了。”

她抬頭看天，指着那隻七彩的小鳥嗔罵：“天天嚷着比老子大一萬歲，卻比猴子還幼稚。”

靈歌飛撲下來，作勢要啄九洛。

九洛抱着頭躲避，目光卻望向孫悟空所在的方向，心裏沉甸甸的。

從此，這座大山不僅壓在他身上，更是壓在了九洛心頭。

延壽司有六宮一殿一庭。

六宮為第一天府宮，由司命星君執掌；第二天相宮，由司祿星君執掌；第三天梁宮，由延壽星君執掌；第四天同宮，由益算星君執掌；第五天樞宮，由度厄星君執掌；第六天機宮，由上生星君執掌。

六司星君奉天庭之命從屬元聖天尊專掌三界生存之事，因生事喜慶均着紅色官服。

一殿為玉清殿，為主掌延壽司的元聖天尊起居之所，天尊墨塵喜靜，平日沒有要事，無人敢去打擾。

一庭為內務庭，主要打理延壽司內部各種雜務，還有對外的各種迎來送往。

玄初就在內務庭當值。由於前任掌管內務庭的儒源星君因故惹惱玉帝被貶下凡間受罰，內務庭暫未有主事者。

一切事務暫由仙官上官君千負責。而他又是個愛酒如命不着調的主，所以內務庭里玄初說話還是有一些分量。

天庭的官職從大到小排：天尊、星君、仙官、仙使、從仙、從吏、仙婢和仙卒，共七個仙階。

玄初把延壽司的一些情況絮叨一路，直到進了內務庭，九洛抬頭看着牌匾上燙金的三個大字，問道：“我現在是仙婢？”

玄初咧開嘴，眯起眼笑了笑：“想得美，延壽司想進就能進？你現在還在考驗期，先從“從事吏”做起。”

“我去。”靈歌受不了打擊仰倒在九洛肩上，歪頭眼露悲憫瞧着她肉嘟嘟的耳垂。

祝九洛，以後有你受的。

# 第038章 你也可以立個功什麼的，升得快。

延壽司位於四重天的碧淵仙山半山腰，六宮一殿一庭以八卦之形毗鄰而建，玉清殿在乾位，六個天宮從天府宮到天機宮按坤、巽、兌、艮、震、離依次圍建。內務庭在坎位，與天府宮一左一右緊挨着玉清宮。

中間陰陽兩儀的位置是寬闊的廣場，供平日里舉行大型活動。

廣場周圍種了許多高大的紫荊藤，其間點綴一些奇形怪狀的山石，站在廣場放眼望去，四周皆是常年盛開着紫荊花，花香撲鼻，引來蝴蝶嬉戲。

九洛站在內務庭的後門向廣場方向看去，只能看到滿樹的紫荊花簇擁在一起，眼帘閉合間全是妖嬈紫色。

不知是誰的神來之筆，本來觸目可及的廣場，因這一排排的紫荊花樹，反而若隱若現起來，憑添了幾分玩味之意。而站在廣場上，延壽司的六宮一殿一庭皆隱在花中，可算是道美麗的屏障。

誰若要想看廣場上的景色，還要穿過玉石鋪的小徑，在紫荊花叢中徜徉一會兒方可見到。

九洛自當了這個“從事吏”，一直埋頭在內務庭里受玄初的剝削，從來沒去過廣場。

玄初囑咐過她，延壽司人事複雜，能不亂跑就別亂跑，好好待在內務庭當值最安全。

九洛倒是十分配合，每天起來后先打掃庭院，再去收拾正堂，吃過早飯去書閣整理萬年來內務府沒人整理的舊典籍和舊文書，歸檔成冊。

好在混凡間時，她娘教過她讀書，爹娘死後，她一個人無聊曾變化了容貌，頂着各種身份在皇宮裡晃蕩，多多少少長了些見識，肚子還是裝了些學問。

玄初見她把書閣打理的井井有條，很疑惑好端端一個姑娘家為什麼之前的行為舉止如此粗魯。

九洛告訴他，那是她懶得遵規守矩，假模假式，太累。

玄初沉默，嘆她為了孫悟空倒是連性子也改了。

日子過得單調、枯燥卻也安寧。

如果沒有心裏的那座山壓着，她覺得這樣過一生也挺好。

清早和靈歌在院子里散散步，晚上當值后躺在床上數“正”字。

玄初說，一百天後才能決定要不要正式留下她，升為仙婢。

她問為什麼要這麼久？

玄初說，你也可以立個功什麼的，升得快。

九洛問曾不棄怎麼才能立功。

曾不棄是內務庭的仙卒，來延壽司快兩萬年了。

只因他是凡人飛升的小仙，在這裏頗不受待見，就算做得再好也難獲得資源，所以這麼久了，還只是個最底層的小小仙卒。

曾不棄憂心重重的告訴九洛，立功的機會比資源還少得可憐，還是斷了這個念想吧。

靈歌對於九洛有事問曾不棄而不問自己十分生氣，晚上既沒陪她一起吃飯，也沒陪她練功。一個人掛在院子里的桂花樹上，數星星。

九洛端了碗出來，故意吃得很大聲。

“今天的廚子心情好，做出的菜味道一流，比蟠桃園的仙桃還要好吃。”

靈歌哼了一聲，轉了個身，背對着她不肯看，“說得好像你吃過一樣。”

九洛把碗敲了敲，回想着當時那隻幾乎狼吞虎咽吃下去的蟠桃，嘚瑟道：“當然吃過。”

靈歌扭過頭看九洛的眼睛，想看出真假。

她也看着它，眼如桃花，似笑非笑，如霧如煙，在夜晚的星辰下，如明凈秋水，波光瀲灧。靈歌又把頭扭過去。

淡淡說道：“我也吃過，可吃了仙桃又能如何，我們不一樣還是廢材。”

九洛皺起眉。它突然飛過來，重又看着九洛，興奮道：“我雖然不行，你也許有辦法晉陞仙級。我幫你。”

# 第039章 猴子給她的葫蘆里就有三顆這樣的仙丹......

月宮的一輪明月，閑散的掛在天上一角，散發著清冷的光。

延壽司籠罩在月光下，讓人瞧了格外的朦朧虛幻。

玉清殿的海棠樹長勢越發挺拔，巨大的樹冠上立着一個玄衣男子，面如冷玉，黑髮如墨，一雙瞳眸比這月色明麗，更比這月色還要清冷上幾分。

夜風拂過，衣角與髮絲撩得飛起，好像隨時都會乘風而去。若是有誰看到，定會被他的仙人之姿迷惑了心神。

突然，黒色頎長的身影騰空而起，緩緩落在內務庭的飛檐上。

視線停留在一扇亮着燈的窗戶上。

水晶的琉璃窗上映着一個少女與一隻小鳥的身影。

小鳥在桌上蹦來蹦去，顯得情緒很激昂，而少女雙手托腮，靜靜的望着小鳥，時而會抿嘴笑一下，時而興奮的跳開去，在屋子里打轉。

男子注視着她，像是在欣賞一副畫。

漸漸，他勾起了唇，嘴角邊一個梨花酒窩浮上俏顏。

內務庭另一扇窗戶下，玄初躲在黒暗中偷偷的打量着檐上的身影，神色複雜。

猛然，那道身影投來一束犀利如刀的目光，嚇得玄初立即矮下身子溜回床上，蓋好被子拍拍胸口安慰自己：知道越多死得越快。不該看的不看。睡覺睡覺。

靈歌把自己一萬年來的修練心得揀重點的對九洛說了一遍，九洛聽得一知半解，倒是對它吃過的那些玉髓、仙丹之類的頗感興趣。

“你說為什麼用了這麼多資源，你還是沒進展？是不是你不適合修仙？”

九洛好奇的問出口，發現自己又說錯話，歉疚的對靈歌呲了呲牙，伸出手掌讓靈歌懲罰。

靈歌卻並不介意。撇撇嘴，沉吟片刻才道：“可是，我不信命。我不想做妖。此生唯一願望就想成仙。即使這條路是錯的，我也要走下去。”

九洛望着它眼睛里透出來的無比堅定，心下動容，想要說些什麼，還是沒有說出口。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堅持。

就好像她要救猴子一樣，明知希望微乎其微，她也要試上一試，哪怕是粉身碎骨也無怨無悔。

每一份堅持都值得尊重，做為朋友只需默默地支持、鼓勵，而不是打擊與質疑。

她笑了笑，眼神里閃着狡黠的光芒：“我也不信命。我喜歡當一隻小妖，沒什麼不好。但是”

“但是當命運捉弄你時，你要學會反抗。”靈歌接過去道。

九洛與它相視一笑，畢竟活了上萬年，這傢伙思想還挺深邃的。

爹娘臨終前曾勸她，天命不可違。可是，天命是什麼？就是這不公平的三界法則嗎？這樣的天命她不得不違。

靈歌見她不說話，忙換了話題：“其實，那些資源對我還是有用的。只不過第二天就像吃進肚子里的飯，全都消化出去，一點靈力都沒能留住。”

九洛摸摸它的頭，無聲安慰。

突然一個念頭閃過，她看看窗外的月夜，壓低聲音問道：“那太上老君的仙丹你可吃過？”

“有幸得了半顆。”它眨巴着圓眼睛一臉回味。

“才半顆？”九洛鄙夷。

“半顆已經是大造化了。若不是星君待我如子，此生未必能有緣得見。太上老君的仙丹吃了后可得金剛不壞之身。仙家必爭之物。如若不是因為我得了這份資源，延壽司一眾仙家也不會恨我入骨可惜，我吃了也無用。”

它聲音低沉下來，而女洛心裏卻砰砰呯跳的厲害。

猴子給她的葫蘆里就有三顆這樣的仙丹

# 第040章 你要是把事耽誤了，百天的考驗期再加上十天

“你說猴子在五行山下吃鐵丸喝銅水真能保命？”

靈歌見九洛依舊牽挂孫悟空，安慰道：“如來賜的，當然沒問題。聽說他在天庭偷吃了太上老君仙丹，已經有金鋼不壞之身，真的死不了。”

靈歌平日里話很少，不知為何遇到九九洛后，天天有說不完的話，反而成了話癆。

九洛不言，點了點頭。

猴子可沒說他在天庭吃了仙丹。拿他的自由換來的東西，她要好好保存，給他留着。等她得了仙身就能進結界，到時候把仙丹交給猴子，說不定他就能衝破壓貼，逃出來。

九洛忍不住開心的笑，笑容投影在琉璃窗上，窗外的人見了，竟一陣悵然。

日子趕着腳步，飛梭而逝。

九洛的靈力在靈歌的指點下，稍稍有了點進步。

至少她知道自己修的是火靈，經常不小心把書閣的經卷點着了。幸好有靈歌和曾不棄幫她善後，否則不知要闖出什麼大禍來。

五月初五，玄初一早上就來敲門。

九洛昨夜練功到凌晨，剛剛睡下就被砸醒，揉着惺忪睡眼開門。

“仙使人大有何吩咐。”她打了一個哈欠，伸着懶腰把玄初放進來。

玄初抱了一卷書信遞給她：“洗漱一下，趕緊把這些天庭發來的要件送到天樞宮度厄星君那兒。直接交給守門的小仙卒就行。”

九洛接過東西，疑惑問道：“不是不讓我出內務庭嗎？”

玄初正氣道：“你不去難道要我去？”

度厄星君呀。可不是別人呀。

能不去就不去。

“那還有曾不棄呢？”

她其實很想再回床上賴一會兒。

“他有他的事。你要是把事耽誤了，百天的考驗期再加上十天。”

九洛聽到這句話立即清醒過來，剩下的那點睡意全都被嚇跑了。

她立即放下東西，匆匆洗了把臉，用桃花水漱漱口，抱起書信飛跑着去執行任務。

玄初在後面囑咐道：“直接從後門繞過去就行，別耽誤事。”

九洛答應着跑遠了。

她還是第一次來后廣場，好奇的沿着玉石小徑穿梭在紫荊樹林里，繞來繞去像入了迷宮。

早上的空氣里瀰漫著露水的清香，她深呼吸，慢慢享受着天地的精華，感受體內靈力一陣歡快的流動。

“哎，後天就是五重天的群仙宴了，你們說這次司命星君會帶誰去參加盛宴？”

“還用猜嗎，當然是月蝶了。近百年來她表現的最出眾，幾位星君都格外喜歡她。”

“鳳雅，你消息太滯后了。月蝶前些日子毀了天相宮的翠竹，正面壁思過呢。怎麼會帶她去？”

“是啊，鳳雅，你去凡間辦差幾日，我們司里可發生了幾件大事。”

“什麼大事，好姐姐，快說與我聽聽。”

九洛聽到這樣的對話，連忙躲到一塊大山石後面。

她並不想偷聽別人八卦，可是，她想表明自己的存在時，對方已經把秘密吐露了一二，此時她再出去，定會惹得這幾個小仙婢不快。

自從打算留在延壽司，她謹記玄初的叮囑，盡量不與其他仙子接觸，避免惹禍上身。

可是，她想躲，禍事偏偏撞過來。

其實，她們說的什麼她根本沒認真聽，她只記住了一句話：司命星君要去群仙宴。

信了你的邪。

如果玄初說要帶她去五重天長長見識是真的，那麼，不就代表她可以見到司命星君了嗎？

九洛內心一陣激動，恨不得這幾個嘰嘰喳喳的小仙婢快點離開，她好快點送信，送完信快點去見玄初。

她要問問他，他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本章說：37章，北島妖 38章風雨中的歌聲。另求推薦票，求收藏，求書評，求加書單。我也是心累，為啥總是這麼多要求呢。。。。

# 第041章 九洛不爭氣的......淪陷

九洛兀自想着美事，突然林中傳來簌簌之聲。

似有人故意搖了紫荊樹的枝幹，搖落了一樹的紫荊花。

這個動靜不小，幾個小仙婢立即停止了八卦。

“噓。有人在林子里。”

“是誰在後面？”有人嚷了一聲。

九洛翻了個白眼，她也想知道是誰這麼無德，偷聽也不老實。

“我們去看看。”叫鳳雅的那個小仙帶頭向叢林深處走來。

九洛一陣無奈。

看來今天註定過得不太平。

她站起身正要從山石後面出來，突然一道玄色身影從天而降，不由分說把她攬入懷中。

九洛聞到一股紫荊花的幽香，皺眉想推開他，這人卻原地轉了圈把她整個人壓在山石上。

經過一夜的浸漬，本就冰冷的石頭涼意更甚。九洛背脊貼在上面瞬間感受到寒氣似要侵入體內，很不舒服，只有被他手臂圈住的腰部被暖意隔離開。

渣渣。

九洛心中咒罵。

除了娘還沒人敢這樣抱她。

她不想說話引來仙婢看到這一幕而誤會，手在身下結了個蓮花印想近距離攻擊對方，可那人不知用了什麼法術，令她瞬間動彈不得。

窸碎的腳步聲漸近，九洛惱怒此人無禮又怕被人瞧見這樣摟抱在一起徒惹是非，心內想要掙脫對方束縛，卻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

九洛着急卻沒有任何脫困的辦法，一顆心撲通撲通跳得毫無章法，額頭沁出細密的汗珠。

四個小仙婢從花叢中繞過來，往九洛這裏掃了一眼，沒做停留又朝前面找去。

九洛詫異的瞪大眼睛，想了一瞬才明白過來一定是眼前之人施了障眼法。

可見此人法術定是高出自己不知多少倍。

小仙婢嘰嘰喳喳的從另一條小徑離開，九洛暗自長舒口氣，只覺身體一暖，手指能動了。

“渣渣，老子信了”她仰着頭，後面的話卻怎麼也說不出口，獃獃的注視着與她一拳之隔的男子，全然忘記了自己還在他的懷裡。

活了三百多年的祝九洛，第一次因一個男子看了自己一眼，而無法自拔的丟了魂魄。

他那雙清冷的鳳眸里，彷彿生長着一條通向幽冥的小徑，只看一眼，她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神，沿着那條小徑一步步往裡探尋，好似那裡有她想要的東西。

神思迷失之際，天上下起了花瓣雨。

先前被那人搖落的紫荊花竟然現在才簌簌落下，如飛舞的紫色蝴蝶縈繞在她周身，漫天紫瓣，落在兩人頭頂、肩膀，睫毛上迤邐壯觀、繽紛絢爛。

而眼前的男子淺淡勾唇，嘴角竟牽出一個魅惑眾生的梨花酒窩，九洛不爭氣的淪陷。

後來，當她憶起這一幕，除了漫天的紫瓣，就是那個盛滿魅惑的梨花酒窩，每每都折磨的心痛不已。

“公子貴姓？有緣遇上，不如”以前在凡間逛茶樓看才子遇佳人的大戲，那些翩翩公子搭訕的台詞好像皆是這麼一句，她想也未想就脫口而出。不如不如後面該幹些什麼，卻完全想不起來了。

男子凝視着她的目光湧出洶湧波濤，一息之間又被與生俱來的那股清冷遮蓋住，深邃而無波。

他鬆開手，緩緩開口：“九洛仙子，你踩到在下的腳了。”

九洛：“！”

# 第042章 是三千佛殿還是三千須彌？

九洛退開兩步，腦袋裡轉了好幾個彎，終於知道自己要說些什麼。

“你怎麼知道我叫九洛？”

男子挑眉：“我也在這裏當差。”言下之意他當然知道延壽司里的風吹草動。

九洛思索了一下，覺得自己這種身份來延壽司定是惹了很多人的關注，知道自己的名字也不算奇怪，旋即點點頭，嫣然一笑，打聽道：“那你是哪個宮裡的？叫什麼名字？”

男子未答，卻向她伸出手，九洛眼見他修長的手指擦過臉頰停留在她耳後，頓時覺得臉如火燒，連躲都忘記了。

“三千。”男子從她鬢間摘下一朵紫荊花，拿在手中把玩，“你可以叫我三千。”

“三千？”九洛詫異，目光緊盯着他的指尖，眯起眼，笑問：“是三千佛殿還是三千須彌？“

男子看着她：“是三千弱水。”

不知為何，九洛心神猝然恍惚，好似從哪裡聽過這樣的回答。

口中喃喃念道：“三千，弱水三千。”竟忘記繼續追問他是哪個宮裡當差的仙人。

男子眼帘垂下，指了指她腳邊那摞文書，九洛驚醒過來，哎呀一聲，抱起剛才被她扔到地上的文書向天樞宮方向跑去。邊跑邊回頭看，三千卻已經無蹤。

九洛送完文書回來時，特意在紫荊林里轉了半天，哪裡還有三千的影子。

直到靈歌飛來找她，她才出了紫荊林回內務庭。

她向靈歌打聽延壽司有沒有一個叫三千的仙人，靈歌想都沒想就乾脆的告訴她沒有。九洛又去問曾不棄，曾不棄倒是想了一會兒，搖搖頭。

難道見鬼了？

延壽司大大小小有九百九十九位仙家，九洛覺得靈歌和曾不棄不知道很正常。

玄初是仙使地位比他兩個高很多，也許會知道誰是三千。

她去找玄初，見了面如何也問不出口，便改了口問道：”五重天的群仙宴我真的可以去嗎？“

玄初正在院子里的搖椅上一邊晃來晃去一邊啜着香茗，想不到她竟問這個，頓了頓才道：“雲紋縐紗袍都給你了，你不去誰去。”

九洛想起那天在竹林月蝶看她的眼神，現在才想明白是何含義。

早知這縐紗袍來頭這麼大，她就不穿着亂跑了，那天在花果山尋猴子回來后，衣服就不見了，換成了現在身上這身紅不紅紫不紫的衣裙。

“可是那件紗袍不見了。”她自知是自己的錯，說話都沒了底氣。

玄初停止搖擺，看了她一眼：”我拿去讓人修補去了。明天送回。”

九洛不解：“那件衣服我穿的仔細，沒有壞的地方。”

玄初隨手拿過一把蒲扇蓋在臉上，支支吾吾道：“破了一個小洞。也不礙事。嗯，去五重天不能給延壽司丟臉，當然要修補好。”

九洛盯着那把玄初用來擋臉的蒲扇，仔細回想着到底什麼時候把衣裳弄了個洞。想到花果山時，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那天回去找猴子的細節，腦袋也無緣無故的疼起來。

好在她一向心大，想不起來索性便不在糾結這些。一心期盼着五月初七快點到來，她有機會與司命星君一起去五重天，定要好好求求他，幫猴子改下命簿，讓他少受些苦難。

玄初又叮囑了她一遍五重天的禁忌，以及她要做的事，突然嘆了口氣。

九洛問他：“好端端的這是怎麼了？”

玄初又嘆了一口氣：“內務庭的太平日子馬上到頭了。”

“為什麼？”

“上頭派來一位仙官，代上官君千打理內務庭大小事。以後，你要給我更加小心幹活。他比我官職大，捅出簍子我可再也保不了你了。”

九洛撇撇嘴，心下不服：我什麼時候給你捅過簍子。

# 第043章 關鍵是妖魔要有一顆佛心（第一更）

九洛認為只要她按規矩做事，不管誰來管理內務庭都無所謂。所以玄初的擔心她並未放在心上。嗯嗯啊啊的應着，站在搖椅旁邊磨磨唧唧想問關於三千的事，好不容易鼓足勇氣準備開口，蒲扇下卻傳來玄初的呼嚕聲。

九洛四下瞧了瞧無人，悄悄捏了個訣，憑空掉下來一隻鳥蛋，只差一寸砸到蒲扇上，鳥蛋突然停下來，懸在蒲扇上方。

玄初拿開扇子，瞪了九洛一眼，抓過鳥蛋塞到九洛手中嗔道：“小把戲還敢在我面前顯擺。”

他伸出食指點了點九洛，頗有些嫌棄她不爭氣：“你呀你呀，這蒲扇看着破舊可是道濟和尚贈予我的，弄壞了小心挨扇。”

九洛一時頑皮，只不想他睡覺，見人醒了，安分的低頭認錯，奪過蒲扇幫他打扇，玄初滿意咧開大嘴笑出聲：“說，有什麼事求我。”

臭丫頭平日里不見人影，今天主動跑過來找他，准沒好事。

九洛被他猜中心思，嘿嘿笑了幾聲，終於還是提起在紫荊林遇到三千的事。只不過把抱她那一段隱去了。

“我覺得這人很奇怪，靈歌與曾不棄都說沒有此人。我擔心別是哪裡混進來的妖魔。”說完，她便低下了頭，扇子扇得呼呼有力。

他可不是妖魔嗎？只看一眼就覺得扎進心裏。以前在花果山就聽桃花妖說起萬年前的魔君夜殤最擅長給人施魔心咒，莫不是這人也會這種咒術，害得自己竟然寢食難安。

玄初奪過扇子收進了虛域。又看了九洛一眼。扇！讓你再扇！不把扇子扇壞了也把我扇壞了。

“三千長得什麼模樣，你形容給我看看。”他心下也有些好奇。

延壽司有妖魔不稀奇，九洛與靈歌不就是妖么？關鍵是妖魔要有一顆佛心，自然就可在延壽司長久的待下去。

三千這個名字雖未聽過，說不定是哪個來此辦事的小仙也說不定。

九洛把那人樣子繪聲繪色講了一遍，尤其是那雙清冷的眸子，重點描述了再描述。

玄初坐直了身體，問：“可是目光冷得讓人發寒？微微一笑時右邊有個酒窩？”

九洛高興的道：“你認識？三千就是和別人不一樣，只有一個酒窩。他是哪個宮的？”她滿眼期待。

內務庭就幾個人，她都認識。玉清宮平日只有尊上在，雖然沒見過尊上，但她聽玄初總叫他老人家，猜測尊上定是個長着花白鬍子的老者，所以只剩下那六個宮。卻不知三千會在哪個宮裡當差。

玄初面色沉浮了幾個來回，最後堅定的搖頭：“不認識。”

認識嗎？

認識也只能說不認識。

九洛如花笑顏頓時像霜打的茄子蔫下來。

“不認識你怎麼知道他長了個酒窩？”九洛直勾勾瞪着玄初的眼睛，想要辨出他說的話是真是假。

玄初揮手打個哈氣，送客。

九洛覺得有古怪，卻也知玄初不想說就問不出什麼，悻悻的回了自己的院子。

第二日，九洛還在夢中，就被急促的砸門聲吵醒。

信了你的邪。

連着两天不讓人睡個好覺。

不知玄初大人又搞什麼鬼。

九洛拖着步伐去開門，門外的人卻已經等的不耐煩，敲的更加急躁。

九洛覺得這敲門聲不對勁，忙推開了門，頓時傻眼。

# 第044章 遲到三次月底考課不予通過（第二更）

多日未見的何君子站在門外，看到九洛時竟還擠出一絲笑。

九洛覺得她不笑比笑好看。

九洛一點也不喜歡她這種欺軟怕硬的人，尤其是花果山她與月蝶伏擊自己與靈歌一事後，九洛更覺得她卑鄙。

雖然很多細節想不起，但對她的感覺說不出的厭惡，九洛也毫不掩飾自己的態度。

她語氣強硬的問道：“什麼事？“

何君子那絲例行公事的笑容褪去，說道：“仙官召集內務庭在大殿集合，提醒你一句最好別晚了。”

何君子說完轉身離開。

不知為何，自花果山莫名其妙的回來后，她就對祝九洛這個人心生懼怕。沒有任何來由。

九洛看着她離開的背影，半晌才從一種無法言說的情緒中掙脫出來。

簡單盥洗后，喊了後院里練功的靈歌去大殿。

路過曾不棄的院子時，發現他不在，估計已經去大殿了。

靈歌一路上都在猜測是誰來掌管內務庭，數出好幾個名字，又一一推翻，九洛搖頭笑它。

“你緊張個什麼勁，你又不當差，我都不怕，你擔心什麼。”

靈歌不屑的翻了個白眼給她：“蠢女人，你初來乍到就遇到玄初仙使這般好說話的，當然不知道這其中的厲害。你不是在凡間的皇宮裡混過嗎，那裡有多虛偽腌臟、爾虞我詐，這裏就有幾分。而且只多不少。”

“你要是不學聰明點，早晚變成渣子。”

九洛瞧它一本正經的樣子覺得好笑，學着它的語氣道：“渣渣？”

“是渣子。吃的連骨頭都不剩。笨蛋。”

九洛四處遊玩時，凡間皇宮、朝廷內的爭鬥她也是見識過的。她覺得即是神仙，便已經是修了仙法、得了道，應該褪去了慾望，清心寡慾才對。

她爹說過，一切禍事皆因欲求不滿。沒有慾望的神仙，怎麼會像凡間官場那般蠅營狗苟、烏煙瘴氣。

她對靈歌的提醒不以為意，覺得它是擔心則亂。

剛邁進大殿，九洛便被殿內的陣勢嚇了一跳。

往日空空蕩蕩的軒正殿里此時站了二三十人，個個凝神屏氣，安靜有序的等待着什麼。

九洛瞧見曾不棄打了個手勢給她，她趕緊放輕腳步走了過去。

往日大殿正中一直空着的朝雲椅上，坐了一個紅袍白髮男子，臉色發青，不苟言笑，目光犀利。

九洛剛剛站定，就聽他低沉的聲音說道：“石三刀，你給來晚的人講一下我的規矩。”

“是，仙官。”有仙家出列，恭敬的對殿首上座之人行了禮，然後側過身對下首一眾小仙們朗聲說道：“從今日起，內務庭大小事務均由仙官顧風岩執掌。”

“因內務庭前星君觸犯天條被貶下凡間而仙官上官君千身體欠佳，造成內務庭公事混亂，屢屢出錯，給延壽司對內對外事務造成諸多不便，所以，按上峰的意思委派顧仙官下來整頓這裏。這次隨仙官一起來內務庭的共有二十二位仙家，今天對接后，希望新人舊人一起努力把內務庭的事務做到至臻。”

顧風岩微微頷首，石三刀繼續說道：“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打今天起，卯時點卯聽訓，凡是遲到者全部按延壽司條例受罰。遲到三次月底考課不予通過。”

然後，他停頓了一下，目光看向九洛。

九洛的心咯噔一下，不會拿她開刀吧？

卻聽石三刀輕咳嗽一聲：“祝九洛出來領罰。”

# 第045章 之所以能如此逍遙自在，不外乎四個字（第三更）

“石仙使，不知九洛犯了何錯？”站在前排的玄初當然要護着自己的人。即便你顧風岩新官上任三把火，可這也燒得太沒有道理了。

九洛本想也這麼問一句，見玄初替自己出頭，她心中一暖，站着未動，想聽下文。

顧風岩坐在朝雲椅上面無表情，一言不發。石三刀呵呵一笑看着玄初：“玄仙使雖然一直主持內務庭的政務，但是現在是顧仙官說了算，新人不懂規矩也就算了，您這也是不是有點不給顧仙官面子？”

石三刀不回答玄初的問題，卻搬出了大自己一級的顧風岩，明擺着想以大壓小。如果他堅持護着九洛，就是不給顧風岩的面子，當著內務庭所有人的面和上峰過不去。

如果他退卻，九洛不知會受什麼懲罰，成為第一把火的犧牲物。

他早就料到顧風岩來到內務庭第一件事就是打壓舊人，樹立自己的威信。

他以為，顧風岩會衝著自己來，沒想到卻把矛頭指向了九洛這個丫頭。

如果是衝著他來的，他都可以忍。

守在延壽司這麼久，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之所以能如此逍遙自在，不外乎四個字：無欲則剛。

他不怕別人故意刁難，也不怕刻意打壓。

可是，他們對九洛下手，他就有些無處使力。

玄初正尋思怎樣做才能即不傷和氣，也不讓九洛吃虧，九洛卻站了出來：“玄初大人，既然石仙使要罰我，那由我來問問仙使我所犯何錯。”

玄初朝她看過來，她幾不可察的眨了下眼，意思讓他不要管。

九洛不想牽連他人，何況還沒說所犯何錯，她憑什麼要怕。

石三刀打量了九洛一眼，顧風岩犀利的眼神也投來一瞥，九洛感受到周身全是打量自己的眼神，有幸災樂禍的，有同情的，有好奇的。

靈歌站在她肩上耳語道：“這個顧風岩是延壽司里最不好說話的人，與月蝶交好，估計他們是有備而來。你要小心點。”

九洛不動聲色，回瞪石三刀，眼波流轉的全是刀鋒。

“問得好，祝九洛，剛才進來時知道大家都在等誰？”石三刀向她這邊走了兩步，質問的聲音格外洪亮。

九洛猛然想起何君子找她時說的那句話：提醒你一句最好別晚了。

可是她並沒有耽擱太久，快速的洗漱后便出了門。

哦，她還去了後院帶上靈歌，順便去曾不棄那兒轉了一圈。

可能耽擱了時間，難怪進殿時，空氣似乎凝滯，原來所有人都在等她。

“在等我？”她恍然大悟。

“當然在等你。”

“好，要怎麼罰你說，我認。“

九洛回答的痛快，倒讓石三刀微微一愣。

他以為祝九洛會耍個無賴狡辯幾句，實在沒想到她會認。

玄初瞪着她，這個傻丫頭，這能隨便認的嗎？遲到也會事出有因吧。

相處一段時日下來，九洛性子雖然大大咧咧，干起活來卻是非常認真。

昨天他已經囑咐她要打起精神對待以後的日子，她不可能傻到要跟新上峰對着干。

她的考察期未過，為了猴子她也會忍。

所以，很可能是着了別人的道。

# 第046章 “我是不是來晚了？”(第一更）

玄初此時再強出頭，就真是跟顧風岩對着幹了。

他只得按捺住不滿，聽聽石三刀要罰九洛做什麼。

靈歌生氣的在九洛耳邊罵了句蠢，無奈九洛性格光明磊落，遲到是她不對，她認為挨罰沒有錯。

所以並不理會靈歌教它的託詞。

石三刀目光一一掃過內務庭的玄初、曾不棄，心中不屑卻並未表現出來，對九洛繼續說道：“今天是我們內務庭第一次立規矩，九洛姑娘初來乍到不知規矩也不是不可以寬宥，但我們不能拿規矩當兒戲，今天這事免了祝九洛的罰，明兒就有人求着我饒恕你、你或你。”

他在人群中指了一通，曾不棄趕緊低下頭，盡量縮着身體，減少存在感。

九洛目光始終未有閃躲直視着他。

石三刀清咳一聲，何君子立即上前遞給他一塊令牌。眾人見了皆是一驚。

他接過，道：“進山令。現在命你去碧淵仙山挖十棵仙參回來。”

殿內立即傳來抽氣聲。

“十棵？一棵都不好挖，要十棵？”

“這不得死在山上？”

有不少人投以九洛同情的目光。

靈歌的小爪子緊張的要抓進九洛的皮膚里。

九洛看大家表情知這懲罰自是不輕，可也未再推託，上前要去接令牌。

“慢着。”玄初攔在她面前，怒視着石三刀，“這懲罰未免重了點。碧淵仙山可是她這等微末法力者可以去的？何況”何況她還是妖，守山的山獸嗅到她的氣息還不全部都湧出來撕爛了她。

“何況什麼？”沉默良久的顧風岩開口問道。

玄初擔心九洛不知輕重硬接了令牌，直接把理由陳述了一遍。眾人在底下竊竊私語，交流着上一次被罰的仙人差點丟了元神的八卦，零零落落傳進九洛耳朵里。

她內心裏才開始忐忑不安。

看來，這些人是想來要她命的。

顧風岩聽完理由，撩起眼皮，極不耐煩的掃了下大殿上眾仙，下面立即安靜。

“你也知她是妖，妖想入延壽司要經過多少條考核，玄初仙使不是不知道吧？她來了延壽司輕輕鬆松進了內務庭就想要修仙，這往後是不是隨便什麼妖來我們延壽司都能留下來了？”

“她不是隨便留下來的。有百天的考察期，內務庭並未壞了規矩。再說，她留下來也不是小仙能做主的。自是尊上的意思。”

事到如今，他只能效仿石三刀搬出延壽司最大的神仙來壓一壓這幫人。

顧風岩看着玄初，臉色更加鐵青。

內務庭第一天立規矩就受到阻礙，他以後如何管理？

“尊上留下她是給她修仙的機會，並未說她可以不守規矩。既然想在延壽司當差，就要按規矩辦事，不然今天她遲到明天你遲到，這內務庭的公務還要不要辦？玄初仙使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他這句話明着是說九洛，實則是說給玄初聽，讓他要守規矩。

浸染仙庭這麼久，他的玄外之音玄初自是明白。

可是，九洛若真是去了碧淵仙山，只怕是死路一條，有去無回。

“仙官說的是，九洛一直是小仙在調教，出了錯有我的責任，我願代她入山。”

“不可。”

“那我陪她一起去。”

“不可。”

“那你要怎樣？”玄初忍無可忍。

石三刀怒道：“玄初，你這是跟上峰說話的態度嗎？”

顧風岩冷笑一聲：“只怕玄初仙使是不想我來內務庭吧？”

他還真說對了。

玄初當初就是看中這裡是非少，才請命調來內務庭。

如今馬上就要風起雲涌，還真不適合他這樣的性子留下來。

玄初正要開口，大殿外突然飛進一人，直接落在玄初旁邊。

“我是不是來晚了？”

# 第047章 你一定有心事（第二更）

濃重的酒氣撲鼻而來。玄初眼睛一亮，拱手行禮：“君千仙官。”你可來了。

顧風岩雖是上峰所派的仙官，但上官君千也是仙官，兩人本就平級。玄初雖然一直打理內務庭事務，卻終是仙使一職，在顧風岩面前終是矮了一級。

可是，上官君千不一樣。

顧風岩也想到這一點，眉頭不由皺起。

他掃了一眼石三刀。不是讓你別驚動他，怎麼一向不理事務愛睡懶覺的上官君千竟然早早從床上爬起來了？

上官君千點點頭，拍拍玄初的肩。

玄初只覺得有股仙力直入胸肺，心神一顫。

上官君千懶洋洋的瞟了一眼朝雲椅上的顧風岩，伸了個懶腰，徑直走到他面前嘻嘻笑了笑：“讓一讓。”

顧風岩抬頭瞪他，他反而疑惑的道：“顧兄弟，別這麼小氣，椅子這麼寬，我們擠擠一起坐。”

他說完也不管顧風岩願不願挪動，自顧自的一屁股坐了下去。

顧風岩怕他真就坐在自己身上，趕忙向旁邊挪了挪。

濃重的酒氣令他十分不快，他捏個訣把上官君千身上的酒味隔離在屏障之外。

上官君千似乎查覺，也捏了個訣，把他的的屏障捅破了。

顧風岩剛喘了口氣，酒味又壓過來。

他再捏，上官君千又破，如此反覆七八次，殿上的人屏氣看着眼前一幕，想笑又不敢笑。九洛憋得肺疼。

顧風岩知這樣不妥，乾脆停手坐正身體。

可是這把朝雲椅坐一個人寬敞富裕，坐兩個人就有點擠了，幾乎身子貼着身子，腿挨着腿。

上官君千絲毫不在乎，開心的摟了摟顧風岩的肩。

顧風岩不高興的要甩開他，幾次都未成功。

仙階往往代表了實力。

上官君千晉陞仙官已有五百年，而顧風岩卻還不足百年。凡間為官，得到的是俸祿。而天庭發給仙卿的是各種資源。

上官君千吃了五百年的玉髓，靈丹，仙草，顧風岩卻剛享受這種待遇不久，實力自是不如他。

顧風岩倒是想把上官君千擠下朝雲椅，可是，奈何他沒有這個本事。他又不想站起來把象徵著權力的椅子讓給上官君千，只好忍着。

這一幕鬧劇折騰下來，大殿的氣場明顯不對了。

剛才緊張嚴肅令人窒息的空氣開始慢慢流動，有人開始琢磨，兩個仙官主持政務，要聽哪個才好？到底如何做才能明哲保身？

上官君千放手把內務庭交給玄初打理，他平日里對上官君千畢恭畢敬，定期向他彙報內務庭的事務，上官君千有時會指點一二，輕易便能化解玄初遇到的難題。有時玄初還在喋喋不休，他已經抱着酒罈呼呼大睡。

但玄初直覺上官君千並不糊塗。只是他在裝糊塗而已。

剛才的一幕更加印證了他的想法。

石三刀揣摩着顧風岩的神色，命令道：“來人，再去搬把椅子來。”即刻有人應着去辦。

靈歌悄聲叫好，就差笑出聲來。

九洛與上官君千見過兩次，一次是玄初帶她正式入延壽司當差，一次是九洛在後院練功，上官君千拿着酒壺過來，倚在白玉長廊上一邊喝酒一邊看她練功。

九洛被他看的發毛，沒話找話的搭訕：“你一定有心事。”

# 第048章 為什麼要我移駕（第一更）

上官君千很少與人交流，除了喝多了會在院子里哼小曲，其他時間都是一個人待着。九洛這句話問到他心裏。

一個人以酒為伴定是有原因的。酒可忘憂，喝醉了再不用被舊事所擾。他人皆以為他是愛酒，卻不知酒是解藥。

從那時開始，他就格外注意新來的這隻小妖。她看似大大咧咧，實則有一顆七竅玲瓏心。

幹活勤快，善於動腦。

書閣里她整理的舊文書他晚上去看過，全都按年限分類，每個年限里又按文書的內容不同，分門別類放進書架，並把這些文書的重點關鍵詞謄抄到冊子上，做了個索引，要想查哪個文書只要從索引冊里找一下，就能按照冊子里的提示，在某個編了號的書架上找到想要的文書。

她好像在逼自己完成什麼任務，每天晚上都在瘋狂的練功。

有時他躺在床上突然就被內務庭的火光擾了心神。

他笑，火靈不是這麼修的。

本打算今天要指點她一二，卻沒想到顧風岩跑來內務庭殺雞儆猴。

他問：“顧兄弟剛才你說到哪了？繼續說，別因為我來了就打亂你的節奏。繼續繼續，我聽着。”

顧風岩氣得肚子疼。被上官君千這樣一鬧，他都忘記自己說到哪了。

椅子搬了來，小仙卒猶豫的看着石三刀不知該放左邊還是右邊。

石三刀指了指右邊示意小仙卒放下椅子，拱手客氣的對上官君千行禮道：“上官大人椅子準備好了，請您移駕。”

上官君千斜睨了石三刀一眼，未搭理他，身體反而向裏面擠了擠，找了個舒適的姿勢看樣子頗為享受。

石三刀等了等，又恭敬的請他。

內務庭的朝雲椅只有一把。

延壽司的規矩，只有主政者才有資格坐在朝雲椅上。它材質特殊，乃是採集歷年元月元日的朝露澆灌種植的雲木所制。坐上它不僅冬暖夏涼，還比普通坐椅軟綿舒服，延壽司六宮一殿一庭加起來只有八把朝雲椅。

他要是讓了，今天就白來攪局了。

上官君千掏了掏耳朵，向外彈了一下，然後閉上了眼睛。

石三刀只覺得胸口上落了一物，噁心的不行，臉上終於掛不住，陰沉下來。

在他眼中大殿里只有顧風岩可以羞辱他，其他人都沒資格。這次被顧風岩挑選到內務庭當差，自然是讓他幫着開疆擴土的，關鍵時刻怎麼能退縮。

他這一次聲音格外洪亮：“君千仙官，現在是點卯訓話的時間，為了不耽誤內務庭正常公務，請您移駕。”

一道凌厲的目光從上官君千的眼眸中射了出來，石三刀被瞪的心裏發慌，可仍固執的做着“請”的手勢。

上官懶懶的開口：“為什麼要我移駕？你應該請他坐那張椅子。”

他的肩輕碰顧風岩的肩膀，像是好兄弟間在開玩笑。

顧風岩厭惡的躲開，也不語，眉頭擰成了疙瘩。

石三刀說道：“凡事要講究個先來後到。”

“說得好。你還真要搞清楚是誰先來的。”

石三刀被頂的一時語噎。

上官君千轉瞬咧嘴衝著顧風岩笑道：“你看，上面有我名字。”

“什麼？”石三刀與顧風岩異口同聲表示驚訝，不可置信。

上官君千抬起腳，指了指椅子下方：“在這。”

顧風岩吩咐石三刀：“看看。”

石三刀不敢再支使他人，只好趴在地上，歪着腦袋找名字。

他找了半天，終於在最不起眼的角落看到四個字，習慣性的默念一遍：“上--官--祖--宗。”

石三刀又念了一遍：上官---祖宗？這遍他納過悶來，這不是在陰自己嗎？

石三刀嘴角抽了抽，這個上官君千簡直什麼癖好！

# 第049章 此時此刻走為上策（第二更）

顧風岩見石三刀趴在那不動，踢了他一腳，他這才從錯愕的狀態中回過神來。

他憋紅了臉，氣得說不出話來。

顧風岩覺得奇怪問道：“怎麼了？到底有沒有？”

石三刀窘迫的瞪了上官君千一眼，點點頭，憋出一個字：“有！”

顧風岩明知是上官君千搞鬼，可是沒逮到證據拿他沒辦法。

既然上官君千賴着不起，他也坐在這兒不動。大不了擠一下。

擔心上官君千又出什麼幺蛾子，不等他說話，顧風岩搶先質問他：“朝雲椅乃是鎮庭之寶，不是你一人之物，你怎麼能亂刻字破壞？”

上官君千不以為然的又往他那邊擠了擠：“所以我刻在背面，我不說誰能看得到。”

顧風岩知道他就是來搗亂的，如果這樣糾纏下去，就失去了他清晨訓話的意義。他深吸了幾口氣，平息情緒后不再理上官君千，轉而看向殿內站着一直看熱鬧的小仙們。

視線停在九洛身上。

“祝九洛，拿了令牌儘快去碧淵山領罰。其他人有不服的，一起去。”

上官君千問他：“為什麼要罰她？”

“遲到。”

“我還沒來，算什麼遲到？我看是你們早到。”

九洛撲哧一聲，終是沒忍住笑出聲來。

本來大殿上的小仙都被上官君千捉弄顧風岩的畫風搞得想笑。但因懼怕顧風岩的雷霆手段一直強忍着，實在忍不住的就強逼着自己想一些歷年來的傷心事，以分散注意力。

然而，九洛的笑聲卻像是引子，殿上不同角落隱忍的笑聲此起彼伏，一發不可收拾。

顧風岩怒視着他們低垂到胸口的腦袋以及不斷抖動的肩膀，火氣都要燃燒成太上老君的爐子恨不得焚了他們。

只聽一聲怒喝，顧風岩發飆擊出一掌，殿內一根樑柱應聲裂開，散落的木屑掉在樑柱下幾個小仙的身上。

嚇得他們趕忙遠離危險之地。

九洛站在柱子旁絲毫未動，收了笑，冷冷的看着顧風岩。

上官君千眼中劃過一絲欣賞，唇角勾笑起身離開椅子過去瞧瞧樑柱：“顧兄弟，你這就有點莽撞了。此柱乃我殿鎮殿之柱，你竟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毀壞公物這這這，這以後要大家如何心甘情願的服你。”

顧風岩自打做仙官以來，一直以威嚴肅穆著稱。想不到一向不苟言笑的他竟然在今天因為上官君千和祝九洛被手底下的人嘲笑，他一時氣昏了頭才出的手。

不過，他還保留着一絲理智，不然這一掌定是打在了祝九洛身上。

正是這個小妖不卑不亢、無驚無懼的態度惹惱了他。

眼下這個晨會是進行不下去了。

他如果再待下去說不定要干出什麼有失身份的事。

上官君千仗着他是王母娘娘的親戚在延壽司里任性妄為，他不便於明着為敵，但祝九洛這個小妖他記下了。來日方長，他可是個記仇的人，誰惹了他，眥睚必報。

顧風言怒氣沖沖的站了起來。

“祝九洛今天的懲罰你若不接，那說明我管不了你，沒資格做你的上峰。我內務庭廟小招不下你這尊大佛，你最好從哪來打哪去。你別想着找尊上求情。我就是不要這個仙官之職，也要為延壽司的規矩捍衛到底。”

他說得義正言辭，慷慨激昂，竟聽得眾小仙心生慚愧。

說完，他不待上官君千說話，甩袖離去。

如果多待上一息，都不知上官這貨會不會再出什麼新的幺蛾子，他不想與之鬧太僵，此時此刻走為上策。

# 第050章 你想要多強大？(第一更）

首戰告吹，石三刀呆愣在原地。

他實在想不明白為什麼顧風岩不趁這個機會把上官君千打壓下去。這不是他的作風。他在顧忌什麼？

石三刀偷偷瞄了瞄負手而立、站在殿門旁的上官君千，決定要好好查查他的背景。

上官君千臉上仍掛着笑意，眸色卻漸冰冷。

他望着顧風言離去的方向，抬了抬手，玄初走上前等他吩咐。

“你去給他們安排下住處和任務，都散了吧。”玄初領命。

“九洛，你跟我來。”

上官君千走出大殿，九洛看了玄初一眼，他鼓勵的朝她點了點頭，九洛三步並兩步跑到石三刀跟前，奪過他手中的進山令，忙加快步伐緊跟着上官君千走出大殿。

玄初想阻止卻已經晚了一步。他無奈的搖搖頭嘆道，真不知這丫頭是傻還是精明。

九洛跟着上官君千來到他的庭院，束着包子頭的仙婢立即端了茶托出來。上面放着陶瓷酒壺和火鳳圖紋的茶壺、茶盞。

上官君千指了指院內的石凳示意九洛坐那兒。

九洛挨着上官君千坐好，倒了兩杯熱茶，一杯放到上官君千面前，一杯給靈歌。

上官君千讓仙婢退下，把茶盞推到九洛面前，拿過酒壺喝了一口。

靈歌跳到桌子上，問：“仙官是否需要我迴避？”

“不用，你聽聽也好。”

靈歌放下心來，站在茶盞旁專心的品茶，茶水被它甩到九洛手背和臉上，九洛給它一個暴栗，乾脆換了個位置，坐到上官君千對面。

她見上官君千隻一會兒功夫喝了半壺酒進去，眉頭皺了皺，就聽他問道：“九洛，你為什麼來延壽司？”

九洛的心咯噔一下，突然跳得快起來。

她答應過玄初不能告訴任何人來這裏的初衷，可是她又覺得上官君千是好人，不想騙他。

思量了一瞬回道：“因為想變強大。”強大了才有能力去救猴子。這個理由不算騙人。

上官君千仰頭又喝了一大口酒，看着九洛：“你想要多強大？”

“可逆天改命。”九洛想都沒想脫口而出。

上官君千突然笑起來，笑得天地間彷彿只有他洪亮坦蕩的聲音。

九洛被他笑得莫名其妙，以為自己率性而為的答案讓他輕視，心中隱隱有些惱怒，上官君千恰在此時又突然收住了笑聲。

他定定的看着九洛，一字一句問道：“逆天改命可能是一條沾滿鮮血的荊棘之路，你不怕？”

“怕。”九洛答。

“哦？”他更加覺得她有意思。

九洛眼睛里亮晶晶的閃着光，“可是即使怕也要走下去。不試一試怎知不行？”

“好，你今天說的話可要記住。如果有一天你累了後悔了，不想再走這條路，就想想今天自己說的這些話。”

“我不會後悔。”活了三百多年，她所做的事有對有錯，但她從來沒有後悔任何一個決定。他爹說過，人生就如下棋，既要有勇往直前的氣魄與智慧，也要有落子無悔的胸襟與擔當。她始終牢記於心。

上官君千點點頭，盯着她的眼睛瞧：“所以你接了進山令？”

# 第051章 為了早日晉級，她必須背水一戰（第二更）

九洛掏出那塊引起糾紛的令牌，放在了桌上。

兩人一鳥六隻眼睛盯着通體烏黑，散發著幽光的進山令牌，一時陷入了沉默。

“我可以想辦法讓他取消對你的懲罰。”上官君千試探道。他需要確認她的決心。

九洛搖頭，目光堅定且無畏：“謝謝，真的不用。我想進山。”

大殿上，上官君千與顧風岩周旋時，靈歌沒閑着，一直與九洛耳語，簡單的講了講關於碧淵仙山的傳說。九洛安靜的聽着，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

對於弱者那裡是煉獄，但對於強者那裡卻是提升靈力的樂土。

她的身體體質與靈歌一樣，不管怎麼努力都無法突破瓶頸，無法提升境界。這些日子她只要有時間就在修鍊功法，連最愛的睡覺都放棄了。玄初也曾耐心指點過她，可是，她就是一點進步都沒有。

她心急如焚。

為了早日晉級，她必須背水一戰。

延壽司還有一條規矩，如果靈力到達一定境界，那是有資格可以破格晉級的。

所以，她決定進神秘的碧淵仙山尋找機會，破釜沉舟、向死而生。

她在整理舊文書時，曾看到過一本延壽司志。裏面除了寫到延壽司很多過去的事，還記載了關於碧淵仙山的一些典故。

碧淵仙山自盤古開天闢地時便聳立在第四重天。仙山自然形成了三座山峰，峰與峰相隔千丈，獨立又相通。

第一峰海拔最高，地勢最為兇險，名為獸峰，顧名思義這座山峰全由兇猛殘暴的山獸把守。第二峰為妖峰，鎮守此峰的皆是犯了天條的妖精，天庭送它們到這裏受刑，是給它們改過的機會，所以妖精們守峰格外認真負責。

第三峰海拔最低，從遠處觀察，沒有陡峭的石壁，沒有萬丈深淵，看似是所有山峰中最容易攀登的，名為鬼峰。守山的鬼怪為三峰數量之首，靈力也是最厲害的。很多仙人均在此峰被吞噬了仙力。

明知此山內藏着豐富的修仙資源，延壽司的仙人們也不想進這座大山。

因為一旦失手，便是元神寂滅，消失於天地間。

所以，他們寧可慢慢的熬，穩穩噹噹且安全的晉陞仙級。

碧淵仙山的仙參比任何一個地方的仙草都要珍稀，九洛聽靈歌講過它曾吃過一顆仙參，當時體內靈力便如泉涌噴薄，當時境界便小有突破。

只不過他體質特殊，第二天就沒感覺了。可惜的很。

當下，九洛想要突破提升必須要有充足的資源供養身體，雖說有猴子給的仙丹，可是她絕對不會獨吞，那是留給猴子的。

可惜，蟠桃被東海的紫瑤偷了去，想到這一點，她就又在心裏把紫瑤詛咒了一百零八遍。

九洛在書閣看到那本延壽司志時便打了主意想要去仙山采仙參，只不過延壽司有規矩，沒有進山令任何人不得入山。

因為山上不僅有可致命獸、妖、鬼，還有取之不盡讓妖、仙、魔都覬覦的修仙資源。雖然延壽司的仙不會冒險進去，但三界內總有些不怕死的，想要溜進仙山偷盜資源。

# 第052章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三更）

九洛正想入山而不得法，想不到因為何君子故意晚通知她點卯的小把戲，她竟然得償所願。

她為何要放棄？這是上天給的機會，打死她也要去。

顧風岩知她靈力低微，去碧淵仙山挖參無異於羊入虎口，他萬萬想不到那卻是九洛眼下最想最想去的地方。

九洛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顧風岩罰她去那裡是想讓死在那裡。可是她又不傻，她只去獸峰。

上官君千見她態度如此堅決反而欣慰的笑了。

“自古想要做大事，不論人也好，妖也罷，哪怕是神仙均要有一種視死如歸的精神。你即有逆天改命的宏願，就要有不怕死的決心。哈哈哈哈，我倒是很欣賞你這種精神。”

九洛聽他誇自己，嘻嘻笑着抿了口茶。

她有什麼精神可讓人欣賞的。

她這是賭徒精神。

贏便生，輸就是魂飛魄散、灰飛煙滅。

上官君千認識九洛的時候尚淺，要是在花果山便認識她，就會知道現在的她較之從前沉靜睿智了很多。

一來是她體內那縷魂魄在日夜不停的同化浸潤着她，二來是延壽司這個環境，逼得她不得不改變自己，不得不學習自保，學會“多做事，少說話。”

就像一個鄉下率直隨性的野小子，突有一天被豢養在朱門高宅內，日子久了，挨打的次數多了，漸漸懂了規矩有了城府。但，最初的純粹至真仍在，只不過為了生計要藏在心底。

上官君千從虛域掏出一盞燃着的古燈，遞給九洛。

九洛小心翼翼的接過放到桌上仔細打量，靈歌倒吸一口氣也飛到近前細瞧。

上官君千介紹道：“這盞燈燈座乃菩提木所制。是佛祖開悟時的那棵菩提樹的樹枝。”

九洛聽到佛祖兩字心中略過一絲不喜，面上神色不改，好奇的問他：“為什麼這盞燈沒有燈芯卻依然有燭火？”

上官君千笑笑：“因為燭火是佛祖心中的佛法，有沒有燈芯依然可以照亮黑暗。佛法不滅，燈火不息。”

靈歌感嘆：“所以，這就是那盞傳說可以度厄降魔、指引迷途的傳燈？”

上官君千點了點頭，又拿過酒壺仰天灌酒。

九洛把傳燈托在掌心，認真看着菩提木上雕刻的小字：“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磐”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靈歌再次感嘆：“這可是件轟動三界、人人想要佔為已有的法寶。”

上官君千對九洛說道：“送給你了。”

他說的雲淡風清，彷彿這盞燈只是普通的一盞燭燈。

”送給我？“九洛既驚喜又不解，“為什麼要送給我？”

上官君千站起來，寬大的紅色袍子沒有佩戴腰封，略顯肥大，微風拂過，衣袍鼓起，襯托的他更加消瘦。

他凝視着那盞傳燈，又看了看九洛，神色鄭重的對她說道：“因為只有你才配得上這盞燈。”

# 第053章 你這是打心眼裡蔑視我（第一更）

九洛更加不解，繼續追問。

靈歌卻飛到她頭頂啄她的腦袋：“蠢女人。哪有這麼多為什麼。君千仙官是希望你活着進山，活着出來。如果你讓顧風岩的陰謀得逞，那不就給君千仙官丟臉了。想想顧風岩的嘴臉，他得多囂張。所以，為了上官君千大人，為了玄初，為了曾不棄，為了我，更為了你自己，這盞燈你一定得收下。別問為什麼。”

上官君千一陣仰天大笑：“讓靈歌留下果然是明智之舉，省下我多少口舌。九洛，你即有逆天改命之願，就收下這盞菩提傳燈，日後，它定會助你一臂之力。”

九洛心下糾結燈的出處，聽他如此一說，反而豁然想通。

你如來不是把猴子壓在五行山下了？有朝一日我祝九洛就用你的這盞傳燈毀了你的五行山，把猴子救出來。

“好，我收下了。”

九洛把傳燈捧到胸前，靜靜的凝視着它。識海中竟傳來一陣躁動，瀰漫的煙霧也淡去一些。

上官君千並未進過山，無法傳授經驗，只能告訴她一些應對山獸的辦法，九洛聽的認真，心裏對他十分感激。

告別上官君千，從他的庭院出來，九洛一路都很沉默，靈歌也沉默。

直至回到她的院子才開口說話。

“靈歌，你在家等我，我去去就回。”雖說有傳燈在手，可是她害怕事有萬一。如果自己不敵山獸死在仙山，靈歌跟着自己必沒有活路。救猴子是她的事，她不想為了猴子而讓另一個朋友受到傷害。

靈歌聽她說完，立即氣呼呼的飛起來，在她前方盤旋。

“祝九洛，你讓我在家等着你？你把這裏當家那我就是你的家人，是不是？告訴你，我也把這裏當家。我能看着家人有危險，自己卻像烏龜一樣躲起來保命嗎？”

“你太小瞧我了！只有你祝九洛可以為了朋友刀山火海、生死無懼？我靈歌就不能嗎？”

它越說越生氣，站在屋檐上開始朝九洛丟石子。一邊丟還一邊數落。

“祝九洛，你這是看不起我靈力低微，你這是打心眼裡蔑視我。你這個渣渣。”

這最後一句是九洛和它嬉鬧時的口頭禪，現在變成了它的口頭禪了。

九洛一邊躲避飛來的石子，一邊解釋：“你知道我不是那樣想的。我只是擔心此行兇險，我護不了你周全。”

靈歌聽了這句話更氣了，乾脆不用石子，自己揪下一根羽毛來，施法瞬間變成一把大扇子，向祝九洛扇去。

“你個渣渣，還說你沒有瞧不起老子？你分明就是瞧不起我。老子什麼時候需要你護？老子好歹在延壽司待了上萬年，老子沒有靈力還有經驗，你竟敢瞧不起我？告訴你老子這次去定了。誰也攔不住。”

它的羽毛扇在空中，扇的呼呼生風，九洛被吹的睜不開眼，睫毛漸漸被淚水浸濕。

它的暴躁它的咒罵它的羽毛扇她都懂。這一刻，如和煦春風，吹得她心中既酸澀又溫暖。

“老子信了你的邪！”九洛高興的罵著它，“去去去。不怕死你就去，大不了我們地府再做兄弟。”

靈歌的扇子戛然而止。

它嗷嗷大叫起來：“你個渣渣，早答應不就得了，疼死我了。哎呦，我的毛，哎呦，疼死老子了。”

# 第054章 不如我們修成魔君豈不更好？（第二更）

出發前，九洛特意去了趟書閣把那本《延壽司志》揣進懷裡。說不定裏面有什麼東西能幫到自己。

靈歌看着她的樣子笑個不停：“哈哈，你看你把自己搞得像個彌勒佛。瞧你那大肚子，哈哈哈哈。”

九洛這才發覺她的腹部被傳燈和書還有其他的幾件必需品給撐大了。模樣果然十分怪異。

她又在心裏把紫瑤詛咒了一百零八遍。

要是有乾坤袋，至於把自己搞的這麼狼狽么？

她想起什麼，問靈歌：“我們怎麼才能像君千仙官一樣幻化出虛域？”

靈歌翅膀撫上腦袋，悶悶不樂的道：“除非我們晉入仙級。或者修鍊成妖王。”

它的黑眼睛沖九洛眨了眨，九洛點點它的頭：“妖王妖王，瞧你那點出息。不如我們修成魔君豈不更好？”

兩人邊說邊走，路過廣場，正好有幾個仙婢從對面走過，看到九洛和靈歌立即像見了鬼一樣躲開了。

九洛當沒看見，和靈歌依舊向前走去。

身後傳來竊竊私語聲。

“看了嗎，得罪顧仙官的下場就是這樣。”

“什麼下場什麼下場？”

“被打發去山裡挖仙參了。”

“山裡？哪個山裡？”

“你是不是傻？當然是碧淵仙山。”

立即響起一片唏噓聲。

“那她豈不是死定了？”

“廢話，你見哪個被罰去仙山能完好無損回來的？就是內務司原來的儒源星君不也差點丟了元神嗎？她一個靈力低微的妖，去了就是送死。”

“哎呦，真可憐。”

“你還可憐她？小心被顧仙官聽見，把你也送山”後面的話還未說完，小仙婢們看清前面來人，立即閉了嘴，恭敬行禮。

“月從仙。”

“月從仙。”

月蝶和何君子突然從紫荊林里走了出來，對跟她打招呼的仙婢們視而不見，她死死盯着九洛漸漸消失的背影，終於冷哼一聲。

何君子衝著九洛離開的方向啐了一口，惡狠狠的道：“去死吧。”

九洛擔心玄初阻攔自己去仙山，猶豫再三，決定不去跟他告別。

誰知出了延壽司的福壽門，玄初已經等在了那裡。

九洛又高興又忐忑，愣了一下，快步走上前去。

“玄初大人怎麼來了？”

“廢話，還不是等你。明知故問。”玄初沒好氣沒好臉，氣呼呼的瞪着她。

九洛心知他是擔心自己，並不計較他的態度，反而覺得窩心。

她拍了拍鼓囊囊的肚子：“別擔心，我們會活着回來。”

“誰擔心你了？不聽話不值得我擔心。”自打從鬼林救你回來，我就沒有一天安生過呀。整日為你擔心吊膽的，這是造了什麼孽。

九洛見他仍舊繃著臉，眼神里卻是暖意融融，知他是嘴硬心軟，扮了個鬼臉，學着他的樣子數落靈歌：“你呀你呀，就是不聽話，為你操碎了心，我是造了什麼孽，救你回來干什麼？”

靈歌機靈的學着九洛的樣子，她說一句，它點一下頭，唯唯諾諾的點頭如啄米。

九洛的大眼睛眯成了玄初的月牙眼，一臉無可奈何又心甘情願，神態拿捏的恰到好處，竟學的惟妙惟肖。

玄初被她們逗樂了。

三人笑成一團。

# 第055章 碧淵仙山（第一更）

半晌，玄初嘆口氣從虛域里拿出一個袋子給九洛。

“我的乾坤袋，留着也沒什麼用，給你物盡其用。”

九洛眼睛閃光，沒跟他客氣立即接了過來。

“哇，太棒了。知我者莫如玄初。我正發愁東西怎麼放呢。”她拍了拍肚子，調皮的對着他作了個揖。

靈歌高興的叫道：“快把東西都放乾坤袋裡，省得別人把你當成彌勒佛。”

九洛也不避諱玄初，一件一件掏出來放進乾坤袋。

那本書並未引起玄初注意，倒是傳燈讓他眼睛突然深邃起來。這不是上官君千的嗎？他曾經看到過幾次，上官君千喝醉了酒拿出來對着傳燈喃喃自語。怎麼在九洛這兒？

不過，轉瞬他也就想明白了。

上官君千和自己的性子差不多，在延壽司當差都是過一天混一天，不追名不逐利，只想自由自在的度過每一天。

可是，他今天突然一反常態的表現，足已經說明他對九洛格外看重，不惜得罪顧風岩，也要保她周全。

想必這盞寶物送給九洛也不稀奇。

玄初未到過仙山，自是不能給她講那裡的厲害關係，只是反覆叮囑她：“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千萬別和山上的那些畜生較勁。”

九洛覺得也許自己回不來了。

可能這是與玄初見的最後一面，想起他對自己如兄如父般的照顧，九洛心生感激，便要跪下給他磕頭，玄初及時攔住了她。

“使不得，使不得。”這要是被尊上看見那還了得。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想起尊上他就腦袋疼。已經两天見不到人影了。

玉清殿里也沒人，不知是又閉關了，還是四處訪友去了。

但願尊上回來後知道九洛去了碧淵仙山不會惱他。

送走九洛和靈歌，他心裏一直惴惴不安，派人去修復大殿內被顧風岩震碎的那根樑柱后，他獨自去了玉清殿。

庭院內那棵海棠樹不知是不是因為主人不在的緣故，花開得竟無前幾日繁盛，恭弘=叶 恭弘子也垂頭喪氣的，讓人一看就知它心情不好。

玄初照例對着樹拜了拜，敲殿門仍舊無人應。

他嘆了口氣，也許這就是九洛的命數吧。

九洛和靈歌出了延壽司，踏上一塊祥雲向碧淵仙山的方向飛去。

兩人飛了有一個時辰竟然還未見到山的影子。

“不對勁呀，從延壽司看過來，山就在這裏。怎麼連個影子都沒有。”九洛詫異。

靈歌扶額，差點忘記進山要訣，只能步行不能飛。

幾千年前曾聽延壽司如今已經仙逝的仙家前輩說過，腳踏實地的尋山是表示對碧淵仙山的尊重。

仙山平日里遠處可見，可若要飛着進山那是不可能的。仙山會自己隱匿，根本不會讓你尋到。

“我們下去看看。”靈歌說道。

兩人跳下祥雲，又走了大概一盞茶的功夫，一塊三人高、一人寬的巨大石碑赫然出現在眼前。

石碑上刻着四個龍飛鳳舞、蒼勁有力的大字：碧淵仙山。

四個字鮮紅如血，隱隱泛着光澤。

石碑後面是濃重無法辨識的迷霧，看不清山體到底在哪裡。

# 第056章 何方妖孽竟敢擅闖我碧淵仙山（第二更）

九洛走近石碑仰頭細瞧，凹槽里的那些紅色竟是流動的，因雕刻出的每個字筆畫首尾相連，裏面的液體如水一樣，穿行徜徉在字與字之間。

像一條赤紅的龍在遊走，又像是血祭時用來禱告神靈的孩童的血。

九洛覺得驚悚，不由倒退了兩步。

突然聽到空中有人厲喝：“何方妖孽竟敢擅闖我碧淵仙山。”

九洛與靈歌對視一眼：看來就是這裏。

九洛對着空中行了一禮，道：“不知哪位神仙在此守山，我們乃是延壽司的仙吏，受命進山挖仙參。令牌在此。請前輩過目。”

她向空中高高舉起手中進山令，片刻沉寂后，九洛突然覺得手臂吃力，好似有人要奪她手中令牌。她看不到人影，沒有鬆手。

緊接着又是一陣巨大的力道衝過來，九洛抵抗不過，鬆開了手中令牌。

令牌直進沒入石碑，不見了。

靈歌飛到九洛肩上，關切問她：“沒事吧。”

九洛撫了撫拿令牌的右臂，搖了搖頭：“我沒事。”

不知用什麼辦法驗明了進山令的真假，石碑上空剛才那個聲音又說道：“進山後生路渺茫，你們可想好了？”

九洛與靈歌異口同聲答道：“想好了。”

那個聲音似乎輕笑了一聲，道：“凡進山者都要簽下守密誓約，不得將山內發生的事說出去，否則會受到山靈詛咒。”

“為什麼？”九洛脫口問出。

“因為這是秘密。”

祝九洛：

靈歌：

“如果不簽呢？”靈歌問。

“不簽就別想進去。”

九洛想都沒想：“簽。”

靈歌問道：“在哪簽？怎麼簽？”

話音剛落，半空中落下一個雕功繁複花紋精細的紫檀木四方盒子。

盒子上出現兩隻掌印。

神秘的聲音說道：“把左手放上去。”

靈歌舉着翅膀叫道：“我怎麼辦？”

神秘的聲音主人似乎剛想到它沒有手只有翅膀。嘲笑道：“你不能化成人形嗎？”

靈歌立即黑了臉：“不能化成人形怎麼了？你不是連形沒有？只有個聲音。”你個渣渣。

對方徹底無語。

片刻后，盒子上出現一隻手與一隻翅膀。

九洛強忍着笑，把左手放到了掌印上，掌印感受到她的手掌，竟然開始縮小，變得和她的手掌嚴絲合縫。

靈歌也傲嬌的昂着頭把翅膀按到木盒上。

神秘的聲音不知念了句什麼古怪的咒語，九洛只覺掌心刺痛，想要縮回手卻完全失了力氣。

靈歌一聲怒吼，罵道：“你這個渣渣竟然玩陰的報復我，有本事出來打。”

空中傳來一陣悠揚的笛聲，九洛與靈歌都覺心神震顫，手和翅膀分別與木盒脫離開來。

“啊”笛聲被一聲慘叫代替。是那個神秘聲音發出來的。

九洛與靈歌聽得心神俱顫，毛骨悚然。

“你、你們，你們竟然，竟然是啊”那個神秘的聲音像是受到極大的刺激，又或者是感受到了什麼令之恐懼的東西，聲音顫抖起來，話已經說得不連貫。

紫檀木盒恰在此時，“嗖”的消失不見。

九洛低頭端詳着自己不知被何物扎破的掌心，指着石碑恍然大悟道：“原來這石碑上的字裏面流動的都是進山者的血。這是個誓言碑。”

# 第057章 難題終於來了（第一更）

靈歌看着自己還在滴血的翅膀，瞪着黑漆漆的圓眼睛點頭道：“奶奶個腿的，這種碑叫血誓碑。我剛才就瞧着那碑有古怪。那個木盒子更古怪。竟用這種不要臉的辦法讓我們滴血發誓，現在我們的血都被吸進石碑里了。”

自從靈歌與九洛天天混在一起，隨着日子的增長，九洛倒是慢慢收斂了野性，變得有個女子樣。至少你不惹急了她，她一般不講髒話。

靈歌卻把她那些惡習學了去，使得是如魚得水、出神入化。哪裡像只被延壽司的規矩板束了萬年的“老妖精”。

九洛無奈又欣慰的白了這隻滿嘴髒話的傢伙一眼。

抬頭去看石碑上的凹槽，“咦”的怪叫一聲，指着石碑道：“你快看，有兩滴血團在追那條血龍。”

靈歌飛到近前，看到凹槽里先前流動的那條血龍竟然變成了“逃犯“，後面有兩滴自成一體的血團，一前一后的追着那條血龍想要融合進去。可那條血龍似乎懼怕它們，一直在奔跑，一直在逃。

那逃跑的速度和狼狽樣讓兩人不由想起剛才的那聲凄厲慘叫。

九洛與靈歌看的目瞪口呆，情不自禁的貼近石碑，想看的更仔細些。

突然天地間傳來“咔嚓”一聲巨響，石碑後面的濃霧快速散去，一座巍峨雄偉的大山屹立在九洛與靈歌面前。

山風自她們面前呼嘯而過，吹得九洛使出靈力放重了身體與之抵抗，迎着風，她衣袂凌亂翻飛，秀髮也向後肆意飛揚着。靈歌在風中強撐着撲騰了兩下翅膀，被九洛抓住，護在雙臂間。

野風來得快去得也快。

碧淵仙山似乎從遠方迅速移到她們兩個跟前，滿眼都是鬱郁蔥蔥的翠綠。即使仰視，山體輪廓也無法再窺到。

九洛暗叫不好。這種情況下，她怎麼知道哪座峰是獸山。

腳下出現一條碎石鋪就的小道，蜿蜒着向大山深處盤桓而去。

九洛斂了心神，既然每位入山者都要發血誓，那關於碧淵仙山的傳說到底是真還是假？是大家杜撰出來解悶的，還是真有其事？又或者是山靈故弄玄虛嚇唬人，防止太多人打碧淵仙山的主意。

她抬頭凝望着逼入眼帘的紅花綠樹，安慰自己：既來之則安之。

她神情肅穆的朝着大山拜了三拜，看了一眼旁邊的靈歌：“我們走吧。”

靈歌點頭，抖了抖身上的塵土，望着高聳的大山，語氣豪邁有力：“走，進山。”

九洛和靈歌再不理會石碑，鬥志昂揚的沿着這條小道進入了碧淵仙山。

隨着兩人越走越遠，石碑後面的濃霧重新瀰漫開來。

碧淵仙山漸漸消失在濃霧裡，彷彿不曾出現過。

一人一鳥沿着小道在山裡走了大約一柱香的功夫，難題終於來了。

這條小道竟然分岔變成三條。

很明顯，選哪條路很大程度決定了要入哪座峰。

九洛突然“哎呀”一聲。

靈歌正在深思走哪條小道上山才是正確的，卻被她這聲叫嚷嚇了一跳。

“怎麼了？別慌。”它以為她看到了危險，擋到她面前。

# 第058章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第二更）

九洛一臉沮喪，捂着胸口，說話都沒力氣了。

“明天的群仙宴。”

她的話沒頭沒尾，靈歌卻是聽明白了。

明天五重天百花仙子舉辦群仙宴，九洛一直心心念念着要與司命星君同去，現在來了碧淵仙山自是不能趕回去參加。

先前她腦子里全是進山采參這件事，忘記了明天的群仙宴，現在突然想起來自己錯過了見司命星君的機會，她這會兒正心痛着呢。

靈歌站在她肩上用翅膀拍拍她的頭，安慰道：“自古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你要是覺得明天的事更重要，那咱現在就回去。你做什麼決定我都支持你。”

九洛蹲下身拿起一截枯枝使勁的戳着碎石之間的縫隙。

拜見司命星君是她的願望，來碧淵仙山尋找晉級的機會也是她的願望。

為什麼必須要在她最想要的兩個願望中做個選擇。

為什麼好事不能分批次一件一件排着隊來。

為什麼非要讓她做決定？

她爹曾說，生命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選擇構成。她問可不可以不選擇？她爹說，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只不過這種消極的態度是把命運交給別人掌握。

所以，面對任何難題，她必須积極的理智的迅速的做出選擇。絕不消極被動的任人主宰。

也許她的選擇不一定是對的，但一定是她內心裏最想要最渴望的。

道理她明白，可是真正逼着自己做出決定時仍然糾結。

她越想越煩躁，手下的力氣大的出奇。

靈歌靜靜的在一旁看着，任她發泄。

九洛認真思考着，第一個願望不但可以在別人的艷羡中去享受盛宴，接近想見的人，還能開闊眼界，增加見識。

不過，最終她想要的結果卻要依賴別人的態度。司命星君不一定會答應自己的請求。

而第二個願望雖然在別人眼中是懲罰，雖然可能危及生命，但是，整個過程卻可以由自己決定做主，全憑心意。

兩權相利取其重。

她不想把命運交到別人手中。

自己想要的必須自己去爭取。

想明白這一點，堵在她心口的那塊石頭落了地。

“我想明白了，我們只有一個目標，進山挖參。”像是宣誓般，她手中的枯枝加重了力道，狠狠插進縫隙里。

就聽嗷的一聲慘叫。

地下竟然有活物中了招。

九洛立即示意靈歌做好戰鬥準備。

她手中枯枝攥的更緊，下面的東西似乎想要掙脫，卻好像被什麼絆住根本逃不了。

靈歌看了九洛一眼，九洛閉上眼把頭歪過去，靈歌的翅膀扇起一陣颶風，腳下的地皮掀起，碎石被風裹挾着向旁邊的灌木叢中飛滾而去。

颶風過後，九洛立即回頭查看，碎石下竟然埋着一個乾淨嬌嫩的小丫頭，正委屈的癟着嘴，淚花滾滾的望着九洛和靈歌。

枯枝恰好插在她烏黑的羊角辮子上，她用手抓着辮子，想把它從枯枝下抽出來。可是她一動，頭皮就被扯的生疼，疼的她嗷嗷直叫。

九洛眼睛一亮，伸手抓住她的小辮子把她從地底掏了出來。

“抓好，別讓她跑了。”靈歌施個咒，捆住了她。

# 第059章 你是嚶嚶怪（第一更）

小丫頭見自己被逮住，雙手揉着眼睛嚶嚶嚶的哭起來，雙腳不停的踢踹，模樣竟如同撒嬌。

九洛看的着實喜歡，把她抱在懷裡細細打量，這小丫頭像凡間兩三歲的女童模樣，穿着絲滑如綢緞的長褲短襖，一身的綠。

露出的小胳膊跟藕節一樣圓滾滾的。皮膚白皙細嫩，吹彈可破。讓人見了喜歡的恨不得咬上一口。

她紅彤彤的小嘴委屈的噘着，一雙烏黑髮亮的大眼睛滴溜溜的掩在肥嘟嘟的指縫裡亂轉，不知在打什麼鬼主意。

“你是誰？叫什麼名字？為什麼在地底下？有沒有扎疼你？別哭了，我幫你吹吹，吹吹就沒事了。”

九洛幫她揉了揉頭皮，輕聲的哄着她，問了一大堆問題，小丫頭就是不理她，只會嚶嚶嚶的哭。

靈歌站在九洛肩膀瞧寶物一樣瞧着她，半晌似有所悟，開口說道：“我知道你是誰？”

小丫頭不哭了，眼神從指縫裡向外窺探，偷偷打量着靈歌，似乎在等他說出自己是誰。

靈歌哼了一聲，輕蔑道：“你是嚶嚶怪。”

小丫頭眨了兩下眼睛，聽出他這句話不是好話，儼然是在嘲笑自己。

“嚶嚶嚶嚶”又大聲哭起來。

九洛佯裝嗔怒的瞪了靈歌一眼，“不許欺負小孩子。”從懷裡掏出乾坤袋，在袋子里翻了半天，翻出一個油紙包，打開拿出一枚梅脯放進自己嘴裏，又拿出一枚在小丫頭面前晃了晃，小丫頭見九洛吃的香甜，立即不哭了，張嘴就咬上來，幸好九洛躲的快，不然鐵定咬到她的手指。

靈歌歪着頭，嘿嘿笑着，心道還是我家九兒會整事。果然，小丫頭嚼了兩下哇的吐出來，又嚶嚶嚶的哭起來。

九洛抱歉的解釋：“可能你不喜歡吃酸的，這青梅挺爽口的，姐姐把最喜歡吃的都給你了。你還給吐了。真是浪費呀。來來來，不吃青梅我們磕瓜子。”

她又掏出一個油紙包像獻寶一樣層層打開，裏面的瓜子顆顆飽滿。

小丫頭吃了一次虧儼然學精明了，依舊揉着眼“嚶嚶”的哭，卻不動嘴，一雙大眼睛偷瞄着九洛和靈歌。

靈歌不高興的嚷道：“這是老子最愛吃的零食，幹嘛給她。”說完叼起一顆，熟練的磕掉皮把瓜子仁吞了。故意擺出很享受的表情。

小丫頭似乎思量一瞬，緊跟着抓了一把放進嘴裏，嚼了兩下全吐了，更加“嚶嚶嚶”的哭的兇悍起來。

九洛又嗔怪靈歌：“你一個鳥教什麼磕瓜子呀，你那是直接吞。來，小姑娘，姐姐教你這樣吃。”

九洛把瓜子放在唇邊，潔白的貝齒上下一磕，一顆飽滿含香的瓜子仁被舌尖捲走了。

邊吃邊感嘆：“真香，凡間休閑提神必備良品呀。”

小丫頭盯着九洛的牙齒，“哇哇哇”這次終於張開大嘴哭得震天動地。

九洛和靈歌卻“哈哈哈哈”笑得前仰后合。

原來，這小丫頭兩顆大門牙掉了，難怪她哭的“嚶嚶嚶”。九洛教她用門牙磕瓜子，簡直是赤果果的欺負人家沒有牙。

霎時間，安靜的山間小道被肆意的笑聲與嚎啕委屈的哭聲充斥，驚起陣陣飛鳥與蟲，近百年的寂靜被打破。

# 第060章 爹說的對，讀書有用（第二更）

靈歌終於不耐煩，對九洛使了個眼色：別試了，她狡猾着呢，不會上當。

九洛擠擠眼：這可是仙參精，還是母的，後面一定有公的跟着，抓就抓一串。

靈歌不會擠眼，它翻了個白眼過去：抓一個後面的一定都會跟着。我們先上山，撒網撈魚。

九洛呲牙，開心的笑了。

“小丫頭，沒牙沒關係，回頭姐姐給你做兩顆漂亮的，保證迷死那些公參。”

小仙參開心的也笑了，可惜沒牙。

九洛發愁把她放在哪好，抱着爬山不方便。書上說仙參雖然靈力低微，可是特別狡猾，善於在地底逃竄隱匿。雖然靈歌一時困住了她，保不齊她耍個什麼心眼就跑了呢。

她覺得自己運氣太好了，竟然在上山路上就抓到一隻，還是母的。這要是讓顧風岩知道了，簡直能氣得他摧胸頓足。

剛才靈歌把地皮掀起看到小丫頭，她腦袋裡立即跳出兩個字“仙參”，當時就心花怒放，還好她沉着冷靜，下手准。如果讓小丫頭跑了，就別想再抓到。

幸虧在整理書閣時幹活勤奮，翻出那些無人問津的古籍，上面清楚畫著仙參的樣子，她特意記牢。爹說的對，讀書有用。

母參雖然藥性不如公參，卻可以當誘餌。

九洛看着懷裡的小仙參，突然有些於心不忍。

“小丫頭，你還不肯說話？那我可要把你放袋子里了？”九洛晃了晃手中的乾坤袋。

小仙參顯然還在生氣，小腦袋向旁邊一歪，不理她。

靈歌飛到小仙參眼前：“嚶嚶怪，你不說話我就帶你去鬼峰，讓那些妖魔鬼怪咔嚓咔嚓吃了你。”

它瞪大眼睛嚇唬她，小仙參驚慌的向其中一條山路迅速瞥去，瑟瑟發抖的蜷成一團，又嚶嚶嚶的哭起來。

九洛與靈歌相視一笑。

靈歌看着小仙參驚恐一瞥的那條山路說道：“我們別走這條路，其他兩條路選一個。”

小仙參一定知道山裡的路通向哪座峰，小仙參不說，靈歌就詐她。雖然只是一個眼神，也能為它和九洛省去不少不必要的麻煩。

九洛看着眼前剩下的兩條路，發現這又是一次艱難的選擇。

左手邊的山路兩邊高聳的灌木長勢茂盛，冠頂在山路上方相交，欺壓的山路只剩下一條狹窄的小徑，小徑兩邊是低矮的荊棘，九洛走過去瞧了瞧，看到小徑通向的遠方滲出一股陰森。

另一條山路平坦，路邊開滿不知名的野花，一眼望去，能看到半山腰有一處溪流蜿蜒而下。

“我們走這條。”九洛指了指那條充滿荊棘的山路。

靈歌留意觀察小仙參的反映，她已經不哭，在九洛懷裡抽抽噎噎，表情竟然十分平靜。

“好，就走這條山路。就算這條路通向鬼峰也沒關係，大不了把這個小仙參送給它們吃，我們逃命。”靈歌又故意嚇唬她。小仙參卻不怕，還對着靈歌吐吐舌頭做了個鬼臉。

靈歌哼笑：“嚶嚶怪。嚶嚶怪。”

小仙參立即扭過頭，不再理它。

九洛撿起地上的那截枯木仔細打量着，小仙參看着那截木頭瑟瑟發抖，把頭埋進九洛懷裡。

# 第061章 放長線釣大魚（第一更）

仙參難尋，九洛明白憑自己的本事必定費一番周折。

而現在僅憑一截枯木就抓到小仙參，還是母的，不是參有古怪就是枯木有古怪。

九洛慢慢擦拭着枯木，思量着。隨即塞進袖子里，又從灌木叢中扯斷一些藤條編成繩子，學着凡間婦人背孩子的樣子，把小仙參五花大綁綁在自己背上。

抱着她影響爬山的速度，她又不忍心把小仙參丟進乾坤袋裡。雖然裏面透氣憋不死活物，可是，她總覺得這麼可愛的小仙參像凡間那些小孩子，還是背着好些。

小仙參趴在九洛背上，開始抵觸的扭動了幾下，調換好舒服的姿勢后，反而把大腦袋貼到九洛身上，聞了聞她身上清香的氣息，舒服的閉上眼睛，竟然打起瞌睡來。

靈歌想的卻是這小仙參放在外面公參必定看得到。這就是放長線釣大魚。

就在剛才九洛編繩子的時候，它發現灌木叢中有兩隻眼睛一直窺視着這邊。

估計小仙參的玩伴看到她被捉住，定是悄悄跟着它和九洛伺機要救她。

這樣最好。它就喜歡講義氣的小仙參。逮准機會再捉它七八十個，正好拿回去砸顧風岩的狗臉。

由於灌木太過茂密，靈歌飛不高，只得緊緊跟在九洛後面。

“這地方就是邪性，連這種矮小根本長不高的灌木竟然能長到一人高，我們要小心點，竟量別碰它們。總覺得有妖氣。”

靈歌能察覺妖氣的能力與它的靈犀術有關，所以，它在九洛身後不時的囑咐着，九洛每行一步愈加小心。

她心裏卻暗暗發笑：你我不也都是妖。論起來是同類。

靈歌在延壽司萬年，雖然沒修成仙，可早就被同化，身上半點妖氣也無。在它眼裡，碧淵仙山的生靈都是妖魔。

九洛雖混跡於花果山，她身上的氣息卻是半妖半仙，自打她救下靈歌那天，它就認定了她，對她的氣息自是與已歸於一類。

九洛走得滿頭大汗，小仙參卻睡得香甜，偶爾傳來鼾聲，仿若毫不擔心自己的安危。

腳下荊棘藤蔓時不時的從陰暗中爬行到路上，聞到九洛與靈歌的氣息后卻紛紛避讓開去。

靈歌疑惑：“石碑上新增的那兩團血定是你和我的，唬的那游龍血字倉惶奔逃，現在又能逼退這些成了精的荊棘，可見我們定能平安回到延壽司。”

九洛卻不說話，用袖子抹了把額頭的汗珠，停下來望着眼前的山路。

前方依舊是荊棘叢生，回頭瞧去，已經看不清來時的路。

“我們走了幾個時辰了吧？怎麼這路好像永遠走不完，難不成這座峰就是這樣一條路到頂？”既沒危險也沒風景，九洛覺得奇怪。

靈歌也覺得古怪，而且它能感受到灌木叢後面有雙眼睛一路都在盯着她們。

它看了眼累得臉頰紅撲撲的九洛，遞了個“小心”的眼神，九洛會意，全身緊張起來。

靈歌雙翅突然對着一邊的灌木高速的扇動起來，那些灌木抗不住它的力量，幾乎要連根拔起。

“小心。”九洛大聲提醒。

一根躥到半空要纏縛靈歌的荊藤被九洛出掌斬落，荊藤想反過來纏縛她，卻好像看到更懼怕的生靈一樣，又硬生生調頭逃竄了。

# 第062章 好想吃包子（第二更）

靈歌見九洛安然無恙，放下心來，翅膀上的靈力愈加充沛，被它攻擊的那片灌木露出發達的根系，眼見就要斷裂開來。

九洛練了多日的火靈，早就手癢，忍不住想要試試身手。

“滅！”隨着一聲嘶吼，兩條火龍噴薄而出，烈火炙熱如驕陽，磅礴氣勢令靈歌內心一陣嘚瑟。還是我家九兒的靈力深厚，活這麼久還沒見過如此宏大有威懾力的火靈等等，這是什麼玩意？

鼓盪在靈歌胸腔的小傲嬌還未擴散，就見九洛那兩條先前氣勢如虹的火龍竟然變成一個巨大的圓不隆冬的玩意毫不吝惜的砸在那片灌木叢上。

綠油油的生命瞬間吞噬只剩灰燼。

與此同時，兩旁的灌木竟然長了腿，爭先恐后的紛紛逃離九洛的火靈。幾息間，灌木雜亂挪移，竟辟出一條新的山路。

九洛看着那團熊熊燃燒的火焰，咽了下口水。

靈歌黑着臉過來問她：“你那是什麼玩意？白教你了？怎麼走了形？樣子也忒難看了。”

九洛羞赧的笑了笑，捂着肚子滿臉憧憬：“那是個包子。我娘包的大肉包子。我餓了。好想吃包子。”

走了幾個時辰的山路，日頭西沉，一直沒吃飯的她早就餓的肚子嘰里咕嚕亂叫，火龍射出，她突然想起凡間的那個溫暖的灶膛，裏面燃着柴火噼里啪啦作響，灶台上娘揭開鍋蓋，噴香的熱氣撲面而來，白胖的肉包子咬一口齒頰留香。

九洛忍不住舔了舔嘴唇，真沒想到她腦海里想到什麼火靈就能變幻成什麼。可惜不是真的。不然正好填飽肚子。

靈歌瞪着那團燃燒的包子，點點頭：“我九兒就是與眾不同、天下無雙。”

經過這番折騰，背上的小仙參醒過來，愣怔的看着快要燃盡的火焰，眼眸里明明暗暗。

九洛看着眼前新辟出來的路，心思轉動，接連又扔出幾條火龍。

這次還算比較正經，火龍就是龍的樣子，所過之處嚇得那些成了精的灌木、荊棘、藤草四處逃竄，一盞茶的功夫，那堵灌木高牆消失的無影無蹤。

面前是一片開闊的草地，草地上盛開着顏色各異的小花，夕陽的餘暉鋪灑下來，竟與剛才山路上的陰暗形成鮮明的對比。

靈歌與九洛開心的嘖嘖稱奇。

九洛背着小仙參跑了幾步，手搭涼棚看向遠處。

“快看，那個方向好像有一片河灘，我們過去瞧瞧。”

靈歌順着九洛指引的方向飛了過去，果然是一大片河灘，清澈的河水川流不息，棲息在河灘上的飛鳥聽到動靜，呼啦啦飛走了。

九洛看了眼靈歌，不知它看到同類心裏會想些什麼。

靈歌卻恍若未見，直接飛到河面上，上面照着它的影子，七彩的羽毛在夕陽的輕撫下泛出華麗的光澤。

它滿意的微眯起眼，老子天生的英俊不凡的身姿註定是鳥中之王。

石頭上長滿青苔，九洛一不小心沒踩穩，趔趄一下要滑倒，眼見就要仰面摔在河灘上，身後恰時有股力道把她頂了起來。她的身子晃了晃，終於站穩。

九洛感受着身後的氣息，幾不可察的勾起唇角。

靈歌在那邊大喊：“快來看，河裡有東西。”

# 第063章 珠子也能分辨出水的鹹淡（1）（第一更）

河寬十丈，河面碧藍無波，倒映出的人影比銅鏡還要真切幾分，靈歌對着河面左顧右盼，聲聲催着九洛快點過去看英姿颯爽的鳥王。

“九洛你來，快看鏡子里的我。”

九洛不以為然的撿了塊鵝卵石扔在靈歌的天然大鏡子上，“嗵”的一聲響，破壞了它的自戀，她若有所思的站在河邊，凝視着那圈漣漪慢慢擴散。

黃昏漸近，野外求生的本能提醒着她有危險氣息正在靠近她們。

四處打量，河灘上亂石林立，孤零零的佇立着幾棵枯樹，河對岸是一片樹林，影影綽綽的看不真切。

身後的小仙參安靜的可怕，九洛剛才假裝摔倒想要試試她的反應，沒想到小仙參的靈力果然不弱，至少不該是書上描述的那般畏懼其他生靈只會無能躲避。

靈火追燒灌木這通鬧騰，小仙參竟然從容淡定的旁觀，總讓九洛覺得哪裡不對勁。

“九洛快來看我，快來看河下有東西。”

靈歌還在河面上駐留，雙眼直勾勾的瞪着河面，說出的話卻一馬平川沒了抑揚頓挫。

九洛擔心的叫了聲它的名字，靈歌恍若未聞，過了幾息又道；“九洛快來看我，快來看河下有東西。”

九洛看它神情獃滯，定是着了道。

“靈歌，靈歌。”她想飛身過去救它上岸，身後的小仙參卻突然在這個緊急的關頭開了口阻攔：“河妖已經攝住它的心魂，你去了也救不了它。反而連累自己。”

九洛扭頭，眼角餘光冰冷的掃向身後。

“你缺少耐心，應該等到河妖把我的心魂也攝了去。現在提醒是不是早了點。”

身後傳來咯咯咯的笑聲：“不早不晚剛剛好。你背上有我，去了我們一起送死，我當然要提醒你。它死不死和我沒關係。”

小仙參的聲音清脆如叮咚泉水，說出的話卻辛辣狠毒。

她早就察覺到背後小仙參的不同尋常，這碧淵仙山裡的妖，哪一個是善類？參精有參精的立場。

自己抓了人家，人家自然想讓她和靈歌死。

九洛呵呵笑了兩聲，你不想死，我也顧不得你了，她也有她的立場。

九洛不顧身後掙扎叫喚，腳尖輕點河面，飛速來到河中央抱住靈歌嘗試喚醒它。

靈歌卻突然伸出翅膀作勢要襲擊她，九洛看着它空洞無神的圓眼睛知道這不是它的本意，心中說了句“爹、娘對不起”便咬破食指指尖以血為墨在掌心寫了個清心咒后，按向靈歌腦袋。

一套動作下來行雲流水，暫時穩住瘋狂暴躁的靈歌，只聽身後一聲驚聲尖叫：“快跑，河妖來了。”

河面出現巨大的漩渦，一隻大手從漩渦里躥出來緊緊把九洛和小仙參抓在了掌心。

九洛看了眼靈歌似要清明的眼睛，突然施法把它送向了岸邊，“快跑。”

而她和背後尖叫不止的小仙參卻被那隻大手毫不留情的拽進漩渦里。

河水瞬間淹沒了九洛的頭頂，阻隔了小仙參的嚎叫，水從四面八方灌進她的身體，九洛感覺自己就是個篩子洞，河水無孔不入。

# 第064章 珠子也能分辨出水的鹹淡（2）（第二更）

令人恐懼的窒息感包裹着九洛，想要掙扎着向上游，雙腿卻像有人在拽着她直線下行。

感覺背上一松，荊藤編的繩子斷掉，小仙參竟然脫離她，向水面游去。

九洛伸出手，想要讓她帶着自己一起走，小仙參卻瞪着小短腿眨眼間不見蹤影。

九洛記得靈歌教過她避水訣，卻發現在這裏根本用不了。

也許她要死在這裏了。

昏昏沉沉的腦海中突然浮現出凌白的身影，他遞給她一顆碧藍的珠子讓她吞了。他說吃了它可以在海底如履平地。

老子信了你的邪。

難道在河底就不管用了？

珠子也能分辨出水的鹹淡？

凌白一直騙她。

騙她等他回來，騙她上不了九重天，給個珠子都不是真的避水珠。

倘若能活着，有機會見到他，她一定要把他痛罵一頓解解氣。

可是眼下，這河妖實在太過厲害，她已經無計可施，不再掙扎。

她緩緩閉上眼睛。

“九洛，別睡。”

她睜開眼，一張似曾相識的臉湊了過來。

下一息，她的唇就被擒住，快要乾癟的胸腔重新可以呼吸，她伸出雙手死死抱住活下去的希望，拚命的吸允着。

再次睜開眼，發現她竟然已經離開了差點要了她命的那條妖河。

信了你的邪。差點命喪水裡。

胸腔里還隱隱作痛，她無力的咳嗽了兩聲，聽到有人問道：“醒了？”

九洛撐着身體坐起來，看到聲音的主人，慌忙捂住了嘴。這可是被他親過的地方呀。她的臉頓時燒成了晚霞。

山洞中央燃着一團篝火，火上架着一條大魚，三千一襲玄色衣袍架在篝火旁邊的木架子上，九洛的紅裳緊挨在玄色衣袍也掛在上面烘烤。

三千姿勢閑適的坐在篝火旁邊，轉了轉篝火上的魚，抬眸又問了一遍：“醒了？”

九洛覺得，三千說廢話都說的那麼風流倜儻、與眾不同。

她趕忙點了點頭：“醒了。”

這一點頭不打緊，竟然發現自己只穿了件中衣身上蓋着稻草。這才回過神來，架子上掛的刺目的紅裳是自己的。

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前幾日還打聽三千的下落，今天竟然主動送上門來，還、還、還救了她。

九洛想起水中那一幕，臉上燙的更加厲害。

“你臉紅什麼？”篝火旁的三千問得毫不掩飾，九洛措手不及的說著謊話，“熱的，熱的。”

奶奶的，這洞里冷風嗖嗖的，她的外裳烘烤着，她的中衣卻用體溫來烘乾。她這會要是能熱才怪。也不知三千聽了會不會以為她水喝多了。

三千果然勾唇笑了笑：“要不你去洞外涼快會？”

九洛尷尬的也笑了笑，連連擺手：“這會又不熱了。”她覺得人家救了自己，應該先說些感謝的話，之後再搭訕。

“謝謝你救了我。”三千沒答話，只點了下頭。

九洛想了想又問道：“你怎麼會在碧淵仙山？”

“正好路過。”三千好似不在意這場相救，拿刀切下一塊魚肉聞了聞，搖頭道，“鹽放少了。”拿起地上的一個白瓷瓶往肉上撒了些鹽末，繼續翻轉着架子上的大魚。

九洛見三千雲淡風清的態度，自己想要哭天抹淚的說些感謝致辭似乎有些太過矯情，他爹說過，大恩不言謝。這個恩，她祝九洛記心裏了。早晚要報的。

# 第065章 女子要矜持女子要語貴(第一更）

三千好像不愛說話，九洛問一句，他半天才答三兩個字，山洞里寂靜的只聽到木柴燃燒的噼啪聲。

九洛最怕這樣的氣氛，凝滯的空氣令呼吸聲都放大了幾倍，讓人待的窒息。

面對如此惜字如金的救命恩人，她只好放棄她爹曾教導的“女子要矜持女子要語貴”，积極響應她娘的嫁夫心得“喜歡哪個就去搶回來”。

她壯了膽主動搭腔沒話找話的問道：“你這魚可是那妖河裡的？肥得嚇人。”

魚的確是太大了，估計有半人高。只有這種妖河才養得出這麼肥碩的魚。這是她目前能想出來的唯一話題。

三千瞧了九洛一眼，慢條斯理的說道：“這魚是你剛吐出來的。”

九洛霎時驚愕的瞪大了眼睛指着自己：“我肚子里吐出來的？”她不僅嗆了水還嗆了魚進肚子？

旋即，看到三千眼中閃過的狡黠和嘴角勾起的那抹笑意，她就知道自己上當了。他定是逗自己。

信了你的邪，三千說謊的樣子都英俊瀟洒的獨一無二，讓人忍不住的就信了他。

她一時之間找不到說詞來應答，是要配合他的笑話，哈哈哈的笑幾聲呢，還是學着凡間女子的樣子，扭捏的說句“討厭”。

最終，她什麼都沒做，只會傻愣愣的看着三千。

三千又切下一塊魚肉放進嘴裏，慢慢咀嚼了一息，點點頭：“嗯，河妖的肉果然美味，你要不要嘗嘗？”

九洛小心臟一陣亂跳：“你把那個會攝人魂魄的河妖給吃了？”

“誰讓它長得肥。該殺。”

三千憑空變出一個白瓷的食碟，一刀一刀的片着最外層焦香的魚肉，放進食碟里。又慢慢翻烤着裏面的那層鮮肉，重新放鹽灑調料。

山洞里飄着食物的香氣。

再次安靜下來的山洞突然響起咕嚕咕嚕聲。

九洛趕緊捂住肚子，禱告三千沒聽見。

三千卻似不了解姑娘家此時的窘迫，笑道：“肚子叫得這麼大聲，應該是餓了，要不要吃魚妖。”

他又憑空變出一雙筷子，意念催動下，食碟與筷子飛到她面前。

九洛猶豫了一下，接過卻沒吃。

三千奇怪的問她為何不吃。

九洛皺眉，犯難的支吾着：“這妖沒有千年，也有幾百年了吧？老妖精有什麼好吃的？我們花果山的妖，從來不吃這樣的，味道不鮮。”

她挑起一塊魚肉嫌棄的瞧了瞧，鄙夷道：“你還是別吃了，這妖心黒，說不定吃了鬧肚子。”

其實九洛不是擔心鬧肚子，而是她壓根不敢吃魚。小時候被魚刺扎破喉嚨有了心理陰影，從此再不碰這種東西。

魚肉再鮮美，她都敬而遠之。

她爹嫌她膽子小，沒有戰勝敵人的勇氣。她娘說她懶，吃魚前把刺挑乾淨不就沒事了。而她知道自己是寧願錯過，不想再錯。

三千見她不領情，還教育他也不要吃，便冷下臉，把食碟召回。

九洛的手頓時空了。

她瞧着三千的法術運用自如，好奇問他：“你既能有運盤子的法力，何不用靈力把衣服烘乾，為什麼那麼費力還需火烤？”

三千聽她如此說，面色更加難看，乾脆放下手中的魚，站起身朝九洛走來。

# 第066章 現在的我是魂魄？（第二更）

跳躍的火光在他冷峻的眉眼間閃爍，晃得九洛小心肝亂顫。

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見到三千心裏就兵荒馬亂，萬馬奔騰。活了幾百年，她第一次有這種無法自控的感覺。

難道，她前世欠了他的？是欠了錢還是欠了命？千萬不要欠情債。爹娘都說過，情債最重，還不清。

胡思亂想的功夫，三千已經走到九洛身前，他拽過她一隻手腕，一動不動的注視着她的雙眸。

九洛就覺被他抓的那隻腕子火辣辣的疼，可這疼沿着血脈流進心裏，又是那種帶着悸動的甜蜜。

“你、你、你這是要幹嘛？”九洛被他瞪得心慌，心裏的那座城池早就岌岌可危，隨時有被三千攻陷的危險。

三千眼裡閃過複雜的情緒，像是用了很大的耐心平復心情，幾息后他才拋出個晴天霹靂。

“祝九洛，你以為我想烤魚？那是你想烤魚，是你想把河妖給烤了吃。也是你想把衣服架在那上面烘烤。本本人不想脫了外袍。”

他黑了臉。

九洛偷摸打量着他的衣服，一身玄色的長褲長衫，居家就寢前的模樣。這樣子挺好看的呀。

她不明白他說的“本人不想脫了外袍”是什麼意思。他的外袍不是他自己脫的嗎？難道還是她給脫的？

嘖嘖嘖，三千耍流氓都耍得一本正經、玉樹臨風。

她往回抽了抽手，沒抽動，只好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三千定定的看着她，最後終於敗下陣來，無奈嘆息：“我們現在身處你的幻境當中。所有這一切都是你想出來的。明白了嗎？和我無關。”

九洛更加糊塗。

“幻境？不可能。”

這怎麼是她想出來的？空氣里魚肉的味道混雜着山洞里陰暗潮濕的氣息。

暖洋洋的篝火與活生生的三千。

這些難道都是她的幻想？

這幻想也太真實了。如果幻想里有三千，那她可不可以自私的不用醒過來。

她忽然想明白一事：“難道我已經被那河妖殺死了？現在的我是魂魄？”

可是，牆壁上明明有她的影子，還有三千的。

三千鬆開她的手，開始講整個事情的經過。

“你還活着。你中了河妖的攝魂術，跌進了自己的幻境中。這種幻境叫‘前世今生’，你心裏的結就是你幻境里的劫。所有危險是出於你心，所有出路也由你的心來決定。所以，眼前這一切都是你幻想出來的。聽明白了嗎？”

不待九洛回答，他又接着說道：“老實告訴你，我也不喜歡吃魚。不是因為它有刺，而是不喜歡魚腥味。”也不知九洛前世有多想看到他吃魚，竟然在幻境里也念念不忘。

“你怎麼知道我不喜歡吃魚？”

九洛聽得仍舊一頭霧水，她不明白，難道三千不是真的三千，而是她腦子里幻想出來的？

難道周圍的一切都是夢？

也許真的是夢。

因為三千不可能知道她的喜好。

三千看着她。

她被魚刺扎了，可以從此不再吃魚。連幻境里都如此堅定。

而他呢？他心中的那根刺仍在，他卻做不到對她無視、不理不睬。

九洛見三千一動不動的看着自己，以為真如他所言，是她的幻想所致，忙伸出手指戳他臉頰，卻被三千抓住攥在手裡。

“九洛，你必須走出幻境，否則你我都要死在這裏。”

九洛的手指感受着他掌心的溫度，木然的點着頭，問：“怎樣才能走出這裏？”

# 第067章 所謂幻境不過是一場夢（第一更）

所謂幻境不過是一場夢。每場夢都有邊界，邊界是最容易突破的地方。

三千抓她起來，另一隻手揮向篝火，兩人的衣裳飄飄忽忽飛過來。

快到三千手邊時卻往地下墜去，三千鬆開九洛飛身過去抓住，從容的遞給她，“穿上。”

九洛接過去，納悶的問道：“你是不是受傷了？法力怎麼忽強忽弱？”

她明顯感覺到三千身上的那種凜然霸道的氣息逐漸微弱。

三千瞧着她，苦笑。

得知她來了碧淵仙山，他不得不冒險以神識來尋她。這座仙山犹如另一個大千世界，她走進去就似沙粒沉入大海，要想尋找到她，唯一的辦法就是以他的神識進山。

而神識的法力在仙山內本就受限，他又跟着入了她的幻境，法力自是不能同日而語。

“九洛，一會兒不管發生什麼事，你只管往有光亮的地方跑，千萬不要回頭。也不用管我。只要你出了幻境，我也會安全，明白了嗎？”

其實，九洛不太明白。

可是，她信三千的話。

“我不會丟下你一個人跑。”她祝九洛何曾做過丟下朋友不管只顧自己性命的事。何況三千還救了她。

三千眼眸中閃過不知明的情緒。

九洛還想要說什麼，突然山洞的篝火消失，連同整個山洞都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坍陷、分崩離析。

三千抓過九洛到自己跟前，推着她向一處光亮的地方跑去，“快跑。”而他卻轉身沖向黑暗。

九洛跑了兩步發現他沒有跟來，回頭去找，卻見三千正與兩隻身型龐大的怪獸搏鬥。

兩隻獸一隻渾身上下長着濃密的長毛，腦袋跟獅子的腦袋般大小，身體卻像只吹脹的皮球，圓圓的，動作卻一點不笨拙，三千幾次差點被它的爪子拍中。

另一隻怪獸有四隻翅膀，長着尖尖的喙，只要它一張嘴，裏面就會噴出一種紫色的毒液。

被毒液射中的地方，立即受到腐蝕。

幸好每次三千都順利躲開了。

要是在現實世界，區區兩隻怪獸根本不是三千的對手，彈指間就能讓它們死無全屍。

而在九洛的幻境中，他的法力不足十分之一，只能憑藉技巧與它們周旋，廝殺。

他化氣為劍，片刻功夫已經讓兩隻怪獸傷痕累累。

九洛回頭的瞬間，前方的光亮已然消失不見。

三千見她又跑了回來，並未意外。

彷彿知道她會如此做一般，叮囑她道：“躲到一邊。”

九洛見他對付怪獸綽綽有餘，不想給他添麻煩，站到一邊觀察周圍情形。

山洞完全消失，他們現在身處一片奇怪的森林，她和三千像是螞蟻，周圍的植物放大了數倍，隱匿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

長毛怪獸已經被三千斬殺於劍下，還剩下一隻難纏的飛翅噴毒獸。

三千的劍光斬下它一隻翅膀，它疼得嚎叫，變得愈加瘋狂，殺意更重。

在它猛烈的攻擊下，三千手背濺上了一滴毒液，不得不分神控制毒液侵蝕皮膚，又被它的翅膀劃破了胳膊。

九洛尋了半天，終於找到想要的東西。

“三千你撐住，我馬上來幫你。”

她跑到一棵參天巨樹下，從錢坤袋取出一把刀子割掉樹皮，紅色濃稠的汁液流出來。

“三千，弄把弓箭出來，我靈力不夠。箭要三支。”

# 第068章 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第二更）

三千一邊與飛獸搏鬥，一邊意念催動，手中化出一把銀色小巧的弓箭，九洛接過拿在手中大小正合適。

她把三支箭頭插向紅色的汁液，待箭頭全部沒入汁液后，搭箭、拉弓、瞄準。

“三千讓開。”她語氣不容置疑，三千立即閃到一邊。那隻本來要攻擊三千的飛獸徑直向九洛俯衝下來。

她在花果山抓兔子時練了一手好箭法，現在面對一個比兔子大十幾倍的怪獸，她要是射不中，就真的比廢材還不如。

“該死的渣渣。”三箭齊發，一支射中飛獸眼睛，一支射中咽喉，一支射在翅膀上。

飛獸發出凄厲慘叫。

這片森林的植物雖然比正常的大了幾倍，但九洛還是能分辨出它們是些什麼。

看到箭毒木時，九洛就想到了制敵之法。

這種樹的樹脂毒性非常厲害，見血封喉，平常的動物沾上一點就沒有活路，她用了十幾倍的量來殺飛獸，就算一時死不了，也能麻痹它的神經，消弱它的攻擊力。

毒箭射出后，她利落的在地上打了個滾，躲過它噴射的毒液。

只聽幾聲怪叫后，那隻飛獸還想衝過來還擊，卻突然抽搐着撞向一旁的大樹，呯的一聲掉在地上，再無聲息。

九洛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塵土，奔到三千身邊。

“你沒事吧？”他臉色看上去有些蒼白。

三千一笑：“箭法不錯，不過那支射到翅膀上的箭有什麼說法？”

九洛聽了前半句很開心。自己嘴饞練出來的技能竟在關鍵時刻救了自己和三千，她有點小得意。

可是三千那後半句又讓她不由得尷尬起來。

她嘿嘿笑了兩聲，小聲坦白道：“射偏了。本想射它心髒的。”

“已經很不錯了。既然你有這樣的本事就應該隨身帶着把弓箭，關鍵時刻自保應該沒問題。”

九洛從來沒想過這也算本事。

“剛才要不是你已經打得那飛獸受了傷，我也不可能輕易殺死它。”

她靈力低微，打打獵還行，與有靈力之人對戰根本沾不到半點便宜。這也是她為什麼不帶弓箭的原因。

三千說完，似乎也才想到這一點：“你應該尋一個適合你的法器。”

“我靈力低微，有些看上眼的法器根本不服我，也不認主，所以我都是憑本事與欺負我的人斗。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

九洛這種戰鬥辦法是她爹教的。甚少吃虧。

三千意味深長的看了她一眼，說道：“我們走吧，這片森林到處都是危險。”

“你是不是受傷了？”九洛擔心的問道。

“沒有。”

“說謊。你站都站不穩了。”

“沒有。”

“還嘴硬。你看你看，嘴唇都紫了。”

“沒”話未說完，三千身體再也支撐不住，向後倒去。九洛及時接住他，“三千，三千。”三千看了她一眼，暈死過去。

九洛猜他定是受了傷。

他說這裏危險，可是哪裡不危險？他沒說該去哪就暈了，她必須自己想辦法。

九洛突然想起君千仙官送她的那盞菩提傳燈，雖說她心中抵觸這是佛祖之物，但現在顧不得這些。既然是佛祖之物，在這妖魔出沒的地方定有它的威懾力。

她把三千放在地上，自己用背抵着他的背，防止他倒下。她騰出手從乾坤袋裡掏出了那盞據說可以指引迷途的傳燈。

# 第069章 送給妖精盟主（第一更）

“你就會嚶嚶嚶，為什麼知道有河妖攝魂不提醒她？你這個小仙參是不是故意想害死我們？”

靈歌在河灘上焦躁的蹦來跳去，九洛投石后被那圈圈漣漪迷了心智，昏迷不醒的倒在地上。差點砸死小仙參。幸好她用靈力護住九洛，九洛才不至於在無意識的重摔下受傷。

現在，無論靈歌如何呼喚九洛，她都沒有一點反應。

靈歌急得直罵娘，他想用讀心術探查九洛目前的狀態，卻被一道無形的結界擋在外面。

河妖的本事果然不小。

靈歌心急如焚，又擔心九洛安危，又恨自己無能。修了萬年，竟然連只河妖都斗不過。萬一九洛在夢裡被河妖殺掉，大羅神仙也救不了她了。

他不會讓任何人傷害九洛，一定還有其他辦法救她。

靈歌絞勁腦汁的回想着萬年來有關河妖的弱點。

小仙參費了半天勁，從荊藤里鑽出來，坐在九洛身邊嚶嚶嚶的哭個沒完。

靈歌吼道：”不許哭。不許嚶嚶嚶。老子讓你吵死了。“

“嚶嚶嚶，你就紫道吼吼吼，有本四你救她。”小仙參不服氣開啟了頂嘴模式，也不再顧忌牙齒漏風，說出的話變形。

“初了會吃牛，你還會什麼？你怎呢不救她？”

靈歌困惑的琢磨了兩遍小仙參這句話，終於搞懂了，她是在諷刺自己沒辦法救人。

靈歌瞪了眼吐字不清的小仙參，吼道：“閉嘴你這隻嚶嚶怪。”

小仙參心裏委屈，哭的更大聲。

河水不知何故突然暴漲，漸漸沒了九洛的雙腳。

靈歌想用靈力搬動她，可是只費力的挪了一點，它的體內就覺得靈力枯竭。

小仙參也跟着着急，小小胳膊使出全部靈力想把九洛拖離水中。河水上漲的速度顯然比他們拖拽的速度要快，九洛整個人都要泡進去了。

昏暗的天空，突然劃過一道天雷，轟隆隆劈向河面，靈歌赤紅着眼睛，僅存的靈力以瘋狂的速度在體內轉了一個大周天，然後又是七個小周天，接着又是三個大周天

往常只要它運轉完大周天後，定會抑制不住的暈倒，今天它憑藉著救九洛的急切心情，硬是在最難的時候挺了過來，突破了這一關，它的身體像是一架高山的水車，源源不斷的把泉水從山腳下輸送到山頂澆灌到乾涸的水田裡。

靈歌只覺得身體開始無法控制的膨脹起來，整個人如火燒一般，從內到外有用之不盡的力量在迸發。

“啊”隨着一聲嘶吼，昏暗的天空突然被一片紅光照亮，映得整個河面犹如血色。

小仙參跌坐在地上，傻傻的看着靈歌從一隻七彩斑斕的小鳥變成一個一絲、不掛的少年。

那個少年身材勻稱，眉如遠山上揚入鬢，目如星河璀璨晶瑩，英挺直鼻，唇若櫻桃，竟是個標準美男子。

小仙參呆了呆，猛然捂住眼睛大叫起來。

“灑流氓。羞始人啦。”

靈歌正茫然無措的看着自己突然多出來的手腳，被小仙參一叫，明白過來。它終於修成人身了。萬年時光，浪費了那麼多的仙草仙藥，付出了那麼多的努力，受了那麼多白眼和嘲諷，終於在這一天，他修得人身。

“嚶嚶怪，快看老子好不好看。”

# 第070章 送給寶哥盟主（第二更）

靈歌只覺得體內靈力再不似以前那般如水滴般稀罕，反而像暴漲的洪水一樣洶湧澎湃，源源不絕。

他輕而易舉把九洛抱到安全的地方，小仙參從指縫裡偷偷瞧他，卻見靈歌已然穿了一身紅袍，連散落的頭髮都高高束好。

靈歌把地上的石子鋪平，摘取樹恭弘=叶 恭弘變成床褥鋪在石子上，讓九洛躺的舒服些。他坐在九洛旁邊，試着再次探尋她的神識，仍舊被結界擋了回來。

不過不知是他的靈力變得強勁還是布結界的人靈力出現問題，結界的力量在變弱。

“嚶嚶怪，老子好看嗎？想看就正大光明的看，何必遮遮掩掩。”靈歌發現小仙參半截小腿還泡在河水中，雙手捂着臉，顯然是被自己剛才化身為人的那一幕驚呆了。

他自己也覺得驚奇。到現在還有點不適應沒有翅膀的樣子。

小仙參邁着小短腿走到靈歌跟前，突然躥到他的腿上，抱着他的脖子撒嬌的叫哥哥。

靈歌一陣窘迫。

“我不是你哥哥，別跑來佔便宜。”他把小仙參放到地上，小仙參又跑來爬上他的大腿，指着他的頭髮問：“哥哥你的頭髮為什麼花花綠綠的。”

靈歌從腦後抓過自己的頭髮，果然五顏六色，跟他的羽毛一個模樣。

靈歌抓了抓小仙參的羊角辮：“你的頭髮還粗如麻繩呢，我怎麼沒問為什麼？”其實小仙參的頭髮並沒有他形容的那麼粗，只不過比常人的頭髮要硬一些、粗壯一些。

他就是討厭她多嘴，所以要反擊她。

小仙參摸了摸自己的小辮子，癟着嘴一副很委屈的樣子望着靈歌。

靈歌若有所思的盯着她看。

小傢伙胖嘟嘟的，粉嫩水靈的樣子十分可愛。估計在這裏吸收天地精華至少三五百年，九洛吃了她，說不定就能醒過來。

他看着小仙參兩眼放光。

小仙參在很多妖精的眼睛里都看到過這種貪婪的目光，立即警覺的退後幾步，一直退到水裡。忽閃着大眼睛瞪着他，連連擺手：“我噗好刺（我不好吃）。我一點都噗好刺。”

靈歌突然覺得自己殘忍。雖然她是根仙參，可是一旦化成人形就具有了靈識，如果被人自私的吃掉，她辛苦修來的道行化成虛無。這種行為便是殺生。

他低頭看了看九洛，如果他還是沒辦法喚醒她，那他寧可殘忍。

“你過來，哥哥不吃你。你告訴我，仙山裡有沒有救她醒過來的辦法？”

小仙參想了想，點點頭：“妖房有辦法。”

靈歌聽了差點沒背過氣去。

“你是說妖王有辦法？這座山的妖王？”

小仙參又點點頭。

靈歌打量着小仙參突然警覺起來。

剛才就在他從鳥身變成人身的剎那兒，他束縛她的靈力消失。

小仙參完全可以趁這個機會逃跑，可是她不但沒逃，反而跑過來抱自己，現在又要帶他去找妖王。

為什麼？

她為什麼不跑？為什麼要帶自己去見妖王？

以為他傻嗎？

靈歌掌心突然多了一條繩子像蛇一樣纏到小仙參身上，把它捆了個結結實實。

“我們哪也不去。老子有辦法救她。”

靈歌站起來，面容冷峻的一步一步向小仙參走過去。

# 第071章 總有人要為了你拚命（第一更）

靈歌單手抄起驚恐萬分的小仙參，倒提起來，惡狠狠的作勢嚇唬她。

“說，你為什麼剛才可以逃卻不逃？難道等着讓我吃？”

仙參狡猾，警惕性向來高。但凡有了靈力首要的本事就是遁形藏匿，不然延壽司那幫傢伙不會一聽到讓九洛來碧淵仙山抓仙參就會倒吸幾口涼氣。

守着碧淵仙山萬萬年，他們比誰都明白要想抓住只仙參，難度只比打死妖王小一點。

可見仙參有多不好抓，多稀罕。

為什麼他與九洛一進山就輕而易舉抓到一隻，還是只母的？而且她有機會跑都不跑？這裏面定有古怪。

也許九洛中招不醒就與她有關。

靈歌越想越覺得就是這麼回事，提着她的手搖晃得更加厲害。

小仙參被他綁着，自是沒辦法反抗，又嚶嚶嚶的哭起來。

這邊正嚴刑逼供，河對岸突然有了巨大的響聲。

天氣已暗，靈歌尋聲望去，隱約看見一個白色身影正與一龐然大物打鬥。

河岸對面的樹木嘩啦啦倒了一片。

靈歌看着看着，突覺得不對勁，那隻龐然大物竟然向他這邊跑來。

河水被攪得激起三丈多高，靈歌怕水打在九洛身上，拎着小仙參就往回跑，跑到九洛身邊剛抱住她，緊接着那水全撲過來砸在靈歌背上，頓時成了落湯雞。

小仙參被甩到九洛頭頂的位置，滾落在地，河水全灌進她嘴裏，成了只小落湯雞。

她正嚶嚶嚶哭得歡，一口水灌進去，嗝嗝嗆住，又咽了。

瞧着靈歌把九洛護的好好的，自己反而被虐待，哭得更加傷心起來。

靈歌見九洛身上未濕，心裏踏實高興。旋即又懊惱，自己應該可以用靈力擋開那些河水，現在反而這麼狼狽。

萬年來習慣了靈力低微的身份，突然靈力充沛了，也不知靈活運用。

他暗自告誡自己，要勤加練習，才能保護九洛。

隨着一聲凄厲的嚎叫，那隻龐然大物轟的倒在水面上，再也不動。

靈歌向河面看去，一個白衣男子持劍挑開那隻怪物的胸膛，从里面翻出一顆內丹，在河水中洗了洗，旋即用手絹包了放進虛域里。

那男子又洗了洗手，這才朝岸邊走來。

靈歌警惕的看着他，把小仙參拉到自己跟前。這樣，如果有什麼危險，他就可以一手抱九洛，一手抓着小仙參一起逃。

那男子瞥了他一眼，目光在小仙參身上停留了半息，視線突然定格到九洛臉上。

他的步伐凌亂起來，如一道光突然出現在靈歌面前，還不待他反應，九洛已經被白衣男子攬進懷裡。

“小瑤，終於找到你了。你怎麼會在這裏？”

靈歌在片刻的愣怔后恍然明白過來發生了什麼事，他大吼一聲，想要推開白衣男子，卻發現自己竟然被結界彈開了。

“老子信了你的邪。”他叫罵著帶着殺氣又撲過去。

凌白回頭詫異的瞪了他一眼，手一揮靈歌便被困在半空。

“渣渣，你個渣渣，放開九洛。”

凌白看了眼懷裡的人，心中無奈嘆息，總有人要為了你拚命。不知這是幸還是不幸。

# 第072章 他不該又叫出她的名字（第二更）

凌白是天界戰尊。

縱使靈歌有萬年靈力在身，也不一定是凌白的對手。

何況他的身體剛剛突破一個瓶頸，一切都正在初始階段，凌白輕易便制住了他。

他只能困在別人的力量中問一句：“你是誰？”

他看凌白對九洛格外好，從凌白看她的眼神里就能看出來這好是摻不了假的。

可是，他卻叫她“小瑤”。

“喂，你認錯人了。她不是小瑤。放我下來，你真的認錯人。”

凌白的視線從九洛臉上移開，劃過夜幕的黑暗望向被他囚在半空的少年。

青澀的面龐被凌厲的線條雕刻成俊美的模樣，一頭七彩的頭髮格外觸目。

凌白從少年的神態中看出了小瑤對他的重要性。

他的心頭又是陣莫名的酸澀。

他不該又叫出她的名字，這樣只會害了她。

“她為何會這樣？”

凌白探不到她的靈識，查不到原因。不過還好，業火紅蓮老老實實，並未發生變化，反而比上次他見她時的狀態還要乖巧。

難怪他一直尋不到她，原來她所有的氣息都被高手封印在體內。

絕不是眼前的少年所為，那是誰？

“你放我下來我就告訴你。”靈歌瞪了一眼瑟縮在一旁的小仙參，警告她不要亂說。也不知天這麼黑，她看不看得清。

小仙參汪着眼淚似乎看明白了靈歌的意思。

她不知哪來的勇氣和力量竟然抓住凌白丟在亂石上那把斬殺怪物的寶劍向凌白砍去。

靈歌叫道：“別傷她。”

凌白手指一點，小仙參定在原地，那把劍還舉在她手中。

凌白施法燃起一堆篝火給九洛取暖。

靈歌藉著火光看清楚了那把劍，他認得，準確的說是跟着九洛在書閣翻古籍時看到過，青萍劍。

劍身發著青色幽光，劍柄為半開青蓮，此劍乃是天界戰尊凌白的法器。

他又打量凌白，一襲白衣纖塵不染，回想他剛才殺那隻怪獸后取內丹、凈手的行為，的確符合他潔癖的傳聞。

靈歌試探着問道：“你是凌白戰尊？”

如果是他，那九洛就有救了。

凌白想不到他一隻妖竟能識得自己的身份，心中揣測難道是九洛與他提起過自己？

“你是九洛什麼人？”他沒承認也沒否認。

靈歌想了想，“我是九洛在延壽司的朋友靈歌。她被上峰處罰來碧淵仙山找仙參，我來陪她。”

凌白看了看靈歌，又看了看那隻小仙參，收了法力。青萍劍收進了虛域。

靈歌跑到九洛身邊，想把她從凌白懷裡搶過來，知自己打不過他，心中忿忿又不敢表現出來。

“戰尊救得了她嗎？”他的口氣再明白不過，救不了就不要耽誤時間，把九洛還給自己。

小仙參跑到靈歌身邊，一隻手拽着他的袖子。

他沒好氣的打開，她又抓了上來。

凌白思量着靈歌的話，想不到九洛竟去了延壽司。

看來幫她那人不僅壓制住了業火紅蓮的邪力，還助她上了四重天。

他問道：“你在延壽司哪個宮？”

“我和九洛都在內務庭當差。”

凌白若有所思，半晌問道：“她是不是在河邊駐留了？”

“是，她中了河妖的攝魂術。”

“你照顧好她，我去去就回。”

說完，凌白轉身向妖河走去。

# 第073章 送給天帝盟主（第一更）

“哎哎哎，你去哪？九洛怎麼辦？”靈歌感覺戰尊一點都不靠譜。沒說兩句就走人。

凌白回頭看着靈歌，視線在他发上停留一息，突然說道：“你並非池中之物，和九洛道不相同，最好離她遠點。否則你會害了她。也會害了你自己。”

話說完，舉劍劈開河水。河水一分為二形成兩堵高牆，凌白飄然進入高牆之內。

“我去殺了河妖，你在這兒等她醒來。”

隨着聲音的消失，凌白也消失在重重水幕中。

靈歌站在原地回味着他話里的深意。

並非池中之物？離她遠點？

去你大爺的。

不就是生氣老子和九洛朝夕相處嗎？

老子偏要和她在一起。

氣死你。

靈歌雖然修行萬年之久，可他仍是孩子心性，化成人身後，也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這樣的少年對外界的態度充滿質疑。又對自己感興趣的充滿好奇，控制不住想要接近，想要模仿。

他自己不知，現在的他不僅承襲了九洛那些粗魯的壞毛病，眼神中的倔強與不羈

他敏銳的察覺到凌白對九洛的異樣，也敏銳的察覺到這是一種威脅。

夜裡山風陰涼，他把柴火撥的更旺了一些，緊緊摟住九洛。

小仙參早就掙脫了繩子，也湊了過來。

“哥哥抱。”她伸着手，向靈歌祈求溫暖。

靈歌想起她之前的勇敢，竟敢拿劍去刺比自己強大百倍的人，不知膽子是哪來的。

“你是不是傻？”

幸好是凌白戰尊，如若換作他人，一定把她給掰扯碎了塞嘴裏。

這麼可愛的小傢伙若四分五裂了有點可惜。

小仙參噘起嘴，又要嚶嚶嚶，靈歌無奈把她抱到身邊，守着篝火一起等九洛醒來。

小仙參立即不哭，開心的抿着嘴笑，把頭靠到靈歌腿上。

“你為什麼要舉劍砍他？不怕他剁了你？”他問。

“怕是怕，可是他要欺負你，我就要砍他。我不想看着你被欺負。我要保護你。”

靈歌拍拍小仙參的頭，覺得她這話聽來十分熟悉。

“你傻了吧？我剛才還那麼凶你。你不應該很討厭我嗎？”

“不討厭，我喜歡哥哥。”

“小屁孩，以為自己長成人形就懂得喜歡不喜歡？小心我哪天把你煮了吃。”

小仙參仰頭看着靈歌：“你自己不也是小屁孩。”

因為小仙參在危急關頭不顧性命的對他挺身而出，靈歌放下了敵意。兩隻小妖精一邊等凌白回來，一邊說著閑話。

火光映照下，九洛的眉頭微微皺起。

九洛拿出菩提傳燈的那一刻，整片黑暗森林彷彿害怕光明的惡鬼迅速向後方撤退，九洛還想取些箭毒木的樹脂以備殺敵防身，誰知那樹就像長了腿一樣跑了，瞬間只留下一片光禿禿的土地。

早知傳燈威力如此之大，她應該早就拿出來，說不定三千也不會有事。

她藉助光亮查看三千的傷口。

右手手背上的皮膚有一片潰爛，但被他的法力控制住不再蔓延。右臂也傷着了，流着血。

九洛撕開他的袖子，查看傷口，還好並未中毒。

她從乾坤袋裡翻出她自己配製的止血葯，灑在他的傷口上。又扯下一塊他的袍角，簡單的包紮好他的胳膊和手，這才把三千的胳膊搭在自己肩上，一手摟了他的腰，一手拎着傳燈追着那片逃跑的森林行去。

# 第074章 她不會扔下他（第二更）

拖着高自己一個頭的壯漢，九洛累得氣喘吁吁，本來她還有點靈力可以做個搬運的活。

可是誰知來到這個鬼地方，她那點可憐的靈力也消失殆盡與凡人無異。

不知靈歌是否平安無恙。什麼靈力都施展不出來，如果她再找不到出口，估計靈歌會瘋掉。

她記着三千昏迷前囑咐的，要向光亮處走。

他說她走出去了，他也安全了。

可是，她不會扔下他。

即使她累得滿頭大汗，四肢無力。

九洛就這樣拖着三千走了許久也沒有看到三千所說的光亮。

她彷彿墜進了一處虛空，四周什麼也沒有。只有堅硬的岩石，和沉悶的回聲。

她無法辨識時間流逝的速度，只覺得自己後背的汗水濕噠噠的快要滴成河。

她不得不停下來休息。

信了你的邪。

她是怎麼得罪河妖了，憑白無故的被攝了魂魄，碧淵仙山的妖魔沒有一個講理的。

“河妖，你躲躲藏藏的算什麼本事。出來咱們正大光明的打一架。別做縮頭烏龜。”

她本想着用個激將法找找敵人在哪，誰知她的話說出去良久，連個迴音都沒有。

她拍了拍三千的臉：“你醒醒吧。這地方能把人困死。”三千卻沒有任何反應。

她手中的傳燈燈火矮了一下，周圍頓時暗下來。

她突然醒悟自己這是燈下黑。

舉着一盞明亮的燈，如何再去黑暗中尋找其他光亮。也許把手中的燈滅了才能發現出口在哪。

九洛又看了一眼周圍，把傳燈收進了懷裡。

四周頓時陷入黑暗，九洛適應了一下，終於發現在她的左前方有一個如燈豆大的光。

她架起三千沉重的身軀，向著光亮處跋涉而去。

正猶豫着要不要把傳燈拿出來時，她腳下突然踏空，整個人毫無防備的摔下去。

還好她一直抱着三千，才不至於和他分開。

憑着感覺，她以為自己這是掉到了無底洞。

大概有七八息的功夫，她咚的一聲掉到地上。

三千隨即砸在她身上，疼得她眼淚都出來了。

再睜開眼，她被眼前情景驚愕的說不出話來。

“你這傻丫頭，還傻愣着干什麼，快點過來吃飯。不然一會兒都讓你爹吃光了。”

“嗨嗨嗨，有這麼教閨女的嗎？她爹我有這麼沒出息，連閨女的飯都搶？要搶也是搶你的。”

“沒正經。來，九兒，快點來吃飯。”

九洛看着熟悉的陳設，望着眼前的爹娘，一陣委屈湧上心頭。

她“哇”的一聲哭出來，跑過去抱住了娘。

“娘，娘，你和爹為什麼不要我了？你們為什麼不回家？”

九洛抽噎着貪婪的聞着娘身上的味道，娘摸着她的頭，只是笑，只是笑。

她爹放下碗，夾了一塊魚送到她嘴邊，“乖，吃魚。刺已經挑乾淨了。吃魚的孩子才聰明。”

九洛疑惑的看着爹，她爹從來不幫她做這些事。

“九洛。”她聽到有人叫自己，突然想起三千來。

“三千，三千，你在哪兒三千。”

她回頭去找，三千還躺在地上，竟然醒了。看來摔的那一下還是挺有用。

分神間，爹娘已經不見了。

連同桌上的飯菜也都消失了。

“別找了。”三千虛弱的說道，“他們都是你的心結，河妖正在試圖迷惑你。”

九洛扶起他：“我不明白，河妖為什麼非要和我過不去。”

三千眉頭緊鎖：“照理說，河妖只會對仇人下此殺手。而你我會去查。”

# 第075章 幻境（一）

三千受了傷，僅存的那點法力也泄了一半。

他自知，在這個幻境里待的越久，對他身體的傷害越大。只要他想，他隨時可以讓神識歸位。

可是，他要保證九洛的安全。

事到如今，他也不知自己為何會生起這樣的念頭。也許是念着她以前的恩情，也許，他只是想報復。

三千甩掉紛亂的念頭，告訴自己，只有她活着，他才能讓她嘗盡這世間痛苦的滋味。他不殺她，只要讓她感同身受即可。

所以，她必須活着。

如果她沒有求生的慾望，一直沉迷於心結，即使找到河妖殺了他，九洛仍舊無法逃出河妖設的這個迷局。

這就是河妖的厲害之處。

可是，如何讓她走出心結，她的心結又都藏於何處？必須給他時間才行。

“別走了，我看你一時半會兒找不到出口，先住在這兒吧。”三千看出她不想離開，索性便由了她。

幻境中的時光自是比現實中要快的多。幻境一日，外面的時光只有十息。

靈歌在河邊嚇唬小仙參那會兒，九洛與三千已經在凡間的“家”里住了三天。

九洛仍舊睡在她的房間，三千睡在客房，爹娘的房間空着。

兩個人像是過日子一般，九洛早上起來先去井邊打水洗漱一番，再去淘米摘菜做飯。

三千要幫她，她把他推到一邊，讓他坐在院子里牆根下，好好養傷。

菩提傳燈往廳堂的八仙桌子上一放，幻境里每天都是大晴天。

三千曬着太陽，坐在牆根下端詳屋裡那盞菩提傳燈，想起前塵舊事，心中感慨萬千。

九洛其實不會燒飯。

她覺得三千這樣神仙般的人物，能陪着自己住在心心念念許久的老宅里，必須以最高規格的待遇來招待人家。

招待客人定要有酒有菜。

酒有很多，都在地窖里。她爹愛酒如命，存的酒一輩子也喝不完。可惜美酒還在，人卻不在了。

九洛搬酒罈子時，想起爹，眼睛一陣酸脹。

吃飯時，三千隻喝酒不吃菜。

起初，九洛熱情的夾了好多菜放進他碗里。

三千小心翼翼的嘗了一口，就死活不肯再動筷子。

他就知道會是這種水平。

“不用勸，我喜歡喝酒。修仙之人不喜歡吃飯。你自己吃，你都餓瘦了。你多吃點。”

三千把飯菜全都撥回她碗里，連自己面前的那盤黑糊糊的紅燒肉一併推到九洛面前。

九洛這時候十分後悔當初沒跟她娘學做飯。她知道三千是嫌棄這飯不好吃。

她去爹娘的房間翻了個底掉，終於找到她爹寫給她娘的那本傳家食譜。

看了一宿，幾乎倒背如流，第二天就開始操手實踐。

三千坐在院子里看着藍天白雲，放下書拿起手邊的熱茶，瞥了一眼追着公雞滿院子跑的九洛，勾了勾唇角。

原來這兩百年，她就是這樣過來的。

原來，這就是九洛想要的凡間生活。

“九洛，有些事回不去了就是回不去了。”

三千望着眼前一身雞毛的九洛，開始潑她冷水。

忘記是件幸福的事。

她忘記了，竟然可以活得這麼快樂。

難道只有他一個人活在痛苦中？

# 第076章 幻境（二）

九洛手上還染着雞血，一臉的興奮。

聽到三千的話，她愣了一下，卻不想搭理。

“三千，你的手是不是可以動彈了？幫我去地窖挑一壇‘醉花蔭’，我照着食譜做了幾個新菜，保證一定好吃。”

三千瞪着她，繼續剛才的話題：“九洛，我們在這裏待的夠久了，你該去找出口了。逃避不是辦法，你想死在這裏？”

九洛低着頭，不說話。

左手食指上濺的那滴雞血順着指甲滴到地上，瞬間被塵土淹沒。

三千站起身，指着棗紅色木盆里剛褪了毛的大公雞：“這一切都是假的，是你虛幻出來的。你知道對吧？”

他手一揮，木盆不見了。

他又指了指院子東南角盛開着的薔薇花：“那也是假的。”

他又指了指身邊的茶爐：“這也是假的。”

他袖子一揮：“連這間房子都是你臆想出來的。”

凡是他指點過的，全部消失不見。

唯有這間房子若隱若現的似要消失，最終又屹立不倒。

這是九洛的意志。

九洛抬起頭，眼裡已經有了淚花。

她怔怔的看着三千，哽咽問道：“是不是連你也是假的？是不是？”

三千不答，九洛哭着跑出去。

九洛就是不想醒。

她想等爹娘回來。是她害了他們，如果不是輕信那個道士，爹娘怎麼會死？

九洛跑出去沒多遠，身後沒有三千追來的腳步聲，卻有人喊救命。

她回頭，道士手中拂塵化成利劍刺穿了她娘親的腹部。

她娘親伸着手，讓她跑，別回頭。

滿天雪花洋洋洒洒，跌落在地上的瞬間被鮮血染成了紅色。

她爹衝過去，手中化出一把斧頭風馳電掣砍向道士。

道士躲開的同時，抽出插在娘親腹部的劍回手刺向她爹。

她爹用斧頭擋住那把染血的劍。

她從來不知道爹這麼厲害。她以為他只是個愛講歪理的書生。

爹的眼裡有淚，喊着她的名字讓她逃，別回頭。

那個道士的眼睛是幽藍色的。她永遠不會忘記。

她跑了很久，以為道士會追來殺掉她。

可是道士不見了。

等她回過神來，返回去找爹娘的時候，爹娘也不見了。地上連血跡都沒有。白雪皚皚，覆天蓋地，一切好像沒發生過。

可是，爹娘的屍體呢？

她恨自己的懦弱。恨自己為什麼不和道士拚命，而是要逃？

她永遠不能原諒自己。

那個道士是她救回來的，是她害死了爹娘。

“九洛。”

有人叫她。

九洛從往事中抽離，卻見三千站在藍天白雲下。玄衣黑髮的男子眉眼如畫，招手喚她。

她擦了擦眼角的淚，想要笑。

道士卻突然出現在三千身後。

他幽藍的眼睛泛出的光如冰晶刺骨，九洛大叫：“三千小心。”

那柄殺死爹娘的劍從三千的身體穿過，鮮紅的血順着劍身滴答在三千腳下。

三千那抹笑與身後道士的那抹笑重疊在一起，癲狂了九洛的神智。

她說過，她不喜紅色。

因為，那是血的顏色。

可是，她偏偏穿了一身紅衣。

一聲撕天裂地的凄厲嘶吼自九洛胸腔噴薄而出。

紅衣如血，騰在半空。

八仙桌上的菩提傳燈突然忽明忽暗，似有不安。

九洛額間再次浮現業火紅蓮。

河妖精心布局的這個幻境，在九洛腳下寸寸坍塌。

血紅的雙眸里烙印下那道士的碧眼，還有三千意味深長的一笑。

# 第077章 別動她（第一更）

碧淵仙山的夜晚比白天還要熱鬧。

那些不喜歡陽光的妖魔鬼怪開始了黑暗中的狂歡。

靈歌聽到周圍山林中傳出的各種鬼哭狼嚎，心內毛骨悚然。

在延壽司仙家之地，雖然也有算計與迫害，但像碧淵仙山這樣殺機四伏的危險還是第一次遇到。

靈歌不想讓小仙參看貶了，心中惶然但面上不露半分。

他撥了撥九洛散在臉頰上的碎發，輕聲嘆息。

自翠竹林被九洛救下，他與她幾乎形影不離。九洛的性子不似延壽司其他女仙那般陰柔是非，為人處事有一種不拘小節的寬厚與坦蕩。

靈歌覺得有她在，心裏才踏實。

也不知凌白能不能順利降服那隻河妖，她什麼時候才能醒。

他兀自想着心事，小仙參爬到他腿邊，仰頭望着他。

靈歌察覺沒好氣的問道：“看什麼看？”

小仙參不知是習慣了他這種語氣，還是不想跟他計較，不但沒生氣，還笑着安慰他。

“哥哥不用擔心，姐姐一定會醒過來。”

靈歌拍拍她的頭，問：“你怎麼知道？”

“因為有凌白戰尊。”

靈歌哼了哼，突然想起一事，猶豫了一下，還是問出口來。

“你說哥哥和那個凌白誰長得玉樹臨風？”

話出口，靈歌面上浮現的一絲紅暈被黑暗掩蓋，他眼睛里閃着光，等待着小仙參的答案。

小仙參看了看河面凌白消失的方向，堅定的說：“你。”

靈歌對這個答案很滿意，加之對小仙參的態度就好了幾分。

他突然有了新發現。

“嚶嚶怪，你怎麼說話不漏風了？”

小仙參翻了個白眼，故意閉上嘴不給他看自己的牙齒。

他卻偏要看，兩個人僵持的空當，地上的九洛突然動了一下，雙眉之間散發出耀眼的紅光，緊接着身體騰空而起，周身迸發出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肅殺氣息。

小仙參躲到靈歌身後，靈歌撲上去要抱住九洛卻被一股力量反彈回來。

正當他手足無措時，河面上重新升起水牆，凌白拎着一隻鐵鍋大小的烏龜上了岸。

“別動她。”凌白看到岸上的異樣，把烏龜扔到亂石上，捏訣施法壓制住了九洛不斷升高的身體，同時，她額間的紅光漸漸微弱。

一個時辰后，只聽九洛一聲輕嚀，悠悠轉醒。靈歌扶她坐起，她突然一口鮮血噴了出來，驚得靈歌直喚她的名字。

凌白施法后，體內法力還未恢復，身體虛弱的坐在九洛身邊，用衣袖擦了擦她唇角的血跡，搖了搖頭。

“竟然用這種魚死網破的辦法破鏡而出。性子還是這麼倔。”

他如果知道九洛的業火紅蓮是因三千而再次衝破禁制，從而摧毀幻境逃出來，一定會傷心不已。

剛才，他耗盡體內法力為她重新壓制住業火紅蓮，此刻又見她已經從幻境中走了出來，心中大喜，情不自禁的想要把她擁在懷裡。

誰知靈歌卻早有防備，根本不鬆手。

若不是凌白法力需要時間恢復，靈歌哪裡能如願留住九洛。

他聽凌白的口氣，似乎十分了解九洛。

可是，他卻從未聽九洛提起過凌白，不知他們之間發生過什麼事。

凌白不想跟小孩子計較，說道：“不必抱着她，再有一會兒，她便能醒過來了。”

靈歌當然不聽凌白的。依舊抱着她不放。

他看了眼凌白拎上來的那隻烏龜，猜測道：“這是河妖嗎？”

# 第078章 幻魂龜（第二更）

凌白瞥了那烏龜一眼，竟然頗有耐心的跟靈歌解釋道：“不是，這是河妖用來製造幻境的祭壇。”

靈歌第一次聽說烏龜竟然還有這種用處，伸出腳踢了踢就在腳邊的烏龜。那隻龜突然伸出的脖子，作勢要張嘴咬他。

靈歌立即伸回了腳。

凌白喝道：“這是上古神獸幻魂龜，別惹它。”

靈歌心中不服：我還是上古神鳥呢。

小仙參抻了抻靈歌的袖子，小聲告訴他：“這隻龜可以給人製造夢境，迷幻人的心思。甚至可以在夢中把人殺了。你別惹它。”

靈歌似信非信：“真有這麼厲害？你怎麼會知道這麼多？”

小仙參快速的偷瞄了凌白一眼，低頭閉上了嘴。

靈歌奇怪，我問你，你看他幹嗎？

凌白卻說道：“這個小仙參可不是尋常的仙參。你和九洛撿到寶了。”

靈歌正在詫異撿到什麼寶，一直未醒的九洛突然睜開了眼睛，怔怔的望着深邃的夜空一言不發。

她還沉浸在三千被殺的悲痛中，一時心神未緩過來。

凌白見九洛醒過來，一雙清澈的瞳眸中蘊滿了淚水，也不知她在幻境里看到了些什麼，竟讓她如此傷心。

不過，不管以前如何，以後的日子，他一定不會讓她再受半點委屈。

這樣想着，他輕聲喚了句“九洛”。

為了防止暴露她的身份，凌白強迫自己習慣她的新身份。

靈歌也看到了九洛的眼淚，心下一抽，喃喃問道：“九洛，你沒事吧？你怎麼哭了？”

九洛被他們二人的呼喚喚回了心神，眼淚從眼角滑落，看清自己在一個陌生少年的懷裡，突然一驚，坐起身來揚手就要抽靈歌。

靈歌錯愕，忘記了躲。

小仙參跳到兩人中間，擋住了九洛快到打在靈歌臉上的手掌。

“別打哥哥。”

看到小仙參，九洛心中湧出複雜的情緒。

她那時已經入了幻境，小仙參的見死不救本身不是真的。

可是，一切都太過真實，讓她分不清哪是假哪是真。

以至於她對小仙參還懷有一份戒備與疏離。

“靈歌，靈歌呢？”她四下打量，正好對上凌白的目光，瞳孔縮了縮，“凌、凌白。”

靈歌看到四目相對的兩人，扳過九洛的肩膀，解釋道：“我就是靈歌，我就是靈歌。”

九洛還未從看到凌白的震驚中回過神來，靈歌這一亮明身份，九洛更加迷惑不解。

她推開靈歌：“你胡說什麼？當我瞎嗎？靈歌是只鳥，你是什麼妖怪變的。”

凌白聽到此言，視線凝聚在靈歌身上，又盯着他的頭髮看了看，心中大概明白了一些。

小仙參心道：你不認他才好。他就屬於我了。

她心中正打着小算盤，靈歌把她推了一把，急切的向九洛解釋：“嚶嚶怪能證明我是靈歌，她看着我變身的。嚶嚶怪，你快告訴九洛。快說呀。”

小仙參癟癟嘴，瞪着無辜的大眼睛。我為什麼要說，她不要你了才好呀。

靈歌不知小仙參心中所想，一心只想向九洛證明自己是靈歌。

九洛看着小仙參又看看相貌英俊的少年，然後看向凌白，發現眼前三人沒有一個是可以讓她信任的。

她不說話，卻站起來與靈歌拉開了距離。

靈歌心急如焚，情動之下，不知怎地竟又變回了那隻與九洛形影不離的七彩小鳥。

凌白眸光如炬，泛起旁人不查的殺意。

# 第079章 冷落（第一更）

眼見為實，九洛這才信了靈歌的話，淚花滾滾的朝他伸出手。

靈歌飛過去站在她手心，九洛開心的低頭跟他毛茸茸的小腦袋蹭了蹭：“靈歌，想不到你竟然化成了人形，還是個俊朗不凡的少年，真是太好了。”九洛打心眼裡由衷的高興，一時忘記了幻境里發生的事。

靈歌聽她誇自己“俊朗不凡”，心裏比吃了蜜還甜，眼角餘光掃向凌白，心中那叫一個得意。

凌白揣摩着九洛對靈歌的態度，想了想，終是斂了殺意。

靈歌喋喋不休的講述自己是如何擔心九洛，見大水要淹了她，他卻無能為力，在這種絕望悲憤的情況下，他竟然突破了瓶頸凡此種種，總之一大堆話講也講不完。

對於靈歌來說，他這種變化成人的喜悅與震撼只有九洛能懂。

九洛認真的聽着他講，時不時的配合著他的講述或大呼或寬慰，兩人熱絡的聊着天，冷落了凌白和一直悶悶不樂的小仙參。

凌白倒是耐得下心來，反正她就在身邊，這就足夠了。他與她的歲月可期，緩緩而不急。

小仙參卻不開心。

靈歌又變成小鳥的樣子，一會跳上九洛肩頭，一會落到她曲起的膝頭，興奮的簡直和剛才判若兩人。

小仙參湊到跟前去，想插一兩句話，卻根本無處下嘴。

她幽幽嘆息，生氣的坐在地上扒拉石子。

九洛跟靈歌說話的間隙，偷偷瞄了一眼坐在火堆旁邊的凌白，納悶他怎麼會出現在碧淵仙山。

自那日在東海一別，她對他全無好印象。本想着見到他定要先罵他一通解解氣。誰知真的見了面，卻完全忘記了當時的想法，凌白於她而言，總有着令她解釋不清的感覺。

凌白恰好在此時抬眸，兩人目光相對，九洛像是被炙火燙到，瞬間收回視線。

“你在幻境里看到了什麼？為什麼哭了？”靈歌把自己這邊發生的事情交待清楚后，關心起九洛剛剛醒來時的情緒。

九洛明知那是幻境，悲喜愛恨不過是一場虛無，可是，她就是不想再提起。

靈歌見她搖頭，也不逼她，反而逗她道：“你看那隻王八犢子，就是害你身陷幻境的幻魂龜。要不我們把它燉了熬湯。”

“不可以。”小仙參擋在幻魂龜跟前，一臉擔憂的勸說靈歌，“說了讓你別惹它，不然你會倒霉的。你怎麼不聽話。”

靈歌只為逗九洛開心，哪會真的把這隻上古靈獸給燉了，看到小仙參瞎着急的樣子，它意念轉動，竟又變回了人身。

有了上次的經驗，他這次變身不再是赤條條的，仍舊變幻出一身紅袍，他笑着拍拍小仙參的頭，奇怪問道：“你怎麼這麼怕這隻烏龜？難道你也吃過它的虧？”

小仙參臉色一白，卻呲着牙對他做了個鬼臉。

九洛的目光從靈歌身上移到小仙參臉上，垂眸細思。她記得小仙參兩顆門牙明明沒有，怎麼現在竟然長了出來。這生長速度也太快了。

她也摸摸小仙參的頭，轉頭對凌白說道：“這隻龜是你抓來的？”

等了這許久，凌白終於等到她跟自己說話，彷彿這萬年來，她只是離開他的視線去瑤池赴了一個酒宴，如今回來，看到月下獨酌的他，不甚在意的輕聲打個招呼，光着腳提起裙裾小心的踏着月光溜回殿中。

# 第080章 來歷（感謝風吹雲袖盟主）（第二更）

“謝謝你。”九洛以為是凌白殺了河妖奪回祭壇才把自己從幻境中救了出來。發自內心的跟他道謝。

凌白知她誤會了，因有小仙參与靈歌在場，也不便道破她是因業火紅蓮才能破境而出，勾唇淡然一笑，道：“跌入幻境唯一自救的辦法便是用堅定的意志否定眼前發生的一切。你不用謝我，

要謝就謝你自己。不過”

九洛問：“不過什麼？”

凌白探究的看了看她：“你倒是變了不少。”他沉吟一息，笑道：“不講髒話了。”九洛也知自己性子比之前沉靜了些，她覺得完全是因為在延壽司待久了的緣故，根本沒有說髒話的氛圍呀。這要是在花果山，她想斯文都斯文不起來。

“不是不講，是你沒見她憤怒到極點。氣極了她照樣罵人。老子信了你的邪。真是個渣渣。”靈歌插話道，把九洛以前常掛嘴邊的口頭禪惟妙惟肖學了一遍。他可不想讓凌白知道九洛的好。嚇跑他才好呢。

九洛一臉黑線。哪有這樣黑朋友的。她像往常一樣在他頭上狠狠彈了一個爆栗，毫不手軟：“多嘴。”靈歌抱着頭嗷嗷叫得大聲。

那隻一直沉睡的幻魂龜被他吵醒，慢吞吞伸出脖子，怒氣沖沖盯着他看。

小仙參嚇得跳起來擋在靈歌身前，背對着幻魂龜大叫：“別看哥哥，別看哥哥。你快給幻魂龜道歉，不然他生氣了真的會去你夢裡追殺你的。”

靈歌撲哧笑出聲來：“嚶嚶怪，你別嚇唬我行嗎？有本事讓他來。”

他沒經歷九洛在幻境中那些遭遇，看到幻魂龜和其他龜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個頭比其他龜大了幾倍而已，並不覺得害怕。反而認為小仙參在小題大作。河妖都死了，祭壇還能有多大用處。

凌白搖頭：“小仙參此話不假。不信你可以得罪幻魂龜試試。”

靈歌本來就覺得他在這多餘，現在更覺得他在挑釁自己，心中大為不快。

“你怎麼知道小仙參說得是真的？她一隻山間精靈才有幾百年的壽命，怎知上古神獸的本事？”

“我說過她不是普通的小仙參。”凌白不想與小孩子爭辯，側頭問九洛：“你是怎麼讓她心甘情願跟着你的？”

九洛也奇怪這隻小仙參為何與書中所說不同，給她機會她都不逃，完全違背精靈的特性。

她詳細的把逮住小仙參的經過向凌白說了一遍。

小仙參乖巧的抱着靈歌的大腿，躲在後面怯怯的聽着他們在研究自己，靈歌見她好像十分懼怕凌白，連看都不敢看他，深感不可思議。

凌白不就是天界戰尊嗎？他可真沒覺得戰尊有多了不起。

雖然他自己剛剛能變身成人形，可是從小他就堅信自己是與眾不同的，將來必定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這些不是他自己說的，而是司祿星君常常念叨的話。可能就是被司祿星君催眠太甚，他骨子里驕傲的很。

凌白認真聽完九洛的講述，琢磨一下，問道：“那截枯木呢？拿來我看看。”

小仙參聽他如此說，立即緊張起來，抓着靈歌大腿的手突然用力。

靈歌吃痛叫道：“你干什麼？”

小仙參紅潤的小臉蛋變得煞白。

九洛一直覺得小仙參有古怪，此時更是堅定內心的想法。凌白是天庭的人，見識自然比自己多，正好查查這小仙參的來歷。

她掏出之前收起來的那截枯木，遞給凌白。

小仙參直勾勾的看着那截枯木，又驚又怕。

# 第081章 燈火闌珊（第一更）

凌白接過枯木放在掌心反覆摩挲，枯木外表褐色，有成人小臂大小，主幹有拇指粗細，有兩根分枝，分枝上又有分枝。凌白另一隻手覆在枯木上，念了一段歸元咒，那截枯枝瞬間縮小數倍，靜靜躺在凌白掌心。

九洛湊過去瞧，發現竟是不多得的寶物珊瑚枝，忍不住想要去摸上一摸。

這段珊瑚枝通體流淌着鮮活靈動的紅色，水潤細膩，泛着柔和的光澤，瞧上一眼便知不是尋常的寶物。

“幸好這玩意比碧淵仙山的土地堅硬。”九洛想起之前自己拿它戳地泄憤的舉動，暗暗心驚，這麼好的寶物差點毀在自己手裡。

她看了眼小仙參，小仙參卻一臉痴迷、敬畏的望着凌白掌心。

靈歌也好奇的湊上來，嘖嘖讚歎：“我家九兒是如來神掌嗎？隨便一出手，就撿到寶物。”

九洛視線未離開珊瑚枝，手卻準確無誤拍到靈歌頭上。靈歌也不躲，嘻嘻的笑着。

凌白看到九洛凝視珊瑚枝的眼神，想起一物，從虛域里拿出珊瑚珠串成的珠鏈與珊瑚枝串在一起，在九洛疑惑的瞬間掛在她脖子上。

“給我掛這個幹嗎？”九洛想要摘下來，凌白攔過她，解釋：“這不是尋常的珊瑚枝，它有個名字很好聽，叫‘燈火闌珊’。這是仙參一族的聖物。你確定你要摘下來？“他挑眉，視線移向抱着靈歌大腿的小仙參。

九洛小心的摸了摸珊瑚枝，瞬間有一股清涼舒爽的感覺沁入心脾。

“燈火闌珊”，她呢喃念了兩遍，轉頭正瞧見小仙參無比恭敬的看着自己，心念轉動，問凌白：

“這‘燈火闌珊’可是能教碧淵仙山的小仙參們聽命於我？”

凌白故作高深的點頭：“不僅能讓碧淵仙山的小仙參聽命於你，三界間所有仙參都會聽你的號令。”

靈歌倒吸一口涼氣：“真是這樣？”

凌白笑而不語看向小仙參。

九洛把小仙參從靈歌身上抱下來，目不轉睛的看着她：“你來說，到底怎麼回事？你和‘燈火闌珊’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和靈歌面前？”

現在想來，小仙參一直不肯逃跑一定是為了取回“燈火闌珊”。

可是，既然這珊瑚枝是仙參一族的聖物，又怎麼會在她一個小丫頭手中？這其中不知有什麼隱情。

凌白不是說誰持有燈火闌珊誰就可以號令仙參嗎？

她正好試試小仙參會不會跟她說實話，也好驗證一下凌白講的是不是真的。

小仙參十分不情願被九洛從靈歌身上拿下來，九洛問她話，她頭一扭，嘴一撇，一副打死也不說的架式。

九洛眼神飄到凌白那兒：看了嗎？活生生的例子，反駁你剛才的號令全參。

凌白無奈的勾唇搖頭，伸手點點九洛額頭：“你呀，總不肯聽我把話說完。”

九洛被他點了兩下，心神恍惚，這種感覺似曾相識，忘記了躲。

靈歌頗不高興，瞪了凌白兩眼。

小仙參一直瞧着靈歌的表情，見他瞪凌白，她反而白了他一眼。

凌白沒在意這些，拽過九洛的手不知用何物刺破了她的食指指尖，旋即把帶血的手指按到“燈火闌珊”上面。

“你不讓它認主，它怎麼幫你號令仙參！”

只見那“燈火闌珊”光芒大勝，萬道霞光自九洛胸前射出，小仙參溜到地上，朝着九洛跪了下去。

# 第082章 以我靈根，護佑我主。天上地上，衷心不二（第二更）

九洛方還沉浸在震驚中，獃獃的看着跪在腳下的小仙參，卻聽河岸四周突然響起不絕於耳的“沙沙”之聲。

夜深如墨，月白如水。

仙山林子里的怪叫漸漸淹沒在“沙沙”聲中，瞬息的功夫，從四面八方湧來上千隻仙參密密實實的圍攏在幾人跟前，正當九洛錯愕不知如何是好之時，千隻仙參動作統一，步調一致的同小仙參一樣跪在九洛面前。

後面林子里沙沙聲仍在繼續，影影綽綽的，似還有走得慢的正陸續趕來。

九洛艱難的咽了口唾沫，與凌白對視：這是怎麼回事？

凌白微笑不語。月白長袍在火光映照下愈發襯得他玉樹臨風，氣宇不凡。只是袖口那一絲來自九洛嘴角的血跡，格外觸目。

潔癖如斯，卻不知為何沒有化去那絲血污。

靈歌湊過來小聲跟九洛嘀咕：“他奶奶的，咱這是要發呀！這得多少個‘十隻’呀？真想讓顧風岩和延壽司那幫勢利小人看看這個場面。閃瞎他們的狗眼。姓顧的那個混蛋要是知道此事還不立即被你氣死過去。”

想到顧風岩的懲罰，九洛只覺得頭皮發麻。

小仙參聽到兩人對話，靈機一動，突然站起來，振臂高呼：“以我靈根，護佑我主。天上地下，衷心不二。”

上千隻仙參聽到口號，呼啦啦全都站了起來，異口同聲：“以我靈根，護佑我主。天上地下，衷心不二。”

“以我靈根，護佑我主。天上地上，衷心不二。”

“以我靈根，護佑我主。天上地上，衷心不二。”

一時間，喊聲震天，氣勢如虹。

把剛睡踏實的幻魂龜又給吵醒了。

幻魂龜抻着脖子打量了一圈，滿腦袋黑線的又縮了回去。一個個長得沒甚差別，找個帶頭大哥比弄場幻境還費力氣，還是認準一個下手比較穩妥。

它再次確認了靈歌的那張臉，帶着不甘與憤怒縮回龜殼裡。

這事就特么尷尬了。

靈歌與九洛互看一眼，都覺得此事太過荒唐且不可思議了。

來這裏明明是要抓仙參回去交差的，現在成了仙參的主子，這是不是有一種殺敵不成，卻被敵人策反的感覺。

不過也好，“這下交差不愁了。”靈感小聲說道。

九洛卻不這樣想，人家都跪下來認主了，她這個主子能把自己人拱手送給別人任人宰割嗎？

當然不能。

自己人只有護着的道理，哪能出賣？

這顯然不是她祝九洛的作事風格呀。

她環視四面群情激昂的仙參，心中竟湧起一種澎湃之感。犹如孫猴子奪下花果山那天，一山的妖精跪服於他。

她站在猴子身邊，環視下面的妖精，當時就是這樣一種無法抑制的心情，彷彿有一隻豢養在心裏的野獸想要破籠而出，一下又一下撞擊着那隻籠子，嘭嘭嘭的撞得人心慌卻也享受。

她對凌白勾了勾手，凌白探身靠近。

九洛在他耳邊悄聲問道：“你怎麼把這麼大的便宜讓給我？有什麼條件？直說。”

凌白完全可以把“燈火闌珊”握在自己手裡，不告訴她使用方法。她根本打不過他，所以，只要他想，她只能幹瞪眼看着他滴血降物。

然而他卻沒有這樣做，反而把這樣大的便宜給了她，這裏面一定有什麼陰謀詭計。她不相信這世上有無緣無故的好。

# 第083章 規矩是死的，不懂變通嗎(第一更）

凌白仰頭望了一眼那遠處的一輪皎月，神思飄忽。

當九洛還是瑤姬時，她想要凌宵殿上懸在玉帝身側的那鼎三界內再無第二個的雪爐，以便她去凡間遊玩時祛暑用，凌白只沉思片刻，便答應了她。

看着她抱着雪爐開心的笑顏，即便為此付出了代價，也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而今，她問他，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條件呢？

凌白想笑，當然有條件。

他若說沒有條件，她承受這些一定心懷忐忑，無法心安。“條件回頭再說，反正你也賴不了賬。當下先解決眼前的事。”

他提醒九洛眼前的形勢，仍舊有大批仙參湧向河灘。

對於仙參來說，能親眼目睹新主容顏並參拜，那是一種殊榮。

九洛環視四周，举手示意讓它們停止吶喊。響亮的口號隨着她的手臂下落，戛然而止。

靈歌驕傲的看着她。

九洛心內湧起一種無法言說的情緒，陰差陽錯間，她竟然輕而易舉成為仙參的主子。世間的事，微妙且不可言說。

四周安靜下來，除卻零落的沙沙之聲，仙山內再無其他聲音。

九洛皺眉。凶禽猛獸的嘶吼聲消失，這並不是好事。

九洛低頭，目之所及全是與小仙參一般這麼大小的小人，大多數梳着朝天髻，裏面零星有幾個扎着兩個羊角辮。估計梳朝天髻的是雄性仙參，而扎羊角辮的則與被靈歌叫做“嚶嚶怪”的小仙參一樣是雌性。

如此多的仙參聚集在此，恐怕早就引起妖魔的注意。

仙參難抓，平日里能見到的，那都屬於個人的造化。

而眼下這情形，任誰見了都會有種撞大運的竊喜，隨便一伸手就能撈一兩隻逮回去提升一下靈力。

仙參可比一般的仙草、玉髓要珍貴百倍，功效自是上乘。

九洛捂住胸口仍舊散發著異彩的“燈火闌珊”，瞪了凌白一眼。

聽他語氣顯然知道仙參全巢出動，定會引來妖魔覬覦。這不是讓她祝九洛的人馬以身犯險？

“它們為什麼都要冒險出來？”她問離自己最近的嚶嚶怪，嚶嚶怪恭敬上前答道：“因為這是仙參一族的族規，受到‘燈火闌珊’感召，無論有何危險都要出來參見主子。”

九洛不以為意，規矩是死的，不懂變通嗎？

“以後這規矩要改。”

“改不得。”嚶嚶怪瞪着大眼睛，難得一臉嚴肅緊張。

九洛心道，有什麼改不得？咱倆誰是主子？怎麼我這聖物在你這兒就不好使了？

她沒跟嚶嚶怪說這麼多，因為此時，山林里出現了奇怪的聲音，大有被包圍之勢。

九洛周身騰起一股強勁的靈力，大聲對腳下的仙參說道：“從今天起所有仙參都要聽我祝九洛的號召。”她第一次以領袖之姿站在眾人面前指揮，雖然沒有緊張之感，卻在說了這麼一句話之後不知還要說些什麼，只覺得大敵當前，面對無力抗敵的仙參，唯有保護它們。

仙參聽到九洛講話，興奮的揮手高呼回應着。

全然不顧黑暗中亮起的無數雙陰森森的眼睛。

靈歌也發現了不對勁，提醒九洛：“大事不妙，有妖想伏擊咱們。”

“沒那麼容易。”九洛看他一眼，突然大喝一聲：“所有仙參聽命，遁地藏匿，別讓妖魔佔了便宜。”

她祝九洛的仙參，一個都不給別人。只要鑽入地里，大羅神仙也別想輕易抓到它們。

# 第084章 你是不是當神仙當的太久了（第二更）

誰能想到，仙參界的霸主首登高位，下達的第一個命令竟然是全體逃跑。

要是被仙參上一任主子知道了竟然這麼慫的人接管了其位置，還不得氣得吐血身亡。

然而，凌白卻是對九洛露出讚許的神色。

把他人安危放在首位，懂得變通，胸懷坦蕩。不論她如何輪迴，丟了多少魂魄，她還是他的小瑤。

仙參在聽到九洛的命令后呆了一瞬，隨即高呼“遵命”施展各自本領潛入紛紛地底。

而遠處正在趕來的仙參卻沒有這麼幸運，山林里傳來的呼救聲，刺激着九洛的神經。

她的人被抓了。

“老子信了你的邪！”眨眼間，她又變回了那個粗魯的少女。身法矯捷向山林中的危險奮不顧身而去。

凌白嘴角微抽，不由得苦笑。

這樣一看，她又不是他的小瑤了。

靈歌看了眼嚶嚶怪，叮囑她一定要藏好。便緊隨九洛沖向黑黢黢的山林。

小仙參在後面追了幾步，癟癟嘴守在了幻魂龜跟前。

九洛自從在幻境中再現業火紅蓮，她的體內靈力就如碧淵仙山的古老森林般茂密葳蕤，有一種勢不可擋之感。

眼見一隻呲嘴獠牙的怪獸抓着一隻仙參哈哈怪笑，她人未到，身體里卻祭出兩條火龍，嘶吼交織着撲向怪獸的雙腿。

她怕火焰兇猛傷到仙參，兩條火龍始終攻擊怪獸的下盤。

怪獸突然從背上伸出一隻長手，向九洛抓來。

“渣渣。”九洛眼見就要被那隻手掐住脖子，突有兩條火龍從她身後繞過直擊怪獸。

九洛笑了笑對靈歌道：“你的靈力增長不少。”

靈歌一邊與怪獸纏鬥一邊誇獎九洛：“你的靈力也大有進益，難道在幻境有什麼奇遇？”

九洛笑而不語，一番打鬥，多爪怪獸拜下陣來，它不想戀戰，帶着仙參轉身要逃。

九洛哪容它走，火靈化成長矛直搗其後心，怪獸的身體被火焰從中間燒出個大洞，仙參向來激靈，見抓住自己的爪子鬆了力氣，立即掙脫跳到地上，望了九洛一眼遁入地底不見了蹤影。

呼救聲不斷，九洛與靈歌配合著又救了幾隻仙參，但還是有幾隻仙參被在旁邊狩獵的妖精抓走了。

凌白抽出上古神器青萍劍站在半空，劍身的光芒瞬間照亮了大片山林，凡是被這光亮刺到的妖精就如劍身穿透身體般疼痛抽搐。

配合著咒語，漫漫合圍上來的妖魔在青萍劍的威壓下再不肯戰，前仆後繼消失於山林中。

九洛還要去追，被凌白叫住。

“這些妖只是些初級的，還未開化，打它們不費力。你若追進去危險可就大了，裏面的妖魔比你道行深，戰一個兩個行，一擁而上的話你就要吃虧了。”凌白阻止道。

九洛有些不甘心，因為自己滴血降物，引來仙參參拜，卻害得它們被抓，想到此，她心中很不是滋味。

“難道那些仙參就這樣被它們白白抓走了？”九洛怒問。

凌白嘆道：“仙參認主本就是一次歷劫。歷來都會有傷亡。這是上天對萬物的公平。不然那些妖哪有機會抓到仙參？”

“上天對萬物的公平？”九洛以為自己聽錯了，“你是不是當神仙當的太久了？仙參被抓也是公平？上天的公平沒人質疑嗎？”

# 第085章 天命（第一更）

剛才的那場戰鬥恰似一場過雲雨，來得快，去得也快。

亂鬨哄的河灘重新安靜下來。

凌白視線在嚶嚶怪、幻魂龜、靈歌身上轉了一圈，最後落在怒氣沖沖的九洛身上。

對於她剛才的置疑，他也曾有過。那時他還是少年，隨着師父去妖界殺敵，染了血的青萍劍像嗜血怪物，令他每每看着那些僵硬的屍體都會生出一個念頭：這些妖並未去天界搗亂，為什麼要殺了他們？

為什麼？

記得師父告訴他，三界法則，物競天擇。強者生存，弱者滅亡。盤古開天闢地、女媧娘娘造人之時，便決定了這就是天道。

他不明白天道為何如此殘忍，師父用手中的波譎鏡讓他看凡間百態，看凡人與凡人之間的殺戮，看妖魔在凡間作惡稱霸的樣子。

凌白沉思不語。

很久他才想明白一個道理，所謂物競天則不過是三界間的生存之道，你只要自身夠強大就能掌控別人的命運。弱者只有匍匐偷生。

凌白用法力把河灘上的篝火加持的更加旺盛，火苗像舞蹈的蛇扭動搖曳。他語調輕緩的告訴九洛她想要知道的答案。

“上天的公平要由你自己去爭取。弱之肉，強之食，天道如此。”

九洛冷笑。

花果山被屠，孫猴子被壓在五行山下，她被顧風岩欺負、仙參被怪獸抓走但凡種種沒有一件事是公平的。然而，他們卻都說這是天道。

“如果這就是你說的天道？那你們這些神仙的命運又由誰來掌握？”

凌白定定的凝視着她。

這也是他當時問師父的話。

師父說：天命。

凌白揚手指了指天：“強者自有天命來掌控。”

九洛仰頭看着深邃、幽藍的夜空，哂然一笑。

靈歌與嚶嚶怪都安靜的望着她和凌白。良久，九洛問凌白：“如若天命錯了呢？你要不要反？”

凌白沒有給她答案。有些事，只有事到臨頭才知道如何去做。

九洛知道他這樣的神仙，不會去違背天命，索性不再討論下去，她想起另外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會來這裏？”算上在花果山那次，這是他第二次救自己了。

“我來這裏尋一件東西。”凌白直言，他要找靈芝仙草，找到它就可以為九洛解除業火紅蓮的終身桎梏，她就可以跟他重返天庭。

“尋什麼？”九洛覺得凌白很奇怪，似乎他並不像之前說的那樣不認識她。否則，初見時他為什麼執意要帶她上九重天？這次在幻境中經歷生死之痛，如若不是他，自己也不會逃出來。

看着眼前白衣勝雪的男子，她之前積下的怨氣漸漸平息了。

凌白看了眼靈歌身邊的小仙參，突然福至心靈，與九洛商量道：“你之前不是欠我一個人情，現在還。”

九洛撇撇嘴，剛還想原諒他騙自己的事，現在竟然又講起條件來了。

不過，她接任參主時答應讓他提條件，這事如果他不提，她反而放心不下呢。

“說吧，什麼條件？”她想起什麼緊接着說道：“跟我要仙參的話免提。”她可不會把自己人送上斷頭台。

凌白知她脾氣，忙道：“這是自然，你的仙參不會隨便給人殘殺的，我懂。”

“你不懂。是不會給人殘殺。沒有隨便的餘地。”九洛更正道。

凌白無奈的笑笑：“好，我不懂。我不要仙參，但我要仙參幫忙。”

“幫忙？幫什麼忙？”九洛盯着凌白，不知他又搞什麼花樣。

# 第086章 靈芝仙草（第二更）

凌白瞧了眼一臉好奇的嚶嚶怪，接着說道：“仙參有一樣本事你可能還不太清楚。它們遍布三界之內，隱藏於不為人知的角落裡、偏僻處，可以搜集到三界內所有你想要的信息。你擁有它們，相當於擁有一支最強大最廣闊的情報網。就是玉帝跟前的紅人千里眼和順風耳都不及它們的能耐。”

九洛聽得入神，心裏一陣開心，想不到仙參們還有這等本事。別的她沒想，只想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不是通過這個情報網就能找到夢瑤那個死蛇精的去向，尋回爹娘的遺物了？如果真有這樣的本事，那她可不可以讓仙參給孫猴子報個信？

“那又怎樣？”九洛心裏高興，面上卻仍舊故作沉靜。不過，凌白還是在她泛着流光的瞳眸里察覺到了她心底的快樂情緒。

也不知這些日子她經歷了些什麼，竟然成長的如此之快。已經學會收斂情緒，隱藏內心渴望。

這與她的小瑤的確有些不同。

可是隨即，他便在心裏揮去這種想法，再次告訴自己眼前的人是九洛，不是小瑤。

凌白斂住心神，此時顯得鄭重其事。

他認真的看着九洛，語氣誠懇：“我想請你讓仙參們幫我找一樣東西。此物是上古精靈，本為炎帝培植改良的一株神葯，名為靈芝仙草。它的狡猾程度比仙參還要更勝一籌。而且沒人知道它的樣子，也沒人知道它在哪裡，所以還請你幫這個忙。”

九洛詫異：“既然不知什麼樣子又怎麼去找？”

凌白笑道：“你有所不知，雖然靈芝仙草狡猾，但它有一個嗜好，最愛收集天下奇珍異寶，你只要讓仙參去有奇珍異寶的地方尋找，定能有所收穫。”

“那你怎麼不去？”

“我只有一個人，去了甲地，便去不了乙地。到了乙地，也許靈芝仙草正在丙處。而你的仙參有成千上萬，只要讓它們有目的的尋找，不愁找不到。”

他的內心也是高興的。相信用這個辦法，假以時日總會找到些蛛絲馬跡。

九洛想了想，這事不算難事。遂點頭答應。

凌白正要謝她，她卻又道：“還是不行。還是不行。”

“怎麼不行？”凌白問她。

靈歌在旁邊聽得認真。為九洛擁有這樣的力量開心，卻也不想凌白因此事與九洛沒完沒了的糾纏。但聽九洛說不行，他忙插嘴道：“九洛說不行，自有她的道理。仙參雖有這樣的本事，可是如果頻繁出現在繁華地帶，很容易被捉了去。”

“你說對不對？”靈歌挑眉問嚶嚶怪。在他璀璨星眸的注視下，小仙參立即點了點頭，馬上又搖頭否定。

靈歌正想教訓她不懂得與他配合，九洛開口解釋道：“我說不行是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發號施令。難道再集結一次，置它們於危險之中？這不行。絕對不行。”想起那幾隻被抓走的仙參，九洛就覺得一陣心疼。

嚶嚶怪聽到她的擔憂，立即上前說道：“主子別擔心，‘燈火闌珊’通曉您的心意，只要用神識傳令於它，所有仙參都會接收到您的命令。”

九洛剛剛緊皺的眉頭舒展開來：“當真？”

嚶嚶怪瞪着大眼睛連連點頭：“主子可以現在就試試。”

# 第087章 對她好的，她必定報答（第一更）

凌白也用鼓勵的眼神看着她，只有靈歌不開心。恨不得即刻把嚶嚶怪摁泥里，讓她多嘴。

九洛閉上眼，喚出神識與“燈火闌珊”溝通，幾人只見月光下，九洛頸上的珊瑚樹被紅光籠罩，散發出柔和的光芒，在夜色中若隱若現。

半柱香后，九洛睜開眼，滿意的摸摸小仙參的頭。

她不僅傳達了凌白所託之事，還另外交待了尋找夢瑤。

她祝九洛可是個恩怨分明的主。對她好的，她必定報答。對她作惡的，總有一天她會加倍討回來。

臭蛇精，等着吧。一定要你好看。

處理完眼下的事，九洛的肚子開始抗議，咕嚕咕嚕的叫起來。

她有些不好意思的捂住肚子，看了看凌白，嘟囔道：“一天沒吃飯，沒力氣了。有什麼能吃的？”她坐在火堆旁邊，掃了眼幻魂龜，又盯着小仙參看。

小仙參嚇得躲到靈歌腿后，怯怯說道：“吃我不解飽的。吃它吃它。”生死關頭，她認為幻魂龜再是上古靈物，也沒自己的命重要。吃了它也不會跑自己夢裡來施法。保命就行。

九洛瞪小仙參不是因為打了想吃她的主意，而是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靈歌拎着小仙參的兩隻小辮子，把她舉得和自己的視線平行，一臉譏笑的逗她：“你不是不讓動那隻烏龜，怎麼一牽扯到你的小命先把那龜給推出去擋你前面了？行啊你，求生意志很堅定嘛。”

小仙參蹬着小腿，兩隻手拍打着靈歌的手背，不停叫嚷着“放我下來，放我下來”，靈歌卻不肯鬆手，樂此不疲的逗弄她玩。

九洛看着他倆打鬧，跟着笑了會兒，再回頭，發現凌白不見了。

山林邊緣，他挺拔的背影一閃而逝。

九洛喊道：“你去哪？”

凌白未回頭，聲音卻傳到她耳邊：“去去就來，等我。”

幻魂龜被靈歌和小仙參吵醒，伸着脖子瞪着靈歌，默默地在心裏一遍又一遍刻畫著他的樣子。

靈歌渾然不覺，見凌白走遠，他停下打鬧，把小仙參放到地上，認真的看着她：“嚶嚶怪，你老實交待，你怎麼會有燈火闌珊？”

此物既然是參族聖物，又如何會在一隻小仙參手中。

他早就想問，但念及小仙參似乎很懼怕凌白，便想着找個機會再說。現在凌白不在，正好要問個明白。

他不問還好，一問之下，小仙參“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九洛把她抱在懷裡，問她：“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着我們？看你幾次欲言又止，是有顧慮嗎？別害怕，我現在既做了參主之位，一定會想辦法保護你們。哭解決不了問題，說出來大家一起幫你想辦法。”九洛哄了半天小仙參，一番猶豫后，才把事情經過講出來。

原來，自參族上一任參主離開后，便把聖物“燈火闌珊”交由小仙參的爺爺守護。他當時叮囑小仙參的爺爺，將來會有有緣人與燈火闌珊不期而遇，一定要盡職盡責等到那一天。

然而，就在前两天，碧淵仙山鬼峰的鬼王竟設計抓住了小仙參的爺爺，要他交出燈火闌珊。

他自然是死也不願意把全族性命扔進魔窟任人宰割，幾日下來被折磨得已經奄奄一息。

小仙參一直躲在暗中伺機救他，卻因為鬼王太過警覺，身邊的嘍啰眾多，她有膽量卻沒本事。眼看爺爺要不行了，她決定取回燈火闌珊跟鬼王換人。

# 第088章 你能不能救救他（第二更）

為了不讓那些居心叵測之人發現燈火闌珊，前任主人封印了它，變成普通的一截枯木。

鬼王抓走小仙參的爺爺時，燈火闌珊就在眼前，只不過完全被忽略。

因為燈火闌珊不能入地，小仙參只好扛着它去救爺爺，路途中恰巧遇上九洛與靈歌，她情急之下躲進地里，而燈火闌珊卻留在地面上。

她本想等九洛她們離開了再取回燈火闌珊，誰知九洛竟然抓起它插進自己頭髮里。

就這樣陰錯陽差的，她沒能救成爺爺，九洛成了參主。

也許九洛就是前任參主所說的有緣人。

小仙參邊哭邊說，九洛與靈歌斷斷續續算是把事情搞明白了。

小仙參抽噎一通突然不哭了，她噗通跪在九洛面前，目光含淚的哀求道：“主子，你能不能救救我爺爺？我的爹娘都死了，我只有爺爺。爺爺是我唯一的親人了。你能不能救救他？”

“不能。”

不等九洛表態，靈歌率先替她拒絕了小仙參。

小仙參怨懟的瞪着他：“為什麼不能？”

靈歌狠下心說道：“鬼峰是三個峰里妖魔最厲害的山峰，剛才對付那些怪獸已經拙荊見肘，以我們幾人之力要是這樣去救你爺爺，等於是羊入虎口。到時候燈火闌珊落到鬼王手裡，你整個參族可就完了？你想清楚沒？”

靈歌說得不無道理。他雖說骨子里傲嬌，但做事很有分寸。

如若不是凌白在，剛才那些怪獸一擁而上，他和九洛說不定就被它們當食物給拆分了活活吃掉。

沒有把握的事，堅決不能做。

小仙參也知是這個道理，所以她幾次欲言又止。可是，畢竟被抓的是她的親人，如果她不去救，爺爺必死無疑。可是若是去了，倘若真被鬼王搶走燈火闌珊，爺爺定會怪她沒有守護好聖物，還陷全族於險境。左右為難之際，九洛一把抱起她，摟進懷裡。

九洛明白她此刻的心情，就像她當初不顧生死要救猴子一樣。

可是，那時她是一個人，大不了把命賠上。現在卻不同，有靈歌在，還有整個參族，她不能像以前一樣蠻幹。

“別哭了，我們想個辦法看看怎麼和鬼王鬥上一斗。”

九洛一邊勸小仙參，一邊細心的幫她整理好被靈歌抓亂的頭髮。

小仙參的頭髮雖說順滑，卻根根粗壯，差點扎了九洛的手。

小仙參聽到九洛有意要救人，頓時不哭了，乖巧的坐在她腿上，喃喃道：“其實，只要凌白戰尊肯出手，鬼王一定打不過他。”

原來這小傢伙竟然打的是這個鬼主意。

九洛與靈歌對視一眼，靈歌問她：“你既然有了主意，為什麼自己不去求他，跟我們說什麼？”

小仙參癟癟嘴，明明是你剛才非要讓人家說的。

“我怕戰尊，不敢求他。而且”

凌白是三界戰尊，自然殺伐無數，雖然一襲白衣，面容俊朗，但做為一隻吸收天地精華而生的仙參，她能敏銳的感覺到凌白身上籠罩的殺氣。怕，是一種本能。

九洛捏了捏她的小臉蛋，提醒她還有半句話沒說完：“而且什麼？”

小仙參偷瞧靈歌一眼，正氣說道：“而且，而且戰尊只聽主子的話。”

九洛以為她會說什麼關於凌白有多可怕的事，沒想到她竟然扯到這上面來了。

她敲了敲小仙參的腦袋：“別胡說。小孩子亂說話會掉牙。”

靈歌黑着臉：“不僅會掉牙，頭髮也會掉光。”

小仙參委屈的緊，雙手緊緊捂住了嘴，聽靈歌詛咒般的言語，又慌忙去護頭髮。

突然眼睛放光，小手向山林那邊一指：“戰尊回來了。”

# 第089章 摸吧摸吧，手感不錯（第一更）

九洛轉頭看去，只見凌白如一道耀眼的白光飄然而至。

她心裏嘀咕，也不知凌白聽沒聽到小孩子亂說話，但見他神色如常，便好奇問他：“你剛才幹什麼去了？”

凌白意味深長的看了她一眼。

她還在，這已經足夠了。

“去找了些野果，很甜，你嘗嘗。”他從虛域里掏出好多紅色的野果子，遞給九洛。

東海龍宮一別，他讓她等他，她卻消失的無影無蹤，如果不是上天眷顧在此地遇見她，估計他不知又要等幾百年才能找到她。

剛才去山林里摘果子，有那麼一瞬間真的害怕她會再次消失不見。

幸好，她在。

九洛接過果子，肚子一陣嘰里咕嚕亂叫，在衣服上蹭了蹭就往嘴裏送。

凌白奪過去瞪了她一眼，訓道：“沒洗就吃？”

九洛嘻嘻一笑：“我在花果山一直這樣，這不好好的？”她現在對河水還心有畏懼，萬一不小心再中計呢。雖說幻魂龜被凌白收服，可保不齊還有其他什麼妖精作怪。她又嘴硬的很，不想讓凌白知道她內心裏是有點怕的。

反正這樣吃也吃不死人，擦擦更乾淨。

凌白沒說話，拿了果子到河邊。

靈歌在一旁看了，懊惱自己只顧着問小仙參身上的可疑之處，卻忽略了九洛肚子餓。

他白了凌白背影一眼，討好的跟九洛商量：“野果子不好吃，我去河裡給你抓魚烤着吃。”

“她不吃魚。”

“我不吃魚。”

九洛與凌白幾乎異口同聲。

靈歌不知為何心裏升起一股無名之火。

“你怎麼知道她不吃魚？”

九洛正也奇怪呢，點點頭，問凌白：“對呀，你怎麼知道？”

“難道不是嗎？”凌白洗完水果，竟用一隻琉璃的大碗盛了端來。

小仙參從九洛身上跳下來，一下蹦到凌白跟前，盯着那隻大碗目不轉睛的看。

“真是太漂亮了。”她第一次見到這麼美的器皿。很想伸手去摸一下，又礙於凌白的氣勢，不敢亂碰。

九洛也是眼前一亮，暫時忘記問他關於吃魚的問題，接過琉璃碗捧在懷裡仔細端詳了兩眼，拿起果子遞給靈歌一個大的，被他拒絕還嫌棄的白了自己一眼，又遞給小仙參，小仙參搖搖頭，指了指這個碗。

九洛點頭：“摸吧摸吧，手感不錯。”

她咬了一口果子，飽滿的漿汁在嘴裏炸開，清香的甜味立即帶來滿足感。

她果真是餓得狠了，接連吃了好幾個才算讓肚子有了底。

這才發覺凌白竟然一直盯着自己吃東西，她訕訕而笑，在碗里挑了只最大的遞過去：“你也吃。”

凌白笑了笑：“我不餓。你都吃了吧。”

九洛看了眼河灘上的幻魂龜，心念轉動：“要不要給它吃一個？”小仙參一直嚷着宣揚這傢伙很厲害，她也差點在幻境里吃了它的虧。如今大家算是一條船上的，巴結一下套個近乎，省得哪天不小心惹到它，讓自己又誤進幻境里醉生夢死。

這滋味實在不好受。

她腦海中跳出三千中劍的那一幕，雖知是假的，心中卻仍舊隱隱作痛。

凌白瞧她眼底突然有了哀色，心頭一緊，卻未表現在臉上，反而笑着說道：“它也不吃。”

九洛有些不好意思，所有人都不吃，全盯着她一個人吃，這未免太奇怪了。

# 第090章 傳套功法給你（第二更）

這麼多人盯着，她實在下不去嘴。小仙參還在留着口水摩挲琉璃碗，九洛也很稀罕這碗，月光與火光交錯下，流雲漓彩，晶瑩剔透，讓人有愛不釋手之感。

她靈機一動，想了個法子轉移眾人盯着她吃東西的目光，便故意大聲問凌白道：“這碗我在凡間皇宮裡見到過，聽宮人說是用琉璃燒制的。實屬罕見，怎麼你能憑空變出來？”

凌白不知她還在凡間皇宮待過，有些遺憾竟錯過她這麼多的歲月。

“不是憑空變的，一直在虛域里放着。正好盛果子。”

小瑤喜歡琉璃，所以他收集了很多琉璃器皿，全都放進虛域里，隨時給她用。

九洛聽到虛域兩個字，眼睛便冒了光。也不再關心琉璃碗，目標換成虛域，心切的追問道：“你的虛域能有多大？怎麼才能放個虛域在身體里？”

她最羡慕的便是神仙的這項本事，雖說玄初送了她乾坤袋，但這個袋子容易被搶，東海夢瑤這個強盜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如果她當時有虛域，重要的東西都放在裏面，誰也搶不走就不會發生上次的慘劇了。

凌白這才想起，因為她的業火紅蓮所致，轉世后她的虛域消失。

對於仙家來說，沒有虛域是件很不方便的事。

他查探過她的靈力，雖說在業火紅蓮封印下，仍舊像條暫時困住的囚龍，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增長着、壯大着。

“我傳你一套功法，以你的資質修鍊個一年半載的便能在體內幻化出虛域來，日後你功力越高，虛域空間就越大，勤加練習還能助你增長靈力。”

凌白雲淡風清的說完，九洛眼睛閃閃發光。

轉念又覺不對。

“你不是說你不收徒弟？”她有些猶豫，既然決定留在延壽司，就想堅持下去，不想再折騰。何況那裡有玄初，還有三千。

“我什麼時候說要收徒？”凌白一心想要幫她，但不想讓她生出疑心。找了個借口說道：“上次東海一事害你受傷，算是我欠了你的，傳套功法給你補償。”

九洛訥訥不語，含糊點頭。

上次東海一事，她自己也有責任。如果不是她亂摸那顆珠子，也不會有後面的事。

但是，想到功法的妙處，她決定不做解釋了。反正她學了也不會去害人，就當再欠凌白一個人情，有機會一定還他。

九洛挑眉掃了一眼靈歌：等着啊，回頭傳給你。

靈歌把頭一扭：不稀罕。

凌白看她和靈歌的表情，知她心中想些什麼，靈歌非池中之物，她既想幫他，凌白只裝作不知道。

小仙參還在抱着琉璃碗不鬆手，九洛把她推到凌白跟前問他：“可愛嗎？”

凌白看着小仙參胖嘟嘟的臉蛋和祈求的表情，不由出神。

如若，萬年前的那場婚禮沒有被擾亂，是不是他與她也會有個這麼可愛的娃娃。

可惜，事實難料。天命難測。

九洛瞧着凌白突然渙散的眼神里瀰漫起一層頹色，不知他想到些什麼，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怎麼了？”

凌白回過神：“可愛。”

九洛笑得一臉燦爛：“那你可不可以幫這麼可愛的小仙參一個忙？”

凌白看她：“救她爺爺？”

“原來你都聽到了？”九洛想起小仙參那會兒亂說的話，估計也被他聽到了，呵呵乾笑了兩聲。

# 第091章 無盡暗夜（第一更）

凌白答應救人，不過他有個條件，不許九洛跟着。

這件事他自己可以搞定。九洛絕對不能跟着去犯險。

九洛想的卻是不能讓他跑到鬼峰孤軍奮戰，即便他是戰尊也不行。

畢竟她才是參主，保護參族是她的責任。

靈歌留下來照顧小仙參，她陪着凌白去救人，多一個人多一份助力。

兩人爭辯了幾句，凌白突然密音與她。

“夜深了，我們先不爭論這件事。我把大乘般若心法傳給你，平時只要勤加練習，定有所成。”

不待九洛再辯，他已經開始念誦起法咒。九洛不想錯過，便盤膝坐下，專心記在心裏。

靈歌本來要抗議九洛把自己留在這裏照看小仙參，卻見她這般姿態，明白定是凌白與她密語之前所說的心法，便轉了念頭，不再打擾她，帶着小仙參找了一塊平坦的地方休息。

四周安靜下來，耳邊只有河水潺潺之聲，夜風輕撩樹恭弘=叶 恭弘的沙沙聲此起彼伏。

靈歌自突破瓶頸后，身體內明顯感覺到靈力愈加充沛，已經不似原先那種用之即竭的狀態，見小仙參躺在自己身邊已經哈欠連天漸入夢鄉，他也盤膝而坐，開始修鍊司祿星君曾教予的內功心法。

三個時辰后，九洛終於有所收穫，大乘般若心法熟記於心。

睜開眼眸，凌白坐在對面，閉目打坐。兩人距離不過三尺，柴火燃盡，蒼白的月光照在他臉上，映得他標誌的五官也透着幾分清冷。

凌白感受到來自九洛的注視，緩緩睜開了眼。

與此同時，九洛奇怪的“咦”了一聲。

“為什麼天還不亮？”

從九洛在幻境中醒來到現在大概過去了八個時辰，沒理由天還是黑的。

凌白顯然也發現了不對勁，站起身看着天邊的那一輪彎月，久久凝視不語。

幻魂龜縮頭縮尾只剩下個殼，安靜得詭異。

小仙參還在睡覺，九洛走過去，瞧她張着小嘴，胖嘟嘟的半邊臉壓在藕節般的胳膊上，擠得口水都流了出來。九洛湊過去捏起靈歌的袖子輕輕幫小仙參拭去口水，做完壞事偷瞧靈歌，卻見他坐在小仙參身旁緊閉着眼睛，眉頭微蹙，似乎修鍊遇到什麼阻礙。

九洛明白在修鍊內功心法時，最忌諱外界打擾，她盯着靈歌看了兩眼，感覺並無大礙，便沿着河灘邊緣溜達起來。

黑夜的漫長似乎像一隻巨大的怪獸，張着嘴隨時準備吞噬他們。

她想不明白，過了這麼久天為什麼還停留在黑夜裡。

按照時間推算，現在應該是她來碧淵仙山的第二天下午。可是，太陽神君竟然沒有上工，難道做錯了事被玉皇大帝貶下凡間了？

九洛仰頭望着無盡夜空，除了一輪彎月，竟無星辰雲影。

太古怪了。難道碧淵仙的晝夜就是如此景象？

她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可是，又一時想不通。

正當她苦思冥想之際，突然靈歌那邊發出一聲凄厲慘叫。

九洛立即回頭向他那邊跑去，與此同時，凌白也從沉思中醒過神來向靈歌看去。

小仙參被這一聲吼嚇得從夢中驚醒過來，瞧見靈歌赤紅着雙目，正坐在自己旁邊喘着粗氣，額頭、後背冷汗淋淋。

小仙參抱着靈歌的腰，哭道：“哥哥，哥哥，你怎麼啦？”

靈歌不答，卻抬手指着幻魂龜，似怒似罵：“混死烏你你竟然”他說了半天，也沒把話說出來。

# 第092章 幸好是假的（第二更）

九洛蹲到他面前，扳過他的肩膀，逼他看向自己：“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

剛才還好好的，怎麼一會兒功夫就變成這副鬼樣子，好像受到驚嚇一般。

靈歌渙散充滿怒氣的雙眼看清面前之人時，內心竟然一陣顫抖，猛得抱住九洛，久久無言。

凌白站在不遠處，看着這個青澀的少年，竟有些羡慕他毫無畏懼的直接。

小仙參的腦袋夾在兩人中間，卡了半天才拔出來，頭髮亂了不說，臉憋得通紅，差點就被靈歌的激動情緒給害死了。

她羡慕的看着九洛，很想變成她的樣子。

九洛輕拍着靈歌的背，哄了他兩句，拉開距離，目光一寸不離的看着他：“發生什麼事了？剛才不是在練功嗎？你指着它幹嘛？”

九洛回頭看幻魂龜，不知何時他已經伸出長長脖子，正眨巴着小黑豆眼梗着脖子看着這裏，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樣。

小仙參雙手一拍，恍然大悟：“哥哥，你是不是在夢裡被幻魂龜給欺負了？”

她聯想到前因後果，又看他剛才種種表現，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凌白與九洛也猜到這一點，她問訊的眼神緊盯着靈歌。

靈歌的臉一會兒紅一會兒白，對自己在夢裡被老烏龜暗算一事羞於啟齒。可是，最讓他覺得可怕的不是自己被小仙參說中，讓老烏龜報復了自己一通，而是他在幻境中看到的那一幕，讓他無法接受。

他紅着臉抬眼看着九洛，心頭莫名疼痛。

九洛不知他想些什麼，一個勁的追問為何如此。

靈歌避不開，這才喃喃說道：“我練心法練到一半，突然困意上頭，不知為何就進了幻境沒事，已經沒事了。”

奶奶個腿的。

他瞪着幻魂龜，卻再不敢罵出聲來。

九洛看着他吃癟的樣子，想笑又不敢笑，站起身走到幻魂龜跟前，語氣和藹的說道：“龜仙人，怎麼說我們也是一條船上的夥計了，不用自相殘殺吧。他是個小孩子，嘴上冒犯你並不是有意的。你宰相肚裏能撐船還是饒過他吧。”

九洛一向愛憎分明。

雖然她在幻境中九死一生，但她聽凌白說了，這是河妖利用幻魂龜設的法，並不是幻魂龜本意。所以她不怪它。

可是，剛剛靈歌在夢裡被戲弄就完全是幻魂龜在作怪了。

想不到它這麼小心眼，如果靈歌還跟它過不去，估計以後他就沒有好覺可睡了。

像小仙參所說，幻魂龜每天都去你夢裡找你，隨便弄個幻境出來折磨你一下，都有夠受的。

關鍵太過真實，真如親身經歷一般。大悲傷情，偶爾一兩次還可以挺住，要是每天夜裡都噩夢連連，那簡直生無可戀。

靈歌小孩子脾氣臉皮薄，不肯道歉，她看透這一切后，卻不能不替靈歌着想。

所以，當她對着幻魂龜作了三個揖后，那小心眼的老龜竟然說話了：“對龜爺不敬的，沒有一個好下場。河妖就是其中一個死的最慘的。”

靈歌瞪着大眼睛看向凌白，心中腹誹：明明是戰尊殺了河妖，和你有什麼關係？你要是有那個本事，還至於被人家當成了祭壇？

可是，這些話他也就是在心裏想想過過乾癮。

經過剛才一事，他心有餘悸，再不敢和幻魂龜正面對着干。

想到此，他又凝望了九洛一眼。

幸好，那幻境里都是假的。

# 第093章 讀心術(第一更）

凌白走過來，幻魂龜如同看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立即不像在靈歌面前那樣囂張放肆，哧溜鑽進龜殼裡，不再出來。

九洛本就被它瓮聲瓮氣的大話唬得想笑，現在看它這般動作，竟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

又怕這小心眼的傢伙聽到記仇，趕忙掩了嘴。

凌白望着她笑成彎月般的眼睛，一時失了神。

“小瑤怎麼生氣了？”

“哼。有個臭小子敢說我長得難看。”

“哎呀，那臭小子真可憐。”

“他有什麼可憐的？應該是真可惡。”

“當然可憐，一定是被你揍慘了。”

瑤姬的帕子遮住半張臉，露出一雙如煙含霧的妙目，笑成了彎彎的月牙。與眼前的九洛重疊成一副驚世容顏。

九洛被他瞧的頗不自在，揮手在他眼前晃着：“想什麼呢？”

凌白回過神，朝她笑了笑，走到幻魂龜跟前，背對着九洛，問她：“你怕它？“

九洛呵呵乾笑兩聲。

你這人真不會聊天啊，就算你慧眼如炬瞧出我的心思，那也不能當人面戳穿呀。

九洛拽了拽自己的耳垂，就是呵呵不說話。

你這麼能猜，繼續猜我想說什麼。

靈歌無奈的嘆口氣。

這老烏龜讓人頭疼呀。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而且他這招趁人睡覺下手簡直是防不勝防。

誰能不怕？

唯一辦法就是滅了他。

靈歌腦中閃過這個念頭，突然興奮起來。

為什麼他早沒想到呢？

一旦這個念頭興起，便固執的在他腦海里扎了根。

他目光中帶着狠厲的興奮看向幻魂龜，誰知剛才還躲在殼裡的傢伙突然伸出脖子來，陰惻惻的打量着與其對視的靈歌。

靈歌頓時一個激靈，悚然心道：不會是這傢伙跟我一樣也會讀心術？

念及此，靈歌想起自己如今靈力充沛，施術應該不像以前要耗費全身靈力，用一次要恢復好久，決定就在這老龜身上試試，看看他為什麼這樣盯着自己瞧。

默念法訣，靈力暗暗催動，靈歌閉目凝神，神識化成一道肉眼無法察覺的紫色光芒，直抵幻魂龜的心房。

幻魂龜的神識擋在前面：“臭小子，敢刺探龜爺在想啥！真是不怕死呀。還想殺了龜爺？龜爺要是這麼容易死，早就死了幾百次了。你小子等着，今晚龜爺就去夢裡找你玩。”

靈歌身子一震，神識被一股更大的力量反彈回來。

幻魂龜的眼珠明明漆黑如豆，看不出情感，靈歌卻覺得那雙小眼睛里全是那明晃晃威脅得逞后的得意。

靈歌兀自在這兒悔恨交加，九洛不知他一息間就又惹惱了老龜，仰頭看着轉過身來的凌白，反問他：“你不怕它？”

凌白說道：“心無雜質，便無破綻。無破綻如何誘你入境？”其實，他哪裡是心無雜質，他心裏裝滿了往事，糾結的心事像荊騰一樣長滿了心房。只不過，他不能說而已。

他要教她如何才能變得更加強大。

九洛點點頭，又問：“它怕你？”

凌白看着她，那目光中彷彿有一道力量瀰漫到她體內：“只要你夠強大，它也會怕你。”

九洛沮喪的垂眸：“這要等到猴年馬月。”

凌白：“我幫你馴服它。”

# 第094章 馴龜（第二更）

“這玩意也能馴服？萬一他寧死不屈呢？”她實在是擔心幻魂龜反撲。

凌白不由分說拽了她的手快步走到幻魂龜跟前，白光劃過，她的手指繼滴血降物后再滴出血來，鮮紅的血落在龜殼上，血液沿着龜紋向外擴散蔓延，瞬間整個龜紋變成紅色，慢慢形成一張紅色的網騰空而起，九洛正看得愕然，那張紅網如閃電般朝她撲來，從上到下罩住了她，消失於空氣中。

而龜殼也在此時恢復了本來的顏色。

九洛還沒回過神來，幻魂龜伸出脖子從嘴裏吐出一粒金色的珠子，落到九洛掌心，像雪花一樣融了進去。

九洛抖着手：“這怎麼回事？這是什麼東西？”

凌白的手按在她的肩上，示意她鎮定。

“這是幻魂龜的子內丹。與他的性命息息相關，以後，你就是他的主子，再不用怕它了。”

九洛微張着嘴，震驚的無以復加。

她吶吶的問，又像是自言自語：“我這血不是有什麼古怪吧，怎麼滴一滴就把上古神獸給降伏了？”

凌白拿出帕子裹上她的手指：“想得美。沒有降仙咒你就是把血流幹了也沒用。”

“降仙咒？”九洛看着凌白，嘿嘿的傻笑了兩下。

他怎麼懂得這麼多？不愧是天界戰尊。

上一息還在擔心被老龜暗算，下一息，她就手握大權完全掌控它的命運了。

這種感覺微妙的就像是你和一個比你高出幾個段數的對手比賽，明知自己必輸無疑要在眾人面前出醜時，佔據優勢的對方突然甘拜下風，還跪下來叫你“爺爺饒了孫子吧”，嗯，現在此刻，她就是這種感覺。

簡直爽翻了。

“哈哈哈哈”身後傳來靈歌肆意暢快的笑聲。

九洛聽出靈歌笑聲里的快意，也跟着忍不住笑了。

凌白這樣一來，救了她和靈歌兩個呢。

幻魂龜一臉喪氣的垂着頭，倒叫小仙參看得生起了同情心。

她走過去安慰它：“你別難過，主子一定會好好待你的，不會欺負你的。”她伸出小手想去撫摸幻魂龜的腦袋，誰知這老龜攝於凌白的淫威不敢發作，卻把一腔的委屈與不甘全撒到小仙參身上，張了嘴又要咬她。

九洛情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欺負她。”

眼看小仙參要為自己泛濫的同情心付出血的代價，幻魂龜卻在九洛的呵斥下猛得縮回了脖子，躲在龜殼裡不再出來。

小仙參被剛才一幕嚇得還在發矇，凌白牽了她的手交給九洛。

“參族世代都有護法，她是其中一個，你以後把她也帶在身邊吧。”

九洛和靈歌對望一眼，九洛猶豫道：“延壽司里若有人打她的主意，我怕萬一我護不周全，豈不是害了她？”

她的擔心不無道理。

顧風岩、月蝶、石三刀、何君子等人如若看到小仙參，定會想盡一切辦法吃了她。

九洛防得了一時，卻不一定時時都無漏洞。

凌白好似早就知道她的擔憂，打斷她的顧慮說道：“我給你個隱身草，回了延壽司保命時用。”說完從虛域拿出一根不起眼的青草，施法后，隱身草分為兩株，如頭繩纏到小仙參的兩個羊角辮上，又密語傳了小仙參法訣，小仙參高興的跟着念了一遍，身體竟慢慢變成了透明，完全消失在眾人眼前。

九洛拍掌：“這個好，這個好，還有沒有富裕的，我也要一根隱身草。”

# 第095章 遮天幕（第一更）

“那隱身草對你沒用。”這話不是凌白說的，卻出自靈歌之口。

九洛詫異：“你怎麼知道？”

靈歌正要回答，突覺大腿上一沉，似有一物在抱着自己的大腿往上攀爬。

他估摸了一下，單手一抄，抓住了小仙參的小辮子。

幾人只聽到小仙參的驚呼，卻看不到她的人。

凌白不予理會他們的打鬧，接過靈歌的話題繼續對九洛說道：“隱身草只對小仙參有效，你用了沒用。如果想學隱身術，我可以教你。不過，首先你要把內息調整到一定境界了才能掌握這門術法。”

他想了想，又道：“大概百年時間。”

九洛就知道又是遙遙無期的事，索性不惦記了。

她指指幻魂龜：“這個怎麼辦？不會讓我天天抱着吧？”她簡直無法想像自己走在延壽司身後跟着一隻慢吞吞的烏龜是什麼場景。

凌白點點她的額頭，密語傳了她一套心訣，只見那幻魂龜逐漸縮小，最後竟然化成一道黑色的影子鑽進了九洛的手心。

九洛舉起手掌，掌心竟有隻如豆大小的龜殼像畫在上面一樣逼真。

凌白又道：“等你想放它出來時，只需倒背心訣即可。”

九洛試了試，果然手心上的龜漸漸變大，脫離掌心，重新落在地上，變成了原先大小。

“有意思。”九洛玩心大起，念了一遍心訣，幻魂龜又回到她掌心，她又倒念一遍心訣，幻魂龜回到地面。

如此反覆了六七次，幻魂龜竟把平時不易見的舌頭伸了出來，像小狗一樣哈哈的喘着氣。

凌白也不阻止她，任她高興。

突然夜空中劃過一道耀眼的極光，在瞬間照亮了河灘，然而又在瞬間失去了亮度，天空重新歸於黑暗。

凌白皺眉，看着一臉懵懂的九洛：“恐怕妖王已經得到消息了。”

九洛臉上現出幾分無懼：“我們不找他，他倒是找上我們了？這天色異象是不是妖王的傑作？”

“如果沒猜錯，這是遮天幕。可是，妖王怎麼會有這件法寶？”凌白凝視着天上剛才那道強光消失的地方，百思不得其解。

小仙參已經恢復了身形，聽到凌白與九洛的對話，她忐忑的走到九洛跟前，拽了拽她的袖子，神情間竟是讓人不忍心直視的凄哀之色。

她期盼着有人幫她去救爺爺，卻又擔心這一去會害了主子，害了參族。可是，她又做不到眼睜睜看着爺爺在妖王手中折磨至死。

九洛能體會到她的心情，抱她在懷裡，安慰道：“別擔心，我們一定想辦法救出你爺爺。”

她又看向凌白：“我要跟你一起去妖峰。”凌白剛要張嘴說話，她又擺手制止他，搶先說道：“你不同意我也要去。這件事不會像你說的那麼簡單，多個人多份助力，我必須去。妖王都能把天遮上，你怎麼就能保證自己能贏了他？萬一打不過怎麼辦？”

她冒着冒犯他的危險，還是把心中所想說了出來。

凌白露出一個無奈又欣慰的笑容。欣慰是因為她會擔心他的安危，也不枉萬年來他一心尋她。無奈卻是她太強勢了，竟不給他開口的機會。

九洛見凌白沒有反駁自己的意向，終於閉嘴，不再試圖說服他。

凌白這才又開口：“其實我是想說，我們幾個必須一起走。”

“什麼？”九洛一時糊塗了。之前不還是堅持自己去救人嗎？她口才果然厲害。內心裏不禁有些得意。

# 第096章 沼澤地（第二更）

凌白又抬頭憂慮的望瞭望漆黑的夜空。

但願，他猜測的不是真的。

九洛、凌白、靈歌、小仙參，還有蟄伏在九洛掌心的幻魂龜，踏着夜色向妖峰方向行去。

小仙參認得路，帶着他們走的都是避開危險的捷徑，所以一路上並無什麼事發生，偶有不知死活的樹精和吸血藤想要挑戰權威，不等凌白出手，就慘死在靈歌靈力之下。

遮天幕覆蓋的地方皆在妖王掌握範圍，所以，他不能把九洛她們扔下不管，這樣不但不能保她們安全，反而害了她們。

在遮天幕的法力下，凌白不能騰雲，幾人在黑暗中憑藉著九洛的菩提傳燈散發出的光亮快速行進。

菩提傳燈的微力超出九洛的想像，當她掏出這盞寶物時，凌白都不由得多打量了幾眼。

想不到九洛在延壽司還是有人保護的，送她這盞燈的人可不是簡單的人物。

他記得與上官君千在九重天上時的交往。暗暗在心裏為九洛驕傲。能在當時的情況下僅靠一魂一魄轉世投胎，他的小瑤生命力是有多頑強呀。

菩提傳燈光之所及，萬魔不侵。

一路上，那些作死的妖精再也沒有出現過。

走了約莫兩個時辰，幾人面前出現一條雜草叢生的沼澤。

透過亂象，一條蜿蜒小徑隱藏其中。

小仙參奇怪的“咦”了一聲，“好像沒有沼澤地。這裏怎麼突然多出這麼一大片？”

仙參最怕沼澤。它們的靈力無法在沼澤下施展，對於這樣的領域，它們幾乎不涉足。因為萬一遇到危險，它們不能遁地逃脫，被抓的幾率很大。

幾人站住，向裏面張望，除了高過頭頂的雜草，看不到任何東西。空氣里浮雲着腐臭的氣味。

九洛回過頭看着大家，神色凝重。

“嚶嚶怪，你是不是帶錯路了？”沉默一路的靈歌開口問小仙參。畢竟天這麼黑，記錯方位也有可能。

小仙參趕緊搖頭：“不可能，我們參族從來不會迷路。”

為了證明她沒有帶錯路，小腦袋向地上一紮，遁入土裡。

等了一會兒，她又從原來的地方躥了出來。

神情比剛才還要堅定：“沒錯，就是這裏。只不過這片沼澤以前根本沒有。”

凌白祭出神識向沼澤內探尋了一圈，說道：“裏面沒有活物的氣息，這大概是妖王迎接我們的形式。”

九洛對這個妖王早就存着怒意，無奈她找上門來，人家卻設了障礙，她想打人家打架，都見不到人影。

九洛安撫靈歌與小仙參：“沒關係，燒了這些雜草，我看他怎麼故弄玄虛。”

話說完，兩條火龍咆哮着沖向黑暗的天空，在空中打了個轉，如兩座火山向沼澤上的雜草飛撲下來。如虹氣勢，仿若要吞噬天地。

衝天的火光照亮了凌白等人的身影，半邊天也亮了起來。

野草瞬間點燃，發出噼啪之聲。

自從幻境醒來，九洛體內靈力自是因業火紅蓮的出世而深厚了幾分。雖被凌白再次壓制下去，卻仍有一脈業火藏在經脈之中，隨着她靈力爆發而像脫韁的野馬馳騁在沼澤之上。

凌白憂慮的看着那兩條火龍吞噬着遮住他們視線的雜草，不知是喜還是該憂。

難道天命真不可違？

九洛也驚駭於自己的靈力變得如此強大，以為一天內得了參主之位，又得了幻魂龜，還學會大乘般若，種種際遇加起來，促使了火靈的威力大漲。

卻從來未曾想過，她的靈力會與曾經折磨的她差點死去的額間紅蓮有關。

幾人看着大火燒了一盞茶的功夫，沼澤地竟然消失不見了。

九洛凝視着那片燒焦的土地，對其他三人道：“我們進去會會妖王。

# 第097章 可怕(第一更）

玄初站在延壽司宏偉壯觀的大門外，凝望着碧淵仙山的方向。碧淵仙山一如往日般仙氣繚繞，依靠在天邊若隱若現。

已經走了两天了，也不知九洛那裡是個什麼情況。

自打救她回來，玄初一直照顧着她，開始是不情願，後來也就變成了習慣。

他在延壽司萬年，性子倔的姑娘見了不少，卻沒見她這般為了朋友不要命的。

像極了一個人。

也不知這是福還是禍。

直到站的累了，他才背着手往內務庭走。

穿過曲折迴廊，他站在分岔路口猶豫了一下，腳步邁向玉清殿。

沿途遇到幾個仙婢，紛紛向玄初行禮。他點點頭，走進紫荊林，林子里散發著紫荊花的紛香，傍晚時分，平日愛來此閑逛的仙僚都回了各自住處，林子里變得安靜下來。

“查得怎麼樣了？”

有個熟悉的聲音從不遠處傳來。

玄初頓下腳步。

“叢仙大人，據說山上的火是晌午那會兒燒起來的。現在還未滅。”

“碧淵仙山自上古以來就未有過火情，怎麼祝九洛一去就着起火來？難道真如顧仙官所測她此去凶多吉少？”月蝶的聲音里有壓抑不住的興奮。

“她修的可是火靈，會不會是她放的火？”何君子猜測。

“哼，她有那麼大本事嗎？碧淵仙山是什麼地方？就是那些妖魔鬼獸不收拾她，山神也不會縱容她燒山的。”

“那是不是她惹怒山神，山神在懲罰她？”

“不管怎樣，她就是回不來了。”

玄初聽到一陣刺耳的大笑。

何君子點點頭，也發自內心的笑了。

“月叢仙，有一件事我一直沒敢和您說。”

“說，還想有事瞞我？”

“不敢，不敢。我就是不確定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哪件事？”月蝶來了興趣。

“上次我們一起去了花果山，明明做了萬全的打算，可是卻稀里糊塗回來了，小鳳還受了傷。但，她怎麼傷的，我卻一點記不起來了。只要仔細回想在花果山的事，就會頭疼欲裂。彷彿腦子里有什麼東西被鎖住了，不敢想，一想就疼。疼的要死。”

月蝶沒說話，臉色明顯蒼白。

何君子猶豫了一下，又接着說道：“而且，自從那次之後，我再見到祝九洛，總覺得、總覺得”

“總覺得什麼？”月蝶不知，她的聲音有了一絲輕顫。

空氣凝滯了片刻，玄初聽到何君子變得粗重的喘氣聲。

幾息后，又聽她壓低了聲音說道：“我每次見到祝九洛，都覺得她、她很可怕。”

“可怕？”月蝶不由自主的重複着何君子的話。

她何嘗不是呢？

雖說表面上她還是瞧不起祝九洛，可是內心裏卻不知為何，對她總有種莫名的恐懼感。尤其是祝九洛不說話瞪着自己的時候，月蝶就會無法抑制的不寒而栗。

有一次做夢，她竟夢到祝九洛全身火焰，凶神惡煞的撲向自己。嚇得她好幾天都不敢睡。

原來不僅是她有這種感覺，何君子竟然也怕她。

不知同去的其他幾人會不會也這樣？

為什麼她想不起來在花果山發生的那些事了？祝九洛簡直像個妖魔一樣，自她來了，就沒有好事。

“月叢仙，您沒事吧？”

何君子見月蝶眼神發直，不知在想些什麼，叫了兩聲沒反應，忙拉了拉她的袖子。

# 第098章 送給優雅盟主（第二更）

玄初望着碧淵仙山的方向，從另一條路去了玉清殿。

未進庭院，就能看到院中的那棵海棠樹如巨大華蓋罩住了大半個玉清殿。

錚錚琴音，如訴如歌，似在與人低語心事，又似在回憶往事。

玄初在琴音中迷失了片刻，才恍覺自己來此的目的，定了定神恭敬的對着海棠樹行了一禮，站在殿門外向昨天歸來的墨塵彙報碧淵仙山上的火情。

殿門內的琴音在某個音律上錯了半拍，隨即又被不着痕迹的更正過來。

直到一曲終了，裏面才有墨塵的聲音傳來。

“你是想讓我去救她？”

玄初垂下眼眸：“不敢，小仙只想求個救人的法子。”畢竟，當初是尊上您老人家要把人救回來的，現在又不管不問。

墨塵鋒利的眸子里閃過複雜的情緒。

“人各有命，看她造化吧。”

九洛的造化是什麼？

她躺在深不見光的地方，耳邊是呼呼的風聲。

剛才明明沼澤地已經消失了，可當她踏出第一步時，像是有隻手在下面抓着她的腳不顧一切的往深淵里拉她。

她想要用靈力反抗，卻發現自己所有使出的靈力都被那雙看不見的大手吸走。

最後一眼，她看到凌白焦急痛惜的眼神，還有他身後漫天的本該熄滅卻又復燃的熊熊靈火。

這一下摔的她七暈八素，混身骨頭都散架了。

歇了那麼幾息，九洛才緩過勁來，摸索着掏出乾坤袋，拿出了菩提傳燈。

黑暗被照亮，她伸着胳膊向四周探了探，到處漆黑一片，連傳燈的光亮都要湮滅其中。

奶奶的，她是中了什麼邪，為什麼每次都要掉進黑呼呼的地方。幸好有上官君千給的這盞神燈，不然摔不死，也要被黑暗給吞噬掉。

回想着掉下來時的那一瞬，希望凌白和靈歌他們不要踏進來，她一個人上當已經夠了。

她呲牙咧嘴的強撐着站起來，舉起燈向四處照了照，周圍除了黑暗還是黑暗，除了風聲就是她自己的呼吸聲，這種感覺讓她不由的從內心生出幾分恐懼來。

彷彿這三界再無生靈，只有她一個人活着。

這是種可以讓人窒息至死的孤獨。

她試着用靈火向前方擊去，靈火就如夜空中的一道閃電，所到這處乍現光亮，光亮過後，仍舊恢復了死寂。

九洛又打出幾十道靈火，就像拳頭打在棉花上，一點反應都沒有。

她快被這種感覺逼瘋了，不再擔心有什麼妖怪會來偷襲她，不顧一切的大聲吼道：”哪個混蛋乾的？有本事出來打？“

她喊了好幾遍，回應她的仍是死一樣的寂靜。

她提着提燈，選了一個方向一直向前走，走累了就坐下歇會。這樣不知折騰了多久，她又累又乏，幾乎被這無邊無際的黑暗逼瘋了。

要不就這樣吧。

她覺得太累了，半趴在地上閉上眼睛。

迷迷糊糊間，似乎看到猴子在拿水潑她。衝著她嘻嘻的笑。

她一個愣怔坐起來，告訴自己：不能放棄。猴子還在等着她呢。

她打起精神又開始走，走累了盤膝坐在地上練習大乘般若心法。

練的差不多，她又開始向一個方向走。

她知道，再這樣下去她會被黑暗逼上絕路。

可是，她就是不想認輸。

# 第099章 唱歌（第一更）

難道這又是幻境嗎？

她召喚出幻魂龜，卻發現這傢伙似乎睡着了，戳它捅它，腦袋死活就是不出來，根本叫不醒。

又難道這裏面只有她是清醒的？九洛不禁陣陣體寒，生怕再這樣下去，自己會被這黑暗給熬幹了靈氣。

就着燈火瞧那綠油油的龜殼，雖然這老龜裝死一樣的睡着，可是在這暗無天日的鬼地方總算是個伴。

九洛想，既然沒光亮，那就弄出點聲響來吧。總比一個人在這兒數自個心跳，聽老龜打呼嚕要強上百倍。

她把燈放在她和幻魂龜面前，清了清嗓子，又怨念的瞪着老龜嘟囔：“原以為你是個活物，跟着我解個悶，做個伴，卻原來是個活物里的死物，什麼也指不上你。待會我唱歌，你就是聽的耳朵疼也別想叫個停。

九洛又清了清嗓子，尋思了一下要唱哪一首。後來才發現，她就只會一首，也罷，就唱這一首。。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恭弘=叶 恭弘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這首歌便是常去花果山串門的那個看上孫猴子的桃花妖教她唱的。那桃花妖唱歌時，還抱着一把精緻的白琵琶，彈的可謂是繞樑三百日，餘音在水簾洞里揪着那猴子陰魂不散。

她本想着這裏也沒人看見，便學着那桃花妖的媚態也在神色上妖嬈了幾分，果然用了情，歌聲便深邃的有了幾分讓人哀傷的潮濕氣。

唱了一遍下來，腦子里又不爭氣的浮出了三千的模樣。於是，像是上了癮，又唱起第二遍來。

歌聲未盡，突然從四面八方傳來奇怪的嘎嘎聲，極是難聽。

接着是幾聲清脆的拍掌聲，還有一個女人的笑聲。

九洛第一反映竟是開心。

終於有回應了。

偌大的天地間哪怕有個敵人陪着自己也是好的。只是這笑聲透着幾分涼涼鬼意，她真想讓這聲音的主人與桃花妖學上一學。學學人家什麼叫媚聲媚色，勾人魂魄，連她這樣的女子聽了都覺得桃花妖是極好極美的妖精。

空氣里瀰漫起一種清幽的讓人浮想聯翩的香氣，九洛暗叫這次來了個厲害的角色，連忙收回幻魂龜，凝神屏住了呼吸。

黑暗裡，為防不明物件的偷襲，她一雙杏眼瞪得老大，畢竟這菩提傳燈在黑域里只能照亮方寸，遠處是何情形並不可知。

也就是她倒霉，眼睛不設防的空當，身處的這方黑域像是只蛋殼從外打碎，強光從四面八方射進來，刺得九洛的眼睛火辣辣的疼。

她閉上眼，眼淚在一瞬間流了出來，就聽腳步聲紛沓而至。

身前一陣風刮過，帶着淡淡的香氣。

“你，是凌白什麼人？”

聽這語氣里透着的涼意和森森的殺意，九洛心頭一緊，莫不是凌白在外面惹了什麼仇恨，見我們一同前來，當作是一起的，故意要設局分開了殺？

她放下那隻未提燈的手，強忍着痛睜開眼，因痛而起的水霧在眼裡散去，只見不遠處的高台上一個容顏傾城的女子正襟危坐，薄唇緊抿，毫無例外，她微微上挑的桃花眼裡翻湧的全是殺意。

# 第100章 妖洞（第二更）

高台上坐着的女子也在打量着祝九洛。

瞧她眉眼口鼻竟如巧奪天工的工筆畫師一筆一畫細細描摹出來的一般，眉似青山綠竹在雲中，繚繞秀美。

眼如碧潭籠煙，飄渺深幽，且不說她直挺俏鼻下小巧且殷紅的唇瓣似浸在泉水中熟在五月的櫻桃，就說那墨深的眸子里閃着的那抹狡黠的光，明晃晃的都是倔強與桀驁。

女子暗暗吸氣，眼前這少女竟與那個她有幾分神似。

難道，凌白果真找到她了？

九洛被高台上女子的容色同樣震了一震，想不到天下竟有這般清麗脫俗、不食人間煙火的女子。面目雖無表情，可那顧盼的眼神間卻有一種我見猶憐的風姿。

可惜了，可惜了，這樣一個美人胚子為什麼會在這種地方。

“說是不說？凌白是你什麼人？”

正自出神，九洛突被這聲身後冒出來的吼聲嚇了一跳，回頭一瞧，方才發覺自己剛才一直走呀走走呀走的地方，竟然是一個比延壽司廣場小一點的山洞。

九洛心裏當時情不自禁生出許多疑問，妖精為什麼都喜歡以洞為穴？碧淵仙山這麼大，隨便削個山頭出來，再用多出來的石頭建個宮殿啥的，又氣派又通風，這不好嗎？為什麼偏挑山洞而居。

不過還好，這個洞的主人是個講究的主，洞的上方用法力布置成了天空的模樣，有雲有日頭，腳下是萋萋芳草地，間或種了幾株花樹不知真假，東北角方向還有一條溪流，從她掉下來的上方逶迤而落，好似一道小瀑布。

瀑布的水在洞里繞了幾圈，生生擺弄出凡間江南的模樣來，要是溪邊再設個八角涼亭就更好了。可惜那日頭是假的，只發個光，不發熱，不用避暑，想來那雨就更沒有了。

難怪景緻處處精緻卻獨獨少了亭子，實在是多此一舉。

九洛專心看景的同時，也打量好了潛伏於四周各式各樣的妖精，那陣勢竟不輸花果山。

不知剛才那一吼是哪個精怪為了討上面女子歡心叫出來嚇唬她的。

九洛未理會那聲明顯有拍馬屁嫌疑的吼問，心道，額滴個乖乖，老子信了你的邪。這是掉到妖精洞了。

妖精打聽凌白，無非兩種原因。

一是有仇，二是有情。

他是天界戰神，殺的妖魔鬼怪估計連他自己都沒個數，保不齊這山洞里有多少個妖精長了骨氣，失了親人朋友立志要與凌白報仇雪恨的。

至於情嘛，和她站在一處平地的妖精們沒一個長得順眼的，就是她們看上凌白，凌白也不會看上她們。唯一可能有點什麼瓜葛的，就是高台上的女子。看樣子這就是傳說中的山大王。

小仙參那小丫頭可從來沒說過妖王是個女的，還是個這麼漂亮的女的。

她有些拿不準了，這到底是不是小仙參說的妖巢呢？

九洛這般從容自若，不卑不亢的模樣看在高台上女子眼中，卻是一種赤、裸、裸的挑釁。

然則，女人與女人的爭鬥，可不是僅僅比個氣度。

在弄死她之前，先要弄清楚，凌白到底和她是什麼關係。

她厲目瞪了眼亂糟糟的妖群，嘰喳聲立即壓了下去。這才抬手理了理髮鬢，聲音嬌柔下來，耐着性子又問了一遍：“天界的凌白戰尊，到底是你什麼人？”

# 第101章 感謝盟主龍哥（第一更）

“他是我什麼人和你有關係嗎？”

九洛這句話真的沒有半分挑釁，完全是她好奇心使然。

你說你一個碧淵仙山的妖，不論出於仇還是出於恨，惦記着天界威嚴肅殺、儀態翩翩的戰尊，是不是有點不靠譜。

所以，她問九洛的，也是九洛想問她的。

“呔，你這個妖女，竟敢和我家大王如此說話，信不信手撕了你？”

不知哪個馬屁精又在後面瞎嚷嚷。現在不用她猜也知坐在上面的是妖王了。

她又四下打量一番，想來那老仙參這是被關在什麼隱秘的地方。

面對滿洞的妖精，她又憤恨起自己學藝不精的缺憾來。

如果沒有意外，她今天是不太可能活着走出去見真正的太陽星君了。只是可憐了猴子

既然早晚是一死，她不想死的窩囊。至少要和妖王同歸於盡。不能白白便宜了她。

那個馬屁精的話不但沒嚇到她，反而給她添了幾分勇氣。

打蛇打七寸，殺敵先殺王。

九洛心中已然有了計較。

妖王坐在上首，聽到喧嘩，向一個方向望去，那邊即刻又安靜下來。

她見問不出來結果，反而又生一計。

“你剛才唱的那首歌謠是個什麼意思，你可知道？”

九洛心裏笑成了花：“怎麼，你想學？”她這句仍不是挑釁的意思。只不過想要和妖王套套近乎，方便自己一擊成功。

妖王的臉色卻變了。

在妖峰上，還從來沒有人敢對妖王說個“不”字。今天，這個膽大包天的女子屢次撫她逆鱗，不僅要殺，還要讓她受辱才能卸心頭之恨。

她不是凌白想護着的人嗎？

她花月夜偏偏讓凌白護不成。

女人一旦起了嫉妒之心，那是可以毀天滅地的。

花月夜當然不想學那首歌謠，雖然祝九洛唱的好聽，連帶着讓她想起了久遠的往事。不過，她此言的本意就是想打擊羞辱祝九洛。

“我猜你唱這首歌時，定是想起了情郎。別否認，你陶醉的樣子，我、這洞里的妖精全看見了。”

渣渣你個渣渣。

鑒於敵眾我寡，這幾聲罵只能憋在心裏。

回想剛才自己唱歌時的確動了情，這事壞就壞在敵在暗，她在明，一盞傳燈照清面部表情。

“看見了又怎樣？我唱我的歌關你屁事？”

聽她用詞粗魯，髒話連篇，妖王花月夜難得的未發脾氣：“我猜你不知歌謠說的是什麼意思。所以，本王好心提醒你下次在情郎面前千萬不要唱這首歌。”

九洛不語，一雙美目向花月夜望去，灼灼發光，鼓勵她繼續說。

花月夜：“這首歌是祝福別人的。也就是說祝福你的情郎和別人在一起要幸福。你唱的那麼專註那麼用情，難道不懂？”

鬨笑聲四起，還格外大聲。恨不得她自己能自慚形穢的先給自己捅了完事。

九洛問過桃花妖，你這歌謠說的是什麼？

桃花妖當時一片神往，跟她講了個桃花與妖的故事。桃花遇到過路在樹下歇腳的妖，無可救藥的愛上妖，心心念念要與妖組成個家，再生一堆孩子她說這話時，一雙放光的眼睛死死盯着孫猴子。

九洛心下一涼，奶奶的，這桃花妖敢情沒啥文化，竟在那兒編故事呢。害得自己還以為這是首情歌呢。

# 第102章 故人而歌（第二更）

九洛聽着此起彼伏的嘲笑聲，識海中卻突然具現出幻魂龜綠油油的身形。

這老龜儼然剛剛逃出生天、劫后餘生的模樣，在識海中氣喘吁吁的召喚九洛。

“怎麼回事？”九洛以神識與它交流。

幻魂龜心有餘悸：“隨着你跌進洞里時，就有一股力量試圖封印我，我跟那股力量抗衡到現在，才脫身。主子，你千萬小心，這妖王可不是普通的妖。”

“有辦法讓她進幻境嗎？”幸好她沒衝動的先質問它為啥睡不醒，原來是中了招。

幻魂龜想了一瞬：“她法力在你我之上，不能直接拘她進幻境，但是有一個辦法可行。”

“說。”

“有點風險。”

“不怕，說。”九洛催促，再不說，那邊妖王看她一直不說話，就會起疑心了。

幻魂龜道：“趁她不備的瞬間，我和主子一起拘她進入幻境。在幻境里殺了她。”

這倒是個好辦法，可是九洛還是有後顧之憂。

“我們的神識進入幻境后，身體怎麼辦？留給這幫妖精殺戮？”

幻魂龜搖頭：“我說的危險就指這個，待會我催動法力，我們兩個會消失，帶着妖王的神識進入幻境。如果幻境被她打破，我們就會死在裏面。主子想好了，要不要試？”

九洛沒有猶豫：“試。這是我們反敗為勝的唯一機會。”

為什麼不試，她自身靈力有限，不可能對付這麼多妖怪，最好的結局就是與妖王同歸於盡。可是，若把妖王拘進幻境，她們還有活着的可能。

幻魂龜點頭：“那我立即催動陣法，還請主子引她進來。”

九洛神識歸位，灼灼目光看向妖王，

只有讓妖王失神，才能在那一瞬間趁其不備下手。

她需要在妖王未動殺機前，儘快找到其軟肋。

這女人不殺她，卻句句離不開凌白，言詞間也是酸的很，顯然是在吃醋呢。

既然妖王能用遮天幕遮了碧淵仙山上的天，那估計她埋在山上的眼線定是把山上發生的事告訴了她。

她剛才那番擠兌，無非是想出九洛的丑，九洛偏偏不讓她如願。

她故意扭捏羞澀了一把，壓低聲音道：“大王有所不知，我剛才唱的那首歌便是凌白教我的。”

花月夜臉色愈加陰沉，不待她發作，九洛又接着說道：“他說這是為故人而唱。”

既然這個妖王愛慕凌白，定屬於故人範圍，至於具體是哪個故人就讓她自己去琢磨好了。

花月夜有一剎那的恍惚，神情柔和下來，心裏有那麼一絲期冀，凌白還記得她。可是隨即，她又否定了這個念頭，指着九洛罵道：“簡直胡說八道，凌白根本不會唱這樣的歌。”

“你還是不了解他，我這有他寫的詞，你要不要看？”

九洛需要近距離的靠近她，需要攻佔其心防。就像她在河灘邊無意識的照見自己的臉，晃了心神。

既然她那麼在乎凌白，九洛便投其所好。

這凌白也是的，長得那樣一張愛招桃花的臉，不知惹下多少情債。他的女人一定要有自保的能力才行。不然，說不定哪天就被情敵仇殺了。

花月夜聽到九洛那有凌白手書，竟情不自禁站了起來。

“拿來，給我。”

# 第103章 送給盟主郭大俠（第一更）

九洛掏出乾坤袋假裝翻找虛構出來的凌白手書。

袋子里什麼都有，顏色由淺至深的小瓷瓶，裏面放着各種調料，還有兩個紅色的大瓷瓶，上面分別貼着張紙條，玄初的字：一個寫着外傷葯。一個定着內傷葯。

一把小鏡子，用布包着的幾張干硬的餅子。

她在河灘上餓得眼花時怎麼就忘記出門時塞進來的乾糧了呢？難道是因為干餅子沒有凌白摘來的果子容易下咽？

她一邊翻找，一邊一步緊跟着一步的向台階上邁。

機會難得，她尋思着要不要把小鏡子拿出來，突然在妖王眼前晃上一晃，分了她的心神。像自己在河岸低頭時，就瞧見了另一張絕美的容顏，晃了她的心神才進了幻境。

花月夜已然等的不耐煩，催促道：“到底有沒有？”

“有，當然有。你容我找找嗎？一張紙不知放哪裡了。”

九洛突然抬頭，問她：“你喜歡凌白？”

花月夜不防，這句話像是一把染了歲月風霜的寶劍，猝不及防挑開了她故意包裹的很嚴實的那個秘密，在“刺啦”一聲里瞧見了藏在心底的那件心事。

九洛見她眼神迷離，正是帶她入幻境的大好時機，旋即閉上眼進入識海中喚老龜與自己一起施法帶妖王走，突聽天上轟隆隆一聲響，緊接着有小妖踉蹌跑過來報，“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個凌白打進來了。”

“誰打進來了？”

九洛與花月夜幾乎是異口同聲。

只不過九洛是因為歡喜，而花月夜卻是驚慌裡帶着點緊張。

那報信的小妖又急眉赤眼的重複一遍：“凌白，戰尊凌白打進來了。”

這次都聽清楚了，連滿洞的妖都聽的一清二楚。

有人在那兒躍躍欲試：“來得好，咱們今天就把天界戰尊打得丟盔卸甲，死在咱們碧淵妖峰上。”

九洛回頭一眼就盯上那個蹦得老高、振臂高呼的不知本相是啥的妖精。

你且等着，一會兒先去削你。

她這邊分神的功夫，再一回頭花月夜竟帶上了面紗，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九洛都被她這種焦慮的情緒感染。

“守住，守住洞口別讓他進來。”

花月夜顫聲吩咐。

此時，人工布置好的天空被人從上面捅了個窟窿，靈歌英姿颯爽的從天而降，背上還背着小仙參。

“靈歌。”九洛激動的差點落下淚來。

她以為他們尋不到這裏。

以花月夜剛才的表現，也不會想讓凌白尋到這裏。

靈歌撲過來抓住她的雙肩，從上到下，從下到上的打量：“你沒事吧？有沒有受傷？有沒有誰欺負你？”

“小心。”

還不容靈歌繼續關心下去，一眾妖怪已經圍了上來，不說廢話直接開打。

小仙參与靈歌是背靠背綁在一起，兩人正好互相照應。她手中不知何時多了一條鞭子，噼啪甩起來也哄得那些妖精不敢靠前。

“吃了一個老的，又來一個小的。兄弟們，加把勁，齊心協力把這個主動送上門的小仙參拿下獻給大王。”九洛一邊與妖纏鬥，一邊向喊口號的傢伙快速瞧了一眼，果然還是剛才那個立志要把凌白拿下的長臉妖精。

# 第104章 送給盟主寶哥（第二更）

九洛的火靈如猛獸朝長臉妖精擊去，這傢伙又想殺戰尊又想吃仙參，膽子果然大得很呀。九洛第一個就想先弄死他。

小仙參聽到爺爺被吃，哇的一聲哭了出來，“爺爺，我要為你報仇。”手中的鞭子像長蛇一樣瘋狂舞動着。

靈歌的靈火雖說運用的不太嫻熟，卻也牽制了一部分妖的精力。他初嘗靈力充沛的滋味，越戰越猛，越打越有經驗。

九洛見小仙參的鞭子打在一隻豬妖身上后被那隻豬妖反手抓住鞭梢，試圖拉扯鞭子把小仙參拽到跟前。

九洛一聲怒吼，一條火龍直衝豬妖而去。

洞門外傳來廝殺聲。

花月夜在上面冷冷看着眼前的一切。

凌白他竟然真的找到這來了。

過了這麼久，她仍忘不了他。

就像他忘不了那個女人一樣。

她要見他嗎？

她痴痴的望着洞口。

她不能見他。

她摸了摸額頭上的印記，沸騰的心頓時冷了下來。

這一切都是因為那個瑤姬。

花月夜的目光如淬了毒的箭矢射向九洛。

凌白被這個長得與瑤姬有幾分相似的女妖迷住了，她要救他。

她要殺了瑤姬的影子。

花月夜掌中凝聚的靈力化成一把冰劍向正與長臉妖精打鬥的九洛背後刺去。

靈歌餘光看到危險，急呼：“九洛小心。”

可是，那把冰劍已經快要沒入九洛背心，想救已經來不及了。

九洛扭頭臉色瞬間變白，想不到竟然死在妖王手中。

千鈞一發之際，一道白光掠過，咔嚓之聲在空氣中炸裂，冰劍應聲而斷，凜凜寒氣四散開來，九洛竟覺身體一陣戰慄。

下一息，她被凌白擁進懷裡。

一如花果山初見，他也是這樣把她護在懷裡。

凌白衣白如雪，仙姿卓絕，因擔憂九洛安危而起的憤怒，在周身激蕩出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儀。

“你沒事吧？”凌白低頭問九洛。

她從他的眼神中看到未有過的驚慌。

“我，我沒事。我以為你找不到這兒。”在他的緊張注視下，九洛別開頭，瞧見花月夜矇著面紗捂住胸口跌倒在地上。

凌白剛才救九洛時的那一擊結結實實打在花月夜身上，群妖被這一幕驚得停了手，擔憂的看向花月夜。以長臉為首的妖精，突然都明白了戰尊是何方神聖。個個收起愚蠢的囂張，在凌白的威壓下，不敢輕舉妄動。

靈歌與小仙參看到九洛沒事，鬆了一口氣。

九洛微紅了臉，掙脫凌白的懷抱指了指花月夜，問凌白：“你可認識她？她一直很關心我是你什麼人？”

九洛湊到凌白跟前小聲嘀咕：“你看看她的真容，可能是哪個被你傷了心的故人。”

她還想再說兩句，突覺氣氛不對，抬頭一看凌白臉色不豫，眸光里閃動着寒氣比剛才花月夜刺過來的那一劍還要冷。

她立即閉上嘴，手卻仍不老實，指了指花月夜。

花月夜看着眼前仍舊飄逸出塵的男子，為了救另一個女人毫不留情的傷了她。

這一幕，與萬年前那一幕何其相似。

儘管歲月流逝，蒼海已變桑田，他凌白仍舊亘古不變的愛着另一個女人，不肯看自己一眼。

那她受的這些苦是為了什麼？

她是有多愚蠢才會一次又一次讓他傷了自己。

花月夜突然仰天大笑，站了起來。

# 第105章 花月夜（第一更）

凌白劍眉微蹙，青萍神劍隨着主人的心意被召喚出來，在凌白手中錚錚嘶鳴，纏繞劍身的青芒滾滾不絕，那盛放的劍氣犹如雪海無垠的白芒，刺目不能逼視。

“你是誰？”他抬手，劍氣裹挾起因冰劍碎裂而四散的寒氣，直刺花月夜。

她周身迅速壘起道道冰牆，保護好自己也隔開了凌白。

“我是誰？我、是、誰？哈哈哈哈，你看不見嗎？我是這碧淵仙山上的萬惡之主妖王，你今天毀了本王的遮天蔽日法陣，本王定要你和她們死在這裏。為本王的法陣陪葬。”

凜冽劍氣直入冰牆三寸，在最後一刻停住。他眼底溢出一抹訝異。

花月夜卻覆手結印，朵朵帶刺冰花鋪天蓋地向凌白旋轉砸去。

凌白輕聲喚道：“月夜？是你嗎？”

晶瑩剔透卻殺氣騰騰的冰花在凌白胸前半寸處驀地剎住。

凌白徒手摘下一朵冰花，剎那間在手中化成白霧升騰消散。

花月夜瞧着那朵無影無蹤的冰花，冷然否認：“我不是。”

“我認得你的靈力，師妹。即使你把水靈修成了冰花，它仍是師父教你的術法。我不會認錯。師妹，你、你不是已經魂飛魄散，為什麼會在這裏？”

凌白又捏住一朵停在半空的冰花，上前一步不解的追問。那些冰花竟然像是怕傷到他，隨着他的前進，而自覺挪動位置，始終保持着半寸距離。

聽到凌白喚妖王師妹，九洛與靈歌震驚對視：哦，原來是自家人。不用打了？

花月夜露在面紗外面的雙眸泛起淚光，她接連後退兩步，搖頭否認：“我不是，我不是。”

凌白周身盪起強大的靈力震碎了浮動的冰花，看得九洛一陣惋惜。她不想修火靈了，釋放出的威力一點也不好看。

她總覺得自己與人交戰時，化出的靈力凶巴巴的像條噴火龍，還是水靈好。結出的花既能殺人，又讓人賞心悅目。

她盯着凌白挺拔的背影暗自琢磨，妖王是他師妹，那妖王的術法凌白定是會的，等這事了結后，一定想法子向他求了來。

她不修和妖王一樣的冰花，就修朵海棠花好了。她在玉清殿外看到過尊上庭院里那棵枝椏伸向牆外的海棠樹。上面結的海棠花朵朵嬌美明艷，要是自己殺人時也是漫天飛花的樣子，猴子見了一定拍手叫好。

三千若是見了么，會不會，會不會覺得她有那麼一點與眾不同？

九洛突然臉頰發燙。

要是自己的修為不夠，那就照着延壽司廣場上紫荊花的樣子修上一修，反正不管是什麼樣子，只要她化出的靈力能變成漫天飛花就是好的。

凌白若沒空教她，那她就回延壽司向玄初和君千仙官請教，脫層皮也要學會這麼美的術法。

九洛兀自神思遊走，凌白那邊卻揮袖掀起一陣狂風，扯掉了花月夜臉上的面紗。

“啊。你、你”花月夜驚慌的雙手遮面，凌白還是在那一瞬間看清了她的容顏。

若不是師妹還能是誰？

ps：抱歉，今天加班回來的晚了。

# 第106章 墮仙（第二更）

看清她容顏的那一刻，凌白卻被她眉間黑色火焰印記嚇了一跳。

之前這個印記藏在她濃密的留海之下，那陣狂風不僅掀掉了面紗，也吹亂了她額前碎發，露出了她要刻意隱瞞的東西。

花月夜見凌白走上來，快速轉過身，背對着他。動作神情已然沒有了剛才霸道兇殘的妖王模樣，完全如同一個害怕心上人看到自己窘態的少女。

凌白內心百感交集，顫聲一字一頓問道：“你，已經，墮仙成魔？”

九洛被凌白剛才那陣狂風拉回現實，突聽“墮仙成魔”四個字，驚訝的看向花月夜。

她的肩膀微微聳動，似乎在強忍着內心的悲痛，壓抑的偷偷哭泣。

她竟然墮仙？

雖然她是妖王，還一度要殺了自己，可是九洛仍覺得這麼美麗動人的女子是墮仙這件事，實在可惜可憐可悲可嘆。

九洛想起，牛魔王曾在花果山侃大山跟滿洞的妖精吹牛，天界神仙的身份是三界內地位最受尊崇的。就算天命使然，應劫而死，元神也能回歸六道進入輪迴，有機會修仙重返天界。

當時各個洞主、寨主、山大王聽了全是欷歔羡慕，恨不得自己也有那造化，立即飛升成仙。

而九洛並不羡慕，反而覺得上天不公。

妖若是無法平安渡劫，只能魂飛魄散，元神寂滅，三界再無此妖的半縷魂魄。

憑什麼神仙就可以有重來的機會？

牛魔王一邊白話一邊偷瞄九洛，看她不感興趣，見聞典故津津有味講到一半，突然來了個“但是”的神轉折。

九洛打個哈欠，避免冷場拿出待客之道，禮貌客氣的問：“但是什麼，你可是接着講呀？”

老牛見終於引得這位九姑姑注意，故意賣個關子剔剔牙、喝口茶、簌簌口，咽了。

九洛胃裡一陣翻騰，慌忙錯開眼珠，盯着那隻總愛偷窺孫猴子的母猴子一個勁的研究，為啥這長相超然脫俗的母猴子就那麼任性妄為的看上了孫猴子，以此來分散注意力，避免忍不住在賓客面前失了斯文體面嘔吐出來。

老牛咳咳兩下，對九洛不甚在意的表現略有遺憾，在眾人反覆催促下這才接着白話下去：“但是啊但是，有一種仙卻永遠無法再得仙身，生生世世都要遭天界追殺，永世不得超生。”

“什麼仙混得這麼悲慘，還不如只妖？”九洛來了興趣，回過頭，卻不看牛魔王，只盯着他胸前那塊黑糊糊的衣服料子看。

研究半天為什麼料子上會有黑毛，再瞧牛魔王那長毛的黑爪子才恍然大悟，這貨竟然穿了件破洞的衣服出來串門。

也不知他娘子是怎麼主的內、理的家？

她這邊分神，卻聽老牛一陣得意的大笑，吐掉瓜子皮，剔剔牙、喝口茶、簌簌口，又咽了：“九姑姑有所不知，大部分神仙本來無欲無求，隨性淡泊。但總有些定力不夠的小仙或是年輕的神仙，無法超然面對內心越來越多的慾望，因心結累積成垢無法解脫釋然，機緣巧合的在外力作用下由仙墮魔，從此墮入魔道，永無翻身之日。這種仙便是墮仙。三界內連妖都鄙夷，只能在凡間唬唬那些凡人。魔界都容不下他們。”

牛魔王那些繪神繪色的講述仍舊記憶猶新。九洛望着花月夜顫抖的背影，由衷嘆息一聲：“好可憐。”

# 第107章 一成勝算（第一更）

九洛無意識的吐露心聲，卻換來小仙參的抗議。因着她與靈歌背靠背，小仙參側身面對九洛，歪着小腦袋嚷道：“主子不要可憐妖王，她殺了爺爺。嗚嗚，她殺了爺爺。嗚嗚，我要替爺爺報仇。”

一聲凄厲哭聲提醒九洛認清現實，慚愧的羞紅了臉。

她之所以覺得花月夜可憐，完全是因為同情她身為墮仙受往日仙友同類排擠的境遇，這份境遇與九洛在凡間的遭遇何其相似。

與其說是可憐花月夜，不如說她是觸景傷懷，對自己過往生起感慨之意。

想明白這一點，她憤憤於手中結出火靈，怒道：“果然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花月夜，你吃了我參族護法，我定然不會讓你活命。”

此言一出，靈歌那邊立即隨聲附和，站到九洛旁邊：“小九，就算凌白戰尊今天反水向著他師妹，不顧義氣陷你於死境，我靈歌也會拼了命幫你殺了這個妖女，為老仙參報仇，為碧淵仙山剷平妖孽，為天下蒼生討一個公道，為玉皇大帝清理門戶。”

靈歌一邊念念有詞，一邊拿眼偷覷凌白，觀察他有何反應。

凌白盤旋在空中的青萍神劍似乎感受到主人的心意，微微抖了一抖，劍身青芒仍舊大盛。

他當然明白靈歌那番話是在提醒自己，莫要因了同門之誼而善惡不分，置九洛於險境。

他向靈歌看去，靈歌也在看他。

多嘴。

凌白不耐。

四目相對，靈歌心虛的扯出一個笑容。

他也知自己這番話說得似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為了九洛的安危，他不得不當這個惡人。儘管凌白氣場逼人，他仍舊毫無懼意的瞪着凌白。

如若不是自己靈力一會兒要用在拼殺上，他真想立即就去探一下凌白心中所想。

可是，他怕萬一凌白偏袒的人是妖王花月夜，那自己的靈力又白白浪費掉，只餘九洛一人抗敵，面對虎視眈眈的妖精那不是只有等死的份。

靈歌話里有話，九洛當然不傻，在他的提醒下瞬間看清了形勢。心中一緊，顧慮的看向凌白。

瞧着凌白眼神里透出的寒芒，似要有為難靈歌之意。她開口想為靈歌打個圓場，一直背對着他們的花月夜猛然轉過身來，眼睛死死盯着九洛，語氣陰冷：“誰要你可憐？誰要你可憐？你還是可憐可憐你自己吧？”

她額前碎發凌亂，觸目的黑色印記在發隙間若隱若現，身上已經恢復妖王的氣焰。

九洛那份憐憫本就不是為她，現在見她這副模樣，重又戒備起來。

靈歌擔心的她也擔心。只是，她並不認為凌白會幫花月夜殺了自己，但做為花月夜的同門師兄，他也可能誰都不幫，作壁上觀。

可是，看凌白神色，她突然又對自己的判斷失去了信心。

本來凌白來了之後只用一招便震住了洞里大部分妖精，她還暗自高興碧淵仙山一行有了凌白定能全身而退。

哪知人生何處不相逢，凌白在這種妖精橫行的地方竟認了個師妹，她的勝算也就隨着他們的相認只剩下一成。

# 第108章 莫名心顫（祝高考學子金榜題名）

說不準那個美若天仙的妖王再哭上一哭他就心軟了。

到時候誰死誰活還真不好說。

雖然凌白屢次以救命恩人身份出現在九洛面前，可是，讓凌白與自己的交情，對比凌白與花月夜的交情，她還是有自知之明這中間差距的。

自己與凌白不過見過兩次，而花月夜卻是他的師妹。

凡間的戲本子不都那麼演嗎？師兄與師妹，郎有情妾有意，從此相攜到白頭。

作為路人的她，實在不敢在生死關頭賭誰輕誰重。

靈歌與小仙參未進洞之前，她本想要與滿洞的妖精拼上一拼的。

明知要死，卻要死得有尊嚴。

可是，現在有了一成的勝算，她不能置朋友安危於不顧，怎麼也要周旋周旋，不能盲目力拚了。

她爹說過，盲目的不要命充英雄那是傻瓜才幹的事。

雖然只有一成把握，她祝九洛也要試上一試，她還要留着這條命回去救猴子。

她這番思量不過是瞬間之事，花月夜那邊讓她“可憐可憐自己”，正好打破了凝滯的氣氛。

她向靈歌這邊靠了靠，想緩解一下僵持的局面，伺機偷偷與靈歌商量個萬全的辦法，便順着花月夜的意思說下去：“我有朋友肯捨身來救，為何還要可憐自己？”她拍了拍靈歌的胳膊，又摸摸小仙參的腦袋，視線移到凌白身上，恨不得能鑽進他心底，看他到底在想些什麼。

雖然他現在立場不明，可之前卻毫無疑問是為救她而來，這一點她永遠心存感激。

凌白怎會不知九洛已然對自己不再如之前那麼信任，心中翻湧起陣陣苦澀。從前的小瑤從來不會用這種探究懷疑的眼神來看自己。

他有他的驕傲，雖然明白九洛那一眼是想從自己這得到承諾的印證，他卻賭氣不想給她。

花月夜把祝九洛與凌白之間眼神的剎那兒互動，看成了兩人的眉來眼去，心痛的比自己變成墮仙還要難受。

她恨不得立即殺了九洛。

凌白感受到她重又騰起的殺意，側頭向她看去。

花月夜雖放下手，不再遮蔽容顏，但她還是無法面對凌白的直視。

昔日所求，變成今日之殤。

她急忙錯開目光，看向祝九洛。

剛才祝九洛那聲夾雜着嘆息的一句“真可憐”極大的刺激了她。

她花月夜即使墜入魔道不再是天界女仙，也無需別人可憐。尤其是和瑤姬長得相像之人的憐憫更是對她的凌遲與侮辱。

她冰冷的目光如利刃般在祝九洛臉上駐足剮蹭，說出的話比利刃還要犀利尖銳：“凌白是你朋友嗎？他來救你你很開心是吧？你以為自己在他心裏很重要是不是？你以為他一直幫你護你，是因為他拿你當朋友？哈哈哈哈，祝九洛，你真是好天真。好愚蠢。你不過一個無名小妖，憑什麼能得到天界人人尊崇敬畏的戰尊呵護？你以為你是誰？你是天底下最愚蠢的女人。”

最後這句話她喊的歇斯底里，聽着是罵別人，其實是在罵她自己。

要說蠢，她花月夜才是這天底下最愚蠢的女人。

九洛被花月夜罵的莫名心顫。

# 第109章 秘密

花月夜的這些話如晴天驚雷劈在九洛頭頂。

她感覺自己馬上接近一個天大的真相，這個真相也許和自己的身世有關。

她又擔心無法承受，又迫切的想聽下去。

“你他奶奶的才是蠢女人。”靈歌聽不得花月夜罵九洛，又給她罵了回去。

凌白沉聲怒喝：“月夜，不該說的話不要亂說。”

花月夜慢慢看向他，萬年來的相思醞釀成眼底一湖傷心淚。可惜，那人卻不懂。

“我為什麼不能說？這不是你想要讓她知道的嗎？你害怕是嗎？你害怕再次失去是嗎？你根本不用怕，你還不知道吧，師父他老人家早就說過，‘得不到’才是你的宿命。你瞧，我倆多像。我是‘不可得’，你是‘得不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悲涼空洞的笑聲里，花月夜兩臂突然向兩邊揮去，衣袖如受傷的蝴蝶張開翅膀后又墜下來。

她木然看着凌白：“我偏偏要說給她聽，我就要說給她聽。”

“你敢。”一道刺目白光擊向花月夜，卻被九洛手中早就蓄勢待發準備自保的火靈擋了一下，那白光擦着花月夜肩膀而過，頓時有鮮血滲出。

花月夜低頭看着鮮血染紅的衣裳，凄然而笑，似乎早就料到他會出手一般仍舊深情凝視凌白，輕聲喚了一句：“師兄。”

凌白的肅殺之氣在她這聲“師兄”中微有收斂。他突然想起師父所託，威壓銳減，但戾氣仍在。

九洛心中似有萬馬奔騰而過，此刻，她就站在萬馬必經的夾道上，眼睜睜看着危險而至，卻因恐懼找不到出路，只能傻傻的等待，無處可躲。

她猜想花月夜未說出來的話一定很重要很重要。不然凌白也不會為了阻止花月夜說出來而傷了她。

“凌白，你讓她說下去。沒有什麼事是不能說的。”九洛盯着凌白的眼睛，眼神如霜，逼着他不要出手威脅花月夜。

凌白心中浮現出無數的“得不到”，難道這就是天命？他無可奈何的收回了法力。

花月夜看到這一幕心更加疼痛，她以昔日同門之情求他，他無動於衷。而祝九洛只一個眼神卻令他放棄了要殺自己，這簡直是她的奇恥大辱。她寧可自己眼睛瞎了，也不想看到心上人對別的女人呵護備至唯命是從。

花月夜突然提高音量問她：“祝九洛你很想知道戰尊凌白為什麼會幫你是不是？”

九洛想起花果山凌白不惜違反玉帝命令在二郎神要殺自己時用障眼法救下自己。

想起他執意要帶渾身臟兮兮的自己去九重天。

想起他再次見到自己時難以掩飾的驚喜。

想起他毫不吝嗇把燈火闌珊與幻魂龜送給自己。

想起她墜入這個妖洞時他那一眼的驚懼與悔恨，明明是不該有的疼惜

與凌白相處的細枝末節漸漸湧上心頭，很多她故意忽略的原因蜂擁而至，堵住胸口。她緊張的攥起拳頭，聲音竟有些喑啞：“我想知道。”

花月夜早知她無法抗拒好奇心的魔力，如冰的目光掃過凌白、靈歌，落到九洛臉上。

“呵呵，我告訴你，他之所以對你好，只是因為你長了一張和另一個女人一模一樣的臉。”

# 第110章 天要塌了（第二更）

空氣更加安靜。

只有洞內溪水撞擊石頭的嘩嘩聲。

一種讓人無法忍受的炙熱從頭頂的大洞上向洞內蔓延，妖精們突然覺得很熱，熱的想把毛皮外衣扒下來。

凌白看着九洛，九洛抬頭看了看頭頂那個被靈歌砸穿的大洞，悠悠開口問花月夜：“你剛才鋪墊那麼多，其實就只是想告訴我，我是別人的替身？”她看着花月夜，等她回答。

“對，你就是另一個女人的替身。”

九洛提着的心像是從井底費力打上來的清水終於拎在手裡。雖然只有半桶，但還算甘甜。

“那又怎樣？”九洛不以為然。

花月夜臉上露出不可思議的神色，竟情不自禁重複她的話：“那又怎樣？你不難過嗎？他把當你當了別人的替身，你不難過嗎？不傷心嗎？不覺得自己被騙了嗎？”

她一連問出幾個問題，詫異祝九洛為何一點反應沒有。

“他騙我什麼？我為什麼要難過？為什麼要傷心？你這人有毛病吧？”她高興還來不及呢。

有人因為另一個人的原因而對自己好，這不是好事嗎？她見凌白第一面時，他就叫她小瑤，當時就猜測他認錯了人。

“你就有這一個秘密想告訴我？還有沒有其他秘密？比如我是妖還是人？比如我的身世？”九洛覺得有點遺憾。

以為花月夜會曝出驚天秘密，誰知就是這麼個破事？她也好意思的問自己想不想知道？

傻子都能知道，天界戰尊凌白對她萬般照顧定是有原因的。

還好，這個原因源自她的容貌。

她又恢復了先前放鬆的狀態，嘻嘻笑着和凌白商量：“你說，和我長得像的那個人重要？還是你師妹更重要？”

她不在乎自己是替身，這說明她心裏根本沒有他。凌白平靜的望着九洛，心底像被人揭了一層皮。

痛，已經變得麻木。

九洛見他不說話，自顧自的替他回答：“師妹還活着，另一個人卻”她故意沒有說下去，下面的話他自己領悟好了。

這種事幹得有點卑鄙，可是但可是，為了他們幾個人的小命，她總是要搏上一搏的。

另一個與自己長得相像的人對比這個師妹，孰輕孰重決定了凌白站隊呀。

花月夜想不明白祝九洛為什麼會無動於衷？

在她的邏輯里，作了替身的女人一定會傷心欲絕。

可是，她卻忽略了祝九洛對凌白感覺。

直到看到凌白眼底的哀傷，她才恍然大悟，原來祝九洛不喜歡凌白。

不知為何，她竟又憂又喜。

這喜自不必說，憂的卻是凌白。他一定很難過。

氣氛在愈加炙熱的溫度下變得更加詭異。

一塊石頭突然在九洛身前砸下來，差點砸中她。

石頭通體泛紅，像是被燒過一樣。

“怎麼回事？”九洛嚇了一跳。連忙向後跳去，誰知身後又嘩啦啦掉下幾塊石頭。

凌白閃身把她攬進懷裡，捏訣布了個結界，把她和自己圍在裏面。

靈歌那邊也有石頭落下，他護着小仙參向凌白這邊撲來，凌白揚手布結，把靈歌與小仙參罩在另一個結界內。

靈歌不滿的吹鬍子瞪眼，九洛手指放在唇上，作“噓”勢讓他安靜。

千萬別在這個節骨眼上惹眼前這位大爺。

明顯這位凌白大爺已經選擇了我方陣營，小祖宗你就給姐老實會不行嗎？

凌白低頭看她，九洛裝作沒看見，抬手指了指頭頂：“天要塌了。”

# 第111章 業力靈火（第一更）

靈歌與小仙參墜下的那個位置，上面正是九洛用靈火塗炭的沼澤地。

她掉下來之後，入口重新設置了禁制。

凌白與靈歌四處找入口，一個選擇粗暴的鑿穿洞頂從天而降，一個選擇從洞門光明正大的打進去。

問題出在靈歌鑿穿的洞頂上。之前九洛用來開路的靈火不但未熄滅，反而越燒越旺，火漫仙山，大火炙烤下，堅固了萬年的洞頂終承受不住高溫燒塌崩掉。

九洛的靈火不是普通的靈力修為，那是業火紅蓮的力量，是一種可以撼動天地的業力之焰。

以前她靈力低微加之業火紅蓮被封印的死死的，即便有業力溢出，在重重封鎖下發出的威力極為有限。

然而自花果山與月蝶她們大戰，九洛自行掙脫封印后，雖然及時被趕到的墨塵再次封印，仍有一成業火與靈力融合。

加之她先前吃了猴子給的蟠桃，體內又意外吸納了淚海仙珠的全部神力。來到碧淵仙山進入幻境后，又受到爹娘與三千被道士殺死的刺激，種種機緣造就她體內的業火紅蓮儼然有隨時噴薄之勢。

凌白傳授她的大乘般若心法，實則是克制業火紅蓮的法訣，即能穩固心神增強法力，又能築牢封印。

他本想一舉兩得，卻不知淚海仙珠的神力在大乘般若心法的運行下，逐漸蘇醒，並與九洛體內帶有業火的靈力生生相息，如雨後春筍遍地拔節形成了亦正亦邪的靈力，勢不可擋。

就這樣，她那兩條用來劈路的火龍在主人墜入妖洞后一發不可收拾，漸漸從妖峰向碧淵仙山的另外兩峰蔓延。

所以，月蝶派去查探消息的人看到的大火，就是九洛放的這把火。

所以，九洛對凌白說天要塌了，不是真的天塌了，而是花月夜布的這方天地陣要塌了。

石塊帶着滾燙的溫度嘩啦嘩啦掉下來，妖精們已經顧不上要和闖進洞府的入侵者們討說法了。大難臨頭，逃命要緊。

“到底是哪個天殺的玩意弄出這麼大的火？”

“大家快跑呀，逃命要緊。”

這火掉到身上，根本無法用靈力滅掉。好幾個妖被燒死了。

“大王，您快跑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個洞肯定是要不得了。”長臉妖還算義氣，竟然越過重重火焰來救他們那個似乎已經入定、一臉悲痛的妖王。

靈歌嘴角抽了抽，尼瑪哪來的青山？青山都當柴燒了好不好？

花月夜眼睛盯着凌白與九洛，手一揮把長臉妖扔到了洞口。頭頂一方石頭落下，就在要砸在她頭上的時刻，一道光圈捲起她的身體，拉進了凌白的結界里。

花月夜落下淚來：“師兄。”你還是關心我的。

九洛在凌白左側跟她擺手嘻嘻笑着打了個招呼：“共患難，共患難。”

凌白無語，明明這難是你自己搞出來的好不好。

九洛從洞里逃出來后，看着滿山遍野的大火突然有種熟悉的感覺。

“這火，不會是我放的吧？”

靈歌灰頭土臉的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氣：“你這是為民除害。”

可不是嗎，看看那些遍地黑呼呼的妖精屍體，這得省去多少事。

# 第112章 實話實說（第二更）

九洛乍舌，什麼時候她竟能憑一己之力拿下個山頭了？

果然還是凌白戰尊教的好。

她帶着感激的小眼神向凌白那邊飄過去，卻被花月夜瞪了回來。

九洛想起她吃了老仙參，盤算着這個仇能不能用她的新技能給報了。

出了洞，離開了對方的地盤，也沒有那些妖精搗亂，說不定她體內這把可以燒山的靈火順帶把妖王給治服了。

她默默念起了大乘般若心訣，寄希望臨時抱佛腳再增加點靈力修為，加大勝算的比重。

凌白試了試想要滅火，卻發現九洛的靈火滅了又會復燃。

他皺眉，再試。還是失敗。

“九洛試着把靈力收回去。”

九洛正在暗自偷偷運行功法，凌白突然打斷，她一個激靈，抖出一道火靈，呼啦，呲

火勢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躥出一丈多高，燒得更猛了。

凌白黑着臉，看向身邊的花月夜。

“師妹，你試試。”

他這算是求她嗎？

花月夜扯起的嘴角又癟了回去。

她不想管。

仙山是天庭的仙山，祝九洛燒山一事，一定會上達天庭，到時候天宮下來查出放火之人，那是會被天庭懲罰的。

這麼好的打擊祝九洛的機會，她才不想放過。

可是，看着凌白看向自己的眼神，她又猶豫了。

凌白猜到她在想些什麼，突然說道：“師父藏你在這裏，就是不想讓天庭的人發現。你自己考慮一下。”天庭的人來抓九洛，也會查到花月夜，連坐這種事，她會明白。

花月夜沉思片刻，一條水龍咆哮着衝上天空，竟化成大雨傾盆而下。

雨沒有下在火焰上，而是配合著凌白把他滅過之後的餘燼再澆上一遍水，確保不再死灰復燃。

在花月夜的助力呀，像頑疾一樣的靈火終於完全消失，連個抬頭再次囂張的機會都沒有了。

九洛的心決念到一半，戛然而止。

奶奶的，這顯然克我呀。

她決定另想辦法報仇。

凌白果然猜得沒錯，師父是知道她墮仙成魔了。不但沒殺她，反而把她藏起來。在花月夜的助力下，用了三個時辰，終於把靈火滅乾淨了。

九洛不明白，為什麼她自己放的火，出來后就不聽自己話了。

她加持了數次意念想要把靈火收回來，全都失敗了。火勢不但沒小，反而更大了。

難道因為這裡是仙山，不按道理出牌。

凌白只好把她圈在一塊空地上，讓她和靈歌還有小仙參好好待在一塊別搗亂。

九洛十分委屈。

人家明明是想見義勇為的好不好。

小仙參怕火，一直藏在靈歌身後，視線不離花月夜。

靈歌在炙烤中卻坐下來繼續練習內功心法。

這些火對他來說根本就不是威脅，要知道他修的也是火靈。不但沒事，反而覺得在這種炙烤中十分享受。

仙山上的靈氣似乎被業火驅逐，全湧向九洛他們所待的空地，靈歌感受到充沛的靈氣，更加瘋狂的修鍊起來。

九洛生怕他受了外界打擾走火入魔，緊張的在他身邊護法。

“主子，你會不會因為凌白戰尊不給爺爺報仇了？”小仙參悄悄靠過來，怯生生的問九洛。

九洛想都沒想：“不會。”

“不過，我好像打不過她。”九洛不怕自己在下屬面前丟臉，實話實說。

# 第113章 仇怨已解(第一更）

“沒關係的主子，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們盯緊她，等你打的過了，再來殺她。”

小仙參的小拳頭高高舉起拉到胸前，一臉鄭重的給九洛打氣。

“好。”九洛眼巴巴看着人家把自己的火給滅了，想報仇還要等十年。這種滋味真不好受。

凌白收拾完殘局，走過來告訴九洛：“以後不管誰問你，都說燒山這事與你無關。”天庭追究起來，她的身份若是暴露了，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你們也不要向外泄露半個字，不然”他想劈個石頭震懾一下，看到靈歌與小仙參那般瞧好戲的眼神，想想又放棄了。

他們不會害九洛。

他轉身看向一直跟在身後的花月夜：“你跟我走，我帶你再尋個地方。”她倒是有可能把事情說出去。所以要帶她去個無法與天庭溝通的地方藏起來。

靈歌不滿的打斷他：“哎哎？戰尊不嚇唬嚇唬這個妖王嗎？萬一是她無意中泄露只言片語怎麼辦？”還要帶她走？吃了小仙參的爺爺就想走，門也沒有。

九洛也瞪着凌白：“你這是包庇殺人犯。”

“我殺誰了？”花月夜不滿的上前一步質問，卻被凌白攔下。

哼！

她恨恨的瞪着九洛。剛幫你善後，你就翻臉無情。幸好你不喜歡師兄。

“你殺了我爺爺？”

小仙參淚花滾滾看着凌白。

“戰尊大大，你為什麼袒護壞人？”

沒有了滿洞的妖精，妖王也不是這麼可怕。

關鍵是她這個小參精早就看出凌白對主子的情義。主子完全是當局者迷。

如果兩方打起來，她賭戰尊大大戰我方陣營。

花月夜曾經也是個品性純良的女仙，要不是因愛生魔，怎麼會落得如此下場？

往日里打打殺殺就算了，今天有凌白師兄在場，一絲殘暴血腥的樣子都不能外露出來的。師兄要帶她走，她才不會和她們糾纏，毀壞形象。

“你說誰殺了你爺爺？”花月夜從虛域里掏出一個胖胖的傢伙扔到地上，“還你。誰稀罕。”

“哎呦喂。摔死老朽了。昨天剛剪了人家鬍子，今天又這般摔打老朽，還想不想要參須了？”

小仙參聽着蒼老的聲音在那兒嘟囔個沒完，頓時晃着小胖身子撲過去，歡喜的叫道：“爺爺，爺爺，你還活着？你還活着？太好了。太好了。嗚嗚嗚嗚”

九洛看了地上兩具一個比一個白胖的身軀抱在一起又哭又笑，轉頭看向靈歌：什麼鬼？不是說已經把老仙參給吃了嗎？

靈歌也是一臉的莫名其妙：早說呀，早說就不強行修鍊，想要突破境界打敗妖王了。剛才那三個時辰差點沒走火入魔好不好？

凌白看向花月夜。

花月夜委屈的癟癟嘴：“師兄真以為我這麼嗜殺嗎？萬年仙參是天地至寶，何況這個老參已經近十萬年壽數了，我怎麼下得了手。”

她不是下不了手，是因為曾經師父告訴過她，抓到這種仙參完全沒必要殺了吃，只要定期取其參須佐以煉丹術，做成仙丹服用即可。

這比一次性吃掉它的效果還要長久穩固。

她又不傻，才不會像那些沒有見識的妖精一樣不懂食用之法。

凌白像是鬆了一口氣。

九洛死活要找妖洞無非是想救出老仙參。

她與花月夜本無恩怨。

現在老仙參還活着，花月夜又把老仙參還給了她，兩人之間的矛盾已解，應該可以和平相處了。何況九洛還燒了人家的洞府，毀了人家的家園

“九洛，你此次來碧淵仙山的目的已經完成，是不是該回去了？”

# 第114章 還想放火（第二更）

九洛與靈歌相視而笑，終於可以回去了。

“馬上出發。”她爽快答道。

因為燒山之舉，回去的路變得特別順暢。

就算有一兩個因逃避火災四處流竄的妖獸，看到這一行人後也全都跑得沒影了。

“它們跑什麼？這些妖見了我們不都挺橫的？”九洛轉頭看了看一直跟在凌白身後的花月夜，似有頓悟，“哦！”原來是妖王在此。

“哦什麼哦？它們是讓你嚇的？”花月夜沒好氣的瞪了九洛一眼。

“我？”九洛指着自己，一臉不可思議。你在講笑話嗎。

“不是你還有誰？你那把靈火燒死多少妖，毀了多少巢穴？它們聞你身上的火靈味都知道是你乾的。誰敢不跑？”

九洛從小就是廢材，打來了延壽司后才一點一點的強大起來。她還從來沒想過有一天可以讓妖精怕自己怕成這個樣子。

情不自禁的竟然升騰起一種再放一把火的躍躍欲試之感。

凌白聽了花月夜的話，眉頭緊緊皺了起來。似在思索什麼重要的事。

凌白擔心天庭發現碧淵仙山的異樣，派人下來查山火之事，逐催着眾人快點下山，離開這裏。

老仙參剛剛與九洛認主，還沒來得及表忠心，在凌白催促下就捯着小短腿緊緊跟在九洛旁邊。九洛怕他累，好心提議：“要不我背你？”

“不可不可。折煞老朽。主子幾番欲言又止，想問什麼？”

九洛看了一眼花月夜，指指老仙參胸前狼牙狗啃的鬍鬚道：“她為什麼剪你的鬍子？”

不提還好，一提這個老仙參就一肚子氣。

“還不是貪戀老朽身上的靈氣。說好了剪一寸，他們卻貪心想都給老朽剪了。幸好我寧死不從。不然，不然老朽還有大護法的威儀嗎？”

九洛眨巴眨巴眼，又瞧了瞧他胸前慘不忍睹的白鬍子，明白這就是他抗爭的結果。

“那個，大護法，我想問問你，是不是所有仙參的鬍子都帶有跟你一樣的靈氣？”

“當然不是。”

哦，九洛有些失望。

“徒子徒孫的靈氣哪有老朽的旺盛。主子要想提高靈力，老朽願意把鬍子剃光。”

“不用不用。我就是問問。這麼說來，仙參的鬍子都是個寶呀不對。那個嚶嚶，不那個小仙參沒有鬍子。可惜啦。”她下巴指了指靈歌背上的小仙參。

這要是被妖精逮住了，連談判的條件都沒有呀。

老仙參突然密語給九洛：“主子有所不知，她的靈氣聚在頭髮上呢。比我這鬍子來得要豐沛多了。”

“哦！原來如此。”九洛又長見識了。

太陽下山前，一行幾人終於走到界碑處。

凌白看了看九洛：“此處已經沒有危險，你帶着他們幾個先回延壽司，我還有點事要回妖峰。”

“什麼事？”九洛好奇的問道。

凌白看了眼花月夜，對九洛說道：“師門之事。處理好了就去找你。”

“呃。”你剛才留在山上處理好了，幹嘛還陪我們下來一趟多麻煩。

“那你自己多保重。”九洛跟他告別。隱隱覺得哪裡不對。

# 第115章 潤魂器（第一更）

待凌白帶着花月夜重返仙山，老仙參才徹底放鬆下來。

“主子，煩請您把燈火闌珊拿給老朽。”

九洛摘下脖子上的參族聖物遞給他，老仙參盯着那串珊瑚珠串倒吸一口涼氣。

“主子這是哪裡來的？”這可不是一般的珊瑚珠串呀。

九洛視線還在凌白與花月夜遠去的背影上未收回，便隨口說道：“凌白給的。”

靈歌瞧出古怪，緊跟着問老仙參：“這個有什麼不一般嗎？”

老仙參雙目放光，激動的說道：“這種珊瑚珠來自上古神海，相傳曾經是女媧娘娘最喜歡的配飾，不僅世間罕有舉世無雙，還有一個特殊功效---滋養魂魄。所以，這串珊瑚珠子又叫潤魂器。對魂魄不全，元神受損的人有滋養作用。想不到、想不到凌白戰尊竟是這樣大方，送給了主子。”

九洛以為這隻是普通的珊瑚珠串，沒想到竟然有此等妙用，心中一沉，奪過老仙參手中的珊瑚向凌白方向追去。

靈歌要跟着，九洛留下一句：“在這等我。”便風風火火的跑了。如此貴重之物，她怎麼能收。

老仙參憂慮的看着九洛跑遠的方向，新主子性子急了些呀。

九洛追了不遠，就看到路邊有妖精的屍體，又走了幾步，突然聽到有人在哭着哀求：“戰尊不要殺我，我保證不說出去。小的什麼也不知道呀。小的就是侍奉大王的驢妖，一心一意跟隨大王，絕對不敢亂說的。”

花月夜的聲音響起：“師兄，你放過他吧。他一直對我很忠心，我不讓他說，他一定不說。”

凌白冷哼：“我只相信死人才會守口如瓶。”

“師兄，你什麼時候變得如此嗜殺？我都求你這麼半天了，你仍無動於衷？何況你們一群人跑來這裏毀了我的家，讓我無處可去，我就求你給我留個手下你都這麼為難嗎？那個祝九洛又不是她？即便是她又怎樣，她也不喜”花月夜後面的話被凌白的法力扼進喉嚨里。

“誰在那兒？”凌白向九洛藏身方向一指，幸好她機靈給自己捏了個法陣屏蔽了那股力道，雖然還是被他強大的法力震的後退了幾步，索性有驚無險。

凌白看清是九洛，急忙過去查看她有沒有受傷。

“你怎麼來了？為什麼不出聲？還好沒傷到你。”

九洛訕訕一笑：“這不是看你發脾氣，沒敢出來嗎？”

凌白沒好氣的瞪了她一眼。

花月夜更沒好氣，哼了一聲，背過身去不看她。

九洛指了指那個長臉妖對凌白說道：“這個妖雖然長得丑，但好在忠心護主，這樣的妖心腸壞不到哪去。你也別殺他了。下個什麼禁制不讓他亂說話就好了。”

長臉妖委屈的撇撇嘴：誰丑，誰丑，你才丑。

凌白想了想：“好，就依你的。”

花月夜身子為之一震。

她費了半天口舌，就差跪下了，師兄一點情面不給。祝九洛一句話就解決了？簡直太讓人炸肺了。

“師兄，你太過分了。”

花月夜一跺腳向前面林子里跑去。

跪在地上的長臉妖想要追過去，看到凌白的眼神嚇得又跪了下來。

“大王，大王，你別丟下我呀。”

不讓我追，還不讓我喊嗎？

# 第116章 還給你（第二更）

九洛覺得自己好像來錯了。

她為長臉妖求情，不為別的。只是因為她自己也是出自花果山的妖，明白妖也分好壞。並不都是該殺的。

凌白並未理會花月夜，輕聲問九洛：“你又跑回來干什麼？”

九洛這才想起自己前來的目的。

“這個還給你。”她把珊瑚珠串塞進凌白手中，留下了燈火闌珊。

凌白皺眉：“怎麼，不喜歡？”

“不是，我聽老仙參說了，這個原是女媧娘娘之物，太貴重了。我不能要。你還是送給別人吧。”

“別人？你要我送給誰？”

九洛想了想，覺得他應該送給和自己長得很像的那個女子。

轉念一想，那個女子估計是不在了，不然他也不會這般對自己好。

“送誰都行。”無功不受祿。小禮物她收就收了，逮到機會還個人情扯平了。可是這麼貴重的禮物，她還不起呀。

凌白意味深長的對她一笑：“我就送給你。”這個珊瑚珠串是他尋了幾千年才找到的。就是為了給她戴在身上滋養她的魂魄。

“可是”

“不用可是。這三界內只有你配得上她。”凌白又把潤魂器掛在她脖子上。

九洛在他的注視下，低下了頭。

片刻，九洛想起一路上看到的妖的屍體，問他：“你回來就是為了殺那些妖？”

凌白看着她，點點頭。“還有點別的事。”

“別殺了，他們也挺可憐的。想個辦法禁言就行。”她知道他是為了她。

凌白並不是濫殺無辜。這山上的妖本就是三界內犯了重錯的，殺了不可惜。

不過，她求他，他就心軟了。

“好。我會想個別的辦法。”

九洛看了眼長臉妖，問凌白：“我想和你說句話，能不能別讓他聽。”

凌白眼中閃過一絲喜悅，捏了個訣，把自己和九洛與外界隔絕開來。

“說吧。”

九洛組織了半天語言，才道：“我知道你從第一眼看見我就把我當成另一個人了。你好像叫她小瑤。我不是她。我就是我，祝九洛。長在凡間，爹娘都很普通，從來不認識仙界的人。是你認錯人了。你對我好，其實是想彌補對另一個人的不好，對吧？”

“雖然我挺感激你屢次救我，又送我寶物。但，我不想你”九洛想了半天該用什麼樣的一個詞彙來表示這種感覺。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呀。

凌白靜靜的看着她。

九洛急得汗珠都掉下來了，才想到一個詞，大聲說了出來：“彌足深陷。對，就是彌足深陷。我不是她，也不想你把我當成她。”這種感情太深厚，她承受不起。

凌白一直認真的聽她在說。

良久，她終於表達清楚自己的想法，他才問道：“如果我說你就是小瑤呢？”他突然不想瞞下去。

“我不是。”九洛想都沒想，就否定了他的假設。

她是誰，她自己清楚。

她就是個普通的廢材。以前在凡間，她以為自己是個凡人，後來到了花果山，她才知道自己是個妖。

不管是凡人還是妖，她絕對不是凌白心中的那個小瑤。

冥冥之中，她十分抗拒這個假設。

凌白笑了笑，像在九重天上，她調皮被他逮到后，寬容寵溺的摸摸她的頭。

總有一天，你會知道你是誰。

# 第117章 笨蛋打劫(第一更）

九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界碑處。

靈歌遠遠看到她，飛跑到她身邊：“怎麼無精打採的？凌白欺負你了？”小仙參跟在後面關切的着着她。

九洛搖搖頭。

她是被心理負擔壓得提不起精神來。

老仙參走過來：“主子，老朽話還未說完您就急匆匆走了。可否再借老朽燈火闌珊用一下。”

九洛心事重重的摘下來遞給他，他擔憂的看了看九洛，摩梭着手上的燈火闌珊，口中念念有詞。半柱香后，法咒念完，老仙參手中的燈火闌珊突然發出耀眼的光芒，九洛幾人不能直視，忙閉上了眼。

光芒暗下時，再去瞧那塊聖物，竟然變成了純凈的湛藍色。

九洛凝視着那塊燈火闌珊，有些不可思議。

“這是怎麼回事？”

老仙參恭敬的把參族聖物遞還九洛：“這才是完整的燈火闌珊。紅色只是保護禁制，藍色才是聖物本色。主子，這塊聖物不僅能號令參族，還可以帶主子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也就是瞬移。只不過，一天之內只能用兩次。”

“哦？這個功能我喜歡。”九洛喜滋滋的把燈火闌珊掛在脖子上，問：“怎麼用？”

老仙參密語傳音教會九洛口訣，又叮囑了小仙參一些事，這才跟九洛告別：“老朽在碧淵仙山上住了一輩子從未離開過，死也要死在這裏。主子有事儘管吩咐。只要用燈火闌珊傳訊於老朽，定當竭盡全力為主子效勞。”

小仙參雖然不舍爺爺，但想到可以見識外面的世界，終於淚眼婆娑放開了爺爺的手，跟着靈歌九洛離開了。

走到半路，九洛回頭，發現那塊界碑已經不見。仙山又隱在雲霧中。

“不好。”九洛突然叫道。她把幻魂龜給忘記了。

靈歌嚇了一跳：“怎麼了？”

九洛伸出掌心，發現幻魂龜在她掌心四腳朝天的仰着，似乎頗為痛苦。

九洛連忙施咒放它出來。

幻魂龜回到地面，仍舊保持着四腳朝天的樣子，痛苦哀嚎着。

靈歌看它的樣子，想笑又不敢笑。

九洛一臉愧疚的把它翻了個身，連連作揖道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剛要帶妖王進入幻境時，靈歌他們來救咱們了，我一時急着逃出來，就把要去幻境的事給忘記了。你沒事吧？”

幻魂龜能說什麼？它敢說什麼？

主子都道歉了它還想怎樣？

只能在心裏抱怨一下遇主不淑嘍。

九洛這邊跟幻魂龜解釋當時的驚險時刻，路中央突然蹦出四個人來。

“何方妖孽敢來碧淵仙山搗亂，快點交出仙參，否則性命不保。”

九洛一瞧，個個矇著面，把臉捂的嚴嚴實實，身上卻穿着延壽司的官服。

心中明白個大概。

“喂，我說你們四個蠢貨，是顧風岩讓你們來的，還是月蝶讓你們來的？”九洛收回幻魂龜站起來問突然冒出來的四個人。

“顧仙官怎麼會管這些是小事，是月”

“笨蛋，跟她說這些幹嘛？”

“你竟然敢說我是笨蛋？信不信我先打死你？”

“好了好了，你們兩個別吵了，分點家裡外頭。我們現在要一致對外。”

“閉嘴！”

“閉嘴！”

不服氣的兩個笨蛋異口同聲。

那個一直沒說話的也加入進來：“你們三個白痴忘記我們是來干什麼的了？”

# 第118章 姑姑饒命（第二更）

九洛和靈歌坐在旁邊的大石頭上，呲牙笑看四個蠢貨內訌鬥嘴。

九洛從乾坤袋裡掏出一包瓜子遞給他：“來，磕着看。”

靈歌接過去，小仙參的牙長得快，現在終於能吃這種零食，她從靈歌手裡抓了一把，三個人咔嚓咔嚓的磕起瓜子來。

等瓜子皮吐了一地，那邊四個才算統一好戰線。

他們本是延壽司最低階的仙卒，屬於腦子不太靈光那種。

因為延壽司最近在準備迎接建司大典，思維正常的仙吏都被指派到各處負責一項任務，只有這四個閑着沒人願意用，被何君子找來盯着碧淵仙山的動靜。

他們閑賦久了，乍被上峰啟用，個個興奮的都爭先恐后想要抓住這次機會建個豐功偉業，生怕落了后的再被人瞧不起。

四個人等在山腳下好幾天，終於等到人影，關鍵是這人影里還多出一個小仙參。那叫一個興奮。這事完全在意料之外呀。要是把仙參獻上去，一定是大功一件，他們定能揚眉吐氣，重新受到重視。

想想都覺得興奮。

九洛和靈歌離開后，延壽司里分了兩大陣營，一個以上官君千與玄初、曾不棄三人為一陣營，相信且盼着九洛與靈歌一定能活着回來。

另一個陣營以顧風岩等為首的，私下里的話風全是負面的。他們毫不避諱的期望九洛與靈歌乾脆死在山上好了。根本不指望她們帶什麼仙參回來。

仙參是什麼？集天地靈氣而生的參精，三界間能抓到參精的仙人有幾個？何況那兩個廢物。

滿山的妖怪與山獸都能把他們兩人啃乾淨了，還妄想抓參。

眾人報着這樣的心思，並未把注意力放在碧淵仙山，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大典中，個個加緊修鍊，希望自己能在大典的比賽中勝出。

而月蝶等人一邊勤加修鍊的同時，為了以防萬一，還是安排人守在山腳，如果祝九洛與靈歌有命活着回來，一定要趁她們身體最虛弱時補上幾刀，讓她們永遠消失在三界。

眼下這四人一番商議，決定先補刀再搶參，最後內部決鬥由誰領功。

看着地上一堆的瓜子皮，其中一個譏諷道：“死到臨頭，你們還有閑心嗑瓜子？都不怕死是吧？”

“別跟他們廢話，趕緊解決了帶那個仙參回去復命。”

“好，我們一起上。”

那邊四人亮出法器，擺出大開殺戒的架式。

九洛的瓜子剛好磕完，拍乾淨掌心的浮屑站起身，伸了個大大的懶腰，對靈歌眨眨眼：“你陪嚶嚶怪再磕會兒，我去活動活動筋骨。”

話畢，一道紅影如光迅速移到四人跟前，啪啪啪啪，四人還沒明白怎麼回事，臉上就都挨了一巴掌。那叫一個響亮。

果然老仙參教的新法術很靈光。九洛情不自禁的摸了摸胸前的燈火闌珊。

“哎呦喂。”

四個人捂着腫起的半邊臉，疼得直叫。

九洛手裡抓着四條遮臉的角巾，嘿嘿一笑：“原來你們長這副熊樣。還是遮上點好，省得老子看着鬧心。”

她又把角巾扔了回去，同時一條火龍從背後躥出撲向四人。

四人眨眼間就成了火人，急忙用法術抵擋。然而，九洛的靈火已經不是普通的靈火，一般術法根本滅不了它。

就這樣，靈歌還未出手呢，四個笨蛋就成了黑炭，一邊在地上打滾一邊求饒。

“大仙饒命，大仙饒命。”

“別叫老子大仙，難聽死了，叫姑姑。”

“姑姑饒命，姑姑饒命。”

# 第119章 壞人該打

九洛滿意的點點頭。

念在大家都在一個延壽司混事，把仙僚弄死了總歸不好交待，小懲大誡后便收了法術。

四個想着邀功的傢伙躺在地上只剩下呻吟，靈歌走過去一人踹了一腳，奇怪的問九洛：“你的靈火怎麼又控制自如了？我以為這火得燒死他們幾個？“

九洛也覺得的詫異。為什麼在仙山上自己的靈火說什麼就是無法掌控？

好像有人惡意要讓它們燒起來似的。

她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个中原由，乾脆不想了。從旁邊的草叢里找來一根木棍子，在四個黑碳面前蹲下來，拿棍子挨個桶了一遍：“說，是誰讓你們來的，回答慢的那個挨打。”

“何君子。”

“何君子。”

“何唔”

“何--君子。”

“啊呸，你個卑鄙小人，竟然捂上我的嘴。你以為這樣姑姑就會放過你？”

九洛站起身，對那個回答慢了卻把同伴嘴捂上的傢伙瞪了一眼，對靈歌說道：“你是不是也手癢了，打這個。我最討厭出賣朋友的小人。”

“姑姑饒命啊，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呸，活該。”被捂嘴的那個解恨的咧嘴罵道。

靈歌不管那個傢伙哀嚎，上去一陣暴揍，邊揍邊嘟囔：“真是給延壽司丟臉。不對，真給何君子丟臉。”

“姑姑別打了，我有個秘密告訴姑姑，換我一條命。求姑姑手下留情，求這位上仙手下留情。”挨打的傢伙連連哀求，並未認出打人的這個樣貌出眾的少年就是曾經被他們嘲諷很多年的小鳥靈歌。

九洛示意靈歌停手，棍子挑起要告密的傢伙肥嘟嘟的下巴：“說，什麼秘密。我要看看和你這條命配不配。”

杜明昇顧忌的掃了一眼旁邊三個看他挨打的同伴，壓低聲音密語道：“有人要害上官君千。”

“誰要害他？”

“我不知道，我有夢遊的習慣，醒來時發現自己在君千仙官的府邸門外的樹上趴着。正好瞧見有個黑影在他屋頂布置法陣。那陣法冒着黑氣，一看就是想害君千仙官的。“他雖然在延壽司不受待見，但混官場養成的習慣時刻提醒着他，一定要知道誰是哪個隊伍的。省得哪天不小心得罪人，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自打那天上官君千與顧風岩對着干袒護祝九洛，延壽司上下就都知道祝九洛是上官君千的人。在這個生死攸關的節骨眼上，關於上官君千的安危興許能救自己的命。

果然，九洛挑在他下巴的棍子挪開了，他鬆口氣，暗自欣喜自己猜對了。九洛的拳頭便以雷霆之勢打在他臉上，他一口老血噴了出來。

“嗚嗚嗚嗚嗚為澀么打銀家？”杜明昇一臉委屈，淚花滾滾，嘴腫得好高。

九洛吹了吹拳頭，瞪着他：因為你賤。

“你是不是以為別人都是傻子？能神不知鬼不覺在君千仙官那布陣的人，會察覺不到你的存在？讓你偷看了去？不是你們一夥兒的，就是你在說謊。你說你該打不該打？”

# 第120章 九洛歸來

“嗚嗚嗚，姑姑冤枉銀家了。我每次夢遊都閉氣，估計對方拿我當屎物（死物）了。而且，我一直在樹上趴着，那個壞銀在我之後去的。沒有發現我也很正常。”

“嘭。”又是一拳打在杜明昇臉上。

“還說別人是壞人，還說別人是壞人，我看你才是壞人。為什麼不直接提醒君千仙官，現在跟我說這些有毛用？你是不是想等着看仙官的笑話？為了活命才跟我說這些是不是？你這個壞人！”

“嘭！”又是一拳。

“嗚嗚嗚”壞人已經不敢說話，說多錯多挨打多。

靈歌發現九洛自下山後脾氣壓制不住的暴躁，不由多看了她兩眼。

沒有魔氣呀，怎麼突然不溫柔了。好糾結。

“消消氣。消消氣，有話好好說，打人打得手多疼呀。剩下的我來問，你去一邊磕瓜子去。”

杜明昇感激的差點給靈歌磕頭了。剛要獻出諂媚的笑容，只覺背上傳來一陣劇痛。

“嗷---”疼暈了過去。

靈歌勸走了九洛，上去一腳踩在杜明昇背上，也沒覺得多使勁呀，怎麼就暈了。

難道他也暴躁了？

其他三人看杜明昇被打得慘絕人寰，個個縮成一團不敢看靈歌，降低存在感。

靈歌走過去：“回延壽司你們準備怎麼交差？”

機靈的那個立即回道：“我們什麼也沒看見，絕對不提小仙參的事。”

靈歌瞧他挺上道，向他那邊挪了挪，繼續問道：“要是問起你們身上的傷怎麼弄的，你怎麼說？”

“傷？哪有傷？這是我們燒烤時不小心自己點的。”

虧你想的出來。

靈歌滿意的點點頭，語氣格外溫柔：“老子不怕你們告密。只要小仙參少一根頭髮，老子就去抓你們去燒烤。”

“不敢不敢，我們絕對不會亂說話。”

三個人齊聲發誓。

靈歌又指了指暈死過去的那個：“他亂說也算在你們頭上。記住了。”

“不是吧？上仙，這、這，他，他和我們沒關係呀。”

“老子說有關係就有關係。不服是嗎？”靈歌的眼神向磕瓜子的九洛那瞟去。三人立即嚇得一個激靈。

“服，服。我們一定不讓杜明昇亂說話。”

“哦，原來他叫這個名字。記住了。你們三個也把名字報上來。在哪個宮當差。”延壽司上千個仙吏，能讓靈歌記住名字的都是大人物，這四個人他雖然有印象，卻不知叫什麼名字。現在記下來，以後有用處。

在路上耽擱了這麼一會兒，九洛與靈歌、小仙參才又重新啟程回延壽司。

碧淵仙山一行九洛與靈歌的功力都有了質的突破，兩人駕雲向延壽司那邊宏偉的宮殿飛去。

雲頭上九洛提醒小仙參用隱身草隱了行蹤，又提醒她不能任性到處亂跑，萬一被抓到就當藥材被仙人給燉了。小仙參嚇得不輕，連連保證自己聽話緊隨靈歌左右，兩人一參這才穩穩落在延壽司大門外。

此時正是上午太陽星君最賣力的時候，也是延壽司最忙碌的時刻，宮殿各處的仙卒仙婢抱着文書的，提着籃子的，拿着劍的，拎着壺的，急匆匆的做着自己的事。

九洛邁進大門，出現在前廣場的那一刻，不知是誰“呀”了一聲，“祝九洛回來了。祝九洛活着回來了。”

所有人停下腳步，視線集中到九洛身上。

“啪嗒”一聲，不知誰手中的文書掉到了地上。

# 第121章 廢材家長（第一更）

九洛想不到自己竟成了名人。

眼前這些對她歸來表示大驚小怪的人，沒有一個眼熟的，他們卻都認識她。

“你們看祝九洛旁邊那個是誰？長得很標緻。”

“何止標緻，我看九重天的男仙里沒幾個能比他好看。”

“不知他是祝九洛什麼人？看周身仙氣品階不低。”

一群仙婢在見到跟在九洛身後的靈歌后，湊在一起嘰嘰喳喳議論起靈歌的長相來。

幾個仙卒走過來，集體蔑視靈歌離開的背影。

“呸。哪裡長得標緻？一群眼瞎的花痴，跟着祝九洛的人沒有好下場。一會兒顧仙官回來了，定要她好受的。”

又一仙卒說道：“竟然毫髮無損的回來，你們猜她到底抓沒抓到仙參？”

“想什麼呢？能活着回來就不錯了，還想抓仙參。你看她那樣子有抓仙參的命嗎？”

“別扎堆，別扎堆，都散了吧，大典這麼多事要忙，你們下午都不練習？不想拿名次了？”

眾人聽后立即作鳥獸散。

在百年一次的建司大典上奪個前三甲才是要緊事。八卦什麼的茶餘飯後再聊也不遲。

九洛與靈歌自動屏蔽身後的喧鬧，一路向內務庭走去。

小仙參緊緊跟在後面：“大哥哥，那些女仙想吃了你。”

靈歌臉上掉下無數黑線：“閉嘴。”

人還未進院，玄初聽到消息已經迎了出來。

幾天不見，他覺得眼前的女子哪裡不一樣了。

眉眼還是那個眉眼，衣服也還是那一襲她自己並不喜歡穿的紅衣，可是，她站在那兒沖他笑。他總覺得這笑容不一樣了。

“看樣子沒受傷。我以為你得鼻青臉腫的回來。”心中的擔憂全在故作輕鬆的三言兩語中化解開來。

九洛走上前，嘻嘻笑着，戳穿他：“你怎麼瘦了？是不是擔心我和靈歌？”

玄初瞪了她一眼，掩飾被戳穿的窘迫。這才看到她身後站着一個清秀俊逸的紅衣少年。卻沒有靈歌的影子。

那隻鳥向來與九洛形影不離，現在未在她身邊，難道是出事了？

“靈歌呢？它不會有什麼事”可是，看不出九洛有絲毫悲傷的樣子。

他又認真打量起九洛身邊的少年來。他笑看着自己，嘴角微翹，那雙晶瑩如星辰的眸子里閃動着倔強不屈的光芒，如那隻被人欺負毆打卻仍舊要站起來的小鳥如出一轍。

玄初心中一喜，上前一步：“你是靈歌？化形了？”

九洛拽住玄初的袖子開心的誇他：“你怎麼這麼聰明，還想騙騙你這是我拐來的美少年呢。這麼快就猜出來了。一點也不好玩。”

靈歌哈哈笑出聲來，再也忍不住撲到玄初跟前抱住他：“是我是我，我不僅化形了，身體里也能積蓄靈力了。玄初大人我再也不是廢材了。”

在延壽司，除了九洛和司祿星君，就屬玄初對他好。他覺得玄初是自己的親人，這個好消息他憋了一道，回來就想第一時間和玄初分享。

他知道玄初一定會替他開心。

果然玄初高興的推開他，右手切到他的脈上，一股強勁有力的靈力源源不斷的自玄初指肚下而過，彷彿要噴薄的火山，蓄勢待發，且勢不可擋。

# 第122章 脫胎換骨（第二更）

沒有由來的，玄初眼睛竟然酸脹起來，一種無法言說的情緒頂在心口，讓他鼻子也酸酸的。

九洛與玄初自從來到內務庭，他一直拿他們當孩子看待。試想一下，兩個廢材孩子的家長看到自己的娃經常受欺負卻無法提高能力把挨的打討回來，是多麼糟心的一件事。

而現在，他看到修行萬年仍舊一無是處的靈歌終於有了質的突破，前途露出希望的曙光，就像是家長看到孩子在努力后終於獲得成功，他怎麼能不發自肺腑的開心？

“真好。真好。不僅化形，還增進了道行。太好了。太好了。碧淵仙山是你的福地。去的好。”

玄初激動的語無倫次，為了掩飾即將要掉下來的眼淚，只好又把靈歌攬過來鼓勵的拍打着他的肩膀。

九洛一旁看得也有些心酸。

第一次遇到靈歌時，在翠竹林里，還是一隻小鳥的靈歌被何君子打得口吐鮮血的樣子，她還歷歷在目。

當時的靈歌雖然弱小，卻倔強不服輸。即使身體被何君子踩在腳下，它小小的頭顱仍舊不屈不撓的昂着。

九洛就是被它這種精神給震撼了。

它多像自己，多像猴子呀。

幾天前，靈歌與她還愁眉苦臉，在書閣里翻典籍想要破解身體無法積蓄靈力的破解之法。

仙山歸來，她與靈歌好似脫胎換骨。

一切仿若新生。

玄初突然想起來什麼：“別在這兒說話，去君千仙官那兒，他也在等你們的消息呢。”

三人來到上官君千的庭院外，九洛與靈歌對望一眼，暗自查探着庭院上空有無陣法。

院子里喝茶的上官君千聽到動靜，在裏面說道：“茶都涼了，快進來吧。”

九洛與靈歌跟着玄初走進庭院，上官君千面前的石桌上已經擺好了四盞茶盅，儼然是得到消息在等他們。

他懶洋洋看了三人一眼，示意他們坐。

“君千仙官讓您擔心了。”九洛與靈歌向他恭敬行禮。

上官君千微笑着點點頭：“果然此行大有收穫，靈歌化形了。”

他比玄初高一個仙階，早就看出靈歌不是池中之物，今日回來見到九洛身邊的少年，感受着他周身熟悉的靈息，瞬間便猜出結果。

靈歌立即又行了一禮。

九洛開心的報喜：“還要感謝您送我的那盞菩提傳燈，不然，真得是九死一生。”想起幻境里的險情，九洛仍舊心有餘悸。

“來，說說有什麼奇遇。”

“好。”九洛與靈歌異口同聲。

四人圍着一張石桌，就着一壺香茗，訴說著剛剛結束的一場冒險。

九洛隱去了幻境中遇到三千的那一段，她和靈歌也默契的沒有把妖王的真正身份說出來。碧淵仙山上妖精多的是，哪個妖王於延壽司里的上官君千和玄初來說真沒什麼區別。

如果他們不想，恐怕一生都不會踏入仙山一步。

九洛過程講述的精彩，再加上靈歌時不時加進的詳細描述，玄初聽得提心吊膽，幸好他們兩個毫髮無損的回來了。

回來路上發生的事，九洛也大略的說了說，最後，她把重點放到了杜明昇提到的法陣上。

“仙官，你真沒發現有人在院子上空布陣嗎？”畢竟連她與靈歌這等道行的都感覺到了陣法所在。

上官笑了笑：“區區陣法就想傷到我？他們也太小看本仙的本事了。”

玄初平日里要給墨塵跑腿，很少過來上官君千這裏，也就沒注意這裡有什麼不一樣。剛聽九洛一說，他立即祭出神識查看，果然有陣法籠罩在上空。

“會是誰這麼大膽？”

# 第123章 五彩霞衣（第一更）

“你們別緊張。這陣法之上還有一層陣法。想害我的人得比我道行高才行。不要糾結這點小事，我自有辦法解決。來來來，說說這是怎麼回事？”

上官君千用手一指靈歌面前移動的茶盅，眾人視線集中過去，茶盅不動了。但，一息后突然飛起來，向一個方向傾斜，茶水不見了。

靈歌在虛空中一抓，只聽一個小女娃的聲音發出一聲驚呼：“大哥哥，你抓疼我了。”

九洛笑道：“出來吧，小仙參，見見長輩。”

只見靈歌手上慢慢長出一撮濃密的黑髮，接着小仙參的腦袋、身子、胳膊、腿慢慢從透明的變成了實體。

上官君千與玄初也是第一次見到仙參的樣子，目不轉睛的盯着。

“還是個小丫頭，長得真俊兒。”玄初由衷的誇讚。

“眼睛又圓又大，胳膊像藕節，看見就想吃。燉了好還是涮着好？”上官君千眯着眼逗小仙參。

小仙參的小腿在空中亂蹬：“我不好吃，要吃吃他？”她小手毫不猶豫指向靈歌。

剛才靈歌還吹牛自己收了一個忠心耿耿的小跟班，沒想到小跟班這麼快就把他給賣出去了？眾人哈哈大笑起來。

靈歌把小仙參手中的杯子奪過去不給她喝水。小仙參急得一陣亂蹬腿，大家又是一陣鬨堂大笑。笑過之後上官君千囑咐小仙參，平日里一定要隱藏好自己，千萬不要現形。否則加上剛才他說的兩種吃法，還有很多吃法等着她。

小仙參知道這是為她好，抱着茶杯一邊茲茲的啜茶，一邊乖巧的連連點頭。

上官君千想了想還是不放心，從虛域里掏出一個小包裹，打開后裏面有一件舊棕衣。

“這是棕衣護甲，也叫五彩霞衣。穿上它，別人就碰不得你，想吃你必先費一番力氣，到時候你正好利用這段時間告之你主子有危險，她好去救你。”

上官君千不愧是久混天庭的神仙，想事情周密又謹慎，把可能要發生的意外都算了進去。

九洛看那衣服一點也不起眼，小仙參身上的短褲短襖顏色艷麗，看到這身衣服撇撇嘴，一副不想穿的樣子。

九洛把衣服抖開，哄她道：“命重要還是漂亮重要？你是不是想被人咔嚓咔嚓給嚼了？”

她這番繪聲繪色的形容不僅嚇到了小仙參，連上官君千和玄初都聽得汗毛直豎。

不用這麼形象吧？還咔嚓咔嚓？

不過想想吃蘿蔔的聲音的確是咔嚓咔嚓。小仙參不就是大號的胡蘿蔔？

靈歌從九洛手中拿過衣服，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套到小仙參身上：“穿上。不然以後不背你。”

不知是九洛的威脅起了作用，還是靈歌的恐嚇更有效，小仙參雖然不情不願，還是把衣服穿上了。

誰知衣服剛貼到身上，立即變成一件紫色的華貴衣衫，金絲綢緞，輕盈飄逸，手腕處袖口犹如玉鐲，襯得小仙參靈氣非凡。

眾人不由驚嘆。

大概她自己也覺得這件衣服是個寶物，開心的原地轉了個圈，高興的撲向靈歌。

只見一道金光閃過，靈歌“哎呀”一聲跌在地上。

# 第124章 大殿問話（第二更）

“怎麼會這樣？”

九洛驚呼一聲扶起靈歌，靈歌齜牙咧嘴捂着被小仙參碰過的大腿。

小仙參也嚇得夠嗆，她看看自己的手，臉都脹紅了。她沒幹什麼呀。傷害誰都不會傷害大哥哥的。

上官君千不緊不慢的開口道：“這件寶衣是護體的。穿在身上誰也碰不了她。來來來，小傢伙，我教你的法咒，你可要記住了，以後遇到壞人念一下這個法咒，就能自保不受傷害了。”

小仙參：

九洛：

玄初：

靈歌：有法咒怎麼剛才不教？這是拿他做實驗了？

小仙參有了隱身草和五彩霞衣，暫時在延壽司里可以安穩的待着了。

她學會了法咒開心的又要去抱靈歌，靈歌伸出腿，把她距之身體之外。

“一邊去。我有心理陰影了。要抱抱他。”他指指上官君千，小仙參嘟着嘴又要嚶嚶嚶，九洛只好抱起她。

對於九洛在碧淵仙山的這一番奇遇，大家唏噓不已。上官君千測試完靈歌體內靈力又探了探九洛的靈力，發現兩個人的靈力較之以前可以說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就好像一塊怎麼澆水都不發芽的土地，突然一夜之間遍地新綠。

上官君千難得遇到入他眼緣的人，又教了二人一些增長靈力的心法，還要再教些其他法術時有人在外面叫門。

一個小仙婢進來：“君千仙官，顧仙官回來了，要祝九洛去軒正殿。”

靈歌憤憤的站起來：“沒看見君千仙官在與九洛問話，讓顧仙官等着。”

以前弱小，他們反抗就要挨打。

現在，他與九洛都有了可以自保的能力，從今以後，他再不會讓九洛受那些人的氣。

九洛看了一眼上官君千。

這裏他最大。當然是他說了算。

她早就料到顧風岩聽到她回來的消息第一時間就要喊她去問話。

所以，她並未覺得意外。

上官君千站起來：“也好，醜媳婦總要見公婆。他罰你去碧淵仙山，現在你回來了，當然要去復命。正好我和玄初陪你去。”

靈歌站起來也要跟着，上官君千卻把他按回凳子上。

“剛才我探得你的靈力馬上要突破一層境界，我教你的心法你現在就試試，這個與司祿星君教你的雖不同，卻是對症下藥，有助你提升功力。九洛這你不用擔心，你好好看住她。”

上官君千看向靈歌左手邊的虛空處。

小仙參在仙婢進來的一瞬間已經隱了身。

玄初也勸靈歌：“只有你強大了，才能保護想保護的人。聽君千大人的。”

靈歌並不是聽不進道理的人。

九洛回頭看了他一眼，雖然什麼也沒說，但眼神里的意思已經很明白了。就是要他留下。

靈歌這才聽話的坐回凳子上。

九洛跟着君千仙官、玄初離開后，靈歌給自己設了個結界，叮囑小仙參不要讓人靠近，便開始專心的修鍊起上官君千傳授的功法來。

走進軒正殿，九洛就感覺到大殿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自己身上，如果那目光帶着溫度，自己身上能燒穿無數個孔來。

今天大廳上首放了兩把椅子，中間一張八仙桌。引起爭執的那把朝雲椅不知去了何處。

上官君千徑直走過去坐在了空着的椅子上，等在殿里的眾仙人均向他行禮。

等他們行過禮，九洛跟着玄初向坐在另一邊的顧風岩行了禮。

就聽顧風岩在那冷冷的問道：“祝九洛，十隻仙參你帶回來幾隻？”

# 第125章 一隻沒有（第一更）

這件事九洛在下山時就已經想好了，她寧可受罰也不會交出任何一隻仙參。雖然她是參主可以隨便指定仙參為自己獻出性命，可是為了保自己無虞讓他人受過犧牲，她做不到。何況這些仙參還是她要護佑的參族。

當然，要是讓欺負她的壞人來擋災，她絕對不猶豫。這又另當別論。

面對顧風岩的詰問，九洛上前一步，回答的乾脆：“沒有。”

“沒有？你的意思是一隻也沒有？”顧風岩的語氣里透着一絲興奮。雖然他隱藏的很深，但是九洛還是聽出來那最後一個字的尾音里有抑制不住的高興。

估計，他等這個名正言順懲罰自己的機會，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對。一隻都沒有。”九洛沒有絲毫猶豫。

顧風岩掃了坐在旁邊的上官君千一眼，又看了看下首站着的內務庭眾仙，臉上顯現詭異的笑容，一閃即逝。

他沒想到祝九洛毫髮無損的回來。

碧淵仙山是何等地方，曾有比她法力高數倍的仙人一去不返，也有大能仙人僥倖回來后卻差點折了元神。

他之所以罰祝九洛去那裡，就是不想她活着回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如今她好端端站在這裏，他只能另想他法。

“既然如此，廢話不說了。按照延壽司的規矩應該貶去一級仙階。不過，你剛入延壽司不久，還在考察階段，既然連任務都沒完成，這考察階段就此結束。延壽司既不罰你，也不留你了。你收拾東西走吧。”

底下又是一片壓低的嘰喳聲。

站在人群中的曾不棄朝九洛看過來，眼中流露出一絲同情。

九洛沒想到顧風岩要趕她走。

她決定留下來時，就沒打算過要走。

何況這裡有靈歌，有玄初，有上官君千，更重要的是，這裏還有三千。

她回來后還沒來得及找三千呢。

幻境一別，不知他現在怎樣。

她怎麼能走？

“為什麼要我走？我不走。”老子信了你的邪。

玄初也站出來：“顧仙官，此事還是從長計議。”當然要尊上說了算。

一直沉默的上官君千懶洋洋的瞥了鐵青着臉的顧風岩一眼，眾人知道好戲又要上演，全部安靜下來。

突然，上官君千左手手掌狠狠拍在八仙桌上，安靜的氣氛被這突如其來的一聲巨響擾得騷動起來。

正在走神的顧風岩身體幾不可察的微微一抖：“你這是何意？”

上官君千歪頭上下打量他：“顧兄弟，你昨晚沒睡好吧？瞧瞧，黑眼圈都出來了。喏喏，那是什麼，石三刀你過來看看，我眼神不好，那一坨是什麼？眼角那兒。”

大殿上所有人腦袋上都滑下無數黑線。

上官大人又開始故技重施，上演上次那一幕鬧劇了。

果然石三刀正不知如何對答時，上官君千像發現什麼新奇的寶貝般的大叫起來：“哦，哦，看清楚了。原來是坨---眼屎。”

眼屎？什麼鬼？

神仙不用洗臉也不會有眼屎的。

上官大人不要搞笑了好不好，小仙們抗不住呀。

下面人有了上次的教訓，當然不敢笑。就是憋得肺疼也不敢表現出絲毫不敬。

一個個暗自捏了訣，換上一副一本正經、嚴肅得不能再嚴肅的假面孔。

顧風岩只覺得眼前襲來一陣陣黑影，雙耳竟然出現了耳鳴的現象。這是氣暈了嗎？

# 第126章 連升兩階（第二更）

為什麼上官君千總要破壞如此嚴肅的氣氛，故意讓自己的威儀掃地？自己分明沒得罪過他。可他卻為了一個祝九洛處處和自己做對，毫無道理可言。他再也壓制不住胸中怒火。

顧風岩終於忍無可忍，拍案而起：“上官君千你這是什麼意思？”

上官君千手中剛變化出的一方手帕，舉到顧風岩跟前的動作在這聲厲喝中停在半空。

“咦，你這是何意？我只是想幫你擦一擦眼屎，你就這樣翻臉了？凡間有句俗話你可能沒聽過，我想想，好像是說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老呂，你我都認識吧？從凡間飛升上來的那個，腿都被狗咬殘了那個。”

這是在罵他是畜生。顧風岩的隱忍顧忌蕩然無存。

“夠了。上官君千，你別仗着自己是王母娘娘的親戚就在這裏為所欲為，視延壽司規矩於不顧。惹急了我顧風岩大家誰都別想好過。”

上官君千鬆開了手，那方一塵不染的手帕向下掉去，在接近地面時卻碎成萬點白光，消失於無形。

他臉上的笑容也隨着那萬點白光消散開去，了無蹤跡。不要跟他提親戚。

綳起臉的上官君千與喝了酒的上官君千大不相同，有一種眾仙無法忽視的威壓，排山倒海撲面而來。

“既然你和我談規矩，那我們就說說規矩。”他撩高袍子翹起二郎腿，斜乜顧風岩。明明兩人同一個仙階，可顧風岩卻在他的威壓下，雙腿一軟，差點情不自禁跪了下去。

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

上官君千怎麼會有星君的威壓？

他不是一直不屑於增進法力嗎？怎麼會有如此強大的仙力從他身體內泊泊湧出？

顧風岩還沉浸在上官君千強勁的仙力打擊中無法回神，上官君千已經控制了全場。

“延壽司的規矩寫在廣場的擎天柱上，你背不下來可以用眼睛好好看看。第一百零三條，凡是從碧淵仙山全身而退的仙吏均可晉陞一級仙階。祝九洛現在從碧淵仙山安然回來，作為上峰你不但沒有誇讚表揚，反而要懲罰她，這是作何道理？”

“你也知道碧淵仙山兇險萬分，多少仙僚折在那山上。能有人平安回來是件喜事，你竟然想搞成悲劇？你還真以為自己是內務庭唯一主事？本仙現在就告訴你，祝九洛不僅不會離開延壽司，反而要進仙階，升為從仙。”

他此話一出，眾仙一陣嘩然。

要知道她這可是從考察期越過了仙婢直接升為從仙，等於連升兩階。

內務庭千年來沒有升階的仙婢仙卒大有人在。祝九洛本就是個空降來的妖精，去了趟碧淵仙山回來就連升兩階，讓他們這些等了千年都沒等到機會的仙吏情何以堪？

“這跳的是不是太快了？太不像話了。”

“仙官明顯是偏袒她？還有沒有天理？”何君子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個祝九洛到底是什麼來頭？不會也是王母娘娘的親戚吧？”

“呸呸呸，別胡說，王母娘娘可沒有妖精親戚。”

“你怎麼知道沒有？三聖母還有個凡人兒子叫什麼香的呢？保不齊王母娘娘會有個祝九洛這樣的妖精親戚。”

“誰的親戚我不管，總要講個道理吧。憑什麼上官大人一句話她就連升兩階？你我這樣的等了多久了還只是個仙婢，憑什麼她一來就能升階？”

“你們要是羡慕，你們也到碧淵仙山走一趟，能活着回來上官大人一定一視同仁，升你們的階。”

“你別站着說話不腰疼，你不也才是個仙卒嗎？為什麼替祝九洛說話？”

“我不是為誰說話，我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能者多得，仙階就在那裡，誰有本事誰去奪。”

大殿之內像冷水澆到熱油上，一時之間炸開了鍋。

# 第127章 說理去（第一更）

底下的議論聲一字不漏傳進上官君千的耳朵里。

這群油滑世故的仙吏不敢公然反對，卻又不贊同此事，故意以這種小聲嘀咕的形式發泄心中的不滿。

上官君千沒有理會他們的閑話，定定的看了眼人群中孑然而立的祝九洛。

她眼中流露着留下來的喜悅，也夾雜着連升兩階的惴惴不安。

顧風岩像是聽到天大的笑話，一向嚴肅的他竟破天荒的不顧形象，哈哈笑了起來。

眾仙停止了議論，視線轉而看向這位被上官大人氣得幾欲瘋魔的顧仙官。

顧風岩的笑聲在軒正殿里回蕩了幾個來回后像有人突然捂上了他的嘴，戛然而止。

他看着上官君千道：“既然你我意見不一，我們便去司命星君那定奪到底是你對還是我對？”

“司命星君在您回來之前受玉帝之命下界辦差去了，現在不在天府宮。此時司祿星君應該在。”石三刀立即俯身報告。

司命星君因慶典一事，最近脾氣大得很，看誰不順眼都要數落兩句。找他不如找司祿星君。畢竟他們幾個都是司祿星君派過來的。自己人總有偏袒。

顧風岩也知司祿星君那兒說得上話，可是如果他此時若說去司祿那兒要個說法，上官君千定然不會輕易同意。所以不如退而求其次找司命星君。他早就打聽到上官君千當年在天庭混時，與司命有過過節。他料定司命不會給上官好果子吃。

誰知他算的再好，卻沒算出司命此時不在天府宮內。

正琢磨着怎麼才能讓上官君千跟他去司祿星君那兒，上官君千卻主動開了口：“既然司命星君不在，我們就去天相宮找司祿星君。”如果事情辦得不滿意，他再去找尊上，名正言順。

大殿內的其他仙人都散了，各回各處，幹活練功八卦

九洛跟在上官君千後面，隨着玄初一起向天相宮走去。

一路上走得沉默，玄初看她一眼，示意她別擔心，上官自有辦法。

她點點頭。突然覺得腿上一沉。知是小仙參爬了上來。

她也不敢說話，生怕走在最前面的顧風岩發現小仙參的存在。

玄初察覺出她臉色有異樣，關心道：“你沒事吧？”

九洛正聽小仙參趴在她耳朵那嘀咕，突聽玄初問話，慌忙搖頭：“我沒事，放心。”

顧風岩回頭向九洛這邊掃了一眼，心道：大事還在後面等着你呢。

九洛被顧風岩陰厲的眼神掃過，突然覺得整個人都精神多了。渣渣你個渣渣。

沿着八卦迴廊走了一會兒，幾人來到天相宮門口，石三刀派人先行一步稟告了司祿星君在內務庭發生的事，早有仙卒等在那裡。

“二位仙官，司祿星君正在待客，星君讓大家稍等片刻。”

顧風岩黑着臉問道：“是哪裡來的客？還要等多長時間？”

小仙卒曾是顧風岩手下，被他管束得怯懦，見到他腦袋就直冒汗，聽他問話，連答三個“不知”。

“那你知道什麼？給你扔下界是不是就都知道了？”顧風岩聲音陰冷。

小仙卒擦擦額頭的汗，唯唯稱是。

“我帶仙官去正殿看看，也許”

“走走走，到了正殿再說。”顧風岩極不耐煩的打斷了小仙卒的話。

九洛看小仙卒在前面引路的雙腳，走路都開始不聽使喚的打起拌子來。

路上遇到幾個小仙婢見到顧風岩，沒有一個不是戰戰兢兢，行過禮後幾乎是倉皇而逃。

九洛納悶，也不知這個顧風岩到底怎麼摧殘了這些仙人的身心，一個個都跟老鼠見了貓一樣。

小仙卒停在正殿門前，和守殿的仙婢小聲說了兩句，小仙婢進去稟告。

殿門打開，九洛聽到有個清潤熟悉的聲音从里面傳了出來。

# 第128章 意外（第二更）

顧風岩兩手交叉扣在肚子上，昂頭閉着眼仿若屏蔽周圍一切。

其實，他心裏卻另有算盤。

今天，他一定要借司祿星君的手把祝九洛趕出延壽司，等到祝九洛離開延壽司，就是一隻沒有靠山、無人問津的普通妖精，月蝶想收拾她就跟捏死只螞蟻一樣簡單。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打壓上官君千，成為內務庭第一主事。內務庭星君職位空缺，假以時日這個位置就是他的。上官君千目前是最大的絆腳石，必須踢走。

他深知，只有擁有權力才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剛剛在軒正殿的一幕，讓他不得不提防着上官君千。同時，更加迫切的渴望得到更多。

顧風岩想的入神，泛青的嘴角不由自主的牽出一抹猙獰的笑意。

上官君千不動聲色的瞥了他一眼，聽到殿內傳來的說話聲，神情一凜。

此時，小仙婢走出來對幾人行禮道：“星君請仙官及幾位進殿。”

守在門口被顧風岩恐嚇的小仙卒這才鬆了口氣，白着臉目送顧風岩走進大殿。

九洛第二次來天相宮，曾經來送過文書，不過並未進得殿內，跟在上官君千後面偷眼打量了一下陳設，倒比內務庭氣派宏偉很多。

她跟在上官君千、顧風岩、石三刀和玄初身後，站在第三排，有意想看一看剛才在殿外聽到的那個聲音的主人是誰，奈何她個子矮，被前面的人擋住視線。

在這種地方不便東張西望，只好隨着他們幾人一起向首座上的司祿星君行了個禮。

卻聽大殿上傳來亮如洪鐘的聲音：“哪個是祝九洛，本事不小呀。上前兩步，讓本星君好好瞧上一瞧。”

九洛心裏咯噔一下。這是咋回事？毛也沒問怎麼卻要瞧自己長什麼樣？不是應該先由顧風岩告上一狀嗎？

看來，這一定是提前算計好了，想拿這件事做文章故意趕自己走。連中間環節都省了。

她摸了摸袖子，心中冷笑，淡定坦然的扒開顧風岩和石三刀，從兩人中間鑽了出來，腰板直挺的站到幾人前面。

顧風岩被她這麼一擠，冷哼一聲，生氣的甩了甩袖子，盯着九洛的背影像看一個將死的獵物。

石三刀卻被她擠得不由向旁邊讓了兩步，心中納悶以她廢材之力怎麼能推動自己？難道是因為自己不防？

不管怎樣，她今天也別想全身而退了。

“呦，果然有氣勢，是個可塑之才。戰尊好眼力呀。”

司祿星君笑眯眯的打量着九洛，九洛看着首座上的凌白，瞪大了眼睛，一時之間愣在原地。

凌白淡然一笑，眸光鎖定九洛那張表情百變的容顏，輕咳了一聲。

“九洛，分開半日就又把我忘記了？”

他清潤如玉的聲音裡帶着一絲毫不避諱的寵溺，九洛回過神，不自覺上前一步，問道：“你不是在山上嗎？怎麼這麼快就下山了？”花月夜呢？你把她弄哪去了？

顧風岩與石三刀聽到兩人對話，心中就像有人投了塊巨石砸得腰都直不起來了。

# 第129章 拜見戰尊（第一更）

司祿星君綳起臉教訓九洛：“怎麼這般無禮，戰尊大人可是我們天界德高望重的大能神仙，你一個小娃娃怎能‘你啊你’的稱呼，太沒禮貌了？顧風岩，九洛是花果山出身，有些規矩不懂可以理解，你作為她的上峰，沒有好好教導她，簡直是失職。嚴重失職。”

九洛愣住，一時無言以對。

顧風岩什麼都還沒做，就被扣上一個如此嚴重的罪名，委屈的簡直要哭了。可是，他還不敢頂嘴。只能唯唯諾諾稱是。

司祿星君又看了看上官君千等人，臉色更沉：“你們幾個愣着幹嘛，還不過來拜見戰尊？一個個還要我來教規矩嗎？”

顧風岩與玄初、石三刀這才紛紛向凌白行拜見上神之禮。

其實司祿星君真是冤枉他們了。不是他們不懂規矩，是被眼前的一幕弄得措手不及，根本還來不及反應。

怎麼本來就要被趕出延壽司的祝九洛，轉眼就成了天界戰尊口中誇讚的可塑之材？這樣的打擊真是猝不及防、如五雷轟頂啊。

上官君千站在原地巋然不動，沒有絲毫要向凌白見禮之意。

司祿星君眉眼間浮動着不悅之色又要發作，凌白卻突然站起身走到上官君千跟前，拱手道：“上官兄，許久未見，你還是風采依然。不知待會兒能否去你那兒蹭壇酒喝？”

這次不僅是顧風岩和石三刀啞然失色，連司祿星君都覺得不可思議。他可從來未聽說過上官君千與凌白戰尊交好。看凌白的態度，竟似對上官君千十分的敬重。不知二人之間因何來的交情。

上官君千面對凌白的主動示好，有片刻愕然，頓了一頓客氣還禮，刻意拉開兩人之間的距離：“戰尊說笑了。今日你來得不巧，我這有件公案要處理，酒恐怕沒得喝了。”

他聽了九洛在碧淵仙山的奇遇，自然也知凌白在山上救了她。

以他對凌白的了解，他能救她，定是十分看重她。所謂無巧不成書，顧風岩鬧到此處，竟然遇到凌白，估計討不得好處，他正好順水推舟助九洛一臂之力。所以不等顧風岩先開口，他率先引出話題。

凌白絲毫不見外的問道：“若是為難之事，不妨與我說說，解決完了好陪我大醉一場。”凌白的話意里沒有邀請司祿星君之意，幾人之間的關係親疏立即可見。

上官君千故作為難的看了眼坐在上首的司祿星君，司祿星君對下面兩人的一唱一合自然明了。

他自是不敢得罪天界戰尊，人家是玉帝跟前的紅人，來這裏說不定就是玉帝讓他來巡視四重天，他還能阻得了。忙點頭示意上官君千但說無妨。

顧風岩預感事情有變，已經脫離自己掌握。此事太過湊巧，他目光定在石三刀身上，這小子是不是聯合上官君千坑自己呢？

石三刀感覺脖子發涼，抬頭瞧見上峰的目光里的寒意與質疑，悲嘆自己簡直出門遇到瘟神衰到極點，而且還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那種衰。

# 第130章 為什麼走（第二更）

司祿星君剛才與凌白聊天時，有人來報內務庭因處置祝九洛一事，顧仙官與君千仙官發生爭執，想請司祿星君主持公道。他本不想在此時處理這種事，畢竟戰尊在場，家醜不可外揚。

誰曾想凌白戰尊聽到后十分感興趣，順便提了提他近日來碧淵仙山公幹遇到了祝九洛的事。並且不吝言詞讚美了祝九洛一番，諸如聰穎、良善、見義勇為之類。

司祿對這見義勇為頗感興趣，倒是仔細的問了一問。

凌白便將戰勝河妖的事歸功到了祝九洛身上，說幸虧她手上那盞菩提傳燈。不然，恐怕他都要着了那河妖幻魂大法的道。

司祿想，如此罕見的佛家法寶竟然在祝九洛手上，而凌白又把此事告之自己，是想把菩提傳燈的歸屬權放到明處。以後再無人敢覬覦這件法寶。畢竟，連天界戰尊凌白都知道菩提傳燈是祝九洛的。

看來，凌白戰尊對這個祝九洛到是十分的上心呀。

據說自萬年前那場盛大的婚宴后，儘管很多女神仙向凌白戰尊頻頻示好，他卻似乎斷了這方面的念想，連寢宮的仙娥都遣走了。除了王母，他甚少搭理其他女神仙。

今天，他竟然在自己面前破天荒的誇讚延壽司的一個仙婢，司祿非常好奇，想看看這個讓戰尊誇讚、讓靈歌親近、攪得內務庭內部不和的小妖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司祿星君在九重天曾經見過瑤姬兩面，因為身份特殊並不敢仔細打量，只覺瑤姬的美，是那種可驚天地、與日月同輝的美，眼前的祝九洛與之相比卻是另一種風姿。

容貌雖與瑤姬有幾分相似，但她身上的氣息半妖半仙，亦正亦邪。缺少了瑤姬天生的王者之氣。

她那雙眼睛生得極好，顧盼間清澈如湖的眸底閃動着一股野性的不羈，還有一種坦蕩蕩的狡黠，看一眼便記住了。

司祿星君不明白，戰尊大人不是最討厭妖族，為什麼會突然對一隻小妖上了心？

祝九洛等着凌白回答自己的問題，誰知他卻從她身邊擦肩而過與上官君千攀談起來。

她眸光微亮，原來凌白竟和上官大人是故交。

她側目瞧了眼顧風岩，他鐵青的臉色又掛上一層冷霜，更加難看。估計腸子都悔青了。她不由竊喜。這個凌白好像是她命中的貴人，但凡她有什麼難以逾越的困難或危險，他總能出現相助。

想到這兒，她不由的多看了凌白的側影兩眼，卻不知與上官君千交談的凌白微微勾起了唇角。

上官君千簡略的向凌白把事情交待清楚，顧風岩在一旁認真聽着，也沒挑出任何毛病來。便沒有多言。

凌白問明白情況，回頭去瞧九洛，九洛也正瞧着他。

他突然對她說道：“你還是跟我走吧。這裏，不適合你。”

九洛以為他會幫自己留下，沒想到連問她都不問，就要自己跟他走。走去哪？東海龍宮還是九重天？她哪也不想去。

她要留下來修仙救猴子。

還有，還有。她心底有一個聲音在小聲的低語：她要找三千。

“我不走。我沒做錯事，為什麼要走？星君，請您主持公道。”

# 第131章 要講道理（第一更）

司祿星君坐在上首，看看祝九洛又看了看戰尊大人，看看戰尊大人又看看祝九洛，最後，一雙責備的目光落到顧風岩身上。

簡直是給本星君沒事找事。

很明顯戰尊今天來延壽司是要帶人走的。

更明顯，戰尊想帶走的人不想走。

“那個風岩啊，這是你內務庭的事，你說說，你有何理由要讓祝九洛離開這裏？”

坐上星君的位置不僅考驗仙階品級還要有隨機應變、隨時甩鍋的能力。

每一個成功人士骯髒的腳下都踩着幾顆隨時墊背的腦袋瓜子。

顧風岩明白上峰的意思。

有戰尊在，上官君千無論是讓祝九洛走還是留，都要得罪他。

走，得罪祝九洛。以後她天天跟在戰尊身邊上眼藥，總會讓戰尊心裏對上官君千有了芥蒂，這影響上官與戰尊的感情。

不走，直接得罪戰尊。更影響兩人感情。

這種影響感情的事司祿星君不能做，更不適合讓上官君千來做，畢竟人家是戰尊的故交。

如果司祿星君這個時候把燙手山芋扔給上官君千簡直就是和戰尊過不去，所以，這個狡猾的老狐狸沒有任何壓力的把山芋扔給了自己。

顧風岩無可奈何挺了挺腰桿，事已至此唯有堅持已見。

“各位大人，事情緣由剛剛君千仙官已經陳述的很詳細了。我作為祝九洛的上峰有權利對自己的下屬進行獎懲。她接了上山令就表示接了這個任務，要帶十根仙參回來。如今任務沒有完成，我有權讓她離開。”

既然星君把權利下放，他也就不怕得罪人了。

總要有一方面的收穫才不枉費他這番折騰。

凌白餘光落到顧風岩臉上，記下了他的模樣。

逼九洛上山送命，還要趕她離開。此人心腸歹毒不適合在延壽司當差，應該尋個新去處。

欺負九洛的人，他可保不了有什麼好下場。

凌白正在暗自思忖要把顧風岩弄到哪裡合適，上官君千已經上前要為九洛辯白。

玄初一顆心七上八下，擔憂的小聲嘀咕，尊上他老人家要是在這裏就好了。凌白想帶走九洛也就沒那麼容易了。

石三刀此時不敢多言，他的上峰在各位大佬跟前俯首像個孫子，他一個小小從吏比孫子還孫子呢。他偷偷瞪了祝九洛一眼，心道，反正你沒有挖到仙參，說破天也不佔理。等着滾蛋吧。

祝九洛察覺到石三刀充滿惡意的目光，側頭白了他一眼，突然出聲阻攔上官君千。

“君千仙官莫急。我來跟顧仙官講道理。”

顧風岩冷哼，上官君千瞧着九洛遞給他一個成竹在胸的眼色，疑惑的結束了爭辯。

凌白凝視着九洛，大殿里燈火通明，九洛如銀河般璀璨的眸子里跳躍着捉弄人時才有的光芒，嬌俏的挺鼻下微勾的唇角溢出的全是十拿九穩的壞主意。

她形似小瑤卻又與小瑤不一樣。

九洛掃了眼全場，眨着大眼睛問一臉冰霜的顧風岩：“顧仙官一直在強調十根仙參的事，是不是我挖到十根仙參就算完成任務可以留下來？”

顧風岩不耐煩的瞥她一眼：“是。”

“求星君做個見證，如果我有十根仙參，任何人都不能再趕我出延壽司。”

司祿星君看了看凌白，猶豫了下點頭道：“好。”

玄初疑惑的向九洛看去，難道她改主意了？

# 第132章 有何高見（第二更）

顧風岩隱隱覺得不妙，就見祝九洛纖纖玉手伸向袖子摸索了兩下，掏出一個灰色袋子。

她把袋子推到顧風岩懷裡：“你數數對不對？”

顧風岩臉色一變，接過袋子打開一看，頓時臉色更黑。

上官君千與玄初對視一眼，盯着那袋子諱莫如深。

凌白看着那袋子，笑而不語。

“怎麼回事？把袋子呈上來給本星君看看。”不知我老人家好奇心重嗎？都在這兒賣什麼關子。

殿上伺候的小仙卒立即從顧風岩手中拿過袋子恭敬的呈給司祿星君。

“拿出來。”

“是。”

小仙卒手伸去，掏出一隻肥碩的大仙參，淡黃色的參體狀如人形，根莖精壯，鬚根如掃帚，稀疏而長。渾身散發著誘人的香氣。

除卻凌白與九洛，現場之人皆由衷發出驚嘆。

果然是極品仙參。

小仙卒又掏出一隻，比剛才那隻更大，外觀更似人形。

“這可比以前儒源星君帶回來的那些仙參要大多了。”司祿星君拿過一隻仙參在手中反覆查看，半晌才問小仙卒，“還有幾根？”

小仙卒早把剩下的拿出來擺在案几上：“回星君，不多不少正好十根。”

“嚯。這傢伙。”

司祿盯着九洛瞧了兩眼，心思打轉：她一個小妖哪有這個本事，多半是戰尊幫她。可是，他又不便說破，只嘆一句她命好。

一根仙參就夠一個小仙提升一個仙階了。

要是這十根都歸於不可貪心，不可貪心。

“顧風岩，你手下人好本事。你還有什麼話說。”

顧風岩垂首：”屬下無話可說，只是屬下有個疑問想問祝九洛。”

司祿星君抬手：“問吧。”

顧風岩看着祝九洛：“既然你拿到了仙參，為何在內務庭時卻說沒有。“

若說有，也不至於鬧到這天相宮來。

祝九洛在心裏翻了個白眼，順便咒罵了他一句“渣渣”。

她當時身上的確沒有這種仙參，要是有的話她還跟他廢話嗎？早把東西摔他臉上了。

這一袋子仙參她也沒瞧見是什麼樣子。這還是來天相宮半路上，小仙參利用隱身草偷偷塞進她袖子里的。

玄初覺得她異樣那會兒，小仙參正爬在她肩上在她耳邊輕聲叮囑。

這一袋子仙參是老仙參護法暗中派人送來的。

以解參主燃眉之急。

至於老仙參是如何得知的，九洛就不知道了。

她想了想，隨便找了個理由搪塞道：“當時我若說有，恐怕司祿星君就看不到這些仙參了。”

顧風岩氣得一口老血差點噴出來，抖着手指向祝九洛：“你此話何意？”

祝九洛撇開頭不看他：“就是本意。”

“什麼叫本意？”

“本來意思嘛！”這老頭輸了就惱羞成怒。一點氣節沒有。

“本來意思是什麼意思？”顧風岩幾乎要吼起來。

這不是明顯在說他要私吞仙參嗎？

這不是明顯在他上峰面前上眼藥嗎？

這小妖精太毒了。

玄初雖然詫異這仙參的來歷，卻又不得不給九洛在心中暗豎大拇指。這一出，整的漂亮。

凌白見顧風岩吼九洛，心中不快，咳了一聲，說道：“仙參這種靈藥是所有仙草中的上上品，稀罕之處有目共睹。有的仙可能活了幾千年都不一定能見到一根完整的仙參。想必九洛也是怕有人控制不住心底的貪慾剋扣了她辛勞換回來的成果，沒有拿出來也是對的。”

他又看向司祿星君，笑道：“星君有何高見？”

# 第133章 送給盟主寶哥（第一更）

司祿星君有高見也不會在這時候發表。

他及時轉化了話題，命令道：“顧風岩，如今祝九洛拿出十根仙參，完成你交辦的任務，按規矩應當留下來。”

他又想起什麼，看着上官君千以商議的口吻說道：“關於祝九洛晉階的事擎天柱上明確寫着是晉陞一階。此事按我說的來，祝九洛直接跳過考察期，晉陞到仙婢仙階。你沒意見吧？”

大家都退一步，和氣生財。

不待眾人有異議，他又慈眉善目的看向祝九洛：“九洛啊，延壽司里有仙婢三百二十一名，算上你正好是三百二十二名，每名仙婢晉陞仙階的機會百年才有一次，三百餘人里只有二十名可以勝出，這概率低、風險大，也許你在延壽司待上幾千年都不一定能有所成。”

他的手朝大殿里站着伺候的仙婢們一揮，問道：“你們來這裏多久了？”

一個仙婢很聰明，立即明白司祿星君是何意。站出來答道：“回星君小仙來這裏已經一千四百年了。”

另一個仙婢晚了一步，有些嗔怪的瞪了眼搶先答話的那個仙婢，快步上前：“回星君小仙來這裡有一千七百年看了。”語氣里頗有自豪之意。

九洛神色不變，心裏卻在嘀咕，混了一千七百年還是個仙婢真是蠢到家了。還傲嬌個什麼勁兒。

司祿星君不愧是神仙界的翹楚!他掌管凡間官祿，處理這種複雜問題，一眼就看到問題的關鍵。幾句話輕描淡寫就把顧風岩與上官君千的矛盾處理的讓人無話可說。

然後，他轉過頭對九洛露出和藹可親的笑容。九洛看着那張異於常人的笑臉，後背發涼突然覺得很熟悉很熟悉。

“九洛，依本星君看以你的資質留在延壽司里可惜了，不如跟着凌白戰尊更有前途。當然本星君可不是趕你走。你現在是延壽司的仙婢，想留的話可以隨時留下。本星君只是覺得戰尊那裡資源豐富更有助於你修仙。”

說完，他慈祥的目光又看向凌白。九洛覺得他那眼神彷彿在問：戰尊，這樣處理您還滿意嗎？

她不禁一陣惡寒。

九洛突然想起來，司祿星君的笑容似曾相識的原因。她混跡凡間宮廷時，常常在那些大臣、妃嬪臉上看到這種笑。

九洛差一點就被他的一番話說動心，幸好，關鍵時刻她及時醒悟。

“謝謝星君好意，我祝九洛從小就有個毛病---不撞南牆終不悔。我爹曾經反覆教導我，做事不要半途而廢。我還沒試過，怎麼知道晉階困難？您看，我這不是沒到百天就順利通過考察期了嘛。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會像其他仙婢一樣不思進取。我會留下來，好好乾活，努力修仙，一定不給內務庭丟臉，爭取一千年內晉陞到從仙一職。”

她這番話說完，司祿還沒啥反應，畢竟她走不走他不在意，在意的是戰尊。倒是把剛才那兩個幹了一千多年還沒晉階的仙婢氣了個半死。

就知道何君子說的話沒錯，祝九洛果然不是什麼好妖，自己逞能就算了，還連帶着擠兌別人。哼，走着瞧。

凌白暗自嘆息，這丫頭還真不適合在延壽司混。一句話撂倒一船人，這種性格混不了仙界。

# 第134章 我不想走（第二更）

凌白正在想辦法說服九洛跟自己走，九洛卻已經主動走到他跟前。

她眸光堅定倔強，似主意已定。

凌白心神剎那兒恍惚，九洛所想已然出口：“凌白，我知你想讓我跟你走，不過，我不想走。”

“為何？這裏不適合你。”

“那哪裡適合我？”九洛不悅。

話到嘴邊，凌白還是忍住沒有繼續勸說。畢竟大殿上數雙眼睛看着呢，多說無益。

九洛見他不再言語，轉身向司祿星君拜了拜：“星君大人，九洛既已是延壽司的仙婢如若沒有其他事，現在就回內務庭上工了。”

司祿星君目光剛瞟向凌白，九洛又對着星君拜了拜，不待他同意轉身向殿外走去。

玄初垂眸，笑容偷偷在嘴角漾開。

凌白知她率性，恐令司祿不快，忙替她遮掩：“我認識九洛時，她性子就野的很，星君莫怪。”

司祿聞言，剛才被九洛唐突行為引起的不滿頓時全消。

延壽司有人能得戰尊另眼相看於他是大大的好處呀。

算算日子，與北斗司的角逐就快近了。能和戰尊攀上關係，延壽司更多了一些勝算。

主意打定，他立即笑意盈盈：“無妨，無妨，小孩子心性，純真可愛，很好很好。”

凌白回到座位，司祿星君心下立即明白，向凌白髮出邀請：“戰尊難得來我司實屬榮幸，正好我司要舉辦建司大典，如若玉帝那沒有要事，您不如多逗留幾日？”

凌白端起案几上仙婢新換的熱茶輕啜一口，放下茶盅：“也好。天庭那裡的事都安排妥當，正好能輕閑幾日，那我便叨擾了。”

為了給九洛尋上古靈芝，他在玉帝那兒扯謊多請了幾天假。既然她不走，他只好留下來多陪她一段時間。

九洛出了天相宮，一路上收穫了不少嫉妒的白眼，她徑直回到自己的院子，喊了兩聲靈歌，才想起來靈歌還在君千仙官的庭院里。

從山上回來接連發生一堆事，她累得哪裡也不想去了，往床上一攤拉過被子蓋住腦袋。

可是，她腦子里總會迴響起凌白的那句話：跟我走吧。

從認識凌白那天起的一幕幕，在腦海輪番閃現，她知他對自己好。

可是，她更知，他對自己好的原因不是因為她是祝九洛，而是因為她像另一個女子。

這樣的好犹如嗟來之食，她不稀罕。

她祝九洛就是祝九洛，不是任何人的替身。

可是，凌白對她的好，她有意無意之下都傾受了。人情債總要還的。

她爹說過，這世上最難還的便是人情。

九洛越想越煩，乾脆踹開被子坐起來。

說來說去，她之所以要承受別人的人情，還不是因為自己沒有本事。

只有自己強大了，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想到這兒，她盤膝打坐，閉目修鍊起大乘般若心法。

這心法也是凌白所教。

她的真氣在體內頓了頓，又繼續運轉起來。

有朝一日，她會加倍還他。

上官君千回到自己的庭院，靈歌仍坐在原地打坐。

天色已黑，他卻渾然不覺。

上官君千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施法在靈歌周身又加了一層防護法陣，這才回房去了。

隱在暗處的小仙參覺得無趣，偷偷溜了出去，在延壽司閑逛起來。

走到一處水源前，就聽有幾個小仙婢在那兒一邊打水一邊閑聊。

“那個祝九洛有什麼本事考察期未到就直接晉陞仙婢？想當年我可是熬了兩百天。”

“這有什麼，要不是星君大人攔着，那個小妖精直接晉陞從仙了。真不要臉。”

“對啊對啊，就是不要臉的狐狸精。聽說戰尊大人都被她迷住了。”

“哇是天界最英姿不凡的凌白戰尊嗎？”

“還有幾個戰尊呀？”

“哼，祝九洛就是個狐狸精。”

小仙參聽得心裏直冒火，悄悄走到幾人身後，伸出了小短腿

# 第135章 放心欺負（第一更）

“噗通”

“噗通”

“噗通”

落水聲在這個剛剛暗下來的夜裡此起彼伏。

一陣刺耳的驚叫鬧得小仙參耳膜疼，她捂着耳朵蹲在水池邊看熱鬧。

由於沒有絲毫防備，仙婢們被小仙參踹下水后，久未經歷過被人陰的仙體竟然出現了瞬間的獃滯狀態，本能的撲騰了幾下嗆了幾口水后，才發現水原來不深，站起來也就齊腰。

三人渾身濕透狼狽的站在水裡，你瞪我，我瞪你，源源不斷的水珠從臉上滾落，順着濕發滴答滴答，拍在水面上發出悅耳的聲音。

小仙參忽閃着大眼睛瞧的認真仔細。

“誰乾的？”

“我、我怎麼知道？”

“莫名其妙感覺後背有人推了一把，就掉下來了。”

三人警惕的環顧四周，除了滴答聲，還有林子里偶爾傳來的飛鳥劃過夜空撲棱翅膀的聲音，襯得這個夜晚更加安靜。

“我也覺得有人推我。當時就你們兩個離我最近。”其中一個目露懷疑掃視兩個同伴。

“你別這樣看我，我怎麼會推你，我也掉下來了。”

“噓，你們說是不是祝九洛那個狐狸精幹的。我們三個剛才正在說她。”

“怎麼可能，她有多大本事，出現在我們身後竟會沒有察覺。再說，我掉下去就鑽出水面，根本沒看到河邊有人。”

小仙婢警覺的環視四周，她們所在的位置地處開闊，根本不可能藏人。

“除非，那個狐狸精會隱身術。”

“她才晉陞仙婢，怎麼會那麼高級的術法？你們太高看她了。”

小仙參捂着嘴偷笑，看來還不是蠢到家。竟然知道隱身術。

哼。本寶寶用的是戰尊給的隱身草。比隱身術更高級。讓你們背後罵主子，今天就好好整整你們。

她在小肚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把褐色粉末對着水面使勁一吹，粉未全部落在水裡，迅速溶於一體。

“阿嚏，別站在水裡說了，快上去吧。讓人看見多不好。指不定怎麼笑話咱們仨呢。”本來就學藝不精，打個水都能掉河裡，讓人看見不成話柄？

三個仙婢互相攙扶着哆哆嗦嗦向岸上走去，卻不知水裡突然出現了數百條不易發現的褐色小蟲悄悄靠近了她們鑽進衣服里。

小仙參仰着頭盯着三個用法術烘乾衣服的仙婢，很有耐心的一直看一直看。

看到她們的法衣都乾的差不多，端起池邊的木盆準備離開，小仙參這才藉助腿部力量與地面的衝擊力，高高躥起，一個騰空飛踹，率先把兩個仙婢仰面踹到水裡。

“噗通”

“噗通”

另一個仙婢轉身看到眼前一幕，愣了一下，旋即扔掉手中的木盆想往回跑。

已經落到地面的小仙參不早也不晚，悠哉的伸出她的一條小短腿。

“啪嘰”

想跑的仙婢來了個狗啃泥。

剛要爬起來，腦袋上好像有個圓乎乎的物體狠狠坐了上來---啪嘰。她的整張臉都拍在泥水裡。

屢次受挫的仙婢趴在那兒，兩手捶地喪氣的哇哇大哭。

活見鬼。見活鬼。

“嗚嗚，是哪個不要--嗚嗚--臉的背地里--耍陰招--嗚嗚。”

河裡那兩個眼看着留在岸上的更慘，向岸上邁開的腿情不自禁的反而向後挪了兩步，站在水中央不肯再上岸。

小仙參憑藉著隱身優勢在水池邊玩耍了小半個時辰，才決定放幾個背後嚼舌根的倒霉蛋走。

看着她們狼狽逃竄的樣子，她皺皺鼻子兩手扑打掉手心裏不小心沾到的水漬，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

原來，延壽司的仙婢法力都還沒她高呢！

可以欺負。

放心欺負。

# 第136章 我是好參（第二更）

咕嚕咕嚕。

她抱着餓癟的肚子，開始懷念主子乾坤袋裡那些好吃的零食。

站在水池邊四處看了看，到底哪一條才是通向主子的路呢。

小仙參閉上眼睛凝神靜氣，感受着主子的氣息。

剛剛有一點線索，突然頭皮一疼，髮髻被人抓在手裡。

她整個人被拎了起來，兩隻小短腿在空中胡亂踢蹬：“放開我，放開我。”

一張出塵脫俗的臉帶着凜凜寒意湊到小仙參跟前。

她被這張比靈歌還要俊美好看的臉震懾住，一時忘記反抗。

“一隻仙參？怎麼會在這裏？”男子的聲音清冽如山澗泉水。

小仙參感受到來自男子的威壓，這才驚覺自己在隱身草的保護下都被眼前的人發現了行蹤。這怎麼可能？這男人得有多大的道行，竟然識破了隱身草的法術。

“仙君大人，我是一隻好參，放了我吧。”看眼前男子的容姿氣度，必是延壽司里位高權重之人，講個道理應該說得通吧。小仙參眨巴着眼睛，露出可憐相。

“哦？好參？我剛才可是看見你在欺負人。這是好參？”

“呃”

欺負仙君的手下，竟然被抓個正着。

“本寶寶剛才在和幾個姐姐開玩笑。逗她們玩的。”至於把賤人逗哭完全和自己沒關係，是她們抗擊打能力太低，學藝不精。

“哦，那跟我回去我來逗你玩。”

小仙參一頭冷汗。

“我是有主子的參，我是有主子的參。我主子找不到我會着急的。”

“哦，那你主子是誰？我把你討來。”

“祝九洛，我主子是內務庭祝九洛。”

你快點去帶我找她，她才不會把我送人。這樣本寶寶就擺脫你了。

小仙參正在打如意算盤，眼前一黑，被裝進某仙君寬大的袖子里，直接拐帶到一座宏偉的大殿內。

殿門上方的匾額上懸浮着三個燙金大字：玉清殿。

九洛專心打坐練功一夜未眠，直到第二天正午有人敲門她才結束。

天光大亮，照着窗台上那盆養了許久的水仙，她眯起眼，瓷壇里的水竟是滿的。

她心中一暖，定是玄初幫她照看的。

“來啦來啦。”對於有人打擾她練功，九洛心中有些煩燥。說話的語氣里就帶了情緒。

沉着臉打開門，白衣如雪，面如溫玉，正是凌白站在門口。

“你，沒走？”

凌白從她身邊側身而過，不請自進站到院子中央，環顧四周后，又進了屋子。

九洛這才回過神，反腳踢上門跟着凌白跑了進來。

“我說了我不走，你就是綁我走，我也會想辦法回來。”

她以為凌白是來帶自己走，語氣更加冰硬。

凌白沒搭話轉了一圈，走到窗檯前，打量着那盆水仙，問九洛：“你養頭蒜在這裏做什麼？”

“蒜？你說這是蒜？這明明是水仙花。”這可是靈歌千辛萬苦尋來的，九洛瞪大眼睛和凌白爭辯。

凌白手指拂過綠恭弘=叶 恭弘，勾唇一笑：“可開過花？”

九洛仔細回想，打從靈歌把這水培的花弄到窗台上，就從來未開過花。

九洛不說話，凌白突然向窗檯一指，一道金光閃過，窗台上多出一盆花來，樣子與窗台上之前的水仙差不多，碧綠的恭弘=叶 恭弘子中間亭亭玉立着黃白的花朵，如凌波仙子，冷香陣陣。

“這才是水仙。”凌白道。

九洛看了一眼，問他：“你來就是為了羞辱我的花？”

# 第137章 蒜與水仙（第一更）

凌白詫異九洛會有這樣的想法，炯炯目光直視着她，想看進她心裏。

“我來是想看看你住的地方，太素凈了。除了窗台上的這盆‘水仙’，什麼都沒有。”他的手伸向虛域，掏出一顆類似種子的東西，在陽光下泛着金色的光。

他走進院子，揚手向天空拋下種子，默念法訣，庭院內頓時金光大勝，金光所到之處，瞬間破土生長出奇珍異草。

片刻間，九洛光禿禿的院子就已經花團錦簇，綠意蔥蔥，生機勃勃。

望着那些五顏六色、奼紫嫣紅盛放的花朵，九洛恍然以為自己置身皇家后花園。

凌白摘下一朵盛開的芍藥遞給九洛：“這就是我來的目的。”九洛愣了一瞬，接了放在鼻尖聞着花香，心中那股無名火漸漸消散。

她在花果山時看慣了花草，初來這裏時很不喜歡這裏光禿禿的樣子。所以經常去玉清殿外看那一樹盛放的海棠花。

現在凌白送給自己一個花園，滿院子的花花草草，倒讓她對這個院子產生一種歸屬感。

“謝謝你。其實你不用對我這樣好。我不是小瑤。”九洛覺得有些話還是說清楚比較好。

凌白收斂臉上的笑意，沉聲道：“你現在不是，有一天會是。”

“不可能。我只會是我自己。”

“那是因為我還沒有找到其他魂魄。”

九洛生氣：“你這是何意？你想讓我變成那盆水仙？讓你失望了，我可能就是一頭和水仙長得很像的大蒜，即使開不了花，我也覺得這樣挺好。蒜有蒜的樂趣。”

凌白被她氣笑，摸摸她的頭：“比喻什麼不好，偏偏拿自己比做大蒜。”

九洛也覺得自己好笑，她剛才只不過是急不擇言，就拿蒜與水仙做了比喻。她只是想告訴他，她是九洛不是別人。即便是一頭蒜，那也是她自己。

而凌白看來，九洛與小瑤是一個人。只不過九洛少了魂魄，等其他魂魄全都找到歸於九洛識海，再以上古靈芝為引，輔以上古法陣，一定能讓消失了萬年的小瑤重生。所以，九洛要做什麼，他一點不擔心，他都會無條件滿足。

“來，讓我看看你的靈力如何？”

九洛雖然不喜他總愛把自己當成別人，可是，她也知他是真心對自己好，便伸了手過去讓他診脈。

凌白凝神，順着她的脈象用神識探進她的識海。

他想再確認一下識海中的魂魄可安好，看一看業火紅蓮的封印是否牢固。

那縷魂魄安然盤坐在他罩起的法陣中修養生息。業火紅蓮似乎也認了命，老實的伏在識海一隅。他放下心來。

既然九洛喜歡留在這裏，那就隨她好了。

只要業火紅蓮隱藏妥當，這裏仙氣豐沛，反而適合她修鍊。小瑤的仙體需要仙氣滋養。

他正好利用這段時間去尋上古靈芝，探查小瑤的其他魂魄。

九洛只覺識海中有異樣，驀地想起曾經那道藍色的影子，好像她好久都未在識海中喚自己了。

凌白從九洛玉瓷般的皓腕上收回手，指尖殘留着她腕上的馨香，不由心神一震。

他又要去抓她的手，九洛卻察覺異樣，靈巧的躲開。

空氣一時間變得尷尬。

# 第138章 不做魂器（第二更）

九洛眸光落向攀爬在院牆上的紅色薔薇，問出一直想問的問題：“小瑤是誰，是個什麼樣的人？你所說的其他魂魄又是怎麼回事？”

凌白進院時就加持了隔離外界的結界，所以他才放心和九洛談小瑤。

他思量着要不要全部都告訴她。有些事她知道了反而不好。

“如若花月夜那天沒有說破這件事，我不想讓你知道這麼多。”畢竟那段往事帶着傷痛，對經歷的人來說是夢魘。

“如果不方便講我不勉強。”九洛嘴上說不在乎，心內卻生疑，腳下不由自主向後退了兩步。

凌白看她如此反應，無奈嘆了口氣。

“魂魄一事，你不必放在心上。關於小瑤，說起來話長，要找個時間說上三天三夜也不一定講得完。”他一直盼着有一天，小瑤魂魄回歸，九洛能記起他們之間所有點滴。

九洛眼波流轉：“我對小瑤的事不太感興趣。我最想知道你說的魂魄是怎麼回事。”

那日她在識海中見到的藍衣女子莫不就是他口中小瑤的魂魄？

他一再要求入她的識海說是查看靈力，恐怕不是她想的這麼簡單。

九洛突然後怕這麼信任於他。

凌白似乎看穿她的心思，安撫道：“你別怕，我不會傷害你。”

九洛記得初相見他強迫帶她入九重天，她突然頭痛欲裂生不如死的一幕。

又向後退了一步：“你可別想着把我當成魂器，變着法的把你那個小瑤的魂魄塞進我的身體里來。凌白，我告訴你，我不要變成任何人。你千萬別在我身上打什麼歪腦筋。”我不會讓你得逞。

九洛一直就覺得凌白對她的照顧有些不近常理。他傳授的心訣，送他的珊瑚珠串，還有那幻魂龜，每一個都與魂魄沾邊。

而且，他對她所有的好都帶着補償的意味。

起初，她只覺得凌白把自己當成了別人的替身。

今天他的表現，和那句“那是因為我還沒有找到其他魂魄”，像一根串起所有疑點的針線，令她腦子徹底清明。

猶記得花果山上與那些洞府、山寨的大王、妖精頭子們閑嘮嗑時，曾提到過關於魂器的傳說。

天界的神仙們沒事就愛搞這些花樣，一旦有神仙渡劫失敗元神要寂滅時，便有法力更高強的神仙收了那元神養着，發現適合的身體再想着法子把元神放進那具新的身體里去，死去的神仙便就活了過來。

九洛可不想當花盆。

她又瞄了眼窗台上凌白幻化出來的那株開得清麗脫俗的水仙花。

視線凝固在養花的蓮花纏枝淺口瓷壇上。

越看越覺得自己和那口瓷壇有異曲同工之處，身後脊背陣陣發涼。

估計在凌白眼裡，小瑤就是那妖嬈多姿的水仙花，而她祝九洛活着就是為了“養花”。

她暗暗在心裏為自己豎了大拇指。幸好老子聰明絕頂，關鍵時刻看穿他的動機。否則，一不留神就要變成他的“花盆”！這樣想來，他對她所有的好，都有了充分的理由。

凌白並不知因為自己善意的隱瞞，逼得九洛把事情往壞里想，在兩人之間豎起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高牆。。

許多年後，當凌白明白過來時，已經鑄成無法彌補的大錯。

# 第139章 逐客令（第一更）

逐客令送走凌白，九洛準備收拾一下去玄初那報到上工。也就是他脾氣好，處處寬容她，要是遇到其他仙使，手下人睡到日上三竿不見人影，還不早就跑來踹門拎人了。

做人不要得寸進尺，一隻準備做仙的妖更不能蹬鼻子上臉欺負老實人。

九洛想起玄初眯着小眼睛，雙手背後語重心長教訓人的樣子，不由莞爾。

靈歌和小仙參一夜未歸，應該還在上官君千那裡，她想順路去瞧上一瞧。

九洛從平時裝零食的柜子里翻了半天，塞進乾坤袋裡一堆好吃的東西，打算帶給那兩個把她一個人扔家裡的白眼狼。

出門時，看到窗台上的兩盆花相依而立，九洛腦海情不自禁浮現出凌白那張蒼白容顏。

她爹說過這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好，欠債總要還的。

朋友之間的禮尚往來她可以接受，雖然凌白之前對她的好，她只記在心裏還沒找到機會補償。可這並不代表她要把自己獻出去當魂器。她可沒這麼高尚。

友情與利用是不一樣的。

一想到他對自己所有的好都是有目的性的，九洛心裏就不舒服。

在院子里，她毫不猶豫摘下珊瑚珠串、喚出幻魂龜堅持把他送的所有東西一一退回，要和他撇清關係，免得有一天他用這些來要挾自己逼她做魂器。

凌白似乎很生氣又很無奈。

“這些東西已經認主，我要回去又有何用？你這是在跟我賭氣。”

“那好，當我欠你的，以後加倍奉還。但不代表你可以塞別人的魂魄進來。”

“那不是別人。那就是你。還有，我不用你還。這些本來就是你的。”

“那好，我跟你無話可說了。”九洛想跟他咆哮，為什麼他就是不明白，她不是他的小瑤。

九洛逐客，凌白心亂如麻。不過，他並不氣餒。待他找到其他魂魄，總有一天，他的小瑤會回來。

一路上，九洛腦海里翻滾的都是這些事。

她答應凌白不對任何人透露關於小瑤的事，她說到做到。這算是對他的補償之一。

可是，她心裏裝着事，越想越理不出頭緒，那點糾結的情緒全反應在臉上。

曾不棄都站到她跟前了，九洛差點撞上他。

“九洛，你有心事？”曾不棄問。

“沒有呀。你找我有事？”九洛看看曾不棄，他手裡抱着一摞文書，雙眼泛着青色，顯然沒有休息好。

“我幫你。”九洛伸出胳膊想把那摞文書接過來幫他減輕點負擔，曾不棄退後一步避開道，“我自己可以，不沉。玄初仙使讓我告訴你今天給你放天假，明天正式上工。要沒別的事我先走了。”

曾不棄說完，低着頭從九洛身邊走過，向軒正殿方向走去。

九洛道了聲謝，扭過身看着曾不棄的背影，仿若他抱的書有千斤重，都要壓彎了他的腰，看起來仿若他比自己還要心事重重。

本想着關心幾句，可看着他疏離的態度又作罷了。畢竟每個人都有不可對外言說的心事，誰都不能分擔。

她嘆了口氣，心中的壓擠並無緩解。

既然玄初給她放了個假，那她索性不着急了，徑直向上官君千的庭院走去。

# 第140章 尋仙參（第二更）

剛進院子就看靈歌坐在法陣中打坐，認真的樣子令九洛會心一笑。看到他那麼努力，她覺得自己是不是太不上進了？

上官君千倚在廊下長椅上正在喝酒，看九洛來了對她一笑，手中酒壺扔過去，九洛接了。嘗了一口，味道辛辣直鑽鼻子。

“味道太沖了，不好喝。哪天給你釀一壺我的獨門密方。”九洛又把酒扔回去，上官接過酒壺，對她的釀酒獨門秘方感了興趣。

“你會釀酒？那我可要嘗嘗。只是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

九洛低頭掰着手指頭算了算日子，抬頭笑道：“你有口福，再過一段時間花果山的桂花開了，不僅有酒喝，還有另一樣好東西可以當下酒菜不知天兵天將有沒有發現那裡。真是可惜了，要是猴子在，一定盼着這個日子呢。”

九洛越說越小聲，到後面簡直是自言自語。

上官君千看着她眼神飄忽，似乎在走神，提醒她道：“小仙參你可看見了？”

九洛從花果山的回憶中緩過神來，心頭一陣悸動：“你這意思是說小仙參沒在這兒？”

上官君千慵懶的身姿坐正了些，眼神清亮起來：“昨晚就沒看到，以為去了你那裡。”

九洛臉色微變：“我昨晚一直在練功，以為她和靈歌在你這兒呢，也就沒在意。”

“”

“也就是說，小仙參丟了。”上官君千的酒意徹底消散。

九洛心中不安，顧忌靈歌聽到分神，，指了指靈歌，手指擋在嘴邊“噓”了一聲：“我們進房間里說。”

上官君千擺擺手：“無妨，靈歌聽不到外界的聲音。我為他加了一層護法法陣，他現在自成一個世界，正在專心練功。”

九洛聽完這才放下心來。

小仙參有隱身草罩身，還穿着五彩霞衣，遇到危險隨時可以遁地逃跑，不應該是被抓走了吧。

“她會不會貪玩？”

上官君千嘆氣：“再貪玩也得回來跟你打聲招呼吧。怕就怕被人抓了，回不來。”

“被誰抓？”九洛眼前突然浮現出顧風岩那張鐵青的臉。

“這不好說。尋常小仙是拿她沒辦法，但就怕她初來乍到不知深淺，中了別人的圈套。你能一下子掏出十根仙參來，雖說是未結成精魂的，但也已經足夠引起震撼。你當司祿星君這麼容易糊弄嗎？估計他早就設下陣法時刻注意你身邊動靜了。”

上官君千這樣一通言詞，九洛心裏才真的害怕起來。

小仙參消失一晚上又一個上午，如果有人想要吃她，恐怕現在早就連渣子都不剩了。

信了你的邪。

九洛心中煩亂：“事情也許沒這麼嚴重，我想個辦法看能不能找到她。”

凌白不是說擁有參族就擁有了三界內強大的消息網嗎？

不知延壽司里有沒有參族的眼線。

上官君千皺眉：“如果尋息蝙蝠還在哎，你能有什麼辦法？”

“我試試‘燈火闌珊’。”九洛手握參族聖物閉上眼睛默念法訣，十息過後，九洛面前的地面上突然出現一個藍色的圓圈，隨着法訣的速度加快，藍光越來越盛，犹如碧藍的大海形成的漩渦，令直視着頭暈目眩。

“咚”的一聲，似有一物從漩渦里蹦了出來。九洛睜開眼，嚇了一跳，旋即又“噗嗤”一聲沒忍住笑出聲來。

# 第141章 參精小七（第一更）

“這、這是什麼東西？”九洛忍着笑，回頭看上官君千。

上官君千也是覺得奇怪。

眼前的參精體型與小仙參類似，只不過比她高了兩個頭，壯實了一倍。

可是，可是

為毛這貨混身上下都是須子。

而且，像筷子一樣粗的須子裝點的參精犹如長了軟刺的大刺蝟。

“你是不是很久沒洗澡？”上官君千覺得有必要在九洛面前維持基本的博學，以显示長者之風。

九洛盯着渾身上下長滿須子只剩下眼睛嘴巴露在外面的參精，眯着眼憋住笑，說道：“這是因為沒有洗澡？明明像放置久了發了霉長了毛的饅頭。”

面對主子的不正經，仙參綳起臉來表情嚴肅的掏出一把大剪刀：“小七不幹了。不幹了。”一邊嘟囔一邊用剪子給自己剃鬚子。

九洛只是開了個玩笑，對方就這麼暴烈的把一身須子給剪了。

“你不疼嗎？”

“養着這些才疼。”那個叫小七的參精不知從哪又變出一把大剪刀，雙手齊上，咔嚓咔嚓毫不猶豫把身上的須子全都剪光了。

九洛與上官君千面面相覷，這傢伙被召喚出來不到五息，還不容他們倆個問話，自己先把自己給剪了。

長長的須子落到地面上，蓋住小七的腳面。

他每咔嚓一下，九洛的心也跟着莫名的揪一下。

“哎，那個小七呀，你別衝動。其實洗沒洗澡，長沒長毛，不必太在意。我叫你出來就是想問問，你看到小仙參了嗎？”

小七最後一根須子落地，剪刀也收了起來。

“仙參成千上萬，您問哪個？”小七抱起地上的須子捆成一捆遞給九洛，“護法讓我給您帶來的。”

九洛還沒反應過來，小七手上的須子變成了仙參的形狀，和她那天在天相宮拿給司祿星君的一模一樣。

她恍然大悟，原來那些仙參都是這麼來的。

“給我這麼多仙參做什麼？”

“護法說有益於您增加靈力，打點延壽司的官員。”

小七目光有意無意瞟向上官君千。

上官君千：“”

老仙參果然是只高瞻遠矚的好護法。九洛想想有道理，便把仙參全塞進上官君千懷裡，抓過不停抖着身子，要把散須抖乾淨的小七：“現在有件着急的事要你去辦，幫我找小仙參。噓，你先閉嘴。讓我說。小仙參就是護法的孫女。跟我來延壽司的那隻。”

小七點頭：“哦，原來是年寶。她調皮慣了。一定又去闖禍了。我下去問問一會兒就回來。”

小七一頭鑽回地里。

哦，原來嚶嚶怪叫年寶。不過，她怎麼覺得還是嚶嚶怪叫得更朗朗上口呢。

九洛看着那圈藍光，換了思路問上官君千：“你說小七是不是不剪那身須子更可愛。”

上官君千把仙參又扔給九洛：“放好。這些對你和靈歌練功有奇效。每天泡水喝。”

九洛想起這些仙參是從小七身上剪下來的，又想到上官君千說小七是因為沒洗澡才會長這麼多須子，心裏不由泛起惡寒。

這怎麼喝的下去？

“還有別的辦法嗎？”九洛哭喪着臉問上官君千。

他看着她，半晌接過那大捆仙參：“我幫你煉成丹藥再給你。”話說出口，他自己都覺得不像他的風格，一向很懶的他，怎麼就主動攬了這個差事。

# 第142章 學煉丹不（第二更）

“太好了。”九洛絲毫沒有客氣的意思，自上官君千拿出菩提傳燈她便隱隱猜到他身上定有秘密。他應該並不像平時表現的那樣簡單。果然他又道出會制丹藥。

“過两天我向玄初告個假去花果山把酒取來送你。”有人肯這樣幫她，九洛心中感激，想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和對方分享。

上官君千轉了念頭，嘿嘿一笑：“你這麼巴結我，莫不是想學煉丹？”

九洛心中閃過一道光，煉丹可是神仙才會的技能，她當然想學。可是，送酒給上官君千與學煉丹可是兩回事。

她可不想變成交易。

“酒是我進院時就答應要送給你的，我可沒有這麼勢利。”九洛明顯不高興，坐到一邊石凳上，等着小七回來報信。

上官君千也坐過去，逗她：“你不想學？學會了可以隨時把參須煉成丹藥，說不定有一天你就把太上老君的位置給頂了。”

九洛倒沒有那個宏願。她爹說多一門技能多一條活路。煉丹這玩意就是條通向仙路的坦途。她當然想學。

聽說猴子在五行山下餓了只能喝如來賜的鐵丸，她要是學會了煉丹，修成了仙，進得了如來在五行山周圍布的結界，定會天天給猴子送丹藥吃。讓他少受些罪。

不過，剛剛上官君千說她拿酒給他是為了學煉丹，這倒真是冤枉她了。從小到大，她最恨別人冤枉自己。

“煉丹當然想學，不過和剛才那壇酒沒關係。請你喝酒是一回事，跟你學煉丹是另一回事。你不能混為一談。不然我不學。”

上官君千愣了一下，自己一句戲言這丫頭卻當了真，反覆糾結這點小事，心中反而一喜：“你可不是一般的倔。”

九洛站起來更正道：“我爹說，這是原則。做人不能心術不正。”

“你經常把你爹的話掛嘴邊，我倒十分好奇你爹是個什麼樣的人？”

九洛想起他爹曾經囑咐的話，垂眸道：“普通人。”

上官君千才不相信小妖的爹是個普通人。不過她不說，他也不想強求，他現在只想讓她學煉丹。他這樣懶，要是教會了她，以後有什麼必須要煉的丹直接交給九洛干就好了。他正好躲清閑。

正打着主意怎麼說服她，地上藍光復又強烈起來。

小七鑽出來，旁邊還拎了一根草。

嗯，是一根長得比小七還高的草，只不過通體透明發著幽幽的綠光。

九洛看見小七還不待他站穩，着急的張口問道：“可有下落？”

小七拍了一把旁邊的那根草，“還不快現身。”綠光罩下來，眼前出現一個身形消瘦的小童，恭敬的給九洛行禮：“草精翠青，拜見參主。”

九洛咦了一聲，問小七：“怎麼草也歸我管？”

小七臉上露出得意之色：“我們參族不僅管參，三界草木也在我們管轄範圍。”

那小草精顯然不服氣，撇撇嘴：“你也就欺負我等法力弱的。上次遇到那個槐樹精你跑什麼跑？”

小七被人揭穿窘事立即翻臉，踹向草精的屁股：“讓你多嘴。讓你多嘴。那個槐樹精道行比我高，不跑難道等着被它收拾？”

# 第143章 玉清殿（送給盟主天盡情未了）

小草精被小七踹得滿院子跑，一邊跑一邊嗷嗷怪叫，“有本事你踹槐樹精去。欺負我碧淵仙草算什麼本事!”

“我讓你犟嘴，我讓你狡辯，我讓你跑。”明顯小七道行比那個碧淵草精道行高出不少。他上竄下跳簡直拿上官君千的庭院當自己家後院，一時之間安靜的院子竟有了凡間市井的熱鬧之氣，上官君千乾脆倚在廊柱上眯着眼，置身事外卻又樂享其中，九洛不得不出來阻止：“小七，你先把正事辦了再揍他。”

碧淵仙草一個踉蹌，這是多不正經的主子。

小七聽到九洛發話，覺得主子此話靠譜，也不知他用的什麼辦法，眨眼間拎着叫翠青的草精走回九洛跟前，瞪大眼珠恐嚇草精：“還不快說。”

翠青齜牙咧嘴揉着屁股，不情不願吐露實情：“我看見昨天晚上年寶被人抓走了。”

“被誰抓走的？你可認得那人的樣子？抓哪去了，你知道嗎？”九洛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她一連問了好幾個問題，翠青一時不知答哪個。

小七把他踹到一邊：“還是我來說吧，來的路上我都問清楚了。”

九洛此時想踹小七一腳。你知道不早說!

小七渾然不知主子的怒意，接着說道：“年寶是被一個黑衣男子在水池邊抓走的。抓她的人進了玉清殿，到現在都沒出來。”

“玉清殿？”上官君千與九洛互視一眼，那不是元聖天尊墨塵的地盤？

難道壞人藏進了玉清殿？

“你沒看錯？”上官君千這樣問碧淵仙草是有原因的。

玉清殿是尊上的居所，因他喜靜，平時如果不是天塌的大事星君們都不能去他殿里打擾他。

而天塌下來這種大事萬萬年都不一定發生一次，所以，星君們知趣的各忙各的，除非尊上召見，他們從不主動踏進玉清殿半步。

曾有小仙不懂規矩擅入玉清殿，人還未進門就被結界反彈回來，重傷，元神受損。

上官君千迄今為止還對當時看到的情景歷歷在目。

所以，有人能私自闖進玉清殿這事，不是碧淵仙草看錯了，就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反正他不相信。

還有一種可能---抓小仙參的是尊上本人。想到這兒，他禁不住心裏發涼。

九洛只知尊上平時深居簡出，不喜人打擾。她曾經求玄初帶她去玉清殿拜謝救命之恩，玄初死活不同意。

她記得玄初當時神情緊張，很嚴肅的告誡她如果沒有尊上召喚，千萬不能擅自入殿，否則會死得很難看。

難道那個抓小仙參的賊不怕死？

翠青受到質疑心裏不爽，雙手抹了把眼睛，辯解道：“我的本事不是白練的，你們問問參小七，我什麼時候情報有誤過？”

上官君千和九洛朝他瞧去，普通面相唯有那雙眼睛晶晶亮，似是靈器。

小七此時反倒嚴肅起來：“主子這點不用懷疑，翠青可是情報軍里零失誤的。要想找年寶，去玉清殿沒錯。”

話已經說到這份上，九洛就是不信也要去試上一試了。

# 第144章 盛月桶（第二更）

“那我們先去找玄初，延壽司里他是唯一可以自由進出玉清殿的。”她看向上官君千尋求意見，上官君千點頭，“只能讓玄初進去問問了。”

事不宜遲，九洛讓小七與翠青回到地下隨時等待召喚，自己跟着上官君千去了玄初的住處。

玄初的仙婢看到上官君千，急忙迎了出來，行禮道：“稟仙官，玄初大人被司祿星君喚去問話還沒回來。”

九洛急脾氣，與上官君千商量道：“您在此處等玄初大人，我去玉清殿門口等着。”

上官君千哪裡放心，攔住她：“你去了也進不了殿，不如跟我一起等。如果實在着急，我陪你去天相宮找他。”

九洛知上官君千不會放自己走，拉着他的袖子往天相宮一路跑去。

延壽司內有限飛的禁制，不然九洛早就駕雲而行。

還好，半路上遇到玄初，九洛拉着玄初一邊小跑一邊解釋找他的原因。

等三人到了玉清殿門外，玄初也明白了到底發了什麼事，竟連上官這位懶得出門的仙官都驚動了。

玄初整了整衣衫，安撫九洛：“你在這裏等着，我進去稟告，千萬不要硬闖。否則我可救不了你。”

他說完目光移到上官君千身上---九洛就拜託您啦。

上官君千回他一記淡定眸光---靠得住。

玄初推門進了玉清殿。

墨塵為了玄初方便進來聽差，特意改動了一下禁制，只要玄初出現，禁制自動辨認他，為他放行。

玄初走到院子中間的海棠樹旁，恭敬的行了一禮，海棠花搖搖欲墜。

他又衝著內殿高門行了禮：“尊上，玄初有事相求。”

裏面沒有聲音，玄初又說了一遍，突然，水桶“哐啷”墜地水花潑濺的聲音在身後響起。

“嚶嚶嚶，大人你來救我了？嚶嚶嚶快救我出去，我受不鳥了。“

玄初低頭驚愕的望着緊緊抱住自己大腿的小人，不是小仙參又能是誰。

果然是尊上把她抓來了。

看來，事情有些棘手。

玄初看灑了一地的清水，又瞄了一眼滾到樹下的那隻銀色水桶，暗自驚嘆：尊上竟然把盛月桶給小仙參用來打水。這不是暴殄天物嗎？

這隻桶是用來吸收日月精華的聖器，尊上可真是捨得。

他拎起緊抱自己大腿的小仙參，假裝看不到她抹在自己袍角的眼淚鼻涕，捏了個去塵訣。

“小仙參你在這裏干什麼？”

他不問還好，一問小仙參哭得更委屈了。

嚶嚶了半天，玄初才聽明白，原來她從昨晚到現在一直在給尊上澆地。

不能停，停就要挨罰。

“澆哪裡的地？”玄初奇怪，尊上並沒有開闢靈植園圃，就算有園圃施了法就能讓靈植喝飽水，為什麼要抓小仙參來澆地？

小仙參胖乎乎的小手向玄初身後指了指：“那不是嗎？”

玄初回身，看到粗壯的海棠樹後面，果然新開闢出一塊空地，十畦靈田濕了七畦。

玄初看向濕潤的七畦靈田，隱約有綠色苗芽破土而出。

他又看了看小仙參，問道：“這澆田的水是不是你的洗澡水？”

# 第145章 選第二個（第一更）

小仙參難得嬌羞，紅着臉拉過玄初的寬大袖子想要用來遮遮羞紅的臉蛋，順便擦擦鼻涕。

玄初一眼瞧出她內心的“小邪惡”，扯過自己的袖子把她放回地面。這小東西跟她主子一樣鬼精。

小仙參使壞被拒，看看自己身上的五彩霞衣，實在不捨得弄髒了，又蹭到玄初跟前要抱大腿。

玄初實在沒有辦法，捏了個定身咒，不讓她亂動。

“先回答問題，回答對了想辦法帶你出去。”

“你要帶誰出去？”

久未有人應答的大殿內一道清冷的聲音穿透午後的暑熱，直擊玄初被尊上折磨的已經不堪驚嚇的心臟。

玄初躬身行禮：“屬下不敢。”

“不敢就是騙。”殿內聲音加重份量。這份量壓得玄初不由自主跪了下來。

他抬起頭，不解的向殿內喜怒無常之人辯解：“尊上，這個騙字屬下不敢當。”

裏面的人哼了一聲：“你能把人從本尊這帶出去？”殿內響起撥弄琴弦的鏗鏘之音。

玄初這才明白自己剛才與小仙參說話時思慮不周，一時失言。他雖然答應九洛幫忙來玉清殿找小仙參，卻也知道要想從尊上手中撈人實屬不易。現如今他又惹惱了殿內那位，想要把小仙參順利帶出去是沒什麼可能了。

“屬下不能。”他實話實說。

“不能你還哄人家，這不就是騙？”墨塵冷聲追問。

玄初：“”咦，說得好有道理。

小仙參眼巴巴看着玄初，慢慢噘起嘴。尊上要是不說，她還真對玄初抱着希望呢。看來果然是騙她的。自己都承認了。哼！

殿內又一聲琴聲響起，卻較之前多了一絲輕快。

“小仙參，本尊昨晚就跟你說了，現在騙子到處都是，你這樣的出去太危險，還是老老實實留在這裏給本尊澆田。”

玄初頂着一腦袋黑線，不敢辯解自己實則是個好人不是騙子。

小仙參撇撇嘴：“那我不想被煮。”昨晚在鍋里被熱水蒸泡了兩個時辰，她都泡掉一層皮了。

“那是葯浴。別人想泡，本尊還不給藥方呢。”某人坐在瑤琴前俊毅容顏上露出不屑神色。

小仙參還想再辨，突然一聲低沉的琴音犹如萬馬奔騰踏空而來，震得她耳膜刺痛，心中一慌，不敢再言。

卻又不甘心，小聲嘟囔道：“那我要換掉那個長得奇醜無比的陶瓷罈子，用木桶泡澡好不好？坐在罈子里像在腌鹹菜。”她委屈的眨巴着大眼睛，希望能獲得尊上的同情。

玄初：“”敢情盛月桶里裝的還真是小仙參的洗澡水。敢情尊上抓小仙參是要種靈植。

墨塵：“不好。”

小仙參剛要開口嚶嚶嚶，墨塵毫不留情打斷她：“要不就讓本尊把你剁吧剁吧和在藥草里一起當肥料埋了，要不就每天在葯壇里泡上兩個時辰等葯湯放涼了去給我澆田。兩條路你自己選。”

墨塵話音剛落，小仙參立即大聲表白：“第二個，我選第二個。”態度堅定，不容置疑。

屋內一道仙力穿牆而過，小仙參悶哼了一聲，被玄初定住的身子恢復了自由。

“還不去澆水？一會兒天黑了還要泡葯浴。本尊的仙苗可是旱不得。”

“好嘞！”

小仙參瞧瞧容顏慘淡的玄初，搖頭：嘖嘖嘖，這位是指望不上了。

她拎起盛月桶走到玄初身後貼着他耳邊小聲求救：“快去找我主子來救我。”

# 第146章 封了個官（第二更）

玄初身子顫了顫，九洛要是能救的了她就不必讓他來這裏受罪了。

想到尊上喜怒無常，玄初膝蓋如萬蟻噬過。

小仙參期期艾艾晃着小身板重新去後殿取水澆田，玄初仍舊跪在地上不敢多言。

墨塵那裡撥弄兩下琴弦也是興趣索然：“你去告訴祝九洛，她的參我用了。去吧。”

玄初如獲大赦，答應着站起身，墨塵又想些什麼囑咐道：“要是她不服，自可以進來找本尊要人。”

依她那性子，是沒這麼容易屈服的。

不過，也要她進得來。

想着，他默念法訣，罩在玉清殿周圍的結界法力弱了一半下去。

看着玄初邁向大門的背影，墨塵指尖利落劃過琴弦。

這樣，就算她闖，也不會傷着了。

玄初掩上高大的殿門，把那串輕揚的琴音關在門內。

“怎麼樣？”

見到玄初出來，九洛第一個迎上去。

她已經等的不耐煩了。

上官君千看到玄初的臉色，拍了拍他的肩：“怎麼？又被罰了？”

玄初搖搖頭。

從他起身往外走，就在琢磨着如何說服九洛要理智莫衝動。

小仙參在這裏頂多是泡得白胖點，體力練得強壯些而已，不會吃虧。而且葯浴水既然是尊上配製出來種植靈植的，那對於小仙參一定也有滋養作用。

這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比把小仙參放在延壽司散養要安全的多。

可是，他這些理由不知九洛聽不聽得進去。

“到底看到小仙參了嗎？”九洛察覺玄初臉色不對，又追問一句。

玄初看了眼上官君千，點點頭，目光移向九洛，艱澀開口：“看到了，尊上見她是個人材，封了個官給她，暫時留在玉清殿伺候。”他覺得這樣說還算委婉。

九洛卻不信：“封了個官？什麼官？”

這些神仙向來不靠譜，想當初那個太上老君來花果山誑孫猴子去天庭，玉帝老兒也封了個弼馬溫給猴子。那可不是什麼看重惜才，那是使壞心眼想要拴住他不讓他在下界稱王。

如今元聖天尊連個招呼都不打就把小仙參扣下來，還美其名曰封官。一定沒安好心。

玄初也沒想好封個什麼官，被九洛問得急了，編了個名字脫口而出：“水官。”

“水官是什麼官？”

“水官就是御水史。我讓你平日多看些古籍，你看你，一定沒看。不然怎麼不懂尊上那缺個水官呢。”玄初一陣胡謅。

他也是為了九洛好，以她的性子，要是知道小仙參是被尊上抓來當苦力，當藥引子，知道小仙參求主子去救她，九洛還不硬往裡闖去救人。

玉清殿的禁制不是隨便什麼仙人都能闖的。

闖這個禁制是要傷魂魄的。九洛這種靈力低微的小妖非得魂飛魄散不可。

上官君千聽到“御水史”這個名字，嘴角一抽就知玄初是在騙九洛。看來那小仙參定然在裏面過得不太幸福

九洛也瞧出玄初在騙自己，急紅了眼：“既然小仙參在裏面當官，那就放我進去看看，看到她我放心了就走。”

她是擔心尊上把小仙參給吃了。

玄初當然不會同意她進去，再說她也進不去。

“這是什麼地方，由不得你胡鬧。延壽司上下大到星君小到仙婢，哪個敢隨便進玉清殿？你還想進去看看，不要命了？”

九洛推開玄初，低吼道：“你今天不對勁，是不是小仙參已經被元聖天尊那個老怪物給吃進肚子里了？”

# 第147章 代勞（第一更）

祝九洛瘋起來是有一股蠻力的。

她繞過玄初和上官君千的阻攔沖向玉清殿，毫無懸念，撞上結界反彈回來。

玄初與上官君千在那道金光閃現之際，都不由自主閉上眼睛。

這一下，九洛要丟半條命的。

可是，祝九洛摔在地上，拍拍屁股又爬了起來：“果然好厲害，這結界比那東海大太子的結界力道強勁不少。”

她站在台階下仰頭望着玉清殿三個大字。

玄初與上官君千上前查看，九洛竟然毫髮無損。

不知是她修為大增，還是這結界出了問題。上官君千抓了九洛的手腕探她修為，並無異樣。

他試着向殿門前邁了兩步，一股巨大的威壓撲天蓋地而來，驚得他連連退後。結界的力量並未消減。

他一時想不明白，九洛剛才那莽撞的硬闖，為何會沒事。

玄初只好對九洛實話實說，小仙參目前被尊上他老人家徵用，暫時回不來了。

九洛聽得氣憤：“他這是以大欺小。”

玄初見她闖了結界也無事，乾脆原封不動轉達了尊上的話：“尊上他老人家說，要是你不服，自可以進去找他要人。”

九洛忿忿，明知她進不去。不就是擺明耍無賴嗎？

“那小仙參一路從碧淵仙山跟來，我總不能丟下她不管，讓她受這種罪。尊上對我有救命之恩，不如我替了小仙參，代她去澆田。”

九洛雖說一時性急口出妄言，但在結界上撞了那麼一下，立即清醒過來元聖天尊是她的救命恩人。她爹說過點滴之恩當湧泉相報，何況是救了她的命。

她羞赧着望着“玉清殿”三個大字，想出一個“拿自己去換小仙參”的辦法來，求玄初去跟尊上老人家說。

上官君千卻斷了她的念頭：“尊上留小仙參在此，是為了她身上獨一無二的藥性對靈植有作用。

你又不是參，留你何用。”

九洛當然想到這一點，也想到了應對法子：“雖說不能當藥引，卻可以拎水呀。小仙參那麼矮的個頭，聽玄初那個形容，可憐死了。作為她的主子，我去幫幫她也無妨。”

玄初一聽，這是個好法子。九洛在哪當差都一樣，跟着尊上反而更安全。當然，她首先要受得了尊上脾氣，尊上要肯容她進殿。

這廂正想着，準備進殿試上一試，突然有道身影由遠及近飛也似的過來了。

“哎呀，咳咳，屬下見過仙官，見過、見過玄初仙使。大事不好了。”曾不棄上氣不接下氣的行了禮，又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祝九洛，眼神複雜也不知在想些什麼。

上官君千皺眉：“什麼事這麼慌張？說。”

曾不棄停頓了一下，喘了口大氣平緩了語氣，才向上官君千稟告道：“碧淵仙山的守山金仙來了，在天相宮嚷着要我們延壽司交人。說、說有人燒了碧淵仙山。”

曾不棄瞟了一眼身側的祝九洛，欲言又止。

雖然曾不棄沒有說要交誰，可上官君千與玄初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一定是九洛放的那把火，惹來了守山金仙。

九洛明白，可能是東窗事發了。

# 第148章 找上門（第二更）

她看了眼玉清殿緊閉的殿門，轉而問曾不棄：“那個守山的金仙是不是在找我？”小仙參在尊上這雖然吃點苦，但暫時性命無憂。眼下又來了新麻煩，她還是留在這安全。

曾不棄點頭：“守山的那個金仙說了，拿不到人他不走。他要帶九洛去天庭問罪。”

玄初心頭一驚：“他如何知道燒山的是九洛？”不是說凌白已經把知情者都處理掉了嗎？難道有漏網之魚？

話說祝九洛與靈歌上山那日，守山金仙正揣了百花仙子的帖子，提前一日離山，去五重天上參加百花宴。

別的仙都是當日去，而他一直守在碧淵仙山上寂寥的很，得了這個機會當然要好好利用，便多告了幾天假，出去拜訪好友，舒舒筋骨。

碧淵仙山是天界的仙山，雖然山上困着的都是些犯了錯的妖魔鬼怪，可是因為在天庭所設的護山大陣，那些妖魔鬼怪根本逃不出去。

又因為這裏的妖魔鬼怪太多且個個都有點本事，來闖山的三界生靈少之又少。

所以，守山金仙放心的走了。

誰知他吃了酒會完友再回來，可不得了了。妖峰竟然被不知哪來的邪火給燒了一大半去。

連妖王待的那個山洞都坍塌的失了原貌。妖王與那些妖更是不知所蹤。

小妖們去哪裡他不管，憑他們的道行也翻不出天去。

可是，妖王卻不一般，那是，那是別人托他照看的。

千叮嚀萬囑咐且不能放她出了碧淵仙山，否則會大禍臨頭。

現如今他赴宴回來，碧淵仙山的天塌了一半，他用神識搜山，搜了两天兩夜也沒找到妖王的影子。

這事的罪魁禍首便是燒山之人。他滿腔怒氣在血碑那兒查進山的記錄，只有三個人進過山。

一是天庭戰尊凌白，另兩個是延壽司的祝九洛和一隻鳥，兩隻妖。

戰尊不可能做這種破壞和平的事。最大的可能就是那個叫祝九洛的。瞧她留在血碑上的血滴便知帶着幾分令人不敢小覷的邪氣。

守山金仙索性也不回去搜山找人了，直接來了延壽司，要接待他的司祿星君交出祝九洛。

他好帶她去天庭認罪，不然他的官職不保。

事隔兩日，這是九洛第三次來天相宮。

她看着司祿星君旁邊坐着的那個目眥盡裂的長須老頭，腦海中回想起上官君千的勸誡。

“千萬不要承認是你做的。我和玄初會想辦法救你。”

九洛按規矩一一見禮，司祿看到她竟然開始腦仁疼。

怎麼每次惹禍的都是她。

九洛行了禮后，站在大殿中央也不說話。為今之計只有打死也不認。

凌白曾囑咐過她，燒仙山是要剝仙骨的。她不是仙沒有仙骨，可是讓天庭那幫傢伙剝層皮下去，也是死路一條。

反正這種事沒抓到現行，傻瓜才要認。

司祿星君的冷哼之下，九洛權當沒聽見，也不看殿上之人，心思流轉想着對策。

“祝九洛，此去碧淵仙山，你可有用你的靈火？”雖然凌白戰尊有事先行離開，但司祿星君着眼長遠，對祝九洛仍舊客氣。

--------

墨塵案几上的瑤琴換成了一面雕工精良的鏡子。

他等着那個倔強的丫頭闖門，誰知等來等去，一點動靜都沒有。

他的袖子拂過鏡面，視線凝在上面，一邊濃黑的劍眉斜挑了上去。

與自己和解

這不是更新。是開新文以來第一篇單章。大家也可以當成我的牢騷或是肺腑之言。

記得寫第一本書《替嫁太子妃》時，單章幾天就是一篇，常常搞得後來來看書的人抱怨，翻半天為什麼還沒看到正文。

嚇得我在雲起那邊的第二本書《我的神君男友》幾乎不敢寫廢話了。

這正式的第三本書還未上架，我終於是忍不住上來啰嗦兩句。

剛剛8點半到家，吃完飯洗把臉立即坐到電腦前，可是，我突然不想碼字，想說些題外話。

我這人就是情緒型选手吧。在哪裡都喜歡義氣用事，不喜熱鬧，不願扎堆。沉默的時候時候居多。

我碼字速度很慢，盟主們都叫我唐一更。

叫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也不想一更呀。

關鍵是我才華有限，又想寫個好故事以博大家一哭（我寫文初衷除了圓寫作夢就是想把看書的人寫哭了。因為我自己經常看別人的書看哭了，所以也想試試這種感覺）。

在雙重條件下，我碼字速度極慢。有時簡直是斟字酌句。有時覺得寫得不好，又刪掉重來。

我不想水文。我想讓每個情節都很精彩。雖然至今還沒辦到。但出發點是好的。

所以說，這篇新文估計也會寫得很慢，在更新上不能讓大家痛快。

不過，你們可以隔两天來看一次，那樣就有了一連氣讀下來的快感了。我也不用焦急速度與質量的關係了。

在寫書這方面，我是個總會自我否定的人。

我曾經一個小說寫了兩種開頭，分別拿給寶哥、小古、優雅、鬼哥、水貨、天帝這些始終支持我的盟主們去看，問他（她）們哪個更吸引人。有說一好，有說二好。

後來，我都沒用。又換了今天這個開頭。

寫太子妃時，我的不自信在後期尤為明顯，那時候小古不像現在這麼忙，明天認真看我的書，甚至幫我改了將盡結尾的那幾章不通順的地方。經常還會討論劇情的發展和人物關係，鼓勵我這個不自信的人－－我是最棒的。

（捂臉）這就像是止痛葯，明知不治本。但可以緩解痛。

我當然知道我不是最好的。可是，我總想通過努力達到最好的狀態。

這種不自信一直到現在還有。

今天，新書還有幾天要上架了，我又在與自己打架。

沒頭沒腦的上來一句就問九妹，你知道那種望塵莫及的感覺嗎？

他秒回知道啊。我以前也是這麼過來的。

這種被別人理解的感覺，真的不錯。

他現在與大神的距離近在咫尺，能這樣安慰我兩句，我還是蠻開心的。

回來的路上看了大神作者的好多單章，突然就釋然了。成功不是一蹴而就，慢慢來，多寫多看，就會一點點好起來。

這種自己和自己打架，最終和解的暢快與欣慰，不知你們懂不懂。

近一年，可能是內心照進了太多陽光，總想寫個開心的文，所以第三書更小白一些。不過，我知道自己一天一天都在慢慢的進步。

堅持下去，終有一天會寫哭你們。

這是我不變的志向。

我發現寫這種單章速度快多了。當我和你們聊天了。

現在我要去捋一下大綱和細節。可能晚更，可能一更。

你們攢着看吧。但71上架那天一定要來捧場。

# 第149章 錦鯉

海棠樹下，小仙參雙臂拉直，身體后傾，吊著盛月桶正一步一步向靈田裡挪去，且聽吱呀一聲，一道黑影從殿內如旋風般掠過她身邊。這股力量大的驚人，她一個不穩，仰面向後倒去。好不容易從後殿拎來的葯湯全倒在她身上。

她顧不得濕漉漉的五彩霞衣，咕嚕爬起來向半空望去，那道頎長身影帶着雷霆之勢消失在她的視線里。

她撇撇嘴：尊上雖然長得好看，可是比大哥哥老了點。還是大哥哥好。哎，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多久才能見到大哥哥

九洛面對司祿星君的質問，倒是不卑不亢答的乾脆。

“用了。碧淵仙山全是妖魔，不用火靈如何自保。”

司祿星君咳了一聲，這孩子怎麼這般實誠。說句沒用過，本星君幫你掩飾幾句不就把麻煩解決了。帶回天庭問罪可不是小事，剝層皮都是輕的。

凌白戰尊臨走前特意囑託要照顧她，這才走幾個時辰他就把人照顧到天庭受罰，實在是不好交待呀。

司祿星君想到這裏，又問一句：“啊，那個誰，你自保時有沒有見哪個妖用的是火靈？”

這引導夠明白了吧？栽贓到死人頭上死無對證。

九洛聽到這裏，立即明白了星君在袒護她，便想了想道：“沒記住幾個。反正圍攻我的都是火靈。”

這要是被妖峰上那些妖聽到，化成灰也要飄出來打了九洛那張嘴。

明明是你祝九洛放風燒山，放了火又收不回靈力，才造成現在這樣的局面，還敢嫁禍。

九洛知道事情輕重，不管他們如何質問，她就抵死不認。

那金仙也看出司祿在這兒打岔不幹正事，有團伙犯案嫌疑，乾脆自己揭穿祝九洛：“你這是在說謊。明明有人看見你的靈火燒山，還敢狡辯？你也別說了，我們這就回天庭，讓玉帝決斷。”

九洛偷瞄了一下毫無動靜的殿門：上官和玄初怎麼還不來救她？如果再不來，她可就不顧大局對着那個長須老頭動粗了。

“有人看見我燒山？叫他出來對質？別想空口白牙冤枉人。”

金仙氣得鬍子亂顫：“我冤枉人？你以為沒有十足把握，我敢來延壽司要人？祝九洛咱醜話說在前頭，如果找到證人，你就要乖乖跟我走。”

渣渣。“看是什麼樣的證人。”

金仙哼哼冷笑幾聲。竟從虛域掏出一個陶瓷盆子。盆子里游着一條白色錦鯉，動作緩慢，似奄奄一息。

司祿星君察覺到那條錦鯉的異樣，扭頭問金仙：“拘人元神可是犯了天條。”

金仙高深冷笑：“小仙也是迫不得已，不然怎麼才能找到放火燒山的賊人。等帶着兇手回到天庭，我自會向玉帝認罪。不過現在，我還要通過這個元神查找真兇。”

九洛聽他二人對話，好奇的向盆里望去，她看不出什麼，在她眼裡那就是一尾肥乎乎的錦鯉。

就在她全神貫注盯着這條據說很古怪的大魚時，那魚竟然說話了。

“金仙大人，燒山的就是眼前這個少女。”

九洛跳開好遠，指着盆里的錦鯉數落：“信了你的邪，憑什麼誣衊老子？”

司祿嘴角抽了抽又是一陣咳嗽。

那錦鯉不服：“哪來的誣衊？你知我是誰嗎？”

# 第150章 守山金仙

九洛走近兩步仔細端詳敢說大實話的錦鯉，揣測着這會是妖峰上的哪只妖精。

她是放火燒了妖峰，卻不是故意的。可是，如果說出去，誰會信？只會徒增麻煩。

既然這妖峰是玉帝的，那她覺得自己燒得好。

凡是欺負過猴子的，她都想為他討個債，再欺負回來。

她正兀自思量，別人看在眼裡卻以為那是發愣。

“祝九洛，你是不是無話可說了？現在就跟我回去受罰。”碧淵仙山的守山金仙已經等的不耐煩，站起身來怒視着站在下面的祝九洛。

司祿星君也跟着站起身來，攔住他：“不可不可，事情還沒搞清楚呢。”

“這還不清楚，證人都有了。”

司祿瞧了眼盆里的錦鯉，沒說話。

這金仙本是玉帝跟前隨侍的文書，伺候玉帝八萬年不曾提過半點要求，玉帝喜他任勞任怨，給了他一個肥差，專管天庭神仙上工點卯。

上一任點卯官除了清晨上工檢查一下神仙們在不在位，其他時間都窩在自己的殿中，日子過得十分逍遙自在。

可是，自打守山金仙當了點卯官，他立了好多的規矩管束這幫自由散漫的神仙，不僅每天清晨檢查神仙們的出工情況，還要不定時的突擊抽查是不是偷懶不在位。

有一次負責施雨的西海龍王因為喝酒忘記施雨時間，晚上工半個時辰，正好被守山金仙逮個正着。

以往這種事常發生，上一任點卯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些個偷懶的神仙沒事就請他喝個小酒，送些新鮮的從三界淘來的寶貝，事情也就打着哈哈過去了。

守山金仙和上一任點卯官不一樣，他性子耿直，不懂得變通，錯就是錯，對就是對。非要揪着西海龍王去玉帝那兒認錯。

西海龍王先是用對付上一任點卯官的辦法求守山金仙通融，無果后，又請來其他與守山金仙有些交情的仙僚，想打人情牌，然而，守山金仙誰的面子都沒給，直接把事情捅到玉帝那。

當著眾仙的面，玉帝處罰了西海龍王，表揚了守山金仙，事後，不僅西海龍王恨上了守山金仙，就連其他仙僚對他也是避之不及。

這麼一個堅守原則、不懂處事規矩的點卯官，成了眾仙的眼中刺。

大家像商量好了一樣，時不時的輪番去玉帝那給他告個狀，把玉帝都纏的煩了。

最後，以西海龍王為首的一夥神仙設個局，尋了個錯，終於借玉帝的手，把他打發到碧淵仙山守山來了。

玉帝心底下還是很喜歡這個敢於說真話的小仙，至少有他在，對那些偷懶懈怠的傢伙還是種震懾。所以，雖然來了碧淵仙山，卻特准他有事隨時上報天庭，不用遞摺子可與之前一樣進出天宮。

這就等於玉帝在九重天放了個眼線。絕對有震懾作用。

整個天界一提起守山的金仙都會倒吸一口涼氣：就是他呀。可都躲着點。惹不起。

司祿星君也惹不起他。只好同情的看着祝九洛，願她能逢凶化吉。

九洛蹲下看着那條有氣無力的魚，問它：“你到底是誰？”

錦鯉張了張嘴，發出呵呵之聲。

“凌白呢？他殺了我，我要去玉帝那兒告他。”

九洛掃視大殿，不見凌白身影。

莫不是被自己一番話給氣跑了。

“凌白不在這兒，我們先解決眼前的事，你是誰，憑什麼誣衊我。”

錦鯉苦笑：“幻魂龜是不是在你手裡？”

九洛沉思了一瞬，恍然大悟：“你是那隻想要害我的河妖。”

# 第151章 亂成一團

河妖突然期哀的哭起來，哭聲回蕩在大殿里，聽着讓人脊背發麻，十分瘮人。

他算計了祝九洛，卻沒想到惹來殺身之禍。

天界戰尊親自出手斬殺，他如何能躲得了。

只怪自己命數到了。

可是他卻不想認命，拼了最後一點力氣，把元神送到一隻錦鯉身體里，奪舍后才能苟活。要不是遇到守山金仙回來為他續命，估計此刻也已經變成死魚了。

他要報仇。他死的冤枉。

九洛沒那份同情心，況且對害過自己的人也不會心慈手軟。

她站起來神情冷厲。

“你如果不想害人，別人也不會害你。自古都是害人才害已。你有什麼好嚎的？”

“還有你。”她目光轉向與之怒目相向的守山金仙，前所未有的氣勢逼人，“你憑什麼認為河妖說的就是對的？他想殺我在先，殺不死又出這麼個下賤招數冤枉我，你哪隻眼睛親眼所見火是我放的？”

她真真假假這一通，倒把耿直的守山金仙給唬住了。

他臉上現出疑惑之色：“河妖，你為什麼要害她？”

河妖尾巴來回擺動，水花四濺。

“我沒害她。她胡說。”

祝九洛抬腳踢向河妖依仗的水盆，卻不曾想那還是個法器，立即一道金光把她隔了開來。河妖在裏面得意的搖頭擺尾。

守山金仙不想再耽擱時間，走下兩級台階，盯着祝九洛。眼神比之前少了些憤怒：“你們也不用打口舌之戰。到了天庭我向紫霞仙子討來月光寶盒，回到事發當天看一看，真相自然明了。”

河妖心中大喜：這是個翻身重來的機會。

祝九洛：又是月光寶盒。真是個天上難尋地下難得的寶貝。

祝九洛：“不去。沒空。”

“不去也得去。由不得你。”守山金仙動怒，手臂抬起，一條黑色的繩子如靈蛇出洞纏向九洛。

九洛發現不好，身體靈敏的向後翻去，躲開了那第一束。還未站穩，繩子又追了上來，勢要綁住她。

九洛猶豫着要不要把靈火放出來。

這幾日她一有時間就勤加練習，也偷偷試着放出火靈來，看能不能如常的收放自如。失敗了兩次，成功了兩次。

幸好失敗的那兩次只是她以掌心為念，並未燒到其他物件，最後在大乘般若運行半周后才得已收回火靈，現在要是放出來，有一半的機率火靈收不回來，到時燒了天相宮不說，就等於在守山金仙面前承認了燒山的行為。

她又不傻，真要抓到天庭去，以她現在的能耐根本就是羊入虎口。

如果不用靈火，這傢伙又逼得太緊，估計用不了半柱香，她就要被他抓住。

大殿內，她跑，他追，燭台倒了、案幾翻了，簡直亂成一團。

殿內伺候的幾個仙婢與仙卒不敢亂動，偷瞄着司祿星君是何反應。

“哎，快，把那個花瓶抱起來。動作要快。你你你，去那，我那棵千年玉蘭花別傷着了，護着點。還有那兒，你別管那個案幾，把案几上那盞王母賜的茶壺抱好了”

司祿星君哪有功夫管他們打架，想管也不便插手。護好大殿里的寶貝才是正事。

就見七八個仙婢與仙卒，在司裙星君的指揮下一會兒東，一會兒西，穿梭在守山金仙與祝九洛之間，倒是給九洛創造了不少避開險境的機會。

然而，那金仙以為司祿星君是故意為之，一邊要抓九洛，一邊衝著司祿叫喊：“你再這般袒護妖女，我連你一起告。”

九洛趁他分神，彈指一道靈力打在金仙腳邊，他晃了晃身形要摔倒，九洛正要開心，他卻趁着那個趔趄的力量向九洛撲來，金光罩在九洛身上，九洛念訣擋開，逮她的繩子偷襲過來，終於纏住了她。

金仙哈哈一笑：“終於逮住你了。”

九洛正想辦法掙脫，突聽殿外有人飛了進來：“慢着。誰也不能動她。”

# 第152章 殺了了事

九洛向敞開的殿門那兒定睛瞧去，只見一道白影飄然而至，瀟洒的落到自己身前。

她睜大眼睛：“你不是走了嗎？”

凌白忿忿：“走了就不能回來？”你是不是盼着我永遠別回來？

呵，這明顯跟自己生氣呢。

九洛聽出語氣不對，乾脆閉上嘴。

守山金仙認得凌白，三兩步走到他跟前行禮。

凌白抬手一揮斷開纏住九洛的繩子，沖那金仙綳起臉：“她是本尊從你那山上帶回來的，想必你也查到了，本尊再鄭重告訴你一遍，她，你不能碰。”

凌白的出現，如夏日午後劈開雲層的一道陽光，昏天暗地的雷陣雨戛然而止。混亂的大殿頓時安靜下來，案几上歪倒的那個杯子里灑漏的茶水，滴答滴答掉到玉石鋪就的地面上，敲出單調的節奏。

守山金仙收起臉上的笑容，猛地挺直脊背：“戰尊此言何意？”

凌白把九洛護在身後，神情已然不悅：“本尊再說一遍，她哪也不去。你也別打她的主意。”

守山金仙繃著臉，出於對戰尊這個位置的尊重，對着凌白行了一禮：“恐怕恕難從命。這個祝九洛燒了碧淵仙山必須要跟小仙回去見玉帝。如果她是冤枉的，到那裡自會還她清白。”

凌白把九洛保護的這麼好，就是不想讓天庭的人找到她。他怎麼會讓守山金仙帶她去九重天。

“本尊要是說不行呢？”

論道行，十個金仙也不一定能打得過他。

守山金仙沒有猶豫：“如果戰尊不讓小仙帶祝九洛走，那小仙去請示玉帝。”他帶不走，定有別人能帶走。

同在天庭為官，凌白對守山金仙這人很佩服。佩服他的勇氣與堅守原則。如今的天庭早不是當初一片清明，表面上玉帝說了算，可是隨着三大天尊實力境界的不斷提升，玉帝執政的權威常常受到挑釁。

天庭那些神仙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渾水摸魚的有之，陰奉陽違的有之，藐視權威的亦有之。只不過礙於萬萬年和諧局面，大家都拘着面子，得過且過。

唯有這守山金仙卻是個例外，凡是總要較真，凡是總要有個黑白。

可是，世上不止是非黑即白的。

凌白明白今日對上這個守山金仙，事情會棘手難辦。除非

司祿星君從台階上快步走下來：“戰尊，您來得真及時。這位金仙大人死活要把九洛帶走。一口咬定是她燒了仙山，本星君已經勸了許久，可，可，無能為力。”他攤開手，目光掃過狼藉的大殿。希望凌白能體諒他。

凌白目光看向態度強硬的守山金仙，心裏竟劃過一絲殺念。

念頭浮起的瞬間又被他按壓下去。

殺了他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把九洛推向更危險的境地。

看來，只有一個辦法了。

祝九洛扔掉捆縛住身體的斷繩，心中滋味難辨。

她以為自己已經很刻苦練習有了足夠自保的能力，卻仍舊應付不了一個金仙，何談救猴子出來。她沮喪---還是自己不夠強大。

看着凌白與守山金仙你一言我一語的交涉，九洛心中更加疑惑。明明凌白可以輕易制服守山金仙，卻又不得不跟他費好多口舌，不以道行制勝那強大又有何用。

到底什麼才是正確的？九洛陷入迷茫。

司祿星君出來打圓場，沖凌白指指陶瓷水盆里的錦鯉：“二位先別爭，萬惡之源在這裏，說不定就是這隻河妖在作怪，戰尊看要怎麼處置他？”

凌白低頭順着司祿手指的方向看去，錦鯉周身罩着一層黑氣，神識探過去，果然是那河妖的元神在裏面。

他皺眉，想不到還真低估了這隻河妖的能耐。明明已經殺了，他竟能讓元神奪舍。

怎麼處置他？

“殺了了事。”一道清冷的聲音帶着絲不耐，從殿外傳進來。

話音落下，人已飄然落在殿中。

神思恍惚的九洛抬起頭，亮如繁星的眸光迎上那個向自己走近的男子，神情突然凝滯。

# 第153章 求月票求首訂（第一更）

九洛眼中有驚有喜，顫聲問道：“怎麼是你？三千。”她情不自禁邁步上前。

司祿星君比她還要快上一倍，如陣旋風在她身邊刮過，眨眼間就撲到來者面前。她的聲音被那陣風裹挾得沒有蹤跡。

司祿星君身形站定，旋即又快速的整理下衣服頭冠，恭敬的彎腰拱手行禮。

“恭迎尊上。不知尊上今日會來，下官失禮失禮。”

殿里站的那些仙婢仙卒全都齊刷刷跪了下去。

玄衣男子面色無波，目光只在司祿身上掃了一眼，便落到他身後的九洛身上。

九洛愕然的瞪大眼睛，不敢置信的看着三千，不，也許應該要稱他一聲尊上，元聖天尊墨塵。

她腦子里亂轟轟的，感覺有上萬隻麻雀在裏面炸了營的盤旋。

眼前的人分明是三千，瞧，他那雙清冷的鳳眸里仍舊生長着那條通往幽冥的小徑，青絲如墨，面如冷玉，不是三千又會是誰？

怎麼司祿星君要叫他尊上。

尊上嗎？就是玄初總掛在嘴邊的老人家。就是延壽司里權力最大的神仙--元聖天尊。就是玉清殿里抓了小仙參泡葯浴澆花的老怪物。

這些別人眼中的尊上和三千有關係嗎？

三千是三千。

尊上是尊上。

可是，現在怎麼三千變成了尊上。

九洛眉心擰成結，眼神里遊走的全是慌亂無措。

凌白萬年前見過元聖天尊一面，今日一見，卻覺得哪裡不對。

他發現九洛神色有異，也顧不上與守山金仙周旋，想要拉了九洛的胳膊問她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墨塵比他快了一步，玄色閃過，九洛被墨塵拉進懷裡。

凌白的手只挨到九洛的袖子，人卻被墨塵帶出了大殿。

臨走前只留下一句話：“人我帶走，司祿善後。”

司祿星君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得到指令，條件反射對着飛出大殿的身影拱手答道：“下官遵命。”

守山金仙被這一變故搞得莫名其妙。

元聖天尊他也認得，還想過來見個禮，誰知進出不到三息，天尊人又走了。

走就走了，卻帶走了祝九洛。

這怎麼能行。

“快，快把人給抓回來。”他對司祿星君橫眉立目。

司祿星君從仙婢手中拿過他的那盞寶貝茶壺，小心摩挲着，等守山金仙激動夠了，才淡然開口：“金仙莫急，尊上他老人家要的人，還沒有人敢跟他搶呢。近些年他老人家脾氣古怪，我們這些下屬百年不得他老人家召見一次，如果您要人，可以去玉清殿試試。”

凌白瞥了司祿一眼，原來，他就是這樣善後的。

守山金仙氣得身體顫抖。

抓個燒山的小妖本就不是個費力的活計，他以為來延壽司定能順利把人帶走交差。

誰知先是遇到司祿星君玩陰的阻攔，緊接着又是天界戰尊來搗亂，這還不夠，連久不露面的元聖天尊都來搶人

這祝九洛到底什麼來頭？

難道本事通天？

凌白的神識追着九洛走到半途，就被一股力道截住，他不得不收回神識。

也罷，至少她是安全的。

“金仙，你不是要抓燒山的主謀嗎？是本尊。走吧，我陪你回天庭。”

這、這，風雲變幻的也太快了點吧。

# 第154章 求訂閱求月票（第二更）

“主子，主子，你是來救我出去的嗎？”小仙參看到祝九洛，興奮的扔了手中的盛月桶，撒丫子就向來之不易的曙光奔去。

還沒抱上大腿，一道玄光裹住小仙參令她根本無法靠近祝九洛。

“主子，主子，快救我。”她被困在半空中，手舞足蹈，就是近不了九洛的身。

祝九洛瞪向墨塵：“夠了，你戲耍完我，又來戲耍她，還沒玩夠嗎？”

墨塵看着自抓了她來就一直一言不發的祝九洛終於開口說話，勾唇笑了笑。右邊的酒窩好看的如一朵綻放的梨花。

九洛別過視線看向別處。

一遍遍告訴自己他是尊上，不是三千。

墨塵仍舊盯着她看，看得她心裏發毛。

“你看什麼？”

墨塵未語先笑：“你喜歡三千？”

九洛哼了一聲，並沒回答他的問題，反而問道：“你不是要告訴我，你不是三千吧？”

墨塵挑起近乎入鬢的劍眉：“我是誰有什麼關係嗎？”

有什麼關係？信了你的邪。

九洛想起第一次在紫荊林遇到他，滿天飛花落肩頭，他那張笑顏如詩如畫。

如果當時知道他是玄初口中常掛嘴邊的“尊上他老人家”，她可能會把最初的驚艷衍變成敬重。因為，他是她的救命恩人。

九洛想起在碧淵仙山，他冒險用神識進入她的幻境里，與她生死相攜，又救她一命。如果知道他是延壽司里高高在上的天尊，她可能不會讓那份感激之情再參雜進其他感情去。

可是，她卻從來沒想過“尊上他老人家”會是三千。

這種感覺非常奇怪。

可是，她是誰？她是祝九洛。再奇怪也沒有關係。

她都能應付。

她想明白后，不再躲避他的目光，反而迎着他的視線目不轉睛的盯着他。

“既然你說你是誰都沒有關係，那是不是我可以把你當成她一樣對待？”九洛指指仍在半空掙扎的小仙參。

不知何時墨塵禁了她的言，難怪九洛覺得這個庭院安靜的詭異。

墨塵斜睨着半空中的小仙參，這傢伙不怕死的衝著自己做了個鬼臉。墨塵又看向九洛，目光頗有玩味。竟然拿本尊當成白痴對待？

他斂了臉上的笑容，冷言冷語的：“你想拿我當她對待，這要看你的本事。”

話畢，玄光撤回，小仙參啪嘰掉下來摔在地上。

一聲慘叫后，她趴在那兒裝死。

九洛跑過去扶她，墨塵揚手，滾落在地上的盛月桶飛過來被他抓在手裡。

小仙參剛坐起來，盛月桶就掉到她懷裡。

墨塵似威脅一般命令道：“澆田。”

小仙參看了看祝九洛，哇的哭了出來。

“主子，我不要澆田，我不要澆田。我們快離開這吧。澆田好累的。”

九洛拿過桶，幫她擦掉眼淚：“別怕，我來幫你澆。”

她本來就想以這個方式來還那份人情債。當時是進不得殿來。現在豈不是兩全齊美。

“以後澆田的活我來干，就當我報你兩次救命之恩。”

她拎起桶也不看墨塵，牽着小仙參的手，和藹問道：“你泡澡的地方在哪？“

墨塵看着一大一小兩個身影向後殿走去，僵了半天的臉慢慢有了溫暖的弧度。

祝九洛留在玉清殿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飛到了延壽司各個角落。

有人羡慕，有人恨，有人祝福，有人抱怨。

祝九洛繼一次性上交十根仙參后，再一次成為延壽司內的風雲人物。

# 第155章 為盟主寶哥加更（第三更）

玉清殿是何種地方，連六位星君都不能說去就去。想去拜見尊上都要等尊上同意，除了尊上出關后的這段時間，玄初可以去大殿里見尊上，萬年來沒有人能隨意進出那裡，更無仙婢侍奉。

萬年來延壽司的眾仙官只見玉清殿的海棠似錦，卻不見種海棠的那位天尊。

令人意外的是，祝九洛一個妖女竟然被尊上帶回玉清殿。

雖然星君們解釋說尊上留祝九洛在殿內是為了讓她做個收拾打掃的僕人。但是，大家都在猜測，尊上是在培養關門弟子。

不管外界如何評說，九洛是聽不到一絲一毫。

即便玄初來看她，也從來不多嘴。

九洛不關心外面的事，每次只問靈歌如何。

靈歌好像入了定，一直都在修行。他好像要把一萬年來的所有遺憾都彌補上。

有上官君千與玄初的守護，九洛對靈歌的安危放下心來。

每天除了早晚兩次澆田，就是抓住一切時間練功修行。

小仙參不用拎着盛月桶費勁的邁着小短腿一天走上百十個來回去澆田，喜滋滋的泡在葯桶里。從一開始的怕燙不習慣，到後來舒服的能坐在葯桶里睡上個把時辰。

有時睡醒了，泡的時辰還未到，她就拿了祝九洛特意給她留的零食，一邊泡一邊吃，吃美了還要坐在裏面唱上兩句，什麼小妹妹站在這頭想哥哥也不知是哪裡學來的不堪入耳。

九洛不練功時，偶爾坐下來陪她，還逗她唱兩句。

墨塵在院子里路過，聽着兩人的歡聲笑語，也會控制不住的抿起唇角。

日子一晃就過去十來天，這一天，祝九洛澆完田準備回後殿練功，墨塵叫住了她。

這段日子雖然住在一個大殿里，九洛卻幾乎見不到他。

也不知他是不是故意在躲着她。

要不是每天後殿里都有按比例配好的藥草如往日一般擺在那兒，她還真以為這人消失了。

九洛停下腳步，手中拎着的盛月桶桶底的水珠滴答掉在地上，洇出一片水漬。

她問：“找我有事？”

沒有回答的聲音，卻有一道勁風突然襲向她的面門。

她想用盛月桶擋住這股力量，卻又覺不舍，只好硬生生滾到一側，怒道：“你這是干什麼？”

墨塵不理會她的怒意，依舊出手向她攻來。

她看他並不像是在開玩笑，便放開手中盛月桶祭出了火靈。

通過這十日的修鍊，火靈已經可以在她體內收放自如，只是她想要修鍊的形狀卻無法達成。

自在碧淵仙山的妖峰上，看到花月夜凝水成冰，冰開若花，那種讓人難忘的繽紛之美便成了祝九洛的心病。

她使出的火靈雖說像條火龍，氣勢如虹卻唯獨缺少了令人心顫的旖旎之美。

祝九洛畢竟是女兒身，再如何野性，也有女孩子愛美的一面。

她不僅想要把火靈練到最高境界，還想搞一個令人一眼難忘的大場面。

主要是想讓猴子有朝一日能看到，那個廢材九洛不僅長本事了，而且這本事還令人目眩神迷。

這是她的小秘密，沒跟任何人說過。

每次修鍊，她都要試上半天。

每次她的火靈都只能以一條龍身出現，只有快要接近目標時，才會幻化成一朵似花非花的怪物。

此刻，毫無意外，她祭出的火靈在墨塵面前坍塌成古怪的模樣。

# 第156章 為妖精盟主加更（第四更）

墨塵輕鬆把她的火靈接過去在手臂上纏了一圈，最後化為無形。

祝九洛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對手，索性扭頭就走。

“你干什麼去？”墨塵聲音清澈如溪，好似心情頗好。

哼。欺負了自己他心情能差到哪去。

“你戲耍夠了還不讓人走？”九洛沒好氣的頂撞他。自從她知道三千是尊上后，祝九洛心裏一直糾結難受。不見面還好，見了面就覺得眼前的尊上殺了她的三千，一股無名之火噌噌冒了上來。

墨塵眸底一片晶瑩，突然板起臉來，質問：“你這是對尊上的態度？哪裡有什麼仙婢的樣子。”

九洛也不想這樣，可是她真不知要如何面對這麼複雜的身份。

渣渣。

她轉過身，笑出了八顆牙齒的弧度，語氣故意放得輕柔：“不知尊上有何吩咐？”

墨塵看着她那雙沒有笑意的眼眸，心中翻湧出無法言說的情緒。

海棠花嬌艷無雙，卻無法與她相比。

“我有個讓火靈隨你心意的辦法，你學還是不學？”

九洛神情微怔，一時沒明白他是何意。

墨塵接着又道：“你不是想讓火靈變化形狀嗎？我有辦法，你想不想學？”

“想。我想。”九洛從來不放過任何一個增長本事的機會。

墨塵幾不可察的勾唇，瞬間就恢復如常。

“那好，先幫我做件事。”

九洛高漲的熱情瞬間跌到谷底。

她就知道他沒這麼好心。

“什麼事？不一定能做到。”九洛轉過身面對着他，卻不肯抬頭看他，眼觀鼻，鼻觀心。

“我想喝烏衣青梅，你有沒有辦法弄到？”

“烏衣青梅酒？”九洛抬頭打量墨塵，好奇他是如何知道這種酒的。她前幾天還說要送一壇給上官君千，卻沒提酒的名字。

墨塵是如何知道的？釀酒的法子是她娘教的，應該只此一家。

她好奇問道：“你以前喝過？”

墨塵點頭，目光悠遠：“故人處。”

九洛仍舊沒有收回視線，看着他，他身後那片海棠燦若星湖。

“你讓我幫你做的就是這件事？”

“對，就是這件。”

九洛點點頭：“我答應你，不過，你要給我幾天時間放我出去，暫時離開延壽司給你取酒回來。”

墨塵眼中閃現猶豫之色。

九洛緊跟着說道：“若是你不同意，那我沒辦法了。”

“好吧。給你一天時間。”

“三天。”

“两天。”墨塵語氣已經變得不容商量，“離開時間太長，我的靈田誰來澆水？”

九洛腦海中蹦出那個又肥又懶的小胖子，提議道：“小仙參。”她這是為了小仙參好。不然，她再這樣頹廢下去，靈歌都會認不出她了，只能看到一個白胖圓滾的球。

墨塵不知想到什麼，微微一笑：“好，就這麼說定了。晚上我教你控制靈火的辦法。明早你就可以出發。早去早回。”

九洛望着他的背影，突然叫住他：“天庭的人還準備抓我嗎？”

她躲這裏十天了，別再等她出去被抓到天庭問罪吧。

她可不想早早死掉。

# 第157章 任務（為天帝盟主加更）第五更

墨塵那天雖然帶着九洛離開了大殿，但走後發生的事，他每件都很清楚。包括凌白去給九洛頂罪，包括頂罪后被罰。

只不過，他不想說。

九洛一直沒提那天的事。墨塵既然交待了要司祿星君善後，司祿星君又答應的那樣痛快，她以為延壽司應該會想辦法替她擋上一擋。

不過，擋到什麼程度就不一定了。

也許只是把守山金仙趕出去。

那她離開延壽司必然還會碰到他。

這就有危險了。所以她要問清楚才能出門。

墨塵已經抬腳要進殿，聽她問這件事，身形頓住，也沒回頭，想都沒想找個借口敷衍道：“天庭那幫傢伙都忙着沒事干，哪有空天天盯着你。放心去吧。”

他進了大殿，殿門在他身後緩緩合上，玄色衣袍慢慢消失在她的瞳眸里。

九洛重新拾起地上的盛月桶，向後殿走去。

走到一半，想一想不對。

什麼叫忙着沒事干？忙怎麼還會沒事干？

這個故弄玄虛的傢伙。她心裏罵了聲渣渣，嘴角卻情難自禁的彎了上去。

小仙參又在泡澡，聽她鬼哭狼嚎的歌聲就知道她現在的小日子過得有多滋潤了。

九洛把盛月桶放在地上，坐在罈子旁邊撩撥着散發藥草香氣的洗澡水，獃獃的出神。

小仙參停下嚎叫，轉個身正面對着她，眼巴巴瞪了她半天都沒反應。

她頑皮的拿水撩潑九洛，水珠未近身，卻被一道光暈彈了回來，水珠全部反潑到小仙參臉上。她癟癟嘴，想要嚶嚶嚶，又一想這是自作自受，乾脆抹了一把臉。

“主子，你發現沒，你的法力精進不少。隔的這麼近都把水擋回來了。真是突飛猛進呀。”

怕主子生氣揍她，小仙參一頓馬屁跟上。

九洛捏了捏她緊實的小胳膊，仔細瞧她的肌膚。

果然不一樣了。

這藥草不僅對靈田的靈植有作用，對小仙參的仙肌仙骨也大有益處。

看來，墨塵也不是那麼兇惡。

她拍拍小仙參的腦袋：“從明天起除了泡澡，再給你加個任務。”

小仙參目不轉睛盯着主子絕美的容顏，總覺得這平靜無波的眸子里閃着什麼壞念頭。

果然，小仙參在聽到要讓自己從明天開始澆田時，真真切切明白自己是被主子坑了。

“主子，我不澆田，我也要跟你回花果山。聽說那裡是妖精的樂土，我也想去見識一下。”

“你一根仙參跑那裡干什麼？以為那些妖精吃素的？去了就能把你給剁吧剁吧生嚼了。不想死就去。”

九洛倒不是嚇唬她，這些妖精真的是什麼都吃的。

一根三界罕見的仙參跑到他們面前，他們能打破腦袋來爭。

小仙參在陶瓷罈子里抖了抖：“那我不跟你去花果山，也不澆田。行不行？”

“不行。”

“為什麼？嚶嚶嚶。”

“知道那個盛月桶是干什麼的嗎？”九洛問她。

小仙參一邊嚶嚶嚶，一邊搖頭表示不知道。

九洛道：“那是個可吸收日月精華的法器。你來來回回澆田的過程就是吸收日月精華，修鍊的過程。起初我也不知道，可是，在一來一回澆田時，慢慢感覺一股真氣從外界進入體內，隨着每次走動，真氣運行的越流暢。這就是為什麼短短十日，我就能把靈火控制自如的原因。”

小仙參聽得目瞪口呆。真有這樣的好事？

“難怪尊上設了禁制不讓咱們在澆田時運用靈力，原來作用在此。”小仙參嘻嘻竊喜。

九洛點點頭，看她明白了，也跟着笑了笑。

小仙參突然生起一意，小聲問道：“主子，尊上是不是喜歡你？”

# 第158章 進殿（為風吹雲袖盟主加更）第六更

傍晚時分，九洛拎着盛月桶安靜的走在後殿通向前殿的小路上。

水桶里裝着浸泡過草藥的浴水，每走一步都有葯香潑散出來。九洛深吸一口氣，心肺立即通透舒暢。

還記得十天前第一次拎起這個看似份量很輕的盛月桶時，差一點就壓彎了她的腰。明明只有半桶水，拎到手上卻有千斤重。

她只澆了一桶水，就滿頭滿身的大汗。

當時還奇怪，現在終於明白這桶的妙處。

之所以沉甸甸，是因為那裡面盛的都是天地靈氣。

一陣風拂過，海棠花紛紛揚揚在空中飛舞。九洛一直很想看看這棵海棠樹的原貌，在殿外佇立時，常常猜想這棵冠如華蓋的花樹到底有多粗。

雖然玄初告訴過她要十幾人合抱才行，可是沒親眼看到，她還是無法想象那樣的壯觀。

直到她成了這大殿內澆田的農匠，九洛才真正被這棵海棠樹震撼住。

有時澆田澆累了，她就倚靠在樹下休息，不知為何，她總覺得這棵樹與她親近，每次挨着大樹，她就心跳莫名，彷彿有人在呢喃的喚着自己。

她的視線追着那一朵海棠或高忽低，最後落在墨塵的殿門前。

那扇緊閉的殿門裡，不知他在做些什麼。

九洛耳邊又想起小仙參的那一句玩笑話：“尊上是不是喜歡你？”

小仙參光潔的大腦門挨了一個爆栗，而她的心湖卻投下一塊巨石，石頭沉入水底消失不見，可湖面上的漣漪卻由小漸大，一圈一圈擴散開來。

九洛正站在殿外出神，吱呀一聲，殿門緩緩打開。

一道清冷的聲音喚她名字：“祝九洛，進來。”

同時，一股強大的吸力從門內釋放出來，九洛沒有任何防備就被那股強大的力量拽進門內，手中的盛月桶掉在玉石板上，哐啷啷的滾遠了。

九洛在殿內站定，三息后才慢慢適應了殿內昏暗。

傍晚未點燈，殿內所有一切都隱在昏暗中，影影綽綽不清楚，包括那個站在屏風前的男子。

黑袍黑髮，連那向來清冷的眼睛都是黑的。

九洛看不清墨塵的面貌，索性不看，低頭問道：“尊上是要現在就教我功法嗎？”

其實，墨塵拽她進來，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

他站在窗戶前，隔着紗窗，看着模糊的她一趟又一趟的在他門前經過。

明知這樣做是錯的，可是，他還是去做了。

眼下那女子正皺眉問自己話，他轉過身，罷了，事到如今又能如何。

“你隨我來。”他向屏風後走去，祝九洛想了想，也加快腳步跟上。

他走得快，她來不及看周圍環境，一步緊似一步的追了上去。

這個宮殿真的好大，她跟着他七拐八拐，拐到一道牆面前。

他站定，似在等她。

九洛隨後跟上來，呼吸幾不可聞的有些急促。

她打量着面前的那堵牆，又環視四周，沒什麼特別，倒像是個煉丹房，中間擺着個大丹爐，四周牆面擺放着不知什麼材質的木架子，架子上有各種各樣的瓷瓶，還有一面架子上擺着各種仙草，另一面牆上卻是排排抽屜，從下到房頂，密密麻麻的，抽屜上有白色的便箋，便箋上寫着小字。九洛猜測可能是草藥。

“看夠了嗎？”

墨塵回頭問了一句。

九洛瞥了一眼：“沒看夠。”

“那你再看一個時辰，我先去裏面等你。”

墨塵衣袖揮起，不知用了什麼把戲，那面牆從中間發出亮眼的光，九洛聽到動靜回頭，被光線刺得眼痛，又急忙回過頭來避開。

一息后，她再睜開眼，藉著光線看這間屋子，卻已經變成了另一副模樣。

# 第159章 蓮動（第一更）

青山如黛在遠方連綿不斷。

江水滔滔白浪滾滾，映着天上一輪皎潔的江月。

九洛環顧四周，這才發現自己站在一座八角亭里。而這亭子竟然突兀孤獨的立在江中。恰如一恭弘=叶 恭弘孤舟浮蕩在白浪連天中。

“這是哪兒？”九洛看向墨塵。江風拂過他束在額間的抹額，垂在腦後的髮帶與寬大的袍角隨風揚起，令臨江而立的他飄逸出塵，仙姿如畫。

墨塵看着她，指了指不遠處的峽谷，九洛定晴看去心內升起一種澎湃之情。

她的左側前方，一座大山在江水日夜拍打侵蝕下，竟然漸漸被掏空洞穿形成了座拱橋。

江水便在這座拱橋下穿流而過。

她由衷感嘆道：“想不到這江水比那黑熊精的瓜子還要厲害，掏出個心來。”

墨塵聽得一愣，隨即又釋然的勾唇微笑。

她就是這樣的性格，當然說不出詩意的話來。

他坐在亭子中間的石凳上，示意九洛也坐下，幽幽問道：“歲月侵蝕下整座山都被江水肆意雕琢，你覺得是江水厲害還是山厲害？”

迎着風，九洛未坐，反而站到了亭子邊：“一時的比較當然是山厲害，往江上一橫便擋住了江水。長久來看，卻是江水厲害，那邊的拱橋不就是例子。”

墨塵點點頭：“所以，做人也要如這江水一般，胸襟廣闊，不拘小節，遇強則強，遇弱則弱。強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強，弱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弱。”

他凝視着九洛的背影，希望她能聽懂了他的意思。

九洛在心裏重複了兩遍他的話，若有所悟。猛然回頭：“水火相通是不是？”

她轉的太快，猝不及防，墨塵來不及收回的視線撞進她那雙靈動如水的眼睛里。

那雙眼睛里閃着快樂的光芒，她身後的江水滾滾而逝，唯有她眼中的快樂是無法帶走的。

墨塵欣慰。

“你很聰明。”

九洛愣了下，嫣然一笑：“尊上莫不是在誇我？”

墨塵冷哼：“想得美！”

九洛轉過身哈哈大笑，幾尾江魚躍出江面，在空中劃出優美的弧線。

她從來就不傻，只是有些事無人教像是被蒙上了雙眼。就像置身迷霧中的旅者，眼睛已經失去了作用，只等一陣狂風，迷霧散去，那雙眼睛才能看清前方的路。

笑過之後，九洛閉目默念法訣，大乘般若在體內順暢運行。她默想着墨塵的那些話，心裏那處昏暗的角落突然劈進了耀眼的光。一切都變得清晰明了。

墨塵望着只隔兩步的女子，身形削瘦，脊背筆直，寬大的衣袍下看似弱若，卻堅毅如鐵。

隨着一聲龍吟，九洛後背一條火龍騰空飛出，在愈暗的江面上形成一道耀眼的光，昏黃月光下，火龍氣勢磅礴，緊貼在江面上翻騰，引得江魚躍江查看，卻又在出水的一瞬被條巨龍的氣勢所迫，紛紛一頭扎回江中。

火龍如出籠的神獸在一番貼江嬉戲后咆哮着衝天而起。就在龍身漸遠幾乎無影時，天上突然亮光大放，一朵巨大無比的紅色睡蓮由含苞之姿緩緩綻放，在空中化成妖艷紅蓮。

剎那兒，只有那朵披血紅蓮傲立天地間，映照着波濤江水紅如血染。

墨塵大驚，站起身來想要阻止九洛，卻見天空中的那朵巨大血蓮竟然幻化成無數朵蓮花在空中浮動，飄飛，整個江面及那江面上空，全被業火紅蓮覆蓋。

墨塵眸光冷凝，死死盯着那些妖美紅蓮，一時說不出話來。

# 第160章 睡蓮（第二更）

九洛滿心歡喜回頭看他，墨塵想要說出口的話，在她洋溢的喜悅籠罩下，硬生生憋了回去。

算了，如果這真是天命，他替她認了。他陪她認了。

“謝謝你。”九洛發自真心的說出對墨塵的感謝。如果不是他點醒她，她還糾結在火靈的“形”上。

是墨塵四兩拔千斤的指點，讓她頓悟，讓她明白火與水是相通的，不要去逼它怎樣，而是要讓它隨心所遇。

火靈是有靈性的，它會變成天生屬於它的樣子。

就像現在這朵睡蓮。其實，她每次練習時，腦子里浮現的都是尊上院子里的海棠花，期待的也是有一天火靈能幻化成海棠花的樣子，漫天飛舞。

然而，她越是想像讓火靈幻成海棠，越是到關鍵時刻失敗，變成四不像。

這一次，她在墨塵的點化下，什麼都沒有想，隨本意釋放體內靈力，竟然得到意外收穫。

墨塵看着她：“你要謝的是你自己。”

九洛依舊對着他作了個揖，回過身面朝江水再一次釋放出巨龍，這一次巨龍直接沖向天際，隨即幻成一朵碩大的睡蓮，睡蓮慢慢綻放，每一片盛開的花瓣又幻化成無數的小睡蓮，小睡蓮依次綻放，整個天空一片血紅。

墨塵在後面提議：“試試它的威力吧。”

九洛聞言點頭，兩臂上揚，所有的睡蓮停止飛舞，靜止在空中，九洛雙臂向前推攏，成千上萬的睡蓮又幻成一朵，向對面的山頭襲去，剎那間，一聲巨響，山石飛濺紛紛墜入江中。

九洛欣喜，身後人卻冷聲一句潑了她一身冰水：“威力不足，徒有其表。再練個百八十年吧。”

“至少比以前強多了。”九洛很滿足。

要是天兵天將來抓猴子時，她能有這般本事，猴子也不會吃了大虧。

掌握了一門本事，她會勤加練習。他說要百八十年，她卻想着要縮短一倍。

等從花果山取了酒回來，她打算日夜不休，早點提升境界。

墨塵見她沉默，暗自嘲笑自己為什麼總見不得她好！

碎石落盡，江面上漸漸歸於平靜，九洛回過神來，轉身走到墨塵跟前，提出請求：“明日我去取酒，小仙參就拜託尊上照拂了。她還是個孩子，有頑劣之處請尊上等我回來再罰她。”那樣，她好替小仙參求個情。

墨塵嗤笑，看了她一眼：“她還是個孩子？”他學着她的口氣，又是一聲嗤笑，“恐怕她都幾千歲了。你竟還當她是個孩子。”不知是你蠢還是她蠢。

九洛知道參族壽命很長，曾經猜測過長成小仙參這樣大小的至少也是千年歲月了。想不到竟是幾千歲了。倒是比自己大了不少。

可是，她身形就是個孩子，心智也還是個孩子。老仙參把孫女交給自己，做為主子照顧她是理所應當。

“只要她還叫我一聲主子，我就會保護她。”

墨塵呵了一聲，視線看向江面。蠢女人。

“我們什麼時候回去？”九洛想在出發前跟玄初還有上官君千說一聲，最重要看看靈歌如何了。

墨塵沒理會她的問題，從虛域掏出一個雕花木盒，遞給九洛：“戴上看看，合不合適。”

# 第161章 無賴（為優雅盟主加更）第三更

九洛愣了一下沒敢接，問他：“這是什麼？”

墨塵把盒子放在桌上，推向她：“自己看。”

九洛猶豫了一下拿過來，掂了掂份量，很輕。她撥開木盒上的鎖搭，掀開蓋子。

一隻翠綠色的藤鐲安靜的躺在盒子里。

九洛拿出來藉著月光打量，鐲子像是臨時起意隨手扯下紫荊林中的藤枝編織出來的，枝恭弘=叶 恭弘鮮活，散發著草木的清香。

她把藤鐲戴到左手腕上，突然一陣刺痛自腕上傳來，她皺眉想要摘下，藤鐲卻像有了生命般不斷生長，緊緊纏在她的腕上。怎麼扯都扯不掉。

“這到底是什麼？快給我弄下去。”九洛着急的看了一眼墨塵，他卻沒有任何反應，沉默且冷靜的注視着腕上那條藤鐲。

藤鐲像是得了找到了可以攀附的大樹，一圈一圈在九洛白皙纖細的胳膊上纏繞。

九洛第一次見到這種東西，想甩開卻反而被纏得更緊。

“三千，你故意整我是不是？”情急之下，九洛忘記了墨塵的天尊身份，喚出了她心裏的那個名字。

喊完之後，九洛就愣住了。墨塵在聽到這個名字后，雖然面容上沒有任何反應，向來深邃如寒潭的眸子卻釋放出了一絲暖意。

三千，是九洛的心結，亦是墨塵的不可言說。

他不再袖手旁觀，奪過九洛的手腕，只是那麼輕輕一拂，不安分的藤蘿就安靜了下來，瞬間縮回到九洛手腕上，安靜的偽裝成一隻鐲子的模樣。

墨塵的手跟他的眸子一樣冷，九洛感受到他指尖的涼意，這才發覺自己的手腕被他攥在掌心。

她要抽回去，卻未抽動。

“放不放？”她瞪他。

“放什麼放？”他也瞪她。

“當然是放開我的手。”九洛沒好氣。

“我又沒抓你的手。”墨塵挑眉看向九洛的手腕。

渣渣。

九洛低頭，他的手敷在藤鐲上，看上去是在抓着那隻不知什麼來歷，頗會作妖的藤蘿上。只不過指尖有意無意碰觸到她的肌膚。

她紅了臉，這簡直沒處說理去。

“你這人無賴。”

她一直就想對他說這句話。

無賴。對，他就是無賴。

不然，他怎麼會告訴她，他叫三千。

不是三千須彌，不是三千佛殿，是弱水三千。

他明明是三千無賴。

墨塵勾唇：“是誰無所謂，關鍵你記住了我。”

信了你的邪。

“不僅無賴還很無恥。”九洛扭過頭不看他，腕子仍舊被他攥着。

墨塵終於笑出聲來，手中使力，把她拽得回過身來。

“無賴也好，無恥也罷，你只要記得我是誰就行。”

九洛心中莫名一痛，好似在哪裡聽過這樣一句話。

還不等她細琢磨，墨塵抬起手，那隻藤鐲已不復剛才的樣子。九洛驚訝的抬腕細看，藤鐲變成一隻綠色的翡翠玉鐲，鐲子表面雕琢着繁複的圖案，竟就是那藤蘿的模樣。

“怎麼變成這樣？”九洛看着它驚訝不已。反覆端詳。

墨塵收回的手在背後攥成了拳，默默用法力癒合藤蘿刺破的傷口。

她的血與他的血，先後溶入到藤鐲的精魂里，它已經認主，所以才變成了翡翠玉鐲的嫻靜模樣。以後，她只要動用它禦敵，他就會知道。而他也能通過神識助她逃避危險。

雖然這很冒險，極大損傷他的仙體。

# 第162章 藤蘿滅生（第一更）

法力催動下傷口終於無形，墨塵強壓下身體的不適，故作輕鬆的說道：“以後少用火靈，那個消耗你的靈力。敵人如果使用人海戰術，你不消一柱香就會靈力全無。”

九洛不知還有這種情況發生，不敢置信的看着他：“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這樣，問什麼為什麼。不信你感受下，現在的靈力是不是比剛才弱。”

九洛依言試探，果然像是一杯酒，被人喝掉一半，卻遲遲沒有再續滿。

“這到底怎麼回事？”那半杯酒呢？九洛的沮喪與驚慌全泄露在聲音里。

墨塵看着她，不屑的搖頭，故意氣她：“資質。這是資質問題。別哭，哭也哭不來。天生的蠢。”

九洛恨恨的白了他一眼：“呸，你才哭了。”難道廢材再努力也終究是廢材嗎？九洛突然生起一種無法抵擋命運的頹敗感。

墨塵趁她不備又舉起她的腕子，晃了晃：“以後用它---紫荊藤鐲，意隨心動，藤蘿滅生，不留性命。這件法寶認主後會隨你心意，不用任何咒術，你想它殺人，它就會殺人。只要你的殺念一起，紫荊藤下再無活口。”

九洛垂頭，視線挑向比自己高一個頭的墨塵，臉上掛着探究。

紫荊藤鐲，意隨心動，藤蘿滅生，不留性命。

他可真會說大話。

九洛再也忍不住，噗嗤笑出聲來，狠狠奪過自己的手：“唬誰呢？”當誰傻？一隻鐲子作為法器她不懷疑，可是，木本藤蘿斷人性命，她不信。至少在她手中不會有這種威力。頂多當根繩子，捆捆敵人拖延點逃跑的時間。

靈火她還使不好呢。何況他送的外物。

墨塵撩起袍子重新坐好，冷聲問她：“你不信？”

“不信。鬼才信。”這麼個東西會有這般威力，算她見識淺薄，實在想不出來。

墨塵瞪她一眼，站起身走向亭邊，望向滔滔江水。

“你在這等着我。”

他飛身躍向江中，九洛先是一愣，旋即笑着對他的背影喊道：“喂，你不用以死名志，我信你還不行。”

話音落，江面射過來一道水柱，猝不及防，等九洛反應過來，那道水柱已經要從頭到腳把她澆個落湯雞。

她趕忙本能的抬手去擋，霎那間她的身體被一道強光包裹住，江水被反彈回去嘩啦啦全潑到她腳下，還好，沒濕。

她疑惑的看向自己手腕，又有一條細小的水柱悄悄潛伏過來，噗呲全砸在她臉上。防不勝防，躲無可躲。

九洛頂着濕漉漉的一張臉愣了下，隨即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對着江面那道遠去的身影大罵：“渣渣你個渣渣，暗算我算什麼本事。”

江面上人影漸遠，他向來清冷的聲音卻近在耳邊：“本尊很記仇，你可惹不起。乖乖在亭子里等着。”

九洛胡亂擦了把臉，氣得直跺腳。只恨自己靈力低微，否則今晚被戲耍之人就是他這個大無賴。

她氣呼呼的抖着衣服上的水珠，一邊擦一邊詛咒他。

突然，她停了下來，怔怔的看着紫荊藤鐲出神。

剛才好像是她自衛般抬了下手，下意識的想要擋住墨塵打過來的那道水柱，竟是成功隔絕了那些江水。

她看向地面上那灘面積不小的水跡，如果不是自己抬腕擋一下，可能比現在要狼狽。至少衣服全濕。

她重新審視起手腕上的這件法器，月光下發著清冷的幽幽光澤，像送自己的這件法器的男子一樣，清冷的如這月光一般。她輕輕撫摸上去，觸指的感覺冰冷帶着寒意，讓她剛才還浮躁飄浮的心，竟慢慢變得沉靜與安寧，莫非這真是個好東西。

# 第163章 殺怪（第二更）

墨塵站在亭子對面的那座深山山腳下，一聲呼哨，山上響起一陣窸窣的動靜，動靜漸漸變大，沉重的腳步聲夾雜着喘息聲由遠及近。

墨塵瞧了眼跑下來的怪獸，不滿意的搖搖頭，手一揮，那個大傢伙“啾”的沿着一道弧線滾回山上。

後面又接連跑下來幾隻個頭都差不多的，墨塵均不滿意，一一揮袖掃了回去。

直到他看到迎面衝出來的龐然大物，眼睛猛然亮了起來。

這個九洛用着一定好。他終於滿意的笑了笑。

因為她的九成靈力禁制在身體里，剩下的這點靈力就如同枯泉里的那一點一點滴下來的水源，用一次要隔上一天才能在身體里重新蓄滿。

靈力不能隨意使用，他便重新改造了另一件法器送給她防身。

九洛正在研究腕上的紫荊藤鐲，忽聽江面上有嘶吼之聲傳入耳際，她抬頭去看，一隻如半座山體大小的四足長角怪獸竟然踏江而來。

九洛不由自主的站起來，向後退了兩步。

信了你的邪。

這是哪裡冒出來的怪物。

整個江上，除了對面的大山，就是她所站的這座亭子，看那陣勢怪獸勢必要衝進這座亭子。她又退了兩步，小腿磕在欄杆上。

再退她就掉江里了。

凌白曾贈她一顆避水珠，不知過了這麼久那珠子還管不管用。

先前她用了兩次靈力，幻出靈火睡蓮，現在體內殘存的靈力根本不足以抵擋面前那隻大怪物。

她要跳江跑還是拼一下試試？

就算是棄亭子跑掉，萬一那怪物認準了她，對她緊追不放怎麼辦？除非殺了它。

手腕突然傳來一陣刺痛，她抬腕看着紫荊藤鐲竟然變回了藤蘿的模樣，恭弘=叶 恭弘子舒展，枝條纏繞，逶迤向她的手掌攀爬而去，一副躍躍欲試向前沖的架勢。

九洛想起墨塵那句話：“紫荊藤鐲，意隨心動，藤蘿滅生，不留性命。這件法寶認主後會隨你心意，不用任何咒術，你想它殺人，它就會殺人。只要你的殺念一起，紫荊藤下再無活口。”

果真如墨塵那樣嗎？她心念轉動，殺意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她這些念頭不過是眨眼間閃過，怪獸的速度已經變得癲狂，生死近在咫尺。

“去死吧。”九洛向前走了幾步，突然怒吼一聲，隨着她的這聲“去死吧”，紫荊藤鐲如離弦之箭射了出去，半空又幻化成無數條綠色藤蘿，織成一張張開的巨網迎面罩向怪獸。

九洛遺憾她覺醒的有些晚了。以怪獸的衝力，現在攔截住它，也一定會在巨大的慣性下砸向亭子。

想不到紫荊藤鐲的威力出乎她的意料，隨着一聲痛苦的嘶吼，怪獸毀滅性的奔跑戛然而止。

九洛站在亭子里深吸了一口氣。

隨即又扭過頭一陣乾嘔。

幸虧一切來得及，這隻怪獸雖然困在了紫荊藤蘿織就的藤網裡，可卻已經與九洛只差兩拳的距離。

九洛剛才深呼吸，怪獸卻對着她喘大氣。

她一想到自己吸進去的都是它的臭氣，胃裡不由的又一陣翻江倒海。

那怪物的大眼睛像銅鈴一樣瞪着她，她豪不示弱的瞪了回去，腕子向上舉着，可紫荊藤鐲已經不在腕子上。

她卻渾然不知。

每天寫完都會再看一遍找錯別字。你們看書時，也幫我捉下蟲，發現了就告訴我。謝謝。還有月票嗎？嘻嘻。

# 第164章 老怪物（為龍哥加更）第三更

怪獸像是撒臆怔的孩子突然被外力打斷，木然的立在江面上，與亭子里的九洛鼻息可聞。

九洛一動不敢動，也不知這紫荊藤鐲的威力到何地步，生怕她這一動，怪獸掙脫開藤蘿一口吞了她。

即便她身體保持一個姿勢沒變，可是心中卻瘋狂的默念着：殺了它，殺了它，殺了它

不知是她咒語般的怨念起了作用，還是藤蘿本身的厲害，那怪獸本來晶亮赤紅的眼球慢慢渙散，不甘心的閉上了。

隨着轟的一聲，怪獸向後仰倒，緊接着江水激起數丈高，嘩嘩的水聲掩蓋了九洛的驚慌。

她本能的倒退兩步，心臟撲通撲通要跳到嗓子眼。

好險。差一點就玩完了。信了你的邪。

她雙腿無力一屁股坐在石凳上，紫荊藤鐲似乎感受到主人的心意，“嗖”的從那怪獸身上收回，重新回到她手腕上。

那隻怪獸已經沒有任何聲息，四腳朝天浮在江面上。

九洛想起剛才怪獸的口臭，有些嫌惡的看了眼紫荊藤鐲。這些藤蔓上一息可還是纏在怪獸身上的。

她小心翼翼的湊在鼻子底下聞了聞，還好，除了草木清香沒有其他異味。

但，這纏過別人的東西又纏在自己腕上總覺得不舒服。

要不要拿到江水裡洗洗？

可江水裡浮着個臭傢伙，一樣不幹凈。

紫荊藤鐲似乎猜到主人的心思，眨眼間就幻化成翡翠玉鐲的嫻靜模樣，彷彿剛才殺怪的不是它。

九洛舉起手腕，對着月光仔細打量，有些不敢相信那麼可怕的怪獸竟然死在自己手中。

不，是死在這個看似並不起眼的紫荊藤鐲手中。

耳邊又想起了墨塵的那句話：“紫荊藤鐲，意隨心動，藤蘿滅生，不留性命。這件法寶認主後會隨你心意，不用任何咒術，你想它殺人，它就會殺人。只要你的殺念一起，紫荊藤下再無活口。”

他果真沒有騙她。

九洛想起什麼，舉目遠眺，江面上除了粼粼波光和那個怪獸的屍體，墨塵去了哪裡？

“喂？找我？”

九洛肩膀上搭過來一隻修長白皙的手，九洛先是一驚，聽出是墨塵的聲音，抬起腿向肩后之人踢去。

墨塵順勢抓住她的腳踝不鬆手，整個人貼到她背上，九洛尷尬的抬着腿，另一隻腿保持金雞獨立的姿勢，被他輕輕向後一拽，不得已仰倒在他懷裡。

墨塵薄唇貼近她的耳朵，輕笑：“怎麼殺怪殺上癮了？連本尊也想殺？”

九洛在他懷裡掙扎了兩下，不僅沒擺脫尷尬，後背反而清晰感受到了他胸膛的溫度與寬厚。頓時紅了臉，沒好氣的搶白他：“你是妖怪嗎？這麼想讓我殺？”

墨塵嘿嘿冷笑：“我不是老怪物嗎？在我殿外你親口說的。”

九洛當時救小仙參心切，脫口給他起了個外號。

這也不能怪她呀，誰讓玄初一提到墨塵，就一臉恭敬的像是拜先祖一樣，一口一個“尊上他老人家，尊上他老人家”，都是老人家了，還要吃小仙參，難道不能說是老怪物嗎？

可是---“可是你怎麼聽到的？”難道在我身邊安插了耳目？玄初還是上官君千？

“你在我家門口罵我，我難道要裝聾作啞？”墨塵陰陽怪氣，接着說道：“怎樣，這回知道紫荊藤鐲的厲害了？”

# 第165章 心結（為郭大俠加更）第四更

被墨塵這樣一問，九洛腦袋裡瞬間一片清明，沒想通的也想通了：“哦，那個怪獸莫不是你引來的？”

“你也不傻。孺子可教。”墨塵愉悅的答道。

九洛漲紅了臉，生氣罵道：“你個渣渣差點害死我？你知道嗎要不是我反應快，就被那隻怪獸給吞了。”

墨塵微笑：“嘴巴不幹凈，罰。”

他握着九洛腳踝的手略一使勁，九洛只覺得大腿上的經絡都要抻斷了，疼得她直冒冷汗。即使再疼，她也沒叫出聲來。

慘叫硬生生全悶在咽喉里。這就叫骨氣。打碎牙齒和血吞，叫出來豈不是親者痛，仇者快。

現在自己被人家捏在手裡，硬來鐵定吃虧。

她爹說過，遇事要隨機應變，明知吃苦頭還要硬來，那是傻瓜。

她爹還說過，遇到比自己強的人，要不就是變得比對方還要強大，打敗他。要不就認慫。保住小命才有變強的機會。

“尊上老人家，我知錯了。放了我吧。以後我再也不敢冒犯您了。”

九洛一改剛才彪悍的嘴臉，換上可憐巴巴的表情，雖然墨塵看不到，她仍舊眨着那雙幽深凝霧的大眼睛，連語氣都甜酥酥的嬌嬌可人。

墨塵愣了下，突然鬆了手放開她，把她推出老遠，板起面孔吼道：“好好說話。”

九洛坐在石凳上捶着大腿，繼續甜酥酥的故意噁心他：“人家就是在好好說話呀。”渣渣，不這樣說話，你能放開我嗎？

墨塵擺擺手，綳起臉：“不許再說。否則繼續罰。”

九洛殺氣騰騰的站起身，恢復原來的語氣，好好的跟墨塵說話，用那種毫不示弱的口吻質問他：“誰讓你欺負我？下次再以強欺弱我就繼續噁心你。”

墨塵無奈的瞪了她一眼，苦笑道：“我看你比我更像無賴。”

“那我也沒騙你我叫三千。”九洛對這件事依舊耿耿於懷。要不是他騙了她，她也不會對着本該感恩的救命恩人不知所措。

出於人之常情，她應該要對他表示尊敬與感激，可是一看到他那張魅惑眾生的臉，她就想掐死他。

雖然作為三千的他，也救過她。

但這種感覺不一樣。

她無法正常面對他，總想對着他發火，發過脾氣后又滿心懊惱。

這種矛盾又自責的情緒搞得她看到他就沒有了好言語。

她勸自己，也許時間久了就會淡忘。

她心裏的三千是再也不會回來了。

墨塵不知他有這番心事，他扮成三千，是因為他曾經就是她的三千。

只不過，她忘記了而已。

既然她忘得這麼乾淨，他又何必折磨自己。

亭子里的兩人一時陷入沉默。

江面上傳來詭異的沙沙聲。

隨着江風襲來，一股難聞的腥臭味鑽進九洛鼻子里。

她掩住口鼻，皺眉問道：“什麼味？”

她和墨塵向江面望去，剛才還如一座小山般的龐然大物，現在竟然縮小了一半的體積，四肢已然不見，露出森森白骨，有的斷骨與身子分離，隨着江水向遠處盪去。

“這是怎麼回事？”九洛走到亭子邊查看，只見江面上竟然浮遊着密密麻麻的江魚，成千上萬，月光下看得人頭皮發麻。

它們真先恐后的擠到怪獸跟前，不顧一切的啃噬着這具龐大的屍體。

刺耳的沙沙聲聽得九洛毛骨悚然。

# 第166章 下輩子（第一更）

九洛不想再看，乾脆扭過頭。

“你從哪弄來的這個傢伙？”為了避免兩人一直尷尬下去，九洛找了個新話題。

墨塵目光不離江面：“對面山上。”

“呵，為了證明你說的是對的，可真是用心良苦。”

“不然你會信紫荊藤鐲的威力？”

九洛想了想，又扭頭看了一眼江面，怪獸大半個身子已經沒了。

“早晚會信。遇到危險不就知道了。”言外之意你真沒必要這番折騰。

墨塵回過身看着九洛：“不止想讓你認識到它的力量，還有更重要的一點，紫荊藤鐲殺氣太重，不到萬不得已不能用。尤其是對那些你殺了會後悔的人，不要起殺念。”

九洛看着他，一時沒明白他的意思。

“也就是說，只要我不起殺念，藤蔓只是藤蔓。防身之用。”

墨塵點頭：“殺念不起，藤鐲就是你隨身武器。能護你周全。”不等她再問，墨塵自顧自說道：“這是我特意改良的。不要以為它是普通的藤蔓。看這裏。”他指着那隻鐲子，藤蔓在鐲子里如活物一般生長着，纏繞着，當他手掌輕輕拂上，藤蔓現出原型。

墨塵抓過一隻藤枝，藤枝化成一枝琉璃雕花簪子躺在他手心。

九洛瞧着眼熟，想了一會兒大驚失色：“這不是傷我那隻破魂簪嗎？”

墨塵瞅她一眼：“記性還挺好。”

“這怎麼能忘？要不是那個小丫頭趁我不備用這隻破魂簪偷襲了我，那個水蛇精也不會搶走我的乾坤袋。我袋子里有爹娘遺物，還有猴子給我的”她突然想起眼前這傢伙也是天界的人。他可是天尊呀，位置高高在上。

可不能再提起猴子搶了他們桃子的事。

這事最好讓整個天界都忘了。她的後半截話就吞在了肚子里。

“嗯。”墨塵沒有追問她後面想說些什麼，點點頭，若有所感，“要不是破魂簪傷了你，也不會有今天這件法器。”

“破魂簪是玄光玉女下凡歷劫前贈予九天玄女之物，不知為何會在東海龍宮一個小仙婢手裡。又陰錯陽差被你帶回來。這是件亦正亦邪的至寶，凡是被破魂簪傷過的，不論妖怪、魔、鬼還是神仙都極難抵擋它的威力。輕者法力折損大半，重者魂飛魄散。”

九洛以為他又在危言聳聽，不服氣的問他：“為什麼我沒事？”難道是因為我體內本就沒有多少法力，所以所謂折損大半，跟沒折損一樣，沒有感覺吧。

墨塵挑眉斜睨她一眼：“那是因為你遇上我。不然，你以為你能活到現在？”

有了剛才的教訓，九洛不敢在他面前造次，哼哼唧唧的嘟囔了一句他聽不清的話。

“你說什麼？”墨塵氣勢逼人瞪向她。

九洛正經起來，一字一句大聲回他：“我說謝謝尊上您老人家的救命之恩。這輩子定當湧泉相報。”

“這不是凡間那一套？你好像少說了幾個字，應該是做牛做馬定當湧泉相報。”墨塵把牛馬兩字說的極重。刻意提醒她。

九洛衝著江水翻了個白眼，“那是說下輩子。”

“下輩子還不知你我能不能遇到，乾脆這輩子還吧。”墨塵目光投向空中那輪越發皎潔的明月，怔怔出了神。

# 第167章 內丹（第二更）

九洛心裏不服，卻不敢再惹他，這個話題還是不談為好。

她寧可以其他方式報恩。

至於做牛做馬這種苦力活，她真的不想干。還不如以命抵命來得痛快。

她的性子向來不喜被人管束，要她像牛馬一樣在鞭子下指東不敢向西，打死也不。

這件事再談下去於她不利，她念頭閃轉，看着江面詫異的咦了一聲，成功引起墨塵的注意。

墨塵看着江面已經只剩下巴掌大小的怪獸屍體，突然伸手向虛空一抓，那小塊怪獸的血肉帶着江水血淋淋飛到亭子里，停在九洛與墨塵中間。引起江面上一陣稀里嘩啦的大動靜。

九洛胃裡又是一陣噁心，想要扭頭錯開不看，誰知那塊血肉竟發出一種黃色的光芒，吸引着她不得不看。

墨塵捏了個訣，那塊浮在半空的血肉像是剝雞蛋一樣，大片大片的肉片掉到地上，漸漸露出一顆黃色的珠子。

整個珠子變乾淨后，墨塵伸手捏住看了看，遞給九洛：“吃了它。這個怪獸有千年道行，內丹對你有好處。”

九洛後退一步，搖頭。

太噁心了。為什麼要讓她看見這個取內丹的過程。

“你怕？”墨塵輕蔑挑釁。

九洛瞪着他：“你不嫌它噁心，你吃下去我看看。”九洛也知怪獸內丹對自己靈力提升有莫大好處，墨塵明顯是在給自己吃小灶，但是她就是過不心裏那一關。

若是沒看到那個怪獸怎麼被分屍，內丹如何被取出，也許他給她，她就直接吞了。

現在一切都晚了。

吞下去估計也會忍不住嘔吐出來。

墨塵看她那談內丹色變的神情，心情大悅，勾唇說道：“按理說內丹是真氣凝成，在怪獸死後直接掏出即可，不沾血肉。可是，你剛才非要與我討論什麼當牛做馬湧泉相報的事，耽誤了取出的最佳時機。”

意思在明白不過了，這全賴你祝九洛。

九洛想了想掏出乾坤袋，扯開袋口遞過去：“扔這裏吧。我回去洗乾淨了再吃。”

墨塵把內丹扔進乾坤袋裡，想起一事，問她：“虛域煉化的如何了？”

九洛搖搖頭，紮好袋口貼身放好：“只有一點點，不漸增長。”

“蠢。吃了這顆內丹速度會加快一些。”最後這句話他含着笑意，九洛聽出他是故意在噁心自己。反而笑了。

“謝謝尊上厚愛，回去后我就試試。”

放進乾坤袋裡的內丹光澤收斂，江面上的大魚小魚等了片刻，見再也撈不到好處紛紛潛入江底各自去了。江面安靜下來，彷彿剛才嗜血的一幕從來沒有發生過。

九洛又隨着墨塵回到之前的那間丹房，二人再無交談，墨塵送她離開，她剛邁出他的大殿，身後的殿門就關上了。

九洛抬頭看那一輪明月，與剛才在江上所見並無不同。

她低頭看向腕上的紫荊藤鐲，似乎感受到主人的心意，月光下光澤浮動。

原來，一切都是真的。

一夜無話，第二天九洛起的很早，回到自己的小院里，收拾了一些東西塞進乾坤袋裡，以備花果山上見到那些故人送禮走人情之用。

她又給窗台上的一盆蒜苗一盆水仙澆了水，把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照顧了一遍，這才跑去跟玄初和上官君千打個招呼。

# 第168章 抓蟲（為銳雪重天盟主加更）第三更

玄初見到她很是詫異，以為她是偷跑出來的。連門都沒讓進，就要送她回去。

九洛急忙解釋了一遍原委，玄初知她是奉了尊上之命外出，這才放下心來。

她掏出內丹送給玄初增長法力。

他早點晉陞仙階，就不用受某些人的氣了。

玄初在她受傷時照顧過自己，又處處袒護自己，連院子里的花草都照顧的無微不至，她心中總惦記着他的好，想找個機會報答他。

內丹是個好東西，玄初又沒看到內丹是怎麼來的，沒有顧忌的吃下去對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玄初卻死活不要。

他堅持說這種東西對自己已經沒用，還是九洛自己吃了更能發揮最大作用。

幸虧九洛跑的快，不然玄初要逼着她吞下去才放心。

九洛僥倖逃脫，慶幸的拍拍胸口，進了上官君千的院子。

她一眼看到靈歌仍舊打坐入定。

她端詳了他一會兒，看他面潤光澤，可能又上升一個境界，這才放心的去找上官君千。

伺候上官君千的仙婢迎了出來，告訴她仙官還在睡覺。

九洛抬頭看了眼太陽，懶人永遠和早起無緣。

她留了句話讓仙婢轉告他，自己又在靈歌那兒站了一小會兒，轉身離開了。

延壽司里幾個面熟的仙婢看到祝九洛紛紛給她讓出一條道來。

她一路暢通無阻的出了延壽司，駕雲向花果山方向飛去。

飛過一片林子時，九洛響起玄初的囑託，停下來進了林子里。

她在怪樹林立的林子里走了一會兒，才想起來，這是玄初和尊上救自己的地方。

玄初說林子里有一種靈蟲，放進靈田裡可自會翻田鬆土對靈植生長有益，他最近太忙離不開，讓九洛去這林子里幫他抓幾隻回來，放她院子里兩隻，送尊上兩隻，玄初留兩隻。

玄初本要她拿了酒回來，再抓靈蟲，可九洛卻擔心自己從花果山回來把此事忘記了，乾脆直接進了林子。

她按照玄初教的，到處找一種混身長窟窿眼的大樹。

這種樹不喜陽光，全都扎堆長在比自己更高的大樹旁邊，以求遮蔽陽光的照射。

九洛默默回想了一遍玄初的叮囑，找了半柱香的功夫，終於見到七八顆矮樹圍長在一片高大的樹木中間。

大樹長勢魁梧，樹冠茂密，連成片的樹冠遮住了陽光，可說是密不透風。

九洛欣喜走過去，端詳那些矮樹，果然樹身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洞。

她掏出玄初給的專門引誘靈蟲出來的褐色陶瓷小瓮，掀開蓋，一種奇迹的香氣撲鼻，九洛對着那些小洞不停的用手扇風，想快點讓香氣進入洞內，吸引靈蟲出來。

大概過了半盞茶的時間，像眼睛一樣的洞口開始有了動靜。

一隻只綠色的肥蟲子探出腦袋來對着九洛手中的陶瓷小瓮使勁的吸氣。那個貪婪的樣子讓九洛覺得可笑。

正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蟲子拒絕不了誘惑只能給玄初當奴隸。

九洛心裏嘲笑這些蟲子，卻怕驚動它們，不敢有一絲一毫的亂動，一邊抱着小瓮，一邊從懷裡掏出玄初專門用來盛放靈蟲的瓶子，念了一串法訣后，那幾隻冒頭的饞嘴靈蟲像中了邪一樣，自己跌進九洛手中的瓷瓶里。

一隻。

兩隻。

三隻。

八隻。

九隻。

這一次收穫不小。

比玄初交待的還多弄了三隻出來。

九洛不貪心，蓋上用來吸引靈蟲的陶瓷小瓮放進乾坤袋裡，正準備把裝着靈蟲的瓷瓶也收進去，突然身後襲來一股強大的勁風，九洛本能向側面倒去，避開偷襲，手中卻一空，裝着靈蟲的陶瓷瓶子被人搶走了。

# 第169章 東郭（第一更）

九洛的本事自是比以前強出不知多少倍，東西脫手，她立即明白過來，對方聲東擊西並不是想殺她，而是要來搶她手中的靈蟲。

心念轉動，紫荊藤鐲涼意滲骨，通體散發出幽幽綠光，霎那間向搶東西的傢伙纏繞而去。即使那是大羅神仙，在紫荊藤鐲的追索下，也是難逃束縛。

只聽“哎呦喂”一聲，搶靈蟲的傢伙跑到一半，狗啃泥的倒下去，身上纏繞密密實實的藤蔓。他越動，藤蔓纏得越緊。

“哎呦喂，什麼東西，快鬆開小爺，不然小爺立即把這靈蟲倒嘴裏生嚼了。”

九洛朝那小子屁股狠狠踹了一腳：“渣渣，你生嚼個我看看？你用哪只手倒嘴裏？來，快點來？竟然敢搶我東西，膽肥了是不是？”九洛又是幾腳踹過去，從那小子手裡奪回瓶子，對方死死攥住就是不鬆手。

九洛撿起一條樹枝在那小子咯吱窩捅來捅去：“松不鬆手，松不鬆手？看你堅持多久。”

趴在地上的傢伙憋了一息，終於敗下陣來，哈哈哈哈的大笑起來，一邊笑一邊抽搐，手中的瓶子鬆開掉在鋪着落恭弘=叶 恭弘的泥土上。

九洛撿起瓶子揣進乾坤袋，一腳踢翻仍在哈哈大笑的傢伙，四目相對，都愣住了。

“是你。”

“是你。”

兩人異口同聲。

東郭扑打着身上的塵土，一雙賊亮的眼睛不停的上下打量祝九洛。

九洛收好藤鐲，同樣上下打量着東郭。

“你怎麼在這兒？”

“你怎麼在這兒？”

兩人又是異口同聲。

隨後，又都默契相視的大笑起來。

九洛率先停止大笑，抬抬下巴：“你先說。”

東郭滿臉含笑，圍着九洛轉了一圈，提高嗓門：“乖乖，小九呀小九，你是小九嗎？你是那個廢材小九嗎？”

九洛一拳捶到他胸前：“叫九姑姑，沒大沒小。”

東郭捂着胸口裝作很痛的樣子：“明明小爺比你大。”

九洛翻了個白眼：“你當著猴子面怎麼不敢說。”

提到猴子，東郭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

“自他壓到五行山下，我一直沒去花果山，你們都還好吧？上次要是小爺在”

九洛搖頭：“你在也沒用。你都打不過猴子，還指望你打過天兵天將？再說你一個劍仙，幫着妖怪打神仙，不想混了？不怕玉帝那老頭子把你給貶下凡界墜入畜生道。”

雖說九洛說的都是正理，但是聽在耳朵里總覺得不舒服。

“哎哎哎，別這麼瞧不起小爺。小爺好歹是個仙，打不過像話嗎？那些個天兵天將整天吃喝玩樂，不思進取，也就欺負欺負妖，要是和魔界打起來，恐怕就一個字。”

他故意賣關子，九洛故意不接，瞪着大眼睛看他，他訕訕而笑：“輸字，就是個輸字。你說你怎麼跟以前一樣沒勁，就不知道把這話接下去？無聊無聊。”

九洛抿嘴笑了笑：“是我無聊還是你無聊，跑到這鬼林子里來搶我靈蟲，算哪門子仙？”

“哎哎哎，你這可冤枉我了。小爺我在這兒守着這些靈蟲已經七天七夜了，眼看就要成功捉住它們，你卻跑出來攪局一個不剩收進你的瓶子里，小爺不搶難道還要拱手送人。”

# 第170章 混段子（第二更）

九洛詫異問道：“我來時沒看到周圍有人？”

東郭嘿嘿笑道：“小爺我那時不是正躲在樹上睡覺嗎？所以也沒看清你。不然，不會對你下手。嘿嘿。”他竟然還會不好意思的撓撓頭。

九洛沒好氣踹過去，他跳着跑開了。一邊跑，一邊回頭問她：“你要這些靈蟲干什麼？”

九洛眨眨眼反問道：“你要這些靈蟲又是干什麼？”

“當然是吃啦。這些靈蟲可是大補。我們修仙之人除了靈草、玉髓、仙參、靈丹之類的，靈蟲也是大補之一。當然除了靈草之外，玉髓、仙參、靈丹需要機緣才能遇到，我這等末流的從凡間飛升上來的劍仙，想求這種機緣可是天方夜談。這靈蟲就不一樣了。只要我有耐心守着它們，總有一隻忍不住餓的跑出來。抓到一隻就夠本了。”

說完，他滴溜溜的眼珠向九洛胸前那轉去。

九洛又是一腳踢過去：“看什麼看？”

“哎呦喂，小爺可不是看你，小爺是看那些靈蟲。小九快說，你捉這麼多靈蟲干什麼？”

“翻地，種靈植，養花草。”

“嘖嘖嘖，騙誰呢？花果山那地方種根草都有人給你偷，順便把種草的那塊地皮連根挖走。你種靈植？種給那些滿山的猴子吃？”

九洛瞪他一眼：“哪有你說的這樣不堪？那些猴子是頑皮，不過心是好的。”

“心好？小爺記得有一次你喝多了，可是跟小爺吐糟過他們是怎麼擠兌你和猴子的。你都忘記了。”

九洛無限嚮往的抬頭，茂密的樹冠互相依偎，陽光像金子一樣擠進那點縫隙里，照到她臉上。過去那些日子雖說總有磨難，但有猴子陪着，總是開心的。

後來，他當上山大王，那些花果山的妖和怪們便對她恭敬起來，尤其那隻仰慕猴子的母猴子，天天變着法的巴結自己，想讓她在猴子面前說幾句好話，促成一段好姻緣。

還有隔壁山上的桃花妖，經常不請自來跑來串門。

嘴上說是來看九洛，實則她那雙桃花眼就從來沒離開過孫猴子。

還有牛魔王，黃鼠狼，黑熊精，偶爾眼前這個愛抱打不平的劍仙東郭，也會混到一堆妖里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猴子他們盼着他去，因為他四處雲遊，總能帶來最有趣最玄妙的故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聽得九洛常常忍不住跟着猴子他們一起拍掌叫好。

那個整天在猴子身邊隨身伺候的白毛猴，總會繃著臉叫她一聲九姑姑，您該回去休息了。

九洛知道他是奉了那幾個妖大王的命，趕她回去，好讓他們肆無忌憚的講葷段子。

有什麼不能聽的？

想當初她在凡間的皇宮和妓院里那都是混過不少日子的。

有哪些事她不知道的？

不過知道歸知道，她卻從來沒有那方面的心思。

大多數時候，她故意賴着不走。

只要猴子不攆她，別人拿她一點輒都沒有。

牛魔王新討了一個比鐵扇公主溫柔百倍的小老婆，黃鼠狼迫切想聽聽他們的風流韻事，可是她就是偏偏不走，惹得他們抓耳撓腮，沒有辦法。

# 第171章 捉虱子（為雲鬼元加更）第三更

猴子不懂這些風花雪月的事，還以為是哪個小猴子把虱子着給了他們幾個，心裏十分的過意不去。

他聽了九洛出自好心的提議，特意派剛下了猴崽子的母猴子給他們捉虱子。

因為當了娘的母猴子心最細，爪子最靈巧溫柔。

她們沒事時就愛逮着小猴子捉虱子，有時，小猴子身上的虱子腿都掰乾淨了，她們就兩眼放光的對九洛下手。

九洛自從當上九姑姑，身子乾淨的很，每天都有巴結她的小妖伺候着燒熱水洗澡，衣服也換得勤，哪有虱子讓她們抓。

嚇得她不得不出個主意讓這些精力旺盛、母愛泛濫的母猴子給那幾個愛講葷段子的傢伙捉虱子。

母猴子抱着牛魔王的腦袋，仔細認真的在一堆雜毛里翻個亂七八糟，偶爾失誤揪錯地方，疼的他摸着頭皮嗷嗷直叫。

猴子守在一旁關切的安慰牛魔王：“兄長莫急，一會兒就好，一會兒就好。捉乾淨了才舒服。”

看到猴子這麼熱心，牛魔王都不能說不捉了。

後來，不知是誰透露出去的，提起這個餿主意是九姑姑出的。從此，黃鼠狼他們幾個再也不敢在九洛不想走時，趕她走了。

不過，有時九洛也覺得總對着他們幾個丑八怪喝酒吃肉挺沒意思的。

尤其是下雨天，她便聽了白毛猴的話，晃晃悠悠在小猴子的攙扶下回自己的窩棚里睡大覺。那個窩棚還是原來的窩棚，自從猴子當上山大王后，她不想搬家，還堅持住在那兒。

這幫猴崽子便給窩棚重新擴建加固裝飾了一番，簡直比猴子的水簾洞住的還要舒服。

喝醉了什麼也不管，往厚厚的棉絮床上一躺，被子一拉，蓋過頭頂，外面雷雨交加，天昏地暗，她在裏面舒服自在，酣然入睡。神仙的日子也不過如此。

第二天想什麼時候起就什麼時候起，沒人敢打擾她。起來后早就有小猴子們爭先恐后搶着送來各種好吃的水果等着她。

唯一遺憾就是水果吃多了也會膩。

她常常懷念娘親做的飯菜。

饞的厲害了，便讓小妖們弄來鍋碗瓢盆和凡間的油鹽醬醋，自己站在大鐵鍋前燒火做飯吃。

可惜爹娘在時，寵得她十指不沾陽春水，所以她自己做的飯，連自己吃了都想吐。

猴子們看到她做飯就跑，跑得連根猴毛都看不到。

誰想試菜呀？誰不想好好活着？

九姑姑做的飯菜都有毒啊。

第一次做菜時，猴子們覺得新奇，以為鬧這麼大動靜，又是去皇宮御膳房偷調料，又是去集市搶炊具，做出來的飯菜就算沒有御廚做的好，也有凡間的家常味吧。

誰知，她做出的菜是毒藥啊。

幾個小猴子嘴饞，讓試菜就試菜。不給試還搶着試。菜進嘴裏就後悔了。

可是，面對九姑姑殷切的眼神，不好吃還不能吐，只好當著九姑姑的面，臉含笑意的強迫自己硬吞了下去，回去后就腹瀉不止，差點歸了西。

從此，但凡九姑姑來了興緻要做飯，方圓十里，連鳥都沒有。

以前的日子，可真是幸福呀。

九洛回想往事，一片悵然。感慨道：“其實，我和猴子都應該感謝他們。如果沒有他們當初的排擠和欺負，猴子也不會想着要做大王。我也不會跟着猴子過上好日子。所以說，你的成功往往都是敵人成就的。沒有強大的敵人就沒有更強大的自己。”

東郭聽完她這番話“哎呦喂”兩聲湊到九洛跟前，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她：“我說小九啊，你變了。你變了。變得不一樣了。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 第172章 蟲鴆

“哪裡變了。我還是我。”九洛為自己辯解。

“從來沒有不變的人，不變的心。你以為你是你，其實，你早已經不是你。”劍仙東郭一臉高深莫測的看着祝九洛，想要從她臉上看出點崇拜的神情。

九洛卻一點面子不給，白了他一眼，沒好氣的道：“能不能好好說話。”鼻子湊過去聞了聞這傢伙是不是喝酒了。

東郭話多時向來有兩種情況。第一，喝了酒。第二，酒癮犯了。

“別聞了，沒喝沒喝。為了這幾隻靈蟲在這蹲守了七天七夜，酒早就喝沒了。正犯酒癮呢。你帶酒了嗎？”他伸出的手被九洛打了回去。

“我又不是酒鬼，帶什麼酒。不過我要去花果山，到了那兒酒管夠。你要不要一起？”九洛提議。

“要要要。當然要。本來也是想着捉完靈蟲就去花果山轉一圈的。那裡怎麼也算是我東郭半個家了。”

他又趴到樹洞那瞧了瞧，遺憾的搖頭道：“走吧，裏面那幾隻受了驚嚇，一時半會兒是不會出來了。”

“哎，對了，你用來引誘靈蟲的那罈子東西是什麼？不要小氣，勻我一點怎樣？”

九洛掏出瓷壇塞進他懷裡：“這是千年萵苣恭弘=叶 恭弘搗爛，加上瑤池裡的錦鯉肉糜，再淋上蜂妖釀的蜜，在丹房加持九九八十一天釀成的。”九洛回想着玄初交待她時的樣子，接着說道：“這叫蟲鴆。專收靈蟲。我還有幾壇，這一壇你拿去用吧。”

東郭一臉興奮的接過去，聞了聞，什麼味道都沒有。

“這三隻也給你。”九洛又掏出三隻靈蟲。

她要六隻就夠了，多出來的三隻給東郭增長仙力。

東郭像看到什麼嚇人的東西，一下跳開好遠。

“不可不可不可。你把小爺當什麼了。你已經授人以漁，我還要你那魚作甚。做人不能太貪心。”

九洛撇嘴：“你又不是人。”

“小爺我怎麼不是”東郭瞪大眼珠，隨即又笑了笑：“我的確不是人。小爺我現在是神仙。”

可是，他怎麼覺得這句話不對味呢。

又被這臭丫頭給誑了。

東郭死活沒要那三隻靈蟲，嚷嚷着這種東西還是自己抓來吃的香。

“你要是嫌靈蟲多，就多開闢出一塊靈田來。到時候我給你尋靈苗。”

九洛點頭說好，他伸出手岔開五根手指頭道：“五五分。”

“滾。”九洛一腳踢過去，東郭早有準備一溜煙跑出老遠，衝著九洛高深莫測的笑。

九洛看看天色，不敢再停留，不然耽擱了回延壽司的時間，墨塵還不知怎麼整治她呢。

不由分說，她拽着東郭向林子外快步走去，邊走邊跟他商量，“我先前釀了幾壇酒，就是你最愛喝的烏衣青梅，給你兩壇。”

東郭被她拉的踉蹌，聽到她報出的數，吞了下口水：“真的？”

九洛釀的酒那叫一絕，一碗下肚，便能勾起他記憶中所有的美好，帶着凡塵的味道，留戀又耐人尋味。他常去花果山串門，多半就是為了蹭酒喝。

聽到九洛要送他兩壇，他立即藍了眼：“小九，還是你夠義氣。”

九洛扭頭看他一眼：“當然夠義氣。有一壇，你幫我給猴子送去。”

# 第173章 生變（第一更）

花果山，群峰點點，重岩疊嶂，瀑布飛濺，林濤起伏。

煙霧繚繞處，鳥啼蟲鳴，大小蜂蝶圍着奇花野草飛舞徜徉，昔日殺戮全然不見蹤跡。

突然一聲尖利的吼叫打破了花果山雲海峰的寧靜。

“你們幾個死猴子，動作快點。搬塊石頭都能磨蹭這麼半天，找死是不是？”

“啪啪啪啪。”

密集的鞭子聲響徹雲霄，凄慘的叫聲緊隨其後。

“不要打了，再打他就死了。”

“他還小，沒力氣。我來替他搬，我來替他搬。”

“混蛋，你算什麼東西，自己的活還沒幹完呢，先替別人操心上了。想死是不是？”

躲在密林中的一隻小獼猴雙手死死捂住嘴，不敢發出一點聲響。眼睜睜看着手持長鞭的那個蠍子精把一隻本就瘦骨嶙峋的小猴子打下了山澗。

“啊爹，救我啊”一聲慘呼隨着瘦小的身體墜入澗底而消失。

“小五小五，我的小五。我跟你拼了。”一隻身形大一些的猴子扔下背上背的石頭，站起來要與那蠍子精拚命，還未碰到對方，左右兩鞭子下來，抽得在地上打起滾來。

花果山上有靈力能戰鬥的猴子早就在上次與天兵天將的戰鬥中，死的死傷的傷。

剩下這些都是些靈力低微，剛剛開化不久，修行還不夠的猴子。

對付個把凡人沒問題，但對付早就成了精，有了道行的精怪們卻是只有束手就擒挨打受欺的份兒。

一隻上了些年紀的白毛猴終於忍無可忍，指着蠍子精罵道：“你你、你簡直喪心病狂。想當初我們大王在的時候，對你們這些精怪照顧有加，你們今日卻在他有難時，恩將仇報，對他的孩兒們如此殘暴施虐，你不怕大王出來向你們索命嗎？”

蠍子精掐腰哈哈一笑：“出來？你們一個一個還指望那孫猴子能從五行山下爬出來？別做夢了。老子告訴你們，讓你們死了心，我家槐王說了，孫猴子這輩子也別想出來了。要不是他偷了太上老君的仙丹吃了，有了金鋼之軀，現在早死八百個來回了。”

他對着旁邊和他一樣的蜘蛛精挑了挑眼，笑道：“得罪了玉帝，佛祖都不容他，孫猴子永生永世都別想出來了。你們這些死猴子就別惦記着報仇血恨了。老老實實當奴隸，給槐王蓋宮殿吧。也許幹得好，槐王高興，還能賞你們一條活路。哈哈哈哈。”

蠍子精與蜘蛛精肆無忌憚的哈哈哈哈大笑，手中的鞭子卻一刻不停，抽在山道上這些背着巨石慢慢前行的猴子身上。

“天道不可欺，你們早晚會得報應的。”白毛猴哀哭着抬頭看天。

天空湛藍，白雲朵朵。

天還是那片天，可是，花果山卻隨着齊天大聖的離開由樂土變成了地獄。

祝九洛與東郭紛紛在花果山碧水潭邊落下雲頭。

九洛欣喜的跑過去，捧起潭水扑打在臉上，舒爽的感覺頓時令她心頭一悅。

“我以前被那些妖怪欺負時，常常躲到這裏來。用碧水潭的水洗把臉，什麼委屈都能洗得一干二凈。這裏地處偏僻，妖精們極少到這裏來。我喜歡這裏的清靜。”

九洛對着潭水照了照自己的那張臉，仿若又回到了從前。

劍仙東郭走過去蹲到她旁邊玩笑道：“你當初那是洗臉嗎？不是洗淚吧？”

九洛瞪了水中的東郭一眼，受了委屈當然會哭。但決不會當著欺負她的人哭。

“別動，看那邊是什麼？”東郭站起身，向潭邊一塊亂石灘指了指。

# 第174章 小五（第二更）

九洛跟着東郭走過去，卻在看到第一眼時，差點落下淚來。

那是一隻還未成年的小猴子，身體摔得血肉模糊，許是身子先落地，腦袋只是破了個洞，洞下是一灘血水。

這隻猴子太瘦了，幾乎皮包着骨頭。

大腿摔的扭曲，腿骨扎破了皮肉，露出白森森的骨頭。

“是小五。”九洛聲音輕顫，慢慢靠近了那隻叫小五的小猴子。

他脖子下方的毛是一圈白色，與別的猴子比起來像是帶着一條圍巾。九洛對他印象深刻。

小五先天不足，身量一直長不大，比弟弟小六還要矮半個頭。

再加上他長着一條與眾不同的“圍巾”，在其他猴子眼中就是半個異類。

花果山有條不成文的規矩，凡是與他們不一樣的就要排擠。

小五就是被其他同齡猴子排擠的對象，他性子倔，受了欺負又不肯認輸，常常被打得頭破血流。

九洛無意中發現了他。

花果山山水靈秀，果實繁盛，但這山上的果子不是誰想吃就能吃的。

孫猴子沒來之前，這裏雖然沒有山大王，但山裡的果子都先由最厲害的猴子享用，像小五一家身材瘦小的猴子，根本就搶不到囫圇的山果吃。

山上的桃子熟了，小六饞的看着滿樹的桃子流口水，卻不敢動一下。

小五不信邪，山裡的不讓吃，他就去崖壁上摘。

因為地勢兇險，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崖壁上的桃子全都掉到山谷摔爛或者被鳥兒啄幾口爛掉了。

既然沒人要，小五要。

他冒着摔死的危險攀爬到長在崖壁的桃樹上。

一群個頭比他大的猴子一直在懸崖上等着看小五的笑話，誰知他膽子大，別的猴子不敢去的地方他不但去了，還掰下一枝掛滿桃子的樹叉，高高興興的抗着回去想給小六和爹吃。

大猴子們一哄而上，來搶他冒死摘下的桃子。

小五本來可以不挨打，只要他鬆手，就可以逃開這群傢伙。

可是他性子倔的很，打不過他們，死活不鬆手，把樹叉子緊緊摟在懷裡。

大猴子們乾脆不搶樹杈子，一人摘了一顆桃子就跑了。

小五攤開胳膊，整整一樹叉子的桃，只剩下了兩個。

他抱着那兩個桃嚎啕大哭，卻一口也舍不得吃，一邊哭一邊走。

九洛在他悄悄後面跟着他，一直跟到他住那個窩棚里。

兩個桃子一個給了他的弟弟小六，一個給了他爹。他爹看着混身是傷的小五，心疼的摟着他哭。

最後那個桃子在他爹的堅持下你一口我一口，三個人分着吃了。

九洛那時候也常常被其他妖精欺負，自顧不暇，後來她遇到孫猴子，成了花果山妖精們的姑姑，第一個就找來小五和小六。

對滿山的妖精宣布，以後小五和小六歸她罩着。

“小五和小六平日里跟着我，常常幫我燒洗澡水。”九洛顫聲呢喃，眼前似乎又看到身材矮小的小五非要搶着給她添柴燒水。

每次他和小六把燒好的水抬進來，九洛作為回報都會拿一堆從水簾洞裡帶回來的水果給他們吃。

# 第175章 發誓（為真的不後悔Z加更）第三更

記得有一次，小五的爹被孫猴子派去和白毛猴到凡間辦事，回來時，帶了些凡間的糕點給了小五和小六，誰知小五不捨得吃竟然送來給九洛。

九洛知道小猴子都饞嘴，從不期望能從他那兒得到什麼吃的東西。

可是這塊令小五和小六爭搶了半天的糕點，最後誰也沒吃都留給了她。

九洛跪在小五旁邊，撫摸着他的小爪子，廋骨嶙峋，冰冷入骨。

小五自從跟了她，被她養得肥嘟嘟的。小爪子上都是肉。

可是現在，他的小胳膊小腿上只包着一層皮，也不知是誰這麼狠心虐待了那個性子剛烈又善良的小五。

“小五，我回來了。九姑姑回來找你了。你說句話好不好。九姑姑不該把你扔在這裏。那天天兵天將打過來，我不是送你和小六齣山了嗎？小傻瓜你為什麼還要回來？又是誰欺負的你？小五，你說句話，我想聽你再叫一聲九姑姑。”

九洛跪地嗚咽。

以後，她的小五再也不會給她燒水了。再也不會幫她曬被子。再也不會姑姑前姑姑后的叫個沒完。他再也不會捧着糕點舉到她嘴邊非要讓她吃。

九洛看着小五圓睜着的那雙眼睛，想要幫他闔上。

手剛離開，那雙眼睛卻又不聽話的睜開來。

九洛的眼淚滾落下來，一顆接着一顆，滴在小五枯瘦的小爪子上。

像是冥冥之中有了感應，小五的眼睛、鼻孔、嘴角、還有兩隻耳朵全都在那一刻滲出血來。

凄慘又恐怖。

而小五的眼睛，始終是睜着的。

東郭看着那雙無法瞑目的眼睛，拍了拍她的肩，提醒道：“叫小五的這隻猴子死的冤。也許他的魂魄還沒走。”

九洛伏在小五胳膊上的頭顱抬起來，雙眼含淚的向四周看了看。

“小五，如果你死的冤枉，就把眼睛閉上，九姑姑向天發誓一定找出害你的人，為你報仇。”

此話畢，石灘上刮過一陣旋風，卷着落恭弘=叶 恭弘打起轉來。

等九洛的視線從那股旋風上移開再去看小五，他的眼睛已經闔上了。

果然有人害他。

九洛聲音悲憤：“小五，九姑姑答應你，一定把傷害你的人碎屍萬段，讓他魂飛魄散，永世不得超生。”

順着陡峭的千丈崖壁向上而行，崖頂上正揮着鞭子叫罵的蠍子精突然覺得一股滲骨寒氣鑽入脊背，舉着鞭子的手不受控制的抖了幾抖。

“沒事吧你？”站在他旁邊的蜘蛛精看出異樣，問了一句。

蠍子精晃了晃腦袋：“沒事。我去方便一下。”

他把鞭子遞給蜘蛛精，向小六藏身的林子里走去。

九洛把小五安葬在碧玉潭旁邊的桃林里。

“小五，你愛吃桃，以後這片林子都是你的。”

九洛抱了抱東郭拿劍刻好的墓碑，深深的鞠了一個躬，轉身離開。

“我們現在不宜公開露面。花果山一定有蹊蹺。我想看看問題出在哪。你會隱身術嗎？”

九洛拉着東郭進了林子。

東郭剛想給自己不會隱身術找個冠冕堂皇的借口，九洛搶先又道：“估計你的仙階還不行。我們再想別的辦法。”

東郭氣得想揮劍砍了她，什麼叫我的仙階還不行？瞧不起小爺是嗎？

看在蟲鴆的份上，不跟你計較。

“小爺不會隱身術，但會易容術。求我，求我就教你。”

# 第176章 變臉（第一更）

九洛不用求，一個犀利的眼神過後，正準備一頓拳打腳踢結束兩人對話。

劍仙東郭審時度勢，幾步跳開去，離九洛遠遠的。

這許多年，他蹭她的酒喝蹭出了心得。

平日里看着她跟着滿山的妖怪混的和諧，性子也似他們粗野，沒心沒肺。實則，卻是個記仇的。尤其她對那幾個常來做客的山大王向來“殘暴”，總有不知趣的惹了她，她一個不合意就想個法子把對方給算計了。

他是從凡間升上來的仙，與同在凡間混了百年的九洛頗為投緣，她那些算計擱在後宮朝堂都不值得一提，他全看得懂。

所以，她也明白，對付他從來不用計，直接用拳腳。

喝了酒，他就話多，常常找她就曾看過的一出大戲品評故事、人物與戲文，爭論個不休。

喝了酒的他能言善辯，堪比話癆，往往九洛一個觀點還沒表達完，他已經就開始滔滔不絕，還時不時譏諷上她兩句。

九洛氣不過直接上拳腳，反正她也沒有什麼靈力，打在他身上跟沒打差不多，頂多讓她出出氣。所以，兩人相處下來，養成了習慣，一言不合就開揍。

他這次再見她，已然看出她不是當初的那個她了。

捉靈蟲的本事不提，單說她一出手就把自己給捆了個結結實實沒有還手之力這事就不普通。

而且她着一身紅衣，分明是延壽司的官服。普通的妖精看不出來，可是作為混在九重天的劍仙，他可一眼就能瞧出端倪。

不知她有了什麼造化，短短時日便不能同日而語。

所以，她那一頓打，他絕不能像往日一樣受了。

不然，疼。

九洛並不是真的要揍他，也知他並不是真的要她求。

東郭這個劍仙向來活的矛盾。做凡人時想做仙，做了仙就貪戀凡間種種。她懷疑他都不知自己想要什麼。

不待她追過去，他已經掏出兩顆藥丸，自己先扔嘴裏一顆，另一顆遞給九洛。

“小九，你想幻成誰的樣子，在心裏細細描摹一遍即可。但是這藥效可就四個時辰。”九洛接過，點點頭，也吃了下去。暗自思索要變成誰的樣子才最安全。

東郭又道：“不論你要變成哪個，你這身延壽司的官服得先換了。萬一遇上哪個識貨的認出來可就不好演下去了。”

九洛向來不喜身上這身紅衣，經他提醒，想了想道：“我去找身衣服換上。”邊說，邊變幻了容貌。

東郭看着她，漸漸瞪大了眼睛，指着她似恍然大悟道：“哦—--，原來你一直羡慕桃花妖。”

“滾。渣渣。”九洛一腳踢過去，“這不叫羡慕。這是智慧。她不是花果山的人，如今孫猴子不在這兒，估計她不會來這裏。扮成她安全。若是扮成這山上其他妖怪的樣子，萬一遇上了豈不是穿幫了。”

東郭想想也有道理，遂笑嘻嘻變成了牛魔王的模樣。

“怎麼樣？像不像？”

“不像，老牛有肚子。你看你像剛挨完飢荒似的。”

東郭低頭看肚子，頗為得意道：“這也不能怪我呀，誰讓小爺天生的仙風道骨、風流倜儻呢。”

東郭跟着九洛向林子深處走去，嘴上不停的說個沒完。

“小九快告訴我你是怎麼到延壽司的，有什麼奇遇？是不是跟我一樣做着夢就飛升了一般遇到貴人了？”

“小九呀小九，你許我的那壇酒什麼時候給小爺？喝飽了才有力氣去見孫大聖。”

“你說花果山會出什麼事？天兵天將掃蕩過的地方誰還敢”

九洛突然停下腳步，回頭瞪了話癆一眼：“挖吧。”

“挖？挖啥？”東郭一臉的不明所以。

# 第177章 陰差陽錯（第二更）

“挖了不就知道了。”九洛用腳尖在地上畫了個圈，指着那個圈子：“就在這裏挖。要快。”

劍仙東郭向四周看了看，這裏離她愛去的碧玉潭很近，位置也隱蔽，莫不是把酒藏在這裏了。

她平時釀酒可是不止兩壇，說不定一會兒能多得一壇呢。

他高興的掖起袍角，捏訣化出鋤頭，脆生生的答道：“好咧。”幾鋤頭下去就碰到東西。

怕碎了，索性扔了鋤頭用手挖。三五下就捧出一個棕色的瓷罈子。

撣掉上面的土剛要開蓋，九洛卻攔住：“別動，這是毒藥。”

“毒、毒藥？不是酒？”白高興一場了。

東郭失望的坐在地上。

九洛把罈子小心翼翼收進乾坤袋裡：“我差點都忘了。猴子還沒來花果山時，有個黑熊怪天天變着法欺負我，我又打不過，便照着我娘曾教我的一個治蚊蟲的方子，重新改良了下。原指望有一天找機會治那個黑熊怪，不過埋的久了，竟然忘記了。今天路過正好想起來，挖出來試試威力。”

東郭聽九洛這一通說，剛才興緻勃勃挖酒的勁頭登時都卸了去，站起身黑着臉道：“走吧，你不想為小五報仇了？”又被這臭丫頭耍了。

九洛不與他爭嘴上之快，垂眸跟在東郭後面。

走出林子，她尋思着去找個落單的妖嚇唬一頓，問問發生了什麼，可是走了半天也不見個活物。

正琢磨着要不要回自己的窩棚翻件舊衣服換上，突聽有人從後面尖叫了一聲，接着呼啦啦圍上來二十幾個妖精。生生把東郭給擠了出去。

“喂喂，你們這是干什麼。”為首的精怪他和九洛都認得，是那個出了名的一心想要跟猴子相好的母猴子。

她此時一身喜氣的衣衫，臉上掛着笑，看見九洛就像瞧見了寶貝一樣，開口就道：“新娘子怎麼跑這裏來了，讓奴家一通好找，大王都等急了。快跟我們回去吧。”

九洛低頭避開她的視線，學着桃花妖嬌媚的模樣小心開口：“二姨，你叫我回去做什麼？”聽到桃花妖熟悉的聲音，九洛放下心來，東郭那個藥丸真是好用，連聲音都可以改變。

二姨絲毫沒有懷疑，對着其他妖怪使個眼色，立即有人一左一右擠上來，生怕她跑了似的架住九洛。

“當然是回去拜堂成親。桃小柔，你那點小心思二姨知道。瞧瞧，瞧瞧，連新娘子的嫁衣都換成這樣的了。不好看。咱換回去。大聖一時半會兒是回不來了，你就別等了。”等大聖回來，你已經嫁了人，也沒資格跟二姨我爭了。哼！你就別痴心妄想了。

九洛腦袋一陣眩暈。

老子信了你的邪。

她這是行了什麼大運，扮誰不好，偏偏扮了個逃婚的新娘子。

不過這樣也好，她正想看看，是誰這麼大膽敢在花果山逼着桃花妖出嫁。

“二姨，我能有什麼小心思，只不過想出來透口氣。”九洛不敢多言，怕露了餡。也不知真的桃花妖逃去了哪裡。千萬別再抓了回去。不然就有好戲看了。

她的目光努力的穿梭在眼前那些個東晃西晃的腦袋瓜子中間，尋找着東郭的身影，想讓他找個機會在外面接應。

直到她被眾妖挾持着走出去老遠，也沒見東郭的半點影子。

這傢伙比猴子還精，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九洛費力的騰出手，薅住二姨的袖子，嬌羞的徵求她的意見：“二姨，我想換件衣服。”

# 第178章 桃小柔（為雲塊盟主加更）第三更

二姨打量了一下九洛身上的衣服，皺眉思忖，換衣服根本就是借口，她這是伺機還想要逃。這個機會絕對不能給她。

“小柔姑娘不用換，奴家看這身衣服挺好，你們說是不是？大王愛的是你的人，穿什麼衣服都一樣。”她跟着一群妖怪嘎嘎怪笑，九洛低頭裝羞，心裏卻在不停的思考，到底她們嘴裏提到的這個大王是誰？

肯定不是牛魔王。因為剛才她們出現時，她和“牛魔王”站在一起，她們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裡，還擠出去老遠，這麼說，大王另有其人。

會是誰呢？

附近幾個山頭，常來花果山走動的除了牛魔王還有黃鼠狼、黑熊精、刺蝟精、狐狸精，這幾個平日看着與孫猴子關係很鐵，不像是趁人之危的主，不過，要說誰最可能，就是那個黃鼠狼了。

聽說他的洞府被某個過路的神仙給搗毀了。

一直在找新的洞府。難道是看上了花果山，正好猴子沒在才起了歹意。

可是，他好像對桃花妖並沒有那種意思。他一直喜歡那個狐狸精來着。

這個新大王會不會和小五的慘死有關？

事情還未想捋清楚，突然耳邊傳來一陣凄厲的慘叫，驚得她回過神來。

“不要打小六，求你們放過小六。小六，我的小六。”

小六？

九洛停下腳步向另一條路看去。

那也是上崖頂的路，不過路上山石散落，與她現在所走的平坦大道相比，顯然還在修建中。

一個瘦小的身影被一隻兇殘的大手抓着後頸提了起來，舉到懸崖邊上。瘦小的身子似乎認了命，沒有掙扎，只有顫抖，不停的顫抖。

抓着小六的是只蠍子精，從別的山上投靠過來的，當時九洛總瞧他眼珠亂轉，心術不正，想要趕他出去，無奈孫猴子卻說沒事。有他在，沒人敢造次。

是，有他在，沒人敢造次。

可是現在，他不在。他不在，他的孩兒們就被心術不正的妖精欺負了。

九洛不顧二姨的催促推搡，立住身子，看向那些身上背着巨石佝僂着腰，一個比一個瘦的猴子們，臉上全是恐懼。

九洛眼睛要噴出火來。

就聽那蠍子精又問道：“小六，快點說祝九洛把太上老君的仙丹藏哪了？”

“二姨，他們這是在幹嘛？”

“小柔姑娘你這是糊塗了？這些猴子奉了大王的命在修建新洞府，供你們新婚後使用。你莫不是病了？”

二姨伸出手來要摸九洛的額頭，被九洛一巴掌打了下去。

隨即莞爾一笑：“二姨，我不喜別人碰我。”這倒是真的。桃花妖最討厭別人挨着她，與她親近，全花果山的妖都知道。

她唯獨不討厭猴子。

二姨剛要翻臉，聽了這話便訕訕的撇撇嘴。當是自己倒霉。

九洛看其他妖怪沒什麼反應，暗暗責怪自己，竟然一時情急問出這樣的話來，這豈不是自己暴露自己不是桃花妖么？

幸虧東郭的藥丸精妙，不然說不定就被她們看出了破綻來。

她提醒自己不要再亂說話，搞清楚狀況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她要按她爹教的那樣，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這不是跟在九姑姑身邊的小六嗎？為何要打他？”扮成桃花妖的九洛推開擋在面前的二姨，三步並兩步走過去。

# 第179章 仙丹（第一更）

滿山的妖怪都知道桃花妖與九洛交好，她一直叫九洛九姑姑。雖然現在大王之位易主，妖精們談起祝九洛時不敢再這樣尊稱她為九姑姑，但桃花妖一直未改口，大王不干涉，別人才不會管這閑事。

越走近小六，九洛的心越是揪痛。

小六和小五一樣瘦，不僅皮包着骨頭，身上被鞭子抽打的地方皮肉翻出，有的落了血痂，有的還往外滲着血。

他整個身體只有脖頸被蠍子精掐着，那也是一層皮，攥在蠍子精的手裡。

懸在懸崖上的小六，雙腳懸空，由於疼痛，亦或是恐懼，全身都在抖着。不停的抖，不停的抖，抖的九洛的心都跟着不受控制的抖起來。

她向下望去，這個位置掉下去就是碧玉潭，千丈深淵，任誰站在死亡的邊緣都會一陣無法站立的眩暈。

小五是不是也是這樣被這群混蛋扔下去的？

他當時是不是像小六一樣這樣害怕發抖，是不是像小六一樣眼睛里只剩下等待死亡的無奈與空洞。

他是不是對着這些混蛋苦苦求饒過，是不是對活下去還抱有一線希望？

小五，她的小五什麼希望都沒有了。

他的命，毀在眼前這幫妖怪手裡。

而下一個就是小六。下一個就是小六身後那些充滿恐懼又不甘心的猴子們。

為什麼要對孫猴子的孩兒們下手？

她強忍着沒讓眼淚湧出來，深吸了一口氣，視線從深不見底的崖底移到抓着小六的蠍子精身上。

那個蠍子精看到九洛陰狠的眼神，又覺得脊背一陣刺骨寒意。

他知道眼前的女子就是馬上要與大王拜堂的壓寨夫人，大王對她十分寵溺，得罪她就是和命過不去。

他立即換上一副討好的嘴臉向九洛行禮：“夫人，夫人您有什麼吩咐？”九洛看着他那張笑得甜膩讓人噁心的臉，恨不得立即上去把他按在泥里，踩扁了他。

小六在他手上晃來晃去，可是他已經不會求救，他就那樣僵硬的蜷縮成一團，等待着命運的裁決。

小六的爹再也無法理智，哭着從猴群里衝出來，被蜘蛛精擋了回去。

“求夫人救救我家小六，求夫人了，他什麼也不知道。九姑姑的仙丹沒給他，沒給他呀。”

蜘蛛精反手抽得小六他爹滾倒在地，口角噴出血來。

“閉嘴，不然就讓你家這個小六跟他哥哥一樣。”

小六的爹道行並不低，不知為何現在要受治於這些不如他的妖精們。

九洛陰冷的目光瞪向那隻蜘蛛精：“哦？小五也是你們這樣扔下去摔死的？”

蜘蛛精在九洛的注視下遍體生寒，不知為何竟怯懦了：“不、不是我扔的，是他扔的。”蜘蛛精指着蠍子精。

九洛看着殺人者點點頭。

蠍子精辯解道：“大王說了，要殺一儆百，問不出來就殺。”

哦，原來是大王讓殺的。

九洛掃了一眼在場的妖怪，誰該殺誰不該殺，她心裏已經有數了。

“把小六給我。”她冷冷開口，語氣不容質疑。

蠍子精面露猶豫之色：“這，這恐怕不好吧。大王交待了讓必須問出仙丹的下落。”

仙丹。仙丹。仙丹。

這個新大王不僅覬覦孫猴子的王座，還有更大的野心呢。

“仙丹？”九洛再次開口，斜睨着不肯交出小六的混蛋，“仙丹不是在你那嗎？九姑姑那天叫了你去，我可是親眼看見的。”

她冷笑一聲，蠍子精差點在她這聲冷笑里凍成了冰。

# 第180章 意外（第二更）

“夫人，夫人，話不能亂說，小的可從來沒有私下見過祝九洛，更別提仙丹這麼重要的寶物給了小的，那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九洛視線不離小六，嗤笑道：“是不是亂說由大王定奪。你要不要現在就跟我回去。”她這句誰都能聽懂的威脅果然有用。

蠍子精把小六交給九洛，自己退到了一邊。

既然大王凡事都順着夫人，他傻了才要跟她作對。

九洛牽過小六的手，冰冷的跟小五沒多少區別，估計已經嚇的魂都快沒有了。

“二姨，幫他上藥，我還留着他給我燒洗澡水呢。”

她故意這般說是有原因的。

桃花妖曾跟她討過小六，被她拒絕了。

二姨她們都知道。

此時，二姨見桃花妖已經如願以償從蠍子精手中討回小六，再不耐煩等下去，催着九洛快點往山頂而去。

九洛牽着小六的手，身後是小六爹磕頭的感謝聲，還有其他猴子的祝福聲和羡慕。

現在情況不明，她只能先救了一個。既然是想從小六嘴裏知道仙丹的下落，其他人暫時應該性命無憂。

她被人擁着向平坦的那條路走去，小六緊緊抓住她的手，亦步亦趨的跟着。

一群妖向著穿了大紅喜袍的男子下跪。

九洛站在崖頂，身邊全是跪着的妖精。

身材高高大大，相貌也算端正，一雙眉毛格外濃黑，看見九洛扮成的桃花妖突然笑了。

“夫人，你這是跑哪去了，莫不是不想嫁給本王？”

九洛愣怔片刻才想起他是誰。

既不是黃鼠狼也不是狐狸精，他是花果山一棵千年槐樹精。默默無聞，從來不招災不惹禍，幾乎很少有人關注他。

想破腦袋都想不到是他當了山大王。

槐樹精叫秦懷，他看着“桃花妖”笑的十分開心，根本不在意她有沒有回答他。

要不要現在就殺了他？殺他應該比殺江上怪物容易，可是那些妖她一個人殺的過來嗎？

他一個普普通通的槐樹精是如何讓這些各懷鬼胎的妖精服眾的？

沒有點真本事他們能聽他的？

要不就是他平時隱瞞了實力，要不就是另有隱情。

在沒掌握敵人情況以前，不能貿然行動。

正當她思緒萬千時，臨時搭建的喜棚後面一陣吵鬧，走出幾個妖來，九洛抬頭一看，心裏又是一沉，不是別人正是那黃鼠狼，牛魔王還有狐狸精。

九洛視線落在牛魔王身上，先打量他的肚子，夠大，這可能是真的。

可那假的跑哪去了？

“大王，恭喜恭喜，終於抱得美人歸，美事美事啊！”

“如今這新娘子找回來啦，別耽誤時間，快點拜堂成親吧！”

“我們等這喜酒可是等好些日子了，快點拜堂，禮成了咱們去痛快的喝一場。”

九洛暗叫不好，看樣子這幾個孫猴子的結拜兄弟們又找到了新兄弟了，她殺起來還要麻煩一些。

小六被這些吵吵鬧鬧的說話聲嚇的不輕，哭了一嗓子，看到眾人的目光，又硬生生憋了回去。

槐樹精秦懷看到小六皺眉問道：“他怎麼在這裏？”

# 第181章 別碰我（第一更）

九洛上前一步把小六擋在身後：“我帶回來的。”那神情彷彿在問秦懷，難道不行嗎？語氣雖然強硬，可那神態、眉眼，讓人見了均是要為之心顫。

九洛從來沒聽桃花妖提起過槐樹精，也不知兩人到底以前有沒有舊情，憑着對桃花妖的了解，此時這般說話，在槐樹精面前應該是奏效的。

果然，想要發怒的槐樹精在她這句話之後變得柔和下來，語氣也不似剛才那般不悅。

不過，他還是看了眼小六，說道：“這孩子跟那祝九洛關係密切，你還是別帶在身邊，交給本王最好。”

“不好。我一直就挺喜歡小六的，機靈懂事能幹，正好身邊缺個貼心伺候的，我要留下。難道這點要求大王都不答應？”

槐樹精單戀桃花妖許久，以前只能遠遠的看着，今日終於有資格有機會親近她，他當然不會惹她生氣。

“既然這樣，那，你想留就留吧。”

他看了眼小六身上的傷，反正小六也跑不了，整座山都是他的了，等入完洞房他逮到機會再問也不遲。

九洛得了他這句話，牽過小六的手，轉身就要走。

“夫人你去哪？”槐樹精臉色微變，追上來攔住她。之前就騙他說要出去溜達溜達，這一去就溜達了兩個時辰。“現在賓客已經到齊，我們還是拜堂成親吧。”

秦懷想要拉九洛的手，她趕忙抓過一直緊跟在身邊的二姨，塞到兩人中間，擋住了他的手。

她可不想被這該死的妖怪碰。

九洛挑眉不耐煩的看他一眼：“着什麼急，我要去換衣服。”

“換衣服？這身衣服不是挺好的。不用換不用換，有什麼事拜了堂再說。”

那二姨見大王已經有些着急，也跟着勸：“夫人穿什麼都好看，拜堂要緊別誤了吉時。”

她一時着急抓了九洛的胳膊，九洛毫不惜力的打下去，一掌打掉了二姨的手，二姨身子在慣力下向側面傾倒，幸好有小妖們扶着，不然摔得不輕。

九洛彎眉淺笑：“二姨，我不喜別人碰我，今天是我第二次跟你說了。沒有第三次。”

她語氣雖輕柔，可那個目光卻如刀子一樣令人不由心頭生懼。

二姨沒敢說話，眼睛死死盯着她牽小六的那隻手，不喜人碰？哼，是不喜老娘碰吧。

九洛綳起了臉，空氣變得緊張。

還是狐狸精心思最活，面對尷尬場面，他哈哈笑了兩聲解圍道：“桃花仙子向來愛美，換件更漂亮的喜服也不為過。大王等這麼久了，還怕再等上這一時半會兒嗎？”

他跟秦懷使了個眼色，秦懷立即會意，錯開身子給她讓出道來：“狐大仙言之有禮，夫人請。”

有小妖立即站出來在前面領路，九洛點點頭，牽着小六向後面新建的洞府走去。

凡人想修仙，妖精也想修仙。

以前九洛分辨這些妖精，直接按本體起名。

桃花妖，黑牛精，狐狸精，黃鼠狼、刺蝟精、蛇妖可他們自己卻都有個雅號。

他們稱桃花妖為桃花仙子，稱黑牛精為牛魔王，稱狐狸精為狐大仙，黃鼠狼為黃大仙，刺蝟精是白仙，蛇妖為柳仙。

平日里喝酒宴請時一個個都以仙家自稱，九洛原先聽着不覺怎樣，大家都是妖，也能體諒他們渴望成仙的迫切。

可今日見了這幫人作惡的嘴臉，突然想起初見三千時的仙人之姿，才明白這群妖褻瀆了“仙”這個字。

小六隨着她進了為桃花妖準備的房間，讓人給小六拿了傷葯來，便把人遣了出去。

她看了眼空蕩蕩的房間，簡單的設了個結界，雙手撫上胸前的“燈火闌珊”。

# 第182章 叫哥（第二更）

小六自從被九洛救了，就十分的乖巧聽話，一直都不言不語。他目睹了小五的死，自己又在鬼門關走了一躺，整個人還未還魂，木木的。

他平日跟着九洛，也知桃花妖與九姑姑交好，可是今日他見桃花妖馬上就是壓寨夫人了，雖然她救了他，心裏仍覺得害怕。時不時的觀察着九洛的臉色。

他緊緊握着九洛給的藥膏，忍着痛，默默的塗抹在可以夠得到的傷口上。

九洛用“燈火闌珊”喚出參小七，也沒避諱小六。一道藍光在地面上繞成一個圈，圈子越變越大，參小七頂着單隻髮髻從地里鑽了出來。

小六嚇得想叫，九洛及時捂上他的嘴，搖頭示意他別叫。

小六看懂了她的意思，點點頭。九洛這才鬆開了手。

參小七單腳跳着，抖了抖身上新長出的須子，打量着九洛的臉，幾息后才搖搖頭跪拜下去。

九洛好奇問他：“你搖什麼頭？”

“沒主子長得好看。”他沒頭沒腦的一句，九洛愣了一下，才想起自己頂着桃花妖的臉呢。

沒自己長得好看嗎？

她以前可覺得桃花妖是她見過最漂亮的妖精了。

“沒大沒小。”

臉上雖然沒有笑容，心裏卻美滋滋的。

參小七嬉皮笑臉的站起來：“主子喚我何事。”

九洛指了指小六：“幫我把他藏起來，照看一段時間。”

參小七看了眼獃獃的小六，指着他道：“猴子精呀？“語氣里竟是瞧不起的意思。

九洛一巴掌拍他腦袋上：“什麼猴子精，什麼猴子精，叫哥。”

“哥？”憑白無故什麼也沒做，他參小七怎麼多出來一個哥。

“唉。”小六沒有猶豫，脆生生應了一句。

參小七立即跟他瞪起眼來：“臭猴子，我叫你了嗎？叫你了嗎？你可真敢答應啊。”

他惡狠狠的樣子嚇壞小六，九洛又一巴掌拍他腦袋上：“讓你叫哥就叫哥。你不是小七嗎？對不對？”

“對啊。我爹給我起的。沒錯。”

“他叫小六，你說是不是該叫他哥？”

參小七抓抓腦袋，六比七大。是這麼個理。

“可這不對呀。”主子這不是坑他嗎。“我是參小七，他是猴小六。我是仙，他是妖。這不一樣。”

“妖怎麼了？妖怎麼了？你主子我還是妖呢？”九洛又要打他，他自己跳開了。

“那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九洛拉過小六，幫他塗抹後背的傷，瞪了眼參小七：“不叫也行，想辦法把他藏起來，我要你保他一命。”

參小七鬆了口氣，這個可以答應。

“主子，我把他藏個一時半刻可以，時間長了怕他在地里悶死。”

九洛點點頭，“一時半刻就夠了。一會兒我帶着小六齣去，你在下面跟着我，我只要大聲喊殺，你就把小六帶進地里。然後離開這兒，能跑多遠跑多遠。明白嗎？”

參小七看了眼小六：“主子讓干什麼就干什麼。放心。保證完成任務。”

九洛掃了一眼參小七身上又長出幾寸長的須子，雙眼放光：“上次行兇的那把剪子呢？”

“行兇的剪子？”參小七被問糊塗了。

順着九洛的目光看向自己的須子，恍然大悟“哦”了一聲，“在這兒呢。”不知從哪掏了出來。

九洛滿意的露出笑容，衝著他身上的須子挑了挑眉。

“嗯？主子，您眉毛抽筋了？”參小七不明所以，問出一句不怕死的話。

# 第183章 使計(第一更）

九洛一巴掌拍過去，又要打，參小七立即“咔嚓咔嚓”的對自己上下其手，轉眼間全身的須子剔了個精光，他恭敬的把須子捆成一紮，雙手高舉過頭：“請主子笑納。”

九洛作勢要拍過去的手這才放下來，接過參精瞧了瞧，有些小遺憾：“比上次的小了點。藥效沒問題吧？”

參小七抹了把汗拍胸脯保證沒問題，九洛這才把它們揣進乾坤袋裡。小六早在一旁看傻了眼，九洛摸摸他的頭：“小六，槐樹精是什麼時候當上花果山大王的？”

小六聽她這問話覺得哪裡不對。抬頭盯着她看。

桃花妖怎麼會問這個問題。槐樹精做了什麼，她不是一直都知道嗎？

九洛這才想起自己吃了東郭的藥丸，小六認不出自己。

現在自己從臉到聲音都是桃花妖的，跟小六解釋也來不及。她轉而看向參小七，目光灼灼。

“小七，剛才我問小六的你聽清了嗎？幫我去查查，要快。”

“得令。”參小七利落的扎進藍圈裡消失不見。

九洛看着小六發獃。

如果是以前的九洛，遇到這樣的事她可能會躲起來，也可能救走小六就跟着一起跑掉了。

現在的九洛有了殺人的本事，膽子也大起來。她摸摸小六的腦袋，想起小五慘死的樣子，想起那些被囚禁的猴子，目光漸漸有了殺意。

小六以為這殺意是衝著自己來的，突然轉身要跑。

九洛趕忙把他抱回來，安撫他。小六這安下心來。

外面有人在催，九洛在小六耳邊耳語了兩句，小六傻愣愣的看着她，九洛給他一個鼓勵的眼神。小六慢慢轉過身向門口走去。

走了兩步又回頭看九洛，九洛沖他肯定的點點頭，揮手讓他去。

收手時，結界也收了回來。

九洛聽小六對外面人說了兩句話，她這才放心的把床上那件喜袍罩到身上。柜子里還有幾件新做的日常衣裳，她全塞進了乾坤袋裡。

在參小七探聽到消息之前，她要以穩妥為主。

雖有紫荊藤鐲傍身，但沒經歷過一對眾的殺敵，她擔心太過莽撞不但救不了山上的猴子們，還可能會被槐樹精鉗制住。不知為什麼，她總覺得這個槐樹精渾身上下透着一股邪氣。

過了一會兒，門外傳來沉重的腳步聲。

槐樹精敲了敲門。小六跟在他身後。

“夫人，你找我？”

九洛打開門，看着他笑。

秦懷邁步想進來，一低頭，對上了她的眼睛，整個人為之心顫。

桃花妖的一雙桃花眼生的最是嬌媚，而九洛的瞳眸里卻盛着幽深的潭。潭水深不見底，誘着秦懷跌進去，一直沉進了潭底。

九洛鬆了口氣：“大王我身子不適，待會的拜堂延到晚上吧。”

秦懷目光直視着九洛沒有回答。

九洛深吸一口氣，努力的看着他，又重複了一遍：“大王我身子不適，待會的拜堂延到晚上吧。”

這一次，秦懷說了個“好”字。

九洛又道：“那大王去和賓客們說一下，待會回來找我。”擒賊先擒王，等他安撫了外面，她再對付他。

秦懷又應了聲好，轉身要走，外面突然傳來鬧哄哄的聲音。

二姨像陣風一樣刮過來，甩着兩隻胳膊大叫着不好了不好了。

秦懷看她一眼，九洛搶先問道：“什麼不好了？”

二姨看着九洛像見了鬼一樣，拿手指着她：“不好了，不好了，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九洛的心咯噔一下，喝斥道：“什麼真的假的？你傻了嗎？”

二姨恨恨的瞪了她一眼，沒理她，抓着秦懷的袖子大叫：“外面又來了一個桃花妖，兩個桃花妖，到底是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

# 第184章 被騙（第二更）

“廢話，當然外面那個是假的。”九洛一巴掌扇在二姨臉上，啪的一聲脆響，驚得秦懷身體一震，回過頭來看着九洛。

九洛被他這一眼看得心裏發毛，面上卻仍舊鎮定：“大王，還不去處置了她。”

桃花妖這是捉什麼幺蛾子，早不來晚不來，偏她要成事了，出來搗亂。

九洛也不想桃花妖有事，她越過秦懷急匆匆向外走去，出門口時還不忘帶上小六。

參小七不知跑哪收集情報去了，小六現在跟着她安全些，至少情況不妙逃跑時，她能帶着他一起跑。

熱鬧喧嘩的喜棚，由於九洛的到來頓時安靜下來。

牛魔王笑呵呵迎上來：“新娘子換好衣服了。不錯不錯。”

黃鼠狼推了他一把：“大王在後面跟着呢，注意眼神。看到個母的就色眯眯的，也不分場合。”

牛魔王立起眼珠子：“放屁，老牛我看衣服可沒看人。”

狐狸精跑過來站到二人中間，衝著身後秦懷說道：“大王，及時已到，開始吧。”

開始？開始圍剿嗎？

九洛回頭瞪着槐樹精秦懷，秦懷也瞪着她。

九洛呵呵一笑：“你怎麼知道的？”

喜棚里根本沒有第二個桃花妖。

如果沒猜錯，這是他用的一計。

槐樹精冷笑一聲：“因為桃花妖不想嫁。”

原來是這樣，九洛太配合了，反而露出破綻。

“你不怕她又想通了？”她問。

槐樹精雙目如炬盯着九洛：“所以我讓二姨以真假桃花妖來試你。如若你是真的，第一反映可能會因為有人冒充你而震驚、恐懼、或者好奇，而不是鎮定。你太鎮定了。彷彿早就知道有真假兩個桃花妖。”

“就因為這一點？”九洛蔑視輕哼，“你可能不知道有人天生“鎮定”。”

槐樹精上前一步，逼近九洛：“那你對我使的幻魂術呢？桃花妖可不會這個。”

“渣渣。”九洛這句可不是罵槐樹精，她罵的是幻魂龜這個老東西。

“老龜，有什麼辦法讓對方死心塌地聽你的？”

“用迷心術即可。”

“那，你會嗎？”

“嗯---試試吧。”

這就是老龜試出來的結果，根本就沒管用。難怪她請求了兩遍把拜堂時間改到晚上，槐樹精才勉強的說了聲好。原來人家根本沒中招。所謂配合全是裝出來的。

奶奶個腿的幻魂龜，丟臉都丟到家了。

“呵呵、呵呵，果然夠狡猾。”既然被揭穿了，再裝下去也沒意思了。

槐樹精拱手：“彼此彼此。”

周圍的人除了二姨外，根本沒聽懂這對新人到底說了些什麼。

祝九洛把小六往角落裡一推，殺意湧起，紫荊藤鐲瞬間從腕上飛出徑直向槐樹精纏繞過去。

先機就是生機。

既然她假裝桃花妖被他識破，她只好在他還沒下殺令的時候先發致人，先殺了他再說。

“紫荊藤鐲，意隨心動，藤蘿滅生，不留性命。殺。”

九洛大聲吼出殺字的時候，小六突然在地面上消失不見。

不過此時沒有人注意他，所有人的精神都集中到身穿喜袍的兩個人身上。

前一息還好好的，下一息就變得殺氣騰騰，互不相融。

槐樹精果然有點本事，紫荊藤蔓追着跑了兩圈，竟沒有被纏上。

# 第185章 魔氣（第一更）

九洛殺意更盛，紫荊藤蔓似乎感受到主人的命令，出擊的速度快上一倍。

槐樹精一邊躲避一邊化出一把刀來還擊，刀身砍向藤蔓，藤蔓卻絲毫沒有損傷，三四個回合下來，槐樹精像那晚江上怪獸一樣終被緊緊束縛。

滿喜棚的妖精初始還以為這是夫妻吵架動手，聽到二姨在那兒大叫“不好這是假的桃花妖”，又看槐樹精臉色漸漸蒼白，才醒悟過來這不是鬧着玩的。

只不過幾息的功夫，喜事變成了刺殺。

二姨在那兒蹦着腳的喊打喊殺，催着那幾個其他山頭、洞府的大王、洞主出手救人，九洛嫌她呱躁捏訣彈指過去，一彈火靈打中她心窩，瞬間，手舞足蹈的母猴子倒在地上。

九洛瞬時把槐樹精拉回到自己身邊，以之鉗制想要動手的眾妖。

“都別動，否則立即就弄死他。”

“你到底是何人?”

牛魔王手中化出混鐵棍卻只問不動手。

其他幾人道行自是不如牛魔王，他不動手，他們也持觀望態度。不過樣子還是要擺一擺的。

萬一這假的桃花妖斗不過槐樹精，花果山還是槐樹精說了算的話，他們現在這般沒有救人的意思，到時候槐樹精脫了身這不就尷尬了嗎？

幾位來觀禮的山大王、洞主仿着牛魔王的樣子亮出了各自的法器，對着假的桃花妖同喝一聲：“你到底是誰？”

“祝九洛。”槐樹精脫口而出。

“祝九洛？這怎麼可能？“在場所有人幾乎異口同聲。

“祝九洛連黒熊精都打不過，她怎麼能不對不對，搞錯了絕對搞錯了。”牛魔王打量着“桃花妖”，根本不相信槐樹精的話。

秦懷冷哼一聲，根本不做辯解。

九洛側目瞧面色蒼白的秦懷，這傢伙果然不一般，竟然這樣都被他看破身份。那你更活不成了。

九洛心念加持，纏繞在秦懷周身的紫荊藤蔓以肉眼可見的迅速收緊，綠色枝恭弘=叶 恭弘間長出無數的花苞，眨眼間花苞緩緩綻放，釋放出一陣陣怡人的清香，再看那兒剛才還掙扎的槐樹精已經垂下頭，氣絕在一片紫色花海中。

“怎、怎麼會這樣？”牛魔王臉上呈現無法相信的震驚。

九洛鬆開藤蔓，藤蔓上的血跡被紫色花朵吸附乾淨，而花朵在同一時間紛揚着凋落在空中。

藤蔓乾乾凈凈回到九洛腕上變回紫荊藤鐲，紫荊花零星飄落到秦懷身上，也有掉落在地上的。

染了血的花瓣顏色愈加妖艷。

祝九洛這一番殺人的手法只不過十息左右。看着自己懼怕的大王就這樣轟然而逝，秦懷的手下敗將們像是被什麼驚人的消息擊中，一時間全木然的瞪着屍體，不知該做何反應。

就在此時，一股黒氣從槐樹精體內飄然而出，在屍體上方打了個旋。精怪們心中大駭，紛紛退後：“魔氣，竟然是魔氣。”

母猴子二姨體內也躥出一股黑氣，兩股聚成一團魔氣在上空集成一個大字：殤。

九洛看着那團黑呼呼的字，手中結出蓮花印打上去，那團魔氣四散開來，無影無蹤。

一個幽冥的聲音在花果山上方回蕩：“祝九洛，天命不徹，憑爾力乞可回天。吾在終結處等你。”

聲音如魔咒在花果山上空經久不息，滿山妖精跪地捂耳痛苦不已。

# 第186章 怕啥（第二更）

“看來這槐樹精也是個假的。”祝九洛對那個魔音沒有反應，踢了踢地上的屍體，猜想槐樹精早就被那團魔氣奪舍了。

九洛又去看那個母猴子，她躺在地上哼了哼。九洛當時並未下殺手，應該還未死。

牛魔王等人道行較山上的小妖們高出許多，對魔音有幾分抵抗力，並未失態。不過，剛才一番變故仍令他們措手不及。久久注視着眼前不知真假的“祝九洛”各自打起算盤。

起初，對於花果山憑空冒出來一個槐樹精要代替孫悟空當山大王，他們幾個難得一致的表示不同意。

花果山是豐饒物美的靈仙寶地，孫悟空不在了，他們個個想搬過來長住。怎麼會縱容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妖，與自己平起平坐。

於是，少不了一番口舌和打鬥。

最後，哥幾個一起上都沒打過人家槐樹精。只好厚着臉皮化干戈為玉帛，強拉了人家的手結個義拜個把兄弟。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你先死我負責厚葬你。

打着這樣的主意，一群大王、洞主圍着槐樹精做了親戚，其樂融融彷彿當初就沒撕破臉打過架。

私底下他們也很是納悶，為什麼一個千年的槐樹精竟然有如此道行，比那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都不差。

可是，試探了幾次也沒試探出結果。那槐樹精明白他們的心思，當著他們的面显示幾回本領，又斬殺了幾隻不聽話的猴子，如此這般幾次下來，他們幾個才按捺住心中的躁動。

反正又打不過人家，只好從口服心不服變成心服口服。

現在不一樣了。

有個女妖精三兩下就把槐樹精給殺了。

這也沒什麼。

三界規則便是強者生，弱者亡。

既然這個不知是不是祝九洛的桃花妖殺了這裏最厲害的，他們讓她做大王絕對不爭。絕對服氣。

問題的關鍵是槐樹精死後化成的那團魔氣，才讓他們覺得驚悚。

花果山處在凡間與妖界交匯處，既接近凡間的世俗也緊臨妖界的繁華。幾萬年來，卻從來沒有魔界的人敢來這裏搗亂。

當初一場大戰，妖界與天界聯手逼得魔尊發下血誓絕不踏出魔界半步。

萬萬沒想到，花果山的新大王竟然被魔界控制。

這事可大可小。

牛魔王反覆琢磨着那團魔氣留下的狠話：天命不徹，憑爾力乞可回天。吾在終結處等你。

這是什麼意思？

難道是衝著祝九洛來的？

他踟躕上前，試探着問正在查看母猴子傷情的“桃花妖”：“你真是九姑姑？”

祝九洛抬頭看他一眼，目光落在他肚子上：“老牛，你肚子還是那麼大。”

呃

沒錯了。這就是祝九洛。

每次見到他，祝九洛都來上這麼一句：老牛，你肚子可真大。少吃點不行嗎。

害得他每次看見祝九洛就下意識的吸氣癟肚子。

話說，俺老牛肚子大和你有關係嗎？吃你家飯啦？為什麼總盯着俺這肚子呢？

牛魔王看着祝九洛的後腦勺，收回滿肚子的抱怨，想想還是問出最想問的那句：“九姑姑，剛才那魔音說的‘什麼天命不徹’這句話，你可懂？”

“不懂。”九洛回得乾脆。

牛魔王：“”

底下議論紛紛，中心意思就是：那可是魔氣，恐怕這次惹上大禍了。

九洛站起來看着滿喜棚子的妖怪鄭重其事的安慰他們：“怕啥，那不過是手下敗將想要找回面子。戲台上都這麼唱，打不過就說幾句狠話，什麼類似於我誰誰誰一定還會回來的。當不得真。”

牛魔王：“可是”

“不用可是，他狠話前喊的是我祝九洛的名字。和你們有毛關係？你們怕啥？”

對啊。

怕啥。

果然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一幫妖全吐了口大氣。

這時，棚外尖叫聲再起。

九洛皺眉，這又是怎麼了？

# 第187章 沉默（為下天雪盟主加更）

“小九，小爺來救你了。”這拉着長音的一聲呼喚帶着十足的法力，震得整個棚子發顫，幾乎要把房蓋兒掀起來。

九洛眉頭擰成個疙瘩暗自感嘆：東郭這貨消失了幾個時辰終於又出現了。還是在她剿滅了敵人之後準時出現的。

她看向棚子外的滾滾煙塵，特想問一句：你是不是掐着時辰來的？

就見頂着一張牛臉的傢伙持着一把閃光利劍從嗆人的煙塵中沖了出來。

“咳咳，小咳咳---九，你沒事吧？小爺來得是不是很及時。聽到有人要傷你，小爺我立即帶人衝出來保護你。出來，是誰這麼囂張敢喊話要終結處見。出來受死。”

劍仙東郭站到九洛跟前，拿着長劍一頓自如揮灑，晃得滿棚子的妖精亮瞎了妖眼，紛紛主動給他讓出一方供其表演劍術的舞台。

只有牛魔王最是膽疼。

這誰呀？

這誰呀？

這誰頂着我老牛一張英俊瀟洒風華絕代的臉跑出來吆五喝六，壞我威名。

“呔，你是什麼東西！”

牛魔王大喝一聲，全場安靜。

場面有點詭異，兩個牛魔王鼻子對鼻子，眼對眼，長得一模一樣，只有一個肚子大，一個沒有肚子。

沒肚子這個拿劍指了過來：“小九是他欺負你嗎？”

九洛目光落到劍尖指的位置---牛魔王的肚子，白了東郭一眼：“你再晚來一會兒，就可以看到姑姑我收復失地了。”

牛魔王：“”

黃大仙：“”

狐大仙：“”

白仙：“”

眾妖：“”

能說什麼？這麼尷尬的場面，面對一個強出自己百倍的對手，當對方毫無顧忌表示對自己的蔑視時，除了沉默好像還是沉默。

此時東郭身後的滾滾煙塵中湧出來一堆猴子，手中武器堪稱農用工具大全，齊刷刷堵住喜棚大門。

一隻灰猴子跑進來跪在九洛跟前：“桃花仙子，我家小六呢。他沒事吧。”

九洛喊了聲“小七”，一隻小猴子從地里被參小七扔了上來，直奔灰猴子而去，撲倒在他懷裡哭起來。

九洛看着身後那些猴子，停止了對東郭的抱怨。

“你去救他們了？”

東郭招招手，猴群里架出兩個妖來，推搡的倒在地上。

九洛視線看過去，眸光漸冷：“蠍子精！”

“滿意嗎？小爺知道你想報仇，給你留了活口。想怎麼整治他，你說了算。”東郭用手一指，蠍子精身上的禁制打開，他從地上爬了起來。

“我什麼都沒幹，我是無辜的。求仙子饒我一命吧。”他爬過來想抱九洛的大腿，被東郭的結界擋了下來。

九洛示意東郭撤了結界，走過去，目光如刀，質問道：“你說你什麼都沒幹？”

蠍子精慌忙點頭：“我只負責監工，給您和大王的新居監工。我什麼都沒幹。”

“嘴可真硬。你先前不是說小五是你扔下懸崖的？怎麼現在不敢承認了？”

蠍子精嚇得臉色慘白，身體向後退去：“這是大王讓我乾的。不是我想殺小五。”他一邊狡辯一邊後退，腳下碰到物體差點絆倒，低頭一瞧，竟是槐樹精瞪大眼睛看着他。

# 第188章 報仇（為冰封的烙印盟主加更）

蠍子精嚇得連滾帶爬，離開好遠。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他矢口否認自己的罪行。

九洛走過去看着他。那個殺了小五的蠍子精如今手中沒有了鞭子，變得像懸崖邊上的小六一樣可憐。

“就是他殺的小五。殺了他，殺了他。他是混蛋，為虎作倀。殺了他。”

猴群里一陣騷動。

九洛拿過東郭手中的劍指着蠍子精：“你想要孫悟空從天庭帶回來的仙丹是嗎？”

“不是我想要，是槐樹精想要。”他指着不遠處槐樹精的屍體，不再叫大王。

“哦？他想要？所以為了這個你就把小五扔下了懸崖？”

“我、我、我不是故意的，那是意外，是意外。啊呃，疼”他低頭，泛着光的劍尖沒入胸口。

九洛再問：“為什麼要把小五扔下懸崖？”

“噗哧。”劍身又沒入一寸。

蠍子精又一聲慘叫。嚎叫着為自己辯解。

九洛拔劍刺向他揮鞭子的那隻手：“為什麼要把小五扔下懸崖？”

蠍子精又一聲慘叫。

九洛再次拔劍，接連刺進他的四肢和胸口。

每刺一劍只問一句：“為什麼要把小五扔下懸崖？”

小六抱着他爹，爺倆一起注視着那把劍一劍又一劍反覆刺進蠍子精的身體里，心中默念着：小五你終於可以瞑目了。

蠍子精起初還喊兩聲，後來，漸漸沒了聲音。

牛魔王等人站在一旁冷眼旁觀着，此時他們想得最多的是祝九洛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厲害了。

九洛眼睛看不到像篩子一樣淌着血的蠍子精。她的眼前只有小五七孔流血慘死的模樣，手心裏殘留的是小五像潭水一樣冰冷的觸感。

她不停的刺不停的刺，彷彿只有這樣，她的小五才能回來，她的小五才不會痛。

喜棚里充斥着血腥的氣味，東郭心疼他的劍，勸九洛：“差不多行了。別嚇着客人。”

九洛從殺戮中轉過頭，赤紅的雙目瞪着那幾個已經嚇呆的大王洞主。

“你們到底是誰的結拜兄弟？”九洛啞着嗓子問得毫不留情面。

花果山又恢復了太平。

蜘蛛精被嚇了個半死，九洛拎着他和蠍子精的屍體從懸崖上把他們扔了下去。就算已經死了，她也要讓他們感受一下小五當時的遭遇，必須粉身碎骨。

堅持自己是孫大聖情比金堅好哥們的大王洞主們，看到了已經恢復真容后的祝九洛如此辛辣有仇必報的手段，暗自慶幸當初不是自己搶了花果山的王座，在心裏為槐樹精捨身忘死的救命之恩燒了九百九十九柱高香。

雖然九洛熱情挽留他們幾個多住幾天，嘗嘗她釀的酒，他們還是毫不猶豫的謝絕了她的好意。

現在的祝九洛可不是當初的祝九洛。

他們惹不起，可以躲。

臨走時，牛魔王特意跟劍仙東郭告別。

“兄弟，以後兄弟有難能不能請你幫個忙？”

“說。自家兄弟，不用客氣。”

“老牛最近又娶了一個美嬌娘，很久沒回芭蕉洞看那個黃臉婆了。我怕她殺過來，兄弟你能不能幫我去鐵扇公主那兒安撫一下。”

東郭瞬間黑臉：“滾。給小爺滾。”他是那種隨便給人戴綠帽子的仙嗎？太瞧不起小爺了。

九洛不冷不熱的在旁邊煽風點火：“老牛，你肚子太大了。老郭裝你裝不像。你下次少吃點。”

牛魔王捂着肚子“哇”一聲，委屈的跑走了。

# 第189章 求守（第一更）

醒過來的二姨神智還有些不清楚，抱着九洛哭哭啼啼訴說自己對猴子的相思之情。完全忘記了被魔氣掌控時她對滿山妖精做的那些事。

九洛聽得實在煩，一個手刀劈在她的后脖子上，給她整暈了。

“她是受人控制才會那樣對你們，等她清醒過來還跟以往對待她。別欺負她。”九洛交待下去，有人抬了二姨回去休息。

東郭這次能把受欺壓的猴子們安全救出來，全靠桃花妖---真的那一個。

桃花妖不想嫁槐樹精，尋個機會逃了出來，半途遇上了扮成牛魔王的東郭，東郭看到九洛穿着一身紅衣被抓走了，知道眼前穿粉色衣裳的是真的桃花妖，對她拍肚子亮明了身份。

桃花妖是個聰明女子，對答了三兩句便知東郭不是真的牛魔王。兩人一拍即合，決定救出猴子們再去找九洛。

“九姑姑，幸虧你來了，不然我們都要死在槐樹精手裡。恐怕再也等不到孫大聖回來了。”桃花妖拉着九洛的手一邊哭訴一邊抹眼淚。

腳底下響起一片哀嚎。

被救出來的猴子們已經所剩不多，不是老弱病殘就是靈力不足。

難得還有人對猴子死心踏地，為他守着這座山。

九洛嘆了口氣，中氣十足的讓他們都站起來。

“別哭了。猴子雖然暫時回不來，但花果山還是以前的花果山。拿出你們以前擠兌自己人的本事來一致對外，守好了這座山，等大聖回來。”

“”

底下痛哭流涕的猴子們聲音立即小了下去，從嚎啕變成了哼唧。

九姑姑小心眼，愛記仇，沒事就愛拿以前被欺負那點事說事，沒想到學藝回來性子沒改，還記着呢。三兩句不離本行。

大家低着頭你看我，我看你，眼神飛來飛去，快速的交流着情感。誰當初欺負過九姑姑，誰出來認帳，別讓九姑姑總惦記。

“”

一直伺候孫悟空的白毛猴站出來打破了詭異的氣氛。

“九姑姑，那些能為花果山一戰的戰士們都已經在上次與天兵天將的大戰中壯烈犧牲了。唯有剩下的這些廢物們守着花果山，根本無力抵擋外界的攻擊。今日佔山為王的是槐樹精也許明天又換成了棗樹精。沒有大聖那般的人物在此坐鎮，花果山這塊風水寶地早晚被覬覦的人搶了去。”

白毛猴曾經在凡間被人飼養，跟着小主子去學院上過幾年私塾，說起話來文鄒鄒的，孫猴子特別喜歡他留在身邊給自己當師爺，裝門面。

九洛對他也恭敬有加，關鍵是他頭腦清楚又會寫字，有什麼與周邊鄰居走動往來面子上的事，他都能給料理的周全不出錯。

九洛此時看着他，心中也在思考着，花果山怎麼守。

水簾洞外的瀑布如昔飛流不止，洞內燈火通明。

祝九洛坐在猴子原先坐的位置上，一舉一動皆似王者。

白毛猴心思轉動，跪下提議：“九姑姑既然在外面學有所成，不如回來接管花果山，替大聖守着他的地盤，等他回來。”

如果大聖回不來了，有個真心待他們的主子，這滿山的猴子也算有了活路。

跪在下面的百來只猴子聽了紛紛響應，振臂高呼：“留下來留下來留下來。”

# 第190章 貪心（第二更）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祝九洛雖然被滿山的妖精尊稱一聲姑姑，那是因為孫悟空的面子。

大傢伙心裏都清楚，九姑姑打只兔子還要費白天勁兒呢，平日里練功練的勤，卻一點長進沒有。她自己都戲稱自己是塊廢材。

他們從來沒想過這位自稱廢材的九姑姑有一天能脫胎換骨、揚眉吐氣，不僅救了他們還從惡人手中奪回了花果山。

震驚欣喜之餘，就是一種無條件的依賴。

他們繼失去孫大聖后，又有了願意對他們好的山大王。而且連其他山寨、洞府的大王都敬畏這位新主子，這是多堅實的靠山。他們怎麼能讓靠山跑了。

必須緊緊抓住。

小六端了一盤新摘下來洗乾淨的果子放到九洛跟前的案几上，也含着淚跪下來求她。

“九姑姑別走了。留下來吧。小六一定聽姑姑的話。每天幫姑姑燒洗澡水，摘最新鮮的山果給您吃。還有還有，要是下次您再找人試菜，我一定不藏起來了。我第一個把菜端給他們，讓他們每人都嘗一口。”小六的小爪子指着下面的猴子們，一臉的壞水。

哎，這小兔崽子，真不是東西。一會兒等沒人了大夥一起上，抽他丫的。

九洛眼睛一亮，這倒是個讓他們聽話的好辦法。早沒想到呢。還是小六夠仗義（夠壞）。

小六抓着九洛的胳膊撒嬌的搖啊搖：“九姑姑，您留下來吧，小五在天之靈一定不希望您走。您走了，我們怎麼辦？”

九洛陷入沉思。

說實話要比自在，還是在花果山來得自在。延壽司等級制度森嚴，各種規章制度約束，以九洛的性格真不適合留在那裡。她更喜歡無拘無束的日子。

有那麼一刻，她都要被小六搖晃的動心了。

不如留下來，替猴子守着他的王土，等他回來。

下一刻，理智又回歸到她熱血沸騰的腦子里。

不能留下。

她還是只妖，根本進不了五行山，連見猴子一面都不行。再說，她在五行山外發過誓，一定要救猴子出來。以她現在的道行，離救他出來還差得遠呢。不修行，怎麼救他。不變強大，怎麼守護他的花果山。

想明白這一點，九洛摸着小六的頭，看着下面的一百來號妖，心思飛快轉動。

修行不能丟，花果山也必須守。

她就是這樣貪心。

兩個她都要。

“你們先別叫了，喊的我腦瓜仁疼。喊破喉嚨我也不能留下來。我要不去修行，今天誰來救你們。我要不去修行，下次再來個厲害的怎麼辦？等着人家把你們都當成奴隸使喚？當奴隸還是好的，至少有命在。像小五那樣說殺就殺了，怎麼辦？我要是不修行，你們指望誰？”

九洛目光有意無意掃到東郭身上。他當即覺得冷，打了個寒戰。不是又要打什麼鬼主意吧。一定不能再上當。一定要小心她點。

東郭不停的給自己打氣。

九洛一番話說的入情入理，那些振臂高呼的傢伙慢慢放下手來。

白毛猴率先開了腔：“九姑姑言之有理。可是，如果您走了，我們又是沒主的孩子，還不照樣任人欺負。”

九洛歪頭想了想：“也對。還是要找個人照看你們。”

她突然對着東郭露出燦爛的笑容，手指沖他勾了勾：“老郭，過來咱倆商量個事。”

# 第191章 守山（為僅此爾巳盟主加更）

“不去。沒好事。”劍仙東郭把腦袋撇向另一邊就是不看她。

九洛也不着急，轉而低頭問小六：“去年我釀的那些烏衣青梅還在原來的地方嗎？”

小六餘光掃了眼身體微向這邊傾過來的東郭，壞笑着大聲說道：“有。還有好多壇。”

九洛讚賞的拍拍他的肩：“乖，一會兒都挖出來我帶走。”

“不行。”

還不待猴小六回答，東郭搶先提出了反對意見。

“為什麼不行？”

九洛挑眉問他。

“不行就是不行。你答應了送我一壇的。都帶走小爺我喝什麼。”

“姑姑我答應了嗎？我什麼時候答應的？”九洛倚在寬大的鋪着虎皮的石椅上，翹起了二郎腿。

天殺的。

東郭噌噌噌幾步邁到她跟前，瞪大眼珠子，吼道：“祝九洛，你說話不算數？”

他的酒，他的烏衣青梅，他等了快一天了，竟然說不給就不給了。祝九洛簡直是在故意謀殺。

九洛抬頭勾起唇角，輕笑：“你先說話不算數，我只是效仿你。”

東郭不服：“小爺我怎麼說話不算數了，猴子都是小爺救的。呃，當然，還有桃花妖，她也幫了點小忙。”東郭向桃花妖那掃了一眼，衝著當事人的面說瞎話就是不那麼理直氣壯。

九洛故意表現出驚詫之意：“哦？可是你當時答應我要幫我守山的。現在卻裝糊塗。”

“守山？”東郭跳起來，“開什麼玩笑？小爺我自從飛升列入仙班，連官職都不要堅持做一個散仙，為的就是能在天界活得逍遙自在，四海八荒到處看看，你把我困在花果山無疑於要了小爺的命。”

“哦，那這些能不能換你的命？”

九洛掏出一捆參精扔在案几上。

頓時，前一息還嘈雜議論紛紛的水簾洞，在一捆參精砸過來后，瞬間寂靜。

嘩嘩的瀑布聲愈發顯得洞內空氣停滯。

“案几上那是什麼？”有人首先打破令人難捱的寂靜。

“那是參精，修行補給中的仙品。”東郭看着酷似人形的參精喃喃贊道。伸手要去摸上一摸，卻被九洛打開去。

眾妖齊聲吸氣。嘖嘖聲不絕於耳。竟是參精。九姑姑竟有這麼多的參精。

“你哪來的這麼多參精？”東郭笑眯眯問九洛。

九洛俯身注視着他：“怎樣？能不能換你的命。”

東郭的手摸了上去，點點頭：“能。太能了。”要說靈蟲有提高修為的作用，那參精就是提升品階的功效了。

九洛學着他的樣子眯眼笑了笑，把那捆參精從東郭手中抽回來：“守山的事，你怎麼考慮的。”

東郭雙手撐到案几上：“義不容辭。”

他沖九洛伸出手，擺出副勢在必得的模樣。

九洛抽出一根放進他手裡。

東郭瞪眼搖頭。

伸出五根手指。

九洛又放了兩根到他手裡，開出了另一個條件：“三根參精外加烏衣青梅酒兩壇。”

“成交。”東郭乾脆利落把三根參精放進虛域。

九洛嚴肅起來：“以後我不在，花果山的安危交給你了。”

“小爺只負責三個月，三個月後小爺要去無極荒城走一趟。到時候你必須回來接手。”

九洛站起來，咬咬牙道：“烏衣青梅酒隨便喝。”

# 第192章 葯湯（第一更）

祝九洛開出的這個條件太誘人了。

東郭咽了咽唾沫差點就腦袋一熱同意了。

“做不到的事，小爺從來不許諾。說三個月真的只能三個月。”

沒辦法，他去無極荒城真的有事。只能放棄這個讓他垂涎的選擇。

九活知他脾氣，能讓他護着這裏三個月已經算是大恩惠。她現在需要思考的是三個月的安穩后，花果山的安全保衛由誰負責。

底下的大小猴子們望着她，似乎在望着他們的命運。

這些妖精們與自己何其相像。

因為沒有本事才會被欺負，因為是廢材所以連自己的家園都保護不了。

她又看看小六，想起慘死的小五。

想要不再發生這種悲慘的事，唯有自身強大，才能保護好自己，從而保護想保護的一切。

找到了問題根源，九洛鬱結的情緒終於得到緩解。

她招了招手喚白毛猴過來，把參精全交給他。

白毛猴表面十分鎮定，內心卻犹如有獅子在吼。

這麼多參精，別說摸一摸了，他連見都沒見過，現在竟然把一捆抱在懷裡。

聖人有雲，無功不受祿，這些都給自己是不是太多了。

不過九姑姑向來說一不二，既然給了就都收了吧。

是叩個頭好呢還是作個輯？

東郭和底下眾猴全瞪大了眼睛，為毛都給他，這是要助他升白毛仙嗎？

九洛看着面前無驚無喜的白毛猴，滿意的點點頭，果然是孫猴子看中的人，任何時候都能波瀾不驚。

交給他保管是最正確的。

白毛猴正準備有所動作表達一下內心的感激之情，九洛恰時開口：“小白呀，這些參精先放在你這保管，我一會兒教給你怎麼用，每天用一點熬成藥湯給他們喝，強筋健骨，提升靈力。我要你們在三個月內都能有學會一種自保的本事。”

白毛猴瞬間蒼白了臉，不過還好是白不是紅，沒人能看出來。

他忙跪下來把參精高舉過頭頂：“謝謝九姑姑恩賜。”

底下眾猴也反應過來，齊齊跪下高呼：“謝謝九姑姑恩賜。”

東郭看着九洛嘆了口氣。

九洛抬手讓他們起來囑咐道：“花果山有參精的事不能外泄，否則引起外界覬覦又是一場殺身之禍。給你們這個，是想讓你們從根基上就強壯起來。假以時日可以自己保護自己，可以自己守衛這座大山，再不用求人。明白嗎？”

猴子們群情激昂，紛紛握拳高舉過頭響應。

東郭卻聽得不是滋味。

道理是這個道理，怎麼聽在耳朵里那麼不舒服呢。

九洛又看向一直安靜坐在旁邊的桃花妖。她粉身如昨，面若桃花，一派安然閑靜，彷彿眼前一切都不存在。

“桃花，猴子一時半會是回不來了。你也沒別的地方去，不如跟東郭一樣留在這裏。平日里多喝點葯湯，勤加修鍊，假以時日道行一定會提升。他們都是猴子的猴子，你幫忙照看點，好不？”

也沒不知桃花妖聽懂沒聽懂。九洛也是沒辦法的辦法，猴子不在跟前，美猴計該用還是得用。她這也不叫卑鄙，大不了算是各取所需。

# 第193章 布局（第一更）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

花果山託付給了劍仙東郭、桃花妖還有白毛猴。

東郭是仙，有他鎮着，周邊山頭洞府的妖精暫時不敢來搗亂，即便有膽大找死的來挑釁，東郭也能應付，大不了桃花妖跟着一起上。

九洛囑咐他們，要是運氣不好再遇上槐樹精那樣的，不用硬拼，先保住命，去延壽司找她，她來想辦法對付。

東郭撇撇嘴，擺出一副小爺在此萬事無虞的嘴臉。

桃花妖的本體就在花果山與東海相臨的地界，她不能走太遠，也就決定了留在花果山是最好的選擇。

九洛大概數了數，花果山上成精的各類樹妖加起來大小也有七八十棵，雖然道行都淺，但只要好好利用也是一份力量。

她讓桃花妖把這些剛成形的樹精們管束起來，又叫白毛猴分配增加靈力的葯湯時，給這些樹精們一人一份。九洛不怕他們翅膀硬了不服管。

一來他們本體就在花果山上，誰不老實就掘了誰的樹根，讓其魂飛魄散。二來有葯湯做餌，他們舍不得脫離九洛的掌控。誰要是不聽話搗亂就斷了誰的資源補給，看他們如何修鍊。

一棵樹精修成人形要一千年，提升到桃花妖那樣的道行至少再有一千年。但是，如果有葯湯服用，再加上勤加修鍊，三百年即可追趕上桃花妖。

聽到有這種好事，他們個個上趕着對九洛俯首稱臣，聽從桃花妖的安排。

做這些事，九洛是從花果山的保衛出發。

以她現在的能力，還無法布下護山陣法。

萬一有妖大舉來犯，或者是個別潛入，像槐樹精那樣被魔族附體，遍布在花果山各個角落的樹精就是眼線，就是情報。

東郭守起山來，也輕鬆一些。

假以時日，等這些樹精道行高深了，再遇到有天兵天將來襲的這種戰事，花果山也多了一支主力軍。

九洛召集東郭、桃花妖與白毛猴商量完這些事，東郭與桃花妖都沒有意見，白毛猴卻不高興了。

“九姑姑，那我干什麼？就負責熬藥發葯？”簡直大材小用。

九洛猜到他的心思，拿起案几上的一隻香蕉扔給他。

“你作用可大了。”

白毛猴接過香蕉，皮也不包，從底下使勁一擠，裏面的香蕉自己躥進他張大的嘴裏。

“不就是個葯官嗎？有什麼作用？”他自詡是花果山上除了孫大聖以外最有學問的人，平日裏面對那些猴子傲氣的很，對九洛也愛板着一張臉。

但自從他看到九洛對付蠍子精的手段后，才打心眼裡對她恭敬起來。

九洛笑了笑，問他道：“山頂的新洞府修建的如何了？”

白毛猴不知她這是何意，想了想道：“暫時停工了。槐樹精都死了，還蓋那個有什麼用？”

九洛看着他，打斷他的話：“當然有用。那個魔族的傢伙雖然害了我們山上不少弟兄，但腦子是好的。你有沒有想過他選擇新洞府的地勢，是我們花果山最險峻的地方？”

白毛猴點點頭道：“雲海峰雖然不是咱花果山的主峰，卻是最易守難攻之地。”

# 第194章 兩怕（第二更）

九洛站起來用茶杯擺出個山峰的樣子，指着道：“這裏上山的路只有一條，修建的新洞府背靠懸崖，前面又是一片果實豐盛的樹林，左側是瀑布。這塊地方不大，正好夠東郭布下護山大陣。如果有強勁的敵人來犯，山上的猴子們都躲到這裏，有吃有喝，守個兩三天沒問題，至少能等到我來救你們。”

東郭眼睛亮亮的，一拍大腿，激動的站起來：“小九，你簡直比孫大聖還聰明。”其實，他想說的是，這丫頭竟然看穿他的法力無法為整個花果山布守護陣法，卻可以為山頂那塊彈丸之地布下守山大陣。

如果遇到危險，只要山上的精怪們都躲到陣法里，保住性命沒問題。

桃花妖幾近崇拜的盯着九洛看個沒完：“九姑姑，是不是大聖託夢給你了？按照這個辦法，山上的精怪們就可以安心修鍊等他回來了。”

九洛那顆誤會被崇拜的心臟咣咣咣暴躁的跳了好幾下，才抑制住想要捅瞎桃花妖那雙桃花眼的衝動。

白毛猴坐在旁邊一直掰着手指頭不知在算什麼，桃花妖還想繼續表達幾句對孫悟空的相思之情，他突然站起來樣子十分為難的對九洛說道：“九姑姑，如果樹精們也來分食葯湯，參精恐怕只夠用兩月的。撐不了多久。”他有他的私心，當然這麼好的資源先照顧猴子們。

桃花妖哀怨的瞪了白毛猴一眼，也站了起來：“九姑姑，沒有葯湯，那些樹精可不一定聽咱們的。”

白毛猴不開心了，冷哼一聲：“不聽話就掘了他們的根。看哪個敢不服？”

同為樹妖，桃花妖最恨別人有事沒事就要掘根。頓時委屈的淚花閃閃：“九姑姑，你看這個死猴子，動不動就要掘這個的根，掘那個的根，我們樹精長成人形容易嗎？他這樣欺負人，是不是嫌棄人家？嗚嗚嗚嗚，我就知道，大聖不在，你們就容不下我”

又來了又來了。

九洛在花果山有兩怕，一怕母猴子二姨跟她談愛為何物，二怕桃花妖哭。

她是太愛哭了。

九洛以前無聊時幫她數過次數，一天之內她因為大小瑣事當著孫猴子的面哭了五次半，最後那半次剛要張嘴掉淚，被已經沒了耐性的孫猴子給吼了回去。

九洛以為她今天沒哭疑心她是不是改了性子，原來是還沒醞釀好感情。

這該死的小白，沒事招惹誰不行，偏要招惹她。

孫猴子沒在，誰的“獅吼功”能震得住她？九洛狠狠拿眼剜了白毛猴一眼。

桃花妖的淚水越哭越滂沱，似要止不住一般。

白毛猴這才發現自己惹了禍，怯生生的低頭偷覷着九洛，不知該如何收場。

九洛覺得小仙參嚶嚶怪的外號應該讓給桃花妖最合適。

九洛遞給東郭一個眼神：你去讓她閉嘴。

東郭嘴角向下撇：有什麼好處？

九洛張開嘴，不出聲：渣渣你個渣渣。

東郭瞬時瞪眼要掀桌。

九洛閉目撫向胸前的燈火闌珊，一直就在附近待命的參小七“嗖”的從籃圈裡蹦了出來，癟着嘴滿臉委屈的望着自己的主子。

九洛知他聽見事情原委，引着他的視線去看桃花妖，隨後努努嘴，示意他想辦法。

有什麼辦法？能有什麼辦法？

他們吵來吵去還不是為了參精。

主子不就是想讓他割須子么？

他不是剛剛才割完？雖然這須子長來就是為了割的，可是也要給他點時間呀？薅羊毛也不能只可着一隻薅啊。

# 第195章 鬧心（第三更）

他愁苦中，看到九洛眼神閃過一絲不懷好意。登時后脊發涼，身子打個激靈想出一個絕佳的辦法來。

“主子等我。”他又一頭扎回藍圈裡。

參小七在地里這一進一出，不過三息的功夫。

東郭第一個反映過來，一陣風似的身子貼地就向那個藍圈撲過去，九洛早有提防一腳踩到他背上，把他死死固定在腳下，才沒讓他跟着小仙參一起扎進地里。

“不許動，他是我的人。”九洛的腳在東郭背上使勁碾了碾，警告他。東郭嚎叫着發誓決無歹意。九洛不放心的把他拉到自己身邊盯着。

桃花妖看着那個藍圈，張着飽滿的櫻桃小嘴一時忘了哭，白毛猴衝著那個藍圈不停的眨眼、揉眼，神經兮兮的問站在一旁的桃花妖：“看到了沒，看到了沒？那小人是什麼？參精，活的參精。活的參精呀。我是不是在做夢？”

桃花妖朝地上啐了一口：“沒見識，那是仙參，是仙不是妖。沒見識真可怕。最可怕的是沒見識還亂說話。”

白毛猴只聽別的妖閑扯淡時提起過有關仙參的傳說，若不是有之前九洛給他的參精，他還真聯想不到一起這小人是什麼。現如今脫口而出的話遭到別人鄙夷，他瞬間臉紅起來，好在白毛太過密實，紅不紅的只有他自己能感覺到溫度，別人根本看不出來。

他挺了挺腰桿，對那個啐了自己的桃花妖怒目而視。他最忌諱別人說他沒見識。

想他堂堂陪着秀才讀書寫字的一隻神猴，怎能容他人隨便鄙夷。

“桃花妖，你---”後面的話他還未出口，就被九洛給及時喝止住了。

好不容易不哭了，你這是想幹嘛？

他張了張嘴，又不甘心的閉上了。

凶神惡煞的瞪了桃花妖一眼，傳遞完滿心的怨氣后，不再看她，視線粘在讓他激動的藍圈上。

九洛喘了口大氣，太鬧心了。鬧得她腦仁疼。孫猴子要是不回來，她估計會被這些傢伙整瘋了。

不行，她一定要快點回延壽司修鍊，早點把孫猴子從五行山下弄出來，誰的罪誰受。她才不要整天對着這些傢伙。

九洛兀自發愁，腳下藍圈光暈顏色加深，只聽“哎呀”一聲，綠光閃現，一物被從地里拋了上來，直摔到東郭腳邊。他眼急手快就把那團綠色撈了起來。

“呸呸呸。”碧淵仙草翠青看清對面之人不是他主子，立即放大招，綠色的口水不斷流的全啐到東郭臉上。

東郭划拉一把臉上粘呼呼的綠色汁液，濃烈的草腥味差點讓他嘔吐出來。

“什麼東西？竟敢跟小爺我犯渾？”

“你什麼東西，竟敢冒犯大爺？”翠青哪是個吃虧的主，他連參小七都不怕，還會怕一隻劍仙。何況他是被參小七叫來解圍的，有主子在，他誰也不服。

東郭的臉更綠了，九洛哈哈哈的從他手裡奪過翠青，給了他一個讚許的眼神，把翠青美壞了，激動之餘差點又要扭頭尋東郭的綠臉，再來上兩口。

# 第196章 警告（為妃團傾城盟主加更）

九洛掰過他的頭，盯着他看了兩眼，沒看出有什麼特殊之處，這才問隨後從藍圈裡鑽出來的參小七：“你招他來何意？”

參小七夠不着翠青的屁股踢不到他，一巴掌朝翠青屁股抽了過去，啪的一聲脆響，吼道：“還不快亮你的神通，小心把你餵豬。”

東郭的心思被戳中，猛的扭過頭瞪參小七：小王八犢子說誰是豬，說誰是豬？

翠青挨了一下打，嗷的一聲叫，頭頂躥出密密麻麻的青草，每一棵都如翡翠晶瑩透亮，燈火下泛着誘人的光澤。

眾人先是被這兩個小人逗笑，現在又被翠青頭上的青草逗得眼睛發直。

九洛把翠青放了下來，參小七掏出大剪子咔擦咔嚓幾下像割韭菜一樣把那些青草剪了下來。

他恭敬的把青草遞給九洛：“主子，這是碧淵仙草，功效只比參精差一點點，可代替參精使用。”

翠青不滿的頂嘴：“我們碧淵仙山的仙草一點不比你差，參小七你能說實話嗎？”

參小七不理他，轉身又舉起剪刀照翠青腦袋上新冒出來的青草剪了下去。

翠青雖然嘴上不樂意，可卻一動未動，等參小七收割。

直到收割完第十茬，他的頭上才不再冒出青草來。

此時，九洛跟前的案几上已經堆了滿滿的仙草，一棵棵就像玉雕的一般散發著靈氣。

眾人望瞭望兩個小人，又看九洛。

這是多大的造化呀，九姑姑竟然成了仙參仙草的主子，以後跟着她豈不是一路向仙了！

九洛盤算了一下仙草的數量，心裏有了底，一直未說話的她，這才把碧淵仙草招了過去：“割這麼多，對你身體有沒有害？”

翠青還未來得及答，參小七搶先說道：“主子放心，他跟我一樣，參精、仙草都是我們修鍊出來的成果，專為主子使用的。這跟凡人剪頭髮一樣，沒感覺的。主子每收割一次，我們的功力反而會增進一點，這是好事。翠青巴不得主子快點割草呢。他好專心修鍊。”

翠青的話被參小七搶了去，鼓着腮幫子想罵就不敢罵，一個勁的喘粗氣。

“主子，您不用擔心，以後我每隔七天就來送一次仙草，保證不讓花果山的兄弟們斷了資源。”

翠青是誰，情報處的執掌者，參小七一找他，他就摸清楚了是何事，拍馬屁誰不會呀？

主子您以後就割我。隨便割，不用操心，我主動送。

參小七一腳踢到他屁股上：“用你獻殷勤。明天我的參須長出來，哪裡還用你的？”

“用用用。都用。都用。不用搶，我挨個用。”

看傻眼的東郭最先反應過來，跑出來勸架。

“呸。”

“呸呸呸。”

他被兩個小人難得一致的嫌棄了。

九洛坐回首位，態度嚴肅起來，喊了東郭、桃花妖與白毛猴的名字。

“參精與仙草的事，你們三個必須守口如瓶不能對任何一個人說起。參小七與翠青是我的人，你們不能打他們的任何主意，而且要是論起真本事來，你們還真抓不到他們。”

# 第197章 毒誓（求票求訂閱）

她看了一眼東郭，這傢伙也許比參小七與翠青道行高深，可能會威脅到兩個小人。不過如果他們不出現在地面，東郭拿他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東郭，仙草與仙參的功效你是知道的，我保你有取之不盡的資源，但前提你不能傷害參小七與翠青。桃花妖、小白，你們兩個也一樣。”

醜話說到前頭，省得大家以後難堪。

她為了山上的精怪們能夠快速提升修鍊境界，無奈讓參小七與翠青現了身，這已經是把他們兩個置於險境了，畢竟三界內鮮有人能見到他們的真身。

防止有人使壞心眼，九洛必須警告這三個人，確保參小七與翠青的安全。

東郭舉起劍發誓：“如果小爺我對參小七與翠青（這兩個小王八犢子）有任何不軌之心，就讓我人劍分離，永不相見。”

九洛白他一眼：你劍很貴嗎？人劍分離叫什麼誓。

桃花妖與白毛猴自然免不了有樣學樣，為表白忠心全發了毒誓。

九洛又想了想，既然參青每七天要來送一次仙草，索性就安排他和參小七當個通訊兵，及時在花果山上與她之間傳達消息，她正好可以隨時掌握山上的情況。

東郭負責整體保衛工作，桃花妖負責練兵，白毛猴做好後勤保障修建關隘，熬制資源補給，一切都安排妥當。九洛放下心裏癱在座位上。

“我這裏沒事了，你們可以各就各位了。我明天才走，有事隨時來報。”

她想偷個懶歇一歇，東郭卻不讓她如願，靠前上來哼唧道：“你是不是忘了什麼重要的事？”

九洛懶洋洋目送白毛猴與桃花妖一前一后離開水簾洞的背影，斜眼挑了東郭一眼：“你還不走？”

參小七與翠青還在，虎視眈眈瞪着東郭。

東郭鑒於發的那個毒誓，不跟他倆計較，推了推祝九洛：“你不是忘了吧？”

“忘什麼？我一向記性不好，你能別吞吞吐吐直說行不？”

經過此番費腦費心的勞作，九洛此刻就想像一攤泥一樣找個床攤在上面，睡個昏天暗地。

東郭卻不肯放過她，咳了兩聲拿劍指了指角落裡扔着了一個空酒罈，回答得十分隱喻。

九洛翻個身，擺擺手：“這是誰亂扔東西，又是誰不好好打掃衛生。不行，等我睡醒了，還要列幾條規矩出來約束這些無法無天、自由散漫的傢伙。”

她不知道自己原本就是個無法無天自由散漫的傢伙中的一員，在延壽司待了些時日，竟漸漸把她這些毛病給扳了過來。

東郭哪管東西是誰扔的，他只想喝酒。

“祝九洛你故意的是不是？小爺不幹了。”他在那兒耍脾氣，九洛早就彎起嘴角笑了起來。

這件事她可忘不了，來這兒首要任務就是帶酒回去，送給上官君千與墨塵，上官君千還好說，要是忘記把酒給墨塵，他那個喜怒無常的傢伙還不知怎麼虐待自己和小仙參呢。

九洛聽着東郭在那兒暴跳如雷，噌的跳到地上，一掃剛才懶散的狀態。

“參小七，把猴小六喊過來。”

參小七得意的看了翠青一眼，答應着消失在地面。

東郭這才有了笑模樣，眼巴巴的向洞口看去。

“小九，小爺跟你說，你釀的酒簡直是極品佳釀，喝過第一口我就不想走了。跟你說實話，來花果山作客最吸引小爺的地方就是你的烏衣青梅酒，嘖嘖嘖，想起來就流口水。咱倆商量個事，能不能多均小爺我幾壇。”

九洛爽快說道：“好。”

東郭眼珠立了起來：“當真？”

“你多留三個月，我一月供你一壇。”

# 第198章 記仇（第二更）

說了跟沒說一樣。他要是沒事，別說三月，三年他都肯留。

“我是有必須要辦的事情才走，小爺什麼時候說過瞎話。只要事情辦好，我立即回來成不成？要不這樣，你陪小爺一起去？”

九洛才沒空陪他玩，墨塵只給她两天時間，今天取了酒，明天安頓好花果山的大小雜事，她就要趕回去。

饞酒的東郭又開始話癆起來，他說了一通廢話，九洛只聽進去了一句。

關於那股魔氣為何會出現在花果山的猜想。

九洛也想不通這些，也許是魔界的人閑得無聊出來逛，正好路過這裏，也許是槐樹精跟魔界的人交換了什麼。

“總之想不通的事就不要去想了。”九洛勸東郭。

她爹曾說，世上只存在兩種事。一種事是能解決的，一種事是不能解決的。

能解決的事不用愁，早晚會解決。

不能解決的事更不用愁，因為你想破腦袋也解決不了。

九洛最崇拜的人就是她爹，此刻東郭提出的疑問，她想不通乾脆放棄了。

但，有一人卻把這件事放在了心上。

玉清殿內，墨塵坐在古今鏡前凝視着鏡中的九洛，俊郎的眉眼間染上一層憂思。

當紫荊藤鐲扎入槐樹精體內時，他真切感受到了槐樹精體內那股魔力的反抗。

如若不是他動用法力鎮壓，估計九洛要敗在那股魔氣的手中。

鏡中的女子懶散的起身，跟着參小七猴小六還有東郭翠青向洞外走去。

他的目光緊緊跟隨着她，唇角不自覺的勾起一抹笑容。

小六指着空地上六個酒罈子：“九姑姑，這是第一批釀好的烏衣青梅酒。”

九洛點頭，走過去掀開密封的蓋子，一股幽深誘人的酒香瞬間撲進東郭的鼻子里。

他使勁的深呼吸，恨不得把瀰漫在空中的酒香全部吸進肺里。

“好香，好香，饞蟲都讓你勾出來了。”

小六倒了一碗出來，九洛示意他遞給東郭，東郭急不可待的接過去先抿了一口，咋咋嘴，回味了一下滋味大讚一聲，一仰脖全倒進嘴裏。

隔着古今鏡，墨塵彷彿聞到了那股熟悉的酒香。

盯着一碗接一碗喝酒的那個東郭，他眯着眼，皺起了眉。

東郭喝的正酣暢，突然不知為何打了個冷戰，殊不知自己不小心進了某位小氣天尊的黑名單。

不一會兒，那一大壇酒就被東郭當水一樣灌進了肚子里。

九洛把其餘四壇收進乾坤袋裡，東郭抱着最後一壇哀求九洛：“再給小爺留一壇吧。”

“說話不算數可不是我祝九洛的行事風格。你有什麼理由說服我為了你破例呢？”

東郭想了想，遺憾的搖頭：“我保證從無極荒城回來第一時間回花果山。”

九洛豎起食指在東郭眼前晃了晃。

“這樣吧，你教山上的猴子們法術，讓他們修為增加的同時，有一項自保的技能。同意就有酒，不同意我就帶着酒回延壽司。”

東郭嘻嘻一笑，伸出四根手指：“那四壇都給我留下。”

“一壇。”

“三壇，三壇還不行。”

“兩壇。不然我找人來教。”

“好好好，兩壇就兩壇。誰讓你釀的酒獨一無二呢。算你贏了。”

九洛果斷掏出兩壇交給東郭：“慢慢喝，喝沒了可要再等上半年呢。”

慢慢喝？他也想慢慢喝，可是他哪裡控制的住自己。

古今鏡前的某位天尊臉色更黑。

四壇變兩壇，這仇記大了。

# 第199章 委屈（第一更）

第二天，九洛早早起來，指揮着白毛猴與猴小六把熬好的葯湯分發下去，分別觀摩了桃花妖與東郭給花果山上激情澎湃的眾妖傳道解惑，又去山頂上正在施工的新宮殿里轉了一圈，這才領着小六拎着酒去看小五。

小五的墳頭上一夜之間竟有綠芽破土而出，小六神秘兮兮的告訴九洛，一定是五哥知道姑姑給他報了仇，在天之靈得到慰藉，墳頭才會短時間內不同尋常的長出一層新綠。

他跪在墓碑前紅着眼不停的給哥哥磕頭。

九洛默默地站在小六身後。

天上飄着雨絲，打在九洛臉上滲進皮膚里的都是無法消解的冰冷。

她的心情沉重，跟下着雨的天氣一樣陰沉哀傷，沒人知道她心裏有多麼悔恨多麼懊惱多麼埋怨自己。

小五慘死的樣子彷彿就在眼前，昨夜一直在她的夢裡徘徊。

每一次驚醒她眼角都掛着淚珠。

她一直在想，在問，在假設。

如果昨天她早來那麼一會兒，小五是不是就不會死？

如果她不是先捉靈蟲，而是直接來花果山，這個悲劇是不是就不會發生？

如果她會還魂之術，小五會不會可以重活？

如果猴子不被壓在山下，花果山是不是太平依舊？

可是，這一切都已經發生了。

九洛也知這世上沒有假設。她只能埋怨自己沒有回天之力。只能埋怨自己是個廢材。

不能救猴子，不能救小五。

身邊在乎的人和事，一件一件都變得面目全非。

她情緒低落，好像所有的錯都和自己有關。她又無處發泄。

這種情緒一直持續的跟着她回到延壽司。

距離她向墨塵交差的時間還有兩個時辰，她沒有絲毫猶豫先去找玄初把靈蟲交給他。

玄初笑眯眯的收了，又教她如何驅使靈蟲乖乖聽話只在她劃定的範圍內鬆土，九洛看着新奇，仔細把要訣記下，準備離開時，玄初叫住了她。

“你出趟門回來怎麼心事重重？發生什麼事了？”

玄初心細如絲，九洛那點藏不住的小心思他都看在眼裡。

九洛一直把事情悶在心裏，以為自己隱藏的很好，現在被突然玄初點破，感覺像是受了委屈卻假裝沒事的孩子，突然見到了最偏愛自己的長輩詢問為什麼不開心，頓時各種酸楚湧上心頭，情不自禁紅了眼睛。

“九洛，你怎麼哭了？這是誰欺負你了？誰欺負你了就告訴我，我去幫你討回公道。”玄初焦急的問九洛，急得團團轉。

九洛從受傷被救回延壽司后就受玄初的細心照顧。

他長相慈悲，心地善良，眯眯眼總是微笑的看着她，從來不嫌棄她。

像個大哥哥一樣無微不至的關心着自己，雖然他嘴上從來不說，但行動上卻表明一切。

九洛在凡間與花果山所感受到的溫暖有限。尤其是爹娘不在，猴子被關后，她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溫情也隨之消失。

昨天又經歷了小五的死，她突然覺得老天對自己很殘忍。不斷奪走她身邊最寶貴的東西。情緒陷入了低谷。

玄初的關心像寒冷冬夜裡一堆驅寒的篝火，噼里啪啦燃爆着的都是溫暖。

她突然無法控制情緒，像個孩子一樣抱着玄初伸過來的胳膊大哭起來。

古今鏡那頭的傢伙猛得站了起來。在屋子里踱了兩步，又回到古今鏡前，目光死死鎖定一臉慈祥，像個老奶奶一樣安撫孫女的玄初身上。

溫度如春的玉清殿內驟然如遇深冬。

# 第200章 騙子（第二更）

古今鏡里的畫面不知何時變成了上官君千的庭院，九洛正掏出一罈子酒放到庭院里的石桌上。

上官君千伸着懶腰從屋裡走出來，袍子寬大沒有系腰帶，每邁一步似乎都在耗費他的體力。

他懶洋洋的坐在石凳上慢慢掀開酒蓋，突然坐直了身子，一把將酒罈抱到懷裡

九洛腫着眼睛衝著他傻笑。

墨塵注視着畫面，氣得臉都青了。

四壇變一壇，這就是她的誠意！

墨塵憑空變出一塊金色的錦緞蓋住了古今鏡不再看下去。

他一陣風似的氣呼呼快步走到庭院，正在澆田路過的小仙參被他撞了個趔趄，好不容易拎來的葯湯一大半倒在身上。

“喂喂喂，天尊就可以隨便欺負人？”

小仙參甩着灑在身上的湯水，暴躁的衝著一點歉意沒有的墨塵發泄不滿。

墨塵猛然轉頭，目光森冷的瞪着她。

“本尊就喜歡隨便欺負人，你、不、服？”最後三個字幾乎在咬牙切齒，小仙參不等他說完，“哧溜”蹈着小短腿拎着盛月桶如一陣煙跑掉了。

她才不會傻到要跟一個不講理的人論是非黑白。何況這人還比自己厲害百倍。

墨塵望着地上那灘水漬怒聲罵道：“蠢。跟你主子一樣蠢。”

九洛推開殿門進來，入耳就是這句罵人的話。

好像是在罵自己？

“我回來了。”她敏銳的覺察到墨塵身上的滾滾怒意，擠出一張笑臉來，把最後一壇烏衣青梅酒獻寶一樣舉到他跟前。

墨塵瞥了一眼，冷哼道：“就一壇？”

九洛早想好說詞，一臉真誠的對着墨塵撒謊：“本來是兩壇的，挖的時候用力過猛砸碎一壇。”她搖着頭擺出副惋惜的嘴臉道，“可惜太可惜。”

墨塵看着她撒謊的樣子，也一臉惋惜的跟着她附和：“可惜，的確是可惜。”

九洛趁勢點頭，哄他道：“這一壇先喝着，過段時間還有可以啟封的。我再去取。”

“還有幾壇？”他平靜的問。

九洛想了想，酒是還有幾壇，卻不能說實話。

她還要靠這幾壇酒支使東郭辦事呢。萬一上官君千喝上癮，也想要酒，她都要打出余量來。

“兩壇。還有兩壇，到時我一併拿來。”

墨塵面無表情的看着她在那兒耍小心眼，心裏一一數過東郭、玄初、上官君千的名字。

與此同時，分別在三個地方的三個人，都不約而同的打了個寒顫。

九洛以為拿來酒他會高興，至少也不用黑着臉，好像她欠他八百吊錢似的。

本想賣力哄哄他，可是她心情也不好，索性沉默下來。

墨塵火更大了。

明明看到她衝著上官君千傻笑，笑得那叫一個燦爛。

到他這兒，卻僵起臉來，沒有一絲多餘的表情。

哼。誰稀罕。

小仙參又拎着盛月桶回來了，一眼見到庭院里婷婷而立的九洛，高興的扔了桶跑過來抱住九洛大腿。

“主子您可回來了。我好想你。”她嚶嚶嚶的在九洛腿上抹鼻涕，盤算着明天的澆田勞作終於可以終止了。

興奮的把臉埋在九洛腿上，嚶嚶嚶的笑意濃濃。

九洛甩了兩下沒把她甩下來，問道：“你真的想我？”

“千真萬確。絕無虛言。”小仙參指天發誓。

九洛毫不留情揭穿她的那點小心思：“你是想我回來替你澆田吧。”

“沒有沒有，澆田是修行，我才不會像主子想的那樣呢。我喜歡澆田。非常喜歡。”

墨塵冷漠的聽着這主僕二人對答，嗤笑道：“兩個騙子。”

# 第201章 威逼

玄初這幾天一直覺得很奇怪，尊上竟然換了玉清殿的禁制。

以前能自由出入玉清殿的禁製法訣，突然失靈了。

而且，接連九天尊上都沒找他跑腿打雜，這是以往沒有過的情況，顯然很不正常。

難道尊上外出雲遊？或是閉關修鍊？

這也不對啊。

即便尊上不在玉清殿，殿內的禁制也不曾換過。

他一直引以為傲----他是延壽司里可自由出入玉清殿的特例。

直到被禁制擋在殿外的第十天，玄初才恍然大悟，這個特例突然被單方面取消了。

他站在殿門外悵然若失。

也不知是遺憾這份殊榮成為歷史，還是想念那棵海棠樹。

後來上官君千托他給九洛帶個話，他才明白，他其實是想見見那個丫頭，不知是不是又闖禍了。

九洛也不明白自己是哪裡得罪了墨塵。

酒他收了，卻一個好臉沒有。

整天凍着一張冰塊臉指使的她團團轉。

清晨，天剛蒙蒙亮，九洛就要從床上爬起來，打着哈欠揉着朦朧惺忪的睡眼給靈田澆水、施肥、翻地。

她偷偷把捉來的靈蟲放進靈田代替她勞作，被墨塵發現，不僅毫不留情沒收了她的靈蟲，還罰她為靈田裡的所有靈植擦恭弘=叶 恭弘子。

擦恭弘=叶 恭弘子呀。這是變態才想的出來的主意。

有一片恭弘=叶 恭弘子擦不幹凈，第二天，她就要重新再把恭弘=叶 恭弘子擦一遍。

九洛跪在靈田裡，一邊受罰，一邊詛咒墨塵。

她倒是积極的反抗過，可惜，根本不是墨塵的對手。

大晚上的被墨塵從床上拎起來，扔到殺怪獸的江上獨亭里，不停的殺怪。

殺得她都麻木了，他才把她從密密麻麻排成隊想要吃掉她的怪獸里，把她拯救出來。三次后，九洛再不敢公然忤逆他的命令。

讓她澆田就澆田，讓她鬆土絕不施肥。

忙活到中午，不等她歇上一歇，墨塵扔來一把鋤頭，逼着她去開荒。

沒錯，他要開闢新的靈田，又不想自己動手，所以，這些粗活都丟給了九洛干。

海棠樹周邊的土地格外堅硬，一鋤頭砸下去，翻不起來巴掌大的地皮。每天都把她累得滿頭大汗，渾身無力。

在勞作時，她又用不得靈力，只好動用體內真氣灌注到鋤頭上，一下一下的跟土地死磕。

後來她發現一邊幹活一邊運行大乘般若心法，手中的鋤頭使出的力氣要比平時大上十倍，九洛便認真的對待開荒闢地這件事。

晚上，她想早點回屋睡覺，墨塵卻喊她陪自己下棋。

她說她不會，墨塵十分有耐性：“我教你。”

九洛面對着一盤黑白子，控制不住的像個磕頭蟲一樣打着瞌睡，墨塵教了幾遍她始終落錯了棋子，墨塵便沒了耐性，嘩啦啦掀了棋盤恐嚇她如果下盤棋下再輸了，就把她扔到江亭里去。

九洛一聽到江亭兩個字頓時困意全無，趴在地上撿棋子。

一邊撿一邊詛咒他。

後來，在墨塵的威逼下，她學會了一心兩用。

早上憑着對路線的熟悉，她可以拎着桶打瞌睡，也可以在下午日頭高照時閉着眼一下一下的翻地，開闢靈田。

晚上睡着覺，體內的大乘般若心法也能運轉自如。

這種折磨讓她心力憔悴，她不得不想了個辦法對付他。

# 第202章 偷聽

“尊上，晚上可不可以換個地方？”

“你想換哪裡？本尊的寢殿不好嗎？”

被墨塵這樣一問，九洛漲紅了臉，聲音如蚊蠅：“不是不好，是有些新鮮的東西想請尊上欣賞。”

“哦？新鮮的東西”

小仙參趴在窗根底下偷聽，聽得面紅耳赤，心潮澎湃。

主子這是在引誘尊上嗎？

難怪她晚上都很晚才回寢室，原來是跑來這裏。

這麼曖昧的對話她還是第一次從主子嘴裏聽到，不由得好奇主子此時臉上是何番情景。

她剛要爬上窗檯偷瞧，窗子突然从里面推開，一枚棋子“啪”的拍到她腦門上，墨塵在裏面沉聲怒喝：“滾。”

下一息，小仙參像只被誰踢了一腳的皮球，飛快的“滾”了。

“你接着說。”墨塵的聲音又恢復了之前的淡然。

九洛餘光掃了一眼小仙參肥嘟嘟溜走的身影消失在月光下，咳了一聲掩飾強壓下去的笑意提議道：“那新鮮的東西在我以前住的院子里，不如尊上今晚移駕？”

她已經有十天沒見到參小七。

她試着召喚了多次，卻始終無法把他喚出來。心裏擔憂着花果山的安危，卻不得而知。

更奇怪的是，往日一天來玉清殿七八次的玄初也有一段時間沒有來過這裏了。

九洛以為一定是自己陷入孤城，唯一感覺只有四個字---“與世隔絕”。

那天下午翻地，她閉着眼一直用鋤頭可着一塊方寸之地使勁掀地皮，打完一個長盹再看腳下，竟挖出兩尺深的坑來。

她蹲在坑邊抓起泥土研究，終於想明白了參小七不能如常在她召喚后出現的原因。

是禁制。

墨塵布下了強大的禁制，連地底都不放過。

難怪以前到處爬的蚯蚓，她現在挖個大坑半條都看不到。是墨塵的禁制把玉清殿從上到下，从里到外層層包裹了起來。

也不知他有什麼寶貝怕被偷了。

九洛其實並不在意禁制不禁制的，她就想隨時了解花果山的動向。雖然一切布置妥當，只要按照她的安排堅持做下去，花果山一定能恢復往日猴子在時的風光。

可是，如今參小七被擋在禁制之外，沒有了消息來源，她就像是睜眼的瞎子，怎麼能不着急呢。

於是，她只好想這麼一個辦法誘墨塵帶她出去。

墨塵面無表情的看着她，似乎想看出她最終的目的。

九洛被他看得心裏發毛，臉上卻不得不強裝鎮定，尤其是一雙眸子，裝的如無波古井，沒有一絲說謊的緊張與忐忑。

不過幾息的時間，九洛卻覺得像是過了幾個時辰，墨塵終於放下疑慮鬆了口，簡單的說了個“好”字。

看你搞什麼鬼花樣。

“謝謝尊上。”

九洛及時低下頭，以免他看出她眼中無法掩飾的喜悅。

只要他肯同意她離開這裏，她就能召喚出參小七，了解花果山的情況。如此也就不枉費她這番心思了。

月朗星稀，延壽司的夜格外的安靜。

九洛在前面默默走着，墨塵在她後面隔着四五步的距離跟着。

她走得心事重重，他卻走的悠哉瀟洒，兩手背手，信庭閑步，目光鎖定在她挺起的脊背上，嘴角含笑。

路過玄初的庭院，九洛的腳步頓一頓，背後傳來一聲催促的輕咳，她立即打消了念頭，快步向自己的院子走去。

“尊上要不要喝茶？”九洛提醒站在院子里對着花草發獃的墨塵。

墨塵摘下一朵本不該開在這個季節的梅花，問她：“你回來就是為了他？”

九洛順着他的手指的方向看過去，花叢中的長凳上躺着一個人。

# 第203章 演戲（第一更）

那人聽到動靜麻利的從長凳上一躍而起。

月光下，那張眯着雙眼的笑臉那般熟悉。九洛詫異的叫了聲：“玄初大人，你怎麼在這裏？”

玄初的眼睛里裝滿了見到九洛后的喜悅，臉上卻掛着面對尊上時的恭敬。

他先躬身對着九洛身後站着的墨塵行了一禮，聲音輕顫着喚了一聲“尊上”。

墨塵不答，渾身上下卻釋放出威壓壓迫着玄初，令他無法抬頭直視面前兩人。

九洛覺察到不對勁，奇怪的瞪了始作俑者一眼，墨塵這才若無其事的收回法力，玄初卻噗通跪了下去，雙手死死抱住墨塵大腿，哭得稀里嘩啦。

“尊上，您老人家為何改了禁制？是不是玄初做錯什麼事惹您不高興了？是不是您嫌棄玄初了？是不是不要玄初了？玄初到底做錯了什麼？”尊上，您如果真的不要我來跑腿了，一定要大聲說出來啊。那麼，他這場哭戲才沒有白費。

以後，他就可以像上官君千那樣整日無所事事、自由自在，恢復以前那種頹廢且快活的日子了。

不過，現在不行啊，尊上還沒有說出肯定的答案。

他還是要表現得更傷心一些才能讓尊上不再記恨自己。

雖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但傻子也能明白尊上的反常是因為他無意中得罪了他老人家。

尊上很記仇的呀。

當初，他那是倒了血霉跑去后花園閑逛才被迫抓了壯丁，現在終於有機會解脫，他激動的都在顫抖。自從不能再進玉清殿，他的小心思便從開始的不適應轉變成了劫后餘生的竊喜。

他一直想去問問尊上，真的放過他了嗎？真的放過他了嗎？

可惜一直沒有機會。

沒想到卻在這裏遇上了。

“尊上，玄初即便有錯，您也不要趕我走啊。”

他又為自己的表演豐富了詞彙，自我感覺尊上一定會更厭煩他一些了。不由哭得更加深情。

“呃”九洛看着突然就一把鼻涕一把淚的玄初，體內生出陣陣惡寒。

難怪每次提到尊上，他眼睛里都會放光呢。

他們的感情很好嗎？

她再去瞧墨塵，他雖然面無表情，九洛卻在他的眼睛里捕捉到一絲巧妙隱藏的滿足。而且，這位尊上大人平時不是很討厭別人碰他么？

怎麼玄初抱着他的大腿，他一點都沒有厭煩的意思，反而看着很享受？

“呃”九洛突然就想起凡間皇宮裡專門給皇帝妃嬪唱戲的戲子。

兩個男戲子，不論台上與台下都像是一對形影不離、恩愛不棄的男女夫妻。

她當時還覺得奇怪，怎麼那兩個男戲子入戲這麼深嗎？

後來聽宮女們的牆角，才恍然明白，這是病---斷袖之癖。

眼前此情此景，仿若與凡間那對戲子的所作所為重合在了一起。

九洛控制不住的打了個寒顫。

她不要看啊，不要被迫看啊。

窺探別人的秘密這種事不是經常會被滅口的嘛？何況墨塵這人脾氣古怪，陰晴不定。

“咳咳，尊上，玄初大人。”

她沒有繼續說下去，只是提醒他們，旁邊還有人，千萬不要說出什麼不堪入耳的話來。

墨塵被九洛的呼喚從沉思中拽了出來。

自玄初跪在腳下痛哭，他就在思考，是留下玄初，還是把他永遠的趕出玉清殿。

畢竟還有好多跑腿的活計要他干。

九洛雖然也能做，但

想起那四壇酒的事，他便覺得像祝九洛這種狡猾的傢伙還是留在自己身邊最容易掌控。

可是，留下玄初，會不會合了某些人的心意？

他拔出腿來，看着玄初：“禁制如初。”那神態就像恩賜什麼了不起的待遇。

玄初只覺得腦袋一沉，抽噎了一聲，被嚇着般打起嗝來。

# 第204章 九幽靈曇（第二更）

禁制如初？

也就是改回來了？改回來也就是能自由出入了？能出入自由的意思也就是說，他玄初還要為尊上當跑腿的？

玄初簡直不知自己是該哭還是該笑了。

九洛在短暫的沉默后，終於想起來自己此行是來做什麼的了。

她問面容僵硬的玄初：“大人怎麼會在這裏？”

玄初整理下心情，走到長凳邊，拔開一叢蘭草，露出後面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苞。

“咯，咯，我、在等它。”

他還在控制不住的打嗝，不得不停下來用靈力壓制過由於被尊上驚嚇而無法理順的氣息。

墨塵掃了一眼那朵花苞，坐到旁邊的另一把長凳上。

九洛走上前，心道，這不過是一朵待開的曇花，玄初不回自己的庭院休息，卻守着曇花不離開，想來這曇花定有古怪之處。

不待她張口問玄初，墨塵的聲音響起來。

“九幽靈曇。千年開花，花瓣可入葯，花蕊可駐顏。想不到你的院子里竟種了這些珍貴花草。”

他說得簡單，九洛卻聽得心驚。

想不到凌白送她的竟然都是稀世珍寶。

她豈不是又欠他許多。

凌白是送她的呢，還是送小瑤的呢？

過了這些日子，不知他人去了哪裡？

好像上次兩人爭吵過，他就再沒來過。

除了司祿星君的大殿上見過一次。

九洛神遊天外，那邊玄初已經向墨塵說出這些花的來歷。

墨塵以拳支撐着他的額角，懶懶的點了下頭道：“原來是他送的。”

此時，月上中天，異香撲鼻，曇花緩緩綻放。

玄初不敢錯過時機，對着墨塵行了個禮后便用早就準備好的凈瓶分別裝了曇花的花蕊和花瓣。

墨塵一直注視着他和舉動，不知在想些什麼。

九洛轉身進了屋子，一邊走一邊召喚參小七。

可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她開始懷疑花果山出了很嚴重的事。

外面坐着的墨塵不耐煩的叫着九洛的名字。

“你說的新鮮事就是這玩意？”他那聲音不僅帶着不耐煩，還有讓人聽着不敢反駁的威壓。

九洛應了一聲，快速從乾坤袋裡掏出了之前在林子里讓東郭幫着挖出來的那個瓷罈子。

她拍了拍壇身，充滿期待的對着它喃喃自語：“後面的全看你的了。千萬要成功啊。”

她邁步出了門口，玄初那邊已經把該要的東西收集好了。

九洛朝他那邊看了一眼，曇花無人欣賞已經凋落。

九洛緊緊抱着懷裡的罈子走到墨塵跟前，手掌朝着地面撫過，口中催動法訣，一張黃梨木的八仙桌子赫然出現在她和墨塵之間。

九洛把瓷罈子放在桌上，往墨塵面前推過去：“我說的新鮮東西在這裏。”

“哦？”墨塵目光清冷的打量着罈子，猜測着這裏裝的會是什麼？

“是什麼？”他抬了抬下巴，似乎並不感興趣。

九洛在心裏對着他那張欠扁的臉擠了個鬼臉，對他不可一世的態度極其不滿卻又不敢表現出來。

相反，她還故意露出了甜美的笑容，為這罈子里的東西吹噓道：“尊上不妨打開來看看，一定會喜歡。”

“一定？這世上哪有這麼肯定的事。打開來我看看。”他的手指點了下已經站到側面的玄初。

# 第205章 醉仙玲瓏（第一更）

玄初立即上前打開蓋子，一股濃郁的酒氣撲鼻而來。

這股芳氣與烏衣青梅酒的香氣相仿，清冽如晨間泉水卻又帶着新生的青澀與酸甜。仔細再聞，卻又不單單是酒的味道，還有一種食物的醇美香甜參雜了在裏面。

玄初探着身子向裏面瞧了瞧，臉上露出疑惑之色。

墨塵雖然保持之前的姿勢沒動，眼神的變化卻逃不過九洛的敏銳。

看來，他上鈎了。

她早從屋裡拿來幾隻白瓷小碗並三雙玉箸出來。

“尊上，要不要嘗嘗？”

墨塵抬眼看了九洛一眼，又看了眼桌上的玉箸，明白這罈子里的不是酒。

可是卻散發著誘人的酒香。

他放在桌上的纖長食指敲了敲桌面，九洛會意，立即把玉箸伸進罈子里，夾出一枚色澤鮮潤如同樹上新摘下的棗子。

頓時，一股醇香甜蜜的芳氣在院子里彌散開來。

九洛見墨塵、玄初的目光都盯着這枚棗子，遂唇角含笑把它放進一隻小碗里。

淡黃色的月光下，白瓷小碗里的那顆棗子如瑪瑙靜置其中，可這隻瑪瑙不同於一般珠寶，卻誘發著人的食慾。

九洛把碗箸推到墨塵跟前：“尊上要不要嘗嘗？”

他挑眉撩她一眼。量你也不敢耍什麼花招。

接過玉箸夾起瑪瑙，誘人的醇香更甚。放進嘴裏，一口咬開紅棗，蜜甜伴着酒的清冽在舌尖炸開，如春日午後初見鞦韆架上站立着高高盪起的少女，裙裾飛揚，笑聲肆意，一種無法言說的醉意撞進心房。

墨塵閉上眼慢慢咀嚼着，臉上浮起無法掩飾的驚喜。

玄初看看墨塵又看看九洛，拿起玉箸要伸進罈子里。

一隻修長有力的手擋了過來，順勢把罈子攬到自己懷裡。

玄初舉着玉箸尷尬的站在八仙桌旁，看着尊上他老人家夾起一顆棗子放進嘴裏，又夾起一顆放進嘴裏，享受的表情令玄初不自覺咽了下口水。

接連吃了十幾顆，墨塵才停了下來。

“這叫什麼名字？”他問。

九洛想了想，娘親教她釀棗時只說是醉棗。她在娘親教的方子上又加了幾道工序，改良了一下，要想圖謀他的幫助，得想個高妙的名字唬住他。

他是仙，就叫醉仙玲瓏棗好了。

九洛把自己臨時起意編的名字念了出來，墨塵跟着重複了一遍：“醉仙玲瓏棗，嗯，是個新鮮玩意。”

他又抬頭看她：“說吧，你這番心思是有什麼事想求本尊？”

九洛坐到他對面，衝著那張清冷卻讓人看一眼就控制不住心悸的臉笑了笑。

他那麼聰明，她怎麼可能瞞的過他。

自從花果山回來后，他得了她一罈子酒，不但沒有喜色，反而變本加厲的折磨自己，九洛怎麼也想不通。

直到前幾日的一個晚上，她像往常一樣去陪他下棋，大殿內卻沒有人。

她平時不敢亂看亂摸，那日他不在，便在他寢殿里溜達了一圈，順便掀開一塊金色錦緞。

那面鏡子十分古怪，她的臉貼上去都不見她的眉眼。

九洛還想細細揣摩，殿內響起墨塵的腳步聲，她嚇得趕緊把錦緞又蓋了回去。

回去休息時，她召喚出幻魂龜，問他可知晚上見到的那面鏡子是何物。

幻魂龜哈欠連天的伸着脖子，回憶了半天，才想起那面鏡子有可能是上古遺留下來的寶貝，古今鏡，可探人行蹤。擁有人法力越高，古今鏡的威力越大，能把想見之人遠在千里做些什麼如實展現出來。

九洛聽完嚇起一身白毛汗。

難怪這陰陽怪氣的傢伙突然怎麼哄都哄不好了。

原來人家已經揭穿了她的謊言，卻還在看着她賣力的表演。

卑鄙的無賴。

不過，因為她打不過卑鄙的無賴，只好換個方式得到她想要的。

# 第206章 誘驢拉磨

“我想再回趟花果山。”她直接說出自己的目的。

又何必藏着掖着呢。

墨塵直視着她：“告假？”

九洛毫不畏懼直視他凌厲的眼波，點頭道：“一天就好。”

墨塵也不答話，目光移向玄初：“你告過假嗎？”

玄初自從被墨塵看上當了跑腿的壯丁，戰戰兢兢、兢兢業業，從來沒有休息過一天，時刻待命。

他也想偷個懶，關鍵是他不敢。

九洛看到玄初嘿嘿笑着擺手，沒有理會，繼續跟墨塵祈求：“只一天，我去把另一壇醉仙玲瓏棗帶回來。”

墨塵瞧着她彷彿在用這種方式揭穿她的謊言：“別把別人當成傻瓜。你說實話也許我還會幫你。”

九洛打心眼裡想把她在花果山乾的那些事瞞下。

不想跟任何人提起。

可自打她知道了那面古今鏡，她便明白根本瞞不了墨塵。

既然瞞不了，索性坦白好了。

她的神情放鬆下來，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樣子：“好吧，我說實話，我擔心花果山出事了，所以必須回去看看。”

墨塵面上無波，嘴上卻犀利：“你是延壽司的人。”

九洛愣了一下。

她還從未把自己當成延壽司的人看待過。

她一直把這裏當成寄人籬下、暫時庇護的居所。

“我是花果山的妖。”

她刻意把“妖”字說得很重。

也不知自己是出於什麼原因。

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仙，而她卻是神仙眼裡輕如草芥的妖精，這道天塹橫亘在她與他之間，令她不敢放肆的袒露心中所想。

“妖？”墨塵仿若對她這種自嘲不以為然。思緒一時飄遠。

九洛又喚了他一聲提醒他回歸正題，墨塵這才收回神思說道：“花果山沒有什麼大事。你不用回去。”

“尊上怎知？”她不信。

墨塵隨手捏了個訣往地上一扔，參小七急不可待的鑽了出來。

九洛訝然，隨即醒悟，這裏也被墨塵下了禁制，難怪她喚不出來參小七。

參小七看到玄初並不緊張，目光轉向墨塵時，身體無法控制的矮了下去。他身上釋放的威壓太熟悉了。就是這股威壓控制着他無法回應主子，令他一直徘徊在結界外干著急。

九洛明知墨塵搗鬼，卻也不敢跟他明着抗議，只拉了參小七向一邊走去，急切問道：“山上一切可好？有沒有別的妖來犯？猴子們和樹妖都聽話嗎？”

參小七捏捏鼻子，滔滔不絕彙報着山上的大小事，雖然瑣碎，一切都好。

九洛總算放下心來。她又低聲囑咐了幾句，這才放參小七走。

“放心了？”墨塵問她。

九洛看着參小七消失在地面，這才回頭對墨塵笑了笑：“謝謝尊上成全。”

“現在不回去了？”他問。

“暫時不回了。”

“暫時？這三個月你都別想離開延壽司。”

“為什麼？”

“延壽司建司大典馬上要開始了，我要你去參加比賽。”墨塵像是在說一件無比輕鬆的事。

九洛卻瞪大眼睛：“參加比賽？什麼比賽？我不去。”

“有獎勵。你聽了一定會答應。”墨塵知道她性子倔，雖然平日里在他面前委屈求全，可若是真惹毛了她，她那刻意壓制的野性爆發出來，他也拿她沒有辦法。

所以，想要驢拉磨，總要在前面吊根紅蘿蔔才好。

“獎勵？”九洛耳朵豎起來，眸光亮了亮。

墨塵掩住笑意，點點頭：“你是不是想見孫猴子？”

“你願意幫我？”九洛抓住他的胳膊，指尖的顫抖傳到他身上。

# 第207章 備戰（第一更）

“你去參加比賽，贏了就帶你去見猴子。”

墨塵說的雲淡風輕，玄初卻瞪大了眼睛。他擔憂的看着九洛，欲言又止。

九洛只對後半句感興趣，興奮地問道：“說話算數？贏了就能見猴子？不騙我？”

“廢話。不過，你一定要贏了才行。”墨塵強調那個贏字，九洛這才醒悟過來，疑惑發問，“什麼才算是贏？我對你們的比賽一竅不通，你總要給我講講，讓我明白這事到底有多難。”

墨塵一邊聽她在那憂慮，一邊夾了個棗子放進嘴裏慢慢享受，半晌才睜開眼道：“簡單，拿第一就算贏？”

九洛注視着他眼中劃過的光亮，總覺得不懷好意。

“第一？”延壽司里高手如雲，她一個剛剛晉陞仙婢的小妖爭第一？她自己都覺得這像個笑話。

玄初立即接上她的話，恭敬的向墨塵提議道：“尊上，這件事還是從長計議。歷屆比賽都有傷亡，以九洛的仙階想要勝出實在風險太大，只怕她有什麼不測。”

墨塵放下玉箸瞪了一眼還想勸說的玄初：“你是認為我玉清殿的人都是廢物？斗不過內務庭與那幾個宮的蠢貨們？“

呃

這句話這麼犀利，玄初不敢接下去了。

可是，尊上怎麼說那些人是蠢貨？

不都是他的下屬嗎？

九洛拉住還想勸說下去的玄初，給他一個莫要再說的眼神，態度堅定的對墨塵說道：“好，我參加。”

不是還有三個月嗎？

既然他都說那些人是蠢貨，那她就試試。

這三界內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九洛決定了的事，就會全力以赴。

她開始更加刻苦的修鍊大乘般若心法。同時，每天澆田的次數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兩倍。

因為新開墾出來的靈田需要先用藥湯灌溉、滋養，等靈田的靈氣充沛后再種植靈植。

九洛一點也不偷懶懈怠，相反，每一次提水的過程都格外珍惜。

整晚的修鍊令她全身酸痛，靈力也明顯應接不暇。

而盛月桶能充分提供她想要的天地靈氣。早上澆田過程中盛月桶會把源源不斷的天地靈氣通過她的髮膚、毛孔、呼吸統統滲入到她的體內，讓她一直保持着新鮮的活力。

墨塵特許她下午不用開墾靈田，可以專註修鍊，但九洛覺得自己既然掌握了一心兩用的方法，一邊開墾靈田一邊打盹互不耽誤，索性就用這個辦法來磨練自己。

靈田多了，將來種出來的靈植也有助於修鍊。

一舉多得的好事，她不想浪費。

想到這些，她干起來更加賣力。

她說服墨塵在靈田裡使用靈蟲翻地鬆土，增加靈田的繁殖力。

墨塵之前只是想懲罰她，現在氣消了大半，也就由她去了。

不到半月，靈蟲的作用發揮的非常明顯，靈植長得比之前的速度快了一倍，再過一月便可豐收一茬。

每隔一天晚上，墨塵都帶着九洛去江心亭里殺怪獸。墨塵不許她用紫荊藤鐲，只讓她用自己的靈火對付那些比她強上幾倍的怪物。

一開始她要用幾個時辰才能把一隻怪獸殺死，還會負點傷回來。常常被站在一旁，邊吃棗子邊看熱鬧的墨塵嫌棄鄙夷。

後來，慢慢的，她的靈火控制的越來越嫻熟，殺怪的時間也越來越短。

# 第208章 回溯（第二更）

“嗯，有點進步。”墨塵看着江面上那具龐大的怪獸屍體，撇撇嘴。繼續吃棗子。棗核吐到江面上，砸在怪獸身上便是一個小洞。驚得吃肉的江魚呼啦散開。

九洛本想歇上一歇，喘口氣，卻見對面山上又是一陣怒吼咆哮，另外一隻強大的怪獸飛馳而來。

九洛喘着大氣，衝著墨塵大吼：“你就不能讓我歇上一會兒？你養那麼多怪獸就是為了讓我殺來練手的嗎？我都殺了，你不心疼？”

墨塵又吐出一顆棗核，震得江面上的魚群散開好遠。

“養怪就是為了殺。”他斜睨滿頭大汗的九洛一眼，挑釁道：“想歇？可以。不過拿不了第一，看不到你那孫猴子，本尊可不負責。”他又從虛域掏出一小壺酒來，擺在桌上自斟自飲。

“可惜，有好酒沒有好菜。”他喝下一杯烏衣青梅把玩着手中的酒杯，遺憾的說道。

九洛在他這兒積攢了一肚子火，衝著不怕死的怪獸撲過去，雙手結印，把它阻隔到江心亭百米之外。

渣渣，真是可惡到極點。

她在這兒拚死拼活，他卻在那感嘆有酒沒菜？

要知道她連晚飯還沒吃上一口呢。

她心裏有氣，下手便重，怪獸雖厲害，卻敵不過她的業火紅蓮。她出了絕招，怪獸幾下被打死，沉屍江面。不大會兒功夫，魚群比刀子還麻利的處理完屍體，九洛在緊要關頭取出內丹，收進乾坤袋子里。

來江上殺怪有兩大好處，一是靈力持續在增加，二是收集到了好幾顆內丹。這是個好東西，留着將來給靈歌用。

她擦把汗坐在墨塵對面，拿過酒壺想給自己斟上一杯，墨塵卻眼急手快把酒壺搶了過去。

“想喝跟上官要去。我這沒有你的份兒。”酒壺被他攔在懷裡，模樣小氣又欠揍。

九洛被他噎得愣是沒說出什麼頂撞他的話來。

這明明是她釀的酒，喝一口還要看人家臉色。

老子信了你的邪。太沒天理了。

她剛才用了業火紅蓮，體內靈力一時半會兒回不來，墨塵仔細辨聽她的喘息聲，判斷她還有多少餘力。

“你發現沒？”他問。

她撩起眼皮狠狠瞪了他一眼，不想說話。

墨塵並不在意，自顧自的笑了笑，接着說道：“你靈力回溯的速度有所增長了。跟你勤奮殺怪的努力分不開。”

九洛聽完他的話，暗自調息，發現體內靈力不似以前一般，每用一次就枯竭很久。她剛剛用靈力擊敗怪獸，按理說體內的靈力會消失一段時間。

但，現在她凝神靜氣，可以感覺到腹部開始發熱，又有靈力慢慢凝聚起來。

這是個好現象。

不過，怎麼她身體的一點點變化他全都能知道？

這種感覺也太可怕了。

像是在露天洗澡，完全沒有安全感。

她眨巴着一雙含水蘊霧的杏核眼，看着他。

這廝真難斗。

“嗯？看什麼？”墨塵被她看着心裏竟有些莫名的不安。以前可不會這樣。他把這全歸罪於烏衣青梅酒的副作用。

於是，他那個關於她靈力回溯的新發現就不了了之了。

九洛急於修鍊大乘般若心法，催着他快點回去，誰知他站起來看着沒有月光籠罩的江面，又生出新的幺蛾子。

“回去給本尊炒幾個下酒菜吃。”

九洛：“”好，毒死你。

# 第209章 她還是她（為盟主擼起袖子加更）

延壽司里眾仙的仙階不同，有的還需要進食，有的完全辟穀狀態。

九洛當然屬於進食的那種，每天定時都會有內務庭的人來給她和小仙參送飯。送飯的人進不來，只在外面喊一聲，九洛便穿過禁制把飯菜拎回來。

有時玄初來給墨塵跑腿幹活，會順道把吃的帶過來。

飯菜的味道雖然一般，但有總比沒有強。

今天從江上回來的晚，吃的東西都涼透了。

九洛吃了兩口，食不知味，便扔在一邊。

小仙參挺着小肚子躺在床上，一下一下打着飽嗝，閉着眼不知在想些什麼。九洛看着她，以為她要睡着了，誰知她卻咕咚翻了個身趴在牆上刻起字來。

九洛瞟了一眼，第十個“正”字。

小仙參每天都在計算着與靈歌分開的日子。

想不到日子過得飛快，眨眼間靈歌閉關修鍊已經五十天了。

她翻出一身在花果山帶來的青色衣衫，跑到后間洗澡，換掉身上這身帶着煙火氣息的紅色官服。

整個人泡進浴桶里時，她腦海中突然浮現出墨塵中毒身亡的慘狀，不由得打個寒戰，把腦袋扎進了水裡。

墨塵沐浴出來時，九洛已經做好飯菜離開了。桌上擺着四菜一湯。平時他喝酒的酒壺酒盞也擺放整齊。

菜的模樣看着還行，不知味道如何。

他夾了一筷子放進嘴裏，嚼了嚼，臉上掛着的笑意漸漸淹沒在菜的味道里。

“呸呸呸。”菜被他吐了出來。

又夾了一筷子，想了想，鼓起勇氣放進了嘴裏。

這一次，他差點把先前吃的棗子從胃裡翻出來。

“這臭丫頭。”存心想整我。

他放下筷子，趕緊用醉仙玲瓏棗壓壓驚，剩下的兩個菜和一個湯，他連嘗都不想嘗。

端到外面溜達好久，找了一隻延壽司里散養的土撥鼠餵給它吃，小傢伙倒霉催的吃飽飯跑出來閑逛，被尊上抓了壯丁。碟子里的東西它聞了聞立即想逃，被墨塵威逼利誘硬塞進嘴裏一口，隨即躺倒口吐白沫。

墨塵惋惜的站起身，剛走，那狡猾的土撥鼠“哧溜”翻身撒丫子跑了。

原來裝死。

什麼時候延壽司的靈獸都開始學壞了。

墨塵默默地往回走，從此打消了讓九洛為他做飯的念頭。

他抬頭望着庭院里的海棠樹，唇角微微上揚。

第二天，九洛一身天青色衣裙出現在庭院里。

盛月桶經過他昨夜的加持，今天變得格外沉重。

九洛明白禍起那一桌子飯菜，一聲不吭的默默打水澆田，每艱辛的邁出一步，都在心裏鼓勵自己，這是修行，這是為自己好，這是為了見猴子。

汗水凝成珠子一顆顆滾落下來，即使雙腿打顫，雙臂酸痛，她一聲不吭，咬着牙堅持一步又一步。

墨塵站在窗邊凝視着院中蹣跚的九洛，一遍又一遍在心裏為她數着趟數。

她還是那樣倔強，還是那樣不服輸。

她，其實還是她。

距離延壽司建司大典還有十天，墨塵又變了折磨九洛的花樣。

“來，嘗嘗本尊的手藝如何？”

本該殺怪的日子，墨塵沒有讓她去，反而帶着她來到那間煉丹房的另一個空間里。

比起江上孤亭，這裏翠竹環繞，金桂飄香，竟是一排雅緻竹屋點綴在林間。

天上一輪明月，地上兩個人影。

飯菜擺在蔥鬱的矮叢與綻放的百花之間。

九洛看着眼前景色，似有熟悉之感，卻不知在哪裡見過。

她恍惚之際，墨塵已然倒好了酒，喚她道：“過來坐，陪我喝酒、賞月。”

# 第210章 棋子（為碧嵐清雲盟主加更）

九洛坐下來看着滿桌子的飯菜，心道：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嫩了點。

“我不餓，看着你吃。”

墨塵夾了菜放進她碗里：“吃。”

九洛盯着桌上的飯菜，發現碟子里的都是她種的靈植。

她還從來沒吃過靈植做成的飯菜。

自上次給墨塵做了一次飯後，他對她的訓練更加苛刻，而且絕口不提吃飯的事。今晚面對豐盛的宴席，九洛感受到的不是涓涓盛情，而是他的不懷好意。

她覺得有必須把誤會解釋清楚。免得他誤對她下手。

“有件事我想跟你解釋下，我熱愛做飯事業，發自真心的熱愛。可是，我不是這方面的天才，花果山上的猴子都知道我做飯難吃。那頓晚飯不是我主動做給你的，是你逼我做的。後果不應該由我承擔。”

九洛看着墨塵，想讓他明白她真沒想毒死他。

墨塵手指磕在桌面上，側頭問她：“什麼晚飯？我怎麼不記得了。”

“我只記得你想要見孫猴子，不知這個理由能不能讓你吃下我做的飯菜。”

九洛面對威脅，妥協了。

出乎意料的是，當飯菜入口，味道竟然出奇的美味。

比她自己做的那些毒藥好吃百倍。

她貪婪的吃了大半，墨塵喝酒笑看着。

“這些靈植是你自己辛苦澆灌出來的，做成丹丸太可惜了。嘗嘗它們應該有的味道，也不枉費你受一場累。”

“謝謝你，我第一次吃靈植做的飯菜，味道還真的不錯。”

“本尊試試手藝。和你無關。”

九洛笑着給他斟了酒：“我體內對於這些靈植沒有反應，所以你才想了這個辦法是不是？”

九洛不傻。雖然一直跟他鬥嘴，偶爾也和他對着干，但她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好。

包括那些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折磨，無一不在助推着她變得強大。

被祝九洛看穿，他倒也不着急。與她碰杯后，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你要面對的不止是延壽司的人，還有斗齋司派來參加比賽的人。危險處處都是，你代表玉清殿，所以我可不想你丟本尊的臉。”

九洛第一次聽說斗齋司也派人來參加：“他們不是觀看典禮嗎？為何還參加比賽？”

墨塵拉開長談的架式，緩緩說道：“天界內兩大仙衙分別是延壽司與斗齋司。三界眾生皆知，南斗穿紅衣。北斗穿白衣。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我們延壽司一直得三界供奉最多，而北斗不服氣，常常與我們攀比，玉帝為了制衡雙方實力，也始終爭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鼓勵雙方爭鬥。所以流傳下來的規矩就是，雙方都會派人參加彼此的慶典，同時，以打敗對方最得意的仙官為樂事。”

“此次你參加這場比賽，不贏則罷，一旦勝出定會成為斗齋司的目標，你靈力時有時無，又對靈植、仙草等物沒有反應，所以，只能試試這個辦法。以食補氣。”

九洛聽的后脊發涼，感覺自己像是墨塵擺在棋盤上的棋子。

# 第211章 雨中對飲（第一更）

許是喝了酒的緣故，墨塵今晚的話略多一些，講完了兩司的明爭暗鬥，話題又轉移到延壽司的那些狡猾的靈獸身上，繼而罵起了以司祿為首的幾位星君來。

“全都是各懷鬼胎的混蛋。”

九洛環視四周，估計那幾位挨上司抱怨的星君不會偷聽了去，便也沒有勸阻，聽他繼續吐槽。

此時，天空飄起了雨絲，淅淅瀝瀝落在兩人臉上，身上。月亮不知何時隱匿在雲層後面，不見蹤影。

秋雨微涼，九洛見宴席過半，想要勸他收了回去，墨塵卻不在乎，捏訣設了個結界，把兩人與外面的雨滴隔絕開來。

九洛仰着頭，看夜空中墜落的雨滴，如水晶珠子一顆接一顆的掉下來，眼看要砸在臉上，卻被一層無形的屏障遮住，雨珠偏離了方向，沒有按着既定的軌道行駛，反而滑到了另一邊。

她仰頭注視着怪異的雨點，感覺一切都不真實。

墨塵看着她的傻樣子，突然拽着她的袖子，把她拉回座位上。

“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九洛看着雨滴在半空改變了方向落到別處，這才把視線轉移到墨塵身上。

“你的生辰？”

凡間許多人有此一問，皆因這個原因。

墨塵卻搖頭否認：“再猜。”

九洛垂下頭，聽着結界外的雨聲，揣測着他的問題。

今天是八月初六，不是他的生辰，也不是她自己的生辰，會是什麼特殊的日子呢？

不管是什麼日子，好像都跟她無關。

“猜中有獎嗎？”她問。

墨塵伸出手捏了捏她挺翹的鼻子：“你可真是會算計。”

這是他主動向她承認自己不是三千后，第一次對她做出親昵的動作。

九洛紅了臉，歪過頭避開他的視線。

他指尖還殘留着她皮膚的滑膩觸感，心頭一熱，眼前拼湊出一副凌亂的畫面。

他突然自嘲的笑了一聲，抓過她的手。

他的掌心炙熱，九洛想要掙脫，墨塵卻翻開她的掌心看向幻魂龜。

“這可是個好東西。不過，你沒好好利用。”

九洛聽他這樣說，立即來了興趣，忘記自己的小手還被他攥着，身體向前探了探，看着手心裏縮得只剩下一隻龜殼的幻魂龜，好奇問他：“如何利用？”

墨塵這次未賣關子，直接教了她一套法訣。

這套法訣雖然不長，發音卻很古怪。

幻魂龜在手洛掌心伸長了脖子。

彷彿猜出她的疑惑，墨塵主動解釋道：“這是上古留下的法訣，當遇到更強大的幻魂術時，可以以牙還牙，安全身退。放心用，我不會害你。”

九洛安靜的聽他說著，黑的濃郁的夜色如一塊巨大的幕布在他身後低垂，襯得他面如溫玉泛着柔光，眉眼如山深邃沉靜，九洛一時恍惚看得發了呆。

他敲了敲她的頭，戲弄她道：“是不是認為本尊秀色可餐？起了什麼不好的歹心？”

“呸。胡說八道。”

渣渣。

九洛紅了臉，奪過自己的手，使勁在他握過的地方搓着。好像這樣就能把那些他給的令她心跳的感覺都抹掉。

墨塵逗完她，自己開心的笑了。

“你記住，大賽時比的不僅是法力高低，重要還看心性，看應變能力，看你對事物的判斷力。必要的時候，有些該殺的人，不要手軟。否則，你走不出迷天陣。”

# 第212章 建司大典（第二更）

延壽司的建司大典，在眾仙期盼中如期而至。

九洛起的格外早，洗漱后把那身青色衣衫換成了延壽司的紅色官服，照例先去澆田，照看靈植。小仙參亦步亦趨跟在她後面，噘着嘴表示自己要跟着一起去。

九洛不忍她的可憐樣，向墨塵求了一天假給她，讓她可以去瞧仍在閉關的靈歌。

小仙參這才不纏着她，滿意的突破禁制，隱身跑向上官君千的庭院。

墨塵嫌小仙參呱噪，正好用這個辦法打發走她，喚了九洛進殿一起用飯。

“靈植做的，吃完有勁。可不能丟玉清殿的臉。”

他嘴上說得嚴肅，手中的筷子卻不停的給她夾菜，眼看着她的碗里堆滿了吃的。

墨塵的廚藝數一數二，九洛嘗過之後就像是有人在胃裡種了饞蟲，時不時的惦記着。

只要她一想到他做的美食，就會格外聽墨塵的話，他說殺幾個怪，就殺幾個怪，絕不討價還價。

做為獎勵墨塵會親自下廚，幫她做一頓豐盛的晚餐。

今天例外，他大早上就起來為她做好了飯菜。

“吃好了才有力氣殺敵。”他勸她多吃點。

九洛抬起頭，問道：“殺？你是說”後面的話她沒敢說下去。

墨塵點頭：“何君子、月蝶、石三刀之流都會參加這次大比，以前他們不是一直欺負你？現在以你的能力，打他們三個綽綽有餘，如果他們擋路---就殺了。”

最後三個字他說的淺描淡寫，彷彿他讓九洛殺的是幾頭他豢養的怪獸。

九洛神色微凜，不敢置信：“殺了？他們可是延壽司的人。”說殺就殺嗎？她倒是一直不喜這幾人。尤其是月蝶與何君子屢次陷害她，對靈歌欺辱更甚，早就想找個機會教訓一下她們。

可是，殺了真行的通嗎？

墨塵神色淡然：“如果你不殺她們，她們很可能就找機會殺掉你。迷天陣里的生死概不追究，所以，想活着就要狠得下心。”

九洛注視着眼前的男子，一時之間搞不清楚，他是整個延壽司的尊上，還是她一人的尊上。

大典儀式在後廣場舉行。

廣場正中央搭起了一個巨大的檯子，懸在廣場上方。

台上被紅白兩色分成兩個陣營。

紅色官服的站在左邊，白色官服的站在右邊。

上官君千告訴九洛，穿白色官服的是斗齋司派來觀禮的，站在尊上右手邊的是斗齋司的排在第六位的北極武曲星君。

九洛仔細打量半晌，此人一襲白色官服，身材魁梧，面容嚴肅，一對粗眉向上揚着，看誰都是一副不服的樣子。難怪斗齋司派他來。

九洛再去瞧台下，廣場四分之三的空地上都是紅衣，只有一角被白衣佔據。估計是準備進入迷天陣的那批人。

難得一見的司命星君在台上說著場面話，台下的着紅白兩色的眾仙們安靜的聽着。九洛瞧着他的大肚子，恍然感嘆造化弄人。

當初她一心想要去見司命星君，想求他能為猴子逆天改命。

如今想來，自己的那個願望真是太傻了。

他雖是手握三界內生靈命薄，可是，真正寫命薄的人卻不是他。他只不過照着命薄里寫的去監督執行而已。

# 第213章 迷天陣（為古濤來盟主加更）

真正能改變命運的只有自己。

比如當下，比如此刻。

她祝九洛一定要打敗那些競爭對手，爭得第一，去見猴子。

突然，司命星君高喝一聲，其他五位星君手臂指向天空，晴朗天空頓時變色，廣場上空出現一個巨大的漩渦。

“此次比賽與往常略有不同。往常的彩頭都是由組織者提前準備好，得彩頭者奪得頭籌。而這一次，據可靠消息來報，魔界的人在前兩日先我們一步闖進了迷天陣，妄想奪取迷天陣陣眼。為此，我延壽司與斗齋司商議，一致決定，凡兩司仙官斬殺魔界之人保護陣眼者贏得此次比賽頭籌。有魔界的人在，迷天陣已經不同往日，危險重重，允許報名者退出比賽。但，一旦進入迷天陣，陣不破，無法離開。望諸位各自保重。開啟陣門。”

司命沉聲命令，天空上的漩渦越變越大，旋轉的速度越來越快。

一直站在九洛身邊沉默的玄初提醒她道：“這是送你們進迷天陣的傳送陣。進去后一定要小心。寧可”他後面的話還未說完，一股無法抗拒的吸力把九洛捲起，只覺得眼前閃過一道金光，下一息，九洛發現自己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腳邊是波濤滾滾的海浪，一浪又一浪撲在腳面上，打濕了鞋襪。

她看清腳下狀況，連忙向後退了幾步。

捏個訣烘乾了濕鞋襪，這才抬眼四處打量，周身竟然被濃濃的迷霧包圍，看不清遠處景物。

耳邊除了海浪聲，還有一種不易分辨的喘息聲，夾雜在海浪聲里，由遠及近。

九洛雖聽墨塵介紹過迷天陣的大致情況，也聽他分析了入陣后所面臨到的困難，可是，身臨其境時，卻又是另一番感受。

她快速的分析着自己面臨的危險。

首先，環境不明。迷天陣之所以稱為迷天陣，是因為每個闖陣的人面臨的環境皆不相同。可說是與自己當時的心境有關。所以，這裏面有什麼，即使墨塵給他分析過，她也不得而知。

其次，敵人頗多。入陣前，她站在人群中感受到幾束不懷好意的目光，緊緊盯着自己。沿着目光瞪回去，不出所料是月蝶與何君子幾人。如果相遇，除了要應付陣內的情況，還要對付這幾人。

最後，魔界環伺。墨塵未提魔界進入迷天陣之事。估計他也是剛剛知道。那她此次要想拿第一，就不僅僅是對付兩司的同僚，而是要與魔界之人交手，保護陣眼。

九洛突然覺得這事有點坑。

司命星君宣布完規則，墨塵的臉瞬間陰沉下來。

為何沒人向他彙報有魔界的人混進了迷天陣。

如果他事先知道此事，是絕對不會允許九洛入陣比賽的。

他想要阻攔，然而，已經來不及了。

下一瞬，九洛就同所有參賽者一起被傳送陣送到了迷天陣內。

他看着九洛消失在眼前，心中升起一種不祥的預感。

魔界已經很久未踏入三界之內，為何突然出現在迷天陣里。還有前段時間花果山出現的那股魔氣，都在提醒着他，有大事要發生了。

# 第214章 石言玉（為汐月盟主加更）

九洛聽音辨位，感覺左後方有不明物向她這裏飛奔過來。

她屏住呼吸，拿捏着分寸，雖然大霧遮住了視線，她的其他感觀卻靈敏的很。

千鈞一發之際，她結印打出一掌，只聽“哎呦”一聲，有人中招倒在海水裡。

九洛聽那奔跑的聲音還以為是什麼巨大的怪物，卻不想竟是仙家。

她站定身子，並未說話。

海面上響起罵罵咧咧的聲音。

九洛聽得刺耳，照着罵人的方向又結印打了過去，這一次卻打了個空，對方竟然躲開了。

“你有完沒完？想打死我嗎？”

那個聲音不滿的抱怨，從海水裡站起來，拖着濕漉漉的身子向九洛這邊走過來。

九洛警惕的把靈火凝結在掌心，隨時防備敵人偷襲。

卻聽那個聲音說道：“別打我，我是斗齋司的石言玉，不是魔界之人。”

九洛冷哼：“我怎麼知道你不是魔界之人假扮的石言玉，我又不認識你。何況你一上來就對我下狠手，憑什麼信你？”

石言玉嘻嘻笑道：“你也說不認識我了，我就是說我是玉言石又有什麼關係。只要我不是魔界之人不就行了。剛才對你下手也不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

“怪我？”九洛的聲調高了上去，我字里透着不滿。她話說完就換了一個地方。身體移向另一邊。

為了防止對方根據聲音找到她，她在迷霧中每說完一句話，都換個位置，防止被暗算。

石言玉的腳步聲響起，邊走邊道：“可不是怪你，你身上帶着怪獸的內丹，迷霧裡就你這裏一處亮光，我哪知你是誰，還當你是迷天陣里的怪物呢。哎，我說，你能別挪來挪去嘛？剛才你那一掌我就知道不是怪物所為了。我不會再傷你的。咱倆能不能坐下來，談談，你躲來躲去有什麼用。”

九洛聽他說完，立即低頭看身上的乾坤袋，並未異樣。可是對方是怎麼看出她身上帶有怪獸內丹的。

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談什麼？我和你沒什麼好談的。”

她解下錢坤袋藏進袖子里，不知這樣他還能不能看到？

石言玉咳咳兩聲：“你藏在哪裡都沒用。我天生有這種本事，誰藏了內丹都逃不過我的法眼。除非你吃了。”

吃了？

九洛才不。

她後悔應該把內丹留下來交給上官君千或玄初。

她哪裡知道一進迷天陣就遇到這樣一個怪物。

“別說廢話了，你到底想怎樣？”她又移動身體，換了位置。雖然他說他能根據內丹判斷出她的位置，但她也能通過聲音分析出對方距離自己有多遠，以規避他的突然襲擊。

石言玉想不到對方是個如此謹慎之人，勸了兩句，突然不勸了。

“你不嫌累的話，愛怎麼動就怎麼動。我就坐在這兒跟你談一談。你聽着就行。合適呢就干，不合適呢我另找他人。”

九洛聽着他說完，沒有接話。

他停了片刻，跟九洛商量道：“迷天陣里危機四伏，一個人行走終究勢單力薄，不如我們結盟，一起結伴闖陣可好？”

“不好。”九洛想都沒想就回絕了他。

“為什麼不好？”他覺得這是件雙方得利的事，不明白她為什麼要拒絕。

九洛哼了一聲：“我討厭姓石的。石三刀你認識嗎？”

# 第215章 障陣（第一更）

“石三刀是個什麼玩意？姓石的招你惹你了？好吧好吧，為了達成合作，我不姓石了，你喜歡什麼姓？我改成什麼姓，這樣可以結伴闖陣了吧？你這人真是太隨性了，竟然因為一個人討厭一個姓氏。可笑可笑。”

石言玉在那裡嘟嘟囔囔不滿九洛，九洛覺得他才可笑。

“隨性？你才隨性吧？為達目的連自己姓什麼都可以隨便改。”

“姓什麼叫什麼重要嗎？不論我姓石還是姓言姓玉，我都是我。不會因為這些外物而改變。在意這些還修什麼仙？”

九洛被他頂的一時沒話，摸索着旁邊的岩石坐了下來。

不在意這些又要在意哪些呢？

四周全是迷霧，除了大海的聲音就是石言玉走來走去的腳步聲。

現在的她就像個睜眼瞎，一種無助的恐慌包圍着她，逼得她對同樣身處險境的人有了莫名的親近感，想要聽聽對方的聲音。

“你在干什麼？”

她看不見他，好奇他為何不歇一歇，想個辦法如何走出去。

她甜糯清澈的聲音如石沉大海，半天得不到回應。

九洛有些失望，索性不再理他，喚出幻魂龜，詢問現在所處的環境是種什麼情況。

幻魂龜活了萬萬年，經歷了十幾位主人，有仙有妖甚至是魔。他跟着主人經歷了很多很多有趣或危險的事，他在九洛面前就是一本會說話的活典籍。

九洛的疑問很快有了答案。

迷心陣的大陣里分十二個子陣。每個子陣各不相同，只要找到陣眼，便能破陣。

目前她所處的陣法名為障。特點便是遮住視線的迷霧，讓入陣之人不辨敵情。

危險是迷霧中突然冒出來的妖獸。

九洛四下張望，問老龜：“妖獸難道能在迷霧中視物？”

老龜伸着脖子轉了一圈，十分肯定的告訴主人，現在他們就已經被怪獸包圍了。

九洛警惕起來，雙掌結印，腕上的紫荊藤鐲泛着深幽之光。

為確保幻魂龜的安全，她把他收了回去，整個人全神貫注的聽着周圍的動靜。

空氣里除了大海聲，還有石言玉的腳步聲，剩下的就是她心裏緊繃的那根弦，錚錚不休。隨時要把鋒利的箭矢放出去奪人性命。

突然，石言玉發出一聲驚叫，九洛差點就把法印打出去。卻聽他下一聲開口笑道：“明白了，明白了，終於明。”

白字未出口，就聽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吼聲由遠及近，快如閃電撲向石言玉。

九洛看不到眼前的情形，只能豎起耳朵靠聽。

她以為石言玉一定會吃虧。

畢竟濃霧遮目，妖獸卻能看清獵物位置，這種敵在暗我在明的被動局勢，吃虧是在所難免的。

幾聲打鬥過後，就聽一聲發自獸類的嘶吼再起，隨即一股血腥味伴着海水的咸腥味竄入九洛的鼻子里，她皺眉，關切問道：“姓石的你沒事吧？”

“別說話。”石言玉聲音中帶着急躁與警告。

九洛也知這樣出聲會引起妖獸的注意，可是，她不想就這樣讓石言玉死在妖獸嘴裏。

她突然覺得他剛才要求搭伴共同禦敵的主意是個好主意。

“我來幫你。”她向著打鬥的方向飛了過去。

# 第216章 打量

妖獸一邊與石言玉纏鬥，一邊分身對付九洛。

九洛還在擔心自己貿然出手會不會錯傷了石言玉，誰知不等她兒犯錯，妖獸已經迫不及待的殺了上來。

九洛心有殺意，在敵人位置不明的情況下不敢動用紫荊藤鐲，以免殺錯了人。她先用蓮花法印探了探路，弄明妖獸的位置后，立即釋放出紫荊藤鐲。

紫荊藤鐲的威力自是那妖獸無法抵擋的，迷霧中，九洛只聽到一聲凄厲的嘶吼，緊接着是嘎嘣嘎嘣骨頭盡碎的聲音，然後再無其他。

紫荊藤鐲殺完妖獸，乖巧的回到九洛腕上，一如往昔般的嫻靜羞澀。九洛滿意的對它笑了笑，身邊撲來一物，未近身先嚷道：“別動手，別動手，自己人。是我，石言玉。”

九洛向身側跨了一步，躲開抓過來的手，刺他道：“誰和你是自己人？蠢。”

石言玉抓了個空，也不氣餒，聽她如此說反而生了氣：“咦，你這小丫頭說話可真氣人。要不是我捨身引了那頭妖獸過去，說不定此刻你已經葬身妖腹了。”

九洛噗嗤笑出聲來：“明明是我救你了，你倒在這兒充起英雄來。死不死？”

離得近了，九洛能看到對方身形輪廓，竟然高出她幾個頭，比她認識的所有人都要高。

她仰起頭，想看清那人面目，卻發現除了看到四方的下巴處，就是那副像耳環一樣垂下來的大耳垂。

九洛嘀咕：怪人。

石言玉好像受了傷，聽她嘲諷也不生氣，拖着一條腿坐在九洛剛坐的那塊岩石上。

他坐下，剛好與九洛平視。

九洛這才看清，此人眼大如銅鈴，眉毛又長又密實，全都豎在眉骨上，樣子實在是凶煞不討人喜。

她掃過他一身白衣，果然是斗齋司的官服。可是，這白衣穿在凌白身上是仙氣飄然，穿在石言玉身上卻像是有人給黑熊套上綢緞衣裳，違和的很。

石言玉也在打量眼前的小女子。身形略顯削瘦，眉眼靈動如秋湖春水，翹鼻櫻唇，嘴角不笑自揚，抬眸睫動間牽人心魄，好一個美人胚子。

可惜嘴上利害，跟刀子一樣鋒利割人。

“長得不錯。就是嘴不好。”石言玉把心中所想直言不諱說了出來。

關鍵是她身上氣質，亦邪亦正，讓人捉摸不透。

九洛瞪他一眼，不甘示弱頂回去：“長得好壞與你何干？好不好用你來置喙？不謝我救命之恩，反而出言不遜，斗齋司派你來是送死的嗎？”

斗齋司當然不會派無能之輩參加此次大比，凡是能來這裏進入法陣的，皆是斗齋司幾位星君千挑萬選出來的。為的就是來這裏一鳴驚人。

石言玉哼了一聲，查看一下腿上的傷勢，看着九洛：“要不是因為你是延壽司的人，我就不管你了。”

九洛不明他何意，他卻繼續說道：“你去前方走三十步，再向右走十步，妖獸的屍體在那兒，你去取了他的內丹來。”

九洛剛才奚落他不過是生氣他說她嘴不好，她自然明白能被派來參加比賽的，定是有些來歷的人物。不可能是泛泛之輩。

他要她去取內丹，卻自己不去取，這裏面定有古怪。

# 第217章 驅霧內丹

“你說的位置太含糊，萬一找不到迷路怎麼辦？不如我把你的腿治好了，你去取。剛才你和那妖過手，具體位置你最清楚。”

九洛走過去要看石言玉的腿傷，他卻躲開了，不讓她看。

“腿傷不用你管，你只管取內丹就行。”

彷彿猜中九洛心思，不等她拒絕，他又接着說道：“我不去取內丹讓你去取是有原因的。這裏的妖獸同性相斥，我要是碰了它，內丹會自溶於獸體內。你以為我為什麼要跟你合作？難道我石言玉會怕這些妖獸？那豈不是丟我斗齋司的臉面。”

“要想走出這個障陣，必須集齊十二妖獸的內丹，雌雄各六顆，方能驅除重重迷霧。而這裏的妖獸又都是一身的怪毛病。如果你去取剛才那隻妖獸的內丹，我們就可以順利得到一顆，同時，持有內丹者眼前的迷霧便散去一些。如果我去取，內丹會溶化。明白了嗎？”

他說的雖然啰嗦，九洛結合上下文算是聽懂了。

“你是說，如果我殺的那個妖獸是雌性，內丹就要你來取？”

石言玉的視線從他傷腿上挪開，看向九洛：“看來你不算笨。叫什麼名字？現在知道我為什麼要跟你合作了？”

九洛撇撇嘴，白了他一眼。

她還是第一次聽人說這種奇怪的事。

如果姓石的說的是真的，那麼，他在聽到她的聲音確定她是女子后，要求跟她結伴而行也就說的通了。

想要走出障陣，必須集齊十二顆妖獸內丹，而憑他之力頂多集齊六顆雌性的妖獸內丹，而另外六顆就要找個女性合作者。當下迷霧重重，不見人影，她便是他最好的選擇。

難怪剛才他寧可改姓，也要與自己結伴共同闖陣，原來是這個道理。

想明白這些，九洛也就清楚，接下來的時間，她要與他一起殺妖獸取內丹了。

“姓石的，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你回答的讓我滿意，我就幫你取。”

“好，你問。”他倒乾脆。

九洛想了想，道：“你是不是能分辨障陣里的妖獸哪只內丹可以驅霧？”

石言玉瞥了她一眼：“小丫頭，你倒是挺聰明。”

“不是我聰明，是你自己告訴我的。”

“我告訴你的？”他覺得不可能。

九洛微微一笑：“你忘記你是怎麼找到我的？你說你看到我身上的內丹。如果你能看到我藏在身上的內丹，那就證明你一眼就能看到妖獸體內的內丹。我們討論姓氏時，你早就發現了周圍有妖獸在慢慢靠近我們。同時，你也了發現了對方就是在障陣里能驅霧的妖獸。所以，你才不惜冒險來回走動，吸引妖獸主動去找你。”

石言玉的目光停在九洛俊俏的面容上，半晌才露出一個笑臉。

“我其實不喜歡太聰明的人。”

九洛學他的口氣同樣說道：“我其實不喜歡心思歹毒的人。”

石言玉的眉毛似乎生氣的抖了一抖，語氣不悅：“你說誰心思歹毒？”

九洛突然大笑兩聲，拍了拍他的肩：“別緊張，我可不是在說你。”

她作了一個“噓”的手勢，側目向他後方抬了抬下巴，示意他看過去。

# 第218章 吊墜

石言玉順着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除了一片蒙蒙白霧，哪看得清什麼東西。

只覺脖子上一痛，吊在胸前的吊墜被九洛狠狠揪了下去。

他回過味來伸手去奪，九洛卻飛快的退後兩步，喝問道：“這是誰給你的？”

石言玉哪有心情回答她的問題，見脖子上的東西被小丫頭使計搶了去，氣得哇哇大叫，瘸着腿就要追上去奪，怎奈他的腿被妖獸所傷，動用法力都無法癒合，此刻正疼的鑽心。

他追了兩步疼的停下，九洛也站定在他夠不到的地方，目光冷厲質問他：“快說你是從哪得來的這個吊墜？”她腕上的紫荊藤鐲已然變成了藤蔓從她腕上纏繞着，遊動着，隨時準備釋放出致命一擊。

石言玉額頭的冷汗滲出密密一層，有傷口疼痛的原因，更多是因為他看到了九洛手腕上蠕動的綠色藤蔓。

就是這束藤蔓殺了妖獸，如果她晚出手一息，他的腿很可能被妖獸硬硬生掀開膝蓋骨。

妖獸被看似不起眼的藤蔓勒碎筋骨的時候，他與那妖獸近在咫尺，它慘死的樣子及骨胳碎裂的聲音，他看的一清二楚，聽得毛骨悚然。所以，他對這條殺氣濃重的藤蔓從一開始便心生了懼意。

他深知如果這條藤蔓纏到自己身上，他定是無法躲避必死無疑。

此刻，眼前那個丫頭似乎對他有了殺意，藤蔓蠢蠢欲動，就因為那條吊墜。

他不想因小失大，爽快答道：“別人送的。”

“誰送的？”九洛嘶吼。

這是娘的遺物，一直收在乾坤袋裡，卻被那個東海龍宮的水蛇精搶了去。她心心念念想要找回來，甚至動用了參族的情報系統，卻不知為何一直無果，今天機緣巧合下得見，她怎能淡然處之，情緒激動再所難免。

她接連追問是何人送他的吊墜，無非想要找出水蛇精的下落。

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在她手中。

他口中的“別人”才是關鍵。

石言玉聽她語氣急切，也猜出事有蹊蹺，這種情況下，一來要跟她合作殺出障陣，二來他也怕萬一激怒她引來殺身之禍，便坦率直言：“此物是我撿的。並不是誰送的。”

“撿的？你以為我傻？”九洛徹底憤怒，紫荊藤鐲勢如破竹向石言玉纏縛過去。他早就防備着她出手，身體巧妙向傷腿方向一歪，躲過藤蔓，就勢在地上打了幾個滾，重重濃霧成為他最好的掩體。

“別衝動。我說的是真的。此物是我在七重天撿到的。因為覺得這物件在火中絲毫無損還能保護它所在的那方位置不受火燒，才一直帶在身上。我真沒騙你。”

石言玉一邊解釋，一邊到處打滾，以防九洛聽音辨位殺了他。

“我親眼看到你殺那妖獸，自知不是你的對手，怎麼會在這種事上騙你，於我自己有什麼好處？吊墜你拿去，我的命我留下。你好好想想，如果我死了，你要殺多少妖獸才能湊齊六顆內丹，何況還有六顆需要我去取”

石言玉的話說到這個份上，九洛也冷靜了下來。

此時的確不是殺人的好時機。

# 第219章 攻略

她並不想殺石言玉。只不過想逼他說出吊墜來歷。他把話說的這麼明白，即便是謊言，此時此地也不能一味糾纏吊墜何來。當務之急是如何走出障陣。

等破了迷天陣，她再去找他問個究竟也來得及。

反正他是斗齋司的人，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廟。剛才是她太過激動嚇着他了。還是要安撫一下才好。

“姓石的，我暫時不殺你。不過要看你表現。儘快用你的方法把雌雄妖獸引來，我助你殺獸取丹，共同走出障陣。”

嗯，這樣安撫一番，他一定會明白我的一片苦心。

“我說的什麼意思，你可聽明白了？”

她的聲音穿透迷霧，字字敲打在石言玉耳膜。石言玉的手撫在傷腿上，嘲笑自己竟然有一天也會淪落到被一個小丫頭威脅性命的份上。

“丫頭，如果能順利離開迷天陣，你去斗齋司找我，我帶你去七重天撿吊墜的地方，也許你想找的人就在那裡。”

九洛心念轉動應了聲好：“你出來吧，我保證不傷你。”

兩人距離不過數丈，就因中間隔着迷霧，誰也看不到誰的位置。

石言玉的輪廓漸漸清晰，不過仍舊保持着安全距離。

九洛摸了摸腕上的紫荊藤鐲，心中湧起一陣說不清的情緒。僅僅不到一年時光，她就從被人任意欺負的廢材變成了可以欺負別人的惡霸，這滋味怎一個“爽”字了得。

四個時辰后，石言玉與九洛默契配合，一個誘敵上鈎一個殺怪取丹，已經有三隻倒霉的雄性妖獸不怕犧牲無私的做了貢獻。

石言玉的腿雖然用了葯，仍舊不太靈活。

他看着九洛取出第三顆內丹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躺倒不動了。

九洛站在他面前奇怪的低頭問道：“為什麼你引來的都是雄獸？雌獸都藏哪去了？”

石言玉躺在地上睜開眼，看着她，竟羞赧的笑了笑道：“我就會布這個吸引雄性的陣法。雌性的還沒學會？”

“什麼？你竟然現學現賣？”九洛真想踹他一腳。不過，她和他不熟，實在不好意思像踢東郭一樣對付他。

石言玉從懷裡摸索半天，掏出一本嶄新的書籍。

他舉起來沖九洛晃了晃：“我累了，你學一下吧。”

九洛一頭黑線接過書看了眼白色封皮，赫然寫着五個大字：迷天陣攻略。

翻開看了看，果然有對障陣的破解之法。

九洛把書粗略的翻了翻，裏面詳細寫着破解十二子陣的方法和心得，詳略得當，是一本破陣好書。

如果真如書中所說的那樣，這個陣很快就會瓦解消失。當然，就怕書里的內容真真假假。

“你這又是哪弄來的？不會也是撿的吧？”九洛半是詢問半是奚落。

石言玉像是受了天大的誤解，瞪着大眼睛，支着眉毛，急忙坐起身來：“撿的？天底下哪有這般好事？這是花光我存了兩百年的靈藥靈草求爺爺告奶奶跟人家換來的。孤本。孤本知道吧？三界之內僅此一本，本來就指望着它揚名立萬了，誰知”後面的話他硬生生給吞了回去。

誰知遇上了祝九洛。

“誰知怎樣？怎麼不說下去了？”九洛挑眉，死死盯住他。

# 第220章 不可方物

呵，打殘了也不會告訴你。石言玉咽了口唾沫，寬大的手掌在傷腿處摩挲來摩挲去。

“誰知雌性陣法是錯的。”他不無遺憾的嘆息。

“錯的？怎麼會是錯的？你不是有攻略嗎？”九洛嘩嘩的抖着書，差點要扔他臉上。

“之前談合作時你可是胸有成竹？現在怎麼辦？”

九洛翻了眼書中的文字記下了驅散迷霧的法訣，掏出三顆內丹置於掌心，以靈力使之騰空在手心之上，開始默念法訣。

看似普通的內丹突然大放異彩，三顆內丹排成品字形，飛快的飛離九洛掌心，聚到她的頭頂，萬道光芒在九洛頭頂綻放開來，射向四面八方，眼前濃得化不開的迷霧像是被光明驅散的黑暗向外圍褪去。

九洛欣喜，臉上漾出笑意。

還不待她笑意擴散，迷霧停在三丈外再無動靜。

九洛不死心的又念了數遍法訣，迷霧像死守陣地的將士，寸土不讓。

三顆內丹仍在她頭頂盤旋，石言玉打量着她新辟出來的清晰可視之地勸說道：“別試了，應該三顆內丹的作用就是如此大小。省點靈力一會兒殺妖獸吧。”

九洛沒理他，又打開書翻到捕捉雌性妖獸陣法那頁仔細看了一遍，這才問石言玉：“這本書到底是誰寫的？為什麼關於驅動內丹的方法是對的，你卻說捕捉雌性妖獸的陣法是錯誤的？”

石言玉想了想，直接繞過第一個問題，回答第二個問題：“我剛才試了這個陣法，可是不管用，你也看到了，剛才那只是雄性的。我本來用的雌性陣法。誰知把雄的吸引來了，你說是不是書上寫錯了。”

九洛瞥了他一眼：“你不行，我來。”

她朝周圍看了看，可視範圍內只是一片沙灘，白色的細沙，隨處可見海水沖刷上來的貝殼和海蟹的干殼。

她找了塊沙灘上唯一一塊還算平整的岩石坐上去，開始默記捕捉雌性妖獸的陣法。

書上簡單幾個字就把雌性與雄性妖獸如何區分寫清楚了。

雄性妖獸的眼睛為藍色，雌性妖獸的眼睛為紫色。

障陣里的妖獸長得幾乎一模一樣，只有此點可以辨別雌雄。

九洛閉上眼想了想，剛才那三隻妖獸的眼睛的確是碧藍色的。如果書上不寫，她可能一時半會還找不到區分的竅門。

她更好奇撰寫此書的人到底是哪位神仙，定然不止一次來過迷天陣，否則怎麼會書寫的面面俱到？

難道是斗齋司的某位人才？

九洛懷着好奇心又看了半天，石言玉躺在她不遠處的白色沙灘上也不打擾她，閉着眼不知在想些什麼。

“喂，一會兒我試試這個陣法，如果有母的上勾，你做好取內丹的準備。”

石言玉睜開眼，看着眼前長相脫俗，貌若嬌花的女子，咂舌暗自惋惜：好好一個美人胚子，說出的話卻山野莽夫似的。可惜，可惜。要是放在師父手裡調教調教，定能脫胎換骨、內外如一，不可方物。

他清了清喉嚨，慢慢坐起身，眼中閃過一絲異樣：“那你去試試。我定當配合。”

九洛聽音辨位面朝大海，開始布陣。

# 第221章 殺妖

步伐是布陣的關鍵，難怪遇到石言玉時迷霧中只聽到他在海邊的腳步聲。原來那是在布陣。

九洛按照書中所示，分別在六煞、五鬼、絕命、生氣方位滴血施法咒，匯聚靈氣結陣，三顆內丹仍舊在她頭頂盤桓。

只見陣法中的四滴血殷紅如珠聚在陣法之上，法訣聲聲如咒，九洛頭頂聚起方寸大小的雲塊，隨着九洛口中法訣加快，雲塊越變越大，顏色漸漸變深變紅。

一直坐在旁邊冷眼旁觀的石言玉猛得坐起身，瞪着大眼睛目不斜視的盯着祝九洛。為什麼她頭頂聚起的招妖雲是紅色的，紅的像火？

九洛對於陣法只懂一點皮毛，頂多在凡間能唬唬人，除此之外的兩界內完全是渣一般的存在，她曾經設的結界是個妖就能破，從來沒有今天這種陣勢。心裏禁不住有一些小激動。

紅雲如烈焰，映的九洛凝脂般的臉蛋染上一層紅色光暈，她凝神靜氣、專心致志的模樣令石言玉莫名感到莊重神聖。

正當他走神之際，海上掀起巨大的海浪，震耳的浪濤聲淹沒了九洛的聲音，同時把障陣里所有的聲音都鎮壓住，沙灘上的兩人只聽到濤聲震天，滾滾撲面而來。

“不好，妖獸來了。”石言玉站起來大叫，眼睛死死盯着海面。

九洛沒有回頭看他，卻高聲申斥：“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它敢來，就讓它死在當場。”

“可是我殺不動了。”他也大聲吼道，生怕九洛聽不到。

九洛喚出紫荊藤鐲，杏仁妙目瞬間結冰：“我殺。”

石言玉着急的拖着傷腿向她身後邁了兩步，大聲勸道：“這隻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我誘的是母的。”九洛扭頭瞪他一眼，重又全神貫注盯着浪濤奔來的方向。

她不想浪費時間，打算能一次擊中，殺死母妖獸。

巨大的影子罩過來，直到三丈內九洛才看清從海面上跳躍而來的是何物。

這是一隻長着紫色眼睛，模樣與雄性妖獸一般，身形卻比雄性妖獸大了兩倍的怪物。

這隻巨大的雌性妖獸一張嘴就吐出一條火焰，迎面向九洛與石言玉噴了來。

“快跑，這隻不好對付。”石言玉看清怪物的樣子嚇了一跳，本能的轉身就跑。

跑了兩步發現九洛沒有跟上來，他邊跑邊回頭，竟然看到那個身形瘦弱的女子從體內祭出一條巨大的火龍，呼嘯着向妖獸吐出的火焰撲去。

兩團火在空中相撞，九洛的火龍如霸道的雄獅撕扯獵物，妖獸的火焰奮力反抗，空中響起噼啪之聲，卻因隔着重重濃霧看不清狀態。

不到片刻，空中一聲長嘯，漫天皆飄舞着紅色的睡蓮，竟照的迷霧散開，九洛藉著火光打量一下四周，旋即，隨着睡蓮消失，迷霧重新濃重，妖獸的火焰被九洛的靈火吞噬，納入體內。

同時，紫荊藤鐲向妖獸殺去，那妖獸本就生氣九洛毀了它的靈火，見到有一條綠色藤蘿如靈蛇的速度向自己殺來，它躲了一次卻沒躲過第二次，龐大的身體被綠色藤蘿緊緊纏住。

尖銳的疼痛頓時傳到心臟，它嘶吼着怒不可遏搖擺着巨大的身軀，全身竟然暴漲，紫荊藤鐲隱隱發顫。

九洛見形勢不好，體內靈力又在剛才用盡，只有一點點在慢慢回歸。

顧不上這麼多，殺死妖獸才是離開障陣的捷徑。九洛調動體內僅存的靈力飛撲向妖獸，抓住噬魂簪重新插進妖獸體內。

“小心。”石言玉轉身看着九洛大叫。

# 第222章 消失

正如墨塵所言，噬魂簪的威力不是一般法器可比。

妖獸皮糙肉厚第一簪下去，沒有觸及皮肉，九洛不得不上來補上一刀。

這隻妖獸似乎開了靈智看出九洛的心思，巨大的腦袋甩到九洛飛起的方向，張大嘴巴露出鋒利的牙齒準備把她吞了。

九洛快速捏訣結法印朝它打過去。

妖獸甩尾，長長的尾巴掃向九洛，眼看就要被那條巨大的尾巴掃中，她叫罵了一聲渣渣，一股強勁的風似乎要把她掀到妖獸嘴裏。

九洛默念定身訣，強迫自己在空中穩住身子。

如果一旦掃中，她在沒有靈力護體的情況下不被打個半死，也要斷骨吐血。

眼下情形，向右躲定會被妖獸咬住，向前沖，巨大的尾巴掃過來不是吃素的。

“老子信了你的邪。”

在左右都要傷的情況下，她突然調動靈力騰空一躍。

可惜，靈力像被截留的泉水，後續乏力，她預期要衝到它背上的打算落了空，身子一軟，一腳踩在妖獸的鼻子上，腳底滑膩膩的站立不穩，身體不由自主的後仰，眼看就要掉到妖獸嘴裏。

石言玉隱約看到九洛的身體在空中仰倒，像是送上門的美食，瞬間就要被妖獸的利齒腰斬。

“丫頭小心。”

他急的忘記了腿傷，飛過去要去救她。

然後飛到一半，他卻傻了眼。祝九洛不見了。

“我去你祖宗。”石言玉心疼這樣一個如花似玉的小丫頭就這樣被妖獸吃進了肚子里，瘋了一樣結印向妖獸打去。

墨塵的神識突然感覺到一種無法言說的痛楚。

延壽司后廣場搭建起來的看台上，着紅衣與着白衣的眾仙正熱鬧的品着茶，敘着閑話。

“武曲星君的氣色越來越好，看來吃了不少靈丹玉髓。聽說貴司新去了一個會煉丹的仙僚，叫什麼來着？”司祿星君扭頭問司命星君，司命不滿的看了他一眼，還是告訴了他，“應該是雲依仙君。”

“哦，對對對，雲依仙君呀，她煉出來的靈丹可是與太上老君的仙丹不相上下。武曲星君真是福氣呀。”可惜呀可惜，為什麼玉帝沒把她派到延壽司來呢？白讓武曲這老小子得了便宜。

武曲星君扯起嘴角笑了笑，抿了一口茶這才答話：“哪有什麼福氣不福氣。司祿星君是在挖苦我呢吧。誰不知雲依星君是皇親國戚，到我們斗齋司來不過是做做樣子歷練歷練，我哪裡敢勞動她來煉丹。”

他似想起什麼，提高音量誇張了語氣說道：“不過，你們延壽司才藏着一尊真佛呢。司祿星君不拜真佛倒羡慕起我們來了。慚愧慚愧。”

他這句話一出口，別說司祿星君與司命星君了，連同其他幾位星君的臉色都微微變色，難看起來。

斗齋司同來的另一位坐在武曲星君下手的仙官不知是不是有意，在如此尷尬的情形下，竟然又多了一句嘴。

“星君說的這位真佛可是被玉帝罰下來的上官君千仙君？他可是太上老君的真傳弟子。王母娘娘的駐顏仙丹就是出自他之手。”他目光落在司祿星君那張漲成紫茄子的老臉上，又多嘴：“延壽司的各位仙僚可是有福了。聽說，吃過上官君千煉製的仙丹，對於其他仙丹再沒感覺。正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啊。”

司祿看着多嘴的這個，心中暗罵：水你老娘呀水。

# 第223章 揭底（送給上官優幽盟主）

延壽司上下誰不知道上官君千不好惹。

要說雲依在斗齋司做樣子歷練歷練，那上官君千就是在延壽司被供奉起來。

當然，這個供奉的含義就不一樣了。

延壽司給了他一個閑散仙職，放任他自由自在，做甩手掌柜。他想睡到幾點睡到幾點，他想喝酒就喝酒，他想過問內務庭的事務就由他過問，六位星君當他不存在，下面的人輕易也不去招惹他。除了不知死活的顧風岩那一撥。

大家幾乎忘記他來延壽司之前是九重天上最受玉帝和王母偏愛的煉丹童子，是太上老君最得意的弟子。

誰也不知他當初犯了何錯被玉帝發配到這裏來。

不過，延壽司六位星君也是非常明白，能讓王母娘娘親自送下來，這位大爺可不是好相與的，說不定早晚有一天還會回到九重天上去。

對於這樣一尊真佛，不是延壽司不拜，而是拜了也白拜。人家根本不搭理他們。

司命星君不悅的瞪了司祿星君一眼，責怪他不該提起這個話題。現在人家把話說到這兒，顯然是想要羞辱延壽司。

別看今天建司大典上斗齋司派來這麼多的仙家，表面上是敬重元聖天尊，與延壽司交好，實際上他們卯足了勁派出最厲害的仙家過來就是為了給延壽司一個下馬威。

整個天界都知道，斗齋司與延壽司一直在較勁，想要在玉帝跟前得到重視，獲得更高的地位。

百年前玉帝下旨，延壽司與斗齋司要選一個仙衙移到七重天上去。

這下本來就不合適的兩個仙衙算是徹底耗上了。

延壽司守着碧淵仙山，資源豐富，本不想離開四重天，七重天雖說接近九重天，但架不住是非多。

但不知何時，天界流傳一種說法。

延壽司與斗齋司在三界中的地位直接決定了哪個仙衙能去七重天。被淘汰的那個將會居於卓越仙衙排行榜末流。

哪個神仙沒有一股子孤傲勁兒。

這麼重要的排行榜，為什麼不爭？

即使七重天里寸草不生，延壽司也要爭這個面子。

所以，兩個仙衙處處爭比，想盡一切辦法找機會痛擊對方。

仙家無秘事，每一次爭比后的結果都成為天界眾仙茶餘飯後八卦的談資，有仙站延壽司，就有仙站斗齋司。

雙方都明白口碑這種事，可以眾口鑠金，玉帝耳目眾多，多多少少會聽到一些關於兩個仙衙的事迹，誰也說不好玉帝會不會因為這些而對他的決定產生影響。

今天延壽司要是在煉丹這件事上受了辱，等不到大比結束，天界那些個每天吃飽了沒事干，嫌事鬧不大的無聊神仙們，定會知道的一清二楚，還會添油加醋的四處散播，指不定把延壽司貶低成什麼窩囊樣。

司命星君做為延壽司首座，受元聖天尊之命主政延壽司，他決不允許這種事發生。

想到這兒，他正了正身子，扔掉手中的瓜子殼，乾咳一聲以示提醒，等眾人注意力都從別處轉移到他身上，他才鄭重開口。

“上官君千自來延壽司后一直在閉關修行，直到前幾日剛剛出關。煉丹一事還沒來得及操持。讓武曲星君掛心了。如今你我兩司均有煉丹的高手在，今年再向王母獻壽辰賀禮都不用發愁了。”

司命星君一刀就捅在武曲星君的痛處。

就見武曲星君的臉由白變紅由紅變青，像染了色一樣難看。

# 第224章 博古獸

去年王母壽辰，司命星君代表延壽司帶着幾位星君赴宴慶賀，送去的賀禮是從碧淵仙山上與守山金仙換來的一株能散發異香的仙草---剎那芳華。

這種仙草表面上的作用為攜帶者提供清幽香氣，實則還有一種作用不為人知，那便是能在瞬間重新激發起心上人的愛意。

王母對碧淵仙山的草木非常了解，見到這株賀禮后，容顏上如常看着並沒有多麼高興，心裏卻暗暗欣喜。畢竟她與玉帝相對萬萬年，這個禮物有升華感情之妙用。延壽司深得她心。

斗齋司送的禮物也不是俗物。

那是一隻會講天下秘事的小獸---博古獸。

三界內尋不到第三隻。另外一隻還在無極荒城莫名其妙失蹤了。其主人尋了百年都未尋到。

所以，送給王母娘娘這隻是可以說是三界內僅存的一隻博古靈獸。

博古獸，顧名思義通曉過去的大事小情。

只要是它聽過的故事、典故、秘辛，它都能講出來。

這小東西愛在凡間溜達，因為就靠這個本事，它能被凡人供奉為神。

而在神仙面前，因為大家活得都夠久，它知道的事，神仙也多數知道。加之它聽來的那些神仙們想聽的上古之事有些實在不能對外言說，說了就不知得罪了哪位神仙，惹來殺身之禍。

失蹤的那隻博古獸就是個讓它撕心裂肺的例子。

它一直在凡間小心翼翼的躲着藏着，無奈斗齋司竟然假公濟私，與供奉它的一位皇帝進行交易，以皇帝的壽命交換博古獸。

博古獸就享受祭祀時被斗齋司的人使計抓個正着。

它也知論實力根本斗不過人家，只能聽之任之了，認了命。

王母看着博古獸通體雪白的模樣，一雙圓眼睛生動機靈，有些喜歡，伸手想要抱，那隻博古獸不知受了什麼刺激，突然對着王母呲牙咧嘴，還抓壞了她新做的雲錦禪裳。

結果可想而知，斗齋司鬧出了大笑話，氣得王母把武曲星君的坐席調換到了末位，與哮天犬相對而坐。

這事可把哮天犬樂壞了。

見人就炫耀自己與四大仙衙的斗齋司掌事同過席。不知內情的無不以為哮天犬是託了二郎神的面子，才得武曲星君青睞。

知情的都背地里偷着笑話武曲星君這一次的面子可是栽大了。

就因這事武曲星君半年沒出門見客。斗齋司里但凡有人不小心提起此事，他都會掀了桌子吹着鬍子大發一通脾氣。

今日司命星君故意當著眾人拿此事對他冷嘲熱諷，他恨不得立即掀了面前的桌案，連同司命面前的一同掀了。

延壽司幾位星君想起當日之事，都忍不住偷偷低頭笑起來。

武曲星君瞧着那幾位此起彼伏不停抖動的肩膀，肺都要氣炸了。

他突然哼了一聲站起來，環視眾人道：“既然我們兩個仙衙都有煉丹高手，那我提議兩司在貴司建司大典后比一比煉丹，司命星君可敢應戰？”

比煉丹啊？

司命星君臉上仍掛着胸有成竹的微笑，心裏卻在打鼓。鼓點全敲在上官君千身上。

煉丹這事，只要太上老君不出手，三界內應該無人是上官君千的對手。

關鍵是上官君千才是不肯出手的那一個。

如果他肯代表延壽司應戰，斗齋司輸定了。

武曲這老傢伙當然明白个中緣故，他是故意想噁心自己呢。

# 第225章 支招

司命星君看了眼廣場上方通向迷天陣的漩渦，意味深長的嘆息一聲：“迷天陣里混入魔界之人，這場爭鬥不知何時才休？又有多少仙僚死在裏面？武曲星君還是替裏面的仙僚們操操心吧。煉丹的輸贏之爭不急於一時。你我應從大局出發，一切從長計議，從長計議。”

他油滑的把焦點轉移到了迷天陣上，想要兵不血刃化解掉武曲星君的故意刁難。

武曲星君卻不是吃素的。司命的招數他都懂，所以，他不會讓司命羞辱完自己卻像沒事人一樣自在。

他突然站起來，指着廣場上唯一一個半躺在紫荊樹下石椅上的仙人，“咦”了一聲，詫異問司命：“那不是上官君千仙官？既然他在，快請來一敘，本君與他在九重天還有一面之緣，正好敘敘舊。”

司命星君朝廣場上的懶散仙人望了一眼，不是上官君千又是誰？他對着司祿使了個眼色：不是說上官君千天天不幹正事，只在自己庭院睡覺喝酒，怎麼這會兒跑這來了？搗什麼亂？

司祿星君協助司命星君處理司務，自然知道上官君千是為了祝九洛那個丫頭才難得起了個大早來廣場上參加建司大典。

上官君千在延壽司這麼多年可從來沒有在建司大典上出現過。

偏偏選在這麼一個時候。

司祿看着司命星君，越想越覺得司命星君的眼神是在求助於自己。他是搞不定上官君千的。

而司祿自己更搞不定。

關鍵時刻，司祿做了一件讓眾人都錯愕的想要咬舌的荒唐事。

“哈哈哈哈，武曲星君想必眼花了，那個人根本不是什麼上官君千，他平日里忙得很，常常閉關修鍊，哪裡會有空來這裏。一面之緣就憑個這麼遠的距離認出上官，武曲星君未免太相信自己的眼力了。告訴你，那不是上官君千，他本人還在閉關。”

反正上官君千不會過來揭穿自己的謊言，為了延壽司，他願意捨出臉去撒這個謊。

“不是嗎？本君看着十分像。”

“像嗎？”司命星君問。

“有點。不過也就五分。”司祿答。

“來，喝茶，喝茶，嗑瓜子。”司命又打起岔來。

武曲星君坐下來喝了一口茶，眼睛垂下來，語氣一點不客氣：“司命星君，你就別跟我打太極了。比，我們簽下契約。不比那也沒關係。大不了本君費些口舌跟仙僚們耐心解釋一下。”

他最後一句是赤果果的威脅。

司命星君氣得臉色發白，明白武曲這傢伙說到做到。

他正支吾的想對策，一直高高在上坐着，誰都不答理的墨塵突然開口說話。

“斗齋司既然要比，這事延壽司可以考慮。”

“不過，讓上官與雲依斗煉丹實在乏味的很。本尊有個主意，不知當不當講。”

墨塵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迷天陣的傳送入口處。

武曲星君與司命星君自然是不會反駁，尤其是武曲星君聽了墨塵的口氣，連連向他敬茶。心裏盤算着不管元聖天尊的主意是什麼，總歸要比一比哪個司煉的丹好。到時候一定找機會讓司命下不來台。

墨塵不想在此耽誤時間，繼續說道：“讓上官與雲依各收個徒弟，比賽由其弟子代表師父進行。這個辦法可好？”

# 第226章 收徒

“我覺得甚好。”

墨塵的提議話音剛落，廣場上一道懶洋洋的聲音穿過人群，在台上十幾人的頭頂炸開。

司祿星君無端打了個激靈，這不是上官君千的聲音嗎？

怎麼是他？怎麼能是他？

他躺在那裡竟然沒有睡，神識全放在台上了。

簡直太不像話了。

他是要故意出自己的丑。

司祿星君漲紅了臉，僵在椅子上。

武曲星君站起來衝著上官君千的方向密語傳音，不知說了些什麼，上官君千伸了個懶腰站起來，拖着寬大的袍子慢悠悠向看台方向走了兩步，廣袖背向身後，挺胸飛向看台。

司祿星君轉身想要移行換影遁了，卻被眼疾手快的武曲星君攔了下來。

“司祿星君這是要去哪？”

“突然想起還未給各位安排住宿，本君親自去督辦，免的照顧不周。”

“這個不急，我們先把煉丹大比之事落定了再說。你瞧，那不是上官君千仙官來了。嗯，估計是剛剛出關。”

武曲星君念在元聖天尊准了煉丹大比，他故意順着司祿星君的話茬圓了個謊，也算全了司祿與延壽司的面子。

果然，司祿星君收了要走的步伐，咧開嘴笑了：“正是，正是，剛剛出關，剛剛出關。”

司命星君的臉色也緩和下來。還算這老小子識相。

看台上星雲變換的功夫，上官君千已經站到眾人面前。

他的下頜微微上下移動了幾下，算是跟眾人打了個招呼，目光看向上首坐着的墨塵。

“尊上，關於收徒一事我有個不情之請。”

“說。”

台下的喧鬧也隨着上官君千出現在台上而安靜下來。離得近的仙家已經聽到了上官君千要收徒。

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大機緣。

消息像驚雷炸在仙家的心尖尖上。

誰要是成了上官君千的徒弟那可是八輩子修來的福分。

一些早就以煉丹為主的小仙們擠到看台邊上，豎起耳朵想聽一聽是誰有這麼大的造化。

墨塵抬頭看着上官君千，心裏對他那個答案已經八九不離十。

上官把那個名字在嘴邊盤桓了半天，才說出兩個字。

“靈歌。”

“靈歌？怎麼會是他？”

“為什麼是他？那可是個廢物。”

司祿的眼睛像偷了半空的星辰，賊亮賊亮。他瞪了一眼檯子下說靈歌是廢物的仙人，混賬，你才是廢物。

“靈歌是本君的鳥。學煉丹正合適。”

“他不合適。”

“誰說的？給本君站出咳咳，尊、上，咳咳，下官斗膽問一句，不知尊上為何認為靈歌不合適？”

墨塵撩起眼皮不耐煩的瞪了他一眼：“本尊說不合適就是不合適。還要什麼理由？”

司祿被噎得說不出話來，吶吶了半天，卻不敢說半個不字了。

靈歌是他帶大的，如果靈歌學了煉丹術，那就等於是他有了一個隨用隨取的丹藥匣。

這麼好的事落到自己頭上，卻被尊上一句話給攪黃了，如同有人給了他一個甜棗，咬開來卻是帶蟲的，吃不得。這種扎心的痛誰人能懂？

上官君千鬆了口氣，又建議道：“不知祝九洛如何？”

# 第227章 靈歌出關

“不行!祝九洛怎麼可以學煉丹術，她一個妖，學什麼煉丹術？”司祿星君激動之餘全然忘記靈歌也是只妖，這個理由可是不甚明智。

果然，有人聽了十分不滿。

“誰說妖不可以？”上官君千怒目而視情緒已然有些無法自控的司祿星君。

同時，一雙森冷冷的眸子瞪了過來：“是誰說祝九洛不可以？”

司祿星君在聽到這句話猛然醒過神來，祝九洛那臭丫頭有毒的。上次碧淵仙山尋上門來討要說法時，他就領教了祝九洛自帶的毒性。

凌白戰尊與尊上都中了她的毒。這兩位大神，他哪一個都得罪不起的。

司祿星君急得拍了拍腦門，靈機一動，突然露出兇惡的眼神看着下面的小仙們，吼道：“誰說的？到底哪個不長眼的亂說話？君千仙官收徒只能收祝九洛，非祝九洛不可。我看誰在敢有異議？誰在敢胡說八道？”

台下本來議論紛紛，看到司祿星君這般反應，小仙們愣了愣，都不敢再竊竊私語，閉上嘴，安靜的等待着宣布上官君千的徒弟花落誰家。

玄初早就趁亂偷偷溜出了后廣場，向上官君千的院子疾馳而去。

他雖然不明白尊上為何此時要自己喚醒靈歌，但他卻知道靈歌若知九洛進了迷天陣定會去幫她。

無奈他和上官君千的仙階不允許進迷天陣，否則他早就進去找九洛了。

若是以前的迷天陣也就罷了，現在裏面混進魔界之人他怎能放心。萬一要出個什麼事

他不敢想。

玄初按照墨塵密語傳音所教的辦法，喚醒了仍在閉關修鍊的靈歌。

靈歌從混沌中醒過來，一時有些恍惚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靜了片刻，他突然睜開亮晶晶的眸子，站起身來。

“小九呢？”他問玄初。久不開口，聲音有些黯啞。

玄初感受到來自靈歌身上不可忽視的威壓，內心陣陣激動。

經過此次苦修，靈歌的靈力突飛猛進，已經越過也自己。

他趕忙三言兩語把九洛進迷天陣的事簡明扼要的說了出來，又強調了一下那裡面的危險。

靈歌未等玄初後面的話說完，身形一閃，便在玄初面前消失不見。

“靈歌，你等等我。我還有事要交待。”

然而靈歌已經等不及。

當靈歌衝到迷天陣的傳送陣法附近時，守陣的仙人們擁在入口處攔住了他。

“何人敢擅闖迷天陣？沒有尊上命令不得擅入。”

靈歌冷眼瞧着這些曾經欺負過自己，瞧不起自己的傢伙，嗤笑道：“哼，小爺我想進，你們能攔得住？”

“真是猖狂的傢伙。攔住他。”

靈歌雙手快速漂亮的結出法印，打向攔住他的那些個仙家。

眾仙紛紛抖擻了精神迎敵。

延壽司可是幾萬年沒有人敢來搗亂，這幫子小仙們竟然隱隱有些興奮。團團圍住靈歌，用靈力結成密不透風的一張網。

面對這樣的陣勢，靈歌不但不懼，反而越戰越勇。

多日的閉關修鍊，加之碧淵仙山的際遇，靈歌已經不是以前的靈歌。

出手間已經有多個小仙不敵被靈歌逼迫的摔出去好遠。

# 第228章 少年歸來

台下的騷亂引起台上的注意。

一直站在角落裡的顧風岩看清有人闖陣，悄悄飛下來想要趁靈歌不備從其背後出手。

緊隨其後趕來的玄初看到眼前一幕大駭，驚聲提醒：“靈歌小心身後。”

他這一聲后，靈歌及時躲開了顧風岩的偷襲，順手飛出一束靈火打向顧風岩的面門。

顧風岩險險躲過了這一招，退到法陣邊上，詫異的看着被眾仙圍住的少年。一襲紅衣，抬手間結出的法印帶着威壓震懾的眾仙不敢靠前。

剛才玄初喚那個少年“靈歌”。

靈歌不是一直養在天相宮裡的那隻廢材鳥嗎？後來跟着祝九洛廝混，兩人還一同去了碧淵仙山。祝九洛回來后就一直沒見過那隻鳥。

大家私底下聊天時都猜測那隻鳥怕是在碧淵仙山喪了命。卻不曾想他竟然修成了人身，法力比自己的還要高上許多。

與靈歌交手后，顧風岩不敢再輕舉妄動，看着玄初吶吶的求證道：“你說他是靈歌？天相宮裡那隻鳥？”玄初瞧不起顧風岩卑鄙無恥背後偷襲的作派，衝著他冷哼一聲，甩袖背對向他，卻對眾仙道：“大家不要打了。這少年是靈歌，都是自己人，不要傷了和氣。”

“他是靈歌？玄初大人，你是不是眼花了？這小子怎麼能是靈歌那隻廢物？”

“就是就是，這傢伙法力邪門的很，那隻鳥怎麼能和他相提並論。”

靈歌早已經聽的不耐煩，也不想多作解釋，掏出天相宮的令牌：“都給我讓開，我要進迷天陣。”

有人認出令牌是靈歌的，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哎呦，令牌是真的。”

顧風岩看到那塊令牌終於確定了面前法力不凡的少年是當初的廢材靈歌

“想來靈歌定是在碧淵仙山得了大機緣。”他此話一出，眾人皆覺得是。顧仙官定是不會看錯的。

有人捏酸陰陽怪氣道：“原來真是廢物靈歌？我說你這隻怪鳥就別來搗亂了。有尊上在，星君也護不了你。快走吧快走吧。”那仙人揮了揮手，極不耐煩的樣子轟靈歌走。

另有仙人勸道：“靈歌，這可不是天相宮，不是讓你胡鬧的地方。迷天陣不是你能進的。別自不量力。”

靈歌如焚火的眸子掃視了眾仙一眼，突然一聲長嘯，他體內躥出一隻火鳳逼得眾人紛紛後退抵擋。

只瞧一陣耀目火光后，守陣的仙人紛紛四散倒去，一道火影衝進了迷天陣的傳送陣法里。

片刻死寂后，有人小聲問道：“剛才怎麼回事？你們有誰故意放水讓靈歌闖了進去？”

“你是不是瞎，關我們幾個屁事？靈歌靈力大增自己憑本事進去的？你這麼能耐為什麼剛才不自己攔住他？”

“什麼時候靈歌變這麼厲害了？”

“我很懷疑剛才進去的是不是司祿星君的那隻鳥。他在延壽司待了萬年，明明是只廢物，怎麼靈力突然在你我之上？”

法陣口因為靈歌的突然出現又非常邪性的消失在法陣內，造成了短暫的混亂。

適才靈歌的表現司祿星君全看進眼裡，雖詫異他的變化之大，心中卻也真心為他歡喜。

墨塵望着混亂的眾仙，眼中閃過一絲笑意。

有這個小傢伙幫她，她一定會平安出來。

# 第229章 出現

白霧藹藹，迷了石言玉的雙眼。

他嘶吼着發自肺腑的髒話，瘸着一條腿舉起法器金剛杵向妖獸殺去。

他以為這一杵下去，最理想的狀態是兩敗俱傷。最慘的是他被妖獸一口吞了，與祝九洛在妖獸肚子里元神匯合。

然而，當他的金剛杵剛剛挨到妖獸的前胸，它巨大的身軀突然向側面倒去。

“轟”的一聲響，妖獸的身體砸在海面上，飛濺起的海水扑打在他臉上，咸腥且帶着刺骨的涼意。

妖獸連哼都沒哼，最後一息氣從鼻子里撲哧泄了出來，再無聲息。

眼前一幕震住了他。

他把金剛杵舉到眼前細細打量，不敢相信自己什麼時候竟然法力提升到如此境界，輕輕一碰就殺死一隻萬年道行的妖獸。

“去他娘的，這也太邪性了。”

他喃喃自語。隨即又萬分心痛的拍掌大叫：“早知如此就不讓那丫頭去對付妖獸了。白白送了一條命。丫頭啊丫頭，我對不起你呀。”

“光哭有什麼用，你就當欠我一條命，日後還我。”

“好。以後你有需要，我一定還你。”

石言玉抹了把眼淚，鼻音濃重的應承道。突然感覺不對勁，猛的抬起頭。

“大男人哭天抹淚像什麼樣子。”

石言玉看着從妖獸背後飛上來的身影，哭了兩聲又笑起來，“臭丫頭你沒死啊！”緊接着他綳起了臉。

“沒死不應我一聲？故意看我笑話是不是？臭丫頭。”

祝九洛嘻嘻一笑，作勢要去踢他那條傷腿，他趕忙後退兩步，九洛咧開嘴：“瞧你嚇的。剛才殺怪時怎麼不怕死，我踢一腳就怕得不行了？”

“臭丫頭這能一樣嗎？你聽見什麼了？是不是一直躲在後面偷聽。”石言玉打量着祝九洛的髮髻、衣服，紋絲不亂，哪有半點被妖獸吞進肚子里的異象。

他猛然想起先前自己的失態，老臉一紅，瞪着祝九洛的眼睛都沒有之前那般威武了。

祝九洛與妖獸纏鬥的生死時刻，腳尖誤踩到妖獸的鼻子，眼看要滑進妖獸那張突出的嘴裏，千鈞一發之際，她手握燈火闌珊默念瞬移法咒，堪堪躲過了妖獸那一嘴可扎透腹肚的獠牙。

她瞬移到妖獸脊背處，手起簪落，對準一處灌注全身之力扎了下去。

這隻妖獸受了兩簪，仍舊屹立不倒，果然非一般妖獸。

她用盡全身靈力再無力支撐身體，從它背上滑下。

石言玉正巧看到妖獸砸吧着嘴，而祝九洛卻被妖獸龐大的身體擋住了身形。

他的痛呼咒罵，她都聽到了。

她想要答應他，告訴他自己沒事，卻苦於沒有力氣。

直到他不顧一切奮力擊殺妖獸那一刻，她的靈力才恢復了一點，支撐着她躲過妖獸的轟然傾倒，才沒有被砸成肉泥。

而陣法之外的墨塵卻在九洛為噬魂簪注入靈力擊殺敵人時，感受到了她的狠厲、決絕、竭盡全力，以及一點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忐忑不安與絕望。

那一刻，她真的以為自己殺不死妖獸，害怕就這樣死在迷天陣里。

“喂，你能別傻站着嗎？快點開工吧。”九洛做了個破腹取丹的動作，提醒石言玉儘快取出雌性妖獸的內丹。

片刻功夫，石言玉還來不及把內丹揣進懷裡，迷霧掩映下的四周響起了可怕的咆哮聲，由遠及近，如萬雷同鳴。

九洛站在沙灘上，分明感覺自己的雙腳不受控制的隨着土地在震動。

# 第230章 禦敵

“怎麼回事？”

石言玉揣好內丹警覺的與九洛背靠背站到一處，雙目四處打量着聲音的來源地。

祝九洛用手肘推了推他：“把內丹拿出來放在頭頂。”

先前的三顆內丹在九洛頭頂飛速旋轉，可視範圍慢慢擴大。

石言玉會意，掏出雌性內丹念咒拋向空中，那三顆雄性內丹立即從把雌性內丹圍住，轉動的速度慢了下來，但眼前迷霧卻開始慢慢散去。

九洛與石言玉不敢大意，各自持法器護在胸前，環顧四周。隨着迷霧變淡，她與石言玉漸漸看清，這巨大的響聲竟來息數百隻從四面八方圍攏過來的妖獸。

九洛咬了咬唇：“老子信了你的邪，老石頭你還頂得住嗎？”

咦，這是什麼外號？

老石頭？

“石頭就石頭，幹嘛加個老字？我不喜歡。”

九洛體內靈力雖然隨着時間的推移正在慢慢的恢復，但與上百隻妖獸殺過來的速度相比簡直像蝸牛在爬。

大敵當前，生死之際，她本可以利用燈火闌珊再做一次瞬移離開險境。

可是那樣一來，局面就變成了石言玉一人應敵。

那豈不是把他直接扔進了岩漿里，秒灰。

她不能這樣做。

剛才她殺了妖獸滑到它身下時，並沒想到認識不到幾個時辰的石言玉會為了她的“喪生”而難過，甚至不顧自己性命要去斬殺他斗不過的妖獸。

那一刻，她看不到他的表情，但她卻是感動的。

別人對自己好，自己要加倍還給對方。

所以，她不會丟下石言玉不管一個人走。

她叫他老石頭，不過是為了逗逗神情緊張的石言玉，緩解下氣氛。

而石言玉在四顆內丹的作用下終於看清了四面八方湧來的妖獸，臉色煞白。

“我就說怎麼這麼難殺，現在總算明白了，我們殺了一隻母獸王。現在她的兒子孫子重孫子都來找我們報仇了。完啦完啦，就是銅牆鐵壁都擋不住它們殺過來。死定了死定了。”

石言玉嘴上嘟囔個沒完，腳下卻不停的布着陣法，一點沒有要逃跑保命的意思。

九洛也知此時想跑恐怕也來不及了，只能硬着頭皮硬上。

“你取內丹時，看到內丹上刻什麼字了嗎？比如眾妖皆塵土，聽命於斯之類的。”九洛一邊調侃他，一邊引着他一同向沙灘方向跑去。

那裡有一塊一人多高的巨石，至少能做些抵擋，不至於腹背受敵。

石言玉的陣法被打亂，急得一身汗，眼看妖獸近在咫尺，慌忙布下防妖結界。

一隻、兩隻、三隻

衝上來的妖獸被結界擋了回去，用力過猛摔到沙灘上。

九洛看着半天掙扎不起來的妖獸吁出一口氣。

“好險。”

“別高興太早，我這結界拖不了多久，這些妖獸感受到母獸王死前發出的信號，全都一根筋的跑來要撕了我們替母獸王報仇，我能擋一百個，但擋不了一百個輪番攻擊。我的靈力可不是星君級別的。我們要想辦法自救。”

九洛掏出他的迷天陣攻略扔給他，自己盤膝坐下。

“你找解決辦法，我修鍊。”

“修鍊？這都什麼時候了小祖宗你要修鍊？佛腳不是你這麼抱的。”

石言玉抱着那本書幾乎在咆哮。

祝九洛卻已經閉上雙眼，快速入定，在體內運轉起大乘般若心法。

# 第231章 互助

妖獸如潮水席捲而來。

石言玉全神貫注把精力放到鞏固結界上面，分不出其他心思質疑祝九洛的行為。

起初，祝九洛的雙耳里還有妖獸試圖衝破結界被反彈發出的“嘭嘭”之聲。

後來，她漸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行雲流水般動轉着助她靈力回升的心法，再聽不到外界聲音。

石言玉體內的靈力卻在一點一點流失。

每一次妖獸撞擊結界，他就要耗費靈力重新修補結界上的裂痕。

以他的法力對抗非獸王之外的妖獸還不是大問題，關鍵是架不住妖獸的妖海戰術。

五柱香之後，結界出現了一個無法修補的裂痕，石言玉看了九洛一眼，嘆息道：“可能是我上輩子欠了你的。”他用為數不多的靈力在她身體周圍又設了一個結界，自己沖向縫隙處迎敵。

妖獸們感受到那道縫隙的誘惑，瘋了般蜂擁而至。

石言玉站在縫隙處，金剛杵上下揮舞，想衝進來的妖獸占不得便宜紛紛受傷，不大會功夫汗水與血水混雜着四處飛濺。他手臂上挨了妖獸一爪子，動作開始緩慢。

一隻妖獸趁機鑽進漸漸變寬的縫隙，繞過石言玉直攻祝九洛。

“小心。”石言玉大叫提醒，看到妖獸被結界反彈回來，這才記起她有自己的結界做防護，暫時沒事。

需要緊張的是他自己。

果然，那隻妖獸見近不了祝九洛的身體，便把目光投向石言玉。

他感受着自背後射過來的那股殺意，脊背發涼。

無奈他一部金剛杵抵抗面前四隻妖獸已經分不開身再去對付身後那隻。

背後冷風驟起，眼看就要命喪當場，卻聽一聲怒吼，鮮血的味道鑽進鼻孔。

為什麼感覺不到痛。

“別回頭，你死不了。”祝九洛的聲音響起，讓想回頭瞧一眼自己傷在哪的石言玉放下心來。

“臭丫頭，幹得漂亮。”她那一句話就讓他覺得渾身又充滿了力量。

不知為何，他鼻子竟有些發酸。

妖獸倒在他身後，祝九洛推開他直面那些想要衝進來的妖獸。她冷眼看着那些猙獰的怪物，沒有害怕，想得卻是---來得越多越好。

“你歇着，我來幹掉它們。”九洛扔給石言玉一罐上官君千給她的療傷葯，雙手結印默念法訣，身後一條火紅的飛龍衝破結界騰空而起。

一直被結界擋在外面的妖獸不顧一切的朝着祝九洛與石言玉沖了過來。

石言玉苦笑：“行不行啊？”你這樣亂搞，會搞死人的。臭丫頭。

祝九洛雙手在空中舞動着纖長的手指。

那條在空中撒歡的火龍瞬間幻化成一朵妖艷的紅蓮，在妖獸中間轉動着，所過之處一股皮毛被烈焰焚燒的胡味飄散出來。

九洛的手指再次變換指形，大朵的紅蓮幻化成無數的睡蓮分別襲向妖獸。

妖獸像墜入火山的羽毛，還未接近火焰便化成了灰燼。

無一倖免。

石言玉呆在原地。

看着剛才幾乎要殺了他的妖獸紛紛灰飛煙滅，他的眼中除了紅色就是紅色。

這不是血的顏色。

而是睡蓮的顏色。

這讓他突然想起曾經的一個傳說。

一個讓他心生寒意的傳說。

祝九洛推了推有些失神的石言玉。

他看清祝九洛的面貌身子向後縮了縮。

“老石頭，你傻了？”她要去摸他腦門，他卻突然向後跳了一步叫了一聲糟了。

# 第232章 有毒

“糟什麼糟？”九洛沒有被如潮的妖獸嚇着，卻被石言玉嚇了一跳。

石言玉察覺自己失態，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沖九洛乾笑兩聲攤開手：“內丹呢？”

九洛眼睛轉向四周，除了濃霧已經沒有任何妖獸的影子。只留空氣里淡淡的火焰燃燒過的味道。

是啊，內丹呢？

剛才自己情緒過於激動，行為過於激烈，憤怒之下把妖獸的內丹一起給化了。

“呵呵、呵呵呵。”

九洛笑得比石言玉還尷尬。

這真是她沒想到的。

“這麼多妖獸，一個內丹都沒留下？”石言玉的眼睛瞪的像要吃人。

“呵呵呵呵。”

“別呵了。我們出不去了。你練的是什麼邪門功夫。簡直有毒。”

石言玉頹廢的坐在地上，氣呼呼的看着祝九洛。

祝九洛也氣呼呼的坐下來。

她爹爹說的果然對。衝動是毀人的大妖怪。如果當時換成噬魂簪殺妖，局面會不會挽回一些？

可是那樣，百來只妖獸齊攻，她的紫荊藤鐲根本不可能眨眼間就把敵人全部滅了。萬一有一個抵擋不住，她與老石頭傷得可不是一星半點。那可是連鎖反應。

何況當時情況這麼危急，眼看妖獸們要全部擁上來吃了他們。

她拍拍身上的土，站直了身體。

“別著急，辦法總會有的。才死了百來只妖獸，你還怕沒獸可殺？就怕你一會兒殺不完。”她拍拍石言玉的肩膀，安慰道。

石言玉性子急，遇事愛往壞處想。本來坐在那兒鑽牛角尖鑽得腦殼疼，聽了九洛的三言兩語，堵在心口的那塊石頭被洪流沖走，豁然開朗。

他哈哈笑了兩聲，心道自己還不如個丫頭想的開。

“臭丫頭說的對。這障陣里的妖獸源源不絕，殺是殺不完的。我現在就去布陣引獸。”

祝九洛沖他笑笑，重新把四顆內丹齊聚頭頂。

迷霧向外圍退去，可視範圍越來越遠。

九洛趁他布陣的功夫，重又找了個安全的地方坐下凝聚靈力。

天漸漸暗下來，即便有四顆內丹庇護，在大霧的夜裡，可視範圍內的事物也都變得朦朦朧朧，看不真切。

九洛取出菩提傳燈用來照明，妖氣濃重的迷霧似乎懼怕傳燈的光亮，悄無聲息的又退出去半里地。

石言玉的陣法使了半晌，連根獸毛都看不見。

九洛瞧見他額頭上的汗水，提議道：“我們離開這兒，往裡面走走，估計這一片的妖獸死的差不多了。”

石言玉藉著菩提傳燈的光亮看向四周，隨手指了個位置：“我們去那邊看看。”

天色愈加黑暗，有佛祖的神燈在，估計妖獸就是想來也不敢來。

他也沒對祝九洛道破這其中玄機，兩人一前一后，慢慢向那個方向走着。石言玉的腿傷在吃了祝九洛給的葯后漸漸癒合，他默默注視着走在前面的女子，心中五味雜陳。

“我們找個安全的地方先歇一晚，明天再殺妖獸。”

九洛一是擔心石言玉的腿傷，二是想再多積蓄些靈力，好有實力對付明天的狀況。

這個想法與石言玉不謀而合，兩人商量着向障陣的另一個方向走去。

走了有一個時辰，兩人眼前綿延了一道高丈許的城牆。

走近了瞧，城牆與凡間用來防禦的城牆相似，只是找不到城門在哪。

九洛騰空而起，想要站上牆頭，誰知她飛的高，城牆隨着她飛的高度竟然在生長，像一棵拔節的樹，有直入雲霄之勢。

無奈，九洛只得重回地面。

“這城牆有古怪。”她道。

石言玉點點頭，耳朵離開了牆面。

“的確有古怪，裏面有廝殺聲。”

# 第233章 怪牆

九洛凝神靜氣學着石言玉的樣子把耳朵貼上外牆聆聽裏面的動靜，果然廝殺聲震天，如戰場般喧騰。

“有什麼辦法進去嗎？”她問。

石言玉飛上去，半柱香的功夫又飛了下來。

他搖搖頭，表示無計可施。

“和你描述的一樣，我飛牆長，飛的速度永遠趕不上城牆長的速度。”

祝九洛摸着牆體：“定有什麼破解的辦法。不如我們沿着城牆向東邊走試試。”

她往前一指，其實也不知那是不是東。

石言玉跟上去，掏出金剛杵用杵尖慢慢划著牆體。

所過之處，劃出一道不深不淺的划痕。

“慢着。”九洛停下腳步，注視着城牆。

幾息后對石言玉說道：“你繼續划。”

石言玉照着剛才的樣子劃了幾道，那堵城牆似有知覺，竟然抖了起來。

“靠，這是什麼邪門玩意？活的？”

祝九洛瞪他一眼，喚出紫荊藤鐲把噬魂簪狠狠扎進牆體。

先前還在抖動的城牆突然不動了，祝九洛與石言玉對視一眼，還來不及說話，城牆復又抖動起來，比剛才的頻率還要快，似乎在疼的抽搐。

石言玉上去踹了一腳：“靠，真是個活物。”

突然，城牆下伸出一雙手拽着石言玉的腳向牆內拉去。

他不防，身體向後倒去，根本來不及頭挨地，他就消失在城牆內，完全無影無蹤。

“老石頭。老石頭，石言玉。”祝九洛眼看着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沒了一個大活人，竟是被一堵牆給吃了，說不出的詭異。

她用噬魂簪使勁戳着牆體，手中菩提傳燈照耀着牆體，寸寸摸索寸寸打量，沒有任何破綻能找出石言玉失蹤秘密。

她又喊了幾嗓子，依舊沒人應她。

彷彿石言玉憑空消失在天地間。

而廝殺聲仍舊不斷傳來。

祝九洛急出一身汗，不明白這堵牆是什麼來頭，就這樣把石言玉給吞了。

她招來靈火向城牆攻去，那城牆上除了有一片燒焦的痕迹，再無其他反應。

無奈，她只得又喚出幻魂龜。

這老傢伙顯然正在睡覺，她敲了半天龜殼，它才慢悠悠從殼子里伸出脖子，睜開眼。

“別睡了，快幫我看看這牆是什麼來頭。剛才把石言玉給吞進去了，快想辦法幫我把人救出來。”

她戳着龜殼着急的催促幻魂龜。

這老傢伙慢吞吞的扭過頭打量身後的城牆，半晌問道：“是不是牆體會升高，遇到襲擊會抖？”

九洛眼前一亮，聽幻魂龜的口氣，顯然它知道這是何物。

她爹爹說過，不用擔心打不過比自己厲害的敵人，對戰中最擔心的應該是你不知道對方緣何厲害。

幻魂龜既然了解這城牆的來歷，她就不覺得那麼可怕了。

“這到底是什麼牆？”她急切的望着幻魂龜，盼着它快點給出答案。

幻魂鬼嘿嘿一笑，高深莫測伸出四條腿趴在地上。

“這牆我還真遇到過一次，跟上上上上位主人。不過，不是在迷天陣里，而是在冰島上。那一次差點就讓這牆給困死在島上了。”

“幸而我那位主人最後幡然醒悟，堪破機關。不然現在就沒有我老龜了。”

九洛極力的耐着性子等它回憶完過去，擺出個不太自然的笑臉衝著它：“所以呢，你是不是該告訴我這牆到底叫什麼玩意了？”

# 第234章 亡心魔牆

幻魂龜跟着祝九洛一段時間，把她的脾氣摸的八九不離十。

估摸着再不告訴她，這位小主子就要翻臉不認人，指不定一怒之下踩在它的龜殼上蹦躂兩下。

想到那樣的一幕，他剋制不住的打了個寒噤。

不待她再問，立即答道：“這牆叫亡心魔牆。不是三界之物。乃魔族聖物。十分陰邪。是魔族用來抵禦外敵入侵，或者圈地之用。不知為何會在這裏。難道是看上了迷天陣？不可能啊，搶一個法陣有什麼用？難道魔界弟子們也要通過進陣歷煉的方式來增進法力？想不通想不通。”

祝九洛聽它在那嘮叨個沒完，截斷它的話茬幽幽開口：“也許法陣里有魔界想要的東西或人。”

幻魂龜抻了抻脖子，烏黑的圓眼球滴溜溜轉了幾轉，大讚：“主子一語驚醒夢中人。魔族不惜違背與天界的約定，離開魔界擅入迷天陣，定是有什麼他們非取不可之物，才會讓他們冒着如此大的風險，甚至把魔族聖物亡心魔牆都用上了。”

祝九洛看着眼前那道似乎永遠也跨不過去的牆，問道：“你上上任主子是怎麼治服這道牆的？”

幻魂龜晃了晃長長的腦袋，更正她：“是上上上上任主子。不是上上任。”

九洛瞥了它一眼。幻魂龜在主子的這一記眼刀里分明瞧出了她對自己的嫌棄。

還好，它皮糙肉厚並不在意。

九洛望着眼前的障礙繼續問道：“有什麼辦法毀了它？”語氣里透着森森寒意。

“亡心魔牆不能毀只能破。”幻魂龜注視着自己的新主子，為她的那股子狠勁暗暗豎起了大拇指。

他在凌白戰尊的威壓下被迫認了祝九洛為主，內心裏總有些不服氣。它歷任主子都是男子，打內心裏它就對女子的優柔寡斷、嬌嬌柔柔看不上眼，抵觸認女子為主。

但跟了祝九洛以後，發現她雖然本事不大，性格卻大大咧咧與男子的粗獷豁達相似，而且難得的是她身上有一股子不服輸的韌勁。這一點讓歷經世事的它頗為欣賞。

祝九洛聽完它的話，微微皺眉：“不能毀只能破？怎麼個破法？”

幻魂龜沉吟兩息，道：“其實，這道魔牆與幻魂術有異曲同工之處。困住的都是有心結者。修佛到一定境界的人，根本看不到這道牆。就像我法力再高強幻魂術也無法對得道高僧有什麼影響。這是一樣的道理。”

它看了看那堵還在微微顫抖的魔牆，又道：“你和石言玉之所以看得到這堵亡心魔牆，完全是你們的內心有太多的慾望，靈台不夠清明。與困在魔牆中的眾人一樣，欲求不滿則牆高，索求無度則牆長。”

“停。別說了。”九洛被它一頓大道理講的腦仁兒疼。連忙制止它繼續再說下去。

“你的意思就是說只有清心寡慾的人才能戰勝這道撈什子魔牆，像我這樣的既破不了，也毀不了它？”

幻魂龜尋思了一息，點了點頭。

“你的意思是說石言玉死在裏面了？我救不了他？”她語氣中隱含着刻意壓制的怒氣。

幻魂龜又搖了搖頭：“這裏面只困生靈，不殺生靈。他死不了。”

“永遠出不來不跟死了一個樣？”九洛提高了音量。

“倒是有一個辦法，可以讓他自己救自己出來。就怕他不願。”幻魂龜說得吞吞吐吐。

# 第235章 破綻

“什麼辦法？痛快說。”九洛摸了摸老龜的頭，像在哄弄一個孩子。

幻魂龜愕然的伸着脖子呆了呆，這才醒過神來晃着腦袋甩開九洛的手。

簡直，簡直太不懂得尊老愛幼。

九洛不以為然的直視它，等待它的下文。

幻魂龜向城牆爬了兩步，緩緩道：“向魔界之主屈服，交出自己的元神換取自由。”

“交出元神換自由？這算是哪門子的自由？明明是受制於人。蠢貨才會去做。”九洛憤憤。

“是，這件事看上去的確很蠢。可是主子沒在那魔牆裡待過，怎麼知道待在那裡的人被困得生不如死。如果魔君給他們這樣一個出來的機會，我想那些意志不堅定的人，多半會願意。”

“然後呢？為魔界做事，與天界為敵？”

“這是有先例的。想當初天帝最寵愛的幺女瑤姬”說到這兒，幻魂龜突然住了嘴，似乎怕被人聽到四處瞧了瞧，連忙換了話題。

九洛對瑤姬兩個字並不陌生。因為凌白的緣故，她似乎這個名字很有緣。現在從幻魂龜嘴裏聽到它的欲言又止，更加平添了幾分好奇。

“老龜，聽你的意思瑤姬與魔界有過糾葛？”

“沒有沒有。俺老龜可什麼都沒說。主子要想救石言玉還有一個法子可以試試。您手中那盞菩提傳燈是佛祖之物，佛家聖物向來克制魔界穢物。剛才您與石言玉同時對魔牆使了拳腳，偏偏魔牆把他拉了進去，沒敢動您，老龜猜測不是因為來不及抓您，而是畏懼您手中的這盞佛祖聖物。”

祝九洛把手中的菩提傳燈高高舉起，認真打量了一番，想它說得有些道理。

至少那些迷霧都被傳燈逼迫的不敢靠她太近。

“可是，我始終不得要領。”她得上官君千贈這盞聖物時，就知道的很清楚，要想發揮菩提傳燈的威力，必須人燈合一。即是她的心要澄清無殺戮，無貪念，充滿佛性，這盞菩提傳燈才會真正釋放屬於它的強大威力。

可惜，她因為猴子的緣故，心中抵觸佛祖的東西。

加之心心念念想要救猴子出來，從而衍生出太多的慾望與殺心，根本感受不到菩提傳燈的意志。

所以，這盞三界至寶在她手中不過是盞照明的工具。暴殄天物的很。

幻魂龜明白她心裏的擔憂何在，想了想道：“主子想別著急，容我去翻一翻上古典籍，有沒有與這傳燈相關的東西，看能不能解個燃眉之急。

九洛想不出別的辦法，只得點頭同意。

那幻魂龜得了祝九洛的同意，頃刻消失。

她看了看自己的掌心，卻見那老龜背對着自己不知在搗鼓些什麼。

九洛想它要翻古籍定會耗費時間，她不想乾等着，索性沿着牆根緩緩摸索着向前走去。

她纖白的手指撫過黑磚砌成的魔牆，指肚上傳來涼涼的麻意。而那魔牆在她的觸摸下，也漸漸的安靜下來，被噬魂簪戳的那幾下餘威在祝九洛的觸摸下，也平復了。

一直從牆內發出的喧囂聲殺戮聲，也變得小了很多。

九洛一心想找出攻進魔牆的入口，並沒有注意這些。

她不相信這樣一堵牆沒有任何破綻。

萬物相生相剋，就算是一堵魔牆也有它的弱點。

“主子，俺找到辦法了。”

幻魂龜突然出現在半空。

# 第236章 深淵

按照幻魂龜的辦法，祝九洛沒有救出石言玉反而把自己也折騰進魔牆裡。

她無力的望着跟自己一起被強大吸力拽進來的幻魂龜，嚴重懷疑凌白當初把它送給自己的用意，是幫她還是在害她。

三番五次這老龜總在關鍵時刻出差頭。

“你是故意的？”她憋了半天才把滿腔的咒罵縮短成這樣簡短的一句問話。

幻魂龜也很尷尬。

古籍上明明寫着那串法咒是藉助傳燈打開一切無妄之門的咒語，怎地它念完就變成這般模樣了呢。

心中的那絲惴惴不安不敢表現出來，它強裝着胸有成竹為自己辯白：“主子不是想救石言玉，不進來怎麼救？進來了才能知道他在哪關着。”

幻魂龜很為自己的急中生智驕傲了一番，祝九洛與它大眼瞪小眼的對視了半天竟然找不出理由反駁。

她恐嚇般的瞪了它一眼，終於頓悟了一件事。

這幻魂龜就是凌白送來故意氣她的。

眼不見心不煩，反正它的主意向來是餿的，不聽也罷。

她不等幻魂龜再開口，直接把它收了回去，提着菩提傳燈開始打量魔牆裡的世界。

真是奇怪，她在牆外時，聽到裏面全是廝殺聲、痛苦的嚎叫聲，讓人彷彿走進地獄之門。

而她進入這個世界里時，一切聲音都消失了。

安靜的只聽到她的呼吸聲。

不知是不是她手中這盞佛燈在起作用。

沿着燈光所及範圍，她掃視了周圍的環境，眼前只有一級級向下無限延伸的台階，除此之外別無他路。

九洛定了定神，沿着這條台階向下走去。

每走一步身後都會傳來一聲若有若無的嘆息聲。

她警覺的回頭，發現她剛剛走過的台階已經消失不見，只剩下深不見底的萬丈深淵。

她冷哼一聲，看來是有人逼着她一步步向下走去，不給她回頭的機會。

既然來了，她便不會畏懼。

即使不知前路，危險重重，此行救不到人她是不會退縮的。

手中菩提傳燈高高舉起，照亮腳下無數級台階，一直延伸到黑暗中。

就這樣走了不知多久，走得她覺得腿都酸了，終於走完了台階。在前面等着她的只有一條狹窄的架在懸崖上的木頭浮橋。

每一塊木頭之間的縫隙可以漏下去一個人。九洛站在浮橋的第一塊木板上向下看去，只覺得下面隱隱綽綽有着星星點點微光，一陣又一陣陰冷的風從下面打着旋的衝上來。

九洛被這股風拍在身上，情不自禁打了個寒顫。

她伸長手臂提燈照向前方，想看清浮橋對面的情形，卻只能照到浮橋的一部分。

她試着動用靈力想要飛過去，誰知靈力像被鎖上一樣，半點釋放不出來。

九洛有些明白為什麼幻魂龜說被抓進亡心魔牆裡的人再也無法出來。

這裏面根本施展不了靈力，又怎麼自救。

不知石言玉怎麼樣了？

想到這裏的危險，九洛越加擔心他。

既然不能飛，就只能一步步走過去。

她試探了一下腳下木板的結實度，緩緩的把另一隻腳也放了上去。

然後，她又探出腳尖踩向前面的木板。一塊接着一塊的走下去。

起初浮橋只是輕微的晃動，誰知她越往前走，浮橋晃動的越厲害。

前面是無盡黑暗，身後黑暗無邊，腳下是無底深淵，唯有走下去，只能走下去。

九洛就這樣只看腳下一步一步的向前小心翼翼的走着，突然一聲尖利的呼嘯聲從腳下響起，九洛低頭去瞧，

一個巨大的影子沖了上來。

# 第237章 雲白雲夜

祝九洛本能的快速結出法印想要去抵擋那道黑影，雙掌推出后才驚覺靈力受制，她這一招根本是虛張聲勢。

眼見黑影已經要到近前，她旋即放出紫荊藤鐲。

每每到生死攸關的時刻，墨塵送她的這份大禮總能救她於水火之中。

那黑影不是凡物，在如此險要的情況下竟然避開了紫荊藤鐲的追索，黑袍一揮便把紫荊藤鐲隔絕到結界之外：“嘿，還挺厲害。”

“渣渣。卑鄙無恥的渣渣。”九洛又試兩次仍舊無果。她沒有靈力，單憑紫荊藤鐲之力根本攻破不了結界，也就傷不到結界中的黑影。

一紅一黑兩個身影在萬丈高的峽谷上對峙着。

“你在罵我？”那黑影沉了兩息，似是被對方罵愣了，剛剛緩過神來，不確定的質問祝九洛。

因着剛才要專心應對危險，九洛把菩提傳燈收進了懷裡，眼下沒了光亮黑乎乎一片，她根本辨不清對面是妖是鬼還是魔。

沒了靈力，要是這樣被對方打下浮橋，活下去的機率很小。可是看對方的架式，又不像是要立即取她性命，想起老龜講的那些傳說，她悄悄喘了口大氣。

“不然呢？難不成我在誇你？”九洛看着擋在前面的黑影，餘光打量四周想尋條出路。

那黑影氣憤的說道：“雲夜果然說得沒錯，天界的人一個比一個粗魯。想不到你這個仙子長得美貌，品性卻不怎樣。”

“呵，老子還沒說你們魔界這些混蛋，你卻在這兒胡亂品評老子？你算什麼東西？裹在袍子里連臉都不敢露出來，是不是沒臉見人？”祝九洛瞧見那個黑影生氣之下，隔在她面前的結界反而薄了幾分。索性她故意說了這番話氣他。

一試之下，果然管用。

那結界的靈力又弱了下去。

她猜不透是何原理。

那黑影顯然被祝九洛的一口一個“老子”氣壞了。因為祝九洛發現那層結界漸漸的變薄，快要失去效力。

“你、你、你竟然口吐污穢之言。在我們魔界，是要被割舌頭的。”

九洛聽了就想笑，魔界還有這樣的規矩，是哪個混蛋定的？

說髒話要割舌頭，那她豈不是早就成了啞巴。

九洛不管這些，眼見目的達成，她手中蠢蠢欲動的紫荊藤鐲趁機飛了出去，朝着那個暴跳如雷的黑影纏去。

“小心。雲白。”突然又一道黑影從浮橋的另一頭飛過來用結界擋住危險。

祝九洛眼看就要成功卻被半路殺出來的傢伙攪了局，氣得牙痒痒。

可是，現在局面一對二，她也不敢再輕舉妄動。

“雲夜，你來得太及時了。天界的人果然都如你說的那樣是惡人。連一個丫頭都、都、都，嘴巴都不幹凈。”

叫雲夜的那個哼了一聲朝九洛這啐了一口：“不僅嘴巴不幹凈，個個陰險的很。不然咱魔君又怎麼會”

“雲夜，別亂說。”

“知道了，你自己小心點，別這麼愛生氣。不要跟眼前這丫頭廢話。主人說了，她狡猾的很，直接帶她走就行。”

“我就是好奇天界的仙子長什麼樣子。不過，再漂亮心腸歹毒也不招人喜歡。”

叫雲夜與雲白的兩個魔界中人站在祝九洛面前滔滔不絕的說著天界和她的壞話，完全當她不存在。

九洛生氣，卻沒有表現出來。

“喂，你們兩個說夠了嗎？說夠了讓條路出來，老子要過去。”

叫雲白的捂着耳朵大叫：“雲夜快讓她走。她又講髒話。”

九洛看着他那副樣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笑聲還未飛揚，突然伴着她的一聲驚叫戛然而止

# 第238章 誰瘋了

橋體突然從中斷裂，九洛筆直的向黑不見底的深淵墜去。

她拚死掙扎放出紫荊藤鐲想要抓住些什麼保命，無奈一路向下試了一路，全部失敗。

九洛只覺耳邊傳來呼呼的風聲，刮在臉上犹如刀割。

上方傳來雲夜與雲白的咯咯笑聲，九洛只覺腦袋突然一沉，暈了過去。

她在一堆好奇的目光中醒來時，發現了石言玉。

“你醒了？”他目光里透着憂慮，接着問道，“你怎麼也來了？”語氣里透着絕望。

九洛被這幫人看的發毛，坐起身推開他們。

“我這是死了？”

她邊問邊從幾張椅子拼湊的簡易床上下來，四處溜達打量。

她所處的位置像是一座大花園，四周有花有樹有山有水，有鳥叫有花香，不像是阿鼻地獄。

“跟死了差不多。”不知誰說了一句。

九洛特意多打量對方一眼，白色官服，與石言玉的衣服一樣，也是斗齋司的。

她順勢把觀察周邊環境的目光收回來，重新打量一下與石言玉在一起的這些人，竟然是一水的白色官服。全是斗齋司的。

“過來。”她一把拽了石言玉到身前，石言玉尷尬的掰開她抓着自己衣襟的手，訕訕說道：“有話好好說。”目光閃閃爍爍向四周發散開去。

九洛鬆開手，明白他要在同僚面前保持顏面，乾咳兩聲，換上恭敬的態度對石言玉說道：“這位石仙友，能否告訴我這是哪裡？您是怎麼到這裏的？”

石言玉雖說與祝九洛相識時間不長，但那個說話的語氣方式和現在這種字字斟酌、語氣委婉嬌柔完全不一樣，聽得他一身雞皮疙瘩。

“你，好好說話。”他頗嫌棄的瞪了她一眼。

九洛立即又拽了他衣襟壓低聲音：“你不是怕這樣丟面子？”

石言玉翻了個白眼，已經都丟了，索性由她去吧。

身後一堆看熱鬧的也圍了上來，想聽他們在悄悄說些什麼。

自從進來這裏，靈力全都沒有了，跟個凡人沒有兩樣，以前聽個八卦啥的只要動動神識就好了，現在得把耳朵湊過去。

就聽祝九洛又問一遍：“這是哪？”

石言玉搖搖頭：“關了一個多月了，連個鬼影子都不見，誰知是什麼鬼地方？”

“一個多月？”九洛抓住重點詫異問道，“你是不是從橋上摔下來摔糊塗了？你剛被亡心魔牆拽進來，我就跟着進來救你了，哪來的一個多月？”

石言玉疑惑的瞪着祝九洛摸摸她的腦門：“哪來的橋？我被拽進來直接就到這裏了？不信你問問他們，是不是困在這裡有一個多月之久？”

“這位延壽司的小仙友，你是不是進來時磕着腦袋了。我們進來這裏已經有七七四十九天了，我數着日子呢，怎麼會錯。這裏比那地獄還可怕。所有東西一成不變，看似活的實則是死的。我們活在結界里。”

“九洛，我們這麼久沒有回去，迷天陣外的星君們就只派了你來救我們？”石言玉一臉苦笑。

祝九洛看着眼前這十多個愁眉苦臉的傢伙，聽着他們的只言片語，久久沒說話。

不是他們瘋了，就是她自己瘋了。

他們說困在這個地方已經四十九天，可是九洛就算在那長長的台階上耽誤點時間，也不會超過一天。

要不是有石言玉在這群人中間，證明他進來時間不久，她真會以為是自己掉下來時摔傻了。

“我剛才怎麼出現在你們面前的？”她終於在繁亂的細節里捋出了一點頭緒。

“就這麼憑空出現的，和大家出現時一樣。”有人答道。

# 第239章 辦法

“那我從出現到現在坐起來跟你們說話，過了多久，不，我是想問我暈迷了多久？”

眾人聽她問完，面面相覷，石言玉的看向她的眼神帶着幾分憐憫。

“丫頭啊，你進來后立即就醒了，哪有暈迷。”

信了你的邪！

祝九洛終於知道問題出在哪了。

在亡心魔牆裡，她有她自己的時間，而他們也有屬於他們的時間。不一樣，不重疊。

難怪老龜說困在裏面的人最終會無法忍受而選擇與魔君簽定交換元神的契約。

在這個時間混亂的結界里，當日子過得日復一日的一成不變且時間混亂，任誰都要發瘋。

建這個亡心魔牆的人真的很會算計，先用快於外界時間的結界讓裏面的人誤以為在這裏已經待了許久許久。利用時間的飛速流逝折磨裏面的人，沒有外界的任何消息，結界里的一切幾乎如凝固了一般。

雙向的壓力造成了心理負擔，當終於有人來打破這份死一樣的沉靜時，那些意志不堅定的人會幹出出賣元神的事，一點也不奇怪。

九洛試了很多辦法，果然如石言玉他們之前試過的一樣，出不去。沒有靈力根本無法破壞這個結界。

第一天，她在極度疲勞的狀態下睡了一覺。

第二天，她把身上的法寶試了個遍，全都不管用。

第三天，她又睡了一天。

第四天，她又把身上的法寶重新試了一個遍。所有人都坐在地上看着她。因為他們來這裏的前幾天跟她一樣，身上帶的東西能試的已經全試過了。以前再耀武揚威的法寶在這裏面就是個爛泥一樣的廢物。跟它們的主人一樣。

第五天，祝九洛開始遊說已經認命的斗齋司眾仙友，跟她一起喊口號，指望把外面的人叫過來談判。

起初沒人搭理她，後來在她對石言玉百般威逼利誘下，老石頭終於出手團結了大部分在場的仙僚，共同跟着九洛對不知藏在外面哪個角落看熱鬧的魔族之人發起了請求。

除了躺在地上裝死的一位仙僚沒參与外，大家喊得還算齊心協力。

第六天，大家嗓子都喊啞了后，祝九洛又開始號召大家用手中法器對結界最薄弱的地方進行集體輪番攻擊。

最後一半以上的仙僚開始裝死。石言玉帶頭。

第七天，祝九洛再煽動不了這幫子老奸巨猾的仙僚們，開始一個人指着雲白雲夜的名字叫罵。

沒辦法，誰讓她只知道魔界這兩個人的名字，還記得牢牢的呢。

第八天，祝九洛實在想不到其他辦法，從乾坤袋裡掏出一壺烏衣青梅酒潤潤嗓子。

於是，那些裝死的都突然炸了屍，圍着祝九洛討酒喝。

這裏面太寂寞，有山有水有花有草卻都是假的，唯有酒是真的。怎能不讓悶了近兩個月的神仙們莫名激動。

祝九洛不小氣，酒可以給喝，但每喝一口要按照她的要求完成一件事。

她以為會有人拒絕。畢竟這些都是她的前輩，都比她仙階高出許多。面子總還是要的。

然而，事實總是出人意料。

沒有一個人反對她的提議。

他們生怕喝不到，爭搶着做第一個喝酒的人。

祝九洛的條件不苛刻，她只要求誰喝了酒，誰就去罵雲白雲夜。

祝九洛總感覺自從昨天罵了他們，自己身上總粘着一雙眼睛。來自結界外的眼睛。

為了表示親疏有別，第一口酒祝九洛讓給了石言玉，他違背約定咕咚咕咚喝了好幾口，最後被其他神仙生生從嘴邊奪了去才罷休。

六個時辰，罵吧。

九洛說一口酒負責罵一個時辰。

那個叫雲白的不是最聽不得別人講髒話嗎，她偏偏讓他聽。

# 第240章 破界

石言玉本來因困在這裏生了一腔怒火，罵起人來便沒了禁忌。把他在凡間學的那些髒話全抖了出來，全然沒了神仙的形象。

其他人都顧着搶酒哪裡還會分神聽他在說些什麼，只氣得結界外聽牆角的兩人臉色由白變青，由青變紅，由紅變綠，幾乎七竅生煙。

爭搶中，酒壺碎在地上。

不偏不倚，濺起的瓷壇碎片劃上了九洛白皙的手背。瞬時，一串血珠冒了出來。九洛疼的甩手，那幾顆血珠子就着力道甩了出去，貼在了結界上。

就像是一顆火星子濺到緊繃在綉架的絲綢上，瞬間燙了個洞，被血珠子濺到的結界慢慢也被燒出個洞來。

站在旁邊的九洛明顯感覺到身上的靈力竟然慢慢在恢復，有一股濃郁的靈氣正從她鮮血濺落的地方擁着擠着湧進來。

正在如約叫罵雲白雲夜的石言玉瞥見九洛受傷，立即停下來想要為九洛包紮傷口，接近到那個結界洞眼，他突然愣住了。

他也感受到了靈力的回歸。

他不可思議的看着九洛手背上的血珠，又看了看破了幾個小洞的結界，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是真的。

“再試試。”他抓了她的手，把手背上的血抹向結界。

果然如他所料，凡是被九洛的血碰到的結界法力逐漸稀薄，最後侵蝕出一個洞來。

石言玉貪婪的凝氣吸收着外面湧進來的靈氣，聚結到丹田重新灌輸到身體的四肢百骸。

他和九洛身邊的其他人也發現了異樣，欣喜若狂的如石言玉一般在體內運行着小周天。

一直困在結界內的十幾個人漸漸安靜下來，慢慢靠近祝九洛，感受着結界空洞處湧進來的靈氣。

然而，畢竟那幾個小有限湧進來的靈氣也有限，無法同時滿足這麼多人。

大家把目光凝聚到祝九洛已經結了痂的手背上。

她的目光里沒有任何情緒。

“拿塊瓷片來。”她伸出手。

有人立即從地上撿起一塊碎成武器的瓷片，遞給九洛的手突然就縮了回來，在身上擦了擦才又遞給她。

“謝謝你，藕官。”九洛接過直接把瓷片最尖銳的地方刺向自己的掌心。

如果這是唯一救大家出去的辦法，她倒是不會吝嗇這點血。

石言玉眼中閃過一絲痛，隨即命眾人分開兩側給祝九洛讓出一條通道。

九洛運用體內剛剛積存的靈力把鮮血凝成一把血刃向結界砍去。

兩刀揮下，眾人能明顯通過靈氣湧進來的速度感覺到結界的破裂。

眾仙拚命抓住時機吸引着靈力到自己體內。

九洛又接着一鼓作氣，連劈了數刀，結界裂出人形大小的洞。

“先出去再說。”九洛招呼大家逃出去。

眾仙這才睜開眼，紛紛排隊闖出結界。

“呔，何人敢壞我禁制？速速將他們拿下。”躲在暗處聽牆角的雲白雲夜跳了出來，掐腰跳腳嚷着拿人。

不到三息他們身後便冒出數十幾身穿花花綠綠的魔族侍衛，把剛剛逃出結界的眾神仙圍了起來。

沒結界阻隔靈力，眾仙的靈力瞬間恢復，區區幾十個魔族侍衛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有人哈哈大笑起來。

“終於出來了。終於恢復靈力了。”

雲白也學着那個仙人的樣子哈哈大笑起來，眾人被他怪異的笑聲笑得背後發毛，紛紛看向他。

“你笑什麼？”石言玉怒問。

雲白想起他就是剛才罵街罵的最凶的傢伙，狠狠瞪了他一眼，卻沒理他。

雲夜替他回道：“笑你們太天真。以為逃出結界就能離開這裏？簡直是做夢。如果能這麼輕易離開，就不是我魔族聖物‘亡心魔牆’了。”

# 第241章 此女有毒

“何為亡心？你們的心還未死怎麼能叫亡心？只有你們一個個心都死如僵蟲才能離開這裏。”

“哦？是嗎？”祝九洛止住了流血的傷口，抬起頭語氣里毫無掩飾的全是挑釁。

“我倒想試試。”她瞧了瞧石言玉，他倒是聰明，猛然想起她殺妖獸時的那副毀天滅地的樣子，忙遞了眼色給那十幾個仙僚。悄無聲息全都退到祝九洛身後。

雲白憤恨道：“雲夜你看這臭丫頭是不是個禍精？那結界好好的在那待了十幾萬年，耗費歷來多少魔君的心血與靈力，她一來竟然給毀了？我看魔君定然饒不了她。”

雲夜點頭：“嗯，此女有毒。小心為上。”

九洛指着雲白冷哼：“雲白，你講髒話，小心割舌頭。”

雲白眨眨眼，似乎說了句“臭丫頭，禍精”，忙遮住嘴：“根本沒有的事。你誣衊。”反正這裏除了雲夜他最大，沒人敢制裁他。

“誣衊不誣衊你自己心裏清楚，老子現在不跟你說這些廢話，指條出去的路老子就饒你不死。否則，哼，今天你們全要死在這裏。”九洛手指一揮，魔族那些個侍衛都不由自主的向後退這了一步。

她眼裡的殺氣實在是讓他們莫名膽寒。

雲白的臉隱在寬大帽兜里：“進了這裏只有死路沒有生路。想出去，把元神烙上契約，立即放你們出去。這元神契約需要”

“渣渣，不必廢話。”九洛沒耐心聽他講完，暗暗運息體內靈力。

石言玉四處打量想尋這個出口，可是眼前一片昏暗，景緻布局與他們在結界內看到的並無二致。

“九洛，留話口。”他悄悄在她耳邊囑託。

九洛明白他的意思，點點頭。

雲夜已經下了命令：“把他們都抓回去。”

他深知沒有結界，他們這些人根本不是這些天族的對手。唯有趁他們靈力恢復的還不徹底時先發制人。

魔族侍衛一擁而上，他卻拉了雲白向後退去。

石言玉與眾仙僚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無處發泄，有人主動送死，他們沒有絲毫猶豫全部應戰。

九洛早就盯着他們，喚出紫荊藤鐲追了上去。

雲夜推了雲白一把竟消失不見，而他自己卻被紫荊藤鐲所縛，噬魂簪在九洛意念下如一隻手指，在雲夜臉上划來劃去。

“知道這是什麼嗎？噬魂簪聽過嗎？凡是被它所傷者，魂飛魄散無人能救，你乖乖把出去的方法說出來，我就饒你不死。”

九洛學着壞人的樣子恐嚇雲夜。

誰知雲夜脖子一梗，道：“哪有你說的這麼厲害，你不是還好好活着嗎？”

九洛愣了一下。

琢磨了半天才算明白他指的是自己被噬魂簪扎中腹部卻仍活下來一事。

“你怎麼會知道此事？”

九洛仔細回想着，這件事就只有玄初和墨塵知道，還有就是用簪子傷自己的春橙知道。那次之後九洛再沒見到過她，她並不知自己還活着。

魔界中人怎麼會知道此事？

九洛腦袋裡亂轟轟的，總覺得有什麼重要的事忘記了，卻怎麼想也想不起來。

雲夜趁她走神之際，身體向後一跌，竟然消失不見。

紫荊藤還捆在他身上，一同消失在九洛眼皮底下。

她用意念召回，卻沒有任何動靜。

九洛一步朝着雲夜消失的地方邁了過去。

# 第242章 紅蓮再現

“嘭”的一聲，九洛眼前冒起金花。

又是一道結界。

那兩個混蛋跑了沒關係，關鍵是她的紫荊藤鐲被拐了去。那可是墨塵送給她的，怎麼能丟。

想起墨塵，九洛又想起每次墨塵訓練她殺怪獸時那個眼神，隨時等待她失敗丟臉的眼神。

她怎麼能把隨身法器都丟了，要是被墨塵知道了還不知怎樣嘲笑她。

九洛胸中積蓄了無名之火，瞬間化成一條火龍向那道結界奔騰而去。

仍在打鬥的眾人突然聽到一聲刺耳的嘶吼，眼前閃過令人無法直視的紅光，緊接着漫天下起了紅蓮。妖艷奪目遍布殺氣。

眾人驚呆，顧不得打架，都抬着頭看着周身的景象。

呆了半晌，有人似大夢初醒，喃喃說道：“業火紅蓮。業火紅蓮。這是消失了萬年的業火紅蓮。她、她、她竟然身負業火紅蓮。”

石言玉無奈又擔憂的看了祝九洛一眼。他就知道，只要她出手，一定會出事。

不僅是這幫子魔族的傢伙出事，她保不住也要惹禍上身。

他拽了那個張口結舌的仙僚一把，示意他不要亂說。

魔族侍衛聽到“業火紅蓮”四個字也已經驚駭的說不出話來，雖然他們沒親眼見過萬年前的業火紅蓮是如何震撼三界，但他們卻知道業火紅蓮“業力化業火，斷魂不留命”。當年魔君就是慘死在業火紅蓮之下。

他們不敢應戰，紛紛逃到結界內。擋在九洛面前的那道結界應聲碎裂，在眾人面前呈現出道道裂痕。

漫天紅蓮在九洛的指揮下轟向已經出現裂痕的結界，雲白雲夜跑出來阻止。

“妖女住手。”

隨着他們的出現紫荊藤鐲如一道閃電重回九洛手腕。

九洛看着雲夜，他竟然沒事。

當然，因為她開始時並未下殺意，之後有了殺念時，雲夜又帶着紫荊藤鐲躲到結界內，自然救了他一命。

九洛瞧見他們出來，已經沒有耐心再問出口在哪，直接指揮着大片的業火紅蓮向二人砸去。

雲白與雲夜在結界內已經看到了業火紅蓮的厲害，眼見死神降臨，兩人就算放出全身靈力都無法與業火紅蓮抗衡。

“雲夜，來世我們還做好兄弟。”雲白抱着雲夜，想替他擋下災難，雲夜大吼一聲結出結界罩住兩人，雖知是螳臂當車，仍想要最後一搏。

眼見二人要在業火紅蓮業力下化成灰燼，突然一道巨大的金色光芒罩了下來，隔絕了死亡。

九洛感覺到體內靈力受到一陣壓迫，再去看雲白雲夜，兩人身前站着一個身穿黑袍的男子。

石言玉等人都是一驚，竟然有人擋得了業火紅蓮。

看來，他們想要逃出去更加不容易了。

眾仙互相看了一眼，齊齊把目光聚焦在那個與祝九洛對抗的男子身上。

他身上散發著一股令人壓抑的氣息，在其強大的威壓下，眾神仙經脈竟覺有些無法承受這份法力想要匍匐在地。

黑袍男子凝視着祝九洛，祝九洛毫不畏懼打量着他。

“你是什麼東西？不怕死么？”九洛也感覺到了來自他身上的那股無法漠視的威壓，但她強忍着，不敢表現出絲毫示弱。因為自剛才靈力迸發后，她現在體內已經沒有靈力可以再次催動紅蓮。

她只能在陣勢上先把對方唬住了。

他突然哂然一笑：“祝九洛，我們又見面了。”

# 第243章 魔界高人

祝九洛盯着那個神秘男人慢慢掀開遮住臉的兜帽，露出一張異常蒼白卻又絕色的容顏。

她不認識他。

眼前這個男人的容顏比天界的女仙還要精緻上幾分，然而他的眼神卻是森冷陰騭的令人發寒。

見九洛打量自己，卻不說話，男子又接着問道：“怎麼，想不起來我是誰了？”

話音剛落，他身上騰起一團黑氣，劈頭蓋臉向九洛罩去。

九洛臉色微變，團團黑氣中她窺見一張似曾相識的臉。

“槐樹精？秦懷？”九洛腦海中浮現出槐樹精死在她手上時的模樣。不，眼前這人不是槐樹精，而是迫使槐樹精聽命於他的那團魔氣。

“原來是你。”九洛臉色如常，手心裏卻沁出冷汗。她現在身上的靈力還未恢復，不知對付這個早就對天界虎視眈眈的傢伙有沒有勝算？

“你終於想起我了，娘子。”他模仿着秦懷的口吻喚了九洛一聲，故意噁心她。

九洛渾身一陣惡寒。

“呵呵，你真是無聊。你既然已經知道桃花妖是我假扮的，你也不是真的秦懷，現在這般不覺得自己幼稚嗎？”

“你還真是有毒。嘴巴都淬了毒汁。你以為你現在沒了靈力還能與我抗衡嗎？亂說話小心我一不高興就宰了你。”

九洛驚詫，他竟然看破她體內的靈力已經耗損。此人頗不簡單。

他袖子一揮，從九洛的四面八方逼來一股她無法抵抗的靈力，壓制的她動彈不得。

九洛知道，他不是在跟她說笑，而是明晃晃的威脅。

這種壓制不僅九洛感受到了，那十多個神仙都感覺到了。

石言玉心裏非常明白，駐守亡心魔牆之人不會是等閑之輩。

他甚至在猜想，這裏面還有其他結界，封住了其餘那些一同進來的仙僚們。

“你想怎麼樣？”九洛想拖延時間，下一次靈力重聚時，也行她的靈火能與他打個平手。再加上其他仙僚同心協力，也許就能逃出去也說不定。

“我想怎樣？你忘記在花果山我曾經說過什麼？”

九洛腦海中記憶的那根弦跳了出來：“祝九洛，天命不徹吾在終結處等你。”這是他當初離開時留下的那句話。

她冷哼一聲：“我以為，你這是你的終結處。”

黑袍男人冰到骨子里的目光注視着她：“祝九洛，你高興的太早。”

九洛望了一眼幾步遠的石言玉，瞧他煞白的臉色估摸着此刻他那邊的形勢也不容樂觀，很可能也被這股魔力鎮壓住了。

那十幾個斗齋司的仙僚臉色同樣都不好看，彷彿大家都無暇顧及此處，專心的在調動體力靈力與周身的魔氣抗衡。

她調回視線，眼前這人果真十分的難對付。

九洛見他既然未動殺意，便耐着性子跟他耗下去，同時發揮出墨塵曾經逼迫出來的一心兩用的本事，加速的調動體內漸漸增長的靈力，運行大乘般若心法以便靈力在他失去耐性前儘快集聚，好對付他。

“我有什麼好高興的？不論是誰的終結處，終究有人要死在這裏。我倒是十分好奇，你是怎麼從魔界來到迷天陣的。”

她聽墨塵說過，迷天陣是天界專門訓練仙官以下仙人的地方。因玉帝為防止有仙人因偏袒自己的弟子或下屬而作弊，特意召集三大天尊共同為迷天陣設了禁制，只有拿到通行令者才能進入迷天陣歷練。

可是，魔界之人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覺破了迷天陣的。他們來這裏又是為了什麼？

“還有，你是魔界的哪位高人？敢不敢報上名來？”祝九洛抬起下巴傲慢的斜睨着眼前的男人。

# 第244章 離殤

九洛能感覺到，她此話問出，那十幾個仙僚的注意力全都傾斜過來。

魔族被趕回魔界不准許再入天界已經有萬年之久，很多新晉的小仙早對魔界陌生。

眼前之人實力不容小覷，然而他們卻不知他是魔界哪位高人。在他們印象里，記得最深刻的是魔君夜殤。

當初他以一人之力力敵三界精英，十萬大軍都被他壓制在忘川河畔。

要不是有業火紅蓮與之對抗，說不定三界早就被魔界統治

眾仙各有所思，突聽黑袍男子幽幽開口：“天涯離別苦，舊恨千縷殤。你可以喚我一聲離殤。”

他話音落下，九洛不曾有何反應，以石言玉為首的那群仙家卻紛紛發出刺耳的抽氣聲。

“是離殤，竟然是離殤。”

離殤是誰？

離殤是萬年前魔君夜殤的弟弟，是如今魔界的掌舵者。

萬年前在魔君夜殤隕落後，做為魔界最有實力的繼承人，離殤早就應該繼位，然而他卻始終推卻，發誓要為哥哥守孝萬年。

萬年之期已近，魔界重又開始活動。想不到第一件事便是闖入迷天陣，拘了這麼多的天界仙官。不知意欲何為。

九洛兀自念了兩遍“離殤”二字，皺眉思忖，這兩個字怎麼這般熟悉。

“離殤？你是魔界何人？”她終於想不明白問出口。

“他是魔族的王，整個魔族聽他號令？我說的沒錯吧？離王？”石言玉戒備的把九洛拉到自己身後。如果眼前之人真是離王，那他們今天還真是難逃一死了。

離殤冷然一笑，沒有答話，不肯定也不否認。

所謂守孝萬年不過是一個麻痹天界的借口。

他在萬年前一直悄悄地且緊鑼密鼓的積蓄力量，等待反戈的最佳時機。

哥哥怎麼能白白犧牲？這麼深重的仇恨怎麼能說放下就放下？

玉帝以為殺了夜殤魔界就不足為懼，天下哪有這般好事。自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他一定會為哥哥討回公道，殺遍三界不留生。

九洛看着他眼中閃過變幻莫測的情緒，感受着石言玉身上因恐懼散發出來的敵意，也明白過來離殤是個棘手的人物。

然而，此時此刻，越是危險越不能表現出恐懼來。丟了延壽司的面子倒是無所謂，關鍵是若墨塵知道了，定會笑話嘲諷她。

她靈機一動：“原來是離王，久仰久仰，我聽元聖天尊還誇過你。今日一見果然不同凡響。”

現如今魔界還沒有挑明與天界翻臉。

雖然他們魔界違背當初的約定偷入天界，但這並不說明離殤馬上就要大開殺戒，與天界為敵。

再沒撕破臉皮前，為了能順利離開亡心魔牆，一切都可以虛與委蛇、忍辱負重。

九洛心中期盼着離殤目前還不敢與天界直接宣戰，便與他套起了近乎。

而離殤竟然也吃她這一套，臉上重新換上一層笑意。

聲音也柔和下來：“哦？本王難得入了天界天尊的法眼，不知元聖天尊他老人家誇我些什麼？”

呵呵，呵呵。

這就尷尬了好么？

九洛嘿嘿笑了好幾聲，以掩飾她此刻萬馬奔騰的內心。

人家就是隨口說句客氣話好不好？您一個主掌魔界的大魔王要不要這麼認真刨根問底的非要聽一聽別人的讚美之詞啊？

這可讓她為難了。

她今天可是剛剛認識這位離王殿下，即不了解他的過去，也不了解他的人品，讓她臨時編造謊言，還真難住她了。

# 第245章 逃脫

不過，她爹說過，讚美他人要從實際出發。

所幸，離王干過兩件大事她倒還是知道的。

第一件就是控制樹妖佔山為王，強娶桃花妖。

第二件事便是他擅闖天界給來此歷練大比的仙官們設了一道亡心魔牆。

這兩件事足以說明他的人品與謀划。

石言玉看着她，以為她是在回憶元聖天尊說過的話。

他哪裡知道，元聖天尊根本就沒有跟祝九洛提過離殤半字。不然，她也不會初聽這個名字一臉茫然無知。

要是他知道祝九洛是為了套近乎給自己找了個大麻煩，他一定出口成章的替她誇那個離王幾句。

九洛沖一直瞪着自己的石言玉眨眨眼，聲音朗朗說道：“我家尊上曾誇離王足智多謀（詭計多端）、品行高潔（齷蹉流氓）、行事磊落（陰險狠毒）、年輕有為（老謀深算）最重要的，長相不俗，婉約中帶着男子的氣概，眉目間蘊含着男子的剛烈，總之，魔中龍鳳，不可多得。”

九洛一番胡謅，不僅聽得那十幾個仙僚愕然無語，連當事人離殤都覺得這幾個形容詞過分了。

他可不相信天界的天尊會這樣誇一個魔族的大王。

不過，最後那兩句形容他長相的話，他聽得十分誅心。

這是在誇他嗎？

怎麼聽着像是譏諷。

“你？”他斟酌着言詞，一時竟不知如何應對她這番誇張的讚美之詞。

九洛：“我說的句句屬實。”

離殤：“屬實？”

九洛點頭：“千真萬確。”詭計多端、齷蹉流氓、陰險狠毒、老謀深算這些千真萬確。

空氣凝滯了片刻，離殤突然笑了。

“好你個祝九洛，依舊這麼喜歡騙人。可惜我不是他。哪有這麼容易上當受你的騙。”離殤臉色變得難看。

九洛凝眉，有些沒聽懂他的話。什麼叫“依舊這麼喜歡騙人”？難道他是指她假扮桃花妖一事。

還有，離殤口中所說的“他”又是指誰？

“九洛小心。”

不待她再問，石言玉推開她，生生受了離殤突然發威的那一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石言玉臉色瞬間蒼白。

九洛急忙扶住他：“你沒事吧？”石言玉小聲提醒她道：“他動了殺機，你想辦法逃。”

逃？

往哪逃？

她東拉西扯的絞盡腦汁拖延時間，她的靈力也才恢復了一半。這一半靈力怎麼對付魔界離王？

就算她靈力全部回歸，也不能丟下他們不管自己跑了。

這可不是她的風格。

“你躲開。”她把想要繼續維護自己的石言玉拽到身後，怒目質問離殤：“離王，我們這說的好好的，你幹嘛偷襲？可不是君子所為。”

“君子？我有說過我是君子嗎？本王向來做事喜怒無常，能放你也能殺你。”離殤再無耐性，渾身騰起的黑氣更加濃重。

事已至此，九洛唯一辦法便是運用體內僅存的靈力與他來個魚死網破。

嘭嘭幾聲巨響，九洛的火靈化成威猛的巨龍與離殤洶湧的黑氣在空中相撞。

不知是九洛體內靈力突然暴增，還是離殤並不想致她於死地，火光之後，眾仙再睜開眼時，魔君離殤連同他的手下竟然不見了。

困着他們的結界正在寸寸皴裂，藕官用手指輕輕一碰，結界化成碎片消失不見。

眾神仙還未回過神已經重新回到障陣中。

有人興奮大叫：“我們逃出來。逃出亡心魔牆了。”

所有人都很高興，只有九洛心事重重。

她在與離殤對決的那一刻，明明感覺敗的是自己，可是，在他詭異的笑容消失后，她卻勝了。

為什麼？他為什麼要故意輸給自己？

# 第246章 孤本不孤

九洛還來不及思考這個問題，那邊就聽石言玉激動的提議：“大家先別高興太早，也許魔界之人根本沒走遠，我們先想辦法離開迷天陣。這裏太危險。”

眾仙當然明白他此翻話的意思，紛紛附和表示贊同。

有人站出來道：“那先破了障陣再說。”

“對，關鍵是想辦法離開這。”

石言玉內心掙扎了一下，決定掏出他的那本用高昂代價換回來的絕版破陣攻略，就見藕官突然從懷裡掏出一顆內丹：“用這個驅散迷霧就能找到出口，不過我只有一顆，還是顆雄獸的內丹。”他略帶遺憾說道。

石言玉打眼這麼一瞧，不僅藕官有內丹，其他神仙身上都有這玩意。

在結界里他沒了靈力發現不了，現在出了結界，仔細一瞧，他的心不由的抽搐起來。

大家紛紛拿出自己的內丹，九洛數了數，湊在一起不僅夠了雄丹六顆雌丹六顆的數量，還富裕出了七顆。

“你們怎麼都有內丹？”她問。

藕官回她道：“書上寫的。”

“對啊，書上寫着集齊雌雄妖獸各六顆內丹，便能走出障陣。”

“什麼書？”九洛突然想笑。

“迷天陣攻略。”斗齋司眾仙齊刷刷從懷裡掏出一本和石言玉視如珍寶一樣的書。九洛看向臉色煞白的石言玉，不是說這是你用存了兩百年的靈草換來的孤本嗎？這是每人一本孤本啊。

石言玉奪過最近的一本暴躁的翻着裏面的內容，扔地上，又搶過另一本翻看，又扔地上。

連翻五本后，他把自己扔在了地上，雙手抱頭。眾人被他一連串動作弄得發矇，好半天反應過來，問他：“你這是怎麼了？不是中了魔族的毒吧？”

九洛看着他那副被人騙了還不好意思說出來的模樣，再也忍不住哈哈哈哈的捧腹大笑。

眾仙又是一愣，詫異的看着突然發笑的祝九洛，莫不是這位也中了毒瘋了吧。

石言玉憤怒的拽過身邊的藕官：“這書哪來的？”

藕官打開他的手，瞥瞥嘴：“當然是星君給的。”他忌憚的看了祝九洛一眼，壓低聲音小聲告訴石言玉：“為了贏延壽司，星君給了咱們每人一本，讓好好背熟，有攻略在手，什麼陣都擋不住。”

其他仙家點頭附和：“星君送大家每人一本。”

藕官奇怪的問石言玉：“怎麼，難道星君沒給你嗎？”

九洛笑得更大聲。

石言玉狠狠瞪了她一眼：“給了。誰說沒給。當然第一個先給我。我進陣前早就背熟了。祝九洛，把我送你的那本迷天陣攻略拿出來給他們看看。”他在心裏暗暗發誓，回去后見到星君他一定要把被騙的靈草討回來。

“石兄，你怎麼把書給她？”有人責怪他道。

“怎麼不能給她？”石言玉正積攢了一肚子火沒處泄，說起來一點也不客氣。

“她可是延壽司的人。你不怕星君知道了怪罪於你。”

“怪罪？要沒人家你們出的來嗎？還不是困死在亡心魔牆裡。”星君他最好怪罪我，我才不怕他怪罪。

石言玉這句話戳住這些神仙的痛處，立即沒有再有廢話。

藕官打破沉默向著九洛深深鞠了一躬：“謝謝祝姑娘救我們出來。”

其他人見狀都跟着向九洛行禮感激她的救命之恩。

可是，他們想的更多的卻是她釋放出的業火紅蓮。

# 第247章 十三扇門

十二顆內丹在眾仙齊口念誦下盤恆在天空，奇光異彩驅散了障陣里如凝固般的重重濃霧，天地間出現一道巨大的天門，緩緩打開。

九洛與眾神走了進去，發現門裡還另有十二道門分不同方位佇立在眾人面前。

“十二個子陣之門。”有人說道。

藕官問道：“去哪個？”

“翻書看看。”有人提議。

石言玉的心臟又抽痛了一下。提什麼書？故意的是不是。

他瞪了藕官一眼，沒好氣的說道：“有什麼好看的，你想進哪扇門就直接進去，磨嘰什麼。”

“你不跟我們一起去？”藕官不明白好好的，為什麼他要發脾氣。

石言玉看了眼一直盯着那些門研究的祝九洛，道：“你別管我。”他決定還是跟着她比較有安全感。

其他仙家自然想得跟他一樣，他們雖然對祝九洛的業火紅蓮心存忌憚，但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們聰明的把目光都投向祝九洛，等着她的選擇。

九洛繞着十三扇觸天杵地的金色大門走了一圈，站在中間皺起眉頭。

石言玉問她：“在想什麼？”

九洛指着他們破陣時走出來的那扇大門：“你那孤本上不是說迷天陣有十二個子陣嗎？如果一個子陣一扇門，為何這裏多出一扇？”

石言玉又被扎心。

不是說門的事嗎？提那本破書幹嘛？你是故意的吧？

他毫不留情的對她翻了個白眼，轉身走開。

不想理你。

藕官湊過去，小聲問洛：“怎麼回事？他平時不這樣？是不是在亡心魔牆裡關傻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腦袋，朝着石言玉的背影努努嘴。

九洛強忍着笑，搖頭表示不知道。

她當然明白石言玉是抽的哪陣瘋。

他的反常不是腦子上的。

他那是心病。

和亡心魔牆一點關係沒有。

有人接着九洛剛才的問題思考了一番，得出一個結論：“多出來的這一扇很可能是死門。進去必死。”

九洛瞪了說話那人一眼：“不可能。天界設置迷天陣，是為了讓眾仙在這裏得到歷練從而更快的晉陞品階，怎麼會下殺手設置死門？”

“祝姑娘說的有道理。”

“嗯，是這個意思。”

石言玉轉過身逆着眾仙的意思提出一個令人驚悚的想法：“也許這根本不是天界設的，是魔界搞的鬼呢？十二個子陣怎麼有十三扇門？”

“你沒仔細看星君給的攻略嗎？上面雖然沒說有十三扇門，可也沒說只有十二扇門。”藕官掏出令石言玉心肝肺疼的《迷天陣攻略》快速翻了起來。

石言玉喘了好幾口大氣，才平復了來自心底的那份疼痛。

他認定藕官是知道了些什麼，故意的。絕對是故意扎自己心的。

“這裏面有一扇門一定是有問題的。”石言玉搶過藕官手中的攻略，恨不得撕個粉碎。

九洛笑着提議：“既然有問題，那我們進去看看好了。”

“進去？不行，太危險了。”有人不同意。

“難道等在這裏不危險？你們不去我去。”九洛抬腳走向其中一扇門，沒有猶豫邁了進去。

石言玉抬頭看了眼長得和其他門差不多的大門，喊了一聲等等我，也跟着走了進去。

其他仙家短暫的面面相覷后，前推后擁的都擠進同一扇門裡。

管他呢，跟着最厲害的走就是了。反正她有紅蓮業火。

待眾仙都進去后，那扇門，慢慢消失在天地間。

# 第248章 人面鳥怪

“為什麼進這扇門？”石言玉追上祝九洛后悄聲問她。

祝九洛在冗長的通道里大步流星的走着，聽到他的疑問腳步頓了一下，想了想道：“門不一樣。”

石言玉愣了一下，仔細回想天門的區別並沒有哪裡不同。

“能否祥說？”他自己看不懂，好問不恥。

九洛看了看一臉懵懂的石言玉，繼續往前走。

走出十多步才回答他的問題：“感覺。”

“感覺？你是說你選擇走這扇門是因為你的直覺？”石言玉問的歇斯底里，卻又不願意讓後面的仙僚聽見，刻意把聲音壓的特別低。這樣子就有些猙獰了。

“害怕可以出去。”九洛看破他的擔憂，一點也不客氣。

石言玉嘆氣：“你以為我是擔心我自己？”

“擔心我更沒必要，既然事情註定躲不過，那就迎上去。”這是她爹爹說的。

石言玉覺得這話說的有點道理，又想了想，默默跟了上來。

通道漸行漸寬，一道強光刺入眾仙的眼睛。

待他們眯起眼適應了一會兒，才看清面前的情景。

當成千上萬的玉俑如同真人一樣站在面前時，說不上宏壯，而是一種令人脊背發毛的感覺，一種涼意慢慢從腳底板爬上頭頂。

“這是什麼？”好半天後面跟上來的仙家才問出這樣一句話。

石言玉告訴他：“玉俑，不認識嗎？”

“當然認識這是玉俑。我是說，為什麼這裏怎麼會這麼多玉俑？密密麻麻太可怕了。”

“對啊，攻略上可沒說玉俑的事。這太詭異了。”

石言玉頗為無奈的瞪了一眼藕官。

為什麼他聲聲不離那本破攻略？

祝九洛飛到半空，指着成片成片無聲站着的玉俑問身後的仙家：“你們看，這些玉俑站成了什麼樣子？”

眾仙在她的指引下都飛了起來，齊齊向下看去，不由面容一怔。

換了角度，他們才看明白，原來這些玉俑竟然排列成了人面鳥的形狀。而他們正站在鳥的爪子下。

若不是經祝九洛提醒，真不會想到玉俑存在的深意。

“你們為何來此？”宏大的聲音在天空上方響起，眾人皆是一驚。

抬起頭尋找卻沒有任何身影。

“誰在說話？”九洛大聲問道。

宏大的聲音答道：“你不是看見我了嗎？我不就在你面前嗎？”

聲音未落，眾仙臉色已變。

“這、這、這兒人面鳥竟然是活物？”有人驚詫出聲。

藕官插嘴：“攻略上可一句都沒提這事。我們是不是進錯門了？“

石言玉：“”

“這是眾生之門。你們在這裏可以看到自己。”

一陣強風拂過，眾仙竟然失了騰雲駕霧的能力全跌到地上。

九洛摔得呲牙咧嘴，揉着屁股站起來，眼前玉俑似乎活了，竟然緩緩向她走來。

“你是誰？”九洛抬頭看着向自己走來的玉俑，警惕心騰起。

面前的玉俑一身青衣，眉眼如畫，笑容瀲灧，竟有一種動人心魄的美。

這種笑容九洛在鏡子里見過，不是別人，正是她自己。

那種脊背發涼的感覺再一次漫上她的心頭。

美人招着手緩緩向她走來，九洛看到那張和自己一樣的臉，眼神卻森冷無溫度，她只覺得頭皮發麻，驚悚詭異，紫荊藤鐲應主人心意騰空而出。

# 第249章 妖皇重現（賀二姨喜添千金）

祝九洛的目光追隨着紫荊藤鐲的去向，欣賞自己殺死自己的一幕。當眼前的那個和自己一模一樣的玉俑倒在腳下時，她的腦海中竟然浮現一種熟悉感，這種感覺如同如釋重負后的解脫。

片刻的獃滯被隨後前赴後繼衝過來的玉俑打斷，九洛放下心中雜念，挨個的殺。一點也不手軟。

可是玉俑成千上萬的撲上來，如同當年孫猴子一個人對付天兵天將。

可惜，她沒有孫猴子那般本事。

石言玉那邊已經開始乏力，叮囑九洛道：“九洛，我們被包圍了，對方人海戰術，這樣下去我們早完油盡燈枯而亡。你快點想辦法退回通道，我掩護你。”

其他十幾位仙家也覺得玉俑來勢兇險，根本無法抵擋，紛紛叫苦。

九洛覺得雖然她沒逼着他們一起來，但仍是自己的選擇讓他們置於險境，心中不忍，生出一計。

她出掌擺脫了一個玉俑的糾纏，騰空飛起，向著人面鳥的頭部。

體內靈力已經充沛，做最後一搏應該沒問題。

“石言玉你們躲到結界里先別出來。等我殺出一條路來。”

不待石言玉阻止，她兩手結印，兩掌火焰瞬間變成兩條火龍霸氣十足沖向天空，一朵巨大赤紅的蓮花在天空中緩緩綻放，一個宏大的聲音再次響起。

“紅蓮業火。你是誰？竟身負紅蓮業火？”

九洛不言，巨大的紅蓮瞬間幻化出無數小朵紅蓮，旋轉着向地上的無數玉俑砸去。

紅蓮在玉俑頭頂炸開，如瀑布之水裹住玉俑，瞬間化成火星一點點消散開來。

人面鳥像只是全身都着了火，那個宏大的聲音發出一聲嚎叫。

玉俑停止了攻擊，而祝九洛因靈力衰竭從高空墜下。

石言玉早料到會這樣，立即衝出結界飛過去在半空抱住了她。

還未降到地面，他便被一股強大的無法抗拒的力量擊倒在地。

一隻人臉鳥身的怪獸化形出現在眾仙面前。

那張臉長得與玉俑排列出的樣子一模一樣。

他兩耳掛着的青蛇吐着芯子向石言玉與九洛飛過來。

“小心毒液。”遠處有仙僚着急的大聲提醒。

石言玉出手相擊，九洛卻已經沒有力氣反抗，只得放出紫荊藤鐲與青蛇纏鬥。

人面鳥陰森冷笑，抓在它腳下的那兩隻青蛇應聲而出，同樣向九洛與石言玉殺過來。

眼看就要不敵，天空撕開一條口子，一隻七彩鳳凰從縫隙中直衝而下，巨翅煽動，青蛇不知所蹤。

人面鳥受到刺激，怒吼一聲，飛上天空與七彩鳳凰打鬥起來。

九洛從地上爬起來，看着頭頂的那隻七彩鳳凰若有所思。

其他仙僚被突然殺出來的七彩鳳凰目不轉睛的注目。

“妖皇。妖皇現世。”石言玉情緒激動。

其他神仙神情緊張的盯着天空中的打鬥。

他們知道只有妖皇贏了，他們才有機會離開這裏。

九洛喃喃問道：“你說什麼？七彩鳳凰是妖皇？”

“是，妖界霸主妖皇消失萬年，再次重現三界，定有大事發生。”

“哦。原來是這樣。”

天上炫麗的火焰衝天而起，嘹亮的鳳鳴聲隨之爆發。剛剛還囂張的人面鳥突然失了氣焰，在七彩鳳凰的法力下終於認了輸，收了靈力磕頭跪拜。

七彩鳳凰揮手間，人面鳥縮小成普通鳥大小，被七彩鳳凰放到了掌中。

九洛抬頭，迎着向自己走來的七彩鳳凰，慢慢綻開了笑顏。

“靈歌，妖皇？”

# 第250章 九洛受傷

人面鳥臣服於靈歌之際，迷天陣破陣。

眾人來不及震驚，已經被一股力量裹挾着重回來處。

延壽司后廣場上還一派歌舞昇平，突如其來的十幾個從天而降的仙家打擾了這份平靜。

“怎麼回事？迷天陣這麼快就破了？”

廣場上一陣騷動。

墨塵第一時間衝到九洛身邊，把她從靈歌懷裡接了過來。

“她怎麼了？”他問的急切。

靈歌面容蒼白，心口絞痛。

緊跟在後面的石言玉替他說道：“中了蛇毒。人面鳥身上的毒。”

原來，在靈歌出現之前九洛因為靈力盡失，已經不小心被人面鳥雙耳上掛着的青蛇咬傷。現在毒發陷入昏迷。

墨塵問靈歌：“陣眼交給我。”

靈歌這才想起人面鳥在自己手中，遂交給了墨塵。

墨塵沒理會眾人的反應，接過人面鳥抱着九洛離開。

靈歌要追上去，卻被司祿星君攔了下來。

“靈歌，怎麼回事？其他人呢？迷天陣已破不早應該所有的人都跟着回到這裏嗎？怎麼就你們幾個？”他打量靈歌身後的一水兒的白色官服，心裏說不出的不舒服。

他延壽司的那些仙官們呢，一個個難道都死了不成。不然怎麼沒出來？為什麼斗齋司的卻跟出來這麼多人？

當著武曲星君眾人的面不好把話說的太明，他抓着靈歌的手用了些力氣：“可看到魔界中人？”

“看到了魔王離殤，其他人估計都被他抓走了。”石言玉推測到。

在場之人唏吁不已。

“魔王離殤竟然親自進入了迷天陣？他、他抓走這麼多仙官做什麼？魔界到底有什麼陰謀詭計？”武曲星君也來到人群中，不動聲色的打量着靈歌。

“這如何是好？魔界這是擺明破壞之前與天界的約定，要跟天界再次為敵。”

“司祿，你留在延壽司以防意外發生，本君立即去九重天向玉帝彙報這一緊急情況。你們哪個跟我去詳細說一下裏面的情形？”司命星君看了一眼幸運回來的十幾個仙家。

石言玉擔心九洛的傷勢，自是不想去九重天。

他錯開目光，聽到身後有人站了出來向武曲星君請示。

武曲星君見自己仙衙里的人回到了十幾個，而延壽司只回來兩個，這種情形下自然不能讓司命星君一個人去見玉帝。那樣說不定又讓延壽司佔了先機。

他擺擺手：“罷了，少不了本君也要跟着去九重天一趟。你跟在我和司命星君身邊，路上順便把裏面發生的事情先跟我們說一說。”

司命星君看了靈歌一眼，知他進去時間不長，不一定了解事情全部，便沒有要求他跟着。

他往玉清殿的方向無奈的瞧了一眼，此時若是尊上肯去見玉帝才是最好的安排。可惜呀，他老人家卻為了那個祝九洛把一大攤子亂事扔給了自己。

哎，簡直是蒼天不公啊。

一行三人騰雲去往九重天，留下的人纏着從迷天陣逃出來的眾仙問個不停。

藕官向靈歌拜了拜：“多謝妖皇救命之恩。”石言玉跟着其他的仙官都恭敬的向靈歌行了大禮。

藕官此話一出口，加之十幾個人讓人錯愕的舉動，令在場眾人尤其是延壽司先前擋在傳送陣前那幫傢伙眼珠都立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他們要拜靈歌那傢伙？”

“你們聽那仙官說了嗎？他管靈歌叫妖皇？”

“妖皇？統領妖界的七彩鳳凰？他是靈歌？”

# 第251章 別裝委屈

靈歌是妖界妖皇這個消息，如一塊巨石砸入平靜的湖水中，一下子激起千層浪花。

除了司祿星君與上官君千似乎早在意料之中，在場所有人都感到震驚。

尤其是延壽司一直以來欺負靈歌的那些人，他們不願相信一直被視為廢材的靈歌竟然成為與天界玉帝、魔界魔君齊名的妖皇，一時之間心中滋味難辨。

然而，他們不敢輕易造次，卻把複雜帶刃的目光投向靈歌。

其他幾位星君見過大世面，起初的震驚之後，紛紛發自肺腑的高興起來。

傳聞妖皇萬年前涅槃重生之時不知何故發生了意外，從此消失三界，如今陰差陽錯竟然紮根於延壽司，這是多大的機緣，對於延壽司來說簡直是天上掉餡餅。

幾位星君和藹积極的與靈感攀談，司厄星君拍了司祿星君一下，調侃道：“你這傢伙是不是早就知道靈歌是妖皇之身，所以把他拐了來一直仙草玉髓的供着，一定早有預謀。”

司祿星君嘻嘻哈哈敷衍了幾句抓住靈歌的手急切問道：“如今你已經恢復記憶，可還記得開啟妖庫的鑰匙放在了哪裡？”

靈歌急於擺脫這些人的糾纏，想去追去玉清殿查看九洛傷勢如何，突然聽到司祿星君提到妖庫鑰匙，心中一凜，抬眼看了過去。

“什麼鑰匙，我並不知曉。”

司祿星君神色暗淡下來，不知要如何解釋這把鑰匙的來歷，靈歌趁機擺脫了糾纏，道了聲見諒便向玉清殿方向飛去。

伺機而動的石言玉二話不說也要跟去，卻被人從後面抓住了衣袍，就這麼瞬間的功夫，靈歌已經消失不見。

“你拉我干什麼？”石言玉生氣的奪過自己的袍角，兇惡的瞪着壞了自己好事的藕官。

藕官理直氣壯的大聲說道：“我們應該跟幾位星君講講九洛姑娘勇斗魔王搭救我們一事！我想幾位星君一定很想聽一聽。”

“這事你們幾個講就好了，我不放心那丫頭，要進去看看。”

石言玉抬腳要走，司祿星君咳嗽了一聲：“玉清殿是尊上清修之地，向來沒有外人踏足，這位仙友還是留下來的好。聽你們所言，這次你們能活着出來不僅是靈……妖皇的功勞，還有祝九洛幫忙？”

藕官忙道：“正是正是，幸虧有她在，不然我們都困在亡心魔牆裡，說不定已經跟魔王離殤簽了出賣神識的契約。此事說來話長，要先從我們踏入迷天陣的障陣說起……”

靈歌來到玉清殿門前，卻被禁制所阻。

他正想辦法衝進去，門突然打開，玄初走了出來，笑眯眯望着他：“恭喜賀喜，妖皇涅槃歸位。九洛讓我來請你進去。”

靈歌恭敬的向玄初回禮：“九洛她醒了？”

玄初笑着點頭：“尊上他老人家已經為她驅除了蛇毒，剛剛醒過來。”

靈歌露出笑顏，跟着玄初進門，身後的殿門重又闔上。

殿內傳來墨塵的聲音：“你說你怎麼這麼笨，別人都是神采奕奕的進陣，又神采奕奕的出來。你可倒好，歡蹦亂跳的進去，昏迷不醒的被人抱了出來，要多丟臉有多丟臉。還好意思委屈。不許噘嘴。”

“誰蹶嘴誰委屈了，我是不服。裏面多兇險你知道嗎？竟然說風涼話，有本事你進陣去會會那個魔王離殤去。”

“什麼？他，他竟然在迷天陣里？你把他怎麼了？”

# 第252章 吃醋

“我把他怎麼了？你不是應該問他把我怎麼了？”九洛加重聲調揚高了那個“他”字，墨塵安靜的瞪着她，突然用手指颳了一下她嬌俏的鼻尖，“他要是能把你怎樣，你就不會這般活蹦亂跳在我面前了。”

“剛才你不還說我丟臉？說我被人抱着出來的？哪裡活蹦亂跳了。哎，不對啊，你怎麼對那個魔王特別關心？”九洛歪頭打量他。

“我是關心他為什麼放過了你。”墨塵看着手中的人面鳥若有所思。

門外玄初扣門，靈歌隨在他身後一起進來。

九洛看到靈歌，立即坐直身子要從床上下來，被三人一起阻止。

九洛抗爭不過，無奈重新坐好，目不轉睛的上下打量靈歌，她剛知道靈歌是妖皇時，心情激動的無法言說。

她一直視他如親人，他受辱比她自己受辱還要難過，他苦盡甘來一衝飛天，她比任何人都激動驕傲。

當她在迷天陣里看到他從天而降救了所有人，當她聽到別人稱他妖皇，那一刻，她似乎看見被何君子踩在腳下的小鳥倔強的昂起自己的頭顱。她想陪着他，他落魄時她在，他輝煌時她也在。

“你是妖皇？”她問。

他笑：“可能是。”

“這種事怎麼可能不可能。”

“我忘記了。”他靦腆的笑看她。

“沒關係，你是不是我都陪着你。”

“哼，他當然是。”墨塵沉臉，瞪着說要陪別人的祝九洛，“你以為在三界內有很多隻七彩鳳凰？你以為誰都會鳳凰玄火？”

九洛想起他與人面鳥打鬥時釋放出的炫目烈焰，心下瞭然。

靈歌抓住九洛的手：“不論我是誰，我都會陪在你身邊。”

一陣急促的咳嗽聲打斷了靈歌的話，墨塵施法把九洛變小裝進袖子里：“她餘毒未清需要閉關修鍊，玄初你帶妖皇出去，有事我會叫你。”

他又看了看頗為不滿的靈歌，掏出人面鳥遞給他：“這個你收好，它雖是迷天陣陣眼，卻也是這次天界考驗仙卿的獎賞，誰破陣歸誰，你給它滴血認主，以後那些玉俑都聽你指揮。”

靈歌接過去，人面鳥似乎很怕他，立即瑟瑟發抖。

九洛在墨塵袖子里大聲嚷嚷着要出去，墨塵皺眉轉身離去。

玄初看着他的背影笑着搖搖頭。

靈歌無奈只得離開。

走到門口，只覺腿上一沉，有一物掛在了上面。

“嚶嚶怪，鬆手。”他從小仙參躡手躡腳出現時就發現了她的行蹤，雖然她還隱着身，他仍舊能感知到她的存在。

小仙參哪是輕易就範的主，哼哼唧唧的就是不鬆手。靈歌拎起她的小辮子，扔到背上走出了玉清殿。

小仙參樂得脫離尊上的魔爪，一聲不吭的趴在靈歌背上悄悄的出了門。

玄初看着院子里的海棠樹，突然覺得樹榦又粗壯了一圈。樹下的靈田鬱郁蔥蔥，葳蕤茂盛，等着主人採擷。

九洛從墨塵袖子里爬出來生氣質問：“為什麼靈歌不能留下來？”

自從他閉關，他們好久沒有好好說過話了，她有好多關於妖皇的事要問他。

墨塵拍拍袖子，左顧而言他：“讓我看看你的靈力如何了？持久性有沒有進步？”

# 第253章 煉丹爐子

“嗯，看來很努力。在迷天陣里也沒閑着，有進步。”九洛沒來得及反應，墨塵已經檢查完畢給出了評價。

九洛悻悻的望着他：“我的靈力什麼時候恢復正常？不再這樣時有時無？”

墨塵眸色微沉：“現在不好嗎？”

“怎麼會好？遇到強敵根本無法自保，這次要不是靈歌，我就死在那隻人面鳥手裡了。”九洛現在還心有餘悸。

“不是沒死嗎？你以前沒有靈力時不也是活的好好的。人啊，果然被慾望支配，所求無度。”墨塵面沉如水，目光避開了她，不知在想些什麼。

九洛被噎的想要罵人，她是妖，可不是他嘴裏譏諷的人。想了想，又覺得辯解自己不是人這事怎麼看都是個陷阱，不是明擺着自己罵自己嗎？

真是個渣。

九洛壓下心裏的澎湃怒意，看看他那副冰冷的側顏，還是忍住了要跟他頂嘴的衝動。她吃過他的虧，打不過只能忍。

何況相處了這麼久，她知道他就是外冷內熱，不然也不會教她功法，還送她紫荊藤鐲。

九洛晃了晃腕上的武器，故意氣他道：“是啊，不但沒死，還打敗了魔界離王。”

墨塵轉過頭看着她：“他是故意讓你的。”

“你怎麼知道？我也覺得是這樣。離殤那個人可真怪，明明可以把我們都囚在亡心魔牆裡，竟然手軟了。你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們是他故意放出來的。”

“為什麼？”

門外響起玄初的說話聲：“尊上，幾位星君有事稟告。延壽司進入迷天陣的仙人們都沒有出來，不知行蹤，不知……生死。”

墨塵看了九洛一眼：“知道了嗎？這就是原因。離殤放你們出來不過是替他向天界報個信，魔界要復讎了。”

九洛：“復讎？他要找誰復讎？當年發生什麼事了？”

墨塵目光晦澀難懂，瞪着她看了好一會兒，才對外面的玄初吩咐道：“告訴他們本尊知道了，是魔族動的手，讓他們去向玉帝報告，聽天庭調派。”

九洛瞪着大眼睛，亮晶晶的目光注視着墨塵。

玄初領命，走了兩步又折了回來。

墨塵問道：“還有何事？”

玄初斟酌答道：“上官君千請示何時給九洛授課？”

九洛打開門，海棠花隨風飄進殿內，落在她肩頭，她笑嘻嘻的看着玄初：“玄初大人，君千仙官教我煉丹么？”她記得他曾經提過此事。

墨塵拎着她的后領拎到自己身後，命令玄初：“你去告訴他，讓他準備準備來玉清殿授課。”

九洛抗議：“為什麼不去君千仙官那學習，你不是很怕吵？”她還想利用這個機會去看看靈歌呢！誰知這傢伙根本不給她機會。

墨塵甩袖，沉重的殿門自動闔上。

九洛復又被關在殿門內。

她不滿的嘟囔，墨塵似突然想起一件大事，故作玄虛道：“哦……前幾日新得了一部功法，本打算要教你。看樣子你很忙。這是上古時期遺留下來的馴獸術，你學不學可要快點決定。”

九洛聽到馴獸術三個字，晶晶亮的眼睛立即光彩奪目，拉着墨塵向密室走去。

墨塵故意放慢腳步，目光在密室的煉丹爐上梭巡：“可惜了這幾個靈器爐子。”

九洛會意，立即笑臉相迎搶着說道：“讓君千仙官來玉清殿，他一定喜歡這幾個爐子。”

墨塵眼角含笑，卻面上無波，徑直向前走去。

# 第254章 違背

魔界破壞約定要與天界開戰的消息不脛而走，三界內暗涌着兩種情緒，一股主戰，一股主和。

主戰派以延壽司與斗齋司為主。

魔王離殤抓了兩司的仙卿，至今未放回來，不知生死。斗齋司紫光夫人發了大脾氣，跑到玉帝那大鬧，要求天界發兵剿滅魔界餘孽。逼得玉帝不得不裝病避而不見。

原因不問自明，九重天上那一幫老仙渣們厭煩了打打殺殺，就喜歡沒事喝個小酒聊個八卦，數數星星，看看仙娥……關於打架－－這麼傷筋動骨的事，他們真不願意干。

玉帝不是不想戰，而是反對的聲音大過贊成的聲音，他雖在高位，有些事卻是力不從心。在沒有想出應對的計策之前，唯有拖。

紫光夫人見玉帝躲着不理，她轉而來找墨塵。

延壽司被魔界扣留的仙卿比斗齋司多上一倍，他應該比她着急。

然而，墨塵卻學了玉帝那一套，把紫光夫人拒之門外。

這位斗齋司的老祖宗，七位北斗星君的老母親，差點就要掀了延壽司的屋頂，幸虧有六位延壽司的星君攔着勸着。

最後，司命星君命度厄星君、上生星君帶着延壽司的一干主力仙卿與斗齋司的仙卿氣勢洶洶去魔界要人，紫光夫人才算勉強消了氣。

隔着忘川河，魔王離殤放出話來，天界要的人不在魔界。

至於在哪要問天界設計迷天陣的人。說不定他們還困在陣里沒有出來。

皮球又被踢了回來。

玉帝卻鬆了口氣，明知陣眼消失陣法自破，根本沒有繼續困在迷天陣的道理，但是他仍舊派人去迷天陣里尋人。

能拖一時是一時，他的布局還未完成，任何意外都會導致前功盡棄。

魔王離殤似乎在挑起事端后，莫名其妙的偃旗息鼓，即使延壽司與斗齋司聯合起來在魔界外叫囂，魔界裝聾作啞，竟然有息事寧人之勢。

雖然消失的仙卿還是沒有消息，但的確沒有證據證明他們現在在魔界手裡。

事情一時之間進入膠着的狀態，因為對方拒不認賬，天界反而拿他沒辦法。

畢竟大家不想打仗，所以乾脆有人勸說玉帝，離王並不想冒犯天界他只是在魔界待的太久有點發悶，所以才出來溜溜，不小心溜出事情來。

甚至有人建議天界給離王一個出來放風的借口，好讓他感激玉帝，從而掐滅復讎的小嫩芽。

紫光夫人當場就啐那人一口，罵他被人剔了骨頭，不知收了魔王什麼好處。

那人以污衊罪告她，紫光夫人不以為然，只求九重天給個交代，人到底去哪了。

九洛也不知道月蝶、何君子那些人到底去了哪裡。打一進陣，她就沒見過她們。說不定這些人早就遭了毒手。被妖獸吃了也有可能。總之，她不關心這些。

她最關心的是她的獎品。

墨塵曾經許諾她若是勝利出來就帶她去見猴子，他裝做什麼都忘記了，她可記得牢牢的。

不過，當她很委婉的向墨塵提起要兌現獎品時，他卻告訴她，陣眼是靈歌破的，和她祝九洛沒關係。所以那個約定也就不成立。

# 第255章 後知后覺

祝九洛就那麼面無表情的瞪着一臉冰冷的墨塵，聽他在那兒無動於衷的說出他的裁決。

好半天，獨自擺弄棋盤的墨塵才發覺異樣，抬起頭端詳這道炙熱目光的來源。

誰知，他卻看到一雙紅通通的瞳眸，飽含着淚水，未落。

他的心“咯噔”一下，莫名僵硬。

他放下棋子，起身，站到她面前。手指抬起她的下巴。

“這是怎麼了？”

九洛利落的甩頭，脫離他的手指，沒有答他，一陣風似的向院子里走去。

墨塵看着她挺直的脊背，自是明白她為什麼要哭。

他愣了會兒神，又回到棋盤前，繼續與自己對弈。

院子里的靈田長滿了靈植，鬱郁蔥蔥，恭弘=叶 恭弘子上泛着仙氣，煞是可人。

這還要歸功於那些從鬼林里抓來的靈蟲，她沒時間照顧靈田時，靈蟲賣力的翻田鬆土，竭盡全力的把每寸土地里隱藏的靈氣都翻騰出來，滋養靈植。

九洛坐在靈田邊，悄悄擦掉了眼角的那顆因無法控制而湧出的淚珠。

她不想讓他看到自己的眼淚。

她不想在別人面前示弱。

她只是沒忍住。

她也知道墨塵說的沒錯，陣眼的確不是她破的。她沒資格和他談條件。

她傷心是因為恨自己無能，再一次錯過了見孫猴子的機會。

海棠樹似乎感受到了她的心情，無風花落，洋洋洒洒的花瓣飄揚在九洛頭頂，卻久久不落。

九洛抱膝坐在靈田田埂上，腦袋埋在膝頭，慢慢睡着了。

她在一陣飯菜香中醒過來。

海棠樹下，一張八仙桌上擺滿了各色佳肴。

墨塵坐在桌子邊正在擺碗筷。

見她醒了，招手道：“餓了就過來吃。”

睡了一覺，她的心情好多了，聞到久違的飯香，肚子不爭氣的咕嚕咕嚕叫了起來。

這一下可倒好，她本想說不餓的，肚子里的饞蟲卻把她出賣了。

她洗乾淨手，坐到了墨塵對面。

桌子上的菜色香味俱全，原材料都是靈田裡的靈植。

她突然想起他曾說過，她身體特殊，吸收靈植的靈氣有限，便用這種食物的辦法補充體內的靈力。

想來，他還是嘴硬心軟的。

九洛沉默着夾了一口菜送進嘴裏，味道一如既往的好。

她連吃了幾道菜，填飽后的肚子漸漸得到滿足，一股暖意充斥到四肢百骸。

她抬頭看着他：“酒喝完了嗎？過两天我回花果山多搬幾壇來。”

墨塵也看着她。看來是吃美了。竟然主動用酒來報答他。

“早喝沒了。”要是你把那三壇沒有亂送人，今晚就可以對飲成趣了。

九洛“哦”了一聲，繼續吃。

墨塵又說道：“花果山你先別回了。讓你那鬼精靈的仙參小七去取酒，量他不敢偷喝。”

九洛停下手中的筷子：“我去一趟更穩妥。而且，我也想知道那邊什麼情形。有沒有壞人欺負山上的妖精。”

“沒有敢欺負他們，他們不欺負別人就已經不錯了。一個個練的精力旺盛，我看是參精吃多了，天天弄什麼比武大賽。不知姓東的那傢伙在胡搞什麼。”

九洛愕然。

“怎麼你什麼都知道？”

參小七彙報情況時，他好像並不在場。

墨塵給自己斟了一杯茶，抿了一口，覺得味道不對，全潑在了地上。

皺眉道：“有什麼我不知道的嗎？天下事又有什麼能瞞我？”

九洛猛然想起他屋裡被錦帛蓋着的古今鏡，的確沒什麼事能瞞過他。

“那我在迷天陣里你也能看到？”

墨塵煮茶的手頓了一下，茶爐的火突然滅掉了。

九洛後知后覺，她好像問錯了話，又把這個小心眼的傢伙給得罪了。

# 第256章 由不得你

端詳他的臉色，猜也猜的出古今鏡照不到地方還有很多。

他這般生氣，定是以為自己是故意要揭他的短，故意讓他難看。

冤枉啊。

她很想喊這麼一聲。

可是想想又算了。

她的冤枉在他眼裡不過是欲蓋彌章。

她舉着筷子不知如何是好之際，茶爐上的火又復燃，只聽墨塵說道：“你最近哪也別去，好好跟上官學煉丹，我答應了讓你代表延壽司與斗齋司比賽。你一點基礎也無，所以最好刻苦點，省得到時候給我丟臉。”

“啪”，九洛把筷子拍在桌子上。

怎麼沒人跟她說學煉丹是為了比賽？

她以為這是項娛樂活動，所以學得輕鬆自在，沒有任何心理負擔。

現在聽來，她身上竟然肩負了莫大的期望。她可干不來。

“你這是何意？”墨塵盯着那雙筷子，眼睛里噴了火。

九洛站起來：“我不學了。”

“不學？”墨塵眉毛都要立起來，“由不得你。”

九洛態度強硬，可是看到墨塵那張發怒的臉，還是會有些畏懼。

她心裏打起小九九，重又坐下，低聲委屈說道：“我看見煉丹爐就暈，看到那些法咒就頭疼，我怕學不會。給你耽誤了大事。”

她在想，這是多好的一個機會。

既然迷天陣奪第一的事沒有成功，那麼可不可利用這個機會去見猴子。

算盤打完，她有了主意，誓要與墨塵討個便宜回來。

墨塵又慢慢的煮了一壺新茶，自顧自的喝起來。

好半晌才接九洛的話茬：“你想和我談條件？”

九洛默默地點了點頭。他比猴還精，她說上半句他就能猜出下半句，索性跟他坦白。

墨塵看着她：“還是想去見猴子？”這一句問的陰陽怪氣。

九洛聽得頭皮發緊，又點了點頭。

這算是她的執念吧。

“好，成交。”墨塵起身，乾脆利落的回去了。

九洛愣了一下，看了看空掉的座位，又看着墨塵的背影，上前追了兩步：“你你這是同意了？”

“怎麼？你不同意？”他未回頭，腳步卻停了下來。

九洛高興的差點尖叫起來。加快腳步跟了上去，走到他身側停了下來，歪頭看他：“我陪你下棋？”

“哼。”墨塵瞪了她一眼，樣子十分不屑。嘴角上揚的弧度卻泄露了他真實的心思。

九洛全當沒聽到沒看到，搶先推開了殿門，朝着棋盤上的殘局奔去。

身後的男子，在她看不到的地方終於露出了笑顏。

清晨，九洛起得比平時還要早一個時辰，給靈田澆完水，采了煉丹所需的靈植，又喚了參小七出來，先告訴他埋青梅酒的位置，囑他神不知鬼不覺的送回來。又從他頭上薅了一把可煉丹用的參須，這才放嗷嗷怪叫的他回去。

她掂了掂手中的靈植與參須，開心的直接去了煉丹房。按着上官君千教的方子開始配比，希冀着能煉出一鍋低階丹藥來，也算開個張。

她在煉丹爐前鼓搗了一天，打開丹爐，靈植還是靈植，參須仍是參須，根本沒有變成仙丹的跡象。

她氣呼呼的摔上爐門，抖掉一身的灰。

上官君千在她身後強忍着笑咳了兩聲，開口道：“欲速則不達。你要靜下心慢慢體會其中的奧妙，就好像你心裏有扇窗是緊閉的。只有它从里面打開，陽光泄進來，你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那時再去煉丹。現在你應該多看書，多背法訣。”

他正在耳提面命的點撥九洛，參小七突然拎着幾罈子酒從地里冒了出來。

自從墨塵解了地下的禁制，他來去自如，且經常不請自來。

上官君千看到那幾個酒罈子，眼睛亮了。

# 第257章 送走

九洛猶豫了片刻，還是從參小七手中拿過兩壇酒送給了上官君千。

他教她煉丹，她對他行了拜師禮，雖然他側過身躲開了，但在她心裏他就是師父。

徒弟孝敬師父兩壇酒是應該的，就算墨塵知道她也不怕。

她挺了挺脊背，完全忘了剛才的猶豫。

其實，墨塵的小心眼，還是挺讓她撓頭的。

堂堂天尊，不應該超然外物，看淡一切嗎？可他怎麼就那麼愛使小性子呢。

哎，她賭，此刻，墨塵不在古今鏡前。

上官君千把酒收進虛域又細心的教了她煉丹的要訣，這才回自己的庭院。

九洛按着她的方法練氣，引氣入丹爐煉化仙草參精，果然有了一絲變化。

晚上的時候，墨塵喚她來吃飯，九洛獻寶似的把剩下的三壇青梅酒獻給他，雖然沒有預想要看到的欣喜，但也難得換來他一個淺淡的笑。

九洛很想問，她前世是不是欠他的，為什麼總有想討好他的衝動。

難道僅僅是有求於他，不得已而為之？

日子一天天過得飛快。

九洛的煉丹術大有進步。

從一開始把仙丹煉成坨黑乎乎的東西，到終於成形，得到上官君千的認可。

這段時間她的靈力持久性也在增強。

可能與煉丹術相輔相成，也可能是墨塵給她每天做的飯菜有了功效，又或者是他教的功法發揮了作用，總之，一切都向好的方面發展。

因為延壽司與斗齋司的仙卿至今下落不明，煉丹比試暫且推遲。

九洛沒有放鬆對自己的要求，繼續努力着。

她期待着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贏得第一，去見猴子。

可是，有一天墨塵突然讓她離開延壽司，去無極荒城找那些失蹤的仙卿。

九洛本是不願，但是聽說靈歌也陪她一同前去，這才點頭答應。

這一次離開，墨塵破例動用了傳送陣，耗費靈力不說，整個人的元神都受到的損失。

九洛還想在臨別前來個依依不舍，哪知還未站穩，人就隨着一道強光急速飛了出去。

玄初看着九洛與靈歌小仙參消失的方向，擔憂的看着墨塵：“尊上，您這是何苦。天界要來查，就讓他們查好了，九洛不會是他們要找的人。怕什麼？”

由於之前太過耗費心力，墨塵臉色蒼白，唇上已無血色。

他搖了搖頭，緩緩道：“你不懂。”

玄初想要扶他，他卻擺手拒絕。

玄初的確不懂。他並未親眼見過九洛使用紅蓮業火。

他當然知道天界為什麼要來調查九洛。

自從玉帝的幺女瑤姬萬年前魂飛魄散，這三界間再無紅蓮業火。

既然有人向玉帝告密說九洛身負此業火，失去愛女的玉帝定會派人來查看。

只可惜，九洛是只妖。和那個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天女瑤姬根本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與之相比，他更喜歡九洛這樣的。那樣高高在上的少女，他見過一次，除了驚艷於她的美，一切都不真實。

他只是想不明白，為什麼尊上要把九洛送到玉帝管轄不到的無極荒城去。

難道，難道尊上發現了什麼秘密？

難道九洛真與那個天女瑤姬有什麼關係？

玄初走神的功夫，墨塵已經回到了庭院，站在了海棠樹前，抬頭默默的看着巨大樹冠上的那片花海。

# 第258章 無極皇城

無極荒城位於玄界虛空，並不在三界之內。裏面居住的也都是三界內不受歡迎的人物，或是自願遠離三界避世的人物。

無極荒城不喜歡與三界之內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天界，他們更是厭惡之極，常常對天界的人懷有惡意。所以一直以來天界從來不涉足這裏。這也是墨塵為什麼要送九洛來無極荒城的原因。

九洛卻對他的良苦用心並不知情。

如果不是墨塵運用法力布下傳送陣送九洛她們過來，想接進無極荒城還需要渡過忘川河，從魔界找入口進入通往無極荒城的玄虛道。

現在省下了時間與精力，避開了進入魔界的危險，即便九洛是四仰八叉摔出傳送陣，那一肚子怨言也在看到“無極荒城”四個大字時全消失不見了。

靈歌扶她起來，仰頭看着似是飄在城門上空的四個若隱若現的大字，突然問了一直想問還沒問出口的問題。

“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九洛呲牙咧嘴的低頭查看身上有沒有摔破了的地方，心不在焉回了靈歌一句：“誰？你說得罪誰？”自靈歌恢復了妖凰的身份，她已經被他的實力完全碾壓，靈歌輕鬆落在無極荒城的城門外，連帶着一直抱住他大腿的小仙參。

而九洛卻根本無法駕馭墨塵的力量，被傳送陣中的法力裹挾着直接摔到地上。

靈歌看她狼狽的樣子，再一次堅信了她一定是得罪人了。

“還能是誰？你一定是得罪了送你來這裏的人。”

他一邊答話，一邊想要把小仙參從腿上拽下來，這傢伙卻一聲不吭，死活不鬆手。

九洛鄭重的看着靈歌，解釋道：“不可能，他不是這樣的人。”

“不是？”靈歌與小仙參幾乎異口同聲。

尊上喜怒無常，有仇必報，她竟然還敢說“不是得罪了他”？

九洛非常認真的點了點頭：“真不是。如果得罪了他，他絕對不會用放逐這招來報復我，以我對他的了解，他一定會把我留在身邊近距離折磨。”她已經領教多次了。

靈歌：“”

小仙參：“”

“好了好了，別討論這些無聊的問題了，我們先進城吧。天都要黑了。”

九洛拉着靈歌去叩城門，手剛一接觸到城門，竟然穿透城門，消失在門裡。

嚇得她立即縮回手查看，幸好，細嫩的小手安然無恙。

“怎麼回事？”她看向四處打量的靈歌，靈歌的目光定在面前的城門上，連同一眼望不到邊際的城牆，都透着古怪。

他搖搖頭，突然身體貼進城門，整個人消失在門裡。

這畫面讓九洛想起了迷天陣里那堵亡心魔牆，石言玉似乎就是這麼消失的。

難道亡心魔牆被安置到了無極荒城？

這似乎說得通墨塵要她來這裏找人的原因了。

可是，亡心魔牆的厲害她最清楚，說實話她真不想再進去一次。

“靈歌，靈歌，你沒事吧？等我救你。”她着急的向裏面呼喊，正要邁腿進去，突然城門裡伸出一隻手來，把她快速的拉了進去。

九洛撞進靈歌的懷裡，正高興他沒事，看到他的眼色，她順着他的視線向上看去，頓時心涼了一半。

# 第259章 橘子

眼前的景象分明是她剛剛從傳送陣跌下來時的那座城樓，大門依舊，城牆依舊，四個“無極荒城”的大字依舊。

“怎麼回事？”她目光不離那四個大字，問題卻是問向身邊與她同樣驚訝的靈歌。

“再試試。”他拉着她再次穿過那道城門，轉身後，依然是相同的景象。

九洛看着看着，突然呵呵笑了起來。

靈歌問她：“你笑什麼？”

“笑什麼？笑無極荒城，果然無極，連城門都這麼玄妙。真是渣透了。”九洛又靠近城門，“我猜，墨塵一定是手抖送錯位置了。”

九洛隨意用胳膊穿透牆體，在城牆上穿來穿去。

“這是假象。”她像發現了什麼似的。

靈歌點頭不語，拉着九洛向後退了幾步，掌心釋放出一道七彩光柱鋪天蓋地向城門燒了過去。

與九洛的紅蓮業火不同，靈歌的靈火如天邊彩虹絢爛，每一層的色彩都蘊含着無限殺機。

在七彩凰火的燃燒下，高聳的城牆消失，虛無的天地間出現一座巨大的牌坊。

牌坊上四個紅色的大字，無極荒城。

小仙參嗷的一聲大叫：“大哥哥太厲害了。一把火燒出了真相。”

靈歌不屑的撇嘴，九洛拍拍他的肩膀：“幹得不錯。以後我就跟你混了。”

靈歌這次下彎的嘴角卻情難自禁的翹了上去。

“這才是真正進城的路。”他道。

九洛望了一眼牌坊后筆直的官道，感嘆道：“沒有破壞就沒有新生。是不是跟你們鳳凰的習性有關？”

靈歌和她後面又不知要說些什麼沒用的，立即從小參仙頭上薅下來一根參精塞進她嘴裏。

“走吧，別愣着了，進去會會無極荒城的城主去。”

疼的嗷嗷叫的小仙參与嘴裏塞滿參精的祝九洛，就這樣一個被他拉着，一個扛在肩上向無極荒城走去。

延壽司，墨塵打發走了天庭敢怒不敢言的天官，坐在古今鏡前查九洛的行蹤。

上官君千得了消息趕來。

“尊上，九洛呢？”

墨塵看了他一眼：“走了。”

“去哪了？”

墨塵最討厭別人這般的語氣跑來質問自己，心裏生了氣，本要攆他出去，卻想起他這些日子以來對九洛兢兢業業的授課，便又忍了下來，耐着性子答道：“辦差去了。”

“辦什麼差去了？她煉丹術只學了五成，這樣不是註定要輸？有什麼差事非要她去辦？”

沒人敢在元聖天尊的玉清殿里放肆，上官君千是第一人。

他看準了九洛天姿聰慧，是個煉丹的奇才，正準備要把畢生絕學都教給她，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卻被別人支使走了，人都不知去哪了，他能不暴躁嗎？

幸好玄初及時出現，生拉硬拽的帶走了上官君千，不然尊上盛怒下不知會把誰劈了。

玉清殿的門還沒關嚴，墨塵便化作一道風消失了。

消失前，玄初聽他的聲音在空中飄過：“照顧好海棠樹。”

“好累啊，這是要走多久？”九洛抱怨的停在一棵橘子樹下，不想再動。

走了一個時辰了，竟然還是這條筆直的官道。

兩邊除了樹木，沒有半個人影。

靈歌無奈的看着她：“要不我燒了這裏試試？”

“不要燒，不要燒，我告訴你們怎麼進城。”

九洛哇的一聲扔掉剛摘下來的橘子，叫道：“見鬼了，橘子也會說話？”

# 第260章 領路

“橘子不會說話，橘子樹會。”

嘩啦啦一陣樹恭弘=叶 恭弘晃動的聲音，先前九洛依靠的那棵橘子樹化身為人形，出現在九洛與靈歌面前。

從九洛手中掉落的橘子也被召回橘樹精手中。

九洛抬眼定睛一瞧，還是個十分漂亮的姑娘。眉眼間雖無婉約之美，卻有一種稚氣青澀的少女之恬靜。

“竟然沒看出來，橘子樹已經成了精，道行挺深呀。”九洛邊打量她，邊用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切斷她一直粘在靈歌身上的視線。

橘子精痴痴獃呆的問了一聲：“請問這位小哥可有婚配？我叫橘子，你喜歡我嗎？”

靈歌的臉頓時掛上一層冰霜，還不等他做出反應，趴在他背上的小仙參噌的躥了出去，“臭不要臉、臭不要臉。”她一巴掌拍向橘子，被眼疾手快的九洛給撈了回來。

不過，小仙參的指甲還是在橘子白嫩的臉上劃出一道紅痕來。

“什麼東西？竟敢在無極荒城裡動粗，跟我去見城主。”橘子立即衝過去要抓小仙參，被靈歌攔下。

“她是我的人，你動不得。”靈歌把小仙參扔到背上，小仙參雙手緊緊抱住他的脖子，激動的差點要在他臉上啪嘰一口，被靈歌一個“你要敢親立即摔你下去”的眼神給嚇了回去。

九洛發現這兩人雖然平時愛掐，但遇到外人，還是懂得團結才是致勝之道，甚是欣慰的點點頭。不過，靈歌這長相也真是愛招桃花。她又甚是憂心的搖了搖頭。

“那個叫橘子的，你不是要告訴我們怎麼進城嗎？快點老實交待，不然我就讓他燒了這裏。剛才燒城門那一幕想必你是看到了，不怕死在七彩凰火下就立即馬上說出來。”

九洛趁勢一陣嚇唬，那個叫橘子的果然害怕，大叫着討饒，也不再花痴般的看着靈歌。

“我說，我說。我帶你們去城裡。正好我也要去城裡辦事。”

小仙參呸的一口：“不用你帶，你告訴我們在哪就行。少趁機套近乎。”這是她小仙參慣用的招數，憑什麼讓這隻臭橘子樹使出來。

橘子惡狠狠的瞪了小仙參一眼，看向祝九洛：“無極荒城可不是你們天界之人隨便能去的地方，沒有我帶路你們走三天三夜也進不去。”

九洛與靈歌對視一眼，九洛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天界之人？”

橘子頗為得意的說道：“城主早在無極荒城布下巫咒，天界之人到了這裏便能一眼被我們看出來。你們隱藏也是隱藏不了的。”

“我們為什麼要隱藏？誰說的我們要隱藏？我們是光明正大的來這裏。”

九洛雖然這麼說，心裏卻覺得尷尬，明明自己是妖，卻又被看成了是仙。她看看靈歌，他明明是妖皇，卻也被誤會，這可能是他們在四重天待的太久，沾染了仙氣的原因吧。

她不想與無關緊要的人解釋，索性按橘子說的將計就計。

橘子守在城道上許久，一直以來沒人搭理，悶的發慌。

九洛他們的到來讓她興奮起來，雖然城裡有不成文的規定，不歡迎天界之人來此。

但，她興奮的竟然忘記了這個規定，熱情的帶着祝九洛她們向城裡走去。

# 第261章 內城

橘子在前面走，靈歌在後面施法神不知鬼不覺化了九洛、小仙參還有他自己身上的仙氣。

待橘子回頭再喚他們時，已然分不清混在城內如織行人里的誰為天界之人了。

“哎，幸好這小哥的樣貌我過目不忘，否則你們就走丟了。”

橘子伸出手想要牽靈歌的手，卻在他凌厲的瞪視下，生生改了方向，小手牽住了九洛。

“別跟丟了，不然你們可進不得城。”

小仙參故意擠兌她：“這裏這麼熱鬧，不就是城？”

橘子頗為不屑：“你一個外鄉人懂什麼，這無極荒城分內城外城，咱們現在是在外城，離內城還遠着呢。想見城主必須要進內城。”

九洛脫開她的手，問了一句：“你為何這麼篤定我們想見城主？”

“不是嗎？最近三界內有很多人都來拜見城主，我以為你們也是。”橘子疑惑的看着靈歌和九洛，“難道你們不是？”

靈歌咳了一聲，避重就輕問道：“他們拜見城主也是為了那件事？”

九洛瞧了他一眼，心道：那件事是哪件事？來無極荒城的前一刻你都不知道來這裏做什麼。想必你這是在蒙人家呢？

不過這一句問的頗有學問，橘子聽了當真以為他們和其他人來求見城主的目的一樣，連連點頭，想了想道：“不過，他們那些人都是無功而返。聽說城主對他們進獻的丹藥並不中意。”

九洛與靈歌機敏的對視一眼，難道是城主病了？所以才急於求葯？

可是，這話如果問出口就暴露了他們並不知情此事，九洛尋思了一下嘻嘻笑道：“看來城主是在等我們。機緣這種事急不得，需不早不晚剛剛好。”

橘子歪頭打量她一眼，覺得她不像會煉丹之人，又看向靈歌：“小哥，不知你的丹藥駐顏效果如何？我們城主可是連魔界的返童金丹都吃過，效果並不好。雖說你們天界之人駐顏有術，可不見得就能讓城主滿意。”

九洛接過話去笑道：“可若是讓城主滿意了，你便有了舉薦的大功勞，不知你是想向城主討些什麼？”

橘子羞赧的低下頭：“不能告訴你。”

九洛並不真的想知道橘樹精要跟城主討什麼，她只是聽橘樹精提起其他人來見城主，用的是“求見”二字覺得裏面大有文章。

既然他們是來獻葯的，萬一此事成了，那是居了功的，便是對城主有恩。何來“求”字？必定是城主用了極為罕見的珍寶來換這葯。

而這珍寶對於有些人來說，定是比那葯要貴重百倍千倍。至少對進獻丹藥的人來說十分需要。

所以，誰的丹藥有用，誰就可得那個寶物。

可見丹藥對城主的重要性，所以，那橘子見了他們后一直躍躍欲試想要給他們帶路，就是想萬一此事成了，她也能沾沾喜氣，撈點好處。

她並不急於知道那寶物是什麼，這城裡人這麼多，找個熱鬧的地方避開橘樹精就能打聽出來。

她也不想去獻什麼丹藥，此刻，她只想儘快進內城，打聽一下有沒有兩司失蹤仙卿的下落。

墨塵送她來無極荒城之前許給她，只要她尋到人，哪怕是救不出來，只要有他們的下落，她也可以跟他換一個請求。

她明白他是在給自己機會。

她能有什麼請求？

她的請求他又如何不知是什麼？

只不過他一直以天界天尊的身份拘着，不好那麼輕易的與玉帝、佛祖作對，破了他們的規矩而已。

九洛對靈歌使了個眼色，靈歌會意，立即說道：“天色不早，等我們進城歇息一晚第二天再提面見城主一事。不知橘子姑娘，這內城哪家客棧最好？”

# 第262章 犹如凡間

橘子帶着他們去了家大街上裝潢華貴氣派的客棧，安頓好后，橘子說要上街買些東西，獨自出了門。

九洛覺得奇怪，一路走來，街市兩邊高樓林立、商鋪如織，來往行人身形各異，一看便知不是妖便是魔，但身上一點靈力也無。

整個內城熙攘繁華，犹如凡間。

不知這城主是否曾在凡間待過，把個無極荒城治理的處處皆是凡間的煙火氣息。

她當初聽到“無極荒城”四個字以為這裏定是個偏僻荒涼、寸草不生之地。

萬萬想不到是這般繁華景象。

耳朵尖尖的店小二上來送茶水，九洛叫住他：“小二哥，近來城裡可有什麼好玩的事發生？”

店小二眼珠骨碌碌的在九洛身上一轉，神情頗有些看不起似的說道：“一看你就不是我們無極荒城裡的人。連這麼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九洛暗暗提起一口氣，笑了笑：“小二哥閱人無數，慧眼如炬。不知這麼大的事是什麼事？”

小二哥被她誇的高興，得意的挑眉：“最近城裡混進許多天界的人，一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九洛的茶喝了一半，“噗”的一聲噴了出去，“咳咳咳咳”這三界內尊貴的神仙在店小二嘴裏卻變成了“東西？”不知玉帝聽到了做何感想？

九洛咳的臉頰通紅，店小二詫異的打量着她，幸好靈歌隱了她身上的仙氣，不然估計這店小二能把她趕出去。

她順了口氣，擺手表示自己沒事，又接着剛才的話題問道：“不知這天界里來的都是些什麼人？來干什麼？”

店小二搖頭：“這就不知道了。”

店小二突然瞪大了眼睛，看着桌上的茶杯自己飛到了半空，錯愕的都要驚掉了下巴。

九洛繃著臉，從隱身了小仙參手中奪過杯子自己呵呵乾笑了兩聲，喝了。

店小二一臉古怪。九洛還想多問幾句，樓下傳來掌柜喊他做事的聲音，店小二跑着下了樓。

小仙參現出身形，不解的開口：“主子幹嗎對一個店小二這麼客氣？”

九洛重新倒了杯茶給她，道：“我估摸着如果兩司失蹤的仙卿被擄到無極荒城，身處繁華當中的客棧店小二定會有所耳聞，打聽一下省我們不少事。”

“看來這個店小二知道的也不多，主子何不喚參小七出來？”

“他也能來無極荒城？”九洛記得參小七說過，有些地方他們是去不得的。如魔界。

小仙參咕咚咕咚的又灌了兩杯茶水，閃着大眼睛答道：“參小七自己是來不了無極荒城，可是只要主子在的地方，他就可以去。”

九洛心裏一陣高興。

如果真如小仙參所說，那她和靈歌就不用這麼費力去打聽兩司仙卿的下落了。喚來參小七辦這事既可。

不過，現在天還亮着，不宜讓他出現在眾人面前，還是等天黑了再說，才安全。

她囑咐小仙參一定不要露了身形，在橘子面前也不可，小仙參举手發誓絕不給主子惹麻煩。九洛這才帶着她出了門。

隔壁是靈歌的房間，她剛要去喚，他已經開了門出來了。顯然一直在留意這邊的動靜。

二人會心一笑，九洛眨眨眼：“走，去溜溜？”

# 第263章 束靈丹

無極荒城的街市熙攘、熱鬧，與凡間相差無幾。

九洛離開凡間幾百年，回到相似的環境中，雖知不是真的，仍避免不了心中雀躍激動。

靈歌的目光在過往的人群身上掃過問道：“知道為什麼這些妖啊精怪都不敢用靈力嗎？”

九洛正好奇這個問題，之前想向店小二打聽來着，誰知他被掌柜的叫走了，沒來得及問。

“你知道？”夕陽下，九洛的笑帶着暖意的甜。

靈歌看着她，一樣的笑着：“嗯，打聽了一下。原來他們都吃了城主的束靈丹。這是每個在無極荒城生活的人必須要吃的丹藥。否則就趕出城去。”

“全城人都要吃？禁錮了靈力，那誰來守衛這些人？萬一有不懷好意的跑來搗亂，他們如何自保？”

靈歌笑道：“你當第一道虛幻的城門是擺設嗎？若是沒我那把火，旁人想要進到無極荒城還要受些波折呢。何為無極？那道城門便是。”

九洛若有所思，想起那隻橘子，問道：“可那隻橘子是有靈力的。”

靈歌點點頭，“我也覺得奇怪。”

“說了半天，你也沒說清萬一無極荒城有外敵入侵該怎麼辦？”

靈歌壓低聲音道：“你沒覺得體內靈力有所壓制？如果沒猜錯，這座內城就是個結界。設置這個結界的人定是比天尊他們的法力還要高上幾分。”

九洛調息試了試，的確不如平日運行的順暢。不過，既然這裏的人都沒有靈力，她也就不擔心自己靈力受壓了。

“迷天陣里有個結界就是專門壓制靈力的，不知這個結界和那個結界有沒有什麼聯繫？難道是同一個人所為？”

“我回頭去查一下。”

有靈歌在，九洛對這些並不上心，只盼着天早點黑下來，她好喚參小七出來吩咐他做事。

兩人有一搭無一搭的說著話，她一會兒看看布匹首飾，一會兒又跑到蜜餞果脯那兒咽口水，靈歌寸步不離跟在她後面。

靈歌：“買嗎？”

九洛：“不買，我就看看。”

小仙參：“我要買。我要吃蜜餞。”

靈歌：“不買。沒錢。”

店家：“沒錢在這兒看什麼？別擋道，走走走。”

九洛：“”

靈歌：“”

小仙參無形的小手報復性的伸向攤位，抓了一大把蜜餞全塞進嘴裏。

店家抓住靈歌：“哎哎哎，你別走，偷吃東西還想走。”

九洛被前面捏面人的攤位吸引，遞了個“你自己看着辦的”眼色給靈歌，一溜煙兒跑前面看熱鬧去了。

有人聽到店家的叫嚷，頓足看向這邊，靈歌無奈，只好跟店家好言好語：“你這東西要多少靈石，我買了。”

“靈石？你傻了吧？還是當我傻？你那靈石有什麼用。我要銀子。”

靈歌這下可為了難，他變個銀子出來倒是方便，可是被店家拉着大廳廣眾之下變出來，就暴露了身份。這可如何脫身？

他猛然記起九洛曾說過，必要的時候可以耍個無賴。無傷大雅。

靈歌攤開雙手：“我可沒拿你的東西。不信你搜。”小仙參已經把蜜餞咽進了肚子里，對方死無對證了。

店家氣的臉發黑，高呼左鄰右舍的攤販前來說理，小仙參不知死活，趁機又把旁邊的那袋子里的瓜子、青梅、杏肉統統塞進袖子里。

“別動，還狡辯。這不人贓俱獲？”

# 第264章 故人相遇

靈歌與小仙參被圍，九洛這邊也陷入了麻煩當中。

“請問可是祝九洛？”七八個黑衣人圍住她，來勢洶洶。

九洛覺得他們的打扮十分熟悉，一時又想不起來在哪見過，皺眉問道：“你們何人？”

“仙子不必知道我們是誰，你不是想找人嗎？我們帶你去。”

為首之人說完這話，九洛就知不妙。

她才剛來無極荒城，難道這麼快就露了行蹤？

靈歌已經幫她隱了身上的仙氣，對方是怎麼找到自己的？

難道是那個叫橘子的橘樹精跑去告密？

她暗自運行靈力想要脫身。

誰知圍住她的人就像一張大網，把她罩在其中動彈不得。

九洛瞪着那個領頭的：“你別以為遮住大半張臉老子就不認識你。你是渣渣雲白。幾天不見，你倒是沒讓人失望，依舊蠢得跟豬一樣，沒點長進。”

她一直覺得這身黑衣熟悉，直到為首的那個開了腔，她才恍然大悟是迷天陣遇到的魔界雲白。見了他，就想起他那個讓人發笑的禁忌，不由得又想氣氣他。

“你、你你竟然又說髒話。”雲白果然很生氣，掀掉兜帽怒氣沖沖瞪着她，“想不到這麼快就被你猜出來。這個遊戲可真沒意思。”他的手在空中打了個手勢，九洛感覺周身威壓加大，逼迫的她全身骨胳都痛。

不過，她可不是當初困在亡心魔牆裡的那個弱勢的祝九洛了。

自從學了煉丹術，加之墨塵逼她練功逼得緊，她體內貯存靈力的空間越來越大，已經修鍊出了她一直渴望的虛域。雖然只是七尺見方的大小，卻也足夠幫她儲存隨身之物。

而且，為了能把靈力長久的儲存住，她想出了一個辦法。

她修鍊到一定程度后，便把體內靈力引渡到虛域內暫存。

一旦她與人交戰釋放靈火后，在體內靈力重新凝聚生長的這段危險的空檔時間，她及時把虛域中的靈力調度回體內，隨時應戰，以防不測。

這個過程說的簡單，實施起來可是費盡了周折與心力。

九洛苦練了許久才小有所成。

她沒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本想着待墨塵再帶她去江心亭殺妖獸時出其不備的使出來，讓墨塵刮目相看。

可惜，墨塵沒給她這個機會，直接把她送來了無極荒城。

正好，今天她就要好好的試一試自己的新本事，拿雲白這傢伙練練手。

“你覺得沒意思，我可是覺得很有意思？雲白，你總跟我老子干什麼？是不是上次沒燒死你，這次想再試一次？”

九洛一邊跟雲白鬥嘴，一邊在體內快速的運轉大乘般若心法，同時，她心念傳訊命令幻魂龜施展幻魂術，迷惑住其他幾個黑衣人。

幻魂龜自然不敢怠慢，藉助九洛的雙瞳，施展出法力。

那幾個黑衣人似乎聽到雲白的命令，乖乖的聽話，紛紛撤了陣法。

雲白正與祝九洛互相施加壓力，突覺陣法鬆動，毫無徵兆的頃刻間從內瓦解。他大怒：“怎麼回事？誰讓你們撤消陣法？都閉上眼睛別看她。”

他察覺到祝九洛的眼睛里的自己變成了無數個，心中驚異，果斷閉上了眼睛。然而，他還是晚了一步。

陣法消失的一息之間，祝九洛全身靈力爆發，體內紅蓮業火衝天而起，巨大紅蓮以毀天滅地之勢從天上罩了下來。

“九洛，不得傷害無辜。”

# 第265章 你怎麼來了

一道耀目的青色光芒包圍了熙攘街市上圍觀的無辜看客。護住了他們免遭業火傷害。

紅蓮業火全部集中到一處，朝圍住九洛的黑衣人攻去。

雲白見識過祝九洛紅蓮業火的厲害，自知以自身力量無法與之抗衡，快速掏出法寶，念誦法訣，紫金護盾驟然發威，把他們幾個護在了業火之下。

祝九洛哼了一聲，看清青色光芒的主人那雙清冷的眼睛，撇撇嘴收了手。

雲白拼盡全力祭出的紫金護盾，就在他認為再也撐不下去的時候，頭頂上方承受的威脅突然消失。

只聽“咔嚓”一聲，紫金護盾從中間裂開一道縫隙，緊接着縫隙越變越大，越變越細密，頃刻間在他頭頂碎成碎片。

“啊。我的護盾。”雲白心疼的發出一聲慘叫，嘴角滲出殷紅的血來。

其他幾個黑衣人幾乎同時吐出一口血來。

九洛趁機從虛域引渡出先前儲存的靈力，及時設置出禁制，困住了受傷的雲白等人。

墨塵也撤了防護，來到九洛身邊。

九洛看着他，忍不住咧開嘴笑了：“你怎麼來了？”

“路過。”墨塵雙手背後。

九洛“哦”了一聲，轉身要走。

墨塵拎着她領子，生拽了回來。

“干什麼去？”他面有不悅。

“能幹什麼？當然是查線索去。”九洛故意氣他。

墨塵沉色：“怎麼我來了，你一點都沒有高興的樣子？”

九洛假裝沉思：“不會啊，我剛才明明笑了。”

“笑得很假。”

“那是因為你的心看不到真東西。”

墨塵抓過她的手腕，真氣探入，半天睜開眼睛問道：“你竟然會藏小心思了。什麼時候練成的？”

九洛抿嘴壞笑：“就前些日子你逼我煉丹后非要去殺什麼妖獸。就那次被妖獸逼到江里那回，突然就這樣了。”

墨塵盯着她瞧，似乎想看出她話中真假。

兩人站在街市上恍若無人，一問一答。

而先前被業火紅蓮驚嚇到的荒城子民慢慢回過神來，炸了鍋一般四處逃竄，頃刻間便沒了人影，只留空蕩蕩的街道。

還有被困在禁制里的八個黑衣人。

雲白不敢相信的看着禁制外的祝九洛，沒想到短短時日，她的功力又增進不少。

今日若不是魔王臨走前送了他紫金護盾，恐怕現在的他已經在業火下灰飛煙滅。

祝九洛此時正在與那個以一己之力擋住紅蓮業火的男子說話，他聯合其他七人之力，想要破解禁制。

剛有鬆動，九洛就察覺到。又從體內釋放出一道真氣，重新加固了禁制。

雲白本想着趁她不備，逃出去，現在看來希望渺茫。

他索性不忍了，衝著勝利者吼道：“祝九洛有本事你殺了我。關着我們什麼意思？”

祝九洛的注意力從墨塵身上挪開，冷笑兩聲：“沒意思，就是覺得好玩。你當初不是用亡心魔牆囚了我那麼長時間，我現在只不過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看看你在裏面抓狂的樣子。”

“告訴你老子很記仇的。”九洛威脅過在禁制里暴跳如雷的雲白，像是想起來什麼似的去求墨塵，“你有沒有什麼辦法，讓他們跟着我回住的地方？這樣困在這裏不是辦法，我總不能在大街上盯着他們不睡吧。”

墨塵雙眼怒瞪：“你是說讓他們看着你睡覺？”

# 第266章 你住哪兒

九洛瞪了回去：“我是說讓他們看着靈歌睡覺。如果你沒意見，也可以把他們放到你屋裡。你安排好住處了嗎？”

她總覺得兩司仙卿的下落就在雲白那兒。捉回去好好盤問，一定有結果。

墨塵聽到她的問話，似乎是提醒了他什麼。

挑眉露笑：“住的地方確實沒找到，勉為其難去你那湊合一下！”

聽他的語氣似乎去跟九洛擠一擠十分委屈，九洛立即接話道：“千萬別委屈了尊上您老人家，我看前面有家富麗堂皇的客棧，很適合您這種身份的住，不如您去那看看？”

墨塵看向雲白幾人：“也好，那他們幾個你自己想辦法弄回去。”

一直在努力掙扎的雲白被他這麼不經意的一瞥，心中陡然一驚。

他不認識眼前的男子，卻莫名其妙覺得這人似曾相識，尤其是他的目光，彷彿有層冰霜突然在身體周圍凝結，這感覺太熟悉了。

可是，他聽祝九洛稱這人為尊上，明顯是天界之人，不可能是那位。

九洛被墨塵那句話切中了要害。

她現在最需要的是把這幾個人快點弄到安全的地方藏起來。

經過短暫的驚慌失措，無極荒城的城民們已經反應了過來，陸續走上了街頭查看情況。

很顯然，祝九洛這個害他們差點喪命的罪魁禍首被他們盯上了。

她感受到周圍越來越多充滿敵意的目光，覺得此刻再不走，恐怕麻煩就要惹上身了。

“喂，你到底要不要幫我？”她着急的拽了拽墨塵的袖角，四處打量靈歌的身影，卻發現靈歌不見了。

墨塵自是早就看清眼前形勢，不過，他還是要在有利的時機下逼一逼她才覺得合算。

“幫你也行，不過你要我幫你弄哪去呢？前面那家富麗堂皇的客棧？還是城主的宮殿？”

九洛就知他這人不好相與，不甘心的白了他一眼：“弄去我住的地方。”

“你住的地方？那我怎麼辦？天要黑了，我還要找我住的地方呢。沒時間耽誤在這上面。”

“喂，他們可是有重要線索。你不想找那些個人啦？”眾目睽睽之下，九洛不方便說得太明白，怕引起城民的注意，只得語焉不詳。

其實，她哪裡知道，現在她已經成功引起城民的注意，成為全城矚目的焦點。早就有人把她釋放紅蓮業火之事上報城主去了。

墨塵卻一點不着急，從容答道：“找人可不是本尊的事，那是你的任務。完不成和本尊沒多大關係。完成了於你倒是有莫大的好處。本尊不過是看你可憐再給你次機會，如果你不想要，也沒什麼要緊。”

九洛站在那兒一字一句忍着氣聽完，真想把眼前這個眉目張揚、魅惑眾生的男人，狠狠的摁在地上拳打腳踢一頓。打到他求饒為止。

每次，他跟她自稱“本尊”時，她都處於受制於人的下風。

也不知什麼時候，她能痛痛快快的欺負他一回，讓他嘗嘗受制於人的美妙滋味。

想歸想，她分析利弊，不敢造次。只得屈服。

“尊上說得對，說得全對。求您老人家幫我把這些人弄回我住的客棧。我那間房間無償讓出來給您住。”

墨塵似乎仍不滿意：“那你住哪裡？”

# 第267章 通緝犯

九洛想都沒想：“我住隔壁。”隔壁是靈歌的房間，跟他擠擠不打緊。

墨塵卻又不高興了：“我覺得不妥。”

“您老人家又怎麼不妥了？”

九洛強壓住心中煩悶，忽閃着大眼睛瞪着他。

這就是她為什麼不能把他當長輩尊敬的原因。

他這人，沒有一點長者的樣子。

自私小氣愛記仇，簡直為老不尊。

墨塵察覺出她的不滿，警覺問道：“你在想些什麼？”

“我在想再不把人弄走，咱們就誰都別想走了。”她的目光在周圍散開，墨塵隨着她的目光看去，街市上先前那些被墨塵救下的人，緩過勁兒來全都陸續湧向街道，慢慢圍攏了祝九洛幾人。

凡是入無極荒城者均不可以使用靈力。

今天卻是有人接連破戒。

先是魔界又是天界，差點害死無辜城民，他們怎麼能不憤怒。

“抓住他們，交給城主處置。”

“對，大家別讓他們跑了。尤其是那個想燒死咱們的女子，先抓住她。”

“他們跑不了，城防護衛隊馬上就到。”

像是響應那人的言語，街市上響起整齊的腳步聲，聽上去果然訓練有素。

不過，不會靈力能怎樣？不是白白送死？

九洛覺得最怨的就是她自己，明明是自保來着，卻變成頭號通緝犯。

她惡狠狠的瞪向雲白，這筆賬她記下了。

雲白只覺得眼前突然一黑，整個人打着滾的被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裹挾着騰空而起。

耳邊那些群情激奮的叫嚷聲越來越遠，直到消失。

片刻功夫，只覺得身體控制不住的向前一撲，整個人跌在冰涼的地上。

眼前一雙青色錦緞小靴，緊挨着一雙黑色男靴。

他抬頭，看到祝九洛正笑吟吟的望着自己，彷彿他就是一隻待宰的羔羊。

雲白倒吸一口涼氣。

這黑衣男子的本事不容小覷，短短時間竟把自己和弟兄們全都神不知鬼不覺的弄到了不辨方向之地，若是這男子要下黑手，他們還真是沒有辦法自保。

“雲白，想什麼呢？是想告訴老子天界那些個被你們藏起來的人都在哪裡嗎？”

墨塵聽她“老子”兩字，頗為痛心的瞥了她一眼。

九洛見了裝沒看見，繼續拷問雲白。

雲白在紫荊藤條的束縛下，呼吸越來越困難，卻牙關緊咬，一個字都不說。

九洛看向其他幾個魔界之人，嫣然一笑：“你們誰主動招供，我就饒他不死。”

她話音剛落，幾個黑衣人突然眼珠爆瞪，噗嗤噗嗤，全化成一縷黑煙消失不見了。

“怎麼回事？是跑了還是死了？”她心有餘悸的望向墨塵尋求答案。

墨塵微微一笑：“這些都是魔王傀儡，眼看事情不妙，回去報信了。你抓不住他們。”

九洛伸手扼住雲白脖頸，生怕他也這樣逃遁了。

“那怎麼辦？魔王離殤要是知道了雲白的下落，於我們可不利。”眼下情形逼得她不得不想個萬全的辦法。

墨塵看了眼幾乎要斷氣的雲白，勸她道：“放心，離殤找不到這兒。”

“那幾個不是跑回去報信了？萬一找到呢？”萬一找到雲白，她打不過離殤，墨塵又不肯實心實意幫她，那她見猴子的願望可又要落空了。

墨塵不耐煩道：“沒有萬一。我說他找不到就是找不到。雲白現在不說，我自有辦法讓他說。我們先出去。”

他拉着心不甘情不願的九洛回到了客棧。

九洛這才想起問他：“你剛才帶我去的地方到底是哪裡？”

# 第268章 城主府

“還敢問我是哪裡？你怎麼不說說你身上的靈力都去了哪裡？”墨塵逮着機會終於把心裏的猜疑問出了口。他還真沒想到九洛能在使用業火后又接連動用靈力。

他以為她的身體仍在禁錮中，卻低估了她本身的力量是可以衝破一切桎梏的。

這一刻，他也不知自己是該悲還是該喜。

他不高興的是她瞞了他。

萬年前，她也是瞞了他

“驚喜嗎？你終於發現了？”九洛嘻嘻的笑着湊到他耳邊生怕被別人聽見的小聲說道：“我終於修鍊出虛域了。雖然只有一點點，但是我能感覺到它與日俱增。我把靈力都轉移到了虛域里，這樣就有了一個保命的機會。本來想哪天你讓我殺妖獸時，給你個驚喜，誰知猝不及防的今天就露了餡。不過都一樣的，你快告訴我，有沒有替我高興？”

墨塵看着她眼中煥發的光彩，慢慢確信了自己心裏的感受---那是一種看到她成長蛻變的欣喜，而不是為此心生的怨恨。

墨塵釋然，摸摸她的頭：“高興。你長本事了我如何會不高興。不過。”

墨塵的“不過”還未說完，門外響起敲門聲。

“無極荒城城主恭請元聖天尊到城主府敘舊。”

墨塵唇邊的笑意淡了下來。

九洛琢磨着“敘舊”二字，心道，墨塵莫不是與那城主是舊相識？

既然是熟人，說起話來自然方便，打聽兩司仙卿下落應該更容易些。

墨塵此次跟來，是不是為了“敘舊”？

“不想去？”九洛推了推站着不動的墨塵。

墨塵想了想，對外面人說道：“帶路吧。”

門應聲而開，九洛突然拉住他低聲問道：“雲白那幾個人呢？別讓他們跑了。”

墨塵牽過她的手：“跑了賠給你。”

九洛的小手突然被溫暖包圍，心中漾起一股暖意，可是隨即又從門外四人眼中覺察出不對勁，紅着臉想要把手抽出去。

墨塵卻攥的更緊。

九洛只得找借口：“我去看看靈歌在不在，帶他一起去。”

墨塵皺眉：“那你也別去了。本尊自己去。”

本尊、本尊。

九洛聽到他自稱本尊就知道他這個小氣鬼又生氣了。

她向靈歌房間望瞭望，安靜的沒有絲毫動靜，估計他一定還在街上逗留沒有回來。

不然外面這麼大動靜他早出來瞧熱鬧了。

靈歌現在是妖皇，本事比她大多了，她倒是不擔心他的安危。

有機會見城主，還是以舊識身份，說不定有什麼好消息呢。

九洛權衡過後，安下心來。

“走走走，不帶靈歌去。我們一起去城主府吃好吃的。”

墨塵黑着的臉這才放了晴。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早晚有一天吃成豬。”

“當豬有什麼不好的？當豬什麼也不用想，吃飽了睡，睡飽了吃，多幸福。這三界內的生靈要都像豬一樣簡單，就不會有這麼多打打殺殺了。不過，我要當一隻乾淨的豬，每天都要洗澡。”

來迎接墨塵的四位使者全然被這兩個人忽視，只得默默跟在後面。

墨塵不滿的回頭：“站在後面干什麼？還不帶路？”

這四位使者得了城主的指示，不敢得罪元聖天尊，就算受了氣也要忍着。

出了客棧，門口停着輛八匹高頭大馬拉的馬車。

墨塵與九洛坐了上去，九洛掀開窗帘想看看外面的風景，卻覺得眼前一陣眩暈，馬車速度快得驚人，車外景物移步換影，不肖四分之一柱香的功夫馬車便停在一座氣勢輝煌的殿門前。

九洛隨着墨塵下車，抬頭看到牌匾上三個金色大字：城主府。

早有人通稟了裏面，浩蕩的隊伍迎了出來，眾星拱月中一個身形妙曼，容姿驚艷的女子笑顏如花的向墨塵走了來。

九洛下意識的邁了一腳，想要把墨塵擋在身後。

墨塵卻伸手推開了九洛。

笑容可掬的與那貌美如仙的女子默默對視着。

# 第269章 關係

“墨塵，別來無恙。”

“鳳半淵，你也別來無恙？”

然後又是長久的沉默。

九洛雙唇緊抿，握成拳頭的雙手手心裏不知不覺泌出汗水。心裏沒來由的兵荒馬亂起來。

她感覺此刻的自己就是一座空城，無人鎮守，四面楚歌。

城裡只住着一個墨塵。本來日子靜美安好，來日可期。

突然，在一夕之間不知哪來的大軍密襲壓境，把她這座城池包圍的密不透風。墨塵也要隨着大軍走了

一陣咯咯咯的嬌笑打斷了九洛的憂思。

鳳半淵姿態優美的做了個“請”的手勢，雙目含情的看着墨塵道：“別愣在這兒了，遠來是客，你難得來一回，我準備了你最愛吃的飯菜，去嘗嘗？”自始至終，她看都沒看九洛一眼。

墨塵點頭微笑：“好，城主的手藝一定要嘗嘗。”

他與鳳半淵並肩站在一起，把九洛置於腦後。

九洛眼巴巴瞪着兩人的背影，不想承認卻也莫名的在心裏冒出一個酸詞：天造地設呸，狗男女。

心裏罵完墨塵，她多少還是有些愧疚的。

像他這般玉樹倜儻的人物，還真不適合用那個字。

渣渣。見了長得妖媚的就把持不住自己了，笑得跟朵菊花似的，丑不醜呀。

九洛跟在這“天造地設”的一對後面，一路腹誹，等隊伍停下腳步時，才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座布置的清秀雅緻的殿堂。

她以為這個妖媚的城主住的地方會是金雕玉砌、富麗堂皇，卻不曾想品味竟是與墨塵的一樣。就連殿內布局都有相似之處。

九洛瞧了墨塵一眼，他眼中露出讚賞之色。

鳳半淵在前面引路，帶着墨塵向內殿走去，一干侍從都留在大殿，守在門口。九洛跟在墨塵後面想跟進去，兩邊侍從伸手攔住了她。

九洛怒問：“這就是無極荒城的待客之道？”

走在前面的墨塵與鳳半淵紛紛停住腳步回頭看她。

墨塵一向冷峻的面容上無甚表情，倒是那個嬌美的城主驚訝的似乎才發現九洛這麼一個大活人。

“墨塵，這是誰呀？”

言外之意，這是哪個小仙婢，如此不懂規矩。

九洛不理她，目光移到墨塵臉上。意思再明白不過：這狐媚子問我是誰？你快點告訴她。

鳳半淵見九洛不搭話，笑吟吟的也看向墨塵。

墨塵回瞪九洛，隨意“哦”了一聲，向鳳半淵解釋道：“這是我徒弟祝九洛。”

徒弟？

徒弟？

怎麼會是徒弟？他三兩字就亂了輩分。平白讓她矮了那女人一截。

為什麼是徒弟？

“我不是。”九洛脫口而出。

墨塵扭過頭去，眼角含笑不看她，也不說話。

鳳半淵意味深長的瞥了墨塵一眼，才去問九洛：“不是徒弟那是什麼？”

九洛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自己和墨塵到底是什麼關係？

鳳半淵的這句話像一根針，挑破了她心尖上的那個水泡，逼得她不得不去看一眼被水泡一直包裹着的位置。

在墨塵還是三千時，他是她見過的天底下最好看的男人，每一眼都看得她莫名心慌。

而他不再是三千時，她卻刻意模糊了他的身份，不去想不去定義。

他是她的救命恩人，也教了她現在的這身本事。可是，她心眼裡不想當他的徒弟。

尤其不想在這個女人面前承認。

九洛昂頭，不卑不亢。

“他是我上峰，我是她屬下。在下延壽司玉清殿祝九洛。”

鳳半淵打量着祝九洛，聽到玉清殿三個字，沉靜的眼底仍舊劃過一絲波瀾。

她咯咯笑了兩聲打趣墨塵道：“我說你怎麼會收徒弟呢？原來是開玩笑。”

墨塵面容恢復如初冰冷，回頭看九洛：“進來吧。”

# 第270章 夾菜

九洛不喜不悲的“哼”了一聲，目不斜視的從鳳半淵身邊走過，直接站到墨塵身邊。飄在墨塵身上的小眼神里全是刀光劍影。

墨塵全當沒看見，對她嗔怒道：“就知道吃。”

九洛看了看正望向自己的鳳半淵，按壓下想要頂撞回去的衝動，小聲嘀咕道：“這和吃有什麼關係。徒弟就能跟進來下屬就不能嗎？”

墨塵瞪着她，故意當全沒聽到，轉頭對鳳半淵客氣說道：“還請城主帶路。”

鳳半淵愣了下才應聲邁步，帶他們兩人進了內殿。

她眼角餘光看向祝九洛和墨塵，心裏全是空蕩蕩的落寞。

墨塵雖說對祝九洛看上去凶巴巴的，對自己客氣有禮，實則親疏遠近一眼明了。

到了內殿早有人提前恭候着。

一張並不大的圓玉桌上擺放了七八個盤子，九洛望去全是珍饈佳肴，色香味俱佳。看來這位城主為了討好墨塵用了不少功夫。

九洛瞄了一眼桌子下面的玉凳，只有兩個。難怪侍從要把她攔在外面，人家鳳城主根本沒打算讓她進來礙眼。自己明顯是多餘的那個。

不過，她可不想在這時候表現出自己有多麼蘭心蕙質看出主人家的心思來，更不想主動退出晚宴。她掃了鳳半淵與墨塵一眼，腦子里冒出壞主意。

“哇，墨塵，這麼多好吃的，鳳城主太用心了。可惜沒有你愛吃的。”九洛走過去拉了一個玉凳坐上去，玉登上面有厚厚的棉軟的坐墊，坐上去極為舒服。九洛滿意的點點頭，歪頭看向墨塵，拍拍身邊的另一個玉凳：“墨塵，來坐。”

墨塵倒是沒客氣，直接坐在凳子上。

一時之間，鳳半淵反而成了最多余的那個。

九洛故意的叫他墨塵，故意的把座位佔了，想讓鳳半淵不開心。然而，在鳳半淵眼中不過是幼稚的挑釁。

鳳半淵沒有放在心上，笑着向墨塵介紹桌上的菜肴：“這些都是我親手做的，你嘗嘗還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有侍從搬來一個新的玉凳，想放到九洛與墨塵中間的位置上，九洛似無意的伸出腿來擋在那裡。

侍從有些為難，剛要開口讓祝九洛忍一忍，墨塵指了指自己的右側招呼鳳半淵道：“鳳城主如果不介意就坐這邊吧，方便本尊為城主加菜。”

他說完這句話，鳳半淵如深冬的目光才從祝九洛身上挪開，給侍從使了個眼色，笑盈盈的走到墨塵右側坐了下來。

“當然不介意。”

她拿起玉箸開始給墨塵布菜。一一講解每道菜是如何選材如何烹制的。

墨塵認真的聽着不時點評兩句。

九洛詫異的看着墨塵。

渣渣啊，竟然放下架子要去主動伺候人了。簡直丟延壽司的臉面。

她抄起眼前的筷子伸到一碟蔬菜里，正好撥掉了鳳半淵夾起來的菜。

鳳半淵頗有風度的說道：“既然祝姑娘想吃那就把菜放你面前，來人再上一份一樣的。”

祝九洛嘻嘻笑道：“不必了，我和墨塵都不喜歡吃芥藍。”

鳳半淵臉色沉了下來：“這是墨塵最愛的菜，你做下屬的當然不知道他的喜好。”

鳳半淵的筷子又把菜夾了起來。九洛的筷子壓在鳳半淵的筷子上：“是因為我不喜歡，所以他才不喜歡吃。”

鳳半淵被這句話噎的手有些發抖，“墨塵是她說的這樣嗎？”

# 第271章 生變

九洛的筷子壓在鳳半淵的筷子上：“是因為我不喜歡，所以他才不喜歡吃。”

鳳半淵被這句話噎的手有些發抖，“墨塵，是她說的這樣嗎？”

她的疑問里隱藏着連她自己都不願承認的恐懼。

“你什麼時候換了口味？”她試探的又問了一句。

鳳半淵與墨塵的淵源頗深，他不為人知的秘密她也略知一二。兩人之間的關係歷經幾萬年，卻沒有進展。

她一直心甘情願的等着他。

她以為墨塵的冷落是因為他的那件大事未辦完或者是心傷未愈，所以她一直在無極荒城裡耐心等着。

她了解他，自認為他不會愛上別人。

可是，眼看着墨塵眼角眉梢里都充斥着對祝九洛的寵溺，她不得不承認自己被人“近水樓台先得月”佔了先機了。

她狠狠瞪了眼祝九洛，忽略祝九洛的性子，單說相貌，鳳半淵就知道自己輸了。

這讓她更加憤恨。

侍從捧着那碟引起風波的清灼芥藍緊張的站在鳳半淵身後，不可思議的瞧着祝九洛。

這丫頭什麼來歷？這也太不要臉了？什麼話都敢說。

我家城主思慕元聖天尊這麼久都不敢說些僭越的言語，這丫頭可倒好，竟然敢暗指天尊心悅於她？

她有什麼好的？

不過長得有幾分姿色而已。

天尊才不會喜歡這樣青澀莽撞之人。

侍從暗自對比自家城主對祝九洛品頭論足，墨塵坐在那兒看了看祝九洛又看了看鳳半淵，忽的一笑：“口味還是那個口味。“

九洛抬頭，默默地看着墨塵。

她不知道他接下來要說些什麼，心裏期待他能順着自己的心意說下去，又害怕他會當著鳳半淵的面拆自己的台。畢竟他這人喜怒無常，說翻臉就翻臉，從來都讓人猜不透他心裏想些什麼。

九洛的眼神對上墨塵的眸光，竟瞧見那裡面漾出一絲笑意。

她的心突突突突的莫名其妙的連跳了幾下，以為自己是看錯了。

想要再去細細辨認，墨塵開口說話：“不過既然九洛說不喜歡那就不喜歡吧。換道菜嘗嘗也不錯。”

九洛緊抿的雙唇再也忍不住彎了上去。

鳳半淵的心沉澱下來。眸光里的寒光一閃而逝。

她聲音仍舊柔美：“既然不喜歡那就撤了吧，幸好還備有其他食材，我再做一份端上來。”

墨塵攔住要向內室走去的鳳半淵：“不用辛苦了。這些菜夠吃了。”

鳳半淵嫣然一笑，繼續向內室走去，邊走邊說：“你難得來一趟怎麼能讓你吃不喜歡的。我做碗八寶羹，馬上就好。”侍從端着那碟不受待見的清灼芥藍跟着鳳半淵離開了內殿。

墨塵攔不住，便由她去了。

九洛見人都走了，屋子里只剩下她和墨塵，戒備的那根玄鬆了下來，夾起一塊肉放進嘴裏咀嚼了幾下咽進了肚子里。

“好吃嗎？”墨塵問她。

九洛面不改色心不跳：“不好吃。”

“不好吃還吃這麼多？”

“替你試試菜。”

“你為什麼要跟進來？”

“你為什麼說我是你徒弟？”

“不是嗎？”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很久了？”九洛斜睨着墨塵。

墨塵喝了一口酒，點點頭：“比你釀的烏衣青梅好喝。”

九洛立即把酒杯奪過來嘗了一口，舌尖在口腔打了個轉，回味了一下道：“哪裡好喝？分明差很多。”

她抬頭髮現墨塵正盯着她手中的杯子不懷好意的笑。

九洛去看杯子，這才發覺自己竟然就着墨塵的杯子喝了酒，剛才自己雙唇碰過的地方就是他的唇碰過的地方，這樣想來，好像兩個人有了親密的交集。

她騰的羞紅了臉。

內室。

侍從怯懦的問自家主子：“城主，您真的決定了？”

鳳半淵眼前閃過墨塵看祝九洛的眼神，動搖猶豫的心思變得堅定起來。

“決定了，把葯攪拌好，端出去吧。”

# 第272章 中毒

侍從得了主子的命令，鎮定自若的從內室走了出來。

手中托盤裡放着兩隻精緻的蓮花纏枝瓷碗，碗里是鳳半淵親手熬煮的八寶羹。

九洛接過，聞到一股異香，勾的腹中饞蟲都要爬出來了。

“真香，城主好手藝。”九洛放在唇邊用鼻子聞了聞，碗邊遮住了半張臉。

墨塵用調羹喝了一口，點頭稱讚：“半淵的手藝日益精進，幾乎與馮廚娘做的味”

話未說完，他身子軟了下去，倒在桌上。手中的八寶羹摔在地上，撒在腳邊。

九洛聽到碗破碎的聲音，手一抖，手中的八寶羹也跟着摔在地上。她的人撲向桌子，眼前還未動幾筷子的飯菜全被她這一撲划拉到地上，碗碟“噼里啪啦”的破碎聲嚇了侍從一跳。

侍從驚疑的看向鳳半淵：“城主，她這是？”她剛才一門心思盯在墨塵身上，並未注意祝九洛喝沒喝。畢竟祝九洛與元聖天尊之間，後者最難對付，盯緊他才是最要緊的。

鳳半淵皺了皺眉頭，她也不確定祝九洛否中了毒。

不過，即便她是裝的也沒關係。祝九洛根本逃不出無極荒城。

“無防，把祝九洛單獨關押起來。等天界的人來自會把她帶走。”

侍從問道：“那天尊呢？”

內殿安靜了片刻，鳳半淵垂眸放低了聲音吩咐道：“送到我的寢殿來。”

侍從擔憂的問道：“萬一要是天尊醒了過來怎麼辦？這天界給的葯不知藥效準不準確？天尊法力高強，奴婢擔心您的安危。”

“不怕，你去把魔界送來的鎖仙繩取來，就算玉帝來了也逃不了。”她等了他這麼久，若不是察覺無望，也不會同意與天界合作。

祝九洛再也忍不下去，立直身體打開了侍從放在她肩上的手，還未說話先衝著鳳半淵呸了幾口。

“真是臭不要臉啊。你把墨塵拖你房間去想干什麼？你迷暈了他想干什麼？嘖嘖嘖，以為你堂堂一城之主是個正派之人，誰曾想竟幹些齷蹉下流的事。”九洛一邊罵鳳半淵，一邊把墨塵的一條胳膊掛到自己脖子上，扶起他向門外退去。

鳳半淵一點也不意外祝九洛的蘇醒。

她根本沒把祝九洛放在眼裡。

雖然祝九洛是延壽司的人，她也有辦法治服她交給天界。

“祝九洛你以為你逃的了？別說你拖着一個暈迷不醒的人，就是你一個人，憑你的能耐也離不開城主府。還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侍從早就在祝九洛打開她的手時，趁機跑出去叫人，眨眼功夫城主府的護衛都涌了進來，把祝九洛與墨塵圍了個水泄不通。

鳳半淵像看個死人一樣看着她：“把墨塵放下，我們不傷和氣。否則本城主可不保你完好無虞。”

“呸，渣渣。”祝九洛數了數人頭，心中冷笑：這下好了，一把火全給他們燒了，省得她再浪費靈力了。

不過下手前她還有個疑問要弄清楚。

“鳳半淵，讓我投降也行，不過你要告訴我你為什麼要抓我？“

鳳半淵使了個眼色，早有人把玉凳搬了過去，放到她身後。她安穩的在凳子上坐好，胸有成竹的抬眼看着祝九洛，輕輕一笑：“告訴你也無妨。不是我想抓你，是天界求我把你送過去。想問為什麼你到了天界自然就明白了。”

“天界要抓我？”九洛的腦子里飛快的閃過無數念頭。

她心虛的想起守山金仙那副尊容。

難道凌白沒有搞定他，這個倔老頭把自己燒碧淵仙山的事捅到玉帝老兒那去了？

# 第273章 鎖仙繩

一定是這樣的。

玉帝那老傢伙向來小氣。孫猴子只不過拿了他幾個仙桃，他都小氣的派天兵天將下來不依不饒的追討，更過分的是還把猴子壓到了五行山下。而她把他天界的仙山給燒了，犯得錯貌似比猴子還要嚴重，玉帝那老頭能饒得了自己？

一定不能。

壞了壞了。自己竟然上了玉帝的通緝榜了。

難怪鳳半淵費這麼大周折呢。她還不如好好在延壽司待着呢，真是飛來橫禍。

祝九洛突然想起外界傳聞，問鳳半淵：“你不是討厭天界之人嗎？都說你無極荒城不喜天界的人來走動，怎麼改了性子和他們沆瀣一氣？你不怕墨塵醒了怪罪你？”

鳳半淵耐心聽着九洛的質問，冷笑着把玩自己修長的指甲。

祝九洛說夠了，她才抬眼：“若不是為了墨塵本城主也不會同意這單交易。怪只怪你自己這個狐媚子勾引了不該勾引的人。”

九洛氣得想罵人：“渣渣，誰是狐媚子？明明你對墨塵動了不該有的心思，還敢血口噴人？你要不要臉？”

鳳半淵被她罵得怒火中燒，早就失了涵養，怒聲下令道：“愣着干什麼？還不快去綁了這個妖孽！別傷着元聖天尊。把他送到我的寢殿。”

眾人得令，齊齊亮出法器向祝九洛攻來。

“原來無極荒城不能使用靈力只是對普通城民而言。”

祝九洛已然不再顧忌，腕上的紫荊藤鐲宛如游龍翩然而出，所過之處噬魂簪不留活口。

九洛一邊奚落鳳半淵，同時趁紫荊藤鐲殺開血路的瞬間，變出一條長長的絲帶把昏迷的墨塵背靠背綁到自己身上。

說什麼也不能把這傢伙丟給這個賊。

鳳半淵沒想到祝九洛會這般兇悍，一出手就傷了她十幾個手下。

她緊盯着祝九洛放出的紫荊藤，一時之間想不起來三界內什麼時候多了如此厲害的法器。眼見着這條紫荊藤像金鐘罩一樣盤桓纏繞着祝九洛與墨塵，根本不容別人貼近，她再也坐不住，站起身來。

“祝九洛，你帶着墨塵逃不出去，不如把他放下，試試能不能離開這兒？”

祝九洛根本不搭理鳳半淵，暗自調息調動體內靈力，找准機會準備奮力一擊。

鳳半淵只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見祝九洛要有大動靜，她突然默念法訣，一股旋風自她身後沖了出來，旋風所過之處的物件全被巨大風力碾碎，吸引進旋風中心的漩渦里。

倒在地上的侍從屍體像破布一樣隨着旋風的轉向飛了起來，屋頂的瓦礫開始零散掉落。

祝九洛被這股巨大的風力裹挾，幾乎要被吞噬進漩渦里，她不得不分出一半靈力來抵抗這股力量。

幸好她剛才把墨塵綁的緊，不然說不定他已經被風捲走了。

摔在地上的瓷片帶着尖利劃破了墨塵的手腕，血一滴接着一滴的流出來被風裹到半空。

祝九洛看不到墨塵受傷，並盯着咯吱咯吱響的房梁一陣皺眉。

“鳳半淵你要把自己家拆了我可不管。但你要是傷了墨塵，我一定讓你活不成。”

她不得不從虛域又借出一些靈力，準備全力反擊。

鳳半淵的貼身侍從恰時出現，一根拇指粗細的金色繩子遞到鳳半淵手中。

鳳半淵看到墨塵手背上的傷口，心中一慟，鎖仙繩如靈蛇一般向著墨塵纏了過去。

九洛正要想辦法躲開，那根繩子突然停在了半空不動了。

# 第274章 老婦

九洛詫異回頭，卻看那繩子被墨塵抓在了手裡。

墨塵微弱的聲音在她耳邊想起：“還等什麼？還不快燒了這裏。”

九洛見他醒了過來，突然全身充滿了力氣。她哈哈大笑着道：“遵命。”

紅蓮業火瞬間籠罩整個內殿，囂張跋扈的龍捲風狼竄着躲到鳳半淵身後，兇悍的侍衛們被業火吞噬。

鳳半淵祭出法器護住自己，痛苦又不甘願的看了眼祝九洛背後的墨塵，倉皇逃出業火的追擊。

“墨塵，就算你逃出城主府，也逃不出無極荒城。”

九洛想要追鳳半淵，突然眼前閃過幾道刺眼的藍光，她慌忙閉上眼，身體一輕感覺被強大的力量帶到了另一個地方。

背後傳來墨塵的咳嗽聲：“咳咳，先找個地方躲起來，藥力還沒散盡。”交待完這句話，墨塵再也沒說話。

九洛叫了他兩聲，見沒有動靜，她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環境，黑乎乎的只有遠處幾點光亮。不過，看樣子是墨塵用了瞬移法出了城主府。

墨塵又暈了過去，她把栓在自己和墨塵身上的飄帶解了下來。這才發現他的手受了傷。念了個癒合訣之後，九洛架着他七拐八拐，進了一條衚衕。

衚衕盡頭有一戶人家亮着燈，九洛叫門，問了聲有人嗎。隔着柵欄，屋內的那盞燈竟滅了。

她有些着急。也不知現在身在何處，墨塵雖然呼吸順暢卻始終未清醒。

她不確定墨塵在中毒的狀態下，他的法力是否能把兩人帶出無極荒城。如果她還在城內，早晚會被那個賊找到。

剛才是她太莽撞了。不該隨便敲門。

九洛架起仍舊暈迷的墨塵向衚衕口退去。

“誰呀？”

剛退了幾步，柵欄門內有個婦人蒼老的聲音問道。

九洛遲疑了一下，沒答話繼續向衚衕口走去。

老婦人推開柵欄門喚她：“姑娘，夜深了，你拖着個病人去哪都不方便。我這裏少有人來打擾，不如就在這裏休息一晚吧。”

九洛回頭看不遠處，站着一個身形佝僂的婦人，面目掩在黑暗中看不清楚。

九洛暗自調息，體內靈力正在自行運轉的大乘般若下漸漸增長。

“大娘，我迷路了，這是無極荒城的東城還是西城。”

她怕直接問是不是無極荒城，引起老婦人的無端猜測。

便換了個問法，不打草驚蛇。

她聽店小二說過，東城都是原住民，西城是後來各種原因住進來的城民，以河為界，兩城人的生活習慣很是不同。

如果她和墨塵沒有出城，那她要搞清自己的位置，方便有突發事件時應對。

目前，一個沒有靈力的老嫗奈何不了她。

她只是借個暫時安全的地方喚醒墨塵，再想出城的辦法。

老婦人向前走了兩步，從背後突然掏出一盞風燈舉到眼前，九洛被這突來的光亮嚇了一跳。

下午那會兒，她在大街上可是露臉耍了威風的，不知這老婦人當時在不在，會不會認出自己。

可惜，她還沒學會變幻容顏的法術，不然也不至於這麼被動。

老婦人的臉上布滿歲月的褶子，在燈亮下隱隱綽綽，像極了凡間那些命將入土的老人。

這就是不讓用靈力的後果，沒有了駐顏的法術，任誰也敵不過歲月的侵蝕。

老婦人打量了九洛和垂着頭的墨塵半天，勸道：“你們外來的按理說不能住在東城，不過，我看他中毒不輕，你帶他進來吧。”

“別愣着了。晚了來不及救。”

九洛聽她這話甚是玄妙，卻想不出玄妙在何處。她探了探墨塵的鼻息，決定賭一把試試。

# 第275章 小童

九洛隨老婦人攜着墨塵進了黑漆漆的院子。

燈光昏暗，九洛只瞧見院中角落裡有一棵大樹，樹下似乎有一活物蹲在那兒。

她警惕的把墨塵往自己身邊又緊了緊，亦步亦趨的跟着老婦向屋內走去。

突然，那活物聽到動靜動了動，喉嚨里發出急切的咕嚕咕嚕之聲，藉著老婦人手中的光亮，九洛瞧見那竟是個龐然大物。動來動去的只是它的頭顱。可想它的身體該有多龐大。

幸好她殺了太多的妖獸，見慣了大體積的傢伙，並未表現出驚慌來。老婦人的餘光落在九洛臉上，隨後對着那頭巨大的傢伙“噓”了一聲，看不清樣貌的大傢伙委屈的嗚咽一聲老實的趴好不再亂動。

“您養的寵物還怪聽話的。”

九洛說笑着抬腳邁進屋裡。空氣里漂浮着清淡的葯香。

有個小童從黑暗中躥了出來。

“婆婆，婆婆，我要出去玩。”

小童抱錯了人，攔着九洛的腰蹦着腳的撒嬌。

老婦人手中的燈晃到那小童眼前，嗔道：“別鬧，嚇着客人。”

那小童藉著光這才看清自己抱錯了人，臉一紅鬆了手。

不過，他卻沒有躲開，反而乖巧的在另一側扶住了墨塵，雖然他個子矮，只能費力的舉着墨塵的手。但九洛卻仍覺得墨塵壓在自己身側的重量輕了一些。

“這位大叔中毒了。是天界的毒。”

老婦人點了點頭。

九洛剛要謝謝小童的幫助，聽他說出的話后一時震驚的忘記了要表示感謝。詫異的看着祖孫倆。

直到把人扶到內室的床上躺下，蓋好被子，九洛才拉過小童的手好奇問道：“你怎麼知道這位大叔中的毒是天界的？”

“我就是知道。聞就聞出來了。”

小童傲嬌的抬起尖下頜，一雙靈動的大眼睛分外清亮。

老婦人點了燈，屋裡亮堂起來。

“他就是有這個異稟，生下來帶的。只能看不能治。”老婦人解釋道。

九洛眼中的光亮暗淡下來，不過隨即她看到老婦人佝僂着身體端來了一個碗，碗上有蓋，不知裏面有何物。

九洛見到，眼中光彩復又明亮起來。

“婆婆，您能治對不對？”

“姑娘怎麼知道我能治？”

九洛學着那小童的語氣：“我就是知道。”

不知為何，燈光下老婦人那張布滿皺紋的臉讓九洛覺得十分親切，彷彿她曾經見過一般。緊繃的神經鬆懈下來。

老婦人露出和藹的笑容，端詳着祝九洛半晌，看得她不好意思的擦了擦臉，羞澀問道：“婆婆，我臉上有臟東西？”

那老婦人似才回過神兒來，搖搖頭：“沒有。這裏許久沒有外人來了，你長得這麼好看比那些天界的仙子還要美上幾分，婆婆是看痴了。”

九洛還從來沒被人這樣誇過，竟不好意思起來，低下頭道：“婆婆說笑了。”

老婦人的眼神在她身上流連幾息，轉而看向躺在床上的墨塵。

“他沒事。一會兒喝過我做的熱湯就能醒過來。”

九洛抬起頭：“不是說他中毒了嗎？不需要解藥？婆婆可知他中的是何毒？會不會危機生命？”

之前情況危急一直逃命，中途墨塵又醒過來一次在關鍵時刻救了他們兩個，她都來沒得及細想他是中了何毒會不會死。現在鬆懈下來，才覺得后怕。

“姐姐別怕，我婆婆說大叔沒事一定會沒事的。你就放心吧。”

小童一直安靜的聽她們說話，看出九洛的焦慮后，捧起她的手認真的安慰她。

九洛感激的摸摸他的頭，把他抱到膝上坐着。

墨塵似乎對外界有感應，長且濃密的睫毛不規則的顫動了幾下。

# 第276章 少打她主意

老婦人把端來的碗打開了蓋子，示意九洛給墨塵灌下去。

小童被老婦人抱了下去，她點了點他的鼻頭，小傢伙吐着舌頭做了個鬼臉跳着跑開了。

九洛端着有些燙手的瓷碗看着碗底的沉澱物，又聞了聞那股子刺鼻的味道，怎麼看都不覺得這像是老婦人說的粥。

她疑惑的看向老婦人，老婦人衝著她點點頭，給了她一個堅定的眼神。

九洛看了眼雙目緊閉的墨塵，也罷，沒有比現在更糟糕的處境了。

她還在猶豫，一隻手突然抓住了她的衣服。

九洛嚇了一跳，看向床上，墨塵竟然睜開了眼。

他聲音虛弱，卻無比堅定：“喂我。”

“你醒了？感覺怎麼樣？你確定要喝？”

九洛激動的反抓住墨塵的手。

墨塵看看老婦人，眼神里閃過一絲道不明的情緒，對九洛說道：“確定。”

一碗湯藥入肚，墨塵的臉色漸漸由蒼白恢復到紅潤。

九洛高興的一直對坐在對面的老婦人說著感謝的話，老婦人微笑着推卻。

小童舉着一枚長相奇異的果子進來要送給九洛吃。他略有忌憚的看了眼床上的墨塵，慢慢蹭到九洛身邊。

漸漸恢復法力的墨塵從床上坐了起來，把九洛手中的果子打落在地。

他怒視着那個小童：“別打她的主意。”

冷冷的告誡完小童，他翻身下床，拉着九洛就要離開。

九洛被這一通變故驚的不知做何反應。

她攔住墨塵：“你這是后遺症發作嗎？人家救了我們，你這是什麼態度。”

老婦人與小童站了起來，並未表現出驚慌與不悅。

那小童格外鎮定，圓睜着眼睛看着墨塵與祝九洛。

墨塵生氣九洛不聽話，狠狠瞪了她一眼：“別廢話，跟我走。”

他拽了九洛出來，老婦人與那小童一齊跟了出來。

墨塵回頭：“今日之事到此結束。你們明白我說的是什麼。”

老婦人與小童似乎很怕墨塵，全部低下頭稱是。

九洛卻不明白為什麼明明是救命恩人轉眼間卻變成了“孫子”被墨塵呼來喝去。

墨塵沒給她提問的時間，突然朝着黑暗處打了個呼哨，那頭樹下陰影中的怪獸迅速起身，眨眼間就飛落到墨塵和九洛身邊，吐着大舌頭，一雙銅鈴般的大眼睛忽閃的望着墨塵。

九洛被它噴出的熱氣噁心到，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兩步。

墨塵摸摸那怪獸的頭，攥着九洛的手，猛然腕上使力把毫無防備的九洛甩上了怪獸的後背。

九洛的驚叫還未出聲，墨塵緊跟着飛上怪獸後背，坐在九洛前面。

他拍了拍怪獸的頭，怪獸撒了歡的向高空飛去。

墨塵側頭：“怕摔死就抱緊我。”

九洛才不傻，他話音還未落，她已經雙臂環上墨塵的腰，箍得緊緊的。

她低頭看向下面，那老婦人與小童仰着頭的樣子漸漸模糊，消失在黑暗中。

風從耳邊呼呼刮過，那怪獸像是關久了好不容易出來放風的樣子，在空中打着滾的翻飛。

九洛閉着眼睛把臉埋到墨塵背上，感受着他的體溫透過衣服傳遞出來。

墨塵被九洛緊緊抱着，身體僵了一僵，瞬間調穩了心跳，強自鎮定的露出的笑顏。

那怪獸飛了好久才在一處山頂上停了下來。

九洛跟着墨塵跳下它的脊背，雙腿都有些不會走路了。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瞪着玩累了趴在地上的怪獸問墨塵：“這是你的坐騎？”

# 第277章 小喜

墨塵有隻神獸坐騎叫螭吻，可是自萬年前墨塵閉觀后很少再見到它。

迎着初升的晨曦，九洛打量着這隻神獸與傳說中的螭吻有相似之處，又這般聽他的話，便大膽猜測了一下。

墨塵看着怪獸，沒有說是也沒說不是。

“你可以叫它小喜。”

九洛上前兩步，學着墨塵的樣子摸了摸小喜的毛髮，叫了聲：“小喜。”

那小喜扭頭看了九洛一眼，突然張大了嘴，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

九洛連忙抬手去擋，卻也只擋了一半，身上立即全是這隻怪獸的口水了。

墨塵看到九洛的狼狽樣開懷大笑起來。

小喜竟然也用兩隻前爪捂着雙眼抖動起龐大的身體來，喉嚨里發出類似“呵呵呵”的聲音。

九洛念個凈身咒袪了身上的污漬，小心的側耳去聽了聽，突然佯怒道：“你這個壞傢伙，竟然跟你主子一樣不是東西，做個壞事還敢嘲笑老子，看老子怎麼收拾你。”

她放出紫荊藤鐲向小喜纏去，小喜被那收了噬魂簪的藤蘿蔓纏的全身痒痒，索性鬆開兩爪“呵呵呵”的笑得更加肆無忌憚了。

九洛齜牙咧嘴想要打它幾拳泄泄憤，哪知小喜一個翻身四腳朝天，露出白花花的肚皮，笑得幾近抽筋。

墨塵也笑得肆意，這對久不見面的奇葩恍若無人，笑聲傳遍山間。九洛還是第一次見墨塵如此恣意放縱的大笑。

她覺得這一刻的墨塵與往常那個冷漠的墨塵完全不同。陌生的讓她有些不認識了。

九洛大叫了一聲墨塵。

墨塵這才停了下來。怔怔的看着她。

“這是怎麼回事？”她問。

自從來到這無極荒城她有太多的不明白想要他給個答案。

“你是說它？”墨塵指了指小喜。

九洛點頭又搖頭：“包括它，還有那個賊鳳半淵，還有救你的婦人與小童。這裏發生的樁樁件件都透着古怪。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着我？”

墨塵對她笑了笑，對着小喜打個響指。

還在嘻哈打滾的小喜骨碌一下翻過身來，甩着腦袋跑了過來。九洛瞪大眼睛盯着它：這分明是一隻會撒嬌的獅子精嗎？

小喜歡快的跑過來，沉重的身子震得地面一顫一顫的。

九洛擔心的望向懸崖邊，生怕它一激動，把地給震塌了。

小喜卻全然沒有這種擔憂，跑過九洛身邊時屁股故意一歪，撞得九洛不得不向旁邊給它讓開一條道。

“渣渣。”

這隻神獸的身體明顯比昨晚見到時縮小了一倍，不然這個面積不大的懸崖根本容不下它。

小喜諂媚的用大腦袋蹭着墨塵的手，一雙圓眼睛斜睨着九洛，好像在說你看看主人還是最喜歡我。完全是挑釁的模樣。

九洛才不會跟一隻畜牲計較，雖然這畜牲是只通靈性的神獸。

墨塵終於開口：“鳳半淵是墮仙，墮仙之前仙階在我之上。我們是舊識，偶有交集。她墮仙之後來到無極荒城斬殺了原先的城主，奪了城主之位，重新給無極荒城立了規矩，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般。因她是被天界玉帝逼到如此境界，所以一向恨天界之人。萬沒想到這次她竟會與天界聯手“後面的話他沒有繼續說下去。

九洛聽到鳳半淵的身世更加好奇未注意到他的不妥，忙問道：“她是為何從神仙變為墮仙？她把無極荒城治理成凡間的模樣，難道與她墮仙的原因有關？”

# 第278章 墮仙

他想了想，雖說鳳半淵變成墮仙與他脫不了干係，但告訴九洛也無妨。他正在琢磨如何把這件事說得簡單明了，九洛突然攔住他：“你別說，讓我猜猜，她是不是為情所傷才淪為了墮仙？”

墨塵突然---不、想、說、了。

“你把‘傷’換成‘困’字就差不多把她墮仙的原因猜個八九不離十了。”墨塵糾正她。

九洛好整以暇的上下打量墨塵。

鳳半淵面對墨塵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她都看在眼裡，那個女人對墨塵的心思顯而易見。墨塵對鳳半淵的心思雖然九洛不敢妄猜，卻也能感覺的到墨塵對她並無那種男女之情。

不然，他也不會半道劫了那條要綁自己的金燦燦的鎖仙繩，裝暈從了那個賊豈不更好。

所以，她認定鳳半淵墮仙的原因跟墨塵脫不了干係。

“是你困住了她？”她調皮的眨眼。“困”字咬得極重。

墨塵當然不認。

九洛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糾纏，問起他關於老婦人與那小童的事。

他們二人身上有一股她非常熟悉的氣息，卻又想不起來。

“老婦與那個小童也是舊識，曾經有恩於他們，所以才帶你來這兒。他們知恩圖報，不會在我危難之際害我。”

“我曾聽我爹說過大恩如大仇，看來你這施恩施得恰到好處呀。”

墨塵撫摸小喜的手停下來，一記爆栗隔空打到九洛頭上：“你爹還真是個人物，這種事看得如此透徹。怎麼沒把你教聰明點呢。”

九洛捂住痛處大叫：“要是我爹還活着一定不讓你這麼隨便就欺負他的寶貝閨女。”

墨塵停了手，若有所思。

“如果你爹不是你爹呢？“

九洛猛的抬頭：“你胡說什麼？”

墨塵目光移開，頓了頓，壞笑道：“不是你先胡說的嗎？”

九洛想起靈歌與小仙參，心裏不安，板起臉對墨塵問道：“咱說點正經的，現在待的這座山還是無極荒城的地界嗎？”

“是。”

“是？”九洛的目光在小喜肥胖的身上打了個圈：“我以為你的神獸能把我們帶出這個是非之地呢。飛了這麼半天還在鳳半淵的地盤上？它就這點能耐？長這麼大個我以為能把天捅個窟窿呢。”

小喜聽出九洛語氣里對它實力的質疑，十分不滿的伸出肥肥的前爪就要扇她，墨塵及時喝止。小喜無奈，不敢反抗墨塵的命令，又不甘心被九洛瞧不起，靈機一動用爪子刨了地上的砂土向九洛蹬去，九洛就知道這小混蛋不知憋着什麼壞呢，早提防着，忙設了屏障隔開了小喜的攻擊。

小喜見沒有得逞，還想再試。被墨塵吼了回去。

九洛笑着看小喜勸墨塵道：“沒事沒事，我不跟牲畜計較，你不用揍它為我出氣。”

墨塵：我沒想要揍它呀。

小喜：你這是想害我呀？

小喜跟它主子一樣小心眼愛記仇，雖然有墨塵在，它不敢與她硬來，但墨塵總有不在的時候，它就等着她落單時下手

小喜沉浸在自己的意淫中，就差笑出聲來。

墨塵拉了九洛到一旁，指着漸漸遠處清晰的山巒大地：“無極荒城不止是座城，也是上古留下的陣法。陣眼由鳳半淵掌控着，出去和進來都沒你想的那般容易。”

九洛想起進來時依仗了靈歌的凰火，出去是不是也是同樣的辦法？

“壞了。靈歌與小仙參還在城裡。不行，鳳半淵一定知道我們是一夥的，抓不到我和你，她一定會派人抓靈歌與小仙參。他們有危險了。我要去救他們。”

# 第279章 敵人的敵人

九洛與墨塵趕到客棧，那裡只剩下斷壁殘桓。相鄰的幾家商鋪也受到牽連，到處都是大火焚燒過的痕迹。

在半空隱了身形的九洛望着火海后的廢墟，語氣異常擔憂的問道：“你說鳳半淵會不會被燒、成、鬼？”

墨塵目光掃過她的容顏，看到她臉上抑制不住的那抹幸災樂禍，不由牽唇問道：“你不是一直擔心靈歌的嗎？怎麼變得這麼快，改擔心仇家了？”

九洛嗤之以鼻：“看這火痕就知道是凰火留下的。既然靈歌施了法術，鳳半淵有沒有命活着還不知道呢。”

墨塵沒說話，鳳半淵怎麼說也是個高級墮仙，抵擋靈歌的凰火還是有幾成把握的。

他仔細用神識在附近搜查了一遍，沒有靈歌與小仙參的痕迹。想來，他們兩人是成功逃脫鳳半淵的圍捕，離開這裏了。

鳳半淵也是大意了，靈歌能帶着九洛破陣而入城，就必須提防他。

也許，鳳半淵忘記這三界內還有個妖凰。也許整個三界都忘記了誰是妖凰。

九洛思考着待會用什麼辦法與靈歌聯絡，腦子里突然蹦出另一件重要的事。

“你是不是把雲白關客棧里了？他要是就這樣被燒死了，我可就完不成任務了。”弦外之音，找不到那些仙卿，你負責任。

墨塵豈聽不出她的意思，不想讓她得逞，招手讓她過來看。

九洛湊過去瞧，墨塵從虛域掏出個乾坤袋，鬆開袋口，裏面躺着幾個小人，九洛定睛一看，正是雲白幾人。

她伸手想去抓，墨塵卻收了袋子放回虛域里。

九洛撇撇嘴：“為什麼你的袋子能放活物，我的乾坤袋卻不行？”

墨塵笑了笑：“你也說了是我的袋子，當然與你的不同。”

九洛見墨塵的乾坤袋起了歪心思：“你先別放進去，我想問問雲白兩司仙卿到底藏在哪裡？正好趁亂把人都帶回天界。”

“你還想回天界？”墨塵若有所思的看着她。

九洛想起城主府聽到的關於天界要抓她回去的言論，心裏打了退堂鼓。

“你知道了？天界的人為什麼要抓我回去？當真是因為我不小心燒了碧淵仙山那事？”

墨塵冷哼：“玉帝想要誰性命向來沒有理由。你這是想跟他討個說法？”

“你好像比我還不滿玉帝？你們有仇嗎？”

墨塵被九洛問得一愣，他看着她好半天才道了一個字：“有。”

九洛突然大笑起來，笑得小喜莫名其妙的瞪着她瞧。

“難怪你會救我，又教我本事。聽凌白的意思花果山的人，天界都恨。你卻不但不恨，還幫我。果然‘敵人的敵人是朋友’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和那玉帝也有仇，看來我們是盟友。”

墨塵也跟着她淺淺一笑：“算是吧。”

九洛點點頭，這下心裏那些想不通的都能想通了。

“可是，不回天界，三界之內我們還能去哪？”九洛問墨塵。

墨塵倒是胸有成竹：“去哪都能護你周全。不過，離開之前，我要去城主府討回一樣東西。”

“你要討什麼？我也跟你去。”

“你別跟着我，你去找靈歌他們，我們三個時辰后還在剛才下來的那處懸崖上集合。一起離開這。”

# 第280章 我們變成窮光蛋啦

墨塵對九洛現在的能力是放心的。

有時，讓一個人快速成長的辦法不是手把手的教她怎麼做，而是放手讓她自己去闖，去體驗，去感悟。只有親身經歷了，奮鬥了，努力了，失敗過，痛過，傷過，才能真正的變強大。

九洛與墨塵分了手，在一處僻靜地召喚來了參小七。

參小七第一次來無極荒城，興奮的上竄下跳。九洛交待完他要辦的事情后，他求了九洛辦完事要在這兒多待些時日，九洛允了。

參小七去辦事，九洛覺得一個人待着挺沒意思，需要找點事情分散注意力。

沒有墨塵在，她無法隱身，只能用一塊青色紗巾掩了面，衣服也換了身青色衣衫，大模大樣的按着記憶中的路線回了昨晚的那個衚衕。

路上遇到行人，若無其事的擦肩而過。

城民們已經忘記了昨天在大街上差點燒城的紅衣女子是誰。每個人按照自己的生活軌跡繼續過着屬於自己的日子。

九洛放下心來。

她總覺得昨晚救她和墨塵的那老婦人與小童有古怪。

她很想知道，天界專門對對天尊的毒藥，她一個老婦人輕而易舉的一碗粥就解了嗎？

是玉帝的葯太差勁還是老婦人的醫術高超？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她總覺得那老婦人有幾分熟悉。

既然問不出墨塵原因，她可以直接去問當事人。

站在籬笆外敲了半天的門，無人應答，院子里除了那棵小喜依偎的大樹別無他物。

九洛從籬笆牆上翻了進去，推開屋門，裏面陳設依舊，卻沒了祖孫倆的身影，跟外面一樣，空空如也。

九洛猜測也許祖孫倆上街買東西去了，索性等一等。她看着昨晚墨塵躺過的那張床，抿着唇輕輕坐在床邊上。

不知墨塵現在在做什麼？

避開自己是想干什麼？有什麼事瞞着自己？

靈歌與嚶嚶怪呢？又在干什麼?

城主府，廢墟前。

鳳半淵心疼的看着自己的內殿被糟蹋的面目全非，氣還沒喘勻又有人來報。

“不好了城主，城東賭場被人砸了。錢財都被拿走了。”

“竟然有人敢來無極荒城搗亂，不想活着出去了。是誰乾的？”

“沒沒、沒看見。”

“什麼？沒看到？一群人沒看到誰行兇？你們是蠢貨嗎？砸了店搶了錢竟然連誰乾的都不知道？本城主不是已經放了權限給你們，你們的靈力呢？都讓狗吃了？是不是想去無波島嘗嘗流放的滋味？”

鳳半淵氣得臉色發青，一向溫文而雅的形象因極度氣憤卻又找不到發泄的出口而扭曲變形。

侍從們還是第一次看到城主發這麼大的脾氣，一個個屏氣凝神、大氣也不敢喘。生怕不小心惹惱她，惹火燒身。

報信的侍從手指扣進了泥里。

他們也很冤枉呀。莫名其妙被打劫了不說，還挨了一頓揍，仇家是誰都沒找到。他們也很想知道是誰乾的這麼缺德的事。

城主自己不也是被人給捉弄了一頓么？

聽說還差點被火燒死。難怪這麼大火氣呢。

侍從們低頭躬背，等待城主的下一步指示。

突然又有人來報：“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鳳半淵眉頭緊皺，太陽穴突突跳得疼：“你說什麼？又出什麼事了？”

侍從看到她的臉色難看，結結巴巴彙報道：“報告城主，城內所有錢樁都被打劫了。我們變成窮光蛋了。”

# 第281章 搗亂

事情還沒有結束。

來報告噩耗的侍從陸續驚慌失措的從城內跑了回來。

“報告城主，不好了，您的珠寶店被搶。店裡的翡翠玉石全被砸碎了。鎮店的那顆大珍珠被碾成了齏粉。啊啊啊，屬下無能攔不住啊！”

“報告城主，有人燒了您最喜歡的成衣店，還把裁縫為您新做好的城主服給撕成一條條掛在了樹上。看不見誰乾的，就看到一把剪子在空中亂飛。”

“報告城主，不好了，不好了，城西您剛着人立的點心鋪子遭賊了。那些新做好準備賣的點心都、都、都被人咬了一口。看那牙印是個孩子乾的。”

“不好了，城主出大事了。”

“都閉嘴，你們一個個的都是廢物嗎？被人捏着下巴扇耳光，你們是怎麼做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還把另一邊臉往人家跟前送的。還有臉跑來跟本城主哭？”

鳳半淵已經出離了憤怒。自坐上城主之位后，還從來沒遇到這種挑釁。

這裏的城民都已經臣服與她，唯一敢與她如此叫板的，除了祝九洛那幫人，不會有別人。

她真是低估了祝九洛的本事，不僅自己逃了，把墨塵也救走了。

當看到紅蓮業火的那一刻，她就明白了天界為何破了規矩與無極荒城合作。

昨天沒能把祝九洛拿下，已經讓天界的人不滿，如今城內不復往日寧靜，又讓天界的人看了笑話，看來，她不得不動用鎮城之寶無極天眼。

此乃無極荒城的陣眼，可以隨主人意念移動，落入天眼的人直接墜入冥界修為全無。

這是當初設計無極荒城的人高妙之處。

不傷性命，卻在不知不覺中讓入陣者一無所有，失去一切。

這對於任何一位修行者來說都是最痛的最無法接受的懲罰。

只可惜催動此陣法需要施法者耗損自身的元氣，且元氣不可修復。

鳳半淵猶豫再三，最終還是決定背着天界的人把祝九洛送到冥界。

此時，墨塵正趕往城主府。他來的目的也是無極天眼。

而城南最大的飯莊，靈歌點了一桌子飯，然後，吃完了不給錢就想走。

店小二當然攔着不讓如願。

隱了身的小仙參活蹦亂跳的跑到一張正在用餐的桌子上，放了只死老鼠。

一桌子看到突然湯盆里浮着一隻小動物屍體，全都驚慌失措的站了起來。

有人大叫：“店小二，你這生意還做不做了？想吃死人？”

這一桌子還沒消停，後面的接連十幾桌都因為飯菜里有了骯髒之物而站起來維權。

幾個店小二和掌柜的安撫了左邊又跑去安撫右邊，整個飯莊陷入混亂，再沒有人來攔着靈歌交飯錢。

小仙參抱着靈歌大腿嘻嘻笑：“大哥哥高興了嗎？我們替主子報仇了。”

靈歌低頭看着腿上的虛空抿嘴一笑：“這隻是小懲罰。我還給鳳半淵備了一份大禮。”

“走，現在就走。剪衣服的那把剪子很好用。我還想給鳳半淵做身衣服呢。”

“主子要是知道一定會誇我。說不定她一高興就把我許配給大哥哥呢。”

靈歌抖了抖腿道：“閉嘴。”

# 第282章 討債

靈歌與小仙參這一番誤打誤撞的搗亂並沒有引起九洛的注意。反而引來了天界的使者。

來人氣勢洶洶擋住了靈歌的去路。

“你是何人，為何在無極荒城大肆破壞？”

靈歌抬眼看了看擋道的，呦，認識呀。

這不是天蓬元帥嗎？

萬年前曾經打過交道的。

天蓬瞧着靈歌也有些眼熟，眨巴着眼睛辨認了半天突然大叫一聲：“哎呦喂，這不是妖皇老人家嘛？失蹤了萬來年躲哪清修去了，嘖嘖嘖，看這臉嫩的都汪出水來了。這是啥駐顏術？教教我，嫦娥仙子一定喜歡。”

靈歌展顏一笑：“天蓬元帥還是老毛病，句句離不開嫦娥仙子。聽說仙子養的玉兔讓你給弄丟了，找回來了沒有？”

天蓬聽完羞赧垂眼，嘿嘿了兩聲：“都多久前的事了，沒丟沒丟。你這也不是聽誰說的，哈哈哈哈，老黃曆老黃曆了。”

說笑間，天蓬忘記了攔下靈歌的初衷，非要拉着他去喝酒。

靈歌想快點找到九洛，對天蓬推說有事不想去，天蓬眯起眼，拿“過去”說事：“你我萬年沒見，難得在無極荒城碰上，說什麼都要一醉方休。再說，上次說好了要送我一隻鳳翎給嫦娥做首飾，該不會貴人多忘事，不記得了吧。”

天蓬可記得清清楚楚，這隻鳳翎可是他為妖皇在天庭得罪了不少神仙辛苦換回來的。能記一輩子。

可惜，等他再去跟妖皇討要時，妖皇已經不知所蹤了。

他都沒好意思說，妖皇失蹤后他找了三千多年。執念啊執念。

後來實在沒了妖皇的消息，他可是着着實實的詛咒了一番。

現在終於逮到妖皇，打死也不放他走呀。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經天蓬提醒，靈歌這才想起來，他在涅槃之前是曾經讓天蓬為自己搜羅一些神仙的貼身靈物來着。

他此番渡劫十分兇險，唯有七位仙君身上的仙氣護法罩住周身才有勝算。

這是歷代妖皇克服天劫的秘密。可惜妖界與天界關係並不親近，只能迂迴求助。

不是到了萬不得己的時候，他也不會啟用。之所以假他人之手，實在是擔心天界有人知道了此事，不但不會幫到他，反而會害了自己。

天界里就天蓬這傢伙跟他有些交情，靈歌便找到了他。

天蓬想都沒想就答應了。

他覬覦妖皇的鳳翎好久了，早就想討來給嫦娥做首飾，只是妖皇性子孤傲，一直找不到討要的機會。

現在機會主動送上門，他怎麼會拒絕。多難他都會答應。

只要想到嫦娥戴着鳳翎的樣子，他就心痒痒。

嫦娥對首飾格外在意，鳳翎是稀罕物。

天界只有瑤姬仙子有一隻鳳翎做得發簪，引得嫦娥與其他女仙艷羡了許久。

若是嫦娥也有一隻，一定羡煞其他仙子，引起轟動。嫦娥定會為此對自己另眼相看。

天蓬生怕靈歌跑了，再次消失在三界尋不到蹤影，連拉帶推的非要請靈歌喝酒。

靈歌對於欠賬一事心生歉意，半推半就的跟着天蓬向前面的一家酒樓走去。

天蓬見他沒有再拒絕，喜不勝收。高興的吆喝迎上來的店小二找間雅座。

“小二，先上十斤醬牛肉、十壇最好的烈酒。其他再看着上些拿手好菜，送樓上來。”

店小二見來了大生意，喜笑顏開的應着去張羅酒菜。

掛在靈歌大腿上的小仙參聽到有好吃的，興奮的爬到靈歌肩膀上。

# 第283章 吃成豬

靈歌小聲警告小仙參：“天蓬最喜歡奇珍異寶，要是讓他看見你，一定把你抓去獻給嫦娥。嫦娥養的那隻兔子不愛吃胡蘿蔔就愛吃跟蘿蔔長得比較像的人蔘。你給我小心點，被發現了我可不救你。”

靈歌這番話把不安分的小仙參唬得一愣，她瞧了眼天蓬虎背熊腰的樣子，雖然長相周正，眼睛卻賊精賊精的東瞟西看，不像個好人。

小仙參灰溜溜順着靈歌的脊背滑了下來，瑟瑟發抖的抱住了靈歌的大腿。

天蓬正點着菜，突然停下來扭頭問道：“你在和誰說話？什麼蘿蔔人蔘的？想吃咱點。店小二有仙參燉鹿茸嗎？”

店小二差點跳起來：“開玩笑呢吧客官，還仙參呢，我們這連人蔘都沒有。您老換點別的嘗嘗。油炸蘿蔔丸子行嗎？”

靈歌一口茶“噗”的噴了出來。

小仙參聽完仙參燉鹿茸這道菜名，抖得更厲害了。

心裏卻一個勁的暗罵天蓬：吃吃吃，你個蠢蛋吃貨。竟然還想吃仙參，不怕補過了頭。哪天吃成一頭豬，看你的嫦娥還理不理你。

小仙參不敢造次，緊緊摟着靈歌的大腿，流着口水看靈歌和天蓬一口酒一口肉的大快朵頤，她肉乎乎的手指在靈歌腿上委屈的划來劃去。

幾杯酒下肚，靈歌與天蓬都有了酒意。二人之間隔了萬年時光的疏離也隨着酒精的發酵而揮發掉，關係重新熱絡起來。

天蓬盯着靈歌的臉，嘿嘿笑道：“妖皇您這一萬多年去哪遊歷了？叫我好找。”

靈歌夾了一口小仙參愛吃的菜，趁天蓬仰頭喝酒的功夫遞到腿邊，等筷子再放回桌上時，菜已經不見了。

他眼角微彎，喝了天蓬敬的酒，苦笑道：“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天蓬見他不想說，又換個問題問道：“不知您老人家這次來無極荒城有何事？最近這城裡可不太平啊。”

靈歌神色微變，反問道：“既然不太平，那你為何來此？無極荒城有條規矩，不歡迎天界的人來這裏。難道規矩改了？”

天蓬喝進嘴裏的酒差點嗆着。

他快速瞟了靈歌一眼，尋思着要怎麼回答他這個問題。

靈歌似乎看出他的心思，故意激他道：“怎麼不能說嗎？什麼事至於讓三界大名鼎鼎的天蓬元帥嚇破了膽子。”

天蓬這性子最怕撞上激將法，他聽靈歌這語氣，突然一拍桌子挺直了腰桿，氣勢立即不一樣了。

“我怕什麼？誰能嚇破我天蓬的膽子。要說這事也沒什麼不能說的。“他壓低聲音貼過去跟靈歌說道，”玉帝讓我來此帶個小妖走。”

靈歌“哦”了一聲，給天蓬倒上酒，裝作不在意的對飲了一杯，看着他，等他的下文。

天蓬早就沒了戒備之心，何況他想從靈歌這討要東西，那些不傷大雅的事說出來也無妨。

“這小妖叫祝九洛，現在延壽司當差。也不知怎麼得罪玉帝了，讓玉帝讓我們去延壽司抓人。到了那兒才知道，祝九洛被元聖天尊送來了無極荒城。這個地方我們是不能擅闖的，這不玉帝送了城主一份禮物，鳳半淵才同意讓我們進城。不過人要她抓，她不讓我們動。你也別說，那個祝九洛不好惹，費了半天勁還是讓她跑了。”

聽到這兒，靈歌一顆虛懸的心才放了下來。

# 第284章 道破

對於靈歌而言只要九洛沒事，一切都好說。

昨天在集市上與九洛走散，後來他脫離了糾纏的店家，聽說前面一條街上有個女妖精放火燒城，猜想可能是九洛出了事。

可是等他趕到時，大街上卻沒有九洛的身影，只剩下一群情緒激動的城民在那兒嘰嘰喳喳議論剛才發生的事。

他聽了一會兒，確信他們說的那個放火的女妖精就是九洛。

聽他們描述救下他們性命的所謂好人，像是元聖天尊。

雖說不知他為何也跟了來，但是有他跟着九洛，靈歌稍稍放下心來。

他帶着小仙參趕回客棧，依然沒有九洛的身影。

等了一晚上，直到城主府的人來抓人，他才知道九洛又惹出事端來了。

他們來這裏抓他，證明九洛沒在他們手中。

有人欺負九洛他當然不幹。

燒了客棧，四處搗亂，一方面想為九洛出氣，一方面想引起九洛注意。

此刻聽到天蓬說她逃了，他才稍稍安心。

“玉帝為什麼要這麼興師動重抓一隻小妖？”靈歌不再隱瞞自己的興趣。

天蓬面前擺了六隻空壇了，顯然酒喝的多了。靈歌問，他便照實答了。

“一開始，我也不明白玉帝為什麼派我們這麼多人來捉一隻寂寂無名的小妖，還特意叮囑我不能傷了她。”

“現在我算是明白了，這個小妖可不普通啊。”

天蓬又仰頭喝下一大碗酒，靈歌趁機夾了幾塊牛肉遞給小仙參。

同時問了一句：“怎麼個不普通？”

小仙參的眼睛一直盯着桌上的動靜，見天蓬喝酒，她準確無誤的張開嘴，及時把肉叼住了。

天蓬喝乾了碗里的酒，抺了一下嘴角，壓低聲音，謹慎的說道：“那小妖會使紅蓮業火。”

靈歌頓時配合了一個震驚的表情。

天蓬對他這個表情十分滿意，繼續說話：“你我都知道這紅蓮業火的來歷，自從一萬年前那件讓玉帝糟心的事發生后，怎麼可能還有人會使紅蓮業火？除非”

天蓬對着靈歌挑了挑眼，後面的話是忌諱，他高深莫測的道：“我不說，妖皇您老人家也明白。”

靈歌沉下臉來，他不想承認的事實，被天蓬一語道破，心中無來由的煩悶起來。

他自顧自的喝光碗里的酒，又倒了滿滿一碗幹了，天蓬也陪着喝了兩碗，靈歌望着窗外的天空呆愣了半天，問道：“抓不到人，你打算怎麼辦？”

天蓬想了想，砸舌道：“這下難辦了。如果，如果祝九洛真如我們猜測那般，這還真是、真是下不去手啊。”

靈歌冷哼一聲：“還想下手？也不看看你們是不是人家的對手！鳳半淵都拿不住她，你自以為比那鳳半淵如何？”

天蓬心裏不服，可是卻不敢跟靈歌犟嘴。

想到嫦娥，便違心說道：“當然不如鳳半淵，畢竟她曾經也是威震三界的上仙，距上神只有一步之遙。即便為了魔尊夜殤淪為墮仙，那法力也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邪乎了。我自是不如她，不如她。”

靈歌放下酒碗：“那你想不想在玉帝面前立個大功？”

# 第285章 偷東西

“想。誰會不想立功？”天蓬興奮起來。在他看來，嫦娥一直對自己不冷不熱，不是因為自己不夠用心，而是因為自己的仙階一萬年都沒個動靜，與追求嫦娥的其他神仙相比自己明顯處於劣勢。

倘若他能被玉帝賞識重視，仙階動上一動，嫦娥定會高看自己一眼。

天蓬心思活泛，立即暢想起未來。情不自禁的笑出聲來。

“聽這意思，您老人家有好辦法抓到她？”

“有。就怕你不敢試。”靈歌眼神里流露出輕蔑。

天蓬假裝沒看見，忽略對方語氣里的蔑視，大手拍在桌子上:“有什麼不敢的。誰不知我天蓬向來膽子大。只要你有辦法，我一定照着干。”

靈歌笑了笑:“好，你現在就去一趟城主府，把鳳半淵手中的一件寶物神不知鬼不覺的拿來送給玉帝，玉帝一定會重重賞你。”

天蓬的臉立即垮下來。他還以為是有什麼辦法抓到祝九洛呢。原來是去城主府偷東西。

城主府的東西有那麼好偷嗎？鳳半淵難道是傻子，會放他進去把寶物拿走？剛才還說他比鳳半淵的本事差得遠，現在又來忽悠他去和鳳半淵結仇？

妖皇這不是存心要害自己？

天蓬強擠笑容推託道：“您老人家又拿我開玩笑，我就是把帶來的那些天兵天將都帶到城主府，您老說的那寶物我也拿不出來。我可不去。可不去。”這是送死呢。

靈歌毫不掩飾內心的鄙夷，譏笑道：“你想抓祝九洛？我且問你，倘若你有幸抓到她如何待她？是像罪人一樣關起來還是像公主一樣供起來。你想好怎麼做了？”

天蓬還真沒想好，他只是想完成玉帝的指示，卻不曾想遇到個棘手的難題，好像不管他怎麼做，都不太合適。怎麼做都可能惹禍上身。

他這樣仔細一想，不由得驚出一身汗來。看來妖皇不是在害自己，而是善意的提醒。

他端坐了身子，恭敬的看向靈歌：“妖皇，您說要去取什麼寶物？”

靈歌見他儒子可教，方才露出笑顏。

“我不會害你。我陪你去。拖住鳳半淵這事，我來。你自去找那件寶物。找到后，你走便是。後面的事，我來善後。”

天蓬迷起眼嘿嘿直笑：“原來妖皇要助我成事？那我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只不過”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怎麼落到自己頭上了。

靈歌自然明白他在想些什麼，略有歉意的說道：“上次你幫我了，一直沒有兌現我的諾言，現在送個大禮了表一下心意。”

天蓬臉色大變：“咦？不會是用這個寶物抵那隻鳳翎吧？我可不幹。妖皇，我只要鳳翎。”

“放心吧，鳳翎少不了你的。答應了必不失諾。出了城主府你連鳳翎與寶物一起帶走。”

天蓬雖然心有疑慮，聽他如此說了，萬般念頭都也只好做罷了。

“不知妖皇您讓我拿的那件寶物為何物？”偷東西總要有目標吧，自己連偷什麼都不知道呢，如何下手。

靈歌吃了口菜，慢慢說道：“無－極－天－眼。”

“什麼？無極天眼？無極荒城的陣眼？不行不行，這可使不得。那是要出人命的。”

# 第286章 背鍋

天蓬眼睛瞪的滴溜溜圓。

一種不好的預感油然而生。

他被算計了。被妖皇給算計了。可是，上了這艘賊船就沒那麼容易下船了。

歷史的經驗深刻的告誡他：妖皇不能惹。

靈歌對天蓬的反應並不意外。要知道天底下敢來無極荒城挑釁的少之又少，敢來無極荒城搶無極天眼的只有一個。那便是現在的城主鳳半淵。

不過，鳳半淵敢幹的事，他靈歌也不差。

“出哪門子的人命？有我在，她鳳半淵動不得你分毫。你只管取東西，其他的不用你插手。”

靈歌說的毋庸置疑，那陣勢彷彿天蓬再敢反駁，他就要把鳳翎收回去，不送了。

天蓬拍了拍胸脯，咬牙閉眼把事應下了。

酒足飯飽，天蓬去結賬，小仙參爬上來打掃桌上殘餘，邊吃邊問靈歌：“你明明自己就能把東西拿來，幹嘛還找這頭蠢豬？”在小仙參眼裡，想吃仙參的天蓬與豬無異。

靈歌奪過小仙參手上的紅燒排骨，防止她吃成胖子：“有個天界的人給背鍋，還給你主子降低了被抓的風險，何樂而不為？”

“狡猾。不是說鳳凰都剛正不阿嗎？你怎麼看着都不像個好人呢？”小仙參盯着他手裡的那大塊排骨直留口水。

靈歌彈了她腦門一下：“不是說仙參都吃素？你怎麼把自己搞得一身油膩，再吃下去都走不動了。”

“我為什麼要走？抱着你大腿就好了。”

“我可沒打算讓你抱下去。”

三人出了客棧，在大街上走。

天蓬一直盯着靈歌的腿。

靈歌瞧出不對勁，問他：“天蓬，我腿上有嫦娥？”

“嘿嘿嘿嘿，您老人家真會開我玩笑。我是覺得你那腿總有些不一樣。好奇看一眼。”

天蓬早就察覺出靈歌身邊還有另一個有靈力的人存在，他看不到，估計那人隱了身形。而靈歌腿上的袍角總是比另一邊鼓一些，所以引得他一直注意那裡。

小仙參可不想被人覬覦，掐了把靈歌大腿，靈歌抖了抖袍角斜睨天蓬：“有什麼好看的？想嘗嘗我的腿功？”

“不想。不想。前面快到了，咱們是一起進去，還是兵分兩路？”

天蓬指路，靈歌看了眼不遠處的城主府突然皺起眉頭。

從府里出來的一身桔色衣衫的女子不是帶他們進來的橘子嗎？

她怎麼在城主府？

看來九洛被抓到城主府的事與她脫不了干係。

“橘子！”他大喝一聲。

下一息，他的人已經到了橘子跟前。

橘子看到他先是錯愕，隨後一臉驚喜。

“小哥？怎麼是你啊小哥，你來找我嗎？你在擔心我？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在擔心我。”

小仙參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衝著橘子姑娘吐了半天口水：什麼跟什麼，簡直不要臉。

靈歌也被她這反應弄蒙了。

他剛才叫住她想做什麼來着？

對了，興師問罪。

他綳起臉，瞪着她：“你跑哪去了？不是說買東西，怎麼城主府不處理公事改集市了？”

橘子聽完哭喪着臉委屈道：“我被他們關起來了。逼着問我你們是怎麼進城的。不過你別擔心，我什麼都沒說。你快離開這兒，城主府的人想抓你呢。”

靈歌未動，盯着她的眼睛，判斷她說的是真是假。

自從恢復了靈力，他的讀心術也越加爐火純青。

# 第287章 吹噓的天蓬

橘子被靈歌看的不自在，羞澀的低下頭。

“小哥你看什麼啊？”

靈歌錯開眼神看向她身後巍峨的城主府，問道:“你既然什麼都沒說，她們怎麼會放你出來？”

橘子快速看了一眼站在靈歌身邊的天蓬，連忙拉了靈歌向角落走去。

小聲說道：“我趁亂溜出來的。咱們快點走，不然又惹麻煩。”

“惹什麼麻煩？我就是來找鳳半淵麻煩的。”靈歌把袖子從她手裡抽了出來。

橘子望着靈歌的袖子癟癟嘴：“鳳城主恐怕無法分身接待你了。”

“為什麼？”天蓬眯着眼睛，覺得這小女子長得雖然沒有嫦娥般花容月貌，卻別有一番風味。

橘子目光都粘在靈歌身上，根本沒看天蓬：“元聖天尊來了。”

靈歌心中一凜，難道他也是為了無極天眼。可是他去城主府，那九洛呢？還是她出事了？

“元聖天尊一個人去的？還有別人跟着么？”

“元聖天尊一個人去就已經很厲害了。城主怕的厲害呢。”要不是元聖天尊去了，她哪有機會跑出來。

靈歌遞給天蓬一個眼色：“走，我們去瞧瞧什麼情況。”

天蓬立即響應。這可是個絕好的順水摸魚的機會。不能放過。有天尊與妖皇兩個對付鳳半淵，這是穩贏的局面。

他只管把東西偷出來，至於最後是妖皇拿到還是天尊拿到，他可管不了。反正他把東西偷出來交給妖皇，他便不能抵賴。

天蓬打着小九九，顛顛的跟着靈歌要闖城主府。

橘子臉色大變，擋住他們：“不能去呀，裏面正在鬥法呢。小心傷着。”

天蓬呵呵兩聲，嘲笑她道：“小妹妹，你知道我是誰嗎？我乃玉帝跟前掌管天河的天蓬元帥，引領神兵三十六萬。我會怕一場鬥法嗎？”

天蓬擺了個號令全軍的架式，靈歌掃了他一眼，他立即收斂了剛才的得意。

橘子善於察言觀色，早就瞧出天蓬懼怕小哥。

她若有所思的衝天蓬點點頭，目光移向靈歌，問道：“你是天蓬元帥，那這位呢，這位難道是玉帝不成？”

“咳咳咳”，天蓬連咳幾聲，哈哈哈哈大笑，恭敬介紹道：“這位乃是三界內掌管妖界的妖皇，與玉帝比肩。算你識相，有眼光，認識我們兩位大人物，也是你三生修來的福分了。”

天蓬得意的吹噓自己，卻沒發現橘子眼中神色異變。靈歌並不在意身份，天蓬還未吹噓完他就邁步向城主府走去。所以，橘子臉上的神情，他也沒有看到。

“天啊，我橘子今生竟然能認識妖皇和天蓬元帥，真是積了幾世的福氣呢。小、不妖皇陛下，我以後能不能常隨您左右當您的婢女，我不會給您惹事的。”

橘子在靈歌身後跪了下來。

小仙參聽到有人要跟自己搶靈歌，心裏又慌又急，無奈她現在隱着身，天蓬那頭愛吃仙參的蠢豬又緊隨身旁，導致她無法現身。

不能出聲提醒靈歌拒絕這個不要臉的小妖精，她只能把長長的指甲扣進靈歌的皮肉里，讓他明白自己的心意。

哪知她這一番動作如攻擊，被靈歌的自我保護機制彈了回來，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驚呼。

天蓬緊盯着聲音來源之處，故意問道：“這是怎麼回事？誰在說話？”

靈歌轉身瞪了眼天蓬又看向地上跪着的橘子。

橘子誠懇的向前膝行兩步，又磕了一個頭：“求妖皇陛下成全。”

# 第288章 樹洞

時間有片刻凝固。

與此同時，城主府的上空突然騰起萬仗霞光，映紅了整個天空。

靈歌、天蓬、橘子還有隱了身的小仙參一同朝天上望去，霞光漫天如煙花璀璨迷了人的眼睛。

靈歌瞧着天上的絢爛，慢慢揚起了嘴角。

那一天，無極荒城全部陷入了莫名的歡樂之中，凡是看到了霞光的人都保持着原有的動作，一動不動的看向天空，每個人的嘴角都掛着神秘的微笑。

有人不明白自己的同伴抬頭在看些什麼，還笑得那樣開心，也跟着抬頭去瞧。

原來，天上果然有好事。

萬道霞光里都是美好。

九洛一個人在老婦人的家裡睡着了，醒過來時天已經黑了。

她揉揉眼睛，掏出菩提傳燈圍着屋子走了一圈。

安靜極了。

九洛覺得整個世界都安靜的讓人頭皮發麻。

為什麼會這樣？

老婦人與男童一直未回來，九洛估計與墨塵約定的時辰差不多，決定不在等她們，準備趕回那個山崖上等墨塵。

走到院子里，她突然想起小喜這麼龐大的身軀是如何圈養在這個小院子里的。她只看到它碩大的腦袋，卻沒看到身子，激發了她的好奇心。

小喜巨大的屁股那天藏在樹後面還是牆後面？

九洛拎着菩提傳燈溜了過去，揚起手照亮小喜藏身的樹。

當時天黑她沒看清楚是何樹，如今細一打量，竟與玉清殿內那棵樹一樣，是棵海棠。

不過這樹卻沒有開花，也不及墨塵喜歡的那棵粗壯。

九洛繞到樹後面瞧了瞧，地方狹小，根本不可能藏住小喜那個胖身子。

難道小喜為了在這兒等墨塵，自己天天施法把身體變小守在這兒？

法術這個東西也是有講究的。

催動法術的是仙氣或法力、靈力，若是想讓法術一直有效，就要不斷消耗這些。對主人本身是種耗損啊。

就算它真有這般本事不怕耗損體內靈力，那這樣持續的在無極城內施法，鳳半淵的人不會察覺嗎？

圍着海棠樹繞了一圈，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她仰頭看看樹冠，拍了拍樹榦：“可惜你沒生在墨塵眼皮底下，不然他一定照料的你四季常開。”

她的話音剛落，九洛突然覺得手掌一陣發涼，掌心似有吸盤在牢牢的吸住，扯得她向大樹里跌去。

她腳下不穩，趔趄着撲了進去。

怎麼回事？

眼前一黑，似乎跌進了無底深淵。

還好她機靈，跌進去的剎那兒便把菩提傳燈收進了墟域，隨後用法力護住身體，讓自己不至於在黑暗中受到意外的傷害。

正準備換個姿勢，突然眼前湧進一道強光，照得她發痛。

她本能的用手去擋，有人“哎喲”一聲慘叫。

九洛只覺身下坐了一物，緩衝了自己跌下來的衝勁。

她頗為同情的鬆開手，看了一眼身下正趴着一人，頭朝地，模樣狼狽。

“誰？誰想害小爺？”底下人嚷嚷着似有要報仇之意。

九洛自然不能讓他有這個機會，猛然在那人後脖子上一敲，把人給敲暈了。

四周安靜下來，九洛警覺的打量一下，像是在什麼潮濕陰暗的洞里。

她揉着屁股站起來，掏出菩提傳燈照向地上的人。

那人在九洛的腳尖下歪過頭，露出一張側顏。

九洛瞪大了眼睛，老子信了你的邪。

“你怎麼在這裏？”

# 第289章 喝的什麼

九洛的話回蕩在洞里，撲了個空。

地上的人被她一手刀砍暈，根本聽不到她的問話。

她無奈的看了看自己惹禍的手掌，又看了看東郭皮膚泛紅的后脖頸，幽幽的嘆了一口氣。

她從乾坤袋裡翻了半天，才翻出一顆自己煉的仙丹。

雖然煉胡了，還有一堆細密的裂紋，但效果應該不差。她給后花園的土撥鼠們試過，服用后個個精神百倍，上竄下跳，把紫荊藤都刨了好幾棵。

她把暈迷的東郭翻了個身，掐着他的下巴把黑乎乎的藥丸塞進了他的嘴裏。

耐心的等了一會兒，東郭一點動靜都沒有。

九洛在他臉上拍了拍，仍沒反應。她想了想又去翻乾坤袋。

她平時最愛帶在身上的就是自己煉製的丹藥。

有幾瓶還是得了上官君千的誇獎的。

她猶豫的晃了晃紫色那瓶，有些舍不得。

這可是她煉的最好的一瓶。

九洛看了看雙眼緊閉的東郭，暗道：算了，便宜你小子了。

再次捏住東郭的下巴，九洛把紫色瓷瓶里的葯一股腦倒進了東郭的嘴裏。

“咳咳咳，你、你想毒死小爺，給小爺喝的什麼鬼東西，又酸又澀。”東郭把留在嘴裏還沒咽下去的東西呸呸吐了出來。

一臉的嫌棄。

九洛向後連退了兩步，避開了他嘴裏噴出來的穢物。

“醒了？”

她可不想告訴東郭，這是吃了仙丹后，土撥鼠的尿液練就的新試劑。專門喚醒暈迷不醒裝睡的人。

東郭不知從哪掏出一壺酒咕嘟喝了一大口，咕嚕咕嚕嘴又吐了出去。

連漱了七遍口，他才覺得嘴裏的異味小了些，隱隱有了酒香。

“祝九洛，怎麼每次看見你都沒好事？”東郭氣不平的站起來揉着脖子。

九洛頗為無辜的瞧着東郭，表示自己沒有答案。

不僅沒有答案，她還有一堆問題要問呢。

“你！說—--為什麼不好好的待在花果山守着我的徒子徒孫和滿山的小妖，跑來這裏干什麼？知道違背誓言是要喝尿的嗎？”

“喝、喝什麼？”東郭意猶味盡的咂咂嘴。

“尿。”九洛噁心的咧了咧嘴。

東郭挑眉：“違背誓言不守信用不都是下地獄嗎？你這怎麼改喝尿了？再說，本少爺也沒違背誓言啊。當初說好了，我在花果山留三個月，三個月後我要來趟無極荒城辦件重要的事，你不是都知道的嗎？”

九洛好像想起來有這麼個說法，哦了一聲，點點頭：“三個月這麼快就到了？哎，果真時光如梭，追悔莫及啊。不好意思，那是我誤會你了。”

東郭瞧着她猥猥瑣瑣的把手中的一個紫色瓷瓶丟在地上，用腳尖攆進了泥里，聯繫她前言后語，還有嘴裏的怪味，腦袋如開了光，突然一陣清明。

“我去。你你你你你！祝九洛，你個挨千刀的，你剛才給我喝的是什麼？”

他雙掌空握對着嘴哈了一口氣，鼻子湊過去聞了聞，酒香中夾雜着一股騷氣。還是一股不安分能上竄下跳的騷氣。

他大驚：“祝九洛，你你你，你給小爺喝尿了？”他已經要崩潰了，一雙眼睛瞪着她，想要正確答案，又懼怕答案正確。

# 第290章 出行令

“尿？什麼尿？沒有尿。你誤會了。”祝九洛打死也不會承認剛剛被她碾進泥里的紫瓶里裝的是由土撥鼠的尿為藥劑子的新葯。

何況眼前這小子雙目赤紅，暴怒中。

她爹說過，千萬不能跟一個不理智的人爭短長。

東郭打不過她，自知問不出來什麼，所幸安慰自己相信她。

九洛見東郭不再糾結自己喝了什麼，想了想反過來問他：“誑了我的酒，你不守着花果山，來無極荒城辦何事？”

東郭尋思着祝九洛從上面墜下來的那一通坐，就知道她的法力又精進了不少。想說謊瞞過她需要武力致勝，好像他現在還沒有這個本事，唯一和平解決的辦法就是說實話。

反正他要找的東西現在也沒了，實話實說也無妨。

想到這兒，他找了個塊乾淨地方坐下，拉開一副短話長說的架式：“知道無極荒城為何叫無極荒城嗎？”

他先賣個關子，考考她，讓她多少先生出些敬意。

九洛掏出菩提傳燈打量洞內情形，敷衍道：“不知道。”

東郭看着她東瞧西看的背影：不知道你可是好好聽聽呀。

就聽九洛緊跟着說道：“你別說些沒用的。我問你為什麼來這兒，什麼重要的事讓你不惜違背誓言往這跑。”

東郭瞪眼：“哎哎哎？你又亂說話？小爺哪裡違背誓言了？你能不能別亂扣帽子。”

“好，這個帽子我先幫你拿着。你說這是哪？怎麼陰乎乎的？”她只是拍了拍老婦院中的那棵樹榦，就被吸了進來，這裏一定不是什麼好地方。

“這是城主府。”

“城主府？怎麼可能。”原來老婦家的那棵樹竟然和城主府連着。難道老婦與那鳳半淵認識。又或者裏面有其他不能與人明說的陰謀詭計。

九洛把燈舉到東郭臉上，審問的口氣：“說，你怎麼進來的？”

東郭推開她的燈：“小爺是個仙，想去哪就去哪，有人攔得住嗎？”

九洛立即反駁：“胡說。正因為你是仙才不能隨意在無極荒城出入，以為我傻，好騙嗎？”

東郭不屑的撇撇嘴，從懷裡掏出一個令牌，幾乎貼到九洛臉上：“看了嗎？知道這是什麼？”

九洛看着令牌上三個大字：“出行令。”

大字下面四個小字：無極荒城。

九洛想要奪過來看清楚，東郭卻把令牌收了回去：“別亂摸。”

九洛警惕的瞪他一眼：“鳳半淵是你相好的？”

東郭一口氣差點沒喘上來。

“你瞎說什麼。城主在天界時，我是她宮裡的小仙。她哪會看上我，眼裡只有那個大魔頭。”

大魔頭？九洛默默念了這三個字，想想也對。墨塵這人脾氣古怪，時好時壞，還愛欺負她，真像個大魔頭。

她點點頭：“你來這兒的目的就是為了在洞里潛伏？”她盯着他胸口裡鼓囊囊的那塊令牌，琢磨着怎麼弄到手。

東郭站起來不耐煩的說道：“好了，不跟你賣關子了，小爺來是取無極天眼。不小心掉到這裏的。你怎麼來的？”

他有些幸災樂禍的看着祝九洛。

九洛詫異：“無極天眼？你要這個幹嘛？”

東郭翻了個白眼：“當然是做好事。我師父算到這幾日會有劫難發生，讓我提前過來阻止。可惜，還是晚了一步。”

“我怎麼不知你還有師父？”

“祝九洛，你能不能正常點，按理說，你不應該問問是何劫難嗎？”

祝九洛看着他：“我問有用嗎？你自己都說了已經晚了一步，估計無力回天了唄。”

東郭的肩垮下來，心中懊惱自己貪酒誤了時辰：“看來元聖天尊命該如此。我是沒有救下他的機緣了。”

九洛提燈的手猛然一抖，聲音也發顫：“你說什麼？再說一遍元聖天尊怎麼了？這事和他有什麼關係？”

# 第291章 粗暴

九洛和東郭順着東郭掉下來的位置，東拐西繞找到了出口。

不過，東郭卻不允許九洛現在就出去。

他掏出個模樣古怪的銅鏡，咬破手指滴了滴血到鏡面上，又念了一通法咒，鏡子閃過一道白光，鏡面上突然出現一片街景。

九洛仔細瞧了瞧那個鏡子，雖與墨塵的古今鏡模樣不同，功效似乎一樣。不知東郭這傢伙哪得來的寶貝。她壓抑住內心的訝異，低頭看向鏡面，無極荒城的街市出現在眼前。

她認得那條差點被她放火燒掉的街，街上那個賣糖果的攤子最引她注意。

不過，為何街上的人都一動不動抬頭望着天空。

“這是怎麼回事？”她很快發現了異樣，問東郭。

東郭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想沉吟幾息再賣關子，卻被九洛一腳踹到屁股上：“都什麼時候了，再不說我直接衝出去。”

東郭捂着屁股哀嚎着想要反抗，遇到九洛想殺人的眼神只好偃旗息鼓，一股腦兒的說了出來。

原來，無極荒城上空出現的萬道霞光是鳳半淵催動無極天眼施法后呈現的景象。

凡是看到霞光之人，神識均會進入另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都由每個人的心魔掌控。意志不堅定者會死在各自的心魔手中。

“所以，你是想說這些脖子伸得跟大白鵝一樣長的人是落入了鳳半淵的法術中？”

東郭一副“這還用問的”高深模樣點了點頭。

九洛忍住踹他的衝動再問：“你說墨塵的危險，是不是指這個？”

墨塵來找鳳半淵的目的與無極天眼有關。

如今無極天眼控制住了幾近全城之人，說明墨塵沒能成功阻止鳳半淵。

而且很可能他也被鳳半淵用此法控制住了。

東郭聽她喚元聖天尊為墨塵，喚得這麼順口，不由得暗暗佩服她與元聖天尊的交情，唏噓的又點了點頭。

九洛已經沒了耐心，揪起他的衣襟赤紅着眼睛吼道：“別告訴我你沒有克制無極天眼的辦法。我要救墨塵。”

東郭掰了半天才把她的手從自己的領口扯下來，衣服已經皺成一團。

他頗委屈的撫平褶皺，抗議道：“小爺要是有克制無級天眼的辦法還用躲到這裏來？我察覺到鳳半淵要釋放無極天眼，立即果斷英明的藏了起來，不然現在還由得你這麼粗暴的對待我！”

九洛也知自己情緒不好，壓了壓心中焦急：“你知道我粗暴不是因為你。”再說，我粗暴嗎？我怎麼一點沒覺得。

“我是想救墨塵。所以動作幅度大了點。你要是不怕我後面控制不住情緒亂來，你就可以繼續慢慢說。”

東郭：“”這不是赤果果的威脅嗎？

“雖然不能克制無極天眼，可救人的辦法卻有一個。”東郭又要賣關子，卻在九洛鋒利的眼刀下立即敗下陣來，跟倒豆子一樣把辦法講了出來。

無極天眼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幻影坑，那道霞光是誘引之光，專門引起人心底藏的最深的那些悔痛或遺憾。凡是掉進幻影坑的人，他所要戰勝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解鈴還須系鈴人。

打敗心魔的辦法便是自己能意識到幻影坑中所見皆是過去或幻象，只有自己想出來的人，才能從這場無聲殺戮中勝利逃脫。

九洛皺眉：“萬一無法戰勝心魔會怎樣？”

“會一直耗在無極天眼內，直到元神耗盡。”

意思也就是死。

# 第192章 子鏡

九洛沉默了一瞬，堅定的看着東郭：“送我進無極天眼，我要去找墨塵帶他出來。我知道你有辦法。”

她在碧淵仙山被河妖算計落入幻境中時，是墨塵冒着生命危險去幻境中救了她。現在，輪到她救他。

東郭這次卻沒有點頭，反而搖起頭來：“進不去了。霞光消失，無極天眼關閉，你根本進不去。而且，就算你進去，也是進入你的心魔里，和元聖天尊的心魔沒有相關，還是救不了他。”

九洛的紫荊藤鐲突然活成一條蜿蜒的綠龍纏在東郭身上，纏得他骨肉絞痛。

“我知道你有辦法，你不說，我可能因為失去理智而失手殺了你。別挑戰我的極限。”

東郭是見識過九洛的厲害的，所以，他不敢賭。

馬還有失前蹄的時候呢。保不齊這小丫頭會不會突然神智不清亂殺無辜。畢竟孫大聖就是個喜歡衝動的傢伙，她與他相伴這麼久難免不過被傳染上些壞毛病。

賭不得，不能賭。

“辦法當然有。不過要耗損你的元神，而且萬一有什麼閃失，你可就灰飛煙滅了。”

“說，滅不滅和你沒關係。”九洛沒有絲毫猶豫。

怎麼就沒關係呢？

他還想繼續喝梅子酒呢。

她滅了，釀酒的人沒了。

要不救人之前把釀酒的方子留下？

東郭話到嘴邊滾了幾滾，還是咽了下去。

他想好好活。

“好，我說。你先把鬆開。不然我容易忘記關鍵細節。”

東郭拿眼偷覷九洛，九洛召回了正撒歡的紫荊藤鐲，它正躍躍欲試想解解饞喝點血呢，主人卻不給機會了。鬱悶。

九洛本來就不想真的傷東郭，這傢伙沒事就愛耍小聰明賣關子，她要不嚇唬嚇唬他，救墨塵的時間就都被他耽擱了。

東郭眼瞧着發威的藤蘿變成了九洛腕上的玉鐲，心下又涼了幾分，提醒自己下次一定要離這傢伙遠一點。

他把銅鏡推到九洛面前：“靠它。”

九洛詫異：“這是？”

“古今鏡。你別瞪眼，我知道元聖天尊那兒也有一個古今鏡。不過模樣卻大不同。這是子鏡。我師父借我的。那古今鏡的母鏡除了可觀千里之外的人或事之外，還可看前世今生。我手中這把鏡子看得卻是心魔。”

“你只要手握元聖天尊貼身之物站在鏡子前默想他的樣子，我從旁施法便能助你看見他的心魔。”

九洛想了想墨塵的貼身之物。

他是送了自己不少的小禮物，她全隨身帶着。

可那些有他為她雕刻的梳子，也有隨手摘下的海棠花，有一次殺妖獸受了傷，他還送了一把一直放在丹藥房的匕首。可這些都不算他的貼身之物。

她突然想起一物，臉一紅，問東郭：“頭髮算嗎？”

東郭愣了愣，看着九洛臉上無故出現的緋紅，納悶道：“你沒事藏人家頭髮作甚？”

九洛一腳又踢到他屁股上：“要你管。”

“算算算。”東郭跳着跑開，連連告饒。

九洛暗暗記起，那幾根頭髮是墨塵讓她為他梳發時掉落的。她本想扔掉，卻不知為何收進了荷包里。

想來，是她有先見之明。

九洛重新站到鏡子前，手握裝有墨塵頭髮的荷包，默默在心中描摹起墨塵的樣子。

東郭站到一旁提醒道：“你只能看到他心魔中發生的事，找到心魔所在，解了心魔才能救他出來。切記，只有一次機會。否則，你便和他一起消失在三界中。”

九洛鄭重的點點頭：“別啰嗦，開始吧。”

東郭手中多出一柄拂塵，開始念念有詞。

九洛突覺眼前一陣眩暈，定睛一瞧，心下罵起東郭。

這傢伙是把她送哪來了！

# 第293章 無恥

空氣氤氳，水聲繚繞。數十席白色紗簾隨風飄蕩，把霧氣騰騰的湯池圍攏起來，恍若置身仙境。烏髮垂背，肌膚凝華，一張絕色面容隱在煙霧繚繞中。

九洛看着男子平坦的小腹，數串水珠從他頸部滑落，沿着胸口向下蜿蜒。九洛的視線隨着水珠的流淌軌跡落在隱於水中的關鍵部位，漲紅了臉，內心掙扎了一下，卻沒有錯開目光。

這裡是墨塵心境內，沒有人能看見她吧？

嗯，繼續看。

這、這、這是墨塵在沐浴？

原來他洗澡的樣子這般撩人，真是妖孽呀。

九洛咽了下口水，突然警覺的看向四周。東郭那傢伙呢，他不會知道自己現在正在偷看天尊洗澡吧？

哼，知道了也沒關係。大不了殺了滅口。

她這樣想着，守在古今子鏡旁邊的東郭莫名其妙打了個噴嚏。

這是怎麼回事？神仙仙體不侵病氣，打噴嚏代表有人惦記他了。

不過，他怎麼覺得這份惦記隱隱帶着殺氣呢。

他瞧了一眼端坐於鏡子正面的九洛，她此刻雙目無光，眼珠凝滯，證明已經完全沉浸在元聖天尊的心魔內。可不知她為何會臉紅？像被火烤了一樣？

天尊的心魔難道是一片火海？

可是，古今子鏡只能看，卻不能深入其中，裏面的人不知有人窺探，窺探的人也不能感知到裏面的事物，一切都隔着一面鏡子呢。

祝九洛這是為何會臉紅？

東郭在這研究九洛的表情，九洛卻渾然不知。

她在起初的惱怒羞澀后，開始坦然起來。

她還是第一次光明正大看墨塵洗澡呢，這傢伙一定有潔癖。

她正看得專註，突然一道劍光劃過眼前，輕曼白紗被劍光攪碎，如鵝毛雪片的碎物中一個身着夜行衣的蒙面女子持劍刺來，差一點就要刺中墨塵的心臟。

卻被墨塵雙手激打起的水柱把劍身打偏。

這一劍刺向了虛空。

九洛驚嘆一聲，好險，差點中招。

但見那女子一劍刺不中，又接過出劍，白皙皓腕靈活轉運，一柄青柄寶劍劍花翻飛，逼得墨塵在水中連連退後。

墨塵不疾不徐，步步退向池邊，還不忘與那女子搭話：“姑娘好劍法，不過招式再漂亮也傷不了本宮，勸你還是死了殺本宮的心。”

那女子卻不理他，劍招反而更加迅猛。

墨塵哂笑：“姑娘是不是想逼得本宮光着身子出水？難不成姑娘看上本宮了？”

呸。

九洛在心裏狠狠鄙夷了墨塵千百遍。

看不出平時愛冰着張臉的天尊大人竟然還是個不要臉的玩意。

竟然敢挑逗別的姑娘？簡直讓人忍無可忍。

那黑衣女子顯然也被他這番話氣着了，右手依舊出招，左手卻掏出一物件朝墨塵扔了過去。

墨塵見那女子扔出來的東西突然臉上變了顏色，飛身向空中躍去。

九洛與那女子紛紛側頭捂住了臉。

墨塵這傢伙太不要臉了，果然說到做到，光着屁股就敢亂飛。

聽到那女子的驚呼，九洛想了想，把手指縫拉大了一點。她不是故意想看的。

燭火搖曳，光亮下只見墨塵身下圍了一塊白布，正好遮住關鍵。他手中拿着一隻玉鐲面色從容的站在湯池邊。

九洛看着那塊刺目的白布，說不出是遺憾還是憤怒。

這傢伙是剛圍上的，還是在水中里本來就未脫乾淨。不會讓人家姑娘都瞧見了吧。

她想定睛看一下白布上有無水跡，卻見那湯池對面站着的女子殺心又起，腳尖點在水面上，身姿輕盈的飛向墨塵。

墨塵嘴角扯出一抹笑，透着不懷好意。

緊接着，他的手慢慢向白布上抓去：“你要是敢過來，本宮就把布扯下來。”

九洛聽完差點噴出一口老血。

# 第294章 揭開面紗

好糾結呀。

一時之間，九洛也拿不定主意是希望黑衣女子繼續一劍刺過去，還是放下屠刀回頭是岸。

九洛有時間糾結，黑衣女子卻沒有轉圜餘地。

她這一劍沒有再刺下去，硬生生在空中轉了個彎，向湯池另一邊退去。

墨塵的笑在嘴角溢開，腳尖挑起池中的泉水向黑子女子的背心打去。

泉水化成暗器點中了女子的穴位，只聽噗通一聲，掉進了水裡。

沒有掙扎，女子沉了下去。

墨塵飛身跳到女子落水處，把濕漉漉的她直接撈了上來。

女子雙目緊閉，似乎暈了過去。

墨塵裸着上身，抱着衣衫濕透、身形畢現的女子，竟沒半點避諱。

九洛不知哪裡來的火氣，恨不得立即上前把墨塵打飛了。

只見墨塵抱着她走到湯池邊的休憩處，一隊侍衛沖了進來，瞧見眼前情景，不知該進還是退。

殿下這麼親密的抱着那個女刺客是幾個意思？

領頭的那個侍衛在墨塵森森一瞥下，腿一軟帶領眾人單膝跪到地上：“殿下，屬下救駕來遲請殿下恕罪。”

“都滾出去。”墨塵向身後衣架上伸手一抓，他的墨色長袍跌進他手中，順勢蓋到黑衣女子身上。

那意思再清楚不過。

要是敢再多看一眼，挖了你們的眼。

侍衛們趕緊低下頭不敢再看，一個個垂頭躬背的退了出去。

反正那女刺客來來回回已經闖了六七次太子府，太子殿下也抓了她六七次，每次都會治好傷再放那女子走，這是男人與女人的遊戲，完全與他們侍衛沒毛關係的。

侍衛安慰着自己退了出去，

九洛瞧着墨塵小心翼翼抱着那個女子向內殿走去，心情頗為微妙。

她十分想知道那女子是誰？

還有，為什麼那些侍衛稱他殿下？這地方是哪裡呢？看着不像天界。

墨塵的前世嗎？

她心思流轉的時候，畫面變化到寢室中。

高床、錦被，孤男寡女。

九洛見到眼前場景莫名緊張起來。

她是不是不該旁觀墨塵的心魔。萬一看到什麼不該看到的，不是沒事找事戳自己的心嗎？

自從她進來后，墨塵一直和這個女子在一起，這麼說來，心魔與這個女子有關。

想不到墨塵的心結竟與女子有關。

她還以為他不近女色呢。

想到這裏，她心裏竟生出無法言說的酸楚。

她想看看令墨塵掛心的女子到底是誰？

可，她一直矇著臉。

她到底是誰呢？

九洛好奇心重，心心念念想瞧墨塵在意的那張臉是什麼模樣。

墨塵讓婢女給那女子換了乾淨的衣服，重新回到房間，女子安靜的躺在床上，臉上還覆著先前行刺時的黑巾。

他坐在床邊，握着女子的手，靜靜地看着她。

九洛覺得無趣。

她進來的急，卻忘記問東郭不想看的畫面要怎麼切換？

她正懊惱着，突然，就見墨塵的手解下了那塊黑巾，女子膚若凝脂的面容露了出來。

九洛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這是怎麼回事？

女子眉若遠黛，鼻樑高挺，唇若櫻珠，長長的睫毛卷翹濃密，每個部位都精緻美好。

雖然閉着眼，可九洛也認識那張臉。

那是她自己的臉。

九洛呆了呆，她怎麼不記得早就認得墨塵？

# 第295章 發粥

很久沒痛的頭，突然像有人狠狠在後腦勺砸了一下，痛得她幾乎湧出熱淚。

她閉上了眼，曾經在識海中反覆出現的藍衣女子似乎又活了過來，在盯着她看。

九洛聽到墨塵在說話，強忍着痛睜開眼，看向墨塵那邊。

這一看可吃驚不小。

不知那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子什麼時候竟已經醒了過來，手中一把匕首死死抵在墨塵的脖頸上。

墨塵並無害怕之意，嘴角反而噙了一絲苦笑。

“九兒，你想好了？真要取我性命？”

九洛聽到這個名字心中一顫，卻見叫九兒的女子持刀的手抖了抖后，又堅定的逼近墨塵的咽喉。

“太子殿下，殺父之仇不得不報。”

九兒吐出的每個字都透着命運帶來的無可奈何。

“戰場上刀劍無眼，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當初是你父親殺了我，你又會如何？”

“我會陪着你一起死。”

墨塵嘴角那絲苦笑化成了真正的笑意，從唇畔蕩漾開來。

“你願與我同生共死？”

九兒不明白他為何有這種表現，遲疑一下點了點頭：“作為女兒我不能放任父親的殺父仇人仍活在世上。可是，你我之間早就兩心相許，除了你我也不會再嫁他人，怨只怨你我有緣無份，天意弄人。你死了，我也會隨你去。我們這一世誰也不欠誰了。”

九兒字字誅心，九洛聽得心頭滴血，記憶慢慢靠近，卻又遲遲徘徊在腦海之外。

恍神之際，再瞧畫面中的兩人竟雙雙斃命，鮮血交匯到了一處。

九洛嘴角抽了抽，這是什麼情況？

一言不合就自殺。這也太兒戲了。

畫面很快跳轉，筆直大道上，兩邊盛放着鮮艷熱烈的紅色花朵，微風拂過，花瓣跌落到路面上，鋪成一條紅色旖旎的薄毯。

九兒踽踽獨行，時不時向後望一眼。

可惜過往行人皆行色匆匆，與她擦肩而過。

她眼中閃過落寞與失望。

道路盡頭是一座寬敞的拱橋，橋上設了個關卡。

卡口處擺了一口大鍋，裊裊熱氣源源不斷從鍋里冒出來。

大鍋旁站了一個五大三粗的男子，系著圍裙拿個大馬勺，瞪着眼睛吆喝着。

“過橋的趕緊喝一碗熱乎的粥，橋那邊天寒地凍，不喝凍死不管哦。”

說完，舀了一大勺粥朝伸過來的空碗里倒進去。

領到粥的人走到旁邊狼吞虎咽把粥喝個一干二凈，又伸過碗來要粥。

發粥的男子抬眼一看，呦，眼熟。

“我說兄弟，你都在這兒排了五次了，喝這麼多小心投不了胎。”

領粥的不顧排隊等人的鄙視，討好的笑笑：“我這不是餓死的嗎？沒吃飽不敢過橋呀。您這粥富裕，行行好多給點吧。”

“滾滾滾，誰說粥富裕。老子凌晨一點爬起來熬粥，就熬了這麼多，你都喝光了，一會兒粥沒了還要老子去熬？想什麼美事呢？”發粥的來了脾氣搶過那人的碗直接扔進橋下。

噗通一聲，碗掉進了河裡。

排隊的眾人等得不耐煩，推搡着那人道：“你快過橋吧，別留在這兒擋路。”

那人死活抵住眾人的推搡就是不肯往前多邁一步：“要過你們過，我不想過。”

發粥的男人瞧了他一眼，向橋側站着的兩列兵士打了個手勢：“這死鬼不想過橋，你們過來解決一下。”

“不是我不想過橋呀，是我喝了五碗粥，還記得前世發生的那些糟心事，我不想記得呀。孟婆啊，您的粥為嘛不管用？”

發粥的男子聽了對方哭訴，想了想，又扭頭望了眼橋下的河水，一拍腦門大叫道：“壞了壞了，粥里忘記加忘川河水了。”

# 第296章 奈何橋上看奈何

奈何橋上頓時一片混亂。

那些喝了粥還未過橋的把發粥的男子團團圍住，紛紛要個說法。

“我本來就奇怪明明是孟婆粥，為什麼發粥的是個大老爺們？原來是假冒的。”

“發粥就發粥吧，為什麼我們的粥是沒放忘川水的？前世太糟心，我不想記得呀。”

“對啊，為什麼沒放忘川水？你一個大男人跑這裏來是什麼意思？到底是哪個？害我不能清清靜靜去投胎？”

發粥的聽到這些生氣的把馬勺扔進鍋里。

“誰說孟婆是女的？誰說孟婆粥就是孟婆熬的？粥叫孟婆粥，發粥的輪流值守，可男可女，上峰定的規矩你們也敢隨便置喙，都不想投胎了？”

發粥的大哥在這兒生氣發飆，喝了粥的小九卻無心聽他們吵架，已經渾渾噩噩向橋的另一邊走去。

“等一等，公主殿下等一等。”身後一隊身披白色鎧甲的侍衛攔住了小九的去路。

小九扭過頭，眼神迷茫的看着擋路的人：“你叫我？”

“卑職奉命帶公主回去。”領頭侍衛恭敬行禮。

“回去？回哪？”

“公主凡間歷劫歸來，卑職奉命在此等候。”幸好公主喝的孟婆粥里忘記加忘川水，不然這次就要挨板子了。

幸虧熬粥那小子是個糊塗蛋。要是讓公主喝了忘記前世的忘川水，怎麼跟戰尊交待。估計直接就把他打入畜生道。想想就脊背發涼。

小九聽得一頭霧水：“歷劫？歷劫是怎麼回事？”她刺了太子一刀，又刺了自己一刀，本以為兩人能在黃泉路上遇到。

誰知，這一路走到奈何橋，都不見太子的影子。

也許，他沒死。

侍衛拿出一個白色的瓷瓶恭敬遞給小九。

“請公主殿下服下還魂丹，一切就都明白了。”

小九接過瓷瓶，倒出一粒紅色的丹藥，放進了嘴裏。

“別吃。”一道黑色身影從天而降，卻已經是晚了一步。小九把丹藥直接咽了下去。

她抬頭看清來人，俊逸的面龐因憂慮眉頭微蹙，胸口處暈染了大片的血跡。

小九有些恍惚。

她在他胸口狠狠刺了一刀，他應該和自己一樣是死掉了。

可是，她的心口上卻沒有傷痕，為何他的卻有。

“你來晚了。”她意識有些渙散。

墨塵扶住她：“是，我又晚了一步。”

她一刀自我了結后，魂魄直接進到地府，銷了賬吃了還魂丹便是歷劫結束了。

而他，中了她一刀后，還要想辦法到地府來找她，所以，他又晚了。

他站在奈何橋上，實在無奈得很。

吃了還魂丹，她再也不是小九了。

“放開她。”

一道白色身影從天而降。

嘈雜的奈何橋上，一時之間變得更加熱鬧。

九洛瞧着橋上的熱鬧驚訝的瞪圓了眼睛。

這白色身影她認識呀。

凌白。竟然是凌白。

怎麼他也跑到墨塵的心魔里來了？

凌白從墨塵懷裡搶過小九，墨塵自是不放。

小九一隻袖子在凌白手中，另一隻袖子在墨塵手中，局面變得詭異。

先前迎接小九的侍衛們紛紛掏出兵器，刀尖全部對着墨塵。

剎那間，墨塵身後突然多出數名穿黑色鎧甲的侍衛，人手一劍指向凌白。

橋上打架的那撥人，突然不鬧了。

“快看，那邊打起來了。”

“黑白無常嗎？拉着一個姑娘是何意？”

“別跟孟婆較勁了，快去那邊看看，比這邊熱鬧。”

“哎哎哎，你們只能站在這兒看，不能過這個關卡。”發粥的那位拾起掉在地上的馬勺，重新吆喝起來。

墨塵瞪着凌白：“鬆手。”

# 第297章 原來是你

凌白甩了他一記白眼，憤恨不已：“魔君，勸你別裝了。小瑤不會跟你走。魔界與天界自古勢不兩立，魔君大人這是何意？”他看向墨塵緊緊抓着小瑤衣袖的手，忍耐已經到達底線。

凌白左一聲魔君大人右一聲魔君大人，叫得墨塵突然沉下臉來。

“要放也是你放。”

古今子鏡外，一直看熱鬧的九洛卻是聽得心頭一窒。

魔君大人？

他怎麼會是魔君？她是不是聽錯了。墨塵難道是魔界中人？

九洛抬頭看向被左右拉扯的小九，那個與自己面目相似的女子先前迷茫懵懂的表情被一層冰霜代替。

“放手。”小九冷眼垂眸，雙袖猛甩，墨塵與凌白都是手中一空，小九的青色衣袖從他們手中輕易抽回。

墨塵心中一凜，明白那顆還魂丹已經發揮作用了。

手心裏空空如也，彷彿心也空了。

凌白俊美的臉上閃過一絲喜悅。他的小瑤回來了。

小九的目光從凌白臉上意味深長的掃過，轉而看向墨塵，聲音冰冷質問：“你耍我？”

九洛頭痛欲裂，聽到這句問話還是分出心來專註的看向墨塵。她為什麼要說他在耍她？

墨塵神色不變，卻有一絲不易外人察覺的惶恐劃過深淵般的眼底。

“你為何要這般問？”

小九冷哼一聲，目光落在墨塵染血的胸口上，眼中掀起驚濤駭浪，最終還是歸於寂靜。

“你在明知故問。”她猛然抬眸，目光冰冷如刀，刀刀刻在墨塵心上。

“你心口上中了我一刀，那一刀我用了全力。如果你是凡人，這一刀必死無疑。就像我一樣，自殺后魂魄被黑白無常拘來，歸於地府。而你呢？你根本沒有死。因為你不是凡人之軀。你是魔君，所以那一刀看似要了你的性命，實則根本傷不到你。”

“我的魂魄進入地府後，身上所穿衣物仍是歷劫之前的打扮，傷口也會消失不見。而你呢，你看看你，哪個凡人死後魂魄是死前的樣子？又有哪個凡人心臟上捅個窟窿還能活着？難怪我在黃泉路上等你，卻怎麼也等不到。你一個堂堂魔君竟以凡人身份在凡間與我糾纏？我是歷劫，而你是又為何？”

“你說，不是耍我你還能有何解釋？”

隨着小九一番質問，墨塵的心漸漸沉了下去，墜得他幾乎無法挺直腰背站立。

他翕動着雙唇，問出一句話來：“你一直在黃泉路上等我？”

小九見他關注點不對，也不想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再追問下去。索性轉身捏個訣，隱身遁去。

臨走之前目光在墨塵與凌白之間梭巡，甩下一句話:“你好得很。”

被冷眼打量的兩個人心裏同時瑟瑟發抖。不知這句好得很是說給誰聽的。

隨着小九的離開，九洛頭痛的更加厲害。

藍色衣衫的女子從識海大霧中緩緩走來，漸漸走到九洛身前。

這一次，她終於看清了藍衫女子的容顏---竟然是她自己。

有什麼東西彷彿在心裏炸開，記憶隨之排山倒海的涌了進來。

她愣了許久，才想明白，原來，她不叫祝九洛，她叫瑤姬，是玉帝的幺女九公主。

往事歷歷在目。

再去看墨塵，九洛心中已經變得五味雜陳。

那些帶着甜蜜與傷痛的過往，一幕幕不斷在腦中回放。

已經酸脹發熱的眼眶再也無法盛放爭相湧出的淚水，模糊的視線看向畫面里神情落寞的墨塵，喃喃喚出兩個字:夜殤。

原來，墨塵就是夜殤。

原來，墨塵的心魔與她有關。

九洛的記憶慢慢聚焦在她歷劫后的那段時光中

# 第298章 饕餮

瑤姬氣沖沖回到未央宮，早已經得了信的宮婢、宮侍列隊迎了出來，見主子臉色不豫，個個都沒敢多說話。

暗自揣測，九公主離開才二十多天，怎麼比預期早回來了？難道是歷劫失敗？

哎呀呀，這可不是好兆頭。

公主會發飆，會砸東西的。

瑤姬抬頭看了眼院子里開得正艷的海棠樹，滿眼芬芳緩解了她從地府歸來的鬱悶。心情稍霽。

頭等宮婢雲兮在眾人的鼓動催促下，不得已第一個沖了上去，打探公主的心情。

“公主，七巧為您熬的桂花蓮子羹，這蓮子是專門在南海觀音那求來的呢，您要不要嘗嘗敗敗火？”

雲兮給身後的七巧遞了個眼色，七巧立即把羹碗捧了上來。

瑤姬掃了一眼神情緊張的眾人，心中嘆了口氣，揮揮手：“都下去吧，雲兮與七巧留下伺候就行。”

眾人鬆了口氣，紛紛退了下去。

瑤姬接過七巧捧着的羹碗，嘗了一口，點了點頭，雖然同樣是一碗桂花蓮子羹，喝下去卻怎麼都覺得少了凡間溫暖的煙火氣，清清冷冷，寡淡無味。

七巧見瑤姬點頭，以為是喜歡她的手藝，心中高興，脫口問道：“公主這次歷劫可還順利？”

雲兮推了七巧一下，悄悄凝眉挖了她一眼，心道：真是笨丫頭，沒看公主從地府回來就沉着臉嗎？一定是歷劫不順利，這還用問？

瑤姬看到了雲兮的小動作，抬眼問她：“父皇可出關了？”

雲兮機靈回道：“帝君前幾天就出關了，不過您先不着急去拜見，帝君被佛祖請去聽法會論道去了，估計要好些日子才能回來。這可是五百年一次的盛會。三界大能們為了討一張請帖都要打破腦袋呢。公主，您要不要也去湊湊熱鬧？”

瑤姬瞪了雲兮一眼：“臭丫頭，什麼時候見本公主喜歡聽法會了？別在這兒貧嘴，趕緊去準備滌凈泉水，我要沐浴更衣。”

“七巧，你去三殿下那兒走一圈，看他回來了嗎？我有要事與他商量。”

雲兮與七巧一一答應着各自忙去了。

瑤姬褪下腕上的玉鐲，放在了桌上，發出一聲脆響。

對面鏡子里的女子容顏絕麗，額間一朵含苞待放的紅蓮更是襯得女子膚若凝脂，面容嬌媚。

她的手指劃過清冷的鐲子，想起他送鐲子的情景，心中滋味難辨。

這鐲子從凡間跟着她到了九重天，定不是凡物。

可見這鐲子的主人不是凡人。正如凌白所言，是魔君無疑。

魔君夜殤為什麼要刻意接近自己？

魔界與天界反目后，一直互不相容，夜殤接近她的目的是什麼？

魔界自上任魔尊灰飛煙滅后，分出兩股勢力各自為政，一股勢力歸於夜殤，另一股勢力歸於骨千山，他們內鬥了幾千年還未分出勝負，夜殤為何有空來凡間招惹她？

瑤姬想不通，怒火全指向了安排她歷劫的司命星君身上。

沐浴更衣后，瑤姬喚來坐騎饕餮，準備去延壽司問個究竟，七巧慌慌張張跑了進來，正好撞在啃骨頭的饕鬄身上，饕餮最討厭在它吃東西時被別人打擾，立即齜牙瞪眼嚇唬七巧。

# 第299章 謠言

七巧道了聲歉，忙伸手掏出一坨天馬肉扔給它，“嗖”得躲到一邊。她可不敢惹公主的坐騎。這傢伙除了不敢吃公主，什麼東西都想塞進肚子里。

上次宮侍去天河邊洗澡，正巧被飯後散步的饕餮撞見，看到白花花的身子，以為是可以吃的肉，咧開大嘴，一個不留全都給吞進了肚子里。

有個小宮侍去的晚，還沒來得及脫衣服下水，看到這一幕連滾帶爬跑回去稟告了公主來救人。

不然，再晚個一時半刻，那些宮侍的小命就全都沒了。

想起饕餮在公主的厲喝下，不情不願的把他們一個一個吐出來的情景，七巧就覺得渾身涼颼颼的。

這傢伙可惹不得的。

她和雲兮早就研究過，每天都要在袖子里放些好吃的存放着，萬一遇到饕餮犯渾，這吃的東西可救命。

七巧還在後怕，坐在饕餮背上的瑤姬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七巧，想什麼呢，讓你辦的事如何了？“

七巧這才想起來瑤姬吩咐的事，忙躲到饕餮夠不到的地方回話道：”婢子去了三殿下那兒，不過宮人說三殿下因與宮婢有染，正巧被玄光玉女瞧見，一氣之下兩人打到了帝君處，帝君生氣了，把他們兩個逐到凡間歷劫去了。估計要過段時間才能回來。“

“三哥與宮婢有染？”這絕對不可能。他那個三個就是個妻奴，見了玄光就跟饕餮見了骨頭一樣，兩眼都會放光的，怎麼會看上一個宮婢？這都什麼跟什麼呀。

她才離開不到一月，九重天就生出這麼多事？

她那個玉帝老子也是個奇葩人物，為了避清凈竟然把自己的兒子和未來兒媳趕到下界去了。還真是九重天一大股清流。

瑤姬想想不對，追問七巧：“這也不至於讓你如此慌張，是不是還有什麼事沒說？”

七巧這次變得吞吞吐吐起來，兩隻手在衣擺上絞啊絞，絞啊絞，絞得瑤姬的心都擰成了麻花。

“說。”她不得不吼這麼一句，不然七巧這個愛思前想后、猶猶豫豫的性子，能把衣服絞出個窟窿來，也吐不出半個字。

果然，在她佯裝生氣的怒喝下，七巧竹筒倒豆子般把從外面聽來的閑言碎語說了個乾淨。

“婢子回來的路上遇到了四公主和六公主她們，聽見她們在說公主的壞話。”她拿眼偷瞄瑤姬，尋思着後面的話要怎麼說。

瑤姬眉頭一擰，奇怪問道：“說我壞話？說得什麼？”她這些日子不出門，她們幾個又編排出什麼新路數了？

“她們說公主您此次歷劫是與魔界的魔君私會去了，還說您背着帝君與魔君私定終身，不顧天界安危，要引狼入室。”

瑤姬沉色問道：“還有呢？”

“還有、還有，她們還說您被那個魔君給耍了，那個魔君欺騙完您的感情，就不要您了。您這才氣呼呼的回天界。”

“被甩了？”瑤姬氣得差點笑出聲來。

這些姐姐們真是閑得無事做了。

她向來不愛與她們計較這些。

雖然不是同一個母親所生，但大家都源於玉帝血脈，畢竟是骨肉，她不想鬧得太僵，所以有時對她們那些小把戲，經常是睜一隻閉一隻眼，沒想到她們一個個蹬鼻子上臉了。

欠治。

瑤姬雖是姐妹中最小的，法力卻是她們中最高強的。小時候打架，她們幾個一起上都不是她一個人的對手。

不過，她現在沒有時間搭理她們，還有正事要辦。

# 第300章 報復

瑤姬跳下饕餮的背，在它耳朵邊小聲說了幾句，饕餮的大腦袋立即搖晃起來，雙眼直放光。

“去吧。”瑤姬拍了拍它的屁股，饕餮紅着臉，眯着眼嘻嘻壞笑，興奮地騰雲駕霧離開了。

從殿內走出來的雲兮看到饕餮那副樣子，心裏莫名發顫。

這傢伙每次干壞事都是這副表情的。它不跟公主走，自己跑去哪？

雲兮瞧了也是一臉懵懂的七巧一眼，兩人目光相觸的瞬間立即福至心靈，茅塞頓開，一起將目光看向九公主。

瑤姬露出心滿意足的笑容對二人說道：“饕餮晚上的餐飯不用準備了，它出去打野食，你們把門關好就行。有人敲門也別開。一切等我回來再說。”

主子這是要弄啥？

七巧與雲兮面面相覷，直到瑤姬召了雲輦離開，她們兩人趕緊跑出去把殿門關的嚴嚴實實，對視兩眼，異口同聲：“有人要倒霉了。”

瑤姬坐在雲輦上，掐算着時間，估計饕餮已經出現在四公主的宮殿里，她愉快地倚在車廂上，吩咐車侍快馬加鞭。

車侍在外面應了一聲，車速卻突然降了下來。

瑤姬掀開雲簾，不悅問道：“為什麼停下來？”

車侍為難的叫了聲“公主”，目光轉向身側。

瑤姬隨着他的目光看過去，雲霄上，一張俊美的面容映入眼帘。

“小瑤，你這是要去哪？”

凌白跳上雲輦，坐到瑤姬對面，目光灼灼看着她。

瑤姬哼了一聲，轉過臉去不看他。

凌白綳起臉，扳過她雙肩，嚴肅問道：“小瑤，那個魔君夜殤怎麼回事？你又不聽話了是不是？“

瑤姬聽他又要開始訓人，一點機會沒給凌白，先發制人數落起他來。

“你還好意思說？”九洛對着凌白橫眉立目，“說好了我去歷劫，你要在旁邊守着，省得父皇安排什麼亂七八糟的命數給我，讓我在凡間遭罪。你答應的好好的，可是你人呢？跑哪去了？”

“竟然還質問我魔君夜殤怎麼回事？哼！你要是守着我，至於讓他跑來戲弄我！”

瑤姬越說越委屈，眼圈不由得泛起紅來。

一月前，她與四姐、六姐鬧了彆扭，一怒之下把兩人揍成了豬頭。

玉帝見她性子太暴虐，說她幾句，她不服氣，跟玉帝頂了幾句嘴，玉帝生氣之下，罰她去凡間感受一下骨肉親情，順便體會一下沒有親爹的感受，所以，她在凡間一降生就是個苦命的。

好不容易找到當王爺的親爹，感受了沒多久的父愛，親爹就被夜殤那傢伙殺了，痛得她撕心裂肺。

這種痛里，當然還隱藏着不為人知的---糾結。

她在凡間愛上了夜殤。

殺父之仇與愛情交織，共同折磨着她的身心。

即便她魂歸地府後，這種感覺都深入骨髓，令她耿耿於懷。

她當然不敢找她老子玉帝算賬，也不能把魔君夜殤抓來拷打，只能去欺負司命星君。當然，凌白自己送上門來讓她欺負，她當然不會手軟。

凌白的脾氣她早就摸透了。只要她一哭，他再凶也會收斂。

果然，凌白本想如往常一樣教訓她，見她要掉眼淚，立即軟了心腸。

雲輦外八卦的車侍正歪着頭伸着耳朵偷聽裏面的熱鬧，凌白不悅地咳了一聲，彈指打掉雲簾，順便布了個與外界相隔的結界，這才軟下聲音來哄瑤姬。

# 第301章 誰乾的

“小瑤莫哭啊，乖。沒有去陪着你歷劫是我不對。可是，我也是迫不得已。”

瑤姬抬眸瞧凌白，示意他往下說。凌白見她肯聽自己解釋，慢慢放下心來。

“那日我們約好后，你剛去地府那轉世，帝君他老人家就傳了玉旨，讓我帶兵去妖界助戰，趕走骨千山。軍令如山，我不敢不從，只好趕去妖界，想着速戰速決，等你長到十六七歲，我正好下界找你，誰知那個骨千山十分難纏。等我收拾完他，你已經從凡間回到了地府。”

“小瑤，我可對你有食言過？這一次是例外。”

瑤姬沒有再追究。她那個玉帝爹對於不聽他話的人向來下手狠厲。

既然要讓她去凡間嘗苦頭，就不會讓凌白跟着。

說來，也怪不得凌白。

凌白見她心情好轉，自己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來。又哄了一些好話，才接着剛才的話題問道：“你剛剛回來，現在又要去哪？”

在地府，小瑤轉身走了，那個魔君夜殤可沒有死心。要不是他攔着，就已經追到天界來了。

說不定此刻還在南天門守着呢。

小瑤這樣大搖大擺的出去，萬一遇到魔君可不妙了。

瑤姬現在最想弄明白為什麼夜殤會參与到她的歷劫中，她覺得事有蹊蹺，想找司命星君問個清楚。

既然凌白想知道，她也就沒瞞他，告訴了他出行的目的。

凌白想了想，提醒她道：“司命星君去了佛祖那兒參加法會，你去延壽司也找不到他。”

瑤姬皺眉，考慮着要不要去法會那兒打一晃。

凌白猜到她的想法，勸道：“你去法會那兒也沒用，有帝君在，司命星君敢說實話嗎？”

瑤姬想想有道理，暫時壓下了要找司命麻煩的念頭。

“那就回宮吧。”她撤了凌白布的結界，對等在外面的車侍吩咐回宮。

轉頭去看穩坐的凌白，掀開雲簾看了眼外面潔白厚重的祥雲，神情懨懨道：“我乏了，要回去睡覺，你也回去歇息吧。不是說剛從戰場上回來？一定累了吧。”她瞧着他身上還未來得及脫掉的白色盔甲，打了個哈欠。

凌白原想再跟她多待會，誰知這丫頭下了逐客令，只得知趣的下了雲輦，目送着雲輦載着他的小瑤消失在雲霄之中。

車侍駕着雲輦行了一半，瑤姬突然叫停：“你回去，我自個到處走走。”

車侍平日就十分怕這位九公主，對她的話說一不二。

車侍駕着空了的雲輦離開，瑤姬招來一片祥雲念了個隱身訣向四公主府那飛去。

到了那兒四顧這麼一打量，瑤姬樂了。

饕餮果然是個吃貨。

四公主最愛花草，滿庭院的奇花異草，常年花開不敗，平日里寶貝的不許任何人亂碰，只讓貼身的宮婢照料着。

瞧，今天滿庭院都變得光禿禿。沒有恭弘=叶 恭弘也沒有花，只剩下桿。估計全進了饕餮的大肚子里。

隱了身的瑤姬樂得在雲朵上打滾。

遠處隱約傳來女子的尖叫聲。

她駕雲過去低頭一看，四公主正被人攙着往內殿里走，哭得已經上氣不接下氣。

“誰乾的？你們還不快說？”

有宮婢小聲答道：“是九公主的坐騎饕餮。”

# 第302章 是真是假

“什麼？是小九那個臭丫頭？我就知道她一回來准沒好事。好好好，我要去見父皇，我要把小九和那隻吃貨挫骨揚灰。”

四公主說著狠話，邁台階的腳卻不穩，一個趔趄差點趴在地上，幸好兩邊的宮婢機靈，把哭成淚人的四公主給及時攙扶住，才沒造成狗啃屎的局面。

瑤姬遺憾的撣了撣手，轉而向六公主府飛去。

哼，這兩個姐姐最珍愛什麼，她就破壞什麼。

對於欺負她的人，她報復起來從不手軟。

六公主府距離四公主府不遠，瑤姬遠遠瞧見六公主府上空颳起一陣黑旋風，卷着庭院里的桌椅板凳直衝雲霄。

瑤姬奇怪饕餮幹嘛整這麼大的陣仗，只是讓它把六公主最喜歡的長發剪一半下去，至於要拆人家府邸么？

瑤姬皺皺眉，心密傳音招回饕餮，饕餮正玩得高興，聽到主人的命令，頗有些不情願，使了個性子，飛在半空的座椅板凳突然失控全向院子里砸去，只聽得院子里正跟饕餮鬥法的眾人傳來陣陣慘叫聲。

瑤姬不敢笑出聲來，騎到饕餮背上，兩人快速向未央宮奔去。

剛到宮門口，卻見雲兮迎了出來。

瞧見瑤姬回來，立即展顏笑成一朵花：“公主您可回來了，鳳上仙來了，等了您好一會兒。”

瑤姬性子和其他女仙略有不同，平時里能說上話的不過兩三個人，這個鳳半淵便是其中一個。

聽到鳳半淵來看她，瑤姬拍了饕餮的屁股一下，讓它出去自己玩，她興沖衝進了宮門，直往會客廳而去。

雲兮緊隨其後。

人剛進院子，鳳半淵就從會客廳里走了出來，一身紫色衣裙勾勒出妙曼身姿，經久縈繞在身上的花香，陣陣撲鼻。

瑤姬腳步頓了一下，才又走上了台階。

半淵什麼都好，就是身上的異香讓她不喜。

不過，這絲毫沒影響瑤姬的情緒，高興地握住了鳳半淵伸過來的手：“半淵姐姐，你怎麼來了？”

鳳半淵笑得甜美：“當然是來看你歷劫回來辛苦，特地帶了好東西來慰勞你。”

“什麼好東西？你先別說，讓我猜猜。”兩人說著話進到會客廳。

“是不是你培植的那棵橘子樹終於結果子了？”

鳳半淵從瑤池遷來一棵萬年果樹，精心培育了千年眼看着可以採摘了，瑤姬下凡歷劫之前鳳半淵許諾等她回來一起吃。估計是送橘子來了。

鳳半淵露出被猜中很不爽的表情來，那邊七巧已經把黃橙橙的橘子端了上來。

瑤姬剝了一瓣放進嘴裏，滿嘴的漿汁在舌尖上爆開，酸酸甜甜，饞得雲兮和七巧直流口水。

瑤姬看着兩個不爭氣的傢伙，瞪了一人一眼，把橘子分給她二人，兩人歡喜接了，就聽鳳半淵開口問道：“外面傳言的事有幾分真幾分假？”

“姐姐，你來送橘子是假，滿足你八卦的心思才是真。”瑤姬嗔怪着把一把剝好的橘子塞進鳳半淵嘴裏。

鳳半淵一邊嚼着，一邊用手指頭點着她光潔的額頭：“哪來這麼多髒心思。姐姐是擔心你被壞人騙了。”

瑤姬沒說話，又剝了一個橘子低頭默默地吃着。

被騙？他是在騙她嗎？

# 第303章 求娶

她一直不想讓自己閑下來，就是不想夜殤的影子又闖進她心裏。可是，這件事好像避無可避。

“姐姐是打哪兒聽說的。”她可是才回來沒幾個時辰，好像整個九重天的人都知道她被魔君在凡間給戲耍了。

鳳半淵把剝下來的橘子皮撕成了一小塊一小塊，放進了自己的茶碗里，輕啜一口，橘香四溢，倒是把茶的苦澀掩了去。

瑤姬看着她把茶喝完，緩緩說道：“還能有誰，除了你四姐與六姐，九重天哪個活得不耐煩了，敢到處散播你的謠言。”

瑤姬猜到這事跟她們脫不了干係，看來今天饕餮那麼一鬧，並沒有過分。

鳳半淵見瑤姬未答話，接着說道：“帝君去法會未在天庭，你這麼由着她們倆亂編排下去也不是個辦法。聽說帝君正給你議親呢，這恐怕會影響你的親事。”

“議親？跟誰議親？誰同意的議親？”瑤姬瞪大眼睛抓住了鳳半淵的手。

她就知道父皇不是個省油的燈，找個由頭打發她去凡間，原來是想趁她不在，把自己給嫁出去。

不。她才不嫁。

要嫁，也要嫁給自己喜歡的人。

她腦海中閃過一張帶着壞笑的俊朗容顏，臉竟然不由自主的發燙。

鳳半淵猜到她會有此反應，反抽出手撫在瑤姬嬌嫩的手背上安撫她道：“你可知妖界的妖皇鳳靈歌？”

瑤姬眨巴着眼轉了轉眼珠，此人來路不小，妖界戰亂五百年，一直無法統一，就是他的出現，妖界才安定下來。

難道“難道父皇想讓我嫁給他？”瑤姬臉色頓時變得難看。她堂堂天界九公主，好好的一個神仙，才不要嫁給一隻鳥。

鳳半淵搖搖頭又點點頭，急得瑤姬瞪她。

鳳半淵笑出聲來：“你急什麼。聽我慢慢說呀。前幾日你還在凡間歷劫，這個妖皇不知何故突然拜訪帝君，東拉西扯了半天最後說明來意，是要求娶你為妻。你父皇沒答應，也沒拒絕，說一切等法會之後再說。”

瑤姬聽她那個不靠譜的爹沒有答應此事，心放下大半。突然想起什麼嘟囔道：“你姓鳳那個妖皇也姓鳳，你和他是不是親戚？”

鳳半淵神色微怔，旋即笑笑：“要論上古時期，我們卻是沾親帶故的。不過，現在我可是跟你親。你想好了，等法會結束，帝君回來萬一讓你嫁給妖皇，你要有借口推託。”

瑤姬站起來，神色凌冽：“我不想嫁，誰也逼不了我。”

又說了一會兒閑話，鳳半淵的宮侍來稟告鳳棲宮有事，她急匆匆告辭往回趕。

雲兮這才湊上來，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低眉順眼道：“婢子本想等明天您休息好了，再告之此事，誰知、誰知鳳上仙她會她會捷足先登。害得婢子措手不及。“

這個鳳上仙也是的，跑來多什麼嘴？這些事難道她這個公主貼身宮婢不會稟告嗎？現在反而害得她像是有事要故意瞞着自家主子一樣。真是可惡。

“我們也不想公主您嫁到妖界的。”她委屈的低頭嘟囔着。

要嫁就嫁給凌白戰尊呀。他對主子可是真心實意的。

主子嫁給戰尊她們也可以跟着留在九重天，她可不想去妖界跟那些小妖精混在一起。

# 第304章 父皇偏心

瑤姬與雲兮、七巧打小的情誼，知道她說得是真心話，也沒打算因這件事稟告晚了就怪罪她，反而安慰她道：“沒事，我又不是木偶，說讓我嫁誰我就嫁誰嗎？你們不用擔心。我的脾氣你們還不了解？都別杵在這兒了，看看饕餮去哪了，它可能沒吃飽，你們去喂喂它，省得一會兒又出去惹是生非。”

想想又道：“等一下，把這橘子給它帶幾個過去，味道不錯。”

雲兮還想說點別的，一聽饕餮祖宗沒吃飽，立即把所有事都拋到腦後，抓了幾個橘子拉着七巧喂祖宗去了。

瑤姬回了自己寢殿，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想對策。

那個該死的鳳靈歌到底是什麼人？沒事跑來天界求什麼親？有機會一定要好好懲治他一番。

四公主府。

傳來陣陣凄厲的哭聲。

“四姐，你別哭了。哭有什麼用？饕餮那個吃貨一定是小九派來的。仗着它是上古神獸，咱們都打不過它，小九這個臭丫頭就讓它來欺負咱們，這次絕對不能這麼算了。”

六公主婉青接過宮婢手中玉梳，替四公主藍昭一下一下梳理着斷髮。她倒是忘記了自己剛剛因為園子里的花草被饕餮糟蹋了，才狠狠哭過一頓。

四公主藍昭聽到她的勸說反而哭得更凶，一邊哭一邊奪過婉青手中的玉梳沒好氣的擠兌她：“你就會說些風涼話。你毀的不過是園子里的花草罷了，拔了還可以再種，我的可是滿頭齊整的烏髮，現在被那饕餮抓得狼牙狗啃，還、還硬生生斷了一大截，你讓我怎麼出去見人？嗚嗚嗚嗚”

整個九重天誰人不知四公主藍昭最愛她那頭秀髮，長及垂地，光澤亮麗，根根青絲均是刺繡時所需精品絲線。

神仙們要是能得一匹有四公主藍昭的秀髮織就的錦緞，那可是值得吹噓一年半載的大事。

婉青在心裏撇撇嘴，面上卻不動生色。

在她心裏那些花花草草可不比四姐的秀髮遜色。要不是為了共同對付小九，她才不會強打精神來哄這個嬌滴滴的四姐。

“四姐別傷心了，我就知道小九回來后一定沒有好事。父皇為什麼不同意把她嫁去妖界呢？這樣咱們就不用天天對着她煩了。”

“父皇一向對她偏心你不知道嗎？上次把咱倆打成那樣，父皇只是罰她下界歷劫，可是三姐犯了錯卻要被壓在華山下受刑。太不公平了。”藍昭提起這些讓她憤怒的事，乾脆不哭了，紅腫的眼睛里閃着凶光。

婉青也是憤憤不平，手掌狠狠拍在梳妝台上：“還不是因為她的親娘是父皇最喜歡的天妃。女憑母貴而已。不過，要說這九重天上最尊貴的應該是四姐你，你可是王母娘娘的親生女兒，是父皇的正室所生，小九一個天妃生的，哪能和四姐你比尊貴。”

婉青不提還好，說到這上面，藍昭氣就不打一處來。

這是她一塊隱疾。一處心病。

三界內，誰人不知玉帝與王母娘娘因為一個女子生了嫌隙，兩人已經是面和心不和兩萬年了。

最近不知是什麼原因，王母娘娘一聲不吭，乾脆搬到了瑤池去住。說什麼要清修一段時間。

哄騙別人還行，做為親生女兒，她知道母后是在和父皇慪氣。

兩人已經慪了很久，而這個讓父皇和母后不睦的女子就是瑤姬的親娘---祝天妃。

# 第305章 弄死它

“在父皇眼裡，只有那個女人生的孩子才是親的。咱們都比不了她。”藍昭語氣里透着無奈與哀怨。

被饕餮剪得亂七八糟的頭髮散落肩頭，讓她整個人看上去無精打采，失魂落魄。

婉青還是第一次見到一向趾高氣昂的四姐這副喪氣模樣，心中竟隱隱生出幾分不能言說的歡喜。因着藍昭是王母娘娘所生的原因，平日里她處處都要讓着她幾分。

從小就被人強壓一頭、看人臉色過日子的感覺並不好受。

而小九的坐騎卻陰差陽錯的替自己出了口濁氣。

心中對饕餮的怨念倒是少了一些。

“四姐，其實你我法力加起來並不比小九差多少，要不是那隻饕餮在旁邊幫她，我們上次不可能吃這麼大的虧。這一次，也是那隻畜生來搗亂。不然四姐的頭髮又怎麼會”

婉青沒有繼續往下說，偷偷拿眼瞧着藍昭，看她的反應。

藍昭果然順着她的話說了下去：“不就是一隻畜生嗎？弄死它不就得了。”

“四姐可不要亂說。小心被人聽到。饕餮可不是一般的畜生，那可是盤古大帝留下來的上古神獸。連父皇都對它客客氣氣呢。要是弄死了它，可就惹麻煩上身了。”

雖說是勸解的話，可是從婉青嘴裏說出來，卻有種激將的味道。

藍昭冷笑一聲，從衣擺上捏起一根斷髮，一圈圈死死繞到了手指上，箍得指肚發白。

“你說饕餮為什麼只對小九好？咱們這麼多兄弟姐妹，它為什麼選了小九跟她死心踏地？”

當年瑤姬出生，三界內所有的紅蓮剎那間綻放，放目處一片鮮艷欲滴的烈焰之色，映紅了整個天空。

隨着嬰孩的一聲啼哭，天空中一隻龐大的神獸突然降臨到未央宮。

守在宮門口再不肯離去。

起先宮侍們以為是妖獸來犯，紛紛上前驅趕，全被饕餮輕易擊敗。又換了數十撥神仙前去與饕餮討教，沒有一個佔到便宜。

饕餮也不傷眾仙性命，只是衝來一個，它就一巴掌拍飛一個。

一時之間，未央宮宮牆上貼餑餑一樣貼了數十個神仙。

後來，還是祝天妃請了玉帝來，才認出這隻霸道無敵的妖獸是盤古座下的神獸饕餮。

眾仙想自殘的心終於消停下來。

原來不是他們法力衰退，是根本對手太強大呀。

瞬間，貼在牆上暗自傷心不願下來的那些“神仙餑餑”重又生龍活虎起來。

大家瞅着饕餮，全都陷入沉思。

沒人知道它從何而來，又為何而來。

玉帝老頭掂量了一下他與饕餮誰更厲害，再三斟酌后，還是決定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他有自已的原則：不跟不會說人話的牲畜鬥法。

雖然這隻玩意可能比自已還要大幾歲。

雖然這隻玩意是盤古大帝留給三界的神獸

有人不知趣的問玉帝該拿這隻饕餮怎麼辦，玉帝捋捋鬍子故作高深的告訴眾仙：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既然交給天意，天意就青睞了九公主。

饕餮對誰都是齜牙咧嘴，一臉不屑和鄙夷。包括玉帝本人在內。卻唯獨對剛剛出生的瑤姬格外溫柔格外順從格外護犢子。

瑤姬剛會蹣跚學走路時，固執的不許身邊宮婢跟着。常會腳下不穩摔個大跟頭。

饕餮見了十分憂心，便緊跟在瑤姬身邊步步隨行。

等她要摔倒時，它的堅實的大身子立即貼上去，給她支撐。

# 第306章 黑暗漩渦

瑤姬倚在它龐大的身體上，抓住它身上的毛髮嘻嘻嘻嘻笑個不停。

饕餮也會疼呀。

瑤姬天賦異稟，兩隻小胖手薅着它的毛，那個酸爽直扎心肝肺。

真想一巴掌讓這個小妮子去牆上貼餑餑。

不過，它饕餮言出必行。既然答應了別人要照顧這小妮子，它就不會食言。

薅就薅吧。只要不薅禿嚕毛，它都能忍。

就這樣，九公主漸漸長大了。

幾個年齡相仿的公主雖然面和心不和，卻也經常湊在一起玩耍。

四公主是個爭強好勝的，常常聯合了其他人孤立瑤姬。不過，瑤姬這點隨她爹玉帝，是個不吃虧的主，還善於扮豬吃老虎。

有一次，藍昭使計把瑤姬引到了天河邊，給瑤姬設了個套，想讓她跌進天河隔一年出現一次的黑暗漩渦里，不死也要丟半條命。

瑤姬早就看穿了四公主藍昭的小把戲，在幾個姐妹的催促下，她有些猶豫要不要順水推舟。

在別人眼裡可能會要了神仙命的黑暗漩渦，在她眼裡不值得一提。

因為早在前年，她就帶着饕餮闖過一次黑暗漩渦，只不過除了兩個貼身宮婢沒有其他人發現而已。

現在，就算她掉下去，也有辦法應對。

到時候，饕餮再應個景把自已救上來，她只要跑去父皇那兒渾身濕漉漉的一站，聽到黑暗漩渦四個字，藍昭保准要受罰，她再哭上幾聲，罰得更重。

如果現在揭穿藍昭，好像除了不用嗆那幾口水，其他事就沒意思多了。

藍昭失望，她自已也會很失望的。

瑤姬猶豫着向躺在河灘上睡大覺的饕餮瞄了一眼。

它像是感應到小主人在看自已，登時睜開一隻眼，對她眨了眨。

瑤姬立即放心了。

根據多年來一主一獸的默契配合，她們兩個已經完全做到彼此心意相通。

饕餮眨那一下眼睛就是告訴瑤姬：想陰人就去吧，一切有我呢。

瑤姬內心安定有了主意，臉上卻露出不想再上前一步的神情：“四姐，這河水有古怪。還是別下去了。”

藍昭臉上立即現出不悅的神色：“你把母後送我的瓊絲錦帕丟進了天河裡就完了？不撿回來誰都別想回去。”她的目光從瑤姬臉上掃到其他幾個公主臉上。嚇得她們個個寒若噤蟬。

瑤姬一臉懵懂，其他幾個公主可就不敢表現出不滿了。

瑤姬如果不把手帕撿回來，按照藍昭的性子，她們幾個都沒有好果子吃。

幾位公主默默地對視了幾眼，又默默地達成了共識。

為了不被牽連，小九必須下天河把四公主的瓊絲錦帕撈回來。

六公主率先站了出來。她也不敢不站出來。

因為這個計謀是她與四公主藍昭一起商定的，說好了一唱一和的。她要是臨陣退縮，事後豈不是要被四姐給扒皮生吞了。

“九妹，父皇不是經常告訴我們做錯事要彌補，敢錯也要勇改。你既然不小心把四姐的瓊絲錦帕丟到了天河裡，還是儘快撿回來吧。這可是娘娘送給四姐的，是她最寶貝的一條手帕，要是被娘娘知道此事，你會被責罵的。”

六公主婉青說得言詞懇切，瑤姬卻聽得在心裏冷哼不斷。

要不是為了給她們幾個一點教訓，她才不會忍着聽六公主在這虛偽的演戲。

# 第307章 連帶

什麼叫她把“四姐的瓊絲錦帕丟到了天河裡”？

明明是藍昭非要把臭氣熏人的破帕子硬塞到她手裡，她嫌棄沒接，那帕子就自已飛河裡了。

這怪她嗎？

要怪只怪這帕子跟了她這個心機重的四姐，命不濟。

“六姐，你這樣說真是太、太”瑤姬像看個無葯可救的病人一樣，上下打量着婉青。

把婉青盯得心裏直發毛。

“小九，你說太什麼？後面的話為何不說下去？”她實在擔心被這個年紀不大、鬼主意卻多的數不清的小九給坑了，不停追問。

瑤姬故意搖搖頭，一臉惋惜：“六姐，雖然你我均不像四姐一般乃王母娘娘所生，但娘娘她老人家一向對咱們疼惜憐愛，一視同仁。姐妹間有個小爭執，即使是我們不對，娘娘也沒有多加苛責過。她老人家一向平等對待幾位姐妹，是位慈愛寬厚的嫡母，怎麼到你嘴裏就變成了一個惡毒沒有包容心的老婦人了？”

瑤姬這話一出口，剛才還躍躍欲試要規勸她的幾位公主頓時閉緊了嘴巴。看吧看吧，小九又開始整治人了。大家都退後，千萬別讓她先捉到開刀。

老人家？老婦人？

王母娘娘明明保養的如花般嬌嫩，最討厭別人在她面前提“老”字。幸好這話沒讓王母娘娘聽見，不然一定花容失色，大發雷霆。

眾姐妹除去四公主與六公主，齊心向後退去。

六公主婉青被動站在原地，聽完瑤姬一番話已然心驚膽跳。

她勸說小九的話本來沒什麼歧義，被小九這般胡亂解釋，好像在說她對王母娘娘心有不滿，隱有對王母的譏諷之意。

這是小九在給她上眼藥呢。

婉青看了一眼臉色明顯不豫的四公主，後背隱隱有冷汗沁出。

她抓了小九的手，連聲辯解：“你胡說什麼？我什麼時候說過娘娘惡---那些話了？我明明是讓你老老實實去撿天河裡的錦帕。你倒是會編排人。你看，那帕子已經飄遠了。還不快去撿。”

瑤姬反抓了婉青的手，提議道：“我們一起下去吧。”

婉青知道其中兇險，當然不會傻到要跟着一起去，連忙打開瑤姬的手：“誰的錯誰擔，我為什麼要跟你去？”

那塊重要的道具帕子在看似平靜的天河水面上靜靜地飄了一會兒，漸漸被天河中央的黑暗漩渦的強大吸力卷向危險地帶。

藍昭看得心焦。那塊帕子對她意義非凡，所以她才拿出來布這個局。但，她卻不想因此弄丟了它。

她在那帕子上施了術法，只要她這邊一動用法力，那帕子就會向岸邊靠一靠。只是剛才因着小九那套關於母后的言論讓她分了心，帕子才被卷到了漩渦那兒。

她不想再拖下去。

就聽瑤姬對婉青不依不饒：“不去？不去你為什麼非逼着我去？要不四姐你跟我下去？“

瑤姬假裝要去拉四公主藍昭，藍昭側身避開，反而把緊跟在自已身邊的六公主婉青推了過去。順便推了瑤姬一把。

於是，瑤姬拉着婉青的手，受不了那一股力道，向天河的黑漩渦跌去。

婉青慌亂中拉了五公主，五公主順手抓住了七公主的手，七公主正牽着老八，老八一隻手死死抱住了四公主藍昭的大腿。

撲通撲通

接連數聲，岸上嬌嫩的公主們一個拉着一個全跌進了天河裡。

那陣勢驚得岸邊被主子們遣到不遠處的宮侍宮婢們都慌了神，爭先恐后的往這邊跑來救人。

說時遲那時快，饕餮閃身就到，眨眼間撈起瑤姬回到岸上。

其他人被巨大的吸力卷向駭人的黑暗漩渦。

# 第308章 求九公主救人

很快，幾位公主的抵抗沒有發生什麼可期的奇迹，毫無例外的一個跟着一個卷進了漩渦里，消失在水面上。

岸邊焦急呼救的宮侍、宮婢傻了眼，一時不知是該跟着主子跳進天河裡，還是站在岸上搖旗呼救暫時保命。

其實他們自己也清楚，以他們的法力，跳下去無非一死。可是不跳的話，如果主子死了，大家都會因為護主不力受到嚴重懲罰。

天界的懲罰最重的莫過於魂飛魄散，最折磨人的莫過於流放無波島。這兩種他們都懼怕得很，十分不想落到自已身上。

有人想明白其中厲害，悲從中來，抱着身邊同伴嗷嗷哭了起來。

其他人面對此情此景，哪有無動於衷的道理，悲痛是會傳染的，十幾個小仙頓時亂了心神，一起抱頭痛哭起來。

瑤姬站在饕餮身邊，使了個法術把濕漉漉的衣服重新整乾爽后，這才回過頭看向河面。

她咂咂舌。

跟着掉下去的老八好似有些無辜。

她那幾個姐姐，除了想方設法捉弄她，閑暇時間都用來欺負老八。尤其老四藍昭簡直拿老八當仙婢對待，整天對她吆五喝六的，時不時的還要當眾甩臉子給她看，老八從來不敢公開頂嘴。

瑤姬仔細回想了一下她們幾個落水的情形，似乎老四在推了她一把后，當時就退得挺遠的，要不是老八撲倒在地，死死抱住老四的大腿，老四完全可以倖免落水。

看來老八平時的傻都是裝出來的。至少關鍵時刻腦子拎得清，知道拉着個心術不正的當墊背。

這樣白白的讓老八下去受罪有點於心不忍。畢竟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嘛。

瑤姬皺眉掃了一眼哭成一團的小仙，不悅地哼了一聲。遇事不動腦就知道哭，還真是有什麼主子就有什麼樣的侍婢。

要是雲兮與七巧在，決不會只哭什麼都不幹。她們個個都機靈忠義着呢。

這時，她家最愛把別人當餑餑往牆上貼的威猛坐騎好似聽到了小主子內心獨白，立即邀功般把龐大的身子向瑤姬那兒蹭了蹭，炯炯有神的兩目對着她眨啊眨。

瑤姬會意，伸手拍拍“好坐騎”的大腦袋，表揚道：“我家胖子最機靈最忠義。”

嗯？嗯？嗯？

為什麼非要叫胖子？人家明明有個威武的名字。再說，哪裡胖？它哪裡胖？明明是魁梧而已。

某胖不開心的一屁股坐在河灘上，一隻爪子按着一隻爪子，默默地數起來一二三，三二一

瑤姬正思忖着要不要再讓河裡的幾位吃點苦頭，一個面容清秀的小宮婢拔開人群跑到瑤姬跟前，撲通跪了下來。

“九公主，求您救救主子，只有您能救她。求您了。”救下主子，也就是救了她的小命。

咦？這丫頭還挺有眼光啊。

“抬起頭。”瑤姬吩咐完，小宮婢立即抬起頭，淚花滾滾的望着瑤姬。

“你是四公主身邊的那個小宮婢？”

小丫頭趕緊點頭：“婢子叫環翠。求九公主救我家主子。”說完又把額頭一下又一下磕到河灘上，磕出一個坑。

瑤姬命她停下來，好奇問道：“你怎麼知道我能救你家主子？”

環翠目光閃爍，吭哧半天才道：“前幾日您掉進那個漩渦時婢子看見了。”九公主不但沒死還依舊這樣生龍活虎的，這說明她有辦法從黑暗漩渦里安全逃脫。

“你看見了？”瑤姬臉上神色不悅。

環翠趕忙解釋：“婢子是無意中看見的。不過九公主放心，婢子可沒有跟任何人提過此事。”畢竟當時看到九公主落水自己卻沒有呼救，這要是被人知道了是要受處罰的。

事後，她更不能說。四公主知道了會怪她知情不報。

現在跟九公主挑明，是為了救自己一條小命。

“求九公主救人。”她又磕了下去。

# 第309章 算計

環翠心裏的小算盤，瑤姬心知肚明。她深深看了跪在眼前的宮婢一眼，記下了她的模樣。

她本就打算救人。

遲遲不動，是想讓老四幾個在裏面多吃點苦頭，省得讓她以為欺負別人是件沒有風險，沒有代價的事。

現在環翠為了保自已的小命主動求上來，那她就要好好合計合計了。

她正覺得下去救老四老六有點吃虧呢，環翠倒把買賣送上門了。

“救人也不是不可以。”她這話落地有聲，立即引起其他侍婢的注意，大家止住哭聲都向瑤姬這邊看過來。

環翠趁機鼓動眾人一起向九公主求救。

聽到九公主能救掉進漩渦的主子，六神無主的侍婢們連哭帶爬擠到瑤姬腳下，學着環翠的樣子給她磕頭。

獨自數爪子的胖子饕餮立即不開心了。

小賤人！這是要跟它搶人嗎？放着自已家主子不救，擁上來圍着它的主子算怎麼回事？

饕餮不開心的時候就喜歡吼上一吼，它像往常一樣張開嘴，衝著那些個搶它主子的侍婢們不滿的吼了一聲。還順便打了一個響嗝。

跪在地上的傢伙們只覺得一股無法形容的氣味鋪天蓋地的向自已襲來，慌忙用手堵住了口鼻。

可是即便他們一個個屏住呼吸不喘氣，從饕餮巨大的胃口裡散發出的氣味仍舊讓他們難以招架。恨不得連汗毛孔都給封堵上。

這難道就是饕餮大人的終極秘密武器？

瑤姬無可奈何的嗔瞪饕餮：“真頑皮！花園裡的牡丹都讓你熏死了，你又想熏死幾個？”

饕餮不好意思的扭過頭，只余碩大的屁股衝著眾人。人家也不是故意要打嗝的。餓了而已。誰讓到了飯點不給飯吃。

眾侍婢這次乾脆仰倒在地，饕餮大人，您老人家平時不洗澡的嗎？屁股好臭啊

瑤姬一腳把饕餮的屁股踢到旁邊，注視着眾人道：“黑暗漩渦有多兇險想必不用我說，你們也都知道。再這樣耗下去，只怕我去救也沒用了。只能拖屍體回來。”

眾人屏着呼吸互相對望幾眼，心中瞭然，九公主這是在和自已談條件。

可是，他們身份卑微有什麼可以讓九公主惦記的？

環翠聰明，第一個想明白了這其中原委，越眾膝行到瑤姬面前道：“先前我家主子的錦帕掉進天河裡，與九公主一點關係都沒有。都是那該死的風，害得錦帕脫了四公主的手落入河中，才導致九公主跌下了河。其他幾位公主”

她說到這裏停了下來，低頭看向身後跪着的其他人。

她已經開了頭，把九公主從錦帕落水的事里摘了出來，剩下的事，不能都由她自已紅口白牙的說下去，大家想活命，罪責必須均攤。

她的停頓，令其他人冷靜下來。

大家都是主子跟前的一等侍婢，早就混成了“仙精”，當然明白環翠後面的意思。

略一猶豫，便搶着把話接了下去。

“我們主子落水是四公主不小心推了一把。”說這話的是六公主婉青身邊的人。

瑤姬目光落在那丫頭身上，滿意的牽了下嘴角。

五公主的仙侍帶着哭腔控訴：“我家主子卻是六公主拽下去的。”

六公主的仙婢立即瞪了對方一眼：“我家主子又不是故意的。”

七公主的仙婢接過話茬，推了五公主的仙侍一把：“你還敢說？我家七公主可是你家主子拉到河裡的。她最冤枉。”

八公主的侍婢跟他們主子一樣平時受慣了氣，本想着替自已主子說兩話，可見了個個氣勢洶洶的侍婢，想了又想，頂到嘴邊的話又咽了下去。

她家八公主是七公主拉下去，可八公主摔倒后死死抱着四公主大腿直到把人拖下水那一幕，估計大家都看到了。

她們，還是少說話為妙。

瑤姬看着亂鬨哄的場面，垂眸笑了笑。手中把玩的那把可還原過去的古今子鏡，熠熠生輝。

# 第310章 體力活

想要的東西收集的差不多了，瑤姬滿意抬了抬手，示意下面人安靜。

“本公主現在替你們下河去撈人，剛才你們自個說了些什麼，都心裏有數。做仙要是做的失了誠信，不如墜入畜生道。胖子，我們走。”她拍了拍一臉不開心的饕餮，騎在它背上，向洶湧翻滾的黑暗漩渦扎去。

岸上眾人對她那句“墜入畜生道”心有餘悸，打了歪主意的思量再三，掐滅了別的念頭，眾人全都向最危險的地方望去，心中充滿了期待。

天河是條有脾氣的仙河。黑暗漩渦就是天河最暴躁所在。

瑤姬騎在饕餮身上，扎到河裡時，明顯感覺到有一股強大的吸力在拉扯着她向漩渦深處撲去。

她沒有抗拒，饕餮也駕輕就熟的隨着吸力向河中心撲去。

行了沒有兩息的功夫，眼前的光亮淹沒在一片黑漆漆的洞里。

饕餮控制着力量，穩健的向黑暗衝去。

瑤姬念了一個光引咒，饕餮前方三尺見方的地方立即有了光亮，奈何黑暗的吞噬力太強大，這點光亮根本看不清洞內結構。

饕餮的速度沒有一絲減弱，行了有三息時間，眼前出現一個怪異景象。

瑤姬站到饕餮背上，纖細手指捏訣揮出，距離饕餮三尺遠的幾個氣泡像被扦子串成一串，在瑤姬的揮動下不在無序的碰撞，安靜的在瑤姬指揮下向前方駛去。

掉到河裡的幾位公主被氣泡包裹着，已經失去了意識。

瑤姬拍了拍饕餮的腦袋示意它繼續前行。饕餮得到小主人的命令，向著洞穴深處游去。

遊了有一柱香的時間，黑暗的洞穴突然呈現一種詭異的藍光。

忽明忽暗，洞內情景時而清楚，時而模糊，彷彿置身幻境。

饕餮落到洞內的一處沙礫堆成的淺灘上，等待瑤姬跳下它的背，它又扎到洞內的水中。

瑤姬也不喝止，揮手把身後那一串氣泡固定到岸上。

困在氣泡里的人三三兩兩醒了過來，看到瑰麗奇幻的山洞，眼睛瞪得滴溜圓，趴在氣泡壁上怔怔地看着詭異的藍光忽明忽滅。

瑤姬咳了一聲，提醒幾位姐姐們向她看過來。

她們這才發現自己身處結界內，無法衝出去。

四公主藍昭首先發問：“小九，這是哪兒？我們怎麼在這個鬼地方？你還傻愣着干什麼？快放我們出去。”

六公主婉青跟着一起質問，好像她們的處境是瑤姬造成的一般。

瑤姬就知道有的人不能可憐，要不是她另有打算哼。她未言語，怒目掃視了幾個姐姐一眼。

幾位公主頓覺後背發涼。唯老八從瑤姬眼中看到一股子暖流。

安靜只聞水聲的怪洞在一陣女聲的吵鬧后，突然響起刺耳的咆哮聲。

這聲音比饕餮的叫聲要尖利，刺得幾位公主的耳膜生疼。

緊接着，藍光照射的水面上，激起百丈高的水花，一隻巨大的妖獸從水花中躍出，看到岸上的氣泡頓時殺氣騰騰，血盆大口張開沖向她們幾個。

不同的尖叫聲混雜在一起，差點讓瑤姬的腦袋痛炸了。

眼看幾位如花似玉的公主就要被妖獸吞進肚子當點心吃了，瑤姬突然捏訣一道金光自胸腔而出，直撲妖獸面門。

就在幾位姐姐嚇得魂不附體之時，妖獸吃人的動作戛然而止，乖順的跪到了瑤姬面前。

河面上的饕餮露出一個壞笑。

把這隻小妖從河底轟出來可不容易呢，回去一定給主子多討點好吃的，這两天幹得可都是體力活。

# 第311章 魔君求見

一通忙活，瑤姬與饕餮終於把這幾個呆若木雞的姐姐們平安送上了岸。

岸上卻已經不是剛才光景。

瑤姬定睛一瞧，仙氣大盛的原因竟是王母娘娘擺駕到此。

四公主濕漉漉的從饕餮背上爬下來后，王母娘娘身邊的兩大仙侍已經到了她近前，穩穩噹噹扶住了她，利落的幫她化去一身的狼狽。

落後一步的環翠忐忑的叫了聲“公主”，卻遭來四公主藍昭的一記白眼。

其他幾位公主哭哭啼啼的上岸后，看到天界最高層的夫人---自己的嫡母正一如往昔莊嚴肅穆的站在對面，目光嚴厲的注視着她們。想要發泄一下的情緒頓時轉化成了豆丁點小的委屈，壓在了心裏。

不用王母娘娘多廢話，這群河裡撈上來的“金嬌玉貴”們自覺站成一排，全都默默地施了法術瀝幹頭發衣裙，安靜的等待問話。

四公主本想撲到親娘懷裡哭上一哭，看了看親娘的臉色立即識趣的閉上了嘴，退到了隊伍里。

瑤姬行過禮后，從虛域里掏出一堆吃的捧在手裡喂饕餮，饕餮見了吃的興奮的哼了兩聲，埋頭大快朵頤。

就聽王母娘娘在饕餮咀嚼食物的“吧唧吧唧”聲中幽幽開口，一開口就讓瑤姬不滿。

“小九，說說這是怎麼回事？”

饕餮嘴裏還含着肉，歪頭朝王母娘娘瞧過去，眼神里飛出來的全是小刀片。

王母娘娘自知打不過饕餮這貨，但天界天後見慣了大場面，心裏發虛面子上卻表現的十分鎮定。

她不與饕餮論短長，目光直接移到瑤姬那兒。

瑤姬聽出她這句質問是帶着脾氣來的，本不想好好搭理她。可是母妃叮囑自已萬事要忍讓，不可強出頭惹出是非來諸如此類的叮嚀全都涌到腦子里，她不得不認真思量。

“回娘娘，這件事我也說不清楚原委，不如娘娘自已看看古今子鏡。”瑤姬掏出能給自已證明清白的寶物遞給王母娘娘身邊的仙侍，自已退到饕餮身邊。

八公主快速朝她這邊瞥了一眼，立即低下了頭。

其他幾人倒都是一副委屈樣，尤其是四公主恨不得立即就把老八掐死在當場。

瑤姬一副“你快看看你寶貝閨女乾的好事”的架式，倚在饕餮身上，笑而不語。

王母娘娘盯着鏡子看了半晌，臉色由白到紅又由紅到白，又由白到青，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藍昭這孩子總是自視聰明，心機卻差了小九一大截。竟不知自已做的好事都被人家都記錄了下來。

這要是小九把古今子鏡往君上面前一放，她有一百張嘴也解釋不清今天之事了。

罷了，算計不成別人，反被別人算計，那是自已沒本事。

她這個當娘的不能看着事情鬧大。於她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想明白這一點，王母娘娘的臉色略恢復正常，嘴角扯出一抹笑意，把鏡子遞給了瑤姬。

“事情我已經清楚了，你們姐妹幾個性子頑劣，見你們父君去聽法會不在天庭，便都個個拿本宮的話當耳旁風，瞧瞧你們現在這個狼狽的樣子，哪一處像是天家公主？你們姐妹幾個是骨肉親情相連着，本宮也不給你們分什麼你對我錯的，一律處罰，禁閉各自宮中一月。”

底下頓時響起各種聲音，有吸氣聲，有不滿聲，有哭聲，還有小九的冷哼聲。

王母娘娘頓了頓，繼續說道：“天河的黑暗漩渦連我和你們父君都忌憚幾分，這次若不是饕餮和小九，估計你們幾個難逃厄運，都給本宮好好在宮中思過罷。至於小九”

瑤姬抬起頭，看着她。

王母娘娘故意在“饕餮”兩字上加重語氣，那是想要抹殺瑤姬的救人之功。

瑤姬不在乎，她在乎的是王母後面的話，她可不想被拘於宮中一月之久。她還有好多要事要辦呢。

王母正在思索要怎麼處置小九的事，這時，突然有天兵跑來求見。

“稟王母娘娘，魔界魔君夜殤在南天門外求見。”

王母一愣：“誰？你說誰要求見？”

# 第312章 求娶

“公主，六公主，出大事了。”四公主藍昭的宮婢環翠神色匆匆進來稟告，打斷了姐妹倆回憶小九那些令人咬牙切齒的得意。

四公主的思緒還沉浸在天河邊吃的暗虧上，面容上掛着不甘與狠厲：“慌慌張張的干什麼？一點大宮婢的風範都沒有，哪天換了你。”想起那天天河邊環翠的自作主張她就來氣。

環翠委屈的低下頭，語氣放平靜回道：“公主，天后宮傳來消息魔君冥夜殤來求親了。”

四公主：“什麼他要求娶誰？”

六公主：“你說魔君又來了？”

兩人均被這個消息震驚地忘記了剛才的話題，四公主披散着頭髮站起身，自言自語道：“不用問，那個魔君求娶的一定是小九那個臭丫頭。”

環翠立即點頭：“婢子打聽過了，確是求娶九公主。”

六公主冷哼一聲：“前些日子妖皇鳳靈歌突然冒出來要和天界結親，也鬧着要娶小九。現在又來了一個魔君冥夜殤跑來湊熱鬧，不知這些妖啊魔的是哪根筋不對，爭着搶着要娶小九。小九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身邊有個神獸不離左右嗎？換了我也一樣。”

也不知六公主婉青說的“也一樣”到底是指什麼也一樣？是一樣厲害？還是一樣有這麼多大人物來求娶。

四公主心底瞧不上她，卻對她這句話深以為然。

小九沒有饕餮保護終究和她們幾個姐妹一樣。

不過，小九嫁給魔君也好，嫁給妖皇也罷，只要不嫁給她的凌哥哥就行。

而且，小九若是現在就嫁了，天界就少了一個和她爭凌哥哥的強勁對手，這是好事。魔君來求娶小九真是件天大的好事。

“四姐，你笑什麼？”六公主正兀自在那兒憤憤不平，瞧見四公主藍昭臉上現出不懷好意的笑，心頭不由緊張。

四公主斂了笑容，拉起這個一直把小九視為眼中釘的六妹：“走，我們去天后宮看看小九這次到底要嫁給誰。”

天后宮。

王母娘娘端坐在會客廳高位，貌美容顏停留在三十幾歲的階段，依舊光彩照人。

臉上露出丈母娘挑女婿的挑剔神色，押了一口茶，緩緩開腔：“聽聞魔君在小九歷劫期間也去了趟凡間，還與小九有了些牽扯，不知魔君對破壞我天界規矩做何解釋？”

自魔界分崩成兩雍和派與嗜血派以來，魔君冥夜殤帶領魔界雍和派與天界開始交好。玉帝對冥夜殤的真實用意雖然堤防，但為了消滅共同的敵人骨千山，兩家還是握手結盟，面子上還過得去。

將來幫冥夜殤殺了骨千山，天界與魔界和平共處，三界生靈可享永世太平，這不可不說是件功德無量的福德之事。

魔界在天庭眾仙心中的地位也會因此提升。

為了保證這種結盟的關係能夠長久下去，聯姻是個好辦法。

可是，小九是祝未央所生，如果她嫁給了魔君，那好處便成了未央宮的。這可不是她願意看到的。

所以，這門親事她不會同意。也不會讓玉帝答應。

小九要嫁就嫁個天界的小仙，隨時掌控在她手中，省得她離了天庭翻出天去。

這丫頭可不像祝未央那般好對付。

打定主意，王母娘娘接下來只想把事情攪黃。

接連問了幾個問題，全是在指責魔君在凡間與瑤姬糾纏之事。

夜殤聽了王母娘娘之言，頻頻微笑點頭，嘴上勤快的應和着，絲毫不見對方有何不滿。

站在隱蔽處偷看的六公主悄悄嘟囔道：“外界不是傳言魔君不苟言笑，面冷如冰，脾氣也十分不好，怎麼今日一見，卻這般模樣。倒像個溫文有禮的仙僚。”

四公主藍昭扭頭打量說話的婉青，揶揄道：“你該不會瞧他長得英俊不凡，看上他了吧？”

“哪有？四姐姐說笑了。他能看上小九就說明他眼瞎。這種男子我才不會看上。提鞋也不配。”

姐妹倆說得忘形，聲音傳到會客廳里。

王母娘娘面容鍍上一層鐵青。

夜殤卻裝未聽到，低頭端起了茶杯。

而此時的未央宮，卻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 第313章 魔君大人

七巧路過天后宮，聽到一條令她腦袋發矇、不知是好還是壞的大消息，一路慌慌張張跑回了未央宮，還未進宮門，就開始氣喘吁吁的嚷嚷：“不好了，不、不好了，公主、公主有麻煩了。那個魔界魔君叫什麼、什麼殤的，來、來求娶咱公主了。”

路上有宮婢要攔她，她不由分說推開人家：“別擋道，我要趕緊給公主報個信，讓她，讓她快點躲出去，不然凌白戰尊”她一口氣跑到了公主常愛待着的聽風閣。往裡一打量，頓時傻了眼。

咦，未央宮什麼時候多了個陌生男子。長得還怪好看的。竟比凌白戰尊還要好看幾分。

七巧大口喘着氣，在聽風閣門口站住，傻愣愣打量坐在公主下首的男人。

“公、公主，婢子有要事稟告。”

瑤姬聽她從遠及近嚷了一路，該稟告的她一字不差已經聽到了耳朵里，無奈地嘆了口氣。這丫頭一貫的作風。虎！

她拿眼瞟了一眼端坐在自己左手邊的夜殤，這傢伙竟然在偷笑。

他還有臉笑？

瑤姬綳了臉對氣未喘勻的七巧問道：“什麼要事？慢慢說來聽。”

站在瑤姬身邊的雲兮嘴角抽了抽，心道，主子這是要幹嘛？該聽的不是已經都聽到了，當事人還在呢。

而且這位當事人蠻橫的很，饕餮都沒能攔住他。能讓一直在未央宮橫行霸道的饕餮吃虧，這可是史無前例的事。

想想就覺得有那麼一點解氣。

不過，她可不敢露出半點這樣的情緒來，不然主子和饕餮都得把她吃了。

傻七巧要是當著面說出些失分寸的話來，不知能不能像饕餮一樣受得住他的打呀。

七巧正要再把事情說一遍，突然瞧見雲兮在那呲牙咧嘴擠眼睛，轉口問道：“雲兮你的嘴這是怎麼了？有點歪。”

一旁擺弄杯蓋的夜殤差點笑出聲來。瑤姬回頭瞪了雲兮一眼，轉而對七巧吩咐道：“別理她，你繼續說。”

七巧擔心地又看了雲兮一眼，朗聲說道：“公主，我剛去鳳棲宮送東西，路過天后宮，聽那裡的宮侍說魔界叫什麼殤的魔君到天后宮求親來了。他要娶您。”

“哦，魔君大人這是真的嗎？”

瑤姬歪頭看向夜殤，語氣里竟是戲虐。

夜殤抬眼盯着瑤姬目不轉睛道：“當然是真的。”

“憑什麼？”瑤姬質問。

她的情緒還停留在那一場生死離別中，傷懷與被騙都讓她惱火，不想好好的跟他說話。

要不是饕餮攔不住他，她是萬萬不想在此刻就見他的。

至少，至少要讓他在未央宮門外站上一天一夜。

可惜饕餮這個吃貨太不爭氣。

夜殤知是自己先前惹惱了瑤姬，這次前來是專門賠禮道歉哄她開心的，即便她給他臉色看，他也歡喜。

他唇角上彎，粲然一笑：“憑你在意我。”

“無恥。”瑤姬握住杯子的手緊了又緊，差點就沒朝他砸過去。

看傻眼的七巧再也控制不住好奇心插嘴發問：“公、公主，這是怎麼回事？”聽對話的意思眼前之人就是來求娶自家主子的魔君，便忍不住又問出一句，“魔君不是在天后宮嗎？怎麼在咱們未央宮裡？”

夜殤看了說話的七巧一眼，這丫頭不傻啊。話都問到了點子上。

瑤姬冷眼瞧着好像事不關己的夜殤，哼了一聲：“魔君大人，解釋一下吧。”

# 第314章 為什麼會心酸

“分身術而已，沒什麼稀奇的。”夜殤輕描淡寫，站起身走到門口把要進門的七巧擋在門外，又回頭對瑤姬身後的雲兮命令道：“下去換壺酒來。茶太清淡，喝不慣。”

七巧不服氣還想往門裡沖，雲兮卻瞧了一眼一言未發的公主，快步走到門口攔住了傻乎乎的七巧。

她可是見識過這位魔君大人如何讓饕餮吃癟的。未央宮所有侍婢加起來也不是他的對手，像七巧這種雞蛋碰石頭的行為，乾脆直接自殺得了。

當然，有主子在，魔君是不敢亂開殺戒的。

雲兮拽着不明所以的七巧走遠，心裏暗暗嘆息，主子這樣縱容魔界之主在未央宮放肆，難道是看上人家了？

七巧忿忿想要跟強拽自己的雲兮爭辯幾句，被雲兮捂住嘴。兩個小丫頭一走，嘈雜的大廳立即安靜下來。明亮的光線籠罩在瑤姬與夜殤身上，兩人一時相對無言。

瑤姬望着魔君夜殤一身的光彩無人能比，神色愈加冷淡。

她正好有事要問夜殤，他既把人遣走了，她也就由他去了。此刻她只關心一件事。既然他的身份已經揭穿，她也不想跟他兜圈子，索性直言。

“我和你素不相識，更無恩怨，為何要這般害我？”

夜殤愁容滿面，委屈的為自己辯解：“若說我招惹你我認，說害你我可不認。本君可害盡天下人，唯獨對你不忍。”

瑤姬靜靜聽着他一貫順暢胡謅的甜言蜜語，彷彿又回到她歷劫時的那個身份。他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她是罪臣之女。

雖與他有殺夫之仇，卻還是無法自拔的沉淪到他織就的情網裡。

每次想到這些，瑤姬就恨自已不爭氣。

難道進了輪迴，下了凡間自己就變笨了？

他的甜言蜜語就是劑毒藥，現在的她才不會沒腦子的全吞下去。

“哼！”從鼻腔里發出的一聲嘲諷把夜殤後面的話全堵了回去。

“你還以為我是那個凡間容易上你當的孤女？冥夜殤，不要以為你是魔君就可以為所欲為，揭了你的面具，我們談談你的真實目的，也許看在你態度誠懇，本公主說不定願意跟你合作。”

夜殤一直注視着瑤姬的容顏，當她把話說完，他眼睛里異常明亮的光芒也慢慢暗淡下去。

他就知她是個鐵石心腸的女子。從第一次見她時就發現了。若不是他利用她歷劫的機會親近於她，估計他連坐在這和她說話的資格都沒有。

這小妮子難對付得很呀。

得一人心竟比殺骨千山還要難。

不過，為了眼前的女子，一切都是值得的。

夜殤給自己打了打氣，恢復成往日那般能把人凍傷的冰冷神色，緩緩開口：“既然九公主早已洞悉一切，那本君就直言不諱，跟你談一場雙贏的合作。”

瑤姬面色一松，心裏卻湧起一股無法言說的酸澀。

他果然是有求於自己才會費了這般心機接近，幸好，她沒有傻到以為他真的鐘意自己。不然，她這次可真是要成了天界的笑話。

想起那幾個親生姐妹往日等着看她笑話的嘴臉，情不自禁的露出一絲苦笑。

雖然轉瞬即逝，但她這個表情還是讓一直盯着她瞧的夜殤捕捉到了。

“九公主想看本君的誠意嗎？”

瑤姬抬頭直視着眼前令她無法內心安定的傢伙，強自鎮壓着一層又一層漫上來的情緒：“沒有誠意的交易，我想任何人都不會去做。你說呢魔君大人？”

夜殤笑了笑，從懷中掏出一隻精巧的木匣，瑤姬視線盯着他的手，木匣被打開，露出一隻潔白潤澤的耳墜。

瑤姬忽的緊張起身，快步走到夜殤身前拿起木匣里的那隻耳墜，陽光下玉蘭花形的耳墜通透潤白，輕輕晃動的身姿皎潔美好，如它的主人一般散發著高貴嫻靜的氣息，而今它的主人卻不知去向。

瑤姬把耳墜緊緊攥在手心，另一隻手死死抓住了夜殤的手臂：“我母妃在哪？”

# 第315章 賣女

夜殤瞧着她傷心欲泣的模樣，心下不忍，低頭合上手中的木匣沉默了兩息，壓下所有情緒，再次抬頭眼中只剩下如深潭般的冰冷。

“這是我的誠意。九公主覺得夠不夠？”

他也不想與她隔着一座冰山相處。可是，他若執意熱情下去，她卻誤會他的真心，不如把一切當成一場交易，等她平息了內心對他的怒火，他再跟她解釋。

慢慢來，來得及。

瑤姬縮回了手，怔怔地看着木匣，緩緩走回去，重新坐下。

手中的耳墜刺中她掌心，痛感襲來，冷靜也重新歸來。

“那就要聽聽你想要些什麼？”

“本君在來你這之前就已經表明過心跡，剛才你的小宮婢又告訴了你一遍。”夜殤嘴角噙着笑，朝瑤姬看了過去，“我只有一個目的，娶你為妻。”

有那麼一刻，瑤姬感覺自己的心跳慢了幾拍。幸而饕餮在院子里不滿的嚶嚶鬧了幾聲，才讓瑤姬心神歸位。

她正了正神色道：“冥夜殤，你我都心知肚明，你想娶我無非是想與天界聯姻，藉助天界的力量幫你除掉骨千山，從而統一魔界，我說的沒錯吧？”

“果然聰明，本君就喜歡和聰明人打交道。不知你認為這筆買賣可不可做？”夜殤搖了搖手中的木匣，一副勢在必得的模樣。

“為什麼選我？”這是瑤姬始終想不明白的地方。

夜殤粲然一笑：“因為你身上這個籌碼最重。其他幾位公主沒有什麼可以讓本君拿捏的，所以挑來挑去選了你。你對這個答案滿意嗎？”其實他想告訴她的不是這些。不過，以她現在的心情，即便他說了，她也不信。只會換來她的恥笑。

索性那她真以為這是場交易好了。

既然是交易，一切都有商量的餘地。

冥夜殤在未央宮秘密留下吃了頓便飯，所有要交換的條件都在飯桌上搞定了。

可惜，天不遂人願。

王母娘娘那邊卻把婚事給拒了。說是種族不同，影響下一代。

給出的理由是魔界與天界不宜通婚。

轉過天來，卻收了妖界的聘禮，要把瑤姬嫁給鳳靈歌。

這樣一來，凌白先不幹了。

他這為了天界跟魔界的骨千山還死磕着呢，後院卻起火了。最高執政長官的媳婦，把他從小就盯上的媳婦許給別的男人了？

這仗還怎麼打？

打不了了。

不打了。

凌白直接把戰場交給了手下，奔回了天界。

第二個不幹的是冥夜殤。

王母這老太婆不按常理出牌。

跟他魔界結合就是影響下一代，怎麼跟妖界聯姻就是同宗了？不用關心下一代的身心健康了？

簡直是種族歧視。

他本要打算回魔界準備聘禮的，現在人也不走了，直接賴在王母娘娘的宮殿里，討個說法。

第三個不幹的是瑤姬本人。

嫁人不嫁人是她的事，嫁誰不嫁誰也由不得別人干涉，憑什麼王母插手？

還把她嫁給一隻不認識的鳥！

簡直欺人太甚。

她要找父皇告狀，討回公道，退了婚約。

剛出了南天門，迎頭遇到玉帝的鑾駕。騰雲駕霧，氣勢恢宏。

玉帝那兒早就有人給送了信兒，所以法會未結束，他就急匆匆的告辭離開了。

離開時，看着笑得慈祥且寧靜的如來，玉帝心中抽緊。

看來，不娶妻還是大有好處的。

這不，眼前淚眼婆娑的小九，就是他的業障啊。

他把瑤姬叫進了鑾駕，安慰了兩句便不再言語。

王母這冤家，竟然背着他就想把未央的孩子給賣了。

他豈能善罷甘休。

# 第316章 白菜與豬（第一更）

玉帝身後呼啦啦跟着一群人，左邊凌白右邊瑤姬，瑤姬右邊是來湊熱鬧的冥夜殤。幾人碰了面，你看我我看你，尤其凌白與冥夜殤互相看不順眼，要不是礙於玉帝跟前不能造次，估計凌白早就讓天宮兵士動用刀戟把他請出去了。

面對興師問罪的一干人等，王母坐在紫晶鳳椅上巋然不動。身後侍立的仙婢卻受不了玉帝威壓，驚恐得連連後退數步。

玉帝黑着臉坐在王母旁邊的紫晶龍椅上，沉默着本想讓王母先開口，然後他來個后發制人。無奈王母卻早就看透他的心思，來了個“敵不動我不動”，神色木然望着下首站立的幾個當事者。

玉帝終於沉不住氣：“他怎麼在這兒？”抬手指了指站在另一陣營的鳳靈歌。

鳳靈歌早就提防着玉帝的震怒，他那一指可不是普通的一指，抬手間全是帶着渾厚法力的殺氣。

當然，畢竟鳳靈歌是妖界至尊，玉帝不可能真要撕破了臉，只用了兩成功法。

鳳靈歌面不改色輕易化去，恭敬的替依舊保持沉默地王母作答：“在下是來提親。”

瑤姬第一次見鳳靈歌，好奇這隻鳥化成人形是不是嘴巴尖尖的。

聽他說話聲音煞是悅耳，瑤姬特意多看了兩眼，模樣竟出乎意料的俊俏，長勢喜人。鳳靈歌覺察出身側的注視，側過頭看向瑤姬，四目意外相對，瑤姬故意氣勢洶洶瞪了回去，，鳳靈歌卻回之以燦爛一笑。

瑤姬被這個無邪的笑容震懾住，故意裝出來的凶意頓時四散開去，之前對鳳靈歌的反感也隨之減少。

冥夜殤一直注意着瑤姬，見她目光停留在妖皇身上，兩人一笑一怔的模樣着實讓人憂心，卻因在大殿上不能直接牽了她的手就走，索性邁了一步擋住了瑤姬的視線，恰到好處隔斷了兩人的目光交匯。

瑤姬眼前突然換了張面孔，瞬間醒過神來，抗議地瞪了冥夜殤一眼。冥夜殤挑眉含笑，滿不在乎。

鳳靈歌對於魔君的無聊舉動表示不屑，撇撇嘴拉回了視線。

凌白把一切看在眼裡，恨不得立即就把冥夜殤與鳳靈歌趕出凌霄寶殿，他咳了一聲上前拱手：“天界的公主各個金嬌玉貴，受不得妖界的妖氣，妖皇似乎打錯了主意。“想了想，又接着說道：”仙家之軀宜養在仙氣繚繞之地。怎麼能去其他地方居住。”說完特意看了一眼冥夜殤。言外之意很明顯，你也別打什麼主意。魔界里可沒有仙氣。

玉帝甚是喜歡凌白，從小就培養他為最佳女婿人選。凌白說得話深得他心。故而情不自禁頷首贊同。

他的女兒都寶貝着呢，才舍不得嫁給異族。更何況小九是他和未央的唯一孩子，更不能隨隨便便許配給個混賬小子。

他瞧着殿內站着的三個男的，雖然個個都是三界內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卻怎麼看都不順眼。不及自己萬分之一。凌白是放在身邊調教了幾萬年的，勉強說得過去，卻也只及自己千分之幾。

哎，自己家種的白菜怎麼能隨便讓豬拱了去。

“凌白說得有道理。本君的女兒暫不考慮嫁到異界。”玉帝本想直接說出內心“白菜與豬”的想法。但轉念又一想，孩子們都到了適婚年紀，如果老在家裡也是會讓人笑話的。

哎，嫁與不嫁這是個難題。真是愁煞了老父親的一顆愛女之心呀。

# 第317章 遠房親戚（第二更）

凌白暗自鬆了口氣，想不到鳳靈歌上前一步誠懇說道：“帝君不必擔憂，既然九公主不能去妖界生活，那在下來天界長住也是沒關係的。正好遠房表姐鳳半淵也是天界一員，若是帝君沒有意見，在下正好在鳳棲宮旁邊蓋一座輝煌的宮殿給九公主，成婚後就與九公主住在那裡即可。”

“聽聞九公主與半淵表姐是至交好友，這正是親上加親。兩座宮殿緊挨着，閑來可以串門互訪也不寂寞。當然，如果九公主想繼續住在未央宮，在下也可遷就。一切都隨九公主高興。”

鳳靈歌一通長篇大論儼然九公主就是他未過門的夫人了。

一直緊繃著臉的王母聽完終於露出一絲笑容，恰好與玉帝的黑鍋臉形成鮮明對比。

凌白與夜冥殤前所未有達成默契站成同一戰線，不等玉帝推辭，他們已經站出來表示抗議。

瑤姬卻越聽越覺得有趣，打斷凌白的慷慨陳詞，問鳳靈歌道：“你說鳳半淵是你表姐？那她真身也是一隻鳳凰？”她想說那鳳姐姐也是一隻鳥，又怕哪天讓鳳姐姐知道了不高興，忙改了口。

她一直以為這個鳳姐姐是花神呢。她最愛研究種植花草樹木。想不到竟也是一隻鳳凰。幸好自己在她面前沒有明言過不嫁一隻鳥的言論。不然，這多尷尬。

鳳靈歌瞧着瑤姬從冥夜殤身後探出的半張臉，笑着向前一步，避開了魔君的遮擋，玉樹臨風站到瑤姬眼前：“鳳表姐雖與我有親戚卻不是鳳凰，此事說來話長，還有些家族隱晦的傳說不宜在這裏跟九公主道明。如果九公主想聽其中淵源曲折，有時間在下可以講給公主聽。”

瑤姬愛聽故事，這可是他的特長，相信只要給他時間，以他的本事，九公主一定會對他另眼相看。

鳳半淵是瑤姬在天界為數不多的好友，作為玉帝的女兒，她從小到大的那些糗事天界人人皆知，可鳳半淵卻是個神秘人物。

她只知其現在，卻不知鳳半淵那些前塵往事。問母妃、父君都三緘其口，身邊人提到鳳半淵的身世也諱莫如深，均推說不知。

這就好像你與仙友結伴同去仙池沐浴。你脫乾淨衣服下了水，對方卻穿着衣服在泡澡。別人把你渾身上下看光光，你卻隔着衣物看不到對方身上一毫一厘。

這種不公平，總讓人不舒服。尤其是對方拿你長在身上的某上紅痣說笑時，你卻找不到還嘴的說詞。

簡直是鬱悶至極。

所以，當聽到鳳靈歌是鳳半淵的親戚，而且還知道其過往，並要講給她聽時，瑤姬立即來了興趣。一把推開擋在面前的冥夜殤，走到鳳靈歌跟前露出如花笑靨。

“不知妖皇一會兒有沒有時間去未央宮小坐敘舊？”

“有。當然有。”

鳳靈歌還想說些什麼來表達此刻被邀請的心情，凌白已然擋在二人中間，他生氣地看着瑤姬：“你們第一次見，敘的哪門子舊？又哪來的舊？”

瑤姬無辜眨眼，歪頭露出面龐問凌白身後的鳳靈歌：“我們是第一次見么？怎麼覺得好生面熟？”

冥夜殤不知何時已經站到瑤姬身側，俯身貼耳用幾不可聞的聲音提醒她：“毀約可要有代價的。”

瑤姬仰頭不滿：“難道約定里有寫不可以結交朋友？”

# 第318章 一箭雙鵰

冥夜殤皺眉，不敢冷眼對着瑤姬，卻把臉色全甩給了得意洋洋的鳳靈歌。鳳靈歌全當凌白與冥夜殤不存在，擠到瑤姬跟前，鳳目灼灼：“聽聞九公主的坐騎饕餮向來喜歡吃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在下這次專門為饕餮帶來了一些食物保准他會喜歡。”

瑤姬臉上的笑容更加燦爛，心道，這小子很會拍馬屁。竟然還知道討好饕餮那個貪吃鬼。

“只怕你那些東西不夠它吃的。”

鳳靈哥不置可否的笑了笑：“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玉帝坐在上首，瞧下面的幾個男子跟自己的女兒聊的熱火朝天，心中頓時升起莫名其妙的不快。

他故意咳嗽了兩聲，提醒眾人他的存在。

凌白率先領悟，收斂情緒板着臉朝瑤姬使眼色讓她乖乖安靜下來，別對着個妖笑出花來。長得好看怎麼啦？他凌白不比鳳靈歌英姿颯爽。

王母娘娘不滿的瞥了自個的夫君一眼，伸手接過仙侍遞上來的茶，一邊慢慢呷着，一邊看似不經意地抬眼打量下首三界內的三個翹楚青年。

她之所以想把祝未央的女兒嫁到妖界，原本的打算是眼不見心不煩。把瑤姬打發的遠遠的，省得每次看見她那張臉就想起祝未央那個賤人。

為什麼不選冥夜殤呢？他在魔界要說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可惜呀，魔君這個人生性桀驁不馴、性情古怪，做為合作夥伴根本無法拿捏，她向來只做有把握的事。所以，她選擇答應妖皇的求婚。

只要兩人成婚，即便妖皇想住在天界，她也有辦法讓他們兩夫妻無法住下來。

到時候嫁出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瑤姬沒有理由賴在天界不走。

她也可以順利除去一塊心病。離得遠了，就算玉帝再疼愛這個小女兒，時間久了，也會在感情上生疏，她的女兒也可以多得到些關注。

不管怎樣，她一定要把瑤姬嫁到遠遠的地方去。如果玉帝敢攔着，那她只好魚死網破

王母娘娘啜茶心算的功夫，凌白、冥夜殤、鳳靈歌擁簇着瑤姬安靜下來。

玉帝見下面幾人已經不再閑聊，恭敬站好等着玉帝訓話。

玉帝對於要不要現在嫁女，嫁給誰，始終猶豫。要是未央在身邊就好了。

可惜，未央卻在閉關。他不能在關鍵時刻去打擾她。

他思量着事情輕重，突然福至心靈。既然這三個傢伙都想娶瑤姬，那婚事可以拖呀。拖到未央出關來做決定就好了。

至於這樣對這三個傢伙公不公平？嘿嘿，他養了這麼久的女兒說嫁人就嫁人了，這對他這個當爹的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一件愁事有了解決的頭緒，玉帝整個情緒飽滿起來。

“你們三人的意思本君甚是了解。不過呢，本君的女兒嫁給誰不嫁給誰，本君說了不算。”

玉帝說到這兒，又停頓下來。

三個青年才俊同時看向表情淡定的瑤姬，難道玉帝如此開明要讓她自己選？

凌白頓覺成竹在胸。

可是玉帝下一句卻打消了所有人的念頭。

“想做本君的女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憑本事定奪吧！近日北荒冰源怪事頻發，屢有天界關押的犯人逃脫到人間作亂。你們誰平息此事誰才有資格跟我求娶小九。”

好個一箭雙鵰的辦法，玉帝對自己的急智甚是滿意。

座下女兒小九的眼神里泛起狡黠的光芒。

父女倆相視而笑，瑤姬對她爹如此姦猾不厚道的景仰之情頓時如江水泊泊泛濫。

# 第319章 心魔

站在古今子鏡前的九洛慢慢回神。

她什麼都記起來了。包括那場在北荒冰源發生的比試。結局是凌白險勝。

這個結果，玉帝非常滿意。熱火朝天的張羅着瑤姬與凌白的婚事。

冥夜殤受了很重的傷，被他的弟冥離殤接回魔界養傷。

臨走前放下狠話，如果他哥哥有個三長兩短，魔界定會把天界、妖界攪得天翻地覆。

瑤姬當然還記得與夜殤的約定，拒絕與凌白成婚。

凌白聽到消息后，吐出幾口鮮血，昏迷不醒。

在為玉帝在北荒冰原平亂中，他們三人都受了傷，只不過夜殤受的傷最嚴重。

瑤姬自幼在凌白的關照下長大，不忍心讓他太過傷心，多次去他床前探望，在他昏迷之際娓娓道來她與夜殤的約定。希望凌白能夠理解她。

她母妃閉關修鍊之前曾經囑咐過她，這個天界是個沒有道理可講的地方，要想有話語權，只能用實力來爭取。

她母妃還叮囑她，不要相信天界的任何人，包括她的父皇。也不要把命運交到任何人手中。

要想活着只能自己掌控命運。

瑤姬當時並沒有真正理解母妃的用意，等她找到母妃閉關的地方時，才發現裏面根本沒有人。只有母妃留下的一隻耳墜。也就是冥夜殤拿給她看的那隻玉蘭花形的耳墜。

那隻耳墜困在只有瑤姬能打開的結界里，她在結界中看到母妃留給她的一句話：不要告訴任何人母妃不在這裏。

可是，母妃到底去了哪裡？

這是她一直糾結的地方。

她重新為這個地方加固了結界。

也許天生的與眾不同，凡是她設的結界，很少有人破開。這也是為什麼天界一直以為祝天妃在閉關的原因。

瑤姬想念母親，又不能大張旗鼓的去尋找。

這一次，冥夜殤送上門來的交易，她不能不慎重考慮。

其實，那時的她並不知什麼是愛，什麼是不愛。

如果沒有與夜殤的約定，嫁給凌白也不是不可以。

她決定去一次魔界，親自問問冥夜殤，看能否得知母妃的下落。

瑤姬是個行動派，交待好雲兮與七巧，獨自帶着饕餮去了魔界。

那並不是一場愉快的奔赴。

她見到了已經康復的夜殤。

魔界大殿上，冥夜殤一身玄色長袍，目光冰冷。

他似乎忘記了當初的約定，她提起時，身為魔君的夜殤竟然告訴她，那只是個玩笑，讓她去嫁想嫁的人好了。他們之間所有約定都不算數。至於那隻耳墜，根本就是他幻化出來騙她的。

天界的天妃在哪裡，他一個魔界之主怎麼會知道。

瑤姬在他的奚落中離開了魔界。

她不明白自己當時那種無反應的行為，叫做傷心。

至今，九洛都想不通，夜殤為什麼會食言。

瑤姬生氣的回到天界，接受了玉帝的安排。可是，與凌白的大婚當天，冥夜殤卻讓人捎來了信。

如果她要嫁給凌白，她這一輩子別想見到自己的母妃。

隨信一起來的，還有古今鏡，鏡子里是母妃受傷的模樣。

瑤姬在凌白最幸福的時刻，在他心上迫不得已捅了一刀。

她穿着大紅嫁衣，離開了凌白。

後來的事，她想不起來了。

只隱約記得額間的紅蓮綻放，三界震動，她彷彿已經不是她自己。

九洛愣愣地站在鏡子前，雙眉緊皺。

她想不明白，這為什麼是冥夜殤的心魔？

這明明應該是她的心魔。

她更想不明白魔界的魔君什麼時候變成了天界元聖天尊？

# 第320章 障眼法

她還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天界的九公主，為什麼會變成一隻妖。

為什麼會忘了前塵往事。

而她的母妃到底去了哪裡？

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多的為什麼即便她恢復了記憶，也得不到答案。

守在旁邊的東郭看不到古今子鏡裏面的情形，只能通過九洛的表情神色來判斷事情的進展。如今九洛這副失魂落魄的模樣，東郭隱隱覺得不對勁。

他正要強行切斷九洛與古今子鏡的聯繫，卻見她額頭突然綻放出一束刺目的紅光，紅光直接射進古今子鏡里，同時，東郭耳邊傳來咔嚓咔嚓的碎裂聲。

“小爺的寶物。”他哀嚎着撲向鏡子那兒，想要挽救寶物。

可不等他過去，九洛化成一道強光突然消失在紅色光芒之中。

圖留下東郭焦急的呼喚聲。

無極荒城的這場幻滅，持續了一天一夜。

就在黎明快要來臨的黑暗時刻，天空下起了鵝毛大雪。這雪花卻不是白色的，傾刻間，整個世界遍染紅色。

街道上仰頭看着天空微笑的眾人，在雪花沾染上肌膚之後，一個一個清醒過來。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前一刻還在熙熙攘攘做着自己的事情，下一刻天空黑成鍋底，還下起了令人驚悚的紅色大雪。有人嚷嚷着這紅雪是妖孽所為，顧不得細想發生了什麼事，紛紛向家裡逃去。

有家可歸，真好。

九洛帶着救回來的墨塵，來到了深巷中的老婦家。

墨塵還在昏迷中，九落把他放在床上，凝視着他的眉眼，手指慢慢、慢慢浮在他的臉頰上。

墨塵的容顏漸漸發生了變化，逐漸變成了夜殤的模樣。

原來，他用障眼法，騙了所有人。

可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是魔君，為什麼要留戀天界？真正的墨塵又在哪裡。

黎明的曙光漸漸從地平線攀援上來。

院子里一陣鬧騰，九洛給夜殤蓋好被子，走出屋子，一眼瞧見他的坐騎小喜正趴在窗戶上，瞪着兩隻大眼睛往屋裡瞧。

看到九洛的身影，它飛快的轉身撲過來，九洛心念轉動，施了一個現身咒，小喜的模樣漸漸變成了螭吻。

它有些獃滯的愣在那兒，一時不知是該遵從主人的話躲起來不讓人看到自己真實的模樣，還是繼續撲過去親近她。

九洛伸開施咒的手，嘴角漾開一抹苦笑。

禁錮身體的咒術消失，她又變成了那個瑤姬。

從仙化成妖，她處於混沌，忘記了所有不開心的事。

可是從妖變成仙，她不得不記起前世今生所有過往。

螭吻只猶豫了一下，便厚着臉皮撲上來用腦袋拱九洛。討好之意，全在行動里。

九洛摸摸它的頭，囑咐道：“你好生在這兒守着你的主子，別讓人來傷害他。”

說完她就要飛上雲霄，螭吻卻咬住她衣袖不讓她走。

那模樣好像它被拋棄了一般的委屈可憐。

九洛看了眼屋裡，正要從它口中奪回袖子，院子里的海棠樹恭弘=叶 恭弘子嘩啦啦的一陣響動，樹洞里爬出一個人。

九洛與螭吻一前一后躍到樹洞處，螭吻一隻大爪子按住那人的腦袋。

“哎呦喂，哪個龜孫暗算小爺？”

九洛聽到東郭的聲音，鬆了口氣，拿開了螭吻的大毛爪。

脫離控制的東郭登時竄出老遠，手抓住隨身寶劍想要禦敵。

螭吻覺得這小子竟然恩將仇報，不知好歹，撲上去，一下子按倒他。

九洛連忙喝止。

東郭看清九洛身形，頓時激動起來。

爬起來揪住她的袖子，上下打量：“你沒事？你竟然沒事？想不到古今子鏡這種法器都困不住你，果然天女不凡。”

九洛早就對東郭的身份有疑慮，此刻聽他如此說，更加覺得自己猜想沒錯：“東郭，你早知我身份是天界九公主，是不是？”

# 第321章 過往

東郭並沒有否認，故意撣了撣身上的灰塵，避開九洛的視線。

當她的魂魄歸位，元神齊聚后，她再也不是那個大大咧咧，性子粗魯，為人爽直的花果山妖祖宗了。

她是至高無上的天界九公主，是玉帝最寵愛的幺女。

當她破了無極天眼，他就知道九公主瑤姬回來了。

他嘻嘻笑着指了指九洛的額頭：“三界誰人不知額間長着紅蓮的是九公主。”

九洛不滿的皺眉，目光犀利：“別以為你這樣說我就信了。你現在不回答沒關係，早晚你會主動來告訴我真相。”

東郭似乎並不生氣她的威脅。反而擺出老老實實的面孔，聽她訓話。

九洛清楚記得，她當時在花果山要用烏衣青梅酒留下他守山時，他說只能守三個月，三個月後要去無極荒城。

他一個散仙，更不招鳳半淵待見，有什麼能力破城而入。

更重要的是，他怎麼會有古今子鏡。

這寶物曾是她的。

他口中所說的師父又是誰？

這一切都有待於查證。

不過，她現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墨塵在屋裡，你去照顧他。”九洛的法術只是勘破夜殤的障眼法，並沒有破除。所以，東郭看到的還是小喜與墨塵。

“九公主放心，小仙一定照顧好天尊。”

“別叫我九公主。還跟以前稱呼我。”

“好。小九。”東郭也不見外。她讓干什麼他就干什麼好了。

九洛點點頭，眨眼間飛上雲霄踏雲而去。

東郭不用猜也知道，她一定是去捉鳳半淵了。

她破了無極天眼，救回墨塵，卻分身乏術捉住罪魁禍首。

他衝著院子里的那頭坐騎做了個鬼臉，大搖大擺向屋裡走去。

以九洛現在的能力，根本不需要他幫忙。

她是天女瑤姬，一萬年前，她帶着魔君夜殤一起殺入天界，用一把紅蓮業火燒了凌霄寶殿，致很多小仙喪命。還差點把王母娘娘送到混沌。眾仙齊力護住九重天，玉帝祭出護天大陣，意外傷了瑤姬的魂魄。

玉帝不忍女兒魂飛魄散用仙力護住她的元神。

天界眾仙實在害怕這個任性妄為的九公主醒過來后再來燒一把紅蓮業火，毀了九重天的蒼生。紛紛跪請在南天門要求玉帝嚴懲瑤姬。

所謂嚴懲也就是撤了玉帝的仙力，由着她自生自滅，魂飛魄散。

玉帝當然不肯。

眾仙為了脅迫玉帝就範，集體曠工。

太陽神君不上工，人間一片黑暗。

雷電風雨神不上工，人間乾旱蝗蟲漫天。

灶王爺不上工，人間再無炊煙。

閻羅天君不上工，輪迴路上全是孤魂野鬼。

三界陷入混亂，魔界妖界蠢蠢欲動，隨時準備攻入天界，成為三界霸主。

正當對峙陷入膠着狀態時，如來佛祖降臨九重天。

他主持大局，把瑤姬的一魂三魄送入輪迴道，並隱了她的氣息。天界之人無論尋仇還是施以援手，都無法找到她。

眾仙與玉帝都對佛祖的處置服氣。

瑤姬另外的兩魂四魄留給玉帝養在他的墟域里。

這樣，既給了瑤姬懲罰，讓她萬年不得回到天界，同時，也全了玉帝的愛女之情。

只要過了這一萬年，瑤姬還會回來做他的女兒。

誰知，一直逍遙於三界之外的冥海老祖有一天竟跑上九重天，從玉帝那兒騙走了瑤姬的一魂一魄，從此玉帝尋女更加艱難。

東郭回想着往事，推開了屋門。

小喜跟在他後面，搶先一步來到墨塵床前。

一道黑影閃現，東郭和小喜反應過來時，墨塵已經被那黑影帶走。

“告訴瑤姬，想要救人，來魔界找冥離殤。本尊隨時恭候。”

# 第322章 璀璨星空

小喜追了出去，消失在美好的晨曦中。

東郭不能走，走了誰給九洛報信。

九洛去了哪裡他不知道。唯一的辦法只有等。

墨塵在這兒，她總會回來。

魔界距離上次大戰後，萬年來並沒有太平。

骨千山雖然在天界的通力協作下戰敗逃匿，他的殘餘勢力卻仍然存在，偶爾出來興風作浪。

魔界並沒有得到徹底的安寧。

夜殤不在的這些歲月，魔界的天下始終由離殤來鎮守。這不是輕鬆的活計，至少夜殤是不耐煩當這個魔尊的。

權力這種東西越大，對自己的束縛就越多。

他喜歡自由洒脫，不喜歡坐在王位上受各位勢力桎梏。

當他從布滿結界的寢室里醒來，睜眼看到的便是布滿星辰的穹頂。

魔界沒有星辰。

他曾經為了看璀璨的星光，跑到銀河七天七夜。

也曾經去凡間留戀數年。

夜殤坐起身看向倚靠在門邊的清瘦男子。

“這滿天繁星是你的傑作？”他問。

“不是為了迎接你回來嗎？怎麼過了一萬年，你改了喜好？”離殤慢慢走近，臉上掛着笑容。

夜殤臉上卻沒有任何錶情：“我說過要回來嗎？你為什麼不信守咱們之間的約定？”

“我只記得咱們之間說好了，我替你守護魔界一萬年，萬年以後，你回來安安分分做你的魔尊。”

“現在還沒到一萬年。”

“只差二百多天有必要計較嗎？”

“說過的話就要算數。你答應過我，不找瑤姬的麻煩，可是最近幾百年來你都做了些什麼事？你為什麼要殺了他在凡間的父母？”夜殤的怒氣已經無法掩飾。他不想剛與弟弟見面就發生爭吵，可是離殤卻屢屢挑釁他的底線。

離殤冷冷笑一下：“哥你錯了，人不是我殺的，是你殺的。”說完，他竟然陰惻惻笑出了聲。

瑤姬在凡間的父母被害時，還是九洛的她，看到的殺人兇手是夜殤的樣子。

所以當她記起所有前塵往事時，一定會想起夜殤曾經在她失去魂魄時，做了傷害她的事。

夜殤站起來走過去，抓住他的衣領，質問他道：“你為什麼要非這樣做？”

離殤幽幽的盯着他：“你說為什麼？你不知道為什麼嗎？只有讓她恨你、討厭你，她才會離開你。只有這樣你才會安安心心的守在魔界，守護我們的江山，坐穩魔界魔尊這個位置。”

“我說過我不喜歡這個位置，我已經宣告天下這個位置由你來坐，你為什麼不聽我的？為什麼一意孤行？”

離殤眼中閃過一絲絕望：“哥，我不想看她傷害你。不想你為她受盡折磨。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一定要留在延壽司嗎？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裝成元聖天尊的樣子嗎？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栽在玉清殿里的那棵海棠是用來干什麼的嗎？”

“夠了，你給我閉嘴。”夜殤一掌揮過去，另一隻手掐住了離殤的脖子。

“離殤，你做了什麼？如果讓我知道你傷了那棵海棠樹我一定讓你付出代價。是不是我一直以來太縱容你了？才讓你這樣膽大妄為，無法無天？”

# 第323章 破陣

離殤微笑的拿開夜殤的手。

“你這麼緊張干什麼？那棵海棠樹的秘密我只是知曉，哪有能力靠近。你防護的這麼嚴密，難道不是在防着我嗎？”

夜殤不想跟他吵架，揮手想破開結界離開這裏，卻發現結界依舊紋絲未動。

他不禁詫異。

他的法力在離殤之上，不可能破不了他設的結界。難道有人相助於他？

“你搞的什麼鬼？離殤，別以為這樣就能困住我。”

“哥，這哪是我要困住你。是冥海老祖要困住你。”離殤眉眼舒展開來，笑得一臉燦爛。

他就不想讓夜殤離開。好不容易抓住這個他暈死過去的漏洞把他帶了回來，如今想盡辦法也不會讓他走。

夜殤惱怒：“胡說。冥海老祖怎麼會困住我？他”後面的話他沒有說下去，警覺的閉上了嘴。

“他怎樣？他為了能和元聖天尊一起逃出三界，逍遙自在，不再被三界所擾，所以幫你換了身份，讓你頂替元聖天尊留在天界！哈哈哈哈，可笑的三界眾生，竟然被魔界的至尊與天界的天尊耍得團團轉。”

“竟然沒有人知道如今的元聖天尊竟是魔界的魔尊夜殤假扮的。”

“這一萬年來，為了那個女人你不要江山，不要尊嚴，扮成別人的樣子日夜滋養着她的魂魄，以為這樣就能得到她的原諒嗎？”

“你想過沒有，當她三魂七魄歸位，想起你曾經對她的傷害，你認為她還會和你在一起嗎？你不怕她的紅蓮業火燒了你？”

離殤一連串的質問令夜殤不怒反笑。

“你以為我現在還怕人知道這些？”他以前不想暴露，是為了方便照看瑤姬的魂魄。而現在，瑤姬已經恢復法力，他也再不必為她提心吊膽。

他從墟域里掏出雲白雲夜，扔到地上，二人站立不穩，身子晃了半天才看清楚自己已經回到魔界。

愣了一下，怎麼前魔尊與現魔尊都在，這可怎麼稱呼？雲夜思索一瞬，靈機一動，首先跪了下雲：“參加二位魔尊。”雖然魔界只能有一位魔尊，反正是兄弟，這樣叫總沒錯。

雲白緊跟着也跪了下去。難怪在無極荒城時，看到墨塵感覺這麼熟悉，現在聽到兄弟兩個對話，才明白真相。

這一次受命去無極荒城險些喪命。幸好遇到前魔尊相救，不然就死在紅蓮業火之下，灰飛煙滅了。

想到這兒，他真心實意的給夜殤磕了三個頭。

他正在這兒感激涕零，下一息，夜殤卻抓着他和雲夜的衣領，扔到了結界陣眼中。

緊接着，兩人只覺得眉心一痛，兩人額間滴出血珠。

夜殤操控着源源不斷的血珠向四周打去。

雲白與雲夜這才看明白，他這是以陣破陣。

離殤自然也看懂了，他雖然臉上還掛着剛才的笑容，聲音卻已經不再平靜。

他勸阻道：“你剛剛在無極天眼裡傷了元氣，現在強行破陣會加快身體的損傷。你這樣做值得嗎？”

夜殤不理他。

值不值得他自己心裏清楚。

瑤姬從無極天眼救了他，雖然兩人合力，他受了傷暈迷，但瑤姬此次也一定受損。她留下自己，又離開，絕對不是不想再見到他，而是去追剿鳳半淵。

可是，佛祖當然在她身上的法咒雖然被她強行破除，恢復了多半記憶。但是，她的身體里只有兩魂六魄，貿貿然與窮途末路的鳳半淵相抗，很可能受到傷害。

他呵護了她一萬年，不想她在關鍵時刻受傷。

如果非要有人受到傷害，他願意是他自己。

# 第324章 有人像她這樣傻嗎

無極天眼陣法破除，始作俑者鳳半淵無可避免遭到反噬。

雖然在一片混亂中，她僥倖帶傷逃脫，卻也未能順利遮掩好行蹤，被安頓好夜殤又追回來的瑤姬堵在了逃跑路上。

與之前還是廢材的九洛相比，現在破除封印的瑤姬已經成為三界內少有對手的神之所在。

鳳半淵看着瑤姬額頭上那朵綻放的妖艷紅蓮，已知自己大限將至。

在九重天上，她也算是九公主瑤姬少數可親近的朋友之一。只因為情所困，一念之差與瑤姬生分，又因愛而無望而墮仙，做下傷害朋友之事也許寂滅是種解脫。

她思量許久放棄反抗，半空中與瑤姬相望。

“我知不是你的對手，所以，不用你動手，我自己解決。但臨死前有個要求，希望看在我們相交幾萬年的份上，能答應我。”

鳳半淵雙目含淚、言詞懇切，瑤姬想到了那幾萬年相攜走過的歲月。還記得她歷劫歸來，鳳半淵把精心培植萬年的橘子送來給她品嘗，當時兩人無話不談，如今卻成了生死敵人。

如果是一萬年前的瑤姬，她可能毫不猶豫致她於死地，連眨眼都不會眨一下。

然而，自她魂魄分離重新進入輪迴后，嘗盡人間疾苦，感受太多生離死別等諸多七情六欲。

有人感受多了，也許會變得麻木，她卻生出悲憫之心。

日漸明白，眾生皆苦。

“傷母之仇不共戴天，我不會手下留情。至於你提的要求，我不答應。“

也罷，鳳半淵也是個可憐的女子，她不殺她，就困她於無極荒城，一生孤苦，可能對她是最大的懲罰了。

鳳半淵眼神閃現一絲失望。隨即又釋然。神毀如燈滅，這個三界便無可挂念。何況，她所挂念的，在別人眼中一文不值。

瑤姬的眼前突然出現一團瑰麗的光芒，如同一塊巨大的琉璃，在晨光下折射出萬丈光芒，鳳半淵身體內傳出源源不斷的嗚咽聲。

瑤姬變色，阻止道：“你何必自毀元神？我答應你就是了。不就是要保那橘子精的性命嗎？我不殺她。”

光芒中的鳳半淵聽到來自昔日姐妹的承諾，臉上綻放出解脫的笑容。

比那琉璃般的光芒還要美麗。

“謝謝你，小九。活着已經沒有意義，死亡才是解脫。”

“其實，我不是真的想要傷害你的母妃，傷她的人是也不是夜殤。那個偽裝成他的人，是他的弟弟離殤。你不要恨他。不要”

她的身體在這聲“不要”中慢慢碎成了雪花，瑤姬獃滯的望着那個消失在天空中的痴情女子，心頭升起悲憤。

她說“你不要恨他”，這個他，是指他嗎？

有一片雪花，慢慢地飄啊飄啊，飄到了外城佇立的那棵橘子樹上，落在嫩綠色的新芽上，與上面的露珠溶在一起。

晨曦照耀在露珠上，裏面影影綽綽的似藏有秘密。

如果有人靠近細瞧，一定會被一個女子的痴情感動的落了淚。

那一年，有個叫鳳半淵的女仙偷偷跑下凡間，第一眼就瞧見一個長身玉立的男子背對着她站在一棵橘子樹下，修長潔凈的手指輕輕撫摸着樹榦，仰頭觀望樹上結出的唯一一個橘子。

他彎腰在腳邊的水桶舀了一瓢水，她以為他要把水澆灌到樹根處。

誰知，他卻突然揚手，把水灑向天空。

晶瑩的水珠一顆顆落下來，整棵橘子樹的每一片樹恭弘=叶 恭弘都被水珠滋潤，煥發出勃勃生機。

她聽到他爽朗的笑聲，突然就心動了。

有人像她這麼傻嗎？沒有看到容顏，就愛上了一個人的背影

# 第325章 實情

所有的秘密都在無極荒城橘子小仙那兒。

只有她知道她的前前前世，原是孤兒九兒種在家門口小河邊的一棵橘子樹。

九兒生來無父無母，吃百家飯長大。她唯一的身外之物便是兒時在荒山裡跟一個白鬍子老頭討回來的橘子樹苗，小心種到河邊后，她便與橘子樹相依為命。

人家那白鬍子老頭澆樹時用木桶打水灌溉樹根，而九兒最愛的澆水方法，卻是從桶里舀一瓢水，拋灑向空中。每一片恭弘=叶 恭弘子都能得到滋潤。

九兒自己也被沐浴了，像下雨天的雨點，親吻着肌膚，逗得她咯咯地笑。夜殤恰好路過，看到這樣頑皮又帶些仙氣的九兒，喜歡上了她。

想不到凡間也有如此出塵脫俗的女子，眉眼輾轉顧盼間就奪了他的心神。

他是魔君，向來視三界的規矩如狗屁，只要心悅一個女子不會在意她的出身。

他怕這樣冒冒然出現在她面前會嚇壞了她，便伺機找個凡間的身份再接近。後來一查，發現九兒的真實身份不簡單，竟然是九公主下凡間來歷劫的。

魔界與天界大戰後，很默契的用一條無形的線劃在兩界，互不來往。

夜殤猶豫了很久，本來不打算招惹她，卻還是沒能抵抗住她那燦若星辰的笑容，情難自禁的一點一點靠近她，最終化身太子來到她身邊。

這就是奈何橋上為何兩人會反目的原因。

那棵橘子樹可以說是二人在凡間的定情樹。

對於鳳半淵來說，她以為那是她愛上夜殤的唯一見證。

她把橘子樹帶回九重天，精心培育，慢慢長成了現在的樣子。

她在死前懇求瑤姬照顧橘子，也是真正放下了心結。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雖然鳳半淵間接害死了瑤姬的母妃，但她在最後一刻也說出了真兇。

也算是全了兩人多年相交的感情。

瑤姬重回與東郭分開的院子，想要與夜殤確認這一切。

“九公主，魔君離殤來過。把人帶走了。”坐在院子里的東郭看到瑤姬那一刻，立即迎上去，把發生的事情告之與她。

“離殤？他來過？那夜、墨塵醒過來了嗎？”

“沒有。他說你要想要人，就去魔界找他。”

“好。去就去。”瑤姬轉身要走，東郭急忙叫住她。

“鳳城主怎樣了？”

瑤姬覺得沒必要瞞他，說出了實情。

東郭嘆息着搖頭：“師父所言果然都中了。”

瑤姬聽他又提到師父，覺得事有蹊蹺，反而不着急離開，上下認真打量起東郭來。

“我在花果山時，你與妖打成一片，又說自己是仙，到了無極荒城，別的天界里的仙都被拒之城外，你卻可以出入自由，你說這是為何？”

她把先前的疑慮問了出來。

“你口中說的師父又是誰？那面古今子鏡又是誰給你的？”

一連串的追問，問得東郭真想逃走。

“九公主，你只要知道我沒有要害你的意思就行。”

瑤姬額間紅蓮光芒大勝，映得她的面容也紅彤彤的，卻是讓人看去多了幾分敬畏：“你知道我自小的脾氣，你說這種話可是哄不了我。最好老實交待，不然我萬一控制不住業火的火候，把你不小心烤熟了可由不得你反抗。”

東郭知道她說的是真的，想了想，師父並沒要自己保密，乾脆說實話吧。保命比保密重要。

# 第326章 一魔一仙

東郭索性坐下來，記憶拉回到上萬年前。

那時候的天界與魔界大戰後不久，雙方為了休養生息，不再交戰，自覺規避着一切矛盾點。

而冥海老祖終於膩煩了這樣的日子，決定與自己的好友元聖天尊一起避到三界之外，享受逍遙自在的生活。

一個魔界至尊，一位天界天尊，在這種敏感的時刻想要雙雙歸隱，不是那麼隨性而為就可以做到的。

兩人坐在一起，苦思冥想了幾日，終於想到一個辦法。

金禪脫殼是最好的辦法。

冥海老祖可以把位置傳給自己的兩個徒弟，夜殤也好，離殤也好，兩個徒弟只要有一個肯接手這個燙手山芋，他就能自在歸隱。

何況最近千年以來，明裡他在位主持大局，實則真正做主處事的已經是自己的大徒弟冥夜殤。爛攤子交給他放心。

反而是元聖天尊，天界規矩繁雜，想要了無牽挂的離開根本是痴人說夢。

何況他要是走了，延壽司便群龍無首，玉帝首先要反對。

只能悄悄地走。

冥海老祖把主意打到兩個徒弟身上。

恰好此時玉帝的幺女九公主在天、魔大戰中魂飛魄散，幸得佛祖出手相助，瑤姬其中部分魂魄送入輪迴，另外一魂一魄養在玉帝靈泉。待萬年後她的懲罰到期，重回天庭時，再魂魄相聚。

然而，冥海老祖的痴徒弟卻心痛萬分，日日借酒消愁。

冥海老祖好不容易跟他談了談自己的理想生活，夜殤卻死活不同意接手。

他只好去遊說二徒弟離殤。

“你哥哥跟我說好了，讓你暫時幫他打理魔界，等萬年後他再來接手。現在他要去散心。你也知道這傻小子受了情傷一時半會好不了。那個九公主的事，為師知道是你”

離殤與哥哥感情篤深，又受了老祖威脅，立即打斷他的話，沒有絲毫猶豫的同意了：“那就定好萬年之後還位於哥哥。不過，師父，你呢？要去哪？”

冥海老祖揮揮袖子，不耐煩說道：“為師去哪還要跟你交待？你老實把家守好就是本分。記住了嗎？有什麼差錯看為師回來不把你吊起來打。”

搞定二徒弟，他又開始研究如何把大徒弟騙上賊船。

正所謂姜還是老的辣，魔頭還是老的精。

大徒弟痴情，一心想要心愛的女子活過來，那做師父的就成全他。

就這樣冥海老祖以暢談天、魔兩界美好未來為借口，約了玉帝在天庭靈泉聊天，聊着聊着趁玉帝不注意，使詐奪了一直滋養在靈泉的魂魄。

玉帝氣得在魔界鬧個天翻地覆，冥海老祖趁機裝死，從此消失在三界內。

同時消失的還有冥夜殤。

原來，老祖把瑤姬的一魂一魄偷偷交給了愛徒夜殤，條件就是他要代替元聖天尊留在延壽司，待足了一萬年才能把真相公布。

為了讓這個向來桀驁不馴的徒弟乖乖就範，他還舍了血本，把自己專門來用滋養魂魄的、女媧留下來的玉冰枕，送給了夜殤。

這才逼得徒弟悄無聲息地把元聖天尊換了下來。

一魔一仙，攜手同游三界外，拋下牽絆掛礙，獨自逍遙自在去了。

講到這兒，瑤姬打斷東郭：“這麼說，你早就知道現在的元聖天尊真實身份是魔界魔君冥夜殤？”

東郭嘿嘿笑着，一派淡然。

瑤姬突然想到關鍵處，一把抓住他的衣領，質問道：“我的那一魂一魄現在在何處？”

# 第327章 情劫

東郭這次被瑤姬問住了。

這個，師父還真沒告訴他。

“其實，這個問題九公主可以直接去問元聖天尊的。啊，不對，應該是問夜殤魔君。不過，他現在被離殤魔君帶去了魔界。那我們要不要現在追去魔界？你要救他出來嗎？”東郭遙想瑤姬打上魔界的颯爽英姿，頓時隱隱有種期待。

瑤姬眉頭微微蹙起，盯着東郭上下打量着，搶過他的劍敲在他頭上：“真狡猾。我的事回頭自會解決，現在要問你，你到底是誰？你師父是誰？你剛才說那麼一大堆，和你有什麼關係？都是別人的事，別人的徒弟別人的師父。你師父是誰？”

“好好好，我的九公主，您老人家快饒了我吧。”東郭抱拳作揖對着瑤姬投降，“我正講的關鍵處，是你非要打斷我。現在反而怪我。我很冤啊。”

瑤姬被她逗的展顏一笑：“好吧，我不打斷你，你繼續講。”

東郭嘆氣：“遙想當年，本人是三界外的北荒冰源的山縫裡生長的一株靈芝仙草。萬年來自生自滅，努力吸收日月精華，在惡劣的環境中辛苦修行。”

“恰逢要歷天劫之際，我自覺法力沒有修鍊到位，很可能在此次渡劫中元神寂滅，心中哀戚愁苦愁眉不展。”

“正當天雷劈下來的關鍵時刻，遇到了兩位世外高人，出手救了我。一魔一仙兩股神力進入我剛剛修鍊好的肉身。於是，我就有了兩個師父，魔師父和仙師父，他們把我當孩子一樣養大。”

“我被他們養了萬年，無聊時，他們兩位師父除了到處遊玩，就會講三界的趣事秘聞給我聽，高興了還會推演三界內他們感興趣之人的命數。其中就包括夜殤、鳳半淵，還有你。”

瑤姬壓下心裏的好奇，點頭道：“這麼說我的命運如何，你是知道的？”

東郭連連擺手：“不知不知，師父們只推算出了鳳半淵的命數，至於你和夜殤魔君的命數根本推演不出。每每算到一半，就會有怪力攪亂。所以，師父們才派我過來，想要幫幫你們。”

“這麼說，你接近我是好意？”瑤姬想起花果山上為妖時，與東郭稱兄道弟、把酒言歡的情景。

在自己魂魄還未歸位，沒有徹底恢復神智前，東郭的確明裡暗裡幫了自己不少的忙。是友不是敵。

東郭站起來昂首挺胸頗為驕傲地說道：“你不用謝我，我也是奉命而違。等你和魔君脫了此次劫難后，我就回去復命。”小爺實在是不想留在這裏了。還是三界外更逍遙。

“劫難？什麼劫難？”瑤姬神色緊張。

“情劫。”東郭似乎又看到師父當出說出這兩個字時的表情。

瑤姬心中莫名悸動：“情劫？你不是說你那兩個師父推演不出來嗎？”

“是推演不出細節轉折。但師父說由情生難，如果處理不好你與魔君的情劫，三界就會受到牽連，可能會有大震動，三界不穩啊。仙師父他說萬年來只為自己逍遙自在，卻未為三界眾生做過什麼事，只有幫助眾生助過此難才能心安。”

東郭說的動情，不由向遠方遙遙拱手以示敬意。

瑤姬靜而不語，神思動遊走到當時她在凌霄寶殿的那場慘烈的打鬥。

# 第328章 是妖還是仙

所有證據都指向王母娘娘。

瑤姬面對殺母之仇，怎麼可能無動於衷。即便與王母同歸於盡，她也決不向袒護王母的玉帝及眾仙服軟認輸。

她只記得盛怒之下，紅蓮業火隨性而出，把那些個滿嘴仁義道德，實則一肚子蔭私算計的仙家神僚們燒的滿地打滾。

整個曾經肅穆的凌霄寶殿剎那間難得喧吵了一回。

從來沒人敢在大殿上頭亂飛的，現在全然不顧了規矩，只要能躲過紅蓮業火的追擊，沒有不亂竄的。

地上也滿是扑打火焰的仙官與天兵。

瑤姬也沒想到自己的紅蓮業火能有這麼大的威力，不僅眾仙無力阻止，連一向居高自傲、凌駕於眾仙之上的王母都生出畏懼之意，緊緊攥住玉帝的衣袖，躲在其後。

王母篤定，瑤姬不敢傷最疼愛她的父皇。

可是殺紅了眼的瑤姬根本就失了理智，全場沒有她不敢殺的

幸好佛祖出面，不然現在的她會後悔當初的衝動。

此刻，她十分想念自個的玉帝爹。

不過，她要先救孫猴子。

她好奇的低頭打量自己，東郭笑問：“你在幹嗎？”

“我在想，我現在是仙還是妖，還是妖仙？”她轉了身，隨便打了個響指，從指尖溢出的法力在半空中開出一朵七色的花來，絢爛奪目。

連陰暗的天空都明亮起來。

東郭看着那朵不敗的七彩花，還真瞧不出來這是妖力還是仙力。

不過，“你是妖是仙有什麼關係？”他不以為然。不管瑤姬變成什麼樣，玉帝都不會為難她，不然也不會派人在三界找尋這麼久。

瑤姬又一個響指收了法力，天空頓時暗了下來。她朝東郭看去，雙眼灼灼：“不是妖，我就可以去五行山救猴子了。”

五行山的結界她領教過，妖是進不去的。

東郭卻給她潑了盆冷水：“現在不行。”

“怎麼不行？”

“你還有一魂一魄沒有歸位，還不算是仙。”

瑤姬皺眉想了想：“好，那我去找墨塵，不，我應該叫他魔君夜殤。”

說完，也不等東郭再說下去，眨眼間人就消失了。

東郭想追都來不及。

這就是明晃晃的在欺負他法力不如她呀。

東郭沒辦法，只好用猜的。

能去哪兒？先前說了魔君被離殤抓走了，她要找衣殤自然是去魔界。

東郭想通后只好尋了去。

話說有種緣分就是神奇，好像你與那人之間有一根看不見的線牽着，無論走到哪裡，哪怕迷失方向，也會在某一時間，與那人不期而遇。

緣分讓兩個人永遠無法真正的分離。

瑤姬站在魔界與天界的交界，正琢磨着如何衝進去時，裏面倒是撲出一個影子來。

瑤姬化出一柄利劍趁其不備拿劍尖抵住那個影子的心臟。

她想，抓了一個魔界的人，正好帶自己進去。省得鬧出大動靜來。

她也不知自己來這裏，到底是為了找“墨塵”尋自己的魂魄，還是單純的來找夜殤的。

當從古今子鏡里看到他的心魔以及那些她所不知道的往事時，她就知道自己不那麼恨他了。

經過萬年的歲月洗滌，她經歷了那麼多事，最大的收穫就是懂得了什麼是理解和寬恕。

劍尖在她失神的瞬間又往前送了送，一般小魔小妖可不是她的對手。躲不開她的法力所指。

然而，下一息，她便察覺出不對來。

那人摘了斗篷，露出一張既熟悉又讓她心潮澎湃的臉來。

# 第329章 相見歡

“找來了？”夜殤用手撥開她的劍，內心雖然激動萬分，容顏卻不掛一絲情緒。連語氣也平靜的、平常的一如從前，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就如她沒有揭穿他不是元聖天尊墨塵，而是魔君夜殤。

就如她還是被三千寵愛着的小妖祝九洛，而不是天界九公主瑤姬。

就如她在鳳半淵那兒救下他時，她沒說過那句：夜殤，你是個混賬。

想明白一切，瑤姬也不想再矯情。

既然他不想提過去，那她也可以配合。

她收了法力，拍了拍眼前的結界：“我要進去。”

“你不必找離殤報仇。你母妃無恙。”

“你什麼意思？她在哪？你知道她的下落？”

“知道。”夜殤，看着她，“不過，你確定要找到她？”

瑤姬看着已經容顏已經完全恢復成魔君模樣的男子，直視着他的眼睛：“確定。你不說，我就衝進魔界大開殺戒，你知道我有這個本事。你可攔不住。”

夜殤呵呵一笑，笑的無奈。

“這是教會徒弟餓死師父？”

瑤姬打開他伸過來想摸她頭的手：“誰是你徒弟？”

夜殤恍然大悟的點點頭：“哦，九洛是。你不是。”

瑤姬不想跟他打感情牌，卻又不得不放低姿態。

她知道如果他不想說，是沒法逼出來的。

然而他既然提到了，她就知道他會說，只不過，要她服軟而已。

“好了好了，你告訴我，我不殺你弟弟離殤，還有不找魔界的麻煩，總可以了吧。”

夜殤牽起嘴角：“就這些？你去殺他好了，魔界現在也不歸我管，你去找麻煩好了。”

瑤姬就知道這傢伙沒這麼好騙，想了想，拿出一點誠意。

她舉起手腕：“我想起來了，這紫荊藤鐲原是你在凡間送我的那隻玉鐲。當時收你信物時答應你的事，現在還算數，這總可以了吧。”

夜殤似乎有些滿意，露出燦爛的笑容。

瑤姬怕他想歪了，立即又補充了一句：“說好是陪你百年，但凡間百年不過數十載的意思，你明白嗎？不過，念在你在延壽司一直對我頗有照拂，百年就是百年，怎樣？”

夜殤在心底在歡愉的。

從她的態度上來看，他所擔心的那些都沒有發生，她原諒了他，並且試着接納。

百年對於他們來說，只是朝夕，但他想信，這些時光足夠他溫暖她的心，讓她再答應下一個又一個百年，十個百年，百個百年長長久久下去。

兩人談妥，夜殤終於拿出一件東西。

“我母妃的耳墜？”

夜殤伸出手：“把你收藏的那隻也拿出來。”

瑤姬照辦，在虛域里掏出了她娘留給她的東西。

當兩隻耳墜放在一起，不知衣殤用了什麼法咒，耳墜合二為一，慢慢幻化出一幅畫。

瑤姬湊近，那畫中的世界是流動的。

在一處山水間，她看到一間搭在山崖上的竹屋。

一個裊娜的女子正在屋前的樹下彈琴，琴聲悠揚歡快，瑤姬聽出這首曲子是她娘所作，也曾聽她彈過，不過，那時的曲意卻帶着哀傷，和此時並不同。

不遠處，一個玄衣男子卻在舞劍，劍隨曲意，時快時慢，一琴一劍，全是纏綿愜意。

瑤姬認出那女子就是她的母妃，卻不知那男子是誰。

夜殤看出她心底所想，嘆了口氣：“你想知道的事，我來說給你聽。”

# 第330章 願得一心人（完結）

那個男子不是別人，是魔界曾經繼冥海老祖之後出現的另一霸主骨千山。

與別人不同，他爭奪權力的目的，只為與天界抗衡救回自己心愛之人：祝未央。

三界就這樣因他的一場私戀，被攪的腥風血雨，夜殤知道內情后，答應幫骨千山。

而骨千山也答應夜殤，找到祝未央后就不再爭奪權力，不再挑起戰爭，帶着心愛之人遠離三界，從此消失。

聽完這些的瑤姬久久無法平靜，直到夜殤要收起那幅畫，她才從無法言說的情緒中強行脫離出來。

她想問，她的母妃是不是被那個骨千山強迫的？

可是，看到她的笑容，聽到她的琴音，瑤姬的問題顯然是多餘的。

她的母妃在玉帝面前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過。

她記得小時翻看母妃的書籍時，曾看到她寫在扉頁的兩行字：“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

很可惜，能對一心一意的男子，並不是玉帝。玉帝妻妾成群，一顆心分成若開分，她永遠得不到一心人。

難怪她總是鬱郁寡歡，原來她愛的另有其人。

“你還要去找她嗎？”夜殤小心問道。

瑤姬看着畫中的女子幸福的樣子，半天才說話。

“她去哪了？畫里嗎？”

夜殤搖頭：“不是，是離境。三界之外的地方。不然，早被玉帝察覺到了。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帶你去。”

“離境？”瑤姬慢慢念着這兩個字。

夜殤手指輕輕擦着她臉上淌下來的淚水：“其實，是你幫她獲得了幸福。如果不是你萬年前的那場大鬧，玉帝一定不相信她就這樣消失了。還會找到底。”

“你是說我殺錯了？王母不該死？離殤和鳳半淵陰謀害我母妃沒有錯？一萬年前我做的都是一場笑話？變成現在這樣是我活該？”

她哭的不能自已。

夜殤知道她在難過什麼。立即勸道：“沒有，你別亂想，你做的沒錯。如果不是骨千山和我及時趕到，你母妃已經原神寂滅了。你去大鬧凌霄寶殿、懲罰王母做的很對。如果她沒有做虧心事，為什麼當時那麼怕你，也不否認呢？”

“你也別怪你母妃這麼多年一直沒給你消息。她根本忘記了原來的一切，就像墮入凡間的你一樣，什麼都不記得了。”

“告訴你這些，只是不想讓你再糾結於過去。本來那次從北荒冰源回來就應該告訴你一切，可是我傷的太重，一直暈迷。等到要去找你時，才知道離殤為了讓我離開你，把真相遮遮掩掩后告訴了你，找到你時，你已經被佛祖化去了魂魄。我當時真的沒有辦法救你，對不起。”

原來，這才是真相。

瑤姬怔怔望着眼前一臉愧疚與心疼的男子，終於放下所有心結，釋然了。

突然覺得，就讓父皇和所有人都以為母妃死了吧。這是最好的結局。

天魔交界處，天界的公主與魔界的魔君緊緊擁抱在一起。

延壽司的夜空，靜謐安靜。

玉清殿的院子里，重新幻化成墨塵的夜殤與瑤姬站到海棠樹下。

“奇怪，這棵樹不是說花朵長開不敗嗎？怎地現在只剩下恭弘=叶 恭弘子？”瑤姬詫異的看看樹又看看夜殤。

夜殤笑了笑，牽着她的手，輕輕觸摸海棠樹：“這是我送你的重逢禮。你把法力輸進去試試。”

瑤姬聞言，雖然不明白他到底想做什麼，仍舊聽話的把法力源源不斷輸入到海棠樹榦之內，剎那間，樹枝上長出萬朵花苞，隨着法力的持續輸入，花苞慢慢長大，綻放成一朵又一朵瑰麗的海棠花。

當萬朵海棠盛開時，花瓣紛紛脫離，在夜空中飛揚起舞，突然，向瑤姬飛來，包裹住了她。

她一時之間意識模糊，感覺自己在花瓣的裹挾下，騰空而起有一種熟悉的力量進入了識海，眼睛雖是緊閉的，靈台卻愈加清明，只覺一聲嘆息，空中大放異彩。一朵妖艷的紅蓮燃燒着，當紅蓮燃盡，瑤姬的三魂七魄終於歸位。

他從空中把她抱了下來，她在他懷裡睜開了眼，柔聲問道：“你用法力滋養了我的一魂一魄萬年之久？”

他不說話，只是笑。

瑤姬輕輕撫上他的眉，指肚慢慢的在輪廓上摩挲：“我感覺到重歸后的一魂一魄里都是你的氣息。”

夜殤深情地注視着她：“我是個自私的人，只有由我來養護你的魂魄，你才會永遠記得我。”

瑤姬垂首，偷偷笑了。

其實，在凡間初遇，她已經對他芳心暗許，只不過她不想說出來而已。

“那為什麼我剛來延壽司的時候你不立即讓魂魄歸位呢？”她問。

“因為你那時還沒有法力讓魂魄認出你。一切都要等時機成熟。不然，我為什麼非要收你這個笨徒弟呢！”

瑤姬哼了一聲，掙脫他的懷抱。

“誰是你徒弟！夫君與師父兩個身份你只能選一個。”

夜殤毫不猶豫：“我選夫君。”

他伸出長臂又要用抱她，她卻突然騰空欲走。

夜殤追上去：“去哪？”

“忘了我來延壽司的目的了？我要去救猴子。”

夜殤抓住她的手：“我陪你。”順手招來一朵祥雲。

“你不怕被佛祖怪罪，也壓到山下？”

“不怕，有你陪着，哪裡都是家。”

“油腔滑調。”

“咦，凡間的時候，你不是最喜歡的這樣？”

“有嗎？不記得。”

“不認帳也沒關係，我有古今鏡，照照就知道了。”

“啊，啊，啊，夜殤，你敢。”

“喊夫君，你喊夫君，鏡子就歸你。”

“”

正文完。